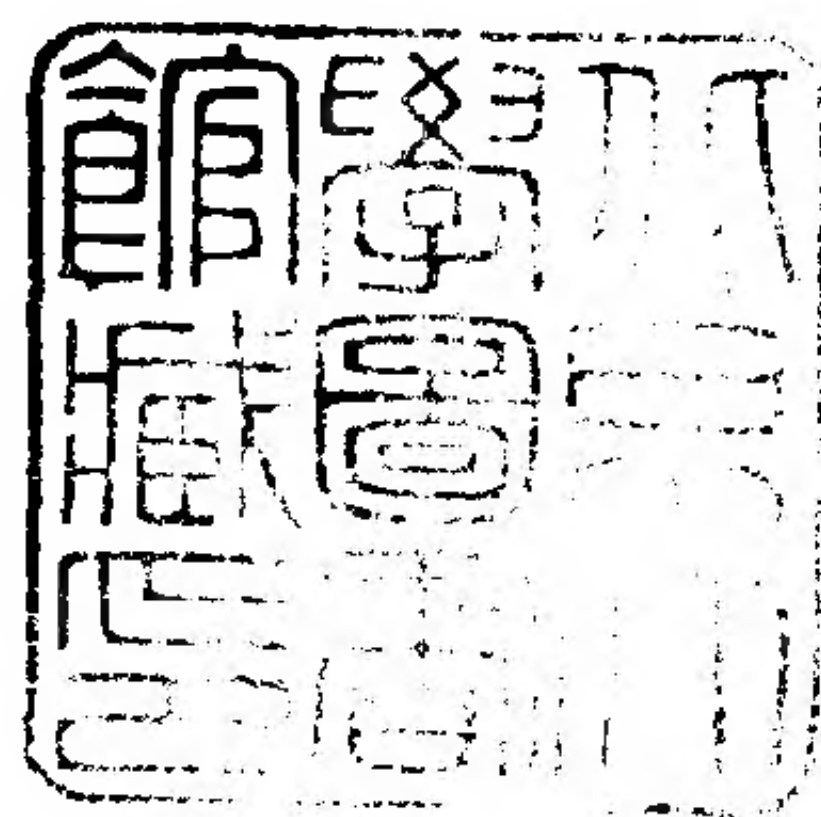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傳上下二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書分類記載案情與余象斗所編畧同凡十六類曰人命姦情盜賊爭占騙害威逼拐帶墳山婚姻債負戶役門毆結立脫罪執照旌表所載各事往往與海公案龍圖公案同倭大尹鬼斷家私事見於此書下卷爭占類與馮夢龍所演亦合其在情類中海給事辦詐稱奸條同云海姓而文中為鄒元標與目不相應則於原書又有所刪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新刻名公神斷明鏡公案 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明萬天民吳沛泉同編存第一卷至第四卷五卷以下缺唯目錄尚完所載多明事亦有取之疑獄集諸書者盜賊類中與廉明公案重複者尤多書中或一事而立二目或二事前後從同畧異其文字蓋書擬拾強湊成書其第三盜賊類陳鳳憲判謀布客條載陳語云聞聞包龍圖公案曾有蛇蚺迎馬之事則其書尚在龍圖公案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海內奇談 大連滿鐵圖書館藏日本抄本

此編所收凡四書。一曰西湖文言。二曰人中畫。三曰古今小說。四曰僧尼孽海。除僧尼孽海缺外。人中畫所據為乾隆乙丑本。收小說三篇。以較日本內閣文庫之乾隆庚子泉州尚志堂刊本。少女秀才一篇。西湖文言收小說九篇。並出西湖二集。古今小說所據為映雪堂本。收小說十四篇。並出馮夢龍古今小說。按西湖二集本三十四篇。古今小說本四十篇。此所抄皆不全。其西湖文言又改舊題。或所據為書肆節本。或係抄書人節錄。今不可知。然觀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抄古今小說目曰七才子書。此必書賈妄為題目。抄書者不知而仍之。其西湖佳話作西湖文言。亦必所見本有此題。非寫者臆改。且人中畫日本內閣文庫已有刊本。僧尼孽海亦實有其書。二書非虛。則九篇本西湖文言與十四篇本古今小說當亦實有之。非抄書者據完全之本以意節錄矣。

詞林摘艷十卷 明嘉靖刊本

明張祿撰。是編前載嘉靖四年乙酉自序。稱成世新聲所收近廣。欲成太速。不暇考其訛舛。見者病焉。因正其魯魚。增以新調。不減於前。謂之林。少加於後。謂之艷。更名曰詞林摘艷云。則為增訂成世新聲而作。其書凡十卷。以十干標目。其每卷題目。甲集曰南北小令。乙集曰南九宮。收南傳奇及南曲散套。丙集曰中呂附般涉調。乙集曰仙呂。戊集曰雙調。己集曰南呂。庚集曰商調。及商角調。辛集曰正宮。壬集曰黃鍾附大石調。癸集曰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調。自丙集以下皆北曲。雖割散套而明人散曲之南北合套者亦附焉。統觀全書。所據不及雍熙樂曲之繁。而亦稱廣博。唯校刊不精。注釋亦不甚詳明。如元劇或注某折。或僅舉曲名而不記折數。或竟不注曲名。作者朝代元誤為明。亦間有之。蓋選輯詞曲供演唱之用。於著書之體。初未講求。序所云定誤正訛者。乃誇飾之語。非其實也。唯元人及明初舊曲。今不存者。往往載其全套。自一折至數折不等。且悉依原文。不加改訂。實有裨於考校。於曲文保存。不為無功。固亦有足取焉。



傳奇品二卷

貴池劉氏刊本

按是本亦清宣統間貴池劉世珩所刻刊附彙  
刻傳奇以行者其本上卷為古人傳奇總目下  
卷為新傳奇品並題山陰高奕奕字晉音一  
字太初黃文暘曲海目及無名氏傳奇彙考五  
作會稽人然此本載奕自序署山陰高奕則  
當山陰人矣古人傳奇總目曲苑本  
曲品中卷與品作者及品傳奇諸章同屬之  
餘姚呂天賦而天成序自云書二卷亦不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彙部同曲類

撰總目事惟王德曲律卷四論曲品一書  
謂可盡搜人間所有之本另列諸品之外  
以備查攷蓋後人因驥德言為此目附  
諸曲品之後本與天成曲品無涉世珩  
刊曲品不載總目甚為有見唯引奕新  
傳奇序但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一語以  
總目亦奕所作亦殊無確據觀奕序  
上文謂篇中藏明以來傳奇數百種  
因考其姓氏細加評定識以一二語足

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彙部同曲類

以想見其人至文理宮調格式聲韻  
以本傳奇具在均不敢贅此但云疏其  
次焉第取現在所見聞者記之者謂疏  
其大畧而止非謂有總目之作也且以  
新傳奇品所載勤然目其一人互見  
者如袁子令總目載金鎖西樓新傳奇  
品則二本外尚有玉符記珍珠衫蕭霜寒三  
本馮夢龍總目止載雙雄記新傳奇  
品載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無雙雄  
載露綬新傳奇品則露綬外增焦  
怕一種新傳奇品既據彙部中所  
藏傳奇著錄不應已有之書於  
總目反畧而不書以此知非一人所撰  
矣世珩跋是本疑於吳村僅取  
珠陵春種而臨春閣通天台未載



為補二種、不知其所品以傳奇為限、二本乃雜劇、故不收、非偶遺也、謂沈寧庵著屬玉堂傳奇二十一本、目祇載翠屏山望湖亭一種情者、英會餘十七種、未著其名、茲為補之、不知此四種乃沈自晉所撰、寧庵屬玉堂傳奇本十七種、呂天成曲品上明言之、此雖補其目、猶未能正其誤、至吳石渠名後、遂書范文若花筵賺等五種、當屬鈔書者之誤、於石渠遺其曲、於文若遺其名、原非夾誤記、世所易其曲名為西園記五種、於石渠甚是、而於文若五曲竟刊削、殊失作者本意、斯又校書者所宜忌矣、

曲品二卷 貴池劉氏刊本

題東海縣彭藍生撰、瑯琊方諸生、方諸生即王驥德別號、驥德所著曲律卷四稱、彭藍生呂姓、諱天成、字勤之、別號棘津、餘姚人、又云今南戲繁夥、不可勝計、藍生已作曲品行之、金陵則本天成所撰也、是編今行世二本、一為石印曲苑本、其本以品題諸傳奇作者諸條為一卷、目曰曲品、卷上、次古人傳奇總目為一卷、目曰曲品卷中、次錄高奕所撰之新傳奇品為一卷、目曰曲品新傳

奇品、次為舊傳奇評、自琵琶至五倫為一卷、目曰曲品卷下、又次為新傳奇評、自紅蕖至瑤篑為一卷、亦目曰新傳奇品、傳寫失次、甚混淆不清、王國維謂新傳奇品五葉為高奕所續、誤編在中卷之下、下卷之上、其評紅蕖諸曲一卷、亦標新傳奇品、皆屬誤、藍生曲品下卷、所錄甚是、唯據天成自序、其書二卷、上卷品作傳奇者、下卷品各傳奇、上驥德曲律卷四謂天成曲品所收



傳奇過寬，理腐諸本宜竟融不存，或盡搜人間之本，另列諸品之外，以備查攷，未為不可云。是書本二卷，亦無傳奇總目，故今作古人傳奇總目，蓋誤書。國維乃並總目計之，謂曲品三卷，實非事實。石印本曲苑，僅載國維跋，不唯總目標中卷之誤未及訂正，即國維所言高奕新傳奇品之誤編，與曲品下卷新傳奇一章，誤題新傳奇品，皆未更正。據改，誤讀者不少，一即此本。

而仍誤者，如改邱瑞吾為吾國璋，側注云邱瑞，不知吾即姓瑞，瑞是名，國璋乃瑞字，非名也。曲品例人名皆正書，字皆側注，有沿鈔本之誤而不改者。如下卷新傳奇章，朱春霖後書香齋等九曲，此九曲實金懷玉作，錯誤顯然。按春霖曲有壯丹記，原文當說壯丹記曲名及金懷玉人名，因誤合為一，此本竟仍之。又庚庚字生子，鈔本誤作庚生子，此本又仍之，皆未校正。其兩本相同而疑莫能定者，如上卷曲作者有楊家霖字瑞甫，錢唐人，季陽春字蘭賓，永嘉人，下卷無此人，僅有湯賓陽，其下卷釋題皆具載其名。疑上卷所書有誤字，今無他本可校，不能知其究竟矣。天成嗜音律之學，與沈璟王驥德友善，曲律稱其高，諸生有名，撰神女金台戒珠神鏡，以迨小劇共三十種，又改定殺狗古曲，今俱不存，斯編列舉曲諸傳奇，述作



者之意。畧具梗概。頗有裨于考據。唯所  
記徵之明人記載有不同者。如於陸采  
著明珠西廂二記。不載懷香記。其青瑣記  
條則云。古有懷香記。不存。不知何故。  
薛近兗撰紡襦。王世貞撰鳴鳳。鄭若  
庸撰五福。  
明人多言之。此則入  
作者無姓名可考。類中。又王九思康海  
馮惟敏王世貞皆有雜劇傳奇行世。此書  
卷上乃云不作傳奇而作散曲者。斯所記  
亦不免偶疎。王驥德曲律卷四則識其  
立品目太繁。其舊傳奇神妙能具四品  
新傳奇工中下九品所隸諸曲。亦多可商畧。  
又謂諸人題目概飾四六美詞。如鄉會舉  
主批舉子卷牘。人人珠玉。畧無甄別。所  
摘皆中其失。  
然此書  
下卷記諸傳奇亦不肯  
輕所矜許。如王驥德乃天成之友。卷  
中即列驥德雙環記於下上。實有古  
人遺直。驥德所言畧無甄別者。亦不

盡然也。  
其文字蹇拙。幾不可讀。殊  
不稱其聲名。蓋填詞為文。塗徑自異。  
長於彼者。或未必長乎此。如元鍾嗣成  
明寧獻王權俱深曉音律。詞曲名家。  
而所著錄鬼簿太和正音譜。文即  
不免俚淺。斯知  
夏葛施用有宜。人各有能有不能。不  
得以一端論矣。



殘本陽春奏三卷 明萬曆刊本

題尊生館校前載萬曆己酉于若瀛序稱  
吾友黃叔志嚆慕古往所鑄中玄虞初諸  
書懸之國門紙價為高茲復選名家雜劇  
付之剞劂乃以雜劇之名為未雅而題之曰  
陽春奏云黃叔不知何人據若瀛所述  
則曾刊必玄經餘則不可考矣若瀛濟  
寧衛人萬曆十一年癸未進士著有弗  
告堂集集中不載此序斯編叢書舉  
要卷二十六著錄為八卷凡三十九劇此本  
僅存宋太祖龍虎風雲會西華山陳搏  
高臥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三劇缺  
尚多然明刻元曲存者甚少此雖  
殘編自亦可貴其卷首凡例謂曲中折  
白等語皆金元習音若以己意強解  
至或妄易佳句反失其真今盡依舊  
本攷定是刻書亦於慎可取勝於  
臧懋循之自作聰明也

殘本醉江集六卷 明刊本

按醉江集原本三十卷今僅存殘帙其一存為  
十卷殘本元曲存漢宮秋任風子薦福碑范張  
雞黍風雲會魔合羅鼓狂警史替父從軍真  
傀儡鞭歌妓十曲已著錄於目此又一殘本僅  
存元明人曲六種其中狂鼓史替父從軍真傀儡  
鞭歌妓皆與十卷殘本複重世燕青博魚及  
殘唐再創為十卷殘本所無實在醉江集  
遺文二卷殘唐再創乃孟稱舜自撰以戲  
明雜劇之集所收英雄成敗一本校之戲  
明雜劇本末上開場沿南曲形式此本無  
開場而有楔子  
之戲明雜劇第一折鄭佃上醉花陰一  
套此本在第二折第二折黃巢上點絳  
唇一套此本為第一折之文皆不同按  
稱舜柳枝集桃源三訪劇戲明雜劇初  
集亦收之其本改楔子而著劇末開場與  
此亦同沈泰評謂桃源劇舊有刻本此本  
出于墨手自改視前本更為精當云則



英雄敗敗一本與殘唐再創不同之處  
或亦出稱辭所自定蓋二本一主鄭佃一  
則鄭佃黃巢並重觀標題名目可知意  
既微異則脚色登場次序自不能不有  
所更改也又此本於六劇外尚有錄鬼  
簿殘葉其行款形式與醉江集諸劇同  
蓋即附刻以行者通行本自董解元至張  
洪範宣慰因為前輩已死名公自都新菴  
至王繼學中丞為方今名公此本則以都  
新菴按不作新菴與大都正音諸曾以舊劇時中並入前  
輩已死名公目中以唐集開方在今名公自李潛之  
起亦足以唐集開醉江集全本三十  
卷今不可觀即此殘帙零簡實有裨  
有考校故存其目以備世之留心文  
籍米輝焉

殘本古名家雜劇五卷

明刊本

元張壽卿撰

此本存雜劇五種曰謝金蓮紅梨花板心題  
二卷曰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不著撰人板心  
題一卷曰錢大尹智寵謝天香元關漢卿  
撰板心題信卷二曰帝妃春遊明程士廉  
撰板心題一卷曰杜蕤娘智賞金線池元  
關漢卿撰板心題信卷一核其目悉在彙  
刻書目可錄明玉陽仙史編古名家雜劇中  
其板刻形式與殘本續古名家雜劇亦同  
則此乃陳與郊古名家雜劇無疑也按  
彙刻書目載古名家雜劇八集以八音標  
題自金集至土集彙各四種草集木集  
彙各八種其分卷參差疑非原書之舊而  
據丁祖蔭所述常熟趙氏愚山樓所藏  
名家雜劇分文行忠信四集書名與  
彙刻書目所載同其卷數與標題不  
同此本金線池標信卷一謝天香標信卷  
六與元明雜劇本酷寒亭標信卷三還



宋末標信卷四、恰為一集、且與彙刻書目  
所載竹集名目次第全同、知信集即書目  
竹集、舊山樓藏之文行忠信四集、即書目  
之金石錄竹四集、**帝妃春遊**書目  
在木集中次居第五、而此本實標一卷、  
知書目所載草木二集實併一集而為一  
集、然則書目所載八集、似原為十集、前四  
集以文行忠信標題、後六集以何字標題則  
不可知矣、此本所存五卷、如紅梨花桐葉與  
元明雜劇本所收實為一本、全線池別  
有顧曲齋本、文亦同、唯謝天香、除元  
曲選外別無本、可校、藏本之失、至程  
士廉春遊、**夏賞**月宴雪訪、**王國維**  
曲錄卷三著錄、不能知其撰人、至疑賞  
夏即元金仁傑之蘇東坡夜宴西湖夢  
月宴即元戴善甫之陶學士醉寫風  
光好、**唾述**古堂鈔本也是園日著程  
士廉之名繫以四曲、可**曲錄**之疏、然

陳興郊古名家雜劇世鮮傳本、世人  
知其目而不能讀其文、今此本獨存  
春遊一種、與續古家雜劇殘本之  
鎖魔鏡並為宇海內孤本、與郊編刊  
雜劇沈淪數百年、至今**正續**  
二編始顯於世、**足**以光照書府、  
雖殘缺不完、亦可謂人間之環寶矣、



醒世姻緣傳一百回 通行本

題西周生輯著。燃藜子校定。前載辛丑瑤碧主人序。亦不記朝代年號。唯日本享保十三年。舶載目已錄醒世姻緣。則當為雍正前著書矣。按享保十三年當吾國清雍正六年清楊復吉夢蘭瑣筆

引鮑以文語。謂蒲松齡聊齋外尚有姻緣小說。蓋實有所指。書為其家所許。至禡其於云。以此書即蒲松齡撰。今考書中所記事端。多屬章邱淄川兩縣之事。如繡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即清河。在章邱境。小說因謂章邱為繡江縣。白雲湖。明水鎮。亦在章邱。其三十一回稱副使李梓然。梓然名政修河南河內縣人。歷補間曹仕山東。曾任淄川令。及山東按察使。司。具見濟南府志及淄川縣志。又所記水旱諸災異。以淄川志章邱志考之。又崇禎康熙間事。則作者宜為康熙間淄川或章邱縣人。鮑以文蒲松齡說。似乎可信。其書記一武城晁氏夫婦不睦。夫虐妻死。後俱轉生於繡

凌

江縣。夫為狄氏子。妻薛氏。歸狄。產其夫。以為前生冤報。所述不過匹夫匹婦瑣事。而文筆汪洋恣肆。筆力卓絕。獨一方風土。亦遵道麗。雄暢。在通俗小說中。洵為至文。松齡撰聊齋志異。享盛名。雖閭里塾師。粗通文理。人無不知之。獨此書名不甚著。且不知為松齡所作。今特為著錄。使世人知文字之工。美實不得以文體今古強立差別。斯編雖以俚語演述。而要其實。上可抗衡水滸。下可媲美紅樓。與聊齋志異異曲同工。固同為不刊之鉅文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二



新平妖傳四十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明羅貫中傳馮夢龍補貫中舊本自胡

員外得函起於聖姑姑不詳其始而張鸞

等後文亦不甚照應雖記事詠詠可觀

而邊幅稍狹夢龍病之為補訂其書

於胡員外得畫前增多十五回

十三回以下記王則事畧依原本而事

跡亦加密大致勝于原本所增如盜天書

事宋玉蘭之渾水燕談錄載大溪山洞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壁現咒語篇方士人每歲五月始見士人預置

墨湯及紙往搨之其事相類即小說所本

又嚴三點醫病有奇術亦見宋周密齊

東野語至第四回燈花婆婆事本唐段

成式酉陽雜俎所載劉精中事夢龍悉

取以入書點綴穿穴頗有可觀而文筆

詞氣逼肖前人亦幾與原書相亂蓋

夢龍博洽多聞取材不虞貧乏固

足以創設新詞而講求文字其

足以訂前人之失自不以易舊本為嫌也

其書為張所刊一刊于泰昌元年題

宋東原羅貫中編明龍西張無咎校前載

無咎序謂傳自京都一勳臣家抄本蓋

初刻時猶託貫中名以行不著夢龍之名

厥後板燬于火無咎復重刻之署名羅

貫中外補東吳龍不猶補字一行始用

夢龍別號今坊本皆自重刻本出唯第

一回引首一篇二本皆同坊本無之今以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特存夢龍之名

刻本著錄庶幾名符其實至羅貫中

本元末明初人而書中題作宋人今為

改正使時代無淆焉



平妖傳四卷二十回 明萬曆刊本

明羅貫中撰貫中講史有三國志傳及隋唐志傳諸傳亡別著錄是編為錢錢塘王慎修刊本最滿漢家目州王則謀叛事凡二十回乃貫中舊本最為少見張無咎序新平妖傳所謂武林舊本止二十回者也其書所記自胡員外得仙話產女永兒起以次記聖姑傳法及下吉張鷟為任遷彈子和尚等事十三回以後始記王則叛變始末迄文彦博班師轉東京而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王則以慶曆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見宋史明鑑傳小吉之名亦見明鑑傳中其人非虛唯書中所記多妖異語近於荒誕不經而叙汴京市井風物頗斐然可觀文亦確為宋元人語則或出貫中之手亦未可知其十一回彈子和尚攝善王錢事萬歷舊本包孝肅公案亦載之蓋為舊聞至與杜七聖關法事王士禎古夫于亭

雜錄卷三云五雜俎載之乃明嘉隆間事

非杜撰云不知周濂武林舊事記雜伎

有七聖法其擅此伎之人為杜七聖西

湖老人西湖繁勝錄載七聖法乃頭斷

復續之術是七聖法本宋時雜伎之一

杜七聖緣擅此術得名實南宋人

謝肇淛五雜俎所記必係販自他書

或竟取諸小說士禎竟據此即以為嘉

隆事殊失考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二



白門新柳記一卷附補記一卷白門裏柳記一卷

題海陽許豫養和編同里楊亨曉歲校前

載上元盧奎序及同治壬申許豫自序考

鄒弦三借廬筆談卷九白門新柳條載是書

為全椒薛時雨撰云金陵遭變逆之變南

朝金粉一洗而空經曾文正公克復城垣栽培

花柳於是桃葉秦淮管絃又沸全椒薛慰

農時雨字先生白門新柳記秦淮艷品

兩冊時李宗義制軍督兩江素以道學自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見此書即燬板禁之今雖有重刊本已借

他人名矣鄒弦與時雨同時所言必有

所據此本題許豫不作時雨所又鄒弦

所引時雨白門新柳記詩七絕三首亦不

見此本蓋即重刊之本非復原本之舊

矣是編記當時金陵諸妓以一人或二

人標目乃傳記之體所記事蹟

始末以及士夫流連觴詠鋪叙特詳

唯並時遊賞

之人皆隱其名蓋有所避忌不得不然其

小瀛仙條記江北某鎮軍以威劫瀛仙強納

為妾事知當時武將姿實以為常後

來人震於湘淮用兵之名以為軍紀嚴

肅無可訾議者實不盡然也又裏柳

附記金陵未陷之前江甯某方伯公餘

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

於此會不社亦於此時值上恬下嬉見者習

慣自然了不為怪云云亦見當時風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當時政理及所以致辭亂之由雖標談

屑語亦不啻不關於治要足以垂

誠示懲也



合浦珠十六回清初刊本

此本標題稱李散人編散人<sup>即</sup>嘉興人徐震也前載駢文自序云今歲仲夏友人<sup>以</sup>合浦珠情事作傳亦不知何年以意度之似當在康熙時畧言蘇州有錢生名蘭字九晚初悅妓趙素馨約相配偶後與范太守女珠娘相慕請婚於范氏乃云曾有異人言以明月珠為聘者方可許之已而生與程生各得一珠<sup>珠</sup>乃面試詩生即入選<sup>得</sup>婚<sup>於范氏</sup>復娶向所眷妓趙素馨及白珠枝官至侍郎富貴赫奕而生羨白樂天為人顏其堂曰希白堂亦自謂希白居士云

幾本載花船二卷 清初刊本

題西泠狂者筆素星道人評均不知何人作者別號其云西泠蓋杭州人也前載朗道人序署己亥冬月亦不知何朝此本僅存二卷尚非完帙所載二事其一記唐武后時宮女尹若蘭與于燦生婚姻始末其一記南宋時秀州廖良輔與倪碩臣茹光先同夥經商倪<sup>如</sup>婦皆不良金兵南下被虜良輔設法贖之<sup>以</sup>還其夫似貌

良輔之長厚而語意益失之纖佻其尹若蘭事與雙錯絕傳奇同無名氏傳奇彙考卷八雙錯絕釋題云劇中之事本之稗史載花船雙錯絕即魚籃記作者自署魚籃道人或云李漁所作未有確據其人當為康熙時人小說既採入劇中必更在康熙之前或序題己亥或是順治己亥亦未可知也



李卓吾忠義水滸傳一百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容與堂刊本

按此本以一回為一卷凡百回。前載李贄一序。首行題云。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庚戌疑即萬曆三十八年也。序後又有文四首。一為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品題諸人以李逵為首。次則石秀魯達武松等。於宋江吳用則識其權謀極施抨擊。一為批評水滸傳述語。述評刻大意。一為論水滸傳文字。一為水滸一百回文字優劣。謂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破碎反為可厭。又謂九天玄女石碣之說最為可惡。天道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不如此。所論皆迂僻怪誕不可為訓。其每卷評語亦甚猥瑣。疑書賈託李贄名以行者。唯贅水滸一序。今焚書及贅文集中皆有之。其評則不可知矣。其本無田虎王慶事。文與他百回本亦同。唯第一回前有引首。乃析新安刻本第一回之前半為之。其評者於書中擬刪字句皆上下乙之。以天啟間刊鍾敬伯評本校之。則擬刪者十同八九。以崇禎間熊飛刊英雄譜本校之。則此本擬刪之處。熊本即刪去不錄。試舉數例。如第三九回宋江吟反詩篇。詩曰。江上高樓風景濃。偶因登眺氣如虹。與

狂忽漫題新句。却被拘攣狴犴中。此本與鍾本上下皆乙之。熊本無此詩。第五十四回入雲龍破高廉篇。自宋江陣開。虞句。起敘事百餘字。四六二百餘字。至所掃第三段四六中之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止。此本及鍾本皆擬刪。熊本亦無之。按新安刊百回第九十回五台山宋江參禪篇。自天子命光祿寺句起。至賜御宴已罷。及中附之四六一段。此本與鍾本擬刪。熊本亦無之。第九十五回張順捉方天定篇。解珍遇表評事。後回寨報事。特來報知。主將句下之有詩為証四字。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詩解寶趨營忽報言。報身數十泊江邊。憑誰說與方天定。此是成功破敵年。此本擬刪。鍾本不刪。熊本皆依此本不錄。第百回宋公明神聚聚義兒注篇。話說為何只說這三個到任。按指花榮吳別個都說了。絕後結果。七員正將。應開勝。呼延灼。朱仝。七人。都不所見着。先說了結果。有詩為証。四十字。及詩百八英雄聚義間。宋征面討日無間。甫能待得成功後。死別生離竟莫還。此本及鍾本皆擬刪。熊本亦無之。按新安刊百回本有。且不准熊本然。以雙拳堂刊評林本勘之。其節畧處亦與此本



所乙合似當時通行并乙之本。書賈依評者之意而刪節之。因成此等簡本。今世人有謂百十五回諸簡本當在百回繁本之前者。實非至論也。

金聖嘆評定本水滸傳七十五卷

明崇禎間賈華堂原刊本

按是本載聖嘆序云係賈華堂所藏施耐庵古本。其書正傳七十卷。楔子一卷。施耐庵序一卷。其聖嘆序三首。及解綱目二首。讀第五才子書法。又為三卷。附於前。凡七十五卷。考周亮工書影卷一稱水滸傳相傳為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為元人施耐庵作。近金聖嘆自七十回之後斷為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偽為施序于前。此書遂為施有矣。則古本之說實聖嘆所託。聖嘆本姓張名采。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曰聖嘆。南京蘇州府長洲縣人。按羅貫中水滸自明以還傳本非一。其著者有百回本。有百十回本。有表無涯刊之百二十回本。聖嘆此本即從表無涯刊之百二十回本出。觀楔子前試看書林隱詞全襲楊本可知。唯改引首為楔子。併表本之引首及第一回全篇第二回之洪太尉回京一節為楔子。以記高俅事之下文為第一回。又刪去表本七十二回以下之文不錄。斷為羅貫中續貂。致表本百二十回全帙僅存七十回。唯此為異。餘無不同。至書中文字之異。勘以他本。如卷二十六武松遁。我不信今



日早與兄長相見。注云：俗本改作我不是夢裏麼。今表  
本正作我不是夢裏麼。卷三十三施恩問道。此間是簡  
村驛酒店。也算一望麼。注云：也算一望句。俗本作哥哥  
喫麼。今按表本作哥哥飲麼。卷三十五四道寒光。旋成  
一團冷氣。評云：竟是劍術傳中選句。俗本改去何也。今  
按表本作兩口劍寒光閃閃。變成刀冷氣森森。卷四十  
一不愛交游只愛錢。評云：俗本訛。今按表本百回本並  
作不怕官司不怕天。卷四十四說時遲。注云：說時遲那  
時快六字。因此書中奇語也。乃此處又作兩半用。更奇  
絕。今按表本文云：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開  
張。齊發作。並不作兩半用。卷四十六天然妙目。正大  
仙容。評云：絕妙好辭。諸書所無。今按表本百回本此段  
挿附詞偶有云：天然眉目映雲鬟。正大仙容描不就。此  
節取詞中語。凡此文與他本異者皆聖嘆所改。其稱俗  
本實舊本也。又有依表本而斥他本者。如卷十八劉唐  
云：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也出一口惡氣。評云：俗本作  
平白騙了十兩銀子。我奔來還了他。他必然殺我。此或  
何等語。按聖嘆此文與表本同。所稱俗本實百回舊本

之文。表本於舊本偶有潤色。此特為聖嘆所許耳。如上  
所舉諸例。聖嘆所改雖有勝者。然必斥言俗本揚己之  
善。沾沾自喜。殊可不必。又聖嘆本華士。學問甚疏。其所  
評論以稍見理趣。特為世人所愛尚。然往往有不知其  
義而妄說者。如卷十一云：赤口上天。白舌入地。赤口白  
舌。本宋元人習語。宋吳自牧夢梁錄卷三五月條載端  
午士宦等家以生硃于午時。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  
舌盡消滅之句。義與此同。乃評云：八字成文。其中無有  
而外燁然。卷二十五不怕你教五聖攝了去。五聖五通  
本江南宋時民間所信妖神。陸游入蜀記洪邁夷堅丁  
志均記之。乃評云：確是識字看曲本婦人語。卷三十三  
酒望上書河陽風月。乃汴京舊俗。厲鶚等所編南宋雜  
事詩特採其事入之歌詠。乃評云：看他加出四字。卷四  
十三酒旆書潯陽江正庫。考宋時酒庫原有正庫之名。  
如夢梁錄卷十所載有曰：金文庫者。曰錢塘正庫。潘封  
正庫者。此自據當時名目。乃評云：奇語。不知有何奇處。  
又四十三潯陽樓聯。世間無此酒。天下有名樓。此聯亦  
見元馬致遠岳陽樓第一折。以為岳陽樓聯。蓋當時



傳誦之句。此文偶然採用。亦無深意。乃評云。暗將八字。挑動宋江雄才異志。絕妙之筆。又六十六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四字宋元人多用。如元宮大用。范張鷟。泰刺第三折。柳葉兒曲云。你如今光前絕後。本非創語。乃評云。只將絕字換過耀字。而光字亦換却矣。換古之妙。至此方是出神入化。凡此皆不能推究本原。但就字面批評數語。強作解事。以之詰聖嘆。恐聖嘆敏給亦無以對也。

初刻拍案驚奇三十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一序。稱龍子猶輯喻世等語。言頗存雅道。如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肆中人見其行世。頗快。咸相依託。謂別有秘本。而率無足觀。因取古今成難。碎事。可新聽睹。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按今此誤不可讀。此據末署即空觀主人題於浮構。考龍子其大意而託之。猶即馮夢龍託名。即空觀主人乃明烏程凌濛初自號。小說撰者即濛初。蓋仿夢龍三言而作也。濛初字玄房。號初成。所撰有詩選東坡祥壽集等書。四庫前目已著

錄。是編通行大字本均三十六卷。據二刻拍案驚奇小引。稱丁卯之秋。事附庸落毛。遂同白門。偶戲取古今所聞奇局。可喜者演而成說。聊舒胸中磊塊。同儕過從者。索閱一篇。必拍案曰。奇哉。所聞乎。因以梓傳諸。遂為鈔撮成編。得四十種。記撰書始末甚詳悉。則其書本四十卷。今本蓋佚其四。又小引稱撰此書在丁卯秋。丁卯乃天啟七年。馮夢龍所編醒世恒言。今本載可一居士序。亦署天啟丁卯秋。則濛初斯編實與恒言同時刊行也。書中諸篇。皆搜采古今異聞。而演以小說之體。如序文

所云其可考者如卷五張德容過虎事卷三十六急備  
招魔事屬本集異記按二條太平廣記四百二十八又  
三百六十五今集異記無此文  
卷七張果邢和璞事本紀聞等書按太平廣記此二十卷  
六引紀聞此二十卷  
十五西山觀事本劇南大唐新語卷十九謝小娥事本  
李公佐所為傳按太平廣記四  
百九十一引卷二十劉元善事本陰  
德傳按書已佚見太平  
廣記一百七引卷二十二郭使君事本南楚新  
聞按太平廣記四  
百九十九引卷三十三王大使事本張謂宣室志此取  
之唐傳奇者也卷十一飛船家事本洪邁夷堅志補卷  
五湖州董客條卷二十五趙司戶事明邵瑛七修類稿  
卷二十七引武林紀事載其事按四汝城西湖游覽志  
餘卷十六亦載此事而  
不主據卷二十八金允洞主事見孫公談圃此取之宋  
何喬人記載者也卷三十三義撫煥岭子事本包龍圖斷合  
同文字割卷三十五窮漢字別人錢本鄭廣玉寃家債  
主看殘奴兩割此取之元雜劇者也卷一轉運漢事本  
周玄暉涇林續記卷三劉東山事本宋幼清九篇集卷  
四程元瑜事本胡汝嘉事十一娘傳按文苑  
不著撰人此據顧  
起元客座  
貴君所記卷九獻疑會事卷二十七芙蓉屏事本李頎  
剪燈餘話卷十二蕩震卿事本祝允明九朝野記卷十

三子郊事本沈瓚近事叢殘卷十八丹容事本王象晉  
剪桐載筆卷二十四會徽山誅邪事本吳大震廣覽異  
編卷二十三吳興娘事本瞿佑剪燈新話按文苑  
風奴記卷  
三十三喬元換事本 見燈因話皆採本朝人著  
作大抵因仍舊事而加詳於本來情節無大更易雖貪  
博嗜奇利鈍互見而通曉暢達亦使觀覽至於清思藻  
采庶幾佳構者亦拔出其間語其文章固亦馮夢龍之  
次也



二刻拍案驚奇三十九卷附宋公明開元宵離刺一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按是編亦不著撰人名氏。前載睡鄉居士序。稱濠初出  
緒餘以為傳奇。又降而為演義。其所摭據大都真切可  
據。序外又有小引。稱初刻書出後頗風行。實人一試而  
效。謀再試之。而先是所羅未及付印。其為柏梁餘材武  
昌刺竹頗亦不少。意不能忍。聊復綴為四十則云。則為  
凌濛初刻而作者。其序及引並署壬申冬日。如書  
成在崇禎五年。距天啟初刻成書已五年矣。引稱四十  
則與初刻同。今本則三十九篇。缺一篇。而附雜劇一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五部通估小說類

一

其卷二十三大神遊篇又與初刻重複。亦不知何故。  
濠初初刻拍案驚奇坊間翻本甚多。是編極為少見。僅  
日本內閣文庫藏此一本。其本舊說演述。體格與初刻  
亦同。如卷二小道人事。本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九蔡州  
小道入條。卷五十三部事本岳珂程史卷一。又入話真  
珠姬事。本夷堅志補卷八真珠族姬條。卷八王朝議事。  
本夷堅志補卷八王朝議條。卷十一滿少卿事。本夷堅  
志補卷十一滿少卿條。卷十二俠女事。本夷堅志補卷十  
吳淑姬嚴蕊條記其事。而周密齊東野語所記尤詳。卷

十四趙縣君事。本夷堅志補卷一李衍仕條。卷十五韓  
夫人事。見不可錄。卷十六毛烈事。本夷堅志補卷十九  
毛烈陰獄條。卷三十五王英事。見耳譚。卷三十四任君  
用事。本夷堅志乙卷五楊戩館客條。卷三十七程客事。  
本蔡羽遼陽海神傳。所採多宋以下雜書小記。唐事極  
少。而採夷堅志多至八篇。蓋唐人孤本小說以及廣記  
所引。馮夢龍三言已多擷取。在濠初刻拍案驚奇摭據  
亦繁。欲兼記列朝之事。勢不得不求之宋以來書傳。而  
洪邁夷堅志卷帙最富。所記奇情幻變可供演說之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尤多也。按濠初兩集亦間錄舊本。不盡自著。如初刻卷  
三十三合同文一篇。清平山堂即有刊本。濠初則本元  
曲加以修飾。二刻卷二十九贈芝蔴識破假形一篇。吳  
大震廣艷苑雖載其事。而是篇結末云。這一向書京師  
老郎傳留。名為靈狐三束草。則本屬話本。因轉錄而易  
其題。唯書中十之八九當為濠初自著。故睡鄉主人序  
及濠初自序均無選錄舊本之語。且徵其文筆。諸篇亦  
大致相似。與馮夢龍小說之具數格者異。又諸家書目  
著錄單本見於初二刻拍案驚奇者亦絕少。如所收縱

有別行之本、為數當至微、今目以一家專集、固無不可也、

吳騷編四卷 清光緒刊本

清楊望泰撰、望泰字敬之、武進人、乾隆乙酉舉人、十上春闈不第、晚以知縣揀發廣西、未至而卒、是編為望泰騰光館雜著之一分四類、卷一曰述錄、述先德及佳話、遺聞節婦孝子之事、卷二曰據談、皆風土見聞及評論詩書之語、卷三曰誌聞、所記多醫工瑣事、卷四曰說異、皆怪變之事、其名吳騷、編者同里趙懷玉序其書、望泰之言曰、吾非敢為無益之言、取悅庸眾、吳而語之、期人之能尋繹也、望泰生乾隆間、去清初未遠、所作春秋

雖能富、然多涉順康事、亦往往有稗掌故、如記其先人科第之盛、可見當時制科事例、記海烈婦事、記僧達觀及王肯堂軼事、記山東長清縣長城舖有孟姜女廟、辨長城非秦築之長城、記其鄉有烏名烏春、春夏喜鳴至仲夏則無聲、以為即月令之反舌、皆足以廣異聞、唯叙事平直、語無文采、無前人著書之長、故其書不

又古來說部有標目者、有不標目者、其文長短亦不同、然每條皆具始末、自為起訖、故不同於抄胥綴錄、望泰此編、每卷有總目、文中不另標目、然其記載無法、有



時竟不易辨何條應屬何目如卷二目載與趙味辛談  
講書刻求非是一條又與趙味辛論三教并集一條正  
文理學在躬行條有宋儒喜苛求之語粵楷三教條有  
論語言悅樂莊子達道通樸嚴以破除煩惱為第一義  
之語所標二目當即指此然文中不言作書不出趙懷  
玉之名但云吾弟亦不知其為弟也又卷一標目有  
賦梅夫人在張聖姑傳之前正文張聖姑前一文首句  
即曰夫人姓陳氏此在說部雜事中絕無此文體蓋以  
舊作入書不知錯錄成文固宜有此失矣

今古奇觀四十卷通行本

題姑蘇抱甕老人撰笑花主人閱前姑蘇笑花主人  
序云墨悲齋纂喻世警世醒世三言即空觀主人有  
拍案驚奇兩刻按墨悲齋謂為夢龍中合之共二百  
種卷帙浩繁觀覽難周且羅輯取至安得事事皆奇  
抱甕老人選刻四十種名為古今奇觀序不署年月  
考二刻拍案驚奇成於崇禎五年壬申此編選之應  
為崇禎壬申後所輯矣其書四分之三選自三言四  
分之一選自初二刻拍案驚奇三言收古今小說八

篇三卷三卷四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二  
十三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  
言十篇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  
世通收醒世恒言十一篇卷一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  
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二十九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三十四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  
十九卷四十卷初拍二刻收三篇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  
出二凡三言所收宋元八小說皆不錄其選擇標準  
約有四端一曰事關風教如裴晉公之述黨聞徐老  
僕之言近事白丁橫帶示躁進之非冤家債主為害  
審者戒是也二曰號稱才華如李謫仙十三郎之涉

名流、蘇小妹之為才女是也、三曰旁搜異聞、如滕大尹陳御史之屬公案、占花魁珍珠衫之屬煙粉等、俱以瑣事見收是也、凡此三者命意各有所屬、而大旨歸於人情世故、其情節關目足以新耳目動聽聞者、則甄錄之、亦不全以事實為主、如厚德錄不可錄之比、然其中如兩縣令三孝廉羊角哀俞伯牙莊子休等在三言文本簡質、未可遽云上品、茲復一一錄之、未免嗜古貪多、有牽就事實之失、是所選亦未盡善、唯近代異聞事經馮夢龍出力描寫者、以及拍案驚

奇中佳篇美什、則大半網羅在內、其鑒別品藻確具風裁、非後來選本徒事鈔說割裂以炫世牟利者比、凌馮所著五書多至二百卷、龐大繁博、本不便觀覽、茲編選菁拔萃、僅得原書五分之一、殊便讀者、是以風行域內、為近代最通行之本、即明人凌馮二氏所撰小說亦藉以流傳無間、論其功效、亦可謂凌馮二氏之功臣矣、序稱古今奇觀似原題本作古今奇觀、唯今本罕以古今二字互易、無作古今奇觀者、相沿已久、今亦仍其舊、不復改易焉、

連城壁全集十二集外編四卷 大連圖書館藏 日本鈴木

題覺世神官編次、睡鄉茶酒批評、覺世神官即李漁、睡鄉茶酒則杜濬也、清字于皇、湖北黃岡人、明副貢生、入清不求仕進、寓南京、貧老以卒、工詩、甚為王士禛等所重、集有變雅堂集、此本正書十二集、自子集起至亥集止、外編四卷、則但標卷數、不分集、考日本船載書目元祿間目有連城壁、云全集十二回、外編六卷、並有小注云、右小說話正集十二回、外編六卷、則其書外編本六卷、此本只四卷、知佚其二、已非全本矣、杜序數以刊本無聲

戲合集殘本勘之、唯刊本序中笠翁李子鈔本悉改為吾友、刊本序余因取無聲戲、刊本此下集暨風箏誤、情香伴諸傳奇讀之二十字、鈔本改為余因取其所著之書、跌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讀之、似有意避李漁姓字及所著小說戲曲名目、疑此本即杜濬刊之無聲戲合集、連城壁乃書賈所題、欲示其書為新編、故另立書名、又因書已改則并序中所稱作者姓字及其著作名目而盡削之、易以泛泛之辭、蓋笠翁人人皆知、笠翁著無聲戲亦人人皆知、不如是則



不能彌縫無間也。然此本末集後尚載杜濬評云：無聲戲之妙，妙在回回都是說人，再不肯說神說鬼。此三字未及去，竟存原書之名，留此辨漏，乃作偽之一証。又考小說士開科傳第五回云：近又看無聲戲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個嬰童，花燭合香，儼然大婦所指乃興化人許生事。見此本外編卷三，焦循劇說卷四云：惟西齋志所載實家，與少年時所見影中字之異，其父信金楚秀得無聲戲事，此多疑為新無聲戲中一則所山事見此本外編卷四。合此三証知書本為無聲戲無疑矣。至全集外編之採用意頗不可曉，今所見刊本無

聲戲合集已殘，只存二篇，以此二篇篇目考之，知此本每篇標題悉與合集同，以合集所存圖考之，知此本全集十二篇內容次第亦與合集本全同。其外編四卷則見偽齋主人序本無聲戲，或書賈編次時全收合集而附偽齋主人序本初集四篇為外編，兼合集與所選初集之四篇稱之，因有連城壁之名歟。此本全集外編所收十二篇有與傳奇同演一事者，如子集韓楚玉別苑姑事，則有比目魚、展集閨生事，則有奈何天、中集呂我生事，則有鳳求凰，並見笠翁十

指乃蘇州三

種曲，一人作小說戲曲二本，前人已有其例，不足為異。至牛集費隱公移子大事，沈起鳳則本之為伏虎輪傳奇，未集馬麟如碧蓮事，陳二白則本之為史官誥傳奇，今花部劇有史官誥尚或演其事，外編卷一記武功縣民耿二娘事，清野六奇明季北畧卷十一載和州婦人甘氏事，與此同，注云出野史，其姓里貫不同，所據必非此小說，蓋傳聞偶歧，漁採其一說耳。漁雅好聲歌，所著小說戲曲流傳海內，不脛而走，幾於無地無之，其小說頗重圖目與戲曲同格，時傷

纖巧，至叙事數陳未免稍疏，然才具豐贍，思亦敏銳，其構設經營往往空所依傍，於曲解之中時出新境，在清代固亦卓然成家，俯視來者，此本雖坊肆所編，非漁原本，然無聲戲僅存初集，即杜濬所編之合集亦殘闕不完，無聲戲諸集原文之存於今日者，要以本所收為最多，故亟著此目，說解亦以此本為據，以此本能窺其大凡也。杜濬序謂合漁前後二集為一書，稍可搏節者必為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價，是濬刊書時已於原文有刊落，此本全集合集當亦

刪潤之本與原本稍異、然其中十二篇已有初集原本可勘、所餘僅子午中亥四集無可足正、藉以存無聲戲佚文、固無妨也、

無聲戲十二回 日本前田侯家藏清初刊本

清李漁撰、前有序題偽齋主人、漁字笠翁、浙江蘭谿人、明諸生、明亡饑食四方、自居於山人隱士、晚寓錢塘終老、漁詞曲知名當時、所著有十種曲、一家言集、閒情偶寄等書、此編乃其短篇小說集也、按漁著無聲戲本有前後二集單行、皆杜濬為之評次、清序評鄉祭以此本序題偽齋主人未詳其後濬又取前後二集合而一之、是為無聲戲合集、以上見明無聲戲合集序合集刊本今僅存殘本二卷、大連圖書館又有一鈔本題曰連城壁、以

連城壁勘刊本合集、則連城壁全集十二集標同次第與刊本合集全同、外編四卷為刊本所無、以連城壁勘此本、則外編四卷全見此本、全集之丑寅卯辰巳未酉戌八集此本亦收入、唯子午申亥四集此本所無、而每篇標題連城壁用聯對、此本為隻句、篇第不同、標題文字亦異、鈔本連城壁與刊本合集似同出一源、而與此本甚遠、則此本如非後於合集之另一選本、即是先於合集之前後集單行本也、考十二樓卷六草鞋樓後附杜濬評、有初集尤瑤郎



云、清初小說女開科傳第五回引尤瑞郎事亦云出無聲戲九瑞郎事見連城壁外編卷三、又見此本第六回題為男孟母教書三遷、以杜濬軒及女開科傳証之、似此本即無聲戲初集、連城壁外編所收四卷無一不見于此本、殆即據此本選錄、其全集中之子午申亥四集為此本所無者、或即無聲戲二集之文也、又考曲海提要卷三十一於萬倍利傳奇下引小說兒孫棄骸骨奴僕奔喪、目與連城壁全集或集不同、與此本第十一回同、曲海提要卷二十九於雙官

諸傳奇下引小說妻妾抱琵琶梅香守節、目與連城壁全集未集不同、與此本第十二回同、知黃大暘等所見無聲戲即是此本、前有目錄於演閣生事之第一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印出、按漁有奈何天傳奇、所演與此編第一回同、據此注知此編刊印當在奈何天傳奇之前、今日以初集單行本殆為不謬、又目錄於演蔣瑜事之第二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印出、於演馬麟如妻碧蓮事之第十二回題下注云、此回有傳奇印出、此第十二回事今所見李

漁諸傳奇皆無之、唯陳二白有雙官誥傳奇譜碧蓮事、注所指或為李漁已填未刻之曲、漁自云所著傳外八種已填未刻者內或指他人即小說所撰曲、今不可考、斯編本小說集姑論其有關小說者、其他存而不論可矣、

西湖佳話十六卷 金陵精刊本

題古吳墨浪子搜輯此本所附西湖佳景十圖以五色套板摹印前載編者自序署康熙昭陽赤奮若<sup>若</sup>康熙二年癸丑所刊是此編原本也其書搜採古來事蹟之涉西湖者起晉訖明凡十六事卷一曰葛嶺仙蹟記葛洪事卷二曰白堤政蹟記白居易守杭事於敘事之中摘附白氏詩句體近詩話卷三曰六橋才蹟記東坡事體與白政蹟同卷四曰靈隱詩蹟記駱賓王事卷五孤山隱蹟記林和靖事卷六西冷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十說類

一

蹟記妓蘇小小事卷七岳墳忠蹟記岳飛征戰事卷八三台夢蹟記于謙事卷九南屏醉蹟記南宋釋濟顓事卷十虎溪笑蹟記北宋釋辨才事卷十一斷橋情蹟記文世高與劉秀英團圓事卷十二錢塘霸蹟記錢鏐事卷十三三生石蹟記唐釋圓澤事卷十四梅嶼恨蹟記小青事全錄小青傳卷十五雷峯怪蹟記白蛇精事全錄通言而剪裁其文字卷十六放生善蹟記明釋祿宏事除選錄舊文者外大抵運用故實加以排比綴合其意境皆非自造蓋西湖風景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十說類

二

所覽稱自宋以來文著書記西湖風土者尤多其掌故遺聞演為小說伏拾即是不虞遺乏此編所演以西湖為主題曰西湖佳話古今遺蹟雖承一二集之後為小說之一體然亦緣故書所記憑藉為多以之著書甚便耳<sup>其敘事亦流暢</sup>著此目以存西湖舊聞亦未嘗不可資為談助然其梅嶼恨蹟錄小青傳全為文言則失於不辨文體三台夢蹟後附<sup>于</sup>利祈夢顯應事蹟則小說而同於善書靈隱詩蹟載駱賓王續宋之問事<sup>詩</sup>錄沿孟榮本事詩之誤而不能考核又以品類不齊之人品類不齊之事標為一編錯出雜陳編次殊無條理蓋隨意撷拾前人事蹟為書於著書之體素未講求因有此失此則稗官野史通病亦不佳此一書為然矣



清風閣四卷三十二回 通行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嘉慶二十四年己卯序。署梅溪主人。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云。評話郡中稱絕技者浦天玉清風閣。卷九小秦淮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捷。稱拙子。以評話不難學而難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為清風閣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揣摩一時亡命小家婦女口吻。氣急。聞者雖咤咤。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此本所題書名與畫舫錄合。似即浦琳話本矣。其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包拯斷一縣吏孫姓妻與人通姦謀害其夫事。與世通言三觀身色龍圖斷冤篇情形仿佛。似即本通言為之。唯記事殊疏。蓋聽者所錄不能盡載其言。僅存其事之崖畧耳。俞樾茶香室叢鈔引斯書。謂無甚佳處。當日傾動一時。殆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者。意或然歟。

錢塘漁隱濟顛禪師語錄一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隆慶本

題仁和沈孟梓述。記宋僧道濟事多叢雜瑣。後處不甚周密。云僧本紫脚羅漢後身。投胎為天台縣李氏子。俗名修元。後至杭州靈隱寺。遠紹堂長老所出家。名通濟。傳其衣鉢。晚居淨慈寺。以卒。所記道濟時行靈變以及無拘檢之狀甚悉。皆小說家言。至今里巷猶盛傳之。後來演濟顛事者如王夢吉之濟公全傳。天花藏主人之醉菩提全傳。又王宣序本之濟公傳。皆就此本重編改訂。則演道濟事蹟為小說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以斯編為最古之本矣。孟梓事蹟未詳。日本續藏第一輯第二編第二十六套內亦收。題仁和沈孟梓敘述。與此同。唯後附宋釋居簡湖隱方圓史舍利塔銘一文。此本不載。續藏目錄題宋沈孟梓。未知何據。考宋臨安府所屬九縣。仁和居其一。或孟梓為宋人亦未可知。然則此本乃隆慶時重刊之本矣。唯此書記敘實用小說之體。續藏目為僧傳而收之。事雖不誤。於著作之體究有未合。又書本記事而名語錄。亦不可解。殆書坊編次俗書。以意標題。無與據可考也。

清錢靜方小說叢考詳著提院本條云濟顯實無其人實影射梁實誌事為之不知道濟事實影射梁實誌事為之不知道濟釋居簡其所著塔銘見北磧文集卷十下例注銘云道濟本天台李氏子時人稱為湖隱皆與小說合唯小說漁隱乃湖隱之誤又明日汝成西湖遊覽志餘黃永亨永興寺志清孫治增修靈隱寺志並載道濟事志餘卷十四云謂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肉人稱濟顛卒於淨慈寺今寺中尚塑其像孫志云道濟初參達磨堂知非常僧然飲酒食肉有若風狂監寺不能容瞻

鼓字絕塵四集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本題古吳金木散人編前載序二其第二首臨海逸史序云余主人龔君廷選經文詩書後房稿行世因海內共賞選序索鼓字絕塵小引一篇云云又云茲吳君集其稿入手不能釋者十九遂名之曰鼓字絕塵有私印二曰王字印章曰欽華氏據此序知刻書為龔姓書坊作序者姓王臨海人撰書姓龔蓋亦選家者流應書肆之請而作此小說耳其書自第一回起至第四十回止每十回為一集驟視之似為四十回之長編小說實則每集演一事乃短篇小說四篇故事各自獨立而所標回數乃前後銜結每集亦不立標題於著作之體已為不合所演如風集為書生梅芳與歌妓韓玉姿事雪集為大荆師與女子李若蘭事俱不出才子佳人蹊徑詞意亦時感貧事至花集記某公子之疏財得官月集記楊員外子皆牽強敷衍不知其命意所在唯同目聯對頗工整稍勝他本然自來名家小說回目多由後人建立標目往往不能盡工然世之嗜讀其文不以回目論短長也如此書本



文既無以自見、徒獎點題、目為好、譬如環堵蕭然、敗牀破窻、即塗飭門楣亦何益乎。

無聲戲合集 鄭鼎馬氏藏原刊本

清李漁撰、杜濬編次、前載濬序、題雖鄭鼎酒按即濬別號不記年

月、唯附圖刻繪甚精、字亦端好、以刊書形式觀之、確

是原本、蓋金陵刊本也、此本已殘、僅存第一譚楚玉

戲裡傳、第二老星家戲改八字二篇、標題與連城

壁同、目錄已缺、附圖十二葉、以所寫事狀推之、即連

城壁全集之十二篇、蓋全收此書、唯書係殘本、所附

圖亦不敢斷其完全無缺也、耳、杜序為書賈割去

第三葉與第四葉之半、以第四葉後半葉與第三葉

前半葉聯綴、以連城壁所載序勘之、知缺九十二字、

蓋杜序此段文中、有余於前後二集、皆為評次、茲復

合兩者而一之、語書賈諱其為殘書、因去其目、復削

去此語也、濬序稱重編此本、於原文稍可撙節者必

為逸去、使人不病高價、此本亦失此語則天下人皆

得見其書云云、夫書之賴乎流通者、以能保存原文、

謂文簡為勝、以已意刪減、他人文字、尚屬不可、至

斤斤於書價、意在多售、用意尤鄙、濬本獨介之士、安

貧自守、未嘗有鬻書之事、唯漁聞書肆於金陵、以著

書刻書為生，則茲舉殆出漁之意，序亦徇漁之請耳。

二刻醒世恒言上函十二回下函十二回 郭鼎臣氏藏清雍正刊本

封面題墨慈齋遺稿希齋主人評，下函第一回題心

遠主人編次，前溪螺帶齋主人序，稱篋中有醒世恒

言二集汪洋二十回，余不敢秘是以梓之云云，墨慈

齋為馮夢龍齋名，夢龍撰三言有名，明以來編次小

說者率託其名以行，此曰遺稿，曰二刻恒言，亦假夢

龍之聲名冀以取重於世者，而隸事屬文並無足觀

覽，唯上函第九回睡陳搏醒化張乖崖第十一回死

南豐生成陳無己二篇，採宋人所記張詠遇陳搏故

事，按吳虞序青箱雜記及沈括夢溪筆談並有記載，及世傳陳師道辨香曾

南豐事演繹成篇，頗渾成可誦，十一回于敘事之中

緣事引後山詩句，如詩話之體，與西湖佳話為近

此二篇與他篇不類，疑另有所採，與其餘諸篇不同

出一人之手，故獨異也，按看松老人序雙鍾記傳奇

云，偶於稗史逢人笑小說，內載琉球國力士稱王一

段，云操椎之人為陳大力，余見而點首稱快，此本上

函第一回琉球國力士與王篇所演司，知本出逢人

笑小說，又日本船載書目載有十二卷一書，注云心



連主人與本下函題同。似下函十二回全收十二卷一書。下函第十一回申屠氏報仇死節一篇。石點頭有其文。此稍窳易為之。或十二卷自採石點頭。或此本於十二卷亦不盡收。其真象殊難明。蓋其來源不一。雖湊成帙。連人笑十二卷二書。今俱未見。其某篇出某書。今固不一。一釐訂。亦不必釐訂也。

十二笑

鄭鼎馬氏藏坊刊本

類亦卧廬生評。天許間人校。前有引。署墨憨齋主人。封面識語。謂墨憨齋著述行世多種。茲編尤發奇藏云云。蓋因馮夢龍有笑府。因偽託為此書。然其章曰子猶後人。似編者馮姓。自承為夢龍緒餘者。而識語遲云墨憨齋著述。於書名上且冠以墨憨齋新編五字。是又指為夢龍著書。蓋意在假夢龍之名以行。唯私章稍露本相耳。書演可笑事凡十二。此本僅存六篇。所記如瞎子捉奸等。殊傷大雅。考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嘉慶間唐英有題紅笑北曲。演盲人捉奸事。乃滑稽小劇。蓋改訂俗曲之本。此小說當亦據戲曲為之。然古人扮雜劇意主嘲戲。明有笑樂院本亦其遺意。此以說散小說演之。裁成篇幅。既異短書。又少刺畫。於體例文字二者均無足取。魏晉以來小說如裴啟語林。劉義慶世說。記士夫逸聞瑣事。其清談雅謔世所艷稱。嗣侯白有啟顏錄。記嘲諷語為多。已涉鄙俚。明人所著如笑府笑贊等書。佻薄甚。無復蘊藉風流。茲編乃全採市井笑謔為書。冀悅俗人耳目。亦品

斯下矣、

八段錦八篇 鄭鼎馬氏藏坊刊本

題醒世居士編集、樵史編訂、其書不分卷回、唯以段標目、記八事、第一段為懲貪色、第二段為戒懼內、第三段為賭妻子、第四段為對不如、第五段為做客娶、第六段為悔嗜酒、第七段為戒浪嘴、第八段為蓄寡婦、其第一段所錄為古今小說卷三新橋市韓五賣春情篇、第六段為古今小說卷五窮馬周遭際賣銀姐篇、亦不免剽竊成編、考清同治七年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有八段錦、注云非講玄門者、當即此本、觀所取諸回卷後下之事、日昌飭禁及之不為無由矣、



刪定二奇合傳十六卷四十回 清光緒戊寅刊本

不知編者名氏，以書傳通今古奇觀及拍案驚奇，故以二奇名書。前芝香館居士序，謂抱甕老人之選今古奇觀，主於醒世，而中猶有涉誨淫者，所宜擯斥，其委曲以成其志，而先不免於失身者，亦可弗錄。其先師釐正是書而未果，已踵而成之，書再訂舊題可不必襲。其所謂奇者，終不可易云。用意殊腐，至謂即空觀主人著書二百種，抱甕老人刪存四十種，今古奇觀與拍案驚奇本為一書，則直同鑿語。其書四十回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弟通俗小說類存目一

第三十四回第三十六回不知所據，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三第十四第二十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三十三第三十八第三十九諸回為初刻拍案驚奇之文，今古奇觀所不收者，後擬而錄之，餘皆今古奇觀所已收。其第三十四回演曾孝廉事，第三十六回演毛氏姊妹事，所演故事與聊齋志異曾友于姊妹易嫁二篇同，而觀其文字曉暢，仍不失明人筆度，似並非出於聊齋，而聊齋所記轉係據拾當時傳聞，有如此文所述者，考此本所選不出初刻拍案驚奇及今

古奇觀之外，今所見初刻拍案驚奇皆非完本，或所據者為足本，中有此二篇，因傳錄之，歟？編者於文事識見本狹，所取多不中程試，以書論本平常，選本無足惜意，獨其偶然保存此二篇逸文，則功不可沒，故特存其目，俾世之考小說篇章者有所取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弟通俗小說類存目二

今古奇聞三十二卷 清光緒辛卯北京坊刊本

題東壁山房主人編次，退思軒主人校訂，前王治梅序。云昔年遊日本時，搜古書得此編，以其於人心風俗有補，故不惜所得筆資，刻成刷印。願光緒十七年，與此本所記刊書時同，其是否即原本則不可知矣。治梅名寅，上元人。光緒間以畫聞上海，此本所載皆錄自舊文，編次頗無體例，亦無遺文，墜簡可供考証。寅殆誤以為秘笈善本而刻之耳。其卷一張淑兒篇、卷二劉小官篇、卷六陳多壽篇、卷十八十五慣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弟通俗小說類存目

出馮夢龍醒世恒言、卷十梅嶼恨蹟、出西湖佳話、卷十四劉嫵妹篇、出野西逸史、遇墟志、劉氏所適某王、即貝勒博洛也。其餘卷三許武篇、卷四唐六生篇、卷七曾公子篇、卷八張貞婦篇、卷九康友仁篇、卷十一謀葬地篇、卷十二士無行篇、卷十三胡君忘恩篇、卷十五封氏女篇、卷十六李福達篇、卷十七能吏篇、民篇、卷十九曹孝子篇、卷二十唐淑女篇、卷二十一窮秀才篇、皆出娛同醒心編。按娛同醒心編所錄亦字皆與娛同醒心編同，如非別唯卷二十二林蓋有所據，直妙娛同醒心編無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弟通俗小說類存目

香篇未詳，其中劉嫵妹林蓋香二篇，皆文筆小說，非通俗之體，歸入本書，與他篇不倫。殊嫌雜糅。至卷三卷九卷二十一錄自娛同醒心編者，原書分二回，其第一回實為入話性質。按一話人於談述本傳之先，先起本話，茲編雖仍分二回，而移第一回之目為標題總目，其第二回標題則棄置不用，是以入話題目概正傳本文，事不相應，尤乖體例矣。



通地錦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鈔本

明姚子翼撰。子翼字襄侯，秀水人。此劇各家書錄未見記載，惟清支豐宜曲目表著錄之，列入清無名氏目。按無名氏傳奇彙考題為子翼撰，故今從之。此本二卷，二十二齣，演趙襄事。畧云：趙襄，渾名通地錦，幼失怙恃，與老僕同居。襄多才智，廣交遊，任俠不羈，僕屢諫不悛。有徐煥者，定國公徐穆子，慕襄豪俠，遂與楊子輔、毛世昌等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家十八，結盟為異姓兄弟。子輔父任九邊總戎職，世昌之父為都御史，有告趙襄不法者，逮訊之，見其英邁，乃令世昌兄事之。妾婦劉氏有女閑閑，擅詞章，家貧窶，以結絛糊口。其堂妹碧環才貌相亞。襄聞閑閑美，嘗與媒媼俟劉氏出，喬裝繫珠婦以覘之。故遺玉駕於地。二女詰媼始知為襄，襄歸即決媒執柯，且謂已受玉駕之聘。劉氏以未嘗委禽，堅拒之。然二女瞰襄雋偉，決

非凡流，咸屬意焉。及納采親迎，劉氏不敢拒，竟以碧環代閑閑。猶慮後禍，往依其侄於邊庭。值有仇鸞誣楊總戎剋餉事，子輔驚惶問計於襄，為急不及婚，始作番王與驚市馬，欲手刃之，計罪當不及楊也。初鸞慮人謀害，嘗以肖己者四人代出入，襄乃誤刃其代者。歸值廷試，擢大魁。時劉氏侄為鸞部卒，見閑閑美，欲謀獻於鸞。閑閑終拒之。適劉氏故閑閑被逼無法，遂截髮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雲庵為尼。朝議以趙襄桀黠有謀畧，可制仇鸞，命巡九邊。過雲雲庵，識閑閑容，詢其顛末，知為原聘，令人以情告之，潛送京邸。及鸞按罪，懲以重法。比復命，賞綵幣，並賜婚二女。碧環疑襄別娶，及見為乃姊，閑閑始悅。襄膺顯職，且與二女偕老焉。此劇本事純屬子虛，簇錦鋪花，以眩人耳目。故名通地錦。第一勸主齣，有九邊總兵一名，按九邊者，為遼東、薊鎮、宣府、大同、榆林、固原

寧夏甘肅山西也。相去萬數千里。安有一人可總職九邊兵者乎。文臣有三邊總制。所轄延綏寧夏甘肅而已。武臣大抵守一鎮。不能予重兵。惟明世宗待仇鸞頗重。拜為大將軍。劇謂拜安南將軍大謬。且亦絕無九邊總兵之職。仇鸞自云。先世屢立戰功。父鉞本揚州江都人。入籍陝西。為寧夏總兵。安化王寘鐸反。鉞討擒之。楊一清張永奏其功。封為威寧伯。鸞襲父職。進為

侯。其自稱功臣。後裔尚為不謬。第十一智勦第十二關市二勦。仇鸞通馬市是實。具載史乘。第十八寧邊第十九殺鸞二勦。既謂征倭。又云往賀蘭山。南北遼絕。國名泗甄等。均無所據。蓋作者因嘉靖間曾有征倭事。遂為牽合。又第一勸主勦。謂趙襄父瑄。嘗官諫議。按瑄為嘉靖時尚書。官不止諫議。且籍安福。非京師人也。餘則信筆點綴。以作關目。絕無史徵。子翼此作。曲白工

整。惟結構畧嫌冗雜。未盡善耳。此曲槩本久佚。近年亦絕無鑿演者也。



元宵鬧傳奇二卷

秦縣梅氏藏  
乾隆間鈔本

明李素甫撰。素甫字位行。吳江人。清無名氏傳奇彙考目著錄。素甫撰。然注又稱一云朱佐朝作。按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支豐宜曲目表。朱佐朝目中俱無此曲。今題素甫撰。當可徵信。至明呂天成曲品。不載素甫作曲者。殆以其為萬曆庚戌後人也。此劇未見槧本。傳世僅存鈔本。凡二卷。二十七齣。演宋梁山泊盧俊義事。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中以吳用設計。元夜縱火翠雲樓。而劫盧俊義出獄。故名元宵鬧。全劇關目。捫拾羅貫中水滸傳盧俊義事跡。而以第六十五回時遷火燒翠雲樓。吳用智取大名府為骨幹。傳中尚有宋江率兵攻大名。蔡京遣關勝討江。江誘降之諸事。因與盧俊義無關。故此劇皆未詳之。至李固所交張孔目。劇中則指為張文遠。謂其殺閻婆惜後。實未死。逃大名。復為孔目。因與盧妻賈氏有

私。此則任意牽合。假景生情。藉助波瀾而已。水滸傳之不詳張文遠下落者。蓋以其

僅為鄆城小吏。原與水泊無涉。特作宋江怒殺閻婆惜。以為入泊之張本耳。許自昌水滸記傳奇。謂婆惜活捉文遠。此劇又牽及賈氏。梁山盜魁之妻。何其類似耶。素甫此作。登場脚色甚夥。關目微嫌繁複。然賓主分明。布置妥貼。起伏照應。尚為不紊。惟演俊義入泊。後受招安。以征方臘。有功授爵。始為終場。未脫窠臼。至於詞采。未臻美妙。幸亟合於律。足供囊弄。亦當行之作也。近年梨園盛演之大名府。即割裂素甫此作下卷數齣而成。實非原豹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金雀記傳奇二卷

明刻本

明無心子撰。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此記。俱題明無名氏撰。按今傳本。第三十完聚齣。收場詩。有無心子燕市重編之語。則無心子當為作者之別號無疑。惟不詳其姓名爵里。此記既云重編。必有舊本可知。惜已不傳。此記二卷。三十齣。衍潘岳事。畧云。潘岳字安仁。美姿容。嘗於元夜出遊。婦女見其都

麗。紛擲以果。有文鸞者。係井王孫女。亦遇岳途中。一見傾心。遂將其父昔贈之金雀一支。投岳車中。潘岳獻詩。井王孫愛其才。乃以文鸞妻之。未幾。河東都督山濤。延岳任記室。且贈伎巫彩鳳為妾。定情之夕。岳即予金雀一支。以締鸞盟。後岳奮志上進。遂與彩鳳分離。辭別山濤。往投張華。值匪氛起。彩鳳守節。投崖遇救。入觀音庵為尼。潘岳因張華薦。除河陽縣令。嘗於署中。盛

植花木。遍覓異種奇葩。時有花縣之稱。聞

觀音庵有金雀花。殊為珍罕。亟遣僕往求。適遇彩鳳。彩鳳因修書一通。使之携歸。時文鸞於赴河陽道中。偶憩觀音庵。得晤彩鳳。談悉為其夫。遂室。乃約期來迎而別。文鸞欲詭難其夫。索昔之金雀。以赴河陽。潘岳得彩鳳書後。方欲遣人往迎。而夫人文鸞適至。忽索金雀甚急。岳因已贈彩鳳。焦灼異常。文鸞乃出金雀。喬作妬念。大斥之。

翌日。潘岳邀竹林七賢。燕飲河陽別墅。歸時大醉。是日彩鳳亦迎至。文鸞引之與夫相會焉。按此記所演潘岳植花。車中擲果。竹林七賢等關目。蓋皆本之世說新語。及晉書本傳。諸人事跡。敷衍點綴而成者。描摹晉人風流。江左清談。曠達雋逸。令人嚮往。情文於猥艷中。又富滑稽之致。雖機趣橫生。然事實始終整潔。不蔓不支。允稱佳構。清梁廷枏曲話卷三。嘗謂此記苦無丑



淨、至強以左太冲張孟陽充之、亦不善挪  
虛步、閱之輒不滿人意云。是誠未免唐突  
前人也。至於此記曲文賓白、並皆典雅、聲  
律亦復美妙。其第二十五訪花、第二十七  
合雀、第二十八臨任、第三十完聚四齣、故  
至近年仍盛傳梨園、尤以臨任齣最稱膾  
炙、蓋非偶然也。

千祥記傳奇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壬寅鈔本

明無名氏撰。清高奕傳奇品、無名氏傳奇  
索考、並著錄之。未題撰人名氏、僅稱明無  
名氏撰。又支豐宜曲目表、亦列入明人傳  
奇目、且曰古本、無名氏可考。按明呂天成  
曲品、未收此記、豈萬曆庚戌後人之作耶。  
此本二卷、三十齣、演賈鳳鳴父子事。畧云、  
洛陽賈鳳鳴、嘗為梁州太守、辭官隱居、中  
郎將袁盎薦為長沙知府。鳳鳴年近八旬、

納施玉娥為蓮室、歡會千祥軒中、生子名  
誼。長沙士夫因置酒千祥軒致賀、有太僕  
卿柳國忠者、戲語云、笑殺長沙百萬家。鳳  
鳴因續成一詩曰、八十年來養一姪、笑殺  
長沙百萬家。若是老夫親骨肉、後來依舊  
管長沙。其後誼為梁王太傅、果兼理長沙  
府事、迎養父母於郡署。時鳳鳴年已百歲、  
復邀長沙士夫譙聚、柳國忠亦在座、因語  
舊事、共相歡笑焉。此記關目、傳奇索考謂

明武宗時福建同安人林瀚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軍務年逾七十生子取名庭機至萬厯初庭機亦官兵部尚書與命名之意適相符合云事雖有類於此然未可置信。稽之漢書賈誼傳不載其父名亦無為二千石之說。且誼初為長沙王太傅後遷梁王太傅長沙在湘梁則在豫相去數千里何容組合。第二十六進章韻謂梁太傅兼理長沙府事又第十八打圍韻梁王自

白稱長沙梁王是以梁為國名而其封乃在長沙非特與漢史背馳於地理亦特疏謬矣。第二十宮怨第二十一求賦第二十二作賦第二十三復寵四韻演梁王左妃失寵求誼作賦以獻復得寵幸乃假用司馬相如為陳后作長門賦事。第二十四拜別韻言河南太守吳公拜為廷尉特薦誼才與本傳尚合。至第四下凡韻施玉娥展靈旗諸關目則係空中樓閣耳。此記之作

殆為耆年生子者解嘲未必事實而嫁名於誼父也。其結構平庸而律文甚妙雖不足為詞壇之月旦然實供優孟之衣冠故尚不失為佳作。此記槩本不見戲曲選集亦未採錄而近年梨園復無搬演者蓋散佚久矣。



東郭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本

明孫仁孺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為

明無名氏作。然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古人

傳奇總目。題汪道昆撰。按此萬曆本。封葉

題峨嵋子評點。卷首序文署款云。峨嵋子

書於白雪樓。末有方印二。白文曰孫氏仁

孺。朱文曰白雪樓。卷前題白雪樓主人編

本。而序文中亦有予傳之之語。則評點與

撰者。既非二手。而峨嵋子與白雪樓主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非二人。是主人之為孫仁孺無疑。惟其爵

里不詳。味峨嵋意。豈蜀人耶。今觀此記。描

摹世態。筆致生動。絕不類汪道昆之高唐

夢。洛水悲諸作。斷為仁孺之筆。絕無可疑。

也。明呂天成曲品。初稿成於萬曆壬寅。仁

孺此記。則成於戊午。晚約十餘年。故曲品

未及著錄耳。凡二卷。四十四齣。演齊人一

妻一妾事。題東郭者。則取孟子所謂齊人

有一妻一妾。乞餘東郭墻間之意。劇中以

齊人為姓名。齊王又賜號東郭君。故名。按

齊人妻妾事。孟子設言。本無其人。劇以為

姓齊名人。又牽合齊人伐燕為一事。妻妾

田氏。且為姊妹。亦均鑿空。淳于髡。王驪。陳

仲子。蓋大夫。田戴。公行子。尹士。綿駒。景丑。

陳賈。章子。皆從孟子拈出者。第六齣之東

郭氏。乃因東郭墻間增入。本無其人。第二

齣又添出小齊人。更嫌蛇足。餘如第四齣

仲子食李。第八齣綿駒唱詞。第十齣王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懷鷄。第十一齣齊人鑽隙。第十八齣仲子

哇鵲。第二十一齣田戴王驪祭墓。第三十

一齣齊人王驪爭寵。斷諸闕目。則俱採孟

子中語。而附會之。而第六齣尹士講學。第

十七齣齊人毀陳仲子。第二十六齣景丑

陳賈趨奉王驪事。又係空中樓閣者。至第

四齣仲子偕妻隱於陵。及第三十三五六

等齣。衍淳于說齊王。隱語使趙王請兵。章

子將士伐燕事。蓋本高士傳。國策。史記中

事實、渲染點綴者耳。全記韻目俱用孟子成語，殊為別致。清李調元雨村曲話卷下稱此記云：全以一部孟子演成，其意不出求富貴利達一語，蓋罵世詞也。按作者仁孺，殆老於舉業，又擅談諧，故其描摹世態，窮形盡致，涉筆成趣，笑罵咸宜。蓋當明季，茹花委鬼，義子奄兒，簪纓厚結，貂璫衣冠，等於妾婦，士夫幾不知廉恥為何物，宜其嬉笑怒罵，假此一吐胸中之抑鬱焉。此記

靈犀珮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識天啟甲子鈔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有橘浦記、水滸記，已著錄。此曲各家書錄多未載之，僅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題自昌作，然同書又載王昇亦有此曲，豈王本許抑許本王，或二人均有此作耶？順治辛丑刻本，方來館主人萬錦清音雪集採錄靈犀珮，有湘靈密訂僧尼暗通二韻，題曰梅花墅，自昌編。按所選即此鈔本之第五齣及第十五齣，據此則為自昌之作無疑矣。此本二卷，三十二齣，演蕭鳳侶得二女為配事。畧云：信安諸生蕭鳳侶，科試未錄，赴杭考遺，寓酒肆寶二家。寶二妻死，使養女湘靈當爐，鳳侶愛女美，欲出三百金納為蓮室。有尚書尤表子名效者，嘗於文昌庵遇梅侍御女，女偶遺靈犀珮於地，為效拾得，恃勢驕橫，思佔為妾。會赴省試，至寶肆中，見湘靈大悅，以珮贈之。寶二慕勢，欲以妾效。湘靈戀鳳侶



不從。時信安令詹拱以聞事抵省，效因湘靈非實所出，乃使僕控之，稱湘靈係僕嫡女，為人掠賣者。令欲斷予僕，聞鳳侶錄遺第一，即周旋其間，發保還家，以俟出闈細鞠。榜放，效中而鳳侶落第，令遂斷予效僕。湘靈不從，以珮贈鳳侶為記，投繯自經。梅侍御女瓊玉，幼喪父，尤效與文昌庵尼謀，嘗誑女母入庵誦佛，旋遣與夫迎女，言其母中風，須往視，乃將瓊玉舁入效家園中。

告以為妾事。瓊玉誓死拒之，尼復使僕送往杭州。舟行桐江，瓊玉乘間投水，適鳳侶下第歸，舟經其處，亟拯之。是日瓊玉投江，湘靈自縊，丙靈公召魂詢之，憫其貞烈，檢閱簿籍，知二人後當為鳳侶妻妾，遂命卒送還陽世。卒向二人索錢未得，因互易其處，比蘇則非廬山面目矣。鳳侶所救瓊玉，本不相識，然其所言皆湘靈語，正欲攜歸而梅夫人乘舟尋女，恰適江中，呼之不應。

梅以鳳侶竊女，控於令。令固識湘靈者，以此實為梅女，將治鳳侶罪，旋遷臨安，未竟其事而去。鳳侶語梅夫人，試往寶二處，同探其女再生與否，以證之。及至，湘靈果復生，然不認父，見夫人則痛哭呼母，亦不識鳳侶。夫人欲挈歸，寶不允，湏出三百金始可任去。鳳侶亟走富春，覓友貸金。尤僕時亦聞湘靈更生，即掠赴京。初瓊玉家居，嘗於鏡中覩一士，及遇鳳侶，告其母，即昔鏡

中所見者。當湘靈臨去時，謂梅夫人曰：此去誓不復生。舟中之女，本兒軀殼，母當以為女嫁此生也。夫人以告鳳侶，遂持金及靈犀珮為聘。入京肄業，越二年，果中北闈。尤效落第，而僕送瓊玉來，欲狎昵，女急呼為效父所覺，詰之，自稱梅侍御女，非店家女也。效父問其家事，語皆詳悉，乃送居後園，使人守之，不令子入。鳳侶登鄉榜，嘗送殊卷於效父，見其刻云：聘妻梅氏侍御之

女急喚瓊玉問故女乃縷述換魂復生事。效父奇之。正欲作合。而鳳侶大魁。先來趨謁。語以姻事。鳳侶因有先聘婉却之效。父即致書梅夫人。並遣僕送瓊玉還家。使成婚配。瓊玉途中。經丙靈公廟。進謁訴為平換魂事。神怒治平罪。更易原魂。於是瓊玉湘靈二女。原魂始復。時鳳侶亦乞假返鄉。梅夫人納為婿。卒以二女並歸之。此記關目詭譎變幻。憑空結撰。未有所本。斯作亦如橘浦水滸二記。詞采未能超脫。特喜用典。裝飾成文。遂致情韻減色。而科譚近襲。復落俚俗。其所佳者。曲律尚為協合也。傳奇彙考謂此記有武林寶恩樓鐫本。似為明槩。然至今未傳於世。且梨園亦無演者。則此記之失傳蓋已久矣。

萬事足傳奇二卷

明刻本

明馮夢龍撰。夢龍字猶龍。別號龍子猶。吳縣人。崇禎中以貢選壽寧知縣。所居曰墨憨齋。據其所撰中興偉畧之順治二年自序。有七十二老臣自稱語。以時代推之。蓋生於萬曆二年。而其卒亦當在順治二年。後或謂殉于乙酉之變者。則誠誤也。夢龍才情跌宕。詩文藻麗。遠於經學。著述頗富。清高奕傳奇品。無名氏傳奇彙考並著錄為夢龍作。至明呂天成曲品僅著錄其雙雄記一本。此曲殆為夢龍萬曆庚戌以後之作。故天成未及列入耳。此本二卷。三十六齣。衍陳循高穀事。畧云。陳循高穀共學於周禮。循偶遇土地神。戲書數字貶之。土地求解於禮。得免於罪。循妻梅氏賢淑無子。欲為置道室。循不從。梅氏乃乘循醉而進之。後循與穀同年及第。當穀就試時。途中夜宿古廟。聞女子哭聲。亟訊之。乃父母



常之以賽神者。殺欲救之出。而神至。殺即  
挺劍與鬥。神負創逃。女不願歸。殺始留為  
妾。以妻甚妬。寄居道觀。後有勢豪。逼娶結  
訟。適推官顧愈為殺之同年。乃責勢豪而  
釋女。時已生子。愈為挈女入京。歸于殺焉。  
按蘇軾贈子由生子詩。有無官一身輕。有  
子萬事足之句。世人遂以生子為萬事足。  
題意蓋本於此。所演高殺事。本陸容菽園  
雜記。清焦循劇說卷四云。萬事足之陳循。

即瑞筠圖按清人夏之陳循。然萬事足之  
倫撰傳奇陳循。隱隱以蔡京比之云。傳奇彙考又引  
明朱國禎之湧幢小品。李廷機及孫鑛置  
妻事。謂按二人同為萬曆間事。與夢龍尤  
近。此劇蓋因此而作。按第二齣醉筆遣神。  
第三齣評文受教。陳循之戲貶土地神。乃  
劉崇之兒時事。亦見湧幢小品。第四齣買  
妻求嗣。第七齣巧計進妾。第十一齣見子  
生。陳循妻梅氏以計置妻事。與夢龍之

情史西畢氏一則。甚似同源。至第八齣族  
中佳夢。陳循夢中為紅面者奪花去。是科  
洪英中元事。按永樂乙未會試。洪英會元。  
陳循第二。正與史實相合。此本卷首總評  
謂。舊有萬全記。詞多鄙俚。調復不叶。此記  
緣飾情節。而文之。據此。知非夢龍創製。蓋  
係改編舊本。萬全記。非清人范希哲作。另  
為一本。惜已不傳。故未能一較異同。曲品  
卷上。評夢龍云。佛根無染。仙骨不羈。文淵

著績於烽烟。長源陶情於簾軸。雅韻炊金。  
饌玉新裁。繡口錦心。列入上之下品。傳奇  
品於夢龍曲。嘗稱之曰。芙蓉映水。意態幽  
閒。今觀此作。曲白工妙。紫頭場上。並擅其  
美。然選集曲譜。皆未見採選。且亦不聞梨  
園之鑒演。豈文之傳與不傳。亦有數歟。

雙珠記傳奇二卷 明馮古刻本

明沈鯨撰。鯨有鮫綃記已著錄。此記二卷。四十六齣。演王楫事。畧云。王楫奉母居涿州。妻郭氏。子几齡。嘗與友陳獻夫孫綱同詣袁天罡。天罡相之言。三人後皆貴顯。而楫先有難。終必與獻夫同立武功。綱亦與楫子同榜云。俄而楫奉勾軍令。夫妻皆往鄖陽。母與一珠為記。營長李克成。思誘楫妻。給令出外書冊。楫忿欲刀殺克成。克成

與訟師張有德謀。控官擬辟。而獄吏葉清恒左右之。郭氏知夫必死。無策可援。遂鬻子于隕人王商。以珠繫衣。已則至武當山。投于淵中。真武憐極之。送還楫母處。時楫妹慧娘。采蓮入宮。母亦取一珠為記。范陽兵亂。母逃長安。依姑韓酒媪以居。媪素識天罡。乃為楫求救。罡令伺遇七人共飲時。以情訴之。七人者。北斗七星也。是夜北斗不見。罡即勸帝大赦。楫因免死。改戍劍南。

陳獻夫時避難蜀中。授節度使為裨將。會朝廷賜纈衣。領中得一詩。而不敢匿。聞之節度使。復奏于朝。訊知出於慧娘手。即以賜配獻夫。後楫至。得獻夫薦。任節使令。二人以討賊有功。均授武爵。几齡由隕籍擢大魁。果與孫綱同榜。几齡繼父。嘗告之本。非已出。衣中有珠。乃生父母所繫者。几齡遂時時把玩。且歎且泣。一侍卒窺而色變。几齡詰之。蓋卒嘗送宮女赴隕。道拾墜珠。正與此相似。然已易酒韓媪家。几齡命往取視。兩珠如一。亟赴韓媪酒肆。與祖母及母相見。又遇葉清。悉父在蜀。易裝訪之。果與其父及獻夫相會。並出雙珠呈父。同入京師。一家完聚焉。此記本事。前半關目。與陶宗儀輟耕錄卷十二貞烈墓條。某卒妻郭氏事。甚相符合。當源於此。北斗七星事。係出於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奇僧一行條。然此改為袁天罡事。王楫妹慧娘。纈衣一



詩全本唐孟啟本事詩開元頃賜邊軍纈衣條其他關目純為虛構以助波瀾不必事實也曲品卷下列此記於中中品之首且曰王楙事真第後半妻子再生子回得第補出情節極苦串合最巧觀之慘然清梁廷枏曲話卷三亦稱通部細針密綫其穿穴照應處如天衣無縫具見巧思按鯨此記前部闕目於明清傳奇中實為罕觀之悲劇情蹟鋪述亦巧妙自然惟後部收

束時因作者力求針綫緻密之故反有陷於悖理之譏然其關目緊張處復又使人不能釋卷至梁廷枏所謂每人開口多用駢白頭面雷同且中有未盡合口吻者乃為美玉之玷按此記曲白雖屬駢綺一派然當不至以文害意如梅鼎祚之玉合記也近年梨園盛演者亦止第十一過淫持正第十三劍擊淫邪第十九賣兒繫珠第二十一真武靈應四齣而已

鸞鏡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有金鎖記已著錄此記清無名氏傳奇彙考未題撰人名氏惟以曲中有他們通是崑山腔板覺得冷靜之句謂為明季人所作按明呂天成曲品清高奕傳奇品均著錄憲祖撰且黃宗羲之葉公墓誌銘見南雷續文彙卷一亦言及之故題憲祖作當非謬也此記二卷二十七齣演溫庭筠魚玄機以詩倡和後成婚配事畧云

溫庭筠杜羔賈島三人友善羔嘗以鸞鏡一對聘趙氏女文姝為室然以貧窶未能成婚丞相令狐綯因友李億年老無嗣欲為納妻媒媼遂舉文姝以應乃強聘之趙不能拒文姝有義妹魚蕙蘭慨然代嫁事始諧蕙蘭頗行文姝即贈鸞鏡一枝以期後會迨蕙蘭至都而李億暴卒乃入咸宜觀為道士易名玄機時趙氏亦使羔入贅未幾杜溫賈三人並赴都應試令狐綯夙

聞庭筠才欲使為其子假手庭筠不應。絢怒是科三人遂皆落第。賈島痛嘗科舉憤絕功名遂遁入空門。杜羔因妻寄詩隱刺亦羞還鄉轉赴他方遊學。惟庭筠滯都聞玄機詩名嘗託鄰媼寄之以詩。玄機歎賞亦為賡酬並附鸞鏡一枝遣侍相贈。庭筠喜過望亟欲謀面侍女告以觀中規律森嚴男子莫能出入俟明春花朝日可於寶春坊相會。賈島自逃禪殊形恬適偶於路

上吟詩值韓愈車騎過未及走避為侍從牽去。愈知島詩名力勸還俗應試島始從之。後花朝日至太和公主召魚玄機賞牡丹庭筠始晤之於歸途轉瞬會試三人並皆及第。羔妻既得喜訊即上都迎夫庭筠亦以欲聘玄機事告羔夫婦並出示所贈鸞鏡。杜羔夫婦見鏡思昔揣意或即蕙蘭訪之果然。羔夫婦即為商婚事庭筠玄機遂結褵焉。按庭筠才思艷麗工於側詞與

李商隱並稱時號溫李然無檢幅薄於行每入舉場多為假手以是執政鄙之終身未能及第。此記所演庭筠事跡純出虛構。令狐絢絀其落第則係附會絢進菩薩蠻詞事見唐詩話。魚玄機本長安女子善文能詩行亦不檢補闕李億嘗納為妻及愛衰入咸宜觀為女道士確為事實。然後以笞殺女僮綠翘為京兆尹溫璋所戮雖識庭筠固未屬意亦無歸庭筠之事。此記以

鸞鏡分合為關目且溫魚綠此婚配蓋作者之意以庭筠有才識而淪落玄機有才色而飄零如是二人相偶庶幾無憾。杜羔妻寄外詩本唐詩紀事至羔為貞元進士而庭筠至大中時尚試有司二人相距數十年何得為友。賈島本浮屠未曾剃度且累舉不第至與韓愈事尚實蓋此記中人雖見史乘然其事跡類多臆造誠不足據也。曲品卷下列此記於上中品且曰杜羔



妻寄外二絕甚有致。曲中頗具憤激。唐時進士題名後。可以通關諸使。必作羔羊眠青樓之狀。而其妻醉眠何處之句。猜來有情耳。插合魚玄機事。亦具風情一斑。溫飛卿最陋。何多幸也。云云。按天成所謂曲中頗具憤激者。蓋以憲祖二十九歲時成舉人。迨至五十四歲始登進士。故乃借賈島以發廿餘年公車之苦耳。統觀此記。敷衍溫杜賈三人故事。以致關目分散。結構減色。惟以登場脚色尚不過多。故其布置甚為妥貼。且亦合律。不失佳作。今雖有槩本流傳於世。然梨園則久無搬演者矣。

金凡記傳奇二卷

清滿洲傅氏藏  
初鈔本

明姚茂良撰。茂良字靜山。武康人。明呂天成曲品卷上。清高奕傳奇品。黃文場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均著錄此記。云茂良撰。則為茂良之作無疑。或者因曲品有靜山。僅存一帙。惟觀雙忠之語。遂謂茂良作曲。止雙忠記一種。而不知曲品原文。引茂良曲實為金凡精忠雙忠三本。所謂僅存一帙者。乃天成萬曆著書時。曲品初稿成于萬曆壬寅所見僅此一帙。非謂茂良所著唯有雙忠記一帙也。此劇久無槩本流傳。鈔本凡二卷。三十齣。衍宋李宸妃事。畧云。李宸妃生仁宗時。劉后嫉其生子。欲害太子。潛使宮人殺之。內監陳琳救之出。至仁宗即位。此案始白。曲記真宗嘗於御苑以金凡打鶯。云拾得金凡者。則幸之。凡為宸妃拾得。召幸生仁宗。故名金凡記。按李宸妃故事。元時已有無名氏之金水橋陳琳抱妝盒雜

劇今有傳本。其劇畧採宋史。王銍默記諸書。緣飾妝點。與正史不甚相符。且陳琳寇承御二人名。皆為杜撰。茂良此記。即取抱妝盒雜劇為底本。而敷衍之。用事較元劇為核實。其第十五齣及第十六齣。演契丹南侵。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請幸金陵。惟寇準決計勸上幸澶洲。畢士安贊之。亦據宋史。增入點綴。至金凡之說。雖當時實無此事。然王建宮詞有云。眾裏遙拋金吉子。

就中收得便承恩。則亦有所本也。傳奇索考。稱此記與明紀太后事相類。或作者借宋事以寓意。然茂良此作出于成化間。按曲品見卷下。何能預知弘治時之紀太后事。時代先後乖誤如此。要為臆說。不足信也。曲品評此記入能品。且云內有佳處可觀。今按此記闕目曲文。雖不無襲元劇之處。然結構排場。頗縝密曲折。天成記此劇謂成化間曾傳入內廷。至於感動宮闈。其動人如

此。蓋非偶然矣。近世梨園。於第二十一齣妝盒。第二十三齣盤金。第二十四齣收養。第二十九齣拷問。偶見縈演。但以弋腔歌之耳。



鮫綃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順治庚寅鈔本

明沈鯨撰。鯨字涇川。平湖人。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題涇川撰。然又注謂或云非涇川之作。又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則題涇川作。以無旁證。姑定為鯨作焉。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聞明中葉間。蘇州上三班。相傳曰申鮫綃。范祝髮。按申謂大學士申時行家樂。則此劇乃嘉隆以前之作無疑。此記二卷。三十齣。梨園亦久無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演者。衍宋魏必簡。沈瓊英。遇合事。畧云。襄陽魏從道。官臨安府刺史。失權貴意。罷職還鄉。夫人早歿。有子必簡。同年沈必貴。臨安人。有女瓊英。兩家已訂姻盟。魏嘗遣子必簡。往臨安視親。以鮫綃帕為禮物。沈乃留居之。時富豪劉均玉。為子漢老乞婚。沈氏必貴却之。劉謀於訟師賈主文。乃出首魏從道失權怨望。遣子至沈。必貴家將謀刺秦檜。三人因以被逮。下大理寺獄。少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羅汝楫。鍛鍊成罪。議誅從道。而戌必貴必簡。從道後得周三畏力援。臨刑免死返家。必簡押戍淮州。其解差單慶。受劉均玉父子賄。使途中殺之。遇一相士。言必簡當貴。單慶若行陰謀。可得子。慶乃善至戍所。軍帥劉錡。愛必簡材勇。任為將。後因戰勝兀朮。超擢至經畧使。沈必貴時戍崖州。有張招討者。始而善遇之。繼而遣拒全兵。必貴以老病。驚懼而亡。其同年張驛丞。為養妻女。值元宵節。因地臨敵。禁張燈。而是日適為張之誕辰。置筵張燈。沈氏母女且以鮫綃稱祝。幕于燈上。張招討聞張燈事。率卒至。大閱。奪鮫綃去。驛丞招討。遂互控於經畧。必簡謝問。始知沈氏母女俱在。乃奏於朝。與瓊英配合。而誅劉均玉父子。以報怨焉。稽之史傳。羅汝楫阿附秦檜。本其黨羽。而周三畏實以議獄抗檜。棄官歸隱者。此雖偶然假名。邪正尚為不謬。其他關目。純

屬虛幻，羌無史據。此記頭緒紛繁，脈絡分明。曲品評其詞，謂長於鍊境，而列入中中品。且謂魏必簡事，似有之。情景亦苦切，卧草中而相士至，幸以解難，亦新云。蓋鯨之作，全尚本色，不事采飾，去琵琶拜月風範，猶未遠也。

桃符記二卷

滿洲傅氏藏康熙壬寅鈔本

明沈璟撰。璟字伯英，號寧庵，又號詞隱。吳江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兵部主事，改禮部轉員外，復改吏部，降行人司正，陞光祿寺丞。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詞曲。與同里顧道行並蓄聲伎，為香山洛社之遊，所著詞曲甚富。明呂天成曲品卷上嘗稱其嗟曲流之汎濫，表音韻以立防，痛詞法之萎靡，訂全譜以闢路。紅牙館內，謔套數者

百十章，屬玉堂中，演傳奇者十七種。運斤成風，樂府之匠石，游及餘地，詞壇之庖丁。此道賴以中興，吾黨甘為北面。王驥德曲律卷四亦稱其曲學法律甚精，汎濫極博，斤斤返古，力障狂瀾，中興之功，良不可沒。蓋詞林之哲匠，後學之師模也。沈德符野獲編卷二十五亦有沈寧庵吏部後起獨恪守詞家三尺，如庾青真文桓歡寒山先天諸韻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



可稱度曲申韓云。具見諸家於璟推許之深也。然璟嘗曰。寧律協而詞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叶。是曲中之工巧。湯顯祖聞之曰。彼惡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噪云。世謂玉茗近狂。詞隱近狷。自是持平之論。此記云。二卷凡二十七齣。演劉天義裝青鸞事。畧云。洛陽劉天義。遊學汴京。寄寓黃公店。以資斧罄。鬻書春帖子度日。嘗書長命富貴。宜入新年桃符。店

家取釘門首。有裴青鸞者。父裴公。母曾氏。亦洛陽人。因歲歉。投汴京故人。未遇裴公。旋以疾歿。樞密傳忠。買青鸞為妾。妻雲氏妬甚。命堂候官王慶。挈出殺之。軍牢賈順妻鄭氏。嘗與慶通。王慶欲使順殺青鸞。鄭氏遂為慶畫策。以己意商之順。縱青鸞母女。取其釵飾。而誑慶言已殺彼。更使慶詰其情狀。而鄭氏為證。言實未殺。而縱之。慶即逼順作休書。以娶鄭氏焉。賈順知妻與

慶之詭計。欲控於開封尹。慶懼而殺之。投屍後園枯井。順有子。幼即啞。雖痛父遇苦不能言。劉天義訪友。途遇未返。宿友家。青鸞母女。倉卒遁走。於昏暗中相失。青鸞獨至黃公店求寄。店傭乃舍於天義之室。夜半。持斧逼殺不從。鸞恃死。店傭遂取門首長命富貴桃符版一片。插其鬢上。鎮壓之。埋後園中。後天義歸。張燈夜讀。青鸞魂見。詭稱鄰女進謁。天義當贈以後庭花詞。

青鸞和之。是夕鸞母遁投店中。聞女唱和聲。排闥入。女倏不見。鸞母乃謂天義匿女。訴之開封府。傳忠時索青鸞母女不得。以問王慶。慶言發與賈順。順又潛逃。忠怒。亦訴於開封府。府尹包拯。同日接二狀。復有鬼魂訴冤。深疑其事。極譴天義。闕所倡和詞。知青鸞已死。即命張千。隨天義至寓所。俟其來。索取信物。青鸞果至。乃以鬢邊碧桃花贈之。翌日。花則變為桃符一片。拯遂

令張千跡失桃符者。至黃公店見存其半。因捕店傭鞠之具得其情。張千復至賈順家。闌無一人。見枯井去石版。掘得一麻布袋。內盛男屍。有啞兒隨之泣。並挈入府訊之。作手勢而不能言。復鞠王慶。啞兒忽聲言。殺吾父者即此人也。時鄆氏亦逮至。遂並辭服。極俱置之於法。又以神丹活青鸞。忠以為女。而天義以薦授官。復與青鸞配為夫婦焉。按元鄭廷玉有包待制智勘後庭花雜劇一本。傳本與此記關目頗相符合。惟雜劇中王翠鸞係朝廷所賜。此記作裴氏青鸞為忠所買。翠鸞死。建造瑩墓。此作青鸞復生。為天義之室。此為二本不同處。至於脚色。雜劇之廉訪使趙忠。此記作傅忠。忠妻張氏作雲氏。祇候人李順作賈順。順妻張氏作鄆氏。亦皆更易。蓋璟取材後庭花雜劇敷演而成者。曲品又云。舊亦有南戲而今不存之語。豈璟又本之於南

戲子。清焦循劇說卷五。嘗稱此記云。排場賓白。用意遶轉。作達矣。然天成則謂宛有情致。時所盛傳。故入具品。今觀此記。詞采意境。或傷庸率。然結構謹密。脈絡清晰。既供場上之鑒演。且嚴守曲律。不失矩度。亦足為製曲之圭臬。此記原本未見梨園亦久無搬行者矣。



宵光劍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  
藏清鈔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字陽初，號善竹，又號三家村老，常熟人。大司空棧之孫。博學能文，雅擅詞曲。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著錄此劇，謂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按清王應奎柳塘隨筆卷一載，復祚尤工詞曲，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焦循劇說卷四亦嘗引之。其後各家書錄，乃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採此說，題為徐作。然應奎所著錄復祚六本中之祝髮記，係張鳳翼所製，而非徐作。此鈔本二卷，三十齣。衍漢衛青幼寤，後以征匈奴有功，晉封長平侯，並尚長平公主事。至宵光劍之題，則以劍上刻衛青名，鄭質以此殺人遺禍於青，故名之。劇中本事，類多取材漢書武帝紀、公主列傳、衛青傳。然亦有非史傳所載者，如傳奇彙考謂史云民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未嘗欲殺青

也。劇云鄭質令翻水牛殺青於甘泉居室，

誤殺衛明。青因被擒問罪，鐵勒奴求救于公孫敖，敖令往求平陽主，向主家掃雪。主婢傾城勸主力救，會子夫有姓，而武帝幸主家，遂得請赦。青因獲釋，于關目有情，却非事實。作此波折，聊使氣勢激盪耳。谷蠡休屠，亦非青事。李廣、公孫弘、竇嬰、韓安國，皆不過點綴生情。青娶傾城，與前埋伏蓋相呼應耳。復祚此記，協律修辭，並臻美善。所憾者登場脚色未免過多，以致關目微覺紊亂。所幸脈絡貫通，尚不失為佳作。全記未見藥本，僅第六相面、第十四掃殿、第十八救青、第二十六功宴四齣，近年梨園尚演之。尤以功宴一齣，排場謹嚴，音容雄渾，膾炙人口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全鎖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鈔本

明葉憲祖撰。憲祖字美度，一字相攸，號桐柏，別號六桐，又號樹園居士，亦號紫金道人。餘姚人。嘉靖四十五年生。萬曆甲午舉人。己未進士。崇禎三年補刑部主事。改廣西按察使。崇禎十四年八月六日卒於鄉。年七十六。此記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為憲祖作。然清高奕傳奇品則題清人袁于令撰。又焦循劇說卷三引曠園偶錄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于令生平得意在全鎖，而今人盛行西樓之語，此說未可遽信。按憲祖為黃宗義外弟，宗義南雷續文素卷一有葉公改葬墓誌銘曰：生平至處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黛魚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澹本色，銜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吳石渠袁令昭皆詞家巨手，令昭則樹園弟子也。花晨月夕，微歌按拍，即令伶人習之，刻日呈技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云。清無名氏傳奇索考稱：或云桐柏初稿袁于令又改定之，則斯記殆為憲祖初稿。于令又改定者耳。此本二卷，三十四齣。行實天章女瑞雲，一名為奸人張驢兒誣陷，蒙冤得雪，終與其夫蔡昌宗團圓事。斯劇以蔡昌宗項懸全鎖，乳名鎖兒，故以命題。關目畧本元關漢卿之撼天動地竇娥冤雜劇。今有傳本惟此記作竇娥未死，終得團圓，乃二本絕異處。餘如蔡昌宗一名為元曲所無，其母魯氏，姓亦增出者。張老改為張母。其第七齣至第十齣，所演昌宗覆舟入龍宮，與龍君三女少娥成婚，以完三年夙緣事，蓋作者緣此時昌宗安置無處，故作此波折耳。第十五齣十六齣，謂蔡母以昌宗全鎖予竇娥，娥拜禱祠堂，因墜於地，為張驢兒拾去，遂與竇虛醫購砒霜，復竟以此全鎖為證，所增關目，亦為元曲所無。第三十三齣，作張驢兒越獄，雷殛之斃，與元



曲雖異然亦足彰報應也。曲品卷下列憲祖此記於上中品。且曰元有寶娥冤劇最苦。美度故向此中寫出。然不樂觀之矣。按關漢卿之寶娥冤劇中雖有惡人交陷其間。然其赴湯蹈火。仍出本人之意。屏絕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關目。實亘古之大悲劇。憲祖此作。關目排場。雖較元劇曲折。綫索清激。然其為父女夫妻團圓。固可使觀者無憾。終覺畫蛇。致落窠臼。此記第

十三齣思飯。十七齣羊肚。二十一齣探監。二十四齣斬娥。近年梨園盛演之。

橘浦記傳奇二卷

日本宮內省圖書寮藏萬曆丙辰刻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字玄祐。吳縣人。此記向未見各家著錄。止日本新見雅宴御文庫唐版書籍考及松澤老泉彙刻書目外集著錄之傳奇四十種內收此曲。此萬曆本。不署撰人姓名。卷首題句吳梅花墅編。按清高奕傳奇品卷上古人傳奇總目。有水滸記一本。亦曰梅花墅作。傳奇彙考亦有許自昌所著有梅花墅傳奇數種。而惟水

滸記最行於時之語。又陳眉公集卷二十二有梅花墅記一文。中云梅花墅吾友秘書許玄祐所居。為唐人陸龜蒙甫里。據此觀之。梅花墅實自昌別墅名。而此記亦當為自昌之作無疑也。此記二卷。三十二齣。衍柳毅傳書事。蓋源於唐李朝威柳毅傳小說。按南宋已有柳毅大聖樂雜劇。元尚仲賢亦有洞庭湖柳毅傳書雜劇。本事雖涉怪異。然頗詭艷。實為戲曲絕妙題材。自

昌此作。關目排場。稍嫌散漫。抒寫情感。未能盡致。曲文賓白。雖整潔典雅。然流於駢綺一派。徒重修飾。以致氣格靡弱。聲情減色。至於曲律。尚稱協合。不失佳作。明清戲曲選集。未採選此記。梨園中亦不聞有鑒演者。蓋此劇之使久矣。

水滸記傳奇二卷 明汲古閣刻本

明許自昌撰。自昌有橘浦記。已著錄。明呂天成曲品不載此本。但清高奕傳奇品。黃文暘曲海目。無名氏傳奇彙考。均題自昌撰。蓋曲為萬曆庚戌以後之作。故曲品作者未見。不及著錄。此記二卷。三十二齣。衍宋梁山泊宋江晁蓋事。畧本羅貫中水滸傳第十三回赤髮鬼醉卧靈官殿。晁天王認義東溪村。至第二十一回閻婆大鬧鄆

城縣。朱仝義釋宋公明諸回。宋晁二人事蹟。惟第三邂逅。第十二目成。第十八漁色。第二十一野合。第二十九計逐。第三十一冥感等齣。所衍張文遠借茶。閻婆惜活捉宋江妻孟氏事。皆為本傳所無。脫空結撰者。按自昌此記。本重在諧宋江閻婆惜事。惟於晁蓋事敷設過多。遂致賓主未分。主腦全失。至演宋江事。止於江州劫法場小聚會。便作收場。非若世人諧水滸劇之必



終於招安者。實案曰。而高一籌也。自昌喜用駢綺筆。如第九慕義齣。僕僮定場白。叙述梁山泊形勝。長千餘言。妃黃儷白。儷若一賦。出自僕僮口中。實為不倫。第三十一冥感齣。閻婆惜歌梁州序曲。僅花不醉下。泉人一語。允為妙文。餘則以堆砌為能事。句用一典。辭意晦澀。深無足取。且所押韻。真文庾亭。模糊不辨。又同齣張文達所歌漁燈兒曲。雖止五句。而用柳下惠。蘧伯玉。

李衛公。上元夫人諸典。以副淨色所飾書吏。竟能歌此典麗華瞻之曲。亦殊不稱。水滸傳中之閻婆惜。暨潘金蓮。並為戲曲艷冶絕妙之關目。故自昌此作。與沈璟之義俠記。盛行歌場。良非偶然。近年梨園嘗演者。有第三齣邂逅。第五齣發難。第十八齣漁色。第二十一齣野合。第二十三齣閨晤。第三十一齣冥感等。其中尤以發難一齣。演劉唐醉酒事。最為精悍無儔也。

望湖亭傳奇二卷 明刻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字長康。一字伯明。號鞠通生。吳江人。沈璟侄。生於隆萬間。按清張貴勝遺愁集卷一。畧謂己亥京口被海氛之禍。袁穉庵適歸省親。道經吳江。因遇訪老友沈長康曰。我二人齒暮。相去迢遞。恐無再見之期矣。云。己亥順治十六年。所云海氛。當指鄭成功之亂。則自晉於斯時尚存也。清高奕傳奇品。焦循劇說。黃文暘曲

海目。並誤題為沈璟作。世人未辨。仍多從之。按遺愁集卷一。袁穉庵條。又曰。自晉工詞曲。翠屏山。望湖亭。耆英會。皆其所製云。清無名氏傳奇彙考。亦題自晉撰。又自晉重訂之廣緝詞隱先生增定南九宮譜卷末。附載其弟自友之鞠通生小傳。文中更有翠屏山望湖亭二劇久行世之語。且此明槧本。卷首亦題曰吳郡鞠通生筆。俱足徵望湖亭一本。實為自晉之作無疑。此本

二卷三十六齣。衍明錢萬選顏秀事。畧云。吳江顏秀。聞洞庭西山高翁女美。遣媒請婚。高則必欲覲面。而秀貌寢乃飾其表弟錢萬選以往。及娶。而高必欲親迎。秀復凜萬選往。高乃大會賓客。酒半而狂風起。高翁恐誤吉期。請權就其家成禮。萬選堅辭之。翌日大風雪。衆賓皆愿。萬選不得已乃從焉。私語秀僕曰。吾成汝主人之事。明神在上。誓不相負。僕未之信。禮畢送還。秀俟

萬選登岸。奮拳捶之。高翁詢得其實。訟之有司。萬選訴三官同卧。未嘗解衣。官令媼驗女。固處子也。秀大悔。願婚。高翁不可。官乃斷歸萬選。而責媒焉。按明馮夢龍情史卷二吳江錢生條。及醒世恒言卷七錢秀才錯占鳳凰傳話本。均記此事。蓋萬歷間實事。作者得之鄉里傳聞者。自晉此作。結構整鍊。針綫細密。且往往以諸神佑護事。點綴其間。以示運命之神秘。至於詞章。純

重本色白描。絕無綺靡過質之弊。曲白映照。生趣盎然。洵稱當行之作。沈自友鞠通生傳云。海內詞家。旗鼓相當。樹幟而角者。莫若吾家詞隱先生與臨川湯若士先生。水火既分。相爭幾於怒詈。生蟬緩其間。錦囊彩筆。隨詞隱為東山之遊。雖宗尚家風。著詞斤斤尺燭。而不廢繩簡。兼妙神情。甘苦匠心。朱碧應度。詞珠宛如露合。文冶妙於丹融。兩先生亦無間言矣。蓋自晉固私淑臨川詞隱兩家者。近年僅有第十照鏡一齣。梨園尚演之。然其江兒水川撥棹二曲。則為伶工所增。非原本也。



釵釧記傳奇二卷

滿洲傳氏藏康熙間鈔本

明月榭主人撰。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謂係明時舊本，不知誰作。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著錄此記，題月榭主人撰。其後諸家書錄多從之。然月榭主人之姓字里居官職，遍檢叢籍終無所得。按呂天成生於隆慶萬厯間，曲品初稿成於萬厯壬寅，由此觀之，則月榭主人當為萬厯以前人耳。日本舶載書目曾收此記，題曰史碧桃釵釧記，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為明槩，但今國內絕未之見。豈日本尚存之耶？此記二卷，凡三十齣，演宋皇甫吟事。畧云：皇甫吟家貧善文，其父嘗與史直議姻，直嫌吟窈窕，欲以其女碧桃改字魏國相。碧桃知父意，私遣婢芸香約吟來園贈物，使即行聘。芸香至吟家，未值，以情告吟母。吟歸始知，與友韓時忠講書，漏言其事。時忠怵以利害，阻吟勿往。昏夜偽作吟赴約，碧桃芸香本未識吟，遂以釵釧等物贈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時忠更欲求懽，碧桃拒之乃去。時忠亦悔，不敢為吟言。及魏議婚漸迫，而碧桃待吟信不得，復遣芸香往趣之。吟母疑其詭計，圖害，怒相詬詈。芸香忿歸，告于碧桃。碧桃念為吟所誑，又不敢為父言，義則不可他適，乃題詩壁上，自投于河。時張所奉命巡視陵園，道經瓜州，碧桃附木浮至江口，拯問所由，愍其節烈，撫以為女。史直覓女不得，拷問芸香，乃控吟于州，以芸香為證。州守入吟罪，然釵釧無著。學士李若水恤刑江淮，吟母訴冤。若水則以釵釧不得為疑，詳詢隱情。吟乃稱史直設謀，令婢誘己，賴講書時洩於時忠，指明利害，始獲倖免。若水知必係時忠詭幻，託名觀風，邀時忠入幕，令人至其家，給取釵釧，更令芸香出證，識其面貌，事乃大白。致時忠於法。吟亦釋出，釵釧還之。史直憫其母子蒙冤，接其同居。吟亦感碧桃之貞，義不婚娶。後入京應

試出若水門下。同榜謁見若水獨留吟會。張所回京過若水見吟而問之。若水為言吟蒙冤事所知即其女夫乃託有女將嫁欲取其釵釧作式吟遂假之所持歸示女女大慟所即言吟已誓不別娶所屬若水為媒向吟備述顛末而吟亦已迎母及史直來京遂成婚配事所及直皆為妻父也。此劇本事傳聞異詞清焦循劇說卷四謂本於明王兆雲湖海搜奇為御史許進斷

問自珍柳橋英事乃釵釧記以問為皇甫以劉江劉海為韓以許御史為李若水轉令本事姓氏不彰每為之憾云云。無名氏傳奇彙考亦引明人許公異政錄以為問柳事。然明馮夢龍古今小說及喻世明言卷二清抱甕老人今古奇觀卷二十四所載陳御史巧勘金釵話本述御史陳廉斷魯學曾顧阿秀事與此亦頗相類。又明無名氏龍圖公案卷二鎖匙卷九惜衣二

則事亦相似惟此說部剽襲各書故未足據。或據宋王偁東都事畧及樂善錄謂係宋同州觀察錢若水平反冤獄事雖宋史本傳未載而續通志名臣言行錄等均采入之傳奇因之遂構為一段婚姻佳話。總之錢若水宋雍熙間人許進明正德間人陳廉明成化間人人均實有其人或見正史或載雜書而此記作者將數事串合更易名氏譜成戲曲不過假託未必實有皇甫其人也。月榭主人此作曲品卷下評之為下品之中且曰詞簡而明觀此本為密事告友之戒全劇闕目異常謹嚴詞曲質白並重本色歌場鬻弄最為動人故此記之第七齣相約第九齣講書第十齣落園第十二齣相罵第十五齣投江第二十三齣後審近年梨園尚盛演之。



滿洲傅氏藏  
乾隆戊午鈔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詞賓白及套數體式觀之。均可知為洪武以前人之作。此本二卷。二十五齣。衍漢蘇武使匈奴。被留十九年。餘傳遺胡妻。全本史漢。微有異同。其第十几齣遣妓。第二十一齣義劍。衛律令妓勸武妓見武忠節。借劍自刎。為添出情節。第十六齣牧羊。黃石公二仙點化。及野熊引入洞中。亦為增飾。第十三齣發師。第十五齣敗績。謂李陵霍光出兵。陵與管敢被執。陵遂降奴。按敢為陵部卒。據陵降匈奴。

告以陵軍無援匈奴遂急圍陵至霍光未

嘗與陵並將率及霍光實與史實不合。第十八齣望鄉本陵傳置酒悲歌事。第十齣燒香及第二十五齣重圓皆著色點綴。第二十齣告雁乃元奸經事非實。此記以蘇李相逢同登望鄉臺之望鄉齣及孤忠不屈拒降匈奴。歷盡艱辛之牧羊齣情文俱極悲壯。雖無稗本傳世。然此二齣至今梨園盛演不替。蓋有因也。曲品曾列之妙品。

次於荆釵記、且曰、此詞亦古質可喜、令人  
想念子卿之節、梨園演之最可玩云云、其  
重此曲、亦可知矣。

精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義俠記傳奇二卷

北平圖書館藏  
明文開刻本

明沈璟撰。璟有桃符記已著錄。此記二卷。三十六齣。衍宋梁山泊武松事。劇中以武松尚義任俠故名。按所演武松景陽打虎。陽穀遇兄殺西門慶。伏蔣門神。十字坡認義。飛雲浦復仇。諸關目。則全本羅貫中水滸傳。自第二十二回橫海郡柴進留賓。景陽崗武松打虎。迄第三十回張都監血濺鴛鴦樓。武行者夜走蜈蚣嶺諸回。敷衍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成。其同黨如柴進、孔亮、張青、孫二娘、施恩、魯智深等。旁觀則陽穀令、土兵、蔣門神、張都監等。亦皆據水滸傳點染插入者。至武松妻賈氏及葉子盈。均為作者臆造耳。明呂天成曲品卷下。謂此記云。激烈悲壯。具英雄氣色。但武松有妻似贅。葉子盈添出無緊要云。今觀此記。叙武松與兄友愛。不幸處變如西門慶之奸黠。潘金蓮之淫宕。王婆之刁詭。武大之懦弱。雖弗及原傳描

摹之細膩。然態各人殊。亦尚曲盡其致。至

為兄復讐。殺殺三人。洩怨愈足。形其義俠之慨。曲文賓白。並重本色。於律頗稱協合。故天成列之上上品。洵為的論。曲品卷下。謂此記初成時。璟嘗貽書天成云。此非盛世事。秘勿傳。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吳下競演之矣。據此。則知此曲。璟本不欲傳世。然竟較他作為盛行。豈亦有數歟。半野商君。即隆萬間會稽人商氏之半野堂。嘗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有瑩篋記傳奇。按清無名氏傳奇彙考。載此記一序云。詞隱先生表章詞學。直剖千古之迷。紅牙館所著傳奇。雜曲。凡十數帙。予從先生乞得稿本。而義俠則已梓行矣。先生亟止勿傳。而世聞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見之。且武松一荏苒之雄耳。而閭里少年。靡不侈談膾炙。今度曲登場。使奸夫淫婦。強徒暴吏。種種之情形。意態。宛然畢陳。以之風世。豈不溥哉。云。惜未題序者姓氏。



恐即商氏刻本之原序也。此記之第四除  
兇、第八叱邪、第十委囑、第十二萌奸、第十  
四巧遠、第十六中傷、第十七悼亡、第十八  
雪恨八齣、梨園近年盛演之。曲白多有增  
刪，已非原本矣。

別本錄兇、第八叱邪、第十委囑、第十二萌奸、第十四巧遠、第十六中傷、第十七悼亡、第十八雪恨八齣、梨園近年盛演之。曲白多有增刪，已非原本矣。

按此鈔本錄兇、第八叱邪、第十委囑、第十二萌奸、第十四巧遠、第十六中傷、第十七悼亡、第十八雪恨八齣、梨園近年盛演之。曲白多有增刪，已非原本矣。

解元以下至元道山凡四十五人。標題德目曰前輩名公樂章傳

於世者。刊本則自董解元至張洪範三十一人。目為前輩已死

名公。自郭新庵至王佐學十人。目為方今名公。凡四十一人

分作二類。與此本異。又考其人名。此本類刊本多張雲莊、吳

殷周、趙伯寧、王元鼎、劉士常、虞伯生、元道山七人。而少陳國

賓、王佐學。二人刊本所錄。如劉時中、馬昂夫皆非元末之人。

目為方今名公。亦不可曉。疑此本近稱前輩名公者是矣。此本

上卷第二篇錄閩漢卿至仁字李二凡五十六人。目曰前輩才人。

所錄與刊本皆同。唯後次第間有出入。又此本下卷自宮大用

至李邦傑五十一人為德錄。其前有序云。方今才人相知者為

之作傳。以凌波曲吊之。刊本則下卷分立四目。自宮大用至周

文質十九人。目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按前序與鈔本同。唯方

自胡正月至張以仁十一人。目為已死才人不相知者。自黃子久至

張鳴善二十一人。目為方今才人相知者。自高可通至高安道

四人。目為方今才人相知者。不相知者。凡四類。其人名較鈔本

多。胡正月至李顯卿。孫子羽、張鳴善四人。又刊本分錄諸人尚

有後序。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相知者十九人及已死才人不  
知者十一人後有序。右可錄。若讀書萬卷作三場文占奪  
科者。世不乏人。而以文章為戲玩者。誠絕無而僅有。此哀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云云。方今才人相知者二十一人後序。右當  
今名公才子才詞。製作不相上下。且健乎前輩者。半為地下  
修文郎矣。云云。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後序。已上有  
聞者止如此云云。凡後序三首。以本書體例推之。上卷所錄  
為前輩。下卷所錄為並時之人。然其中關係不同。故以四類  
別之。其後序第一首。所讚為已亡之人。包相知及不相知二類。  
其相知者有諱詞。不相知者無之。按此所謂不相知。包不識其人。而其後  
附者言之。如李商隱對宣子。皆用  
如類中是也。其後序第二首。所讚有存者。如傅秦簡夫云。近歲  
來杭。曹明善云。今在都下。有已亡者。如屈子。教云。以學官除路  
教卒。像或存或亡。故曰健乎前輩。半為地。修文郎也。至同時  
聞名而不相知者。則別錄於後。其體例可測者如此。今此抄本  
下卷於諸人不加分別。但未有標注一行。已上諸公。紳大夫  
高賢逸士。為儒儒。括一篇。其刊本之後序三首。則僅存第  
一首。在此標注之後。為下卷諸人總讚。其刊本大異。豈刊本  
所錄為錄。則成張勳稿本。而此抄本所錄乃明人改定之。

本。其時諸人皆已亡。故只存此一序。不加區別。至諸家小  
傳及所錄曲目。互有詳畧。大抵小傳文字。此本較刊本為簡。  
而曲目入此出彼。其例甚多。以二本互補。於元曲目錄之學。極  
有裨益。其小傳文字之勝。如王實甫名德信。東文作德名信。後  
字誤置名字之上汪澤民名德潤。李行甫名潛夫。以上  
上卷曹明善名德。屈子敬名  
恭之。蕭德祥名天瑞。以上  
下卷皆刊本所無。至續編七十一人。如  
羅貫中。谷子敬。鄭仲淵。湯舜民。楊景賢。賈仲名。等皆名  
家巨手。世人於其始末。不盡詳悉。其行迹及所撰戲曲  
全目。亦賴此本知之。所附失姓名傳奇七十八本中。如勸頭中  
元曲選作孫仲章撰。冤家債主。按作者  
附註元曲選作鄭廷玉撰。生  
金閣。元曲選作武漢目撰。留鞋記。元曲選作曹瑞卿撰。相  
國寺。元曲選作張國賓撰。綴以諸本錄鬼簿及太和正音  
譜。諸人名下皆無其本。則元曲選所書未必可據。又如桃花女  
刊本錄鬼簿作王蟬撰。盜骨殖刊本錄鬼簿作朱凱撰。殺狗  
勸夫刊本錄鬼簿作蕭德祥撰。此本下卷諸人名下皆不附所  
撰曲。而在續編者。所附失姓名傳奇目中。且續編者本不  
知其撰人。亦未參考他本錄鬼簿。因據此一本附書之。今刊  
本錄王蟬曲三本。朱凱曲二本。蕭德祥曲五本。甚為詳略。必



非妄書也。錄鬼簿今通行曾集棟亭十種本，尚非善本。此本傳寫補綴，俱出明人之手。其所錄本書足以校正異同，續編附錄皆他本所無，尤足以補舊同之缺。且書中每一曲多注其正名題目，凡不存之本，賴此注尚可稍知其故事。是此本之善，斷非諸本錄鬼簿所及。近時人以此本卷首載永樂二十年賈仲明書錄鬼簿後一文，遂謂續編即仲明所為。然考其文則仲明但於上卷問漢卿五十六人下卷王思順等三十三人鍾嗣成未作中詞者為補其詞，無續編錄鬼簿之事。且續編有賈仲明傳在陳子

等十一人之前，玩其詞意似不出仲明之手。疑作續編者另是一人，似不可遽以仲明當之也。

竹葉舟一卷 元曲選本

元元康撰。康字子安，杭州人。鍾嗣成錄鬼簿下稱康明性理，善講解，能詞章，通音律。因王伯成有李太白敗夜部，乃編杜子美遊曲江一下筆即新奇，蓋天資卓異，人不可及云。所著曲有杜甫遊春及竹葉舟二本。杜甫遊春已佚。竹葉舟亦僅存元曲選本，其劇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演陳季卿成道事。畧稱季卿餘杭人，以應舉不第，困於風塵，旅京久不能還家，共終南山青龍寺惠安長老同里有舊，往訪之，因留寺習業。一日導遊

寺外，生望見東南方隱隱有水路，以問惠安，云是漢陂。通漢江，還家當經此。生感慨動鄉思，因索羊硯裝滿，夜苦題于壁。詞中有白云：家山遠如何歸去，都付夢中遊。俄有黃冠來寺中，暗對之次，勸生出家學道。生以求官辭，而道人請不已。生厭苦之，負手廟壁，上華夷圖，其道人即就圖上題詩，其結句云：雖無歸去路，神往不為難。此生詞相應，生乃以情告。道人即取一竹葉黏壁上，頃刻化為舟。恍憶登舟久之迷路，其道人復現於前，仍勸之出家。生以家有父母妻子拒之，復前行至截頭渡。

一漁翁渡之。即至家。謂父母。自言向求名未遂。今暫略即  
行。將再出應舉。並以詩別內云。月斜寒露白。此夕最難  
禁。離歌嘶象管。別思斷瑤琴。酒至連愁飲。詩成和淚  
吟。明夜懷人夢。空床向半衾。復乘原舟去。已而風雨  
大作。舟覆。墜水。數醒。則身在寺中。知所遇道士非常。急  
出寺追及之。因仙去。其道士乃呂洞賓。示現云。按太平廣  
記七十四引。纂異記。載陳季卿事。與別同。即康所本。唯  
纂異記載季卿所遇乃終南山翁。刻以呂翁實之。記稱  
季卿乘舟自渭及河。沿路登陸。屢有題詠。及返翁猶在

旁疑為夢境。翁笑曰。後六日方自知。後二月。妻自江南來  
訪之。並述其所為詩。始知非夢。其藻飾變幻。文采蔚  
然。刻於此等皆不取。其第一折惠安白云。由漢陂入漢江。  
即故鄉歸路。按唐時江南特運。本渡江入淮。泛河洛以  
抵閬中。纂異記所記行程不悞。不知刻何以改之。又季卿  
別內詩。本為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飲。詩成  
和淚吟。離歌樓鳳管。別鶴怨瑤琴。明夜相思處。秋風吹  
半衾。此所改亦不悞。考天一閣本錄鬼傳下錄范康竹  
葉。每題曰正名。本為呂洞賓顯化。按原脫化字。今  
據元曲通補。滄浪夢。陳

季卿悟道竹葉舟。此本起句不改。收句作陳季卿悞  
上竹葉舟。亦無意義。疑此等皆臆想。循刊書時所  
改也。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分上下二卷。自第一齣家門至第十四齣為上卷。自第十五齣至第二十七齣為下卷。卷末有字一行云：康熙花甲蒲月古寅陳益儒錄於江全德堂。時年已七十有三云云。蓋老伶工手抄之本也。其曲演朱買目事。畧據史傳敷衍。稱買目妻曰崔娘。共事樵採。買目一日夢一老嫗携一少女。旁有仕人語買目云：他日富貴。當續此姻緣。醒而自幸。因之鉄慶菴求籤卜之。有王嫗者。大將軍寶嬰子太常卿寶富之妻。方寡居。倚富子越。

其女名娟。未字人。夢其婿乃一衣衫楚楚白面微鬚之人。異之。母亦指其庵求籤。猝遇買目。與夢中所見合。私識之。其鐵慶庵尼某與張本匠名西樵者有染。一日尼至買目家。抄化買目毆辱之大恨。與張本匠謀所以報之。買目入山樵采。至買目家。啖崔氏改適。云有張百萬者。其偶當為撮合。崔氏為所惑。允之。遂與買目話。許通其寫休書。竟改適張氏。其人即張本匠也。買目頗喪無聊。同行至寶富門首。娘子簾內見買目有異色。叩其故。贈以金。屬往長安應舉。買目至都。時張為五任。

買目明春秋離騷。上台試稱旨。即拜會稽太守。初崔氏改適後。見門戶蕭條。知被騙。而張本匠迎娶日。傷足。婦雖入室。未通款好。至是聞買目蒞郡。迎呼夫。買目試使收潑水以拒之。婦慙。投水而死。時東甌甬東有倭夷之擾。買目奉旨討平之。其張本匠復與尼合。為倭引路。獲得並殺之。寶娘為女求婚。買目德之。饒金。因結婚媾。所演大致不悖于史書。與明初王鼎目漁樵記以圓圓信者異。而詞目穿挿。甚為拙鄙。其記買目將兵定亂。忽稱東越。忽稱佳音。亦未免過于疏率。清康熙刻說六稱張南垣精于墨石。吳梅村起用。士仲錢之。演烟柯山傳奇。至張石匠。伶人以南垣在座。改為李木匠。梅村以扇敲几曰：有竅。及演至買目妻認夫。唱切莫題起米字。南垣亦以扇敲几曰：無竅。梅村失色云云。此本作張木匠。不作張石匠。蓋猶是改本也。按朱買目事通俗易曉。烟柯山劇。至今劇場猶扮演之。唯久無完本。選本如醉怡情卷二。假白素初集第三卷。二集第三卷。五集第四卷。十二集第二卷。亦摘錄寄佳桐馬及潑水等零齣。此為康熙間抄本。猶為完快。亦不可多得云。

抱柱金一卷 八四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題目正名為李美人御園拾彈丸。金水橋陳琳抱柱金。全割四折。第一折第二折前均有楔子。演宋李宸妃事。畧稱宋真宗無子。以三月望日於御苑。彈金彈丸一枚。令嬪妃尋覓。得者即幸之。李美人拾得。得幸有孕。放生太子。劉后嫉之。命內監寇承御詐宣上命。取太子。即害之。棄之金水橋河下。承御奉命行事。見太子身上有祥光。不敢害。適穿宮內使陳琳至。即昇之。琳即置之柱金內。送楚王養之。及長。謂之十二世子。后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世子貌似太子。疑承御。命陳琳拷問之。承御不勝刑。因撞階而死。已而真宗駕崩。楚王第十世子嗣位。是為仁宗。仁宗素知柱金之事。向陳琳得其實。乃奉李美人為他聖皇太后。其劉后事姑置不問云。按宋史后妃傳。李宸妃生仁宗。章獻據為己子。視甚至。仁宗立。年幼。太后垂簾。終太后之世。仁宗不知為李宸妃子。太后歿。荆王元儼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生。妃死於非命。帝痛之。及改葬。宸妃見殯。歛隆厚。而如生。始嘆人言不可信。章獻之族賴以保全。劉后謀害太子不遂。為楚王收養。

按楚王德芳太祖第四子非八大王乃齊東野人之言。又據宋史章獻傳。真宗

久疾。事決於后。入內都知周懷政。謀廢后。請太子監國。事洩。誅懷政。準衛州司馬。當時內監大目雖有。同謀擁立太子而被誅者。而劉后述陳琳寇承御事。皆以意捏合。全無其事。且仁宗親政時。章獻及李宸妃皆前卒。此謂二人見在。亦屬乖謬。曲海提要卷四抱柱金條云。演宋真宗劉后事。與正史不合。其情節大類明弘治事。卷三十九金丸記條。謂元人抱柱金割亦演此事。然無撰者姓名。恐是明弘治後所作。嫁名于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元人者。按明憲宗妃紀氏生孝宗。懼萬貴妃之妬。不敢聞於上。憲宗廢后吳氏居西內。往來哺養之久。太監張敏來。向白於上。立為太子。萬貴妃泣謂羣小。始我。紀妃暴薨。張敏亦吞金死。孝宗即位。尊紀氏為太后。求太后之族。終不能得。當時目條撰哀冊有云。親漢家堯母之門。增宋氏仁宗之痛。帝燕閒讀之。輒為流涕。是孝宗所遭。與宋仁宗相類。撰詞者記之。宋事理所應有。然寧獻太和正音譜所錄古今無名傳奇。目已有抱柱金。則抱柱金自當為元末及明初人



何能預知化治之事、提委所疑、由毫無所據、至今  
據正音譜目為元人作、庶幾無大疵謬焉、

盆兒鬼一卷 元曲選本

筆所前

不着撰人名氏、其劇四折、有楔子、天一閣抄本所附失名  
氏傳奇有此劇、注題目正名曰、張傲骨訴哀哀怨怨瓦  
口神、色待判斷丁丁當盆兒鬼、此本改明、明啞啞喬橋  
確、玎玎瑯瑯盆兒鬼、畧稱汴梁人楊國用、為小販於  
近郊、晚宿汴梁附近破瓦村瓦罐店趙家、店夫婦利  
其財、殺而焚其屍、搗骨夾泥、燒為瓦盆、以贈張傲古、  
傲古攜至家、而冤魂現、自訴原由、懇為訴於同  
封府主色公、傲古依其言赴告、魂亦隨至、色公錄

其詞置瓦罐趙夫婦于法、所記公案、不過佃民冤報、  
而滑稽奇說、饒有風趣、元好問續夷堅志卷四、有王  
生冤報一條、載定襄村王胡共其子王生、以陶瓦為業、  
有強盜九人、懼捕、扶金來投、王匿盜窟中、乘夜發火、皆  
薰死、而得其財、自是殖產甚豐、後王為鬼所憑、竟暴  
死、乃金泰和同事、所記唯窟中薰人死一節相似、劉所演  
未必本此書、其記魂子告狀情態、與生金陶神奴鬼割皆  
相似、蓋至時之作、風采相同、無足異、亦續元曲記色待判  
公案者、獨此本故事感傳、迄今不墜、小說如龍岡公案、

忠烈俠義傳、皆據其事為文、傳奇有斷為金、據見曲海樓卷三  
六、今尚按行為金計俗曲、其垂遠行久、亦可見其誠、盡  
異、其以動、亦非偶然也云、

表文正遠魂記傳奇二卷

文林苑刊本

按此明弋陽調、本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七齣、題

云新刻金像色龍園公案表文正遠魂記、劇中大意

畧為湖州湖水縣人、按湖州無湖水縣表文正字惟

賢、因家貧、携妻韓秀真赴京應舉、至京寓黃葉店、始

知朝廷因泰山草寇作亂、封場罷開、因瑞陽節看放

龍舟、皇親曹二國、曹二國見韓氏色美、召文正夫婦至家、

飲文正以酒、酖死之、葬之花園井內、覆以石板、上植

芭蕉一株、以掩其迹、迹欲托韓氏、韓氏不從、園舅母

聞之、收為義女、而文正死後、家中常有鬼怪、適於鷄

兒巷、築新第、移居之、留韓氏於舊邸、其新第成、色公

往賀、忽有旋風、圍繞馬前、即命捕役捉風、役隨風行

至曹氏園、芭蕉樹上、暮下、以聞、公即派人下井傾之、

得文正屍、死屍、并玉衡、酒以甘露水酒、是晚、公赴城

隍廟、勸問、果有表文正遠魂來告、云妻在曹氏舊第、

公即詣園、母、請覽其園景、園母怒、事發、遂令人、

韓氏、其人遇鬼、顯示、竟縱韓氏使逃、是時曹園舅兄

弟、已聚至柳鎮、二州、為刺史、公即偽為園舅、家書、分



授二人云。國母病重。二人至。公要之至有術。強飲以酒。韓氏已受公之屬。至是未嘗訴。公即執二人重責之。尋釋大國舅寧家。而置二國舅於法。奏於上。聞金庫取濕涼帽。敕表文正通視。其大國舅則厭世往山修煉。遇張果老仙去。其設事荒唐。詞亦鄙俚。似九曲生金。周改換為此本。其後雪香園雙蝴蝶。瑣林宴等傳奇。又脫胎於此。今尚有瑣林宴俗曲云。

風雲會一卷 元明雜劇本

元羅貫中撰。漢宋太祖受禪。登基與趙普決策。收四國事。稱太祖微時有異相。苗訓誅卜肆於汴。識為真主。旋以石守信荐。官殿前都檢點。周世宗宴駕。北漢合連師入寇。太祖奉太后及幼主命。禦之。至陳橋。鄭恩等擁立太祖。周太后幼主聞之。知天命有歸。之陳橋。禪讓。遂即帝位。趙普者。與太祖為舊義弟。兄曾任檢點。帳下讀書。記。是以推戴。功拜中書令。一日暮雪甚。太祖微服訪之。普妻進酒。因共議削平區夏之策。謂宜先回國。後北漢。

與太祖意合。乃荐石守信征吳越。曹彬征江南。潘美征南漢。王全斌征蜀。太祖即傳旨。召之。四人受命出師。皆成功。俘其君相獻于朝云。按鄒伯溫聞見錄。一載太祖微行雪夜訪普事。普語太祖。宜姑留太原。以削平諸國。則彈丸之地。將無所處。帝笑曰。吾意正如此。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前平蜀。多殺人。不可用。普乃荐曹彬。以潘美副之云云。劉訪普一析本此。然謂蜀與三國同時降附。則與史實不合。然戰曲點綴為文。亦無妨也。其餘所記。大抵採史鑑野史。參合成章。不甚純粹。而詞意與皇音節雄邁。最

為出色當行、益稱辭賦江集錄此詞、評為語語揚厲、如鐘鼓噌吰、大聲發于水上、於此則傾倒甚至、至今訪者一折、猶為曲家按行、亦可徵奇文之實人有同然、不以時代異也、按貫中之名、實賴此詞而傳、小說如本游三國隋唐等亦託其名以行、願其里費事蹟、清書所述、皆在影響有無之間、唯天一閣本錄鬼傳等載貫中太原人、號湖海散人、與人密合、樂府隱語極為清新、所撰曲有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忠正孝子連環諫、與風雲會為三種、記貫中始末甚為詳悉、自屬可信、錄鬼傳作者又稱吳興中、為忘年交、連時多故、各天一、至正甲辰後會別來又六十餘年、竟不知其所終云、是其人由元入明、吳興中瑞本往同、惜所作祇存此一種、其裴子連環諫、僅賴錄鬼傳傳知其名目、其文字內容則不可知矣、

梧桐葉 元明雜劇本

元李唐賓撰、天一閣抄本錄鬼傳續編載唐賓為廣陵人、號玉壺道人、官淮南府宣使、文章樂府俊麗、其曲有梨花夢及梧桐葉二本、其梧桐葉下注正名為李雲英風送梧桐葉、今本題目為任德園重正鳳鸞交、正名為李雲英風送梧桐葉、其錄鬼傳續編所記合當即此本也、畧稱任德園字通統、蜀人、寓京師、婦李雲英、李林甫女孫、哥舒翰出守蕃垣、辟任德園參軍幕、安祿山反、天子幸蜀、雲英為亂兵所擄、有牛尚書者收得之、認為義士、已而祿山平、上皇回京、任德園至上都、按此本實白水洞集以前後文考之、任德園與雲英相遇於大慈寺、未及相識、後任德園入京、應舉、入寺、仍讀雲英所和之詞、則寺當在上都也、遊大慈寺、以任德園妻女離散、悵觸感慨、製木蘭花慢一詞、題于壁、雲英遊春至寺、共任德園過、呼其語、而任德園遂去、雲英觀壁上詞、不題名、亦不敢以任德園、依原詞製一詞和之、亦題壁而去、至秋、雲英於尚書家拾一桐葉、憶夫不已、題一絕于上、對天說書、幸吹至大所、祝已風起、颺去、是時任德園方共花卿之子仲清應舉入都、重遊寺中、入門於其葉、異之、既而見壁上詞、益疑為婦



作而不知其居處及試。徒園仲清中文武狀元。徒園文牛仲清武牛

尚書欲奏狀元遊街時。使已女金哥與雲英拋毬。球結婚。

雲英不從。乃使伴金哥登樓。球落下。徒園亦不從。仲清

得之。雲英與徒園相望。欲相認而未果。及金哥婚。徒園

作送客。雲英出見。乃知為夫。慶賀團圓云。太平廣記一百

六十引玉溪編事。載侯徒園秋。日於大慈寺樓拾得木葉。

上有詩云。拭翠欲雙蛾。為蓄心中事。搗管下度除。書成相

思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

天下負心人。盡解相思死。後五六年。與任氏為婚。誦此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類

二

始知此詩乃任氏在左。傳書其事。即割所本。唯原詩十句。

此割第二折剪裁作四句。又以婦姓為徒園之姓。乃稍覺

舛誤耳。

殘本花雷閣叢談八卷。惜月山房叢抄本

明徐復祚撰。復祚擅詞章。樂府所著有一文錢仁梨記

等曲。已別著錄。斯編一名卽老委談。乃創記之書。其書

三十六卷。未經刊布。久而散佚。康熙間。只存六卷。王應奎及

高孫述曾所記。皆同。嘉慶間。黃足鑑復得抄本二冊。

在傳本之外。以付張海鵬刻之。即此八卷本。是據足鑑

跋。復祚此書。諸家所藏。皆自嚴中丞起。至倭寇始末

止。共六卷。今此本嚴中丞條在第三卷。其第八卷自

葉臺山日本淪至黃質山叙。刻將軍淮上戰功。凡十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說類

皆涉倭寇事。然則此本第三卷至第八卷。即足鑑所

謂六卷殘本。其第一第二兩卷。乃是鑑所得殘本二冊

歟。今此本所錄。唯卷一諸條多涉掌故。卷二以下則皆

記雜事。自勝流達官。以至閭巷瑣錄。無所不載。其中

亦間錄他人之作。不盡為自著。每條之後。又有附錄。

其附錄文字。有數倍于本條者。頗嫌駢雜。然復祚

見聞博洽。書中所述諸事。其大者往往與正史相

出入。至記文人逸事。亦資異聞。又復祚本曲家。其

附錄各條。涉及戲曲者。可取者亦多。雖殘編斷帙。

視原書不及四之一、以為考証之資亦不可也。

珠砂擔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天一閣本抄本錄鬼傳所附失姓名傳

奇有此本、正目題曰曰鐵橋竿致命暗圖財、珠砂擔

水浮漚記、與元曲選所錄題同、明寧獻王太和正音

譜古今無名氏雜劇亦出滴水浮漚記之名、知其劇亦

舊本也、其劇四折、演白正親王王久用珠砂事、畧稱河南

人王文用以卜者云、百日内有哭、須速行避之、及取珠砂

詣南昌、有匪徒白正親王、按此殆謂其欲得其貨、

給以好語、與偕同行、文用察其非善類、取歸路向河

南、而白溺其後、文用數避之不能脫、急趨至旅邸宿、白

亦追之入門、文用知之、越牆走東岳廟中、白突入逼之、

文用云、殺我、當訴之冥府、曰無証人、文用曰、太尉神為

証、又曰泥神無靈、時潦雨滴漚、乃指曰、為汝証者滴

水浮漚耳、即殺之、盡劫其貨、復之河南、誑其父謂文

用已路死、乘間復殺父而據其妻、白旋病、自述數文用

事而死、蓋陰譴也、文用妻守志終身、按宋莊季裕難

肋編下、引呂夏卿集淮南節婦傳云、婦年少色美、夫

與里人共財出販、里人悅婦之美、奪其夫水、夫指



水泡曰他日此為証既溺里人載其尸歸奉其母如已親  
母感其義以婦嫁之一日大雨里人笑指度中積水向  
婦語前事曰今見水泡竟何能為夫訴於官鞠實其  
罪而行法婦恥二夫亦赴淮而死所記與此判詞同相  
似而情節微異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所列元曲出於古判  
表引此判謂出于宋官本雜劇或所演實據宋事亦未  
可知矣

漁樵記一卷 明應機子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標題目正名曰王安道水陸會寶朋  
王鼎目風雪漁樵記畧稱會稽郡某賢在王公字  
鼎目贊於本庄劉氏為婿妻有色人稱玉天仙鼎目  
幼習儒業而家貧樵采為生有友二人曰楊孝先曰  
王安道孝先樵夫安道則漁夫也一日風雪甚安道  
召鼎目與孝先於舟中對飲憐鼎目之貧相與唏噓  
已而罷飲歸買目於路遇大司徒嚴助奉命采訪賢  
良之士鼎目出為言長策請助進于上助與語知為  
宿儒兼賞其文勸使來年入都應舉歸屬而去鼎目  
婦翁劉二公怒買目避跡歸隱不求仕進疑其慮妻  
孝思有以激之至是逼女與鼎目離異鼎目至家婦  
乃詆罵之乞休書鼎目不得已以文書與之羞憤出  
門去劉二公乃懷千金謁安道以情告屬齋發鼎目  
入都約他日鼎目發迹註明其事久之鼎目中狀頭  
拜會稽太守甫蒞郡其故隣張儼古方以貨部至郡  
城遇之鼎目屬以已事告劉氏父女以愧之儼古領  
其言亦痛詆二公及女已而鼎目至故里訪安道孝

先姑爲二公携女至買目不相認驅逐之且以獲盆之水難再收爲喻要通知事急以告目乃感悟謝二公共玉天仙爲夫婦如初云按漢朱買目有爲妻所棄事漢書本傳載買目負薪墓間故妻共夫上冢呼飯飲之後買目爲同邑子嚴助所荐拜會稽太守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目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大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往死其大妻如此世人咸傳此本所寓實是買目事而故晦其人名改爲鼎目用意不可曉明季臧懋循刊元曲選收此本始作買目標題云嚴司徒薦建萬書朱太守風雪漁漁記然天一閣抄本錄鬼簿債偏所注漁漁記正名題目作王安道水陸會賓王鼎目風雪漁漁記其息機子刊本正同錢曾述古堂目卷十亦錄王鼎目漁漁記一劇按此則作王鼎目者實是舊本又考此劇第二折旦白有五軍都督看之語所述乃明制按見其疑其劇乃明初人作因避國姓故作王鼎目不作朱買目懋循不知其故疑其不典乃改作朱買目也

爭報恩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梁山梁閣勝徐寧花榮等下山被難事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題目正名作屈受罪千嬌赴法爭報恩三虎下山天一閣本錄鬼簿載三虎下山注云好結義一身繫獄爭報恩三虎下山然則原本正名本簡稱三虎下山此本作爭報恩蓋臧懋循所改也劇中大意畧稱梁山泊地近東平梁冠宋江每月遣一人入有司判事內勝被命久之不至健達徐寧往仍無回報乃債遣花榮下山應接二人有濟州判趙士謙者攜妻妻赴任以路梗留妻妻於東平旅邸隻身之任其妻王臘梅共家人李都管有奸適聞勝亦寓是店乏資且病共李都管爭毆之臘梅將縛之送官趙妻李千嬌悉勝來歷共勝認爲兄弟健之去徐寧健至亦臥病是店李都管臘梅見之亦以爲賊將殺官者千嬌又釋之認爲弟已而通判迎妻妻至署千嬌居後園夜深焚香祀天願海內平安夫主兒女無恙及天下好男子勿遭羅網花榮爲人迫逐遁往是園踰垣入千嬌園步履聲疑爲夫聞門內之聲見榮大怒既知爲梁山梁有領亦共認爲義兄弟其李都管臘梅聞千嬌屋內有人聲夫告通判以爲



姦夫通判入室捉之、榮急出、傷通判臂、因逸去、臘梅等遂  
誣千嬌因奸殺夫、訴之有主、拷問、將置以法、勝軍榮三人聞  
之下山、劫法場、救千嬌入山、花榮並挈通判却管臘梅、  
及臘梅、勸千嬌與通判相認、使幸免、遂家、兩賊不見于今  
水滸傳、刺中肉勝、白自稱第十一頭領、大刀、肉勝、  
自稱第十二頭領、金槍、教子徐寧、  
領弓手花榮、  
二折、蓋當時所傳行第名號如此、亦資異  
聞也、

集海花十卷二十四 清光緒間上海小說林排印本

按、此本題受自由者起發、東亞病夫編述、實則近人曹模  
所作、模字孟樸、舉人、常熟人、斯編演清季事、以洪鈞  
其名作、與晏博彩雲事為主、而京朝雜事、朝野見聞、皆牽  
綴貫穿而出之、以事多目擊耳聞、雖誇張不免、而敘事視  
均不同臆造、文亦秀潔流利、在晚近小說中、最為出色  
其人名之可指實者、如陸仁祥、奉如、即陸潤庠、鳳石、何太  
真、玉齋、即吳大澂、密齋、成木生、即盛杏蓀、呂翁舒、順齋、即  
黎庶昌、苑齋、王穀子、度、即黃遵憲、公度、龔平和甫、即翁同  
龢、叔平、黎殿文、石農、即李文田、石農、莊佑培、菴樵、即張佩  
綸、幼樵、王仙、此憶我、即王先謙、蓋吾、祝溥、實廷、即宗室寶  
廷、竹坡、莊煥、英小、魚、即張蔭桓、樵野、段危、橋、即瑞方、午橋、  
荀春、柏子、珮、即沈曾植、子培、唐猷、輝、常、即康有為、長素、  
高揚、藻、理、怪、即李鴻藻、蘭生、閻鼎、儒、韻、高、即文廷式、芸閣、  
呂成、澤、沐、庵、即李盛鐸、木齋、汪連、孫、即王懿榮、廉生、紫、齋、  
韻甫、即李鈞、和甫、章一、豪、即張曜、晉通、一、即銜汝、貴、達、三、  
方、代、勝、安、堂、即袁世凱、慰庭、等、望、雲、山、房、本、所、附、瑣、作、解、  
人、考、証、言、也、甚、詳、蓋、亦、如、吳、敬、梓、儒、林、外、史、可、徵、其、人、考、

其事在近代小說中獨為近雅，雖視外史風格稍異，固亦可供士夫之清賞，而增其閱日之樂矣。

忠烈侯義傳一百二十回 清光緒五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

按是年封面題石玉崑述，有載光緒己卯入達道人序，稱於友人問竹道人處得是書傳錄之，乙亥司權淮安公餘校閱重錄，訂為四函，去盡遺思主人借去，竟以聚珍板付印，其遺思主人序亦稍入達道人與問竹主人互相參合，刪定，彙而成卷，則編定是書者為入達道人與問竹主人，今以是本與舊鈔本龍圖耳，以之鈔本第一回自龍圖公案一書起，至將正定根由叙明，然後再叙包公，方不牽亂，就是後文草橋斷后也，有筆，總書也覺明白，二百餘此。

本我取之為問竹主人序，而判鈔本且說宋朝自陳橋兵變以下為第一回止文，鈔本家將立太祖為君，相傳至真宗，刊本作相傳至太宗，又至真宗，鈔本天狗星犯闕，恐干儲君，活字本作恐於儲君不利，本真宗通，自御妻出宮之後，活字本作御妻薨後，鈔本郭槐細細告訴奸婆，你若能勾設計害了李妃，將來劉妃生下太子，使有無窮富貴，活字本作郭槐細細告訴奸婆聽了，始而為難，郭槐通者，戲弄我，你使有無窮富貴，鈔本只見那邊來了一人，冠宮人一見，滿心歡喜，活字本作見一個公公打扮，踏過引仙橋。



手中抱定一個官盒、穿一件紫羅袍、繡立蟒、粉底烏靴、胸前懸一掛念珠、計帶一個佛塵兒、於項左、生的白面皮、精神好、一雙目、把神光顯、冠承御一見、滿心歡喜云云、楊承陳琳、此鈔本多四十字、鈔本包公經了多少艱險、比仁宗的機、呵更加百倍、真是難君難臣、大凡大星降世、必是天下遺才、誦在人間、理應應盡折磨、而後能為人上之人、正是天道循環之理、此字本作比仁宗、坎河更加百倍、則言少叙、無真是難君難臣以下四十五大抵襲用鈔本、而或增其未傳、或刪其字、又或更易字句、而短長互見、亦未

易處及其易低、而自謂字本亦布、鈔本遂湮而不傳、雖稽以行之、要其刊坊、屬先編次、釐足之功、亦有足尚者焉、

忠烈小五義一百二十四回

清光緒庚寅北京文光樓據印本

按、是本前載文光樓主人石振之序、稱採訪龍圖公案底稿、歷數年之久、未嘗到手、適有友人與石玉崑門徒素相往來、偶在舖中閑談、有及此書、即託之搜尋、即將石先生原稿攜來、共三百餘回、計七八十本三千多篇、按此篇字解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以上部三俠五義為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余翻閱一過、脉絡貫通、與坊刻前部畧有異同、因購得其稿、其上部三俠五義已有

刊本、不使重刊、特將中部付梓云、據此則所得乃石玉崑原稿得之玉崑門徒者、然此本第一回至四十一回、中記白玉堂墜網身亡、諸英雄盜玉堂骨殖、及降鍾雄事、皆與忠烈俠義傳複重、據其卷首所附小五義辨、乃稱小五義不緊接前傳安定君山一回、而自謂按院查辦刑案起、因所得石玉崑原稿詳畧不同、人名稍異、知非出於一人之手、向使從前全收伏鍾雄後接續小五義挨次刊刻、下文破銅網津各處節目、必是突如其來、破銅網津各色人才、亦是計然而至云、則謂所得石玉崑稿與忠烈俠義傳非

出一人之手與序所云與坊刻前部畧有異同之語合蓋  
聚珍堂本三俠五義出於鈔本龍圖耳錄而龍圖耳錄又  
從石玉崑所編唱本龍圖公案出叠經改編或於石玉崑  
原本有出入而振之所得龍圖公案底稿乃是唱本觀其  
第一百一十回高載詠真之散譜一首可知而石玉崑  
遞相傳習敷衍亦未必無增潤之處是以此本第一回至  
第四十一回雖大致以收鍾雄尋白玉堂骨殖為骨幹而  
瑣細節目與聚珍堂三俠五義之本二十回實不盡同知  
振之實得龍圖公案唱本全快所謂與坊刻前部畧有

異同者亦係實情非自有所增蓋故為虛虛之詞也唯聚  
珍堂忠烈俠義傳已有多少熱鬧節目不能盡述俱在小  
五義書上云云則小五義之名已經預擬此謂非舊稿有  
亦非也

歷代史畧十段錦詩話評註二卷 明天啟刊本

明楊慎撰程開祐註開祐字仲秋徽州人此本為開祐刊  
本共書十段演歷代史事第一段為總說第二段說三  
代第二段說秦漢第四段說三分兩晉第五段說南北朝  
第六段說五胡亂華第七段說隋唐第八段說五代史第  
九段說宋遼金第十段說元史其體用詩本之格每段  
先以詩詞開篇繼為七言詞文次正說史事次讀詠史事  
而仍以詩詞結末其七言詞文皆泛濫無寄與每段所說  
史事無涉其詩詠史事者例用三三四句法彙括史事乃

全如歌訣無文采可見蓋偶然為之使學儻記誦意不在  
乎為文亦不必以文筆繩之也詞話者乃元明舊稿凡  
說以詩本通前之詞話今通行本中有一史彈詞實從此  
本出以不知詞話之文改為彈詞實則舊本實作十段錦  
詞話初無彈詞之稱也王國維曲錄卷六據唐生堂目錄  
十段錦二冊入小令套數部以為今章曲詞實則唐生堂  
目所錄即此本乃詞話而非散曲今錄慎此書而附訂國  
維之失庶使世人讀國維書者不至眩瞶至開祐評註甚  
簡可置之不論云



兩生天二卷 舊鈔本

不考撰人名氏。此本所采凡二十二齣。不知系全文否。劇演盧至龐德事。以明徐復祚一文錢及明初劉君錫來生債令而為一。二人以帝釋點化同証阿羅漢果。故曰兩生。天岑稱盧至龐德。前生皆佛弟子。以凡心未盡。墜落塵世。至為西安人。盧為襄陽人。皆富翁。至性吝。家雖豐財。妻子至不免飢寒。嘗於路拾得一文錢。喜甚。購芝蔴一撮。恐犬鳥奪食。至入林谷幽渺處避之。帝釋適至。憐其貪。導之不聽。乃飲以酒。使沈醉。已則化為至。入其家。盡出所藏散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及至醒。歸家。帝釋指為性鬼。命逐之。至憤。將訴於官。帝釋乃現神變。引至至佛所。連感悟修行。其龐德好施。有舉錢者。悉焚其券。一日。僧來見。勸德勿輕施。德不喜。僧謂不信。吾言。行當自快。及至過馬。聞牲畜作人語。皆言前生負債。債不得償。致今生為牛馬。以償之。德聞之。始悔平日施人。適為人造業。乃沈其資于海。與妻女入山修道。亦得帝釋接引。見佛。與盧至同證果。後為阿羅漢云。二人行踪不同。理合為一。不免牽強。其所叙關鍵情節。視舊本亦無大異。爰附於舊本。增其家閨神事。於龐德增卷齊院大婦。

行乞歌志孝節義四曲事。為舊劇所無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麗春堂一卷 元曲選本

元王實甫撰、天一閣本錄鬼簿王實甫小傳、載實甫名德信、原本作德名大都人、不詳其行蹟、實甫以編西廂記得名、其所編雜劇多至十餘本、雖數量不及關漢卿之多、實與馬致遠抗衡、顧其曲除西廂記外、傳者無幾、明王驥德刊西廂、錄附其絳竹芙蓉亭、明時猶見其本、然不錄全劇、故不知其有脫其完整無缺者、唯臧懋循元曲選所錄此劇、蓋諸劇志為西廂記所掩、湮沒久矣、此本須全完、願樂事、凡四折、標題作李監軍大鬧香山寨、

四丞相馬致遠春堂、然考之錄鬼簿、實又堂目志作四大王飲舞元春堂、戲曾上萬室目及也、國目作四丞相歌舞、麗春堂、雖作大王作丞相不同、然志作歌舞、無作高宴者、元曲選所目亦非其舊矣、零稱左丞相徒單克寧以執事、節制初安、奉命乃押宴官、右丞相完顏樂善所謂曰丞相者、與方副統軍使李珪皆至、右丞相三矢皆中、主肘不飲、大慙、已而諸帥置宴香山、右相與主復預宴、主與右相者雙全、又右相初勝後負、主欲以金面、右相、右相因取之、克寧以事上聞、右相喬南閣往、右相欣然攜妻子

往、以釣庭自通、值庭起、起右相往勸、庭聞右相入都、皆降上乃復其官、依前右丞相、賜酒、即其弟麗春堂置宴、令主往謝罪、因欲好如初云、劇中所述如右相完顏樂善、李珪皆不見史、唯克寧當至重望、歷事世宗、章宗、金史九十二克寧傳載其行誼甚詳、此劇克寧白以樞密院司使、果大興府事、拜右丞相、與本傳皆合、世宗時克寧為右相、至為完顏守道、及平道休官、克寧為左相、而皇太孫原王按察為右相、劇稱方起完顏樂善、實不知何指、然所記當為世宗時事、殆無可疑、王國維曲錄二據此劇末折、以克寧聲祀烟塵掃蕩、從今後四方八荒萬邦、齊仰賀當今皇上、以為頌祝之詞、為金主而發、疑實甫作此劇尚在金世、殆或然歟、



牧孝子一卷 元曲選本

元王仲文撰。錄老簿上但稱其為大都人不著行蹟。天一閣抄本載賈仲明所補弔詞云。仲文踪跡住金華。金華二字恐是京華之誤。明謝應芳也。果業有贈王仲文序。其人乃望工。且當元季。當非曲家王仲文也。錄老簿錄仲文曲凡十餘如五丈原。董宣強項。王祥卧冰。錦江亭。按南戲有字疑音。張良辭朝。王孫賁。韓信乞食。諸葛祭風。及趙太祖斬石守信等。今皆不存。惟此本猶錄于減懸脩元曲選中。標題云。送親嫂小叔枉招罪。教孝子舅母不認屍。考天一

續修曲本卷一

卷一

閣鈔本錄老簿不認屍下注。作舍義軍。按此本清官大斷。誤作家。業。故孝子烈母不認屍。則舊本題如此。元曲選所題殆非其舊矣。斯本凡四折。第二折前有楔子。畧稱大興府尹王倫然奉命勾差義細軍。至開封。軍戶楊李氏有二子。長與祖李氏所出。次謝祖。妾所出。其妾已亡。其家當出一人為軍。李氏請以與祖往。倫然疑非李出。詳詰之。則夫愛幼子。臨歿。以謝祖託。因大賢之。而李與祖去。與祖妻王氏偕中歸寧。謝祖差之未及其家。使嫂自往。而回。王氏遇行。醫人口奪虐醫。殺婢以王氏。按之劫王氏而去。王氏母

疑謝祖詐之官。官檢尸而尸已腐。然信為王氏。令其姑李氏領歸。李氏不肯認。又信謝祖決不為此。而謝祖不勝刑。竟屈招。久之。與祖以軍功官千戶。歸家有其親。路遇王氏。知王氏為醫所掠。誓不辱身。醫迫之使服勞役。乃執醫而送之官。時倫然方奉命采訪。至開封。乃正醫罪。復念楊氏一家皆賢。奏于朝。榮旌之。倫然全史有傳。劉祁歸潛志載其行誼亦詳。其伉直不屈。為金源一代名臣。仲文大都人或父老相傳猶多。及倫然執事。因著此曲歟。然王氏見掠。因婢死疑殺一節。恐非實有。乃以刑名書所記事合為之。

續修曲本卷一

卷一

二

入之劇中。殊嫌生硬。又元史一四九耶律留哥傳。載留哥全時携其長子薛闡附元。留哥卒。妻姚里氏携次子華哥見帝於河西。請以華哥代薛闡。使薛闡歸葬。帝不許。氏泣曰。薛闡留哥前妻所出。宜立。華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不可。帝嘆其賢。許以薛闡襲爵。而留華哥。乃太祖時事。不知即劇所本否。而元史二百零一高載秦閭大妻柴氏。其夫前妻所生。謂此曲中。長子被罪當誅。氏引其親生子詣官。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訊之他囚。得其情。因釋其長子。而次子亦得不死。事與此所演亦相

類唯人所載乃至正間事尚在鍾嗣成編錄鬼簿之後  
知與仲文此劇不相干涉矣

連環記一卷

明息微子刊元人雜劇遺本

不著撰人名氏劇凡四折標題云銀臺門呂布刺董卓  
雲臺姜女連環記減想循元曲選亦收此本標題改為銀  
臺門詐傳父禪文錦雲堂暗定連環計非舊題也劇稱董  
卓以何進存入朝官太師太尉吳子蘭按子蘭元曲  
王允與學士蔡邕謀誅之允有義女貂蟬本忻州任昂之  
女小字紅昌靈帝時入宮掌貂蟬因呼為貂蟬後賜丁  
原原以配呂布黃巾之亂與布相失為允所得養為己女  
一日貂蟬于園中焚香祝告願與布合允聞之因與密計

招布飲令貂蟬侑酒與布相認即許歸之約來日送女已  
乃宴後出貂蟬面許為妻按貂蟬為卓妻元  
之士卓布知其事以詢允允因謂與為卓所劫強邀至太  
師府布聞之怒至卓所傾之值卓解布與貂蟬私語為卓  
所覺布因毆卓仆地出投允卓使李肅領騎追之蹕跡至  
允家允以大義說之肅感悟許相助允乃使蔡邕往謁卓  
說稱朝官候于銀臺請卓受禪卓喜將行數有怪變其重  
李肅以為不祥皆歸詞以解之卓抵門門已閉布以戟  
刺董卓死乃奉于朝董卓首族其家其共謀請逆諸人皆

分別受賞此劇也是園目錄之目為元本今考所記貂蟬始末與元至治本三國平話大致相同蓋當時教坊盛行之本其文視他本特為冗長而詞意鄙俚殊乏文采或恐猶刊本於國白多所改定然亦未能一新面目歸于雅飭也

合同文字一卷

明惠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不者撰人名氏有錢曾也是園目錄十條此劇在元無名氏類中蓋元人所作也劇凡四折第一折前有楔子標題作狠伯娘打傷孝順姪男色待制智賺合同文字按元曲安住歸詔祖代宗親已龍圖智賺合同文字蓋成應備所私擬天一閣抄本係鬼簿所附失名傳奇標注與惠機子刊本同知演劉安住事畧稱汴梁人劉天瑞生于安住曾聘李社長之女未婚兄天祥嫂楊氏值歲飢天瑞託產業于兄携妻子赴燕他州行至潞州廣州人張東義店中未幾夫婦皆病臨歿以安住及產業文書託之東義安住因冒李姓及長東義告以始末因請歸葬父母東認其親屬既抵汴詢伯母楊氏楊氏欲奪其產嫌安住以文書畀之而不認為姪且擗破其首天祥懼怯亦無如何李社長聞之乃偕安住訴於府主包公公知安住之冤乃伴下安住于獄呼楊氏謂之云安住病創且死如係嫡親以長傷幼當不至償命否則須抵償楊氏懼罪因出文書為證云足親姪公行其情因責天祥大妻而責李社長以安住為開封令使即日成婚考元大一九二觀音奴傳載觀音奴知歸德府時寧陵縣民楊甲夙嗜王乙由三項不能得值



王以饑渴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遂則曰乃楊  
據王妻所之官楊行賄偽作文光曰王在時已信我觀音  
奴令王妻枕楊同就在府君祠廟楊決巫代待神曰實據  
王曰幸神勿世觀音奴語巫得其實因坐楊罪歸其田其  
事與此相似且同在河南疑即本此敷衍之文稱觀音奴  
知歸德發掘如神民有衝突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  
里奔來訴皆立為判決一日惠清是其精察明斷員一  
時良吏之名劇演此事蓋由民間傳誦因譜入樂府也託  
之包拯則在宋金時已神話中人按元外間續夷堅志已裨官  
稱包拯主宋獄吏報司裨官

家於一切案獄皆依託之所謂龍圖公案者皆在虛實有

無之間亦不足為怪也

留鞋記一卷 明息庵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元曹瑞撰鍾嗣成錄老簿下稱瑞字瑞卿大興人羨錢塘  
景物之成因而家焉不願仕自號褐夫江淮達者饒送不  
絕得以徜徉卒歲歿時詩門弟子以千數又稱其善丹青  
能隱語有數曲詩酒餘音行世瑞所記始末甚詳斯編為  
瑞所編雜劇息機子刊本所錄凡四折第一折前看楔子  
演郭華與胭脂舖女王月英姻緣事客稱汴京王氏婦與  
女月英設肆賣胭脂洛陽人郭華應舉落第久滯京華暮  
月英之色時至肆中賸胭脂因而有情月英暗使婢致帖

子於華約元夜于相國寺觀音殿中相會及赴期至寺而  
華以酒醉睡熟呼之不醒因以羅帕裹嘴履置懷中而  
去生醒見履悔恨不勝乃強咽其帕閉息而死其僕以為  
寺僧謀害乃訴之於府尹時府主為色慾以事時昧乃屬  
府役扮貨郎兒將履賣之月英母識其履欲贖之因并拘  
月英及其母至府審之公詢知月英以帕裹履而帕不見  
乃命月英詣寺尋之月英見屍身口邊露帕一角掣取之  
而生氣通復活公乃判為夫婦云按宋劉義慶幽明錄  
按據太平廣記 載富室一男適一貧胡粉女子託買粉日  
二七四引

往女感其情遂相許。剋明相會。男侯女至。既甚歡踴。遂  
死。女懼遁去。富室發男屍。見粉。訴于官。女乞于官。臨尸慟  
哭。男終其更生。實即此事。明馮龍情史引此。明錄此條時  
注。謂元人留鞋記與此事大似。唯買粉作買胭脂。其期作  
元夜。又謂女留鞋男醒咽鞋而死。按劇謂咽帕非咽此段  
稱其。其言甚是。錄鬼簿錄瑞此劇作才子佳人誤元宵。大  
一閣抄本錄老等所附失名氏傳奇錄留鞋記。注標題云。  
郭明卿燈宵誤佳期。王月英元夜留鞋記。其正書卷下列  
出曹瑞卿才子佳人誤元宵。似非一本。此息機子刊本亦

不者作者。而藏懋循元選作曹瑞卿。標題作郭秀才沈醉  
醉醒曲。誤佳期。王月英元夜留鞋記。與天一閣本錄鬼  
等附錄所書合。按息機子本。當即附錄所載失名之本。王  
國維曲錄二謂留鞋記即誤元宵劇。不知然否。今系其劇  
于瑞卿。辨其可疑者如此。又以此本校元曲選本。曲白均  
多異文。此本第一折寄生草曲後全蓋元曲有二首。元曲  
選僅錄其前一首。元曲選第四折太平令曲後有川撥棹  
七弟兄梅花酒收江南四曲。此本無之。又元曲選第三折  
科白自張千排街上起。此本則以張千排衙至張千扯卜

兒念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一大段連上文  
為第二折。截下文正旦領梅香上一段為第三折。開白所  
割篇章亦畧異。今姑以息機子刊本著錄云。

來生債一卷 元曲選本

按元曲選錄是本，不著撰人名氏，其本凡四折，第一折前  
有楔子，標題云：聖兒女點化升霞師，龐居士誤放來生債。  
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續傳錄劉君錫來生債注云：聖昭女  
顯化及升霞，龐居士誤放來生債，即元曲選所錄本，則撰  
者乃劉君錫也。君錫名未詳，錄鬼等續編稱君錫燕山人，  
故元有錄鬼性方介，語為燕南獨步，人稱為白眉翁，家貧  
不屈節，所作樂府行世極多，續編又稱君錫與邢允恭友，  
讓學余輩，交錄鬼等續編係明初人作，則君錫亦由元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明者矣，劉演龐居士，參禪襄陽龐居士，而好善，有孝孺先  
曾向之舉錢，不能償，憂鬱成疾，臨即折券，序道之，已而書  
焚所藏，積奉，又一夕，寢過磨房，憐磨博士，按此殆當時呼  
磨粉人之語  
工巧，給銀使謀營生，已而持銀來還，云得銀應遺失，致終  
夜不眠，不如無，寢間初生成，又過廐院，聞婦人作人語，  
稱前生少能居銀若干，今變畜生填還，福簡以為平旦施  
與，無異放來生之債，蓋借金錢為造惡之物，因盡散其畜，  
焚口口文契，復以巨何我家所蓄寶物皆明，悉沈之海，紫  
身入亮門山，斫竹編籬，籬以生，其矢清後聞天樂聲

全家證果，考元凡成綴耕錄卷十九云：世斥不利之人，必

曰汝便是龐居士，蓋相傳以為居士家資巨萬，殊用勞神，  
獨自念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者，不如直諸無何有之鄉，  
內筆送大海中，舉家俯首，總成証果，又以為居士即襄陽  
龐德公，考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襄陽龐德公字道玄，衡  
陽人，元和六年北遊襄漢，女靈照，賣竹鹿蘿以供朝夕，後  
靈照入滅，德公與于龐大俱無疾而化，據此知非龐德公，但  
亦不言其富華財之說，特恐後人所傳會耳，據凡成所說，  
知當時六行龐居士棄財入道事，君錫演以為曲，亦不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採世俗傳會之言，佳劇作龐德公，不作龐德公，與凡成所述  
稍異耳。



虎頭牌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直大撰鍾嗣成錄老等上稱直大女直人德興府任  
即蕭琴李五元明善清河景有送湖南李直大憲使詩一  
首又有寄直大詩一首按此條顧嗣立元詩選二集內所錄不知即其人否  
此本乃成懋備元曲選所錄凡四折標題云樞院相公大  
斷案使宜行事虎頭牌考天一閣鈔本錄老等虎頭牌下  
小注作行院相公大斷案武元皇帝虎頭牌明何良俊四  
友齋叢說亦稱虎頭牌劇乃金大祖事然則作武元皇帝  
者乃舊題元曲選作使宜行事虎頭牌亦是懋備所改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雜錄

原本之舊矣劇演女直山寺馬事畧稱山寺馬完顏氏金  
牌上千戶以鎮夾山口于有功擢兵馬大元帥行樞密院  
事其叔父銀住馬自勃海寨來視之值山寺馬肩新命因  
句之求官山寺馬乃以金牌授之使代守夾山口銀住  
馬回勃海寨別其兄還往夾山口于上任值中秋家宴不  
覺醉解其衣為賊所乘掠人畜而去次日銀住馬追擊之  
盡奪所掠而還山寺馬聞夾山口有失乃行文句之銀住  
馬自謂事親不聽句之山寺馬乃遣戍刺請帥府將依法  
誅之句之供狀知其言奪還人畜乃免其死罪准狀當杖

一百行院小使徇老者為山寺馬所愛銀住乞其向山寺

馬求去請免杖山寺馬乃杖徇免六十使代銀住馬仍杖  
銀住馬四十以示衆次日山寺馬自具羊酒為叔父慶痛  
以牌面示之云行杖者非恠卿意乃軍令使然也銀住悟  
國法不可違乃與山寺馬呼酒共飲頓忘前隙云其事雖  
無可考証然直大女直人自當為金源舊聞據劇中第一  
折山寺馬自稱往大興府去三折經歷白稱自祖父以  
來受遼兵侵擾為女直人無姓因立七姓又稱前祖父名  
竹里真後遷中都大興中都皆海陵遼燕京後改名蓋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雜錄

記乃金成運末後之事其曰武元皇帝虎頭牌者金銀牌  
之制乃太祖收國間所定穆宗時又書從太祖議飭諸部  
不得自置信牌意謂此武元皇帝遺制如此未必即為太  
祖之事也元人雜劇如哥魯旦蕭射雙鵲皆記蕃州風土  
人物刻畫新奇特為出色顧今日皆無全本唯直大此劇  
尚全錄于元曲選中雖未必盡依原文而下之八九尚可  
信為直大之語其記女直人等之風描寫如繪雖至  
今讀之猶可得其彷彿洵為不可多得者馬

吳天塔一卷元曲選殘本黃鶴樓一卷舊抄本

元朱凱撰鍾嗣成錄鬼簿稱凱字士凱所編有昇平樂府又類集羣公隱語標曰色羅天地又謎韻一集皆大梁鍾嗣成為之序不言其里居然實仲明弔詞稱其振江淮獨步杭城蓋亦寓杭州者吳天塔元曲選所錄凡四折所標題目正名曰九橋關令公顯神吳天塔孟良盜骨零梅楊業子景鎮三關夢父及弟七郎示變謂征遼敗後骨殖為遼將韓延壽所得置於幽州吳天寺塔上宜往取之而景母余太君亦同時感夢使以告景知事非孟良莫辨乃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升帳議事故屏孟良以激之孟良知其情乃固求去遂與景俱微服之北叩吳天寺盜骨而去至五臺山入寺暫憩則其兄五郎兵敗後在寺中為僧相認大恸既而韓延壽將兵追景抵山寺六郎擊殺之遼兵退景乃與孟良奉父骨歸國云其所演與小說楊家將宋傳等出入而激孟良一折今猶演之黃鶴樓係梨園舊鈔本不著撰人僅存第一第二兩折稱周瑜忌劉備欲害之乃設碧蓮會於黃鶴樓邀備來會備逕往赴之時諸葛亮方與關張追曹操于華容不及歸知備已行乃急命姜維救之而使張飛伏

兵于蘆花灘以待瑜來追雖乃義笠作漁父矣黃鶴樓

獻魚瑜即命刺備唯伴諾之伺瑜遁去乃出昔所得周瑜

今箭揮兵使去快備逃去以下當為蘆花灘張飛擒周

瑜事而文缺不錄今考其詞格氣魄斷非明人之筆錄鬼

簿載凱曲有劉玄德醉走黃鶴樓劇其本久不傳此為樂

工校習之本雖不署撰人今姑因為凱作然其稱

碧蓮會者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唐下有碧簫酒之俗其

法以簫刺葉令與柄通傳吸之明陶九成輟耕錄則謂以

酒卮置蓮解中飲之勝碧簫遠甚此所謂蓮會必是飲酒

之法無疑微以明吳奕所撰城社紀畧載臺閣所辦雜劇

有碧蓮大會其人物為劉主周郎各草冠獻魚人翠笠又

馬隊扮黃鶴樓劇凡六時專于臺閣碧蓮會之前云知明

萬曆中百戲猶有碧蓮會之目其用于元人劇中尤不足

怪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四



秋聲譜三卷 清成豐刊本

清嚴廷中撰。廷中字秋樑，雲南宜良人。是本首載周樂清序。稱秋樑二兄，地毓昆明，家承屏翰，其未有朱陸培跋，則稱秋樑才名馳海內，顧淪落天涯，春花秋月，消耗壯心，良足慨嘆云云。皆不著其行蹟。考上元孫若霖雙紅豆閣詞二全樓曲注，稱嚴秋樑滇南人，著紅蕉吟館詩集，任山東萊陽丞，歷權七縣事，有政聲。上官欲擢用之，一日辭官去，過楊州，留一載，今歲來金陵，與余一見如舊識云。知其曾為萊陽縣丞，又卷三杏花天影注云：十月與秋樑遊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部

板橋秋樑行，即將歸滇南，向後此會，恐不易得，不覺惻惻有惜別之意。念秋樑萬里歸程，歲除尚未能抵家也。知廷中棄官曾遊楊州江寧，由江寧南返，考廷中序若霖此集，在道光十七年，序稱丁酉與若霖遇于白門，則若霖詞中所記，皆道光十七年之事。此秋聲譜載廷中道光十九年己亥自序，稱故山歸後，忽忽寡歡，落葉秋聲，助人淒惻，秋以聲為譜，吾因以秋為譜，則廷中所譜三劇，乃道光十八年歸家後所撰，而其成豐甲寅後序，復稱里居製秋聲譜，予久在萊陽，寄正於周文泉刺史，甲寅秋以事赴萊

州，則已付之手民矣。考光緒山東通志六十五職官表，載

清道光三十年任掖縣知縣，咸豐八年卸任，是樂清為刊

此編，正其任掖縣知縣之時，與廷中所記合，然則廷中於

於咸豐初復返萊陽，其是否還任則不可知矣。斯編

乃廷中所編三劇，一曰武則天風流素卷，只一章，謂則天

死後為冥官，與女鬼上官婉兒劇之，所斷為趙雲娘等六

案，皆怨女思婦，一一判斷之，其文憑虛架設，無實事可指，

二曰沈媚娘秋窗情話，亦只一章，演楊州妓沈媚娘因兵

亂避地至山東在平，常州舉子商金錫應試北上，遇之，與

秋談訂好，其情節亦甚簡，三為洛城殿無雙雙福，凡四齣，

演唐閻朝隱奉大帝及武后命典試，考取名士才女，朝隱

受來俊臣傳將藝之，取其子女入選，已而太平公主上

官婉兒奉旨磨勘，知朝隱主試不公，乃推男子蔣文舉盧

梅仙等為第，使以次婚配，其女狀元花冠芳選為孫王旦

次妃，閻等舞弊，各罰金助鑄天樞云，三劇皆為女子而發，

而未劇以判科場之弊，尤為顯然，蓋亦尤侗李白登科記

之類，而用意不同，風格亦不相似，蓋彼為才子吐氣，而此

則側重女流也。廷中諸作，大抵詞多于事，邊幅稍狹，在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部



曲中未為能手、然建中詞章又采、頗為一時所重、雖薄宦  
沈吟、而風華自著、斯編洛城殿曲後有字一行、曰鏡波亭  
菱娥正清、據孫芳霖雙紅玉閣詞所附小注、則知菱娥乃  
按見卷二金西卷三  
雙調金西南小注  
廷中之妾、能歌工文墨、其字曰鏡波、  
斯其艷冶風流、亦不下於姜堯章之小红低唱矣、

續琵琶記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蔡琰事、凡三十五齣、卷云、蔡邕隱居養  
素、重卓犖傲之、邕不得已應徵、偕弟子重祀行、而留女琰  
於家、卓犖行廢立、曹操合關東諸路兵討之、合戰不利、獨  
卓將華雄為關羽所殺、呂布屯虎牢關、亦為劉關張所挫、  
已而孫堅得傳國璽、懷異志、引去、義師遂自離散、卓挾雋  
遷長安、驕橫益甚、司徒王允計懷呂布、使殺之、以邕與卓  
有舊、並收邕、邕知不免、念弟子重祀、託以女琰許之、既  
而卓重誘匈奴左賢王、琰為虜所俘、京師尋陷、琰飄零  
塞垣、意不欲生、忽感昭君夢、謂十年後可回中土、宜姑忍  
之、乃變裝胡服、左賢王甚敬愛焉、於是曹操起師討卓餘  
黨、平之、奉乘輿遷于許都、左賢王出獵、為烏桓所劫、琰自  
虜中上表求救、操乃使子彰將兵招烏桓、往迎之、彰破烏  
桓、竟以琰歸操、乃官重祀、使琰復歸重祀云、按文姬歸漢  
後世稱引、屢見于詩文、而演為傳奇者、明陳與郊有木蘭記  
雷以其事入曲、然劇以昭君為主、亦未嘗專寫文姬事也  
此記敷演文姬始末、可謂善于擇題、然小說三國志所載  
董卓曹操等事、往往串入其間、頗嫌瑣屑繁多、宜資奪主、

主南匈奴左賢王去平、曹侍衛天子、拒擊李固、郭紀、見范  
書匈奴傳、此謂為李郭所誘入寇、與史相反、主文姬之歸、  
緣曹操以金贖之、與曹彰討烏桓事本不相涉、姬先適衛  
仲道夫亡無子、自匈奴歸乃改嫁董祀、此謂豈在時曹以  
琰許祀、亦非事實、蓋惡適二姓、故為文姬諱、然唐以前婦  
人原無夫死不嫁之例、文姬沒胡不足為病、豈先適衛氏  
反足為病乎、凡此乖違事實、並失之扭捏、然劇屬詞多清  
拔、雖未能追蹤元音、固亦異於俗曲靡靡之響、在近世曲  
中尚為近雅者焉、

錦衣歸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按此本亦不著撰人、其卷首題云、荃庵先生傳奇、考荃庵  
乃朱素臣號、王國維曲錄五錄素臣傳奇十八種、中有錦  
衣歸、知此本即素臣所撰矣、斯編所錄凡二十三齣、演明  
人毛瑞鳳事、大意謂松江毛瑞鳳、字几色、父番禺令雲路、  
母郭氏、瑞鳳藝兼文武、幼聘南海白木賓之女、名筠娥、已  
而雲路死、瑞鳳奉母歸里、家計日拙、而木賓宦遊、累遷山  
東布政使司叅政、分守東平、沒登華貴、郭氏乃使子往投  
之、兼覓其意、及至、而木賓還其聘金、強令退婚、瑞鳳憤然

反其金、不辭而去、是時東阿解餉銀三千、為鳴石山女盜  
十八姨郭菟裔所劫、木賓乃使人追生及之、以女筠娥  
意贈以金、旋指為盜之黨羽、繫獄論死、郭氏念其子不至、  
自來東平尋之、亦為木賓禁錮署中、筠娥竊奉侍馬、先是  
瑞鳳北上、路經滁州、遇嘉興人程衍波、貌與己類、而病困  
將死、瑞鳳厚贖之、聞瑞鳳有難、踵跡至東平、請以身代死、  
而使瑞鳳冒己名投其舅丁總憲者、瑞鳳感其義、從之、乘  
間出獄、而行波為吏押赴法場、十八姨遣其黨救之、劫入  
山中、又掠郭氏及白筠娥至、使就山寨成婚、衍波乃自白

賈非瑞鳳將代死。司其名耳。十八姨義之。乃妻身事焉。瑞鳳以丁德憲力。奉旨檢校東平道事。以代木質。並按其冠之罪。瑞鳳至。乃以尺書招行波夫婦來降。奏原其罪。官之行波復以瑞鳳始末上聞。上乃賜瑞鳳錦衣一襲。俾歸。且育木質。使親致女子松江云。

萬年觴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此本演劉基事。王國維曲錄五載朱素臣傳奇有萬年觴。則亦素臣所撰也。劇中大意。畧謂基家居日郊行。於丘阜側拾得瑤觴一。劍一天書三卷。其觴上錫天子萬壽四字。天書皆古文。不可辨識。而未有書一行六字。曰欲貫通。訪卧龍。基乃訪道名山。遇諸葛孔明之靈。為指示大意。乃盡通之。乃杖策謁太祖。太祖禮之幕中。多所贊畫。先是基辭妻出遊。為時頗久。之不歸。妻念之。風聞基已道死。是時張士誠據江淮諸郡。略張甚。尋陷青田。基妻倉猝瑤觴出走。為遊時所獲。送之於蘇州。士誠不敢犯之。囚之於承天寺。已而徐達克平江。執士誠。吳地志平。搜得基妻。送之於基。太祖慶成開宴。基以壽劍進。蓋素知天命有歸云。按基佐明祖成帝業。自明時已多怪迂附會之談。而裨官家尤暢言之。斯編記基得天書等。猶非毫無影響。其言基妻表氏為張氏所虜。不知何據。考基初娶富氏。繼娶陳氏。賜韋氏。微之志傳。絕無表氏之說。亦可知其荒誕不實矣。



吐絨記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曲錄四所錄明無名氏傳奇目有吐絨記。即此本也。凡二十齣。畧稱唐潤州有皇甫冉者。以進士授新水尉。携弟曾赴任所。時河中盧綸授山東廉訪。妻陳氏。女忘憂。婢凌波。同行。舟至夏口。綸登岸訪舊知識。女兒窗刺繡。偶垂絨花于隣舟。即皇甫之舟也。曾拾其絨。作詞裏絨中投女。女和其意。反投之。曾少年輕脫。還登廉訪之舟。女方驚詫。而綸返。急匿之船底。舟旋發。不得食。女即以家傳善藥曰鬱金丸者使曾含之。得不死。既而舟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岸。急遁去。為家人所見。遞之已不及。曾武相元衡有疾。使客令胡陽持書向綸求丸。綸覓之不得。叩女及婢。得前情。大怒。榜之女登岸。將覓死。為金焦留守盧尚忠所救。養為義女。婢追女。附漁舟至新水。稱盧廉訪女。皇甫冉方為尉。即送之于綸。綸杖笈之。尋楚夫人私釋之。為擇配。冉即納為妾。曾入上都舉進士。得狀頭。歸視其兄而婢在。尋知女在尚忠家。乃媒娶之。按盧綸及皇甫冉兄弟唐書有傳。皆以文章著。綸與德宗廢和。有大歷才人之目。然元衡作相。在憲宗時。其時盧等皆前卒。又唐諸使無廉訪。諸道無山

東。按山東乃唐關。據劇稱綸為山東廉訪。與皇甫冉舟相值於夏口。則山東宜稱山南東道。不應作山東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不夜天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二齣諸曲目亦未見著錄演言可行姻緣始末略云梁武時有言可行者應試赴都路過胡表其人乃俠客相見款洽結為兄弟可行主都春妓山醉桃為朱弁子伯璽所奪胡表救之寄於人家而可行不之知乃易名改裝投朱弟與昇女翠霄倡和翠霄以南漢雲所獻不夜天珠贈之既而可行報中狀元帝詔可行與翠霄成婚并知女私情恥之矯詔成可行海南復遣人殺之遇胡表救免翠霄憤激投河為御史秦重所救藏于

家已而南漢蠻叛秦重持節海南可行遣救避居父友會稽太守劉惠恭中緣惠內升御史至是亦隨之北上與秦重於潤州相值翠霄聞生至私易芳裝訪之自云重子語言別去可行亦不察重至海南聞可行有弟寓此即使翠霄依之然實妓醉桃尋可行至此冒稱其弟重不知也重征蠻不利詔劉惠往撫之惠舉可行懼昇說稱為姓劉可行及堂執撫謂重使視其弟至則識為醉桃並男霄皆在大喜奏凱還朝詔可行復本姓其翠霄與妓醉桃並事封誥帝乃並昇之

名花榜二卷 上海涵芬樓藏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七齣演公孫楚事畧稱洛陽羊桓卸任總兵與妻兄翰林白之珩同居一第皆喪妻遺有一女桓女瓊瑤珩女琪英冒羊姓故瓊瑤擅文藻而琪英精武藝會中徐山蠻首作亂起桓為雍州都督討之偕琪英往桓射虎遇一奇婦人曰母天蓮者醜黑而能武奇之因請其赴洛代經理其家瓊瑤在洛須一婢給使中州士人公孫楚偽娶易姓以往以詞呈女女嘉其才賜名伴影旋知為男子私訂盟今生入都應舉會有冒僕射子知生之

行而慕女之色乃為媒冒生原姓名向女父之珩求婚之珩不察許之婚有日瓊瑤會天蓮至知女意不可乃代之嫁及期往大鬧排門而出還詣白氏則之珩與女均為賊酋偽作羊桓書賺之入山天蓮踵跡至山亦為賊所留生入探花及第奉命監羊桓軍桓重其器能妻以女生入山宣慰賊亦禁之天蓮乘間縱之東校以破賊之計生乃與桓將兵搗賊巢斬其首奏聞褒賞各分別進官生並娶瓊瑤其琪英以瓊瑤年長將讓封誥與之瓊瑤苦辭天蓮乃以己所得一品服色予琪英入山修道竟不返初生夢見仙

人榜示題曰名花榜其丑狀元為羊墳志榜眼為白琪英皆女子獨探花龔偉彰為男子不知其兆至是娶二女尋釋舊夢乃知一一相合也

生辰綱不分卷 上海涵芬樓藏清道光抄本

按此本不見各家著錄其末題云金焦雲編而書為道光五年抄本蓋即道光間人所作也其本演水滸傳晁蓋取生辰綱事而分為四節一曰英雄迫演林冲詣梁山滌入夥為首王倫所忌限其三日內勒劫殺一人以難之已而楊志至二人武藝相等倫欲並留之以抑冲而志不肯留辭去志入京謀復官不如意奮刀與無賴牛二爭因殺之凡四節為一節二曰雙雄鬥演楊志配軍留守梁中書奇其貌因校閱使與周謹索起門將周用為軍校會中書為蔡京賀生辰即使志押寶貨以行而晁蓋等遂謀劫之凡三節為一節三曰漁家樂演公孫勝劉唐等集會使吳用說三院於石碣村凡三節亦為一節四曰七星聚演公孫勝吳用晁蓋等七人與白勝謀使勝為酒販於途中誘楊志飲志中盡昏迷因而劫之七人者懼罪因入水滸為盜亦三節為一節五曰本演以劫生辰綱為主只是一事既非如四節等記容納四事似不必分立四目然清初如四大慶雖分錄四節實則一事明人刊王實甫西廂記亦判斷為四目則又不必以形式責之矣



無底洞一卷 上海涵芬樓藏刻李鈔本

按是本演西遊記陷空山事。題作山乙卯重訂。蓋舊本經水應俗人所改訂者也。劇凡六齣。目曰灰婆巧說。妖玷清修。心猿識怪。徒弟尋師。姪女求陽。天王獲鼠。畧稱陷空山無底洞鼠妖口地為夫人。灰婆者乃灰鼠之妖。勸夫人媚男子。行休補之術。而玄奘名德。方以求經西來。堪為良對。夫人乃變現身。縛于樹上。若蒙難之狀。玄奘不察。命八戒釋之。樊政至鎮海寺宿。其寺有二沙彌。先為妖所誑。行者說妖至與鬥。而妖以計脫。攝玄奘而去。行者拘山神問之。知是陷空山無底洞妖。乃往搜之。其妖聞行者至。偕玄奘遁去。行者見洞中供奉天王神位。知與天王有親。即上天詔之。天王乃率神兵收其妖。而救樊師。其記事與西遊記無甚出入。

張小山小令二卷 明嘉靖刊本

元張可久撰。可久以小令著名。其集有今樂府。吳鹽。蘇堤漁唱。元本北曲聯樂府已全收之。其本已別行著錄。是編為明季間元所輯。上卷所錄為水仙子等曲二百七十九首。下卷所錄為南呂一枝花。長天落彩霞套曲一首。又為玉郎帶感皇恩採茶歌隻曲等二百八十八首。視元本北曲聯樂府所收不及達甚。據卷末所載開先後序。謂今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小山詞載在樂府羣珠。詩酒餘音者。僅數十曲。他所得仙音妙選。樂府羣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者多。今所編次雖成上下二冊。每標曲終。鏤板不別空。以待博學君子寄示云。是開元此編。自諸家選集輯出。故不能備。且亦自知其不備。然開元雖未見可久諸集。其所用選集。則頗有今人所未能見者。如樂府羣珠。詩酒餘音。仙音妙選。今皆無其本。今以北曲聯樂府考之。開元所錄雖大抵見于北曲聯樂府中。然亦有開元此本有而聯樂府本無之者。則開元此本亦不可廢也。

增廣歸元鏡四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不載序跋不知其著作始末然書名增廣歸元鏡當其在釋智達之後度亦清初釋氏所為矣今以舊本校之其第一卷增夫人送飯天女散花勸夫改業群賢結社念佛消愆西方接引陞任稅司慈航示警錢王賞花夢示前身凡十章除陞任稅司以下四章外皆慧遠之事卷二增遊湖招怨老僕勸主眼前果報勸夫從善諸姬演藝回陽勸善叩真皈正廣修善果這官代請禹法歸一凡十章皆涉永明禪師事卷三增慶賀昇平漁翁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詩話

子受禪仁堪方判教潮三聖會悟玉芳慕道方判隱詢四夷侵命女擇婿打柴得金祈天下婚天然佳配蓋相逐女遺言樞全道傳海外遺囑傳燈四夷遵化共十七出記高僧王傳位世子訪永明師于杭及永明師化去之事四卷增登高遇主欽詔恩榮條主進主四國赴約煙塔西歸夫婦尋真白日飛昇七出記高僧王返國及高僧田種文夫婦金仙事所增倍于舊本然語多不若舊本之簡潔易觀也

王榮登樓一卷 翰林風月一卷 倩女離魂一卷 以上元

攝政一卷 元

元鄭德輝撰鍾嗣成錄鬼簿下載德輝名先祖平陽襄陵人以儒補杭州路吏病卒火葬于西湖靈芝寺德輝名聞天下雖婦人女子皆知之伶倫輩咸稱鄭老先生云所撰劇錄錄鬼簿所載凡十七種今唯傳王榮登樓翰林風月倩女離魂同公攝政四種王榮登樓標題云假托名蔡邕為士醉思卿王榮登樓按起句天一閣本蔡公稱蔡太常博士蔡子丞相蔡邕曾與蔡指腹為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話

以女桂芝字榮然卒邕以榮侍才矜驕召之入都不為禮而陰使翰林學士曹植薦榮于荆王劉表表見榮貌寢亦不任用榮遂流落荆楚間州人許達好客有樓曰溪山風月榮每登樓吟詠與達酬唱彌望中原感慨零涕已而邕薦榮於朝召授典馬大元帥北歸吳邕女婚翰林風月標題按學士微晉國婚姻天一閣本錄鬼簿作晉國煙花傷梅香騙翰林風月稱白敏中父從裴晉公征淮西有功度以女小蠻許字敏中已而敏中喪父晉公亦薨敏中入洛謁晉公夫人問以親事夫人信之于家令敏中

與小兒以先妹相稱。不及姻事。故中憂思致疾。託婢與  
素同。與小兒會。甫相見而夫人至。驅使離府。故中乃  
入都。與及弟為翰林。奉命與小兒成親。其間目與  
王實甫西廂記極相似。而詞不沿襲。劇中婢與素白多  
用書信成語。故曰尚梅香云。情女離魂標題曰。詞素琴  
王生渴恨。迷音韻。情女離魂。猶與王生張公弼與里人  
王同知指腹成親。王生子曰文舉。張生女曰清女。公弼  
同知皆亡。文舉將赴京覲見。往探張夫人。夫人出情女  
相見。使呼文舉為兄。云得官後方可成親。既辭去。而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女兒念成疾。其魂竟追及王生。隨之入都。王生及第。授  
新州府判。偕情女故里。復訪張氏。其家驚為鬼魅。入室  
則魂與體合。而女疾遂痊。存唐陳玄祐離魂記。而改張  
鉅為張公弼。王宙曰王文舉。周公攝政標題云。說武庚  
管叔流言。輔弼王周公攝政。稱武王平殷。封武庚。使  
叔監之。武王疾。周公為文告于先王。請以身代。藏文于  
太廟。金縢櫃中。武王崩。公奉成王即位。三叔以殷叛。布  
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公乃以妻子為質。往往平之。  
奏凱歸朝。初公去後。太公望金縢見祝冊。示成王。成王

旁添十字  
係正文非小注

意解。至是迎於午門外。親為公推轂。公年六旬致仕。歸  
政于王云。四劇唯周公攝政為題材所拘。詞采與甚可  
取。餘俱當行。則曲中自無可如何。良以四友齊說。謂馬  
東籬辭老健而乏姿媚。閨漢卿辭放蕩而少蘊藉。白仁  
甫詞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如王榮登樓  
第二折。暮為驚。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亮  
民歌十二月花物寓意。尤為妙絕。非詞脂弄粉者可得  
窺其堂廡。又摘使輝情詞亦與人不同。如傳梅香頭折  
仙呂調。二折大石調等曲。不着色相。情意獨至。真得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三

家三昧。情女離魂。趙詞聖藥王四。近取花叢釣。有折  
蒲草草味。葉茂。過水窪。像淺沙。遠望見。湖龍寒水。月籠  
沙。我見茅舍內。三家。如此等語。清麗疏便。語入本色。  
然珠不環都。宜不指于俗耳。而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作  
詞定格。錄王榮登樓三折迎仙客。離簪紅日曲。評云。迎  
仙客累百無此詞。美哉使輝之才。名不虛傳。其傾倒如  
是。亦可見使輝詞之不凡矣。



楊州夢一卷兩世姻緣一卷金錢記一卷 元曲選本

元喬夢符撰錄鬼簿載夢符名吉太原人號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美容儀能辭章有天風環佩撫掌二集以感嚴自飭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宮前有題西湖梧葉兒百篇名公為之序江湖間四十年欲刊所作竟無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按以上引錄忠傳卷六曹南天一閣二本書之所著雜劇十一種據曹南天一閣二本書之今存者楊州夢兩世姻緣金錢記三種楊州夢演杜牧事稱牧官翰林因公赴豫章事畢將回京太守張紇饒之出歌伎好好送酒牧為詩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之盛稱其色藝其後二年紇以好好贈楊州太守牛僧孺牧因事來楊府僧孺宴之於席上見好好仍有題詠疑是舊識而不知其故過州人白文禮告之始知即好好因請白轉求此女於僧孺諄諄叮囑而去頃之僧孺以任滿來京文禮亦至言于僧孺以好好歸牧張紇時升京兆尹云據此伎名好好故標名目云張好好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詩酒楊州夢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亦載是目而起句作李夢娥不作好好蓋舊本本謂妓為李夢娥也兩世姻緣演韋韋事稱韋在成都春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韓玉簫相期白首簫母稍厭之勸使入都求官韋行約得官來取久之無音耗簫積思成病遂既臨歿自寫其容屬母送于韋韋歷官至鎮西大元帥赴任過荊州節使張延賞召飲出其義女侑酒驚其貌與簫同何延賞求之延賞以為壽拒之會簫母持圖尋韋至延賞得圖始知其故上聞其事命延賞以女歸韋金錢記演韓翃事稱翃字飛卿三月上巳遊龍池遇京尹王輔之小字柳眉兒者目成心許以所佩金錢與之翃因隨其車入輔園中初怒之旋知為翃館之于家一日於榭齋見女所佩金錢疑翃有遺行將聲其罪而翃奉上命宣入朝擢為狀元輔從賀知章言召翃為婿翃以曾受輔辱拒不肯李白知之奏于上賜成親云吉以詞曲擅名元時所撰散曲明李開先曾為刊行雜劇亦高華穠艷自明以來諸家于此三劇遞有解本雖風情之詞人所共嗜要足以見其文之著也明益稱齊柳枝集稱楊州夢頭折仙呂點絳脣套係楊慎重訂故後人混收入慎黃夫人集內今檢楊夫人樂府其第一卷果有此套題維楊風月以

勸陳與郊古名家雜劇本楊州夢文多不同而與臧懋循元曲本極相近或懋循訂此曲時曾參其文歟稱奔生于明末多習舊聞疑所言當有據也

豫讓吞炭一卷

元明雜劇本

霍光鬼諫一卷果元敬德不伏老一卷雷春

按三本皆不著撰人王國維曲錄二據元姚桐壽樂郊

私語所稱海鹽楊康惠公梓節俠風流善音律今雜劇

中有豫讓吞炭霍光鬼諫敬德不伏老皆康惠自製以

寓祖父之意第去其著作姓名云云定為元楊梓所撰

梓海鹽人失其字祖春宋武經大夫父發仕宋官樞密

院副都統入元授福建安撫使領浙東西市舶總司事

卒追封弘農郡侯梓至元三十年以招諭爪哇等處宣

慰司官隨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伊克穆蘇招諭爪哇有

功後為安撫總使官至嘉議大夫杭州路總管致仕卒

贈兩浙都轉運使上輕車都尉追封弘農郡侯諡康惠

豫讓吞炭稱智伯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于藍臺求

三家地韓魏皆以萬家邑與之趙襄子獨不許智伯韓

魏兵伐之豫讓諫不納襄子保晉陽決水灌其城不沒

者三版韓魏咸自危襄子臣張孟談說韓魏決汾絳水

灌智伯軍營遂滅智氏三分其地襄子挾懷漆智伯頭

以為飲器豫讓欲刺襄子為智伯復仇潛入襄子第伏

廁中襄子搜得之重其義縱之去讓乃漆身吞炭伏州



橋下伺襄子過刺之。襄子心動，又搜得之，讓知不免，請得襄子衣而刺之。襄子脫衣與之，讓剖衣辟之，即自刎。事全本史傳。霍光鬼諫稱光官大司馬，昭帝崩，立昌邑王，無道廢之。立宣帝，帝以光擁戴功，授其子霍山、霍禹以官。光以二子無知，代辭，上不許。旋奉命採訪五霸，歸則二子以妹成君進于上為后。光聞益怒，召二子痛責之。即見上，請殺二子為民。下成君于冷宮，上亦不許。光由斯感疾，上親臨問之。因泰山高必反，他日但憐老臣，勿剖棺戮尸足矣。竟不起。其後山、禹果謀反，光之鬼夜

趙承明殿奏其事。上因誅山、禹而祀霍光之墓，敬德不伏。老稱唐主平區夏，設功臣宴，招十路總管赴宴。各因功定其位次。尉遲恭與李道宗爭位，毆道宗，折其齒。上怒，貶恭為民。令回家閒居。其後三年，高麗王以唐恭叔寶病尉遲恭貶，有隙可乘，命將鐵勒金牙入犯，屯兵界上。尉遲恭會戰，上命徐茂公往赴之。及相見，恭乃稱有風疾，不可用。茂公審其偽，屬軍校詭稱高麗卒至，其家肆擾，恭出奮擊之。而茂公適至，度不能隱，乃還朝。將兵與鐵勒金牙戰，擒之，詔復封郡國公。梓將家子任俠

尚氣，故所譜三劇，悉桓武義烈之行，詞亦豪邁激宕，稱其為人。明清武將如陳大猷、薛論道、湯貽汾，雖皆以曲著，然其詞固不得與元人比擬。自元以降，武夫工曲，固當以梓為首矣。唯姚桐壽稱其製曲以寓祖父之意，梓父發以宋臣降元，未為純節，豈發心懷故國，雖附元而情非得已，其衷曲有非他人所能知者。梓乃託之於曲，述豫讓霍光之事，而表其心迹，隱為先人地耶。此固非後人所能詳知已。



合汗衫一卷薛仁貴一卷相國寺一卷元四道本

之張國賓撰錄鬼簿載國賓按國賓一作國賓大都人即喜時

豐教坊勾管曾仲明補吊詠六教坊總管喜時豐主米

三錢大德中知國賓乃大德時人也所著雜劇據曹寅

刊本錄為薛仁貴有漢高祖公孫汗衫記薛仁貴

三種天一閣鈔本錄為薛仁貴又多嚴子陵垂釣七里灘一

種太和正音譜上紀夫賴錄汗衫記三序與刊本錄鬼

簿同而題作張酷吏跋云偶夫托姓有名無字張酷吏

誤傳張國賓非也自古倡夫如黃番綽教新磨止以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話類

一

名稱之豆世無字謂國賓乃訛傳然錄鬼簿明載國賓

樂名為喜時豐則酷吏始國賓此並非樂名且元時

優伶如順時喜春來等雖通行樂名而其本來名字

亦未嘗不為人所稱順時喜春來王音譜謂與名字亦非

也其劇今存者為合汗衫薛仁貴二種合汗衫元四道

本題作東嶽廟夫妻占玉玦相國寺公孫合汗衫然錄

鬼簿王音譜述古堂日均作汗衫記其標目為金沙院

父子再團圓相國寺公孫汗衫記按標目據天一閣抄

本錄鬼簿金瓶梅原

山錄金瓶梅原

子曰善友魏李氏美男中教一貧人陳虎留於家以家

事安之善友妻久不產虎隨善友夫婦赴徐州東嶽

廟擲杯珓於路殺善友強劫李氏占為妻旋生子虎以

為己子名陳豹約長成武藝入都應舉母以汗衫之半

與之為至南京訪求員外夫婦而不言其故豹中武狀

元授提舉使於相國寺散齋張義夫婦失子且貧甚來

寺投齋見豹類己兒俱大慟豹向知其故出半衫示之

與義夫婦所攜半衫適合為一歸告其母始知半生父

被殺虎乃父仇所遇二老乃祖父母也即執虎付官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話類

二

之時張義夫婦亦來徐相會與魏李氏讀金沙院追薦

孝友而孝友妻遇殺在院為僧因相認祖孫父子團圓

云太平廣記一一雀肘子條引原化記與此極似蓋

即劇所本變其姓名耳薛仁貴元曲選標目作徐茂公

此於帳門薛仁貴某歸故里考錄鬼簿王音譜載此劇

均作薛仁貴不歸還鄉其標目起句為張士貴賴功治

罪按此天一閣如元選此目亦非原題其劇在薛仁貴

事稱仁貴小字驍也高麗之後仁貴投總管張士貴為

義軍大敗以三戰定天山士貴賞其功軍功勳顯人

士貴仁貴于轅門外比射。士貴不能中。而仁貴三發三中。乃升士貴。以仁貴功授天下都元帥。以徐勣女嫁仁貴。與仁貴原配妻柳氏俱封夫人。相國寺演羅李郭事。祇羅李郭撫面含士之子湯哥。蘇文順之女定奴。使相配偶。生子受春。湯哥放浪不檢。李郭憂之。嘆曰。兒要自養。教要自種。僕僕與乃唆湯哥出走。詭報其死。復掠定奴受春而逃。李郭始知與之奸。棄家追之。且訪湯哥至京。則蘇文順已貴為左丞。暨修相國寺。湯哥執役于寺。文順見僕得受春。忽失唾壺。吏執受春拷之。受春見湯哥呼父。吏並拘湯哥。李郭至寺。二人者知為祖孫。呼救。方喧嚷間。而文順出。見李郭乃故人也。各述始末。文順始知湯哥其婿。而受春其外孫。倉士為禮侍。奉旨來寺進香。李郭以湯哥示之。乃其生子。吏執獲僕與。與定奴俱來。李郭又指定奴語。文順是其生女。於是蘇與兩家骨肉皆得相聚。感李郭之恩。奉養終其身。此劇天一閣錄元新續編著錄。在所附失名傳奇目中。述古堂目亦入無名氏類。唯元曲選及味其部新續古名家雜劇俱題元張國賓撰。未知孰是。今姑附張國賓劇。系題目

正名。元曲選作莽漢哥。莽打連鄉牌。羅李郭大鬧相國寺。新續古名家雜劇多二句。作張如胎勒要捉良家。老素人果有忙惶事。賽曾李。莽打連鄉牌。羅李郭大鬧相國寺。天一閣本錄鬼錄上條後二句。與新續古名家雜劇同。在天一閣本誤作賽曾李。似即湯哥。然劇中不見賽曾李三字。究不知其稱呼之所由來也。

柳毅傳書一卷氣布一表以上三卷集一卷

元高仲賢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仲賢真定人浙江行

者楊官按天一閣本不作太如正音譜上稱尚仲賢

之詞如山花獻笑其他不詳所撰曲天一閣抄本錄存

鍾所載為九種太如正音譜示同音字刊在錄鬼簿則

多漢高皇灌足氣英布一種合為十一種今存者唯柳

毅傳書氣英三奪紫三種其餘如陽去來今趙娘背燈

等美曲新童散見于太和正音譜及李王北詞廣正譜

等書中今皆無全帙已不足窺其全篇結構言仲賢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不得不據此三劇矣柳毅傳書本唐李朝成柳毅傳而

稍異標題云涇河岸三娘訴恨洞夜流柳毅傳書天一閣

今見合起句作似插進腔柳毅姐妹氏教入京應舉下

年東歸於涇河岸見一婦女牧羊頓眉凝睇如有訴情

怪而問之則自稱為洞庭龍神之女三娘嫁涇河老龍

之子夫婦不和老龍欲其子言俾牧羊於此言已出家

書為龍女之數趨則如女之教以金釵扣腕旁植樹

即有庭人來迎謁問夜君告其事洞夜君與夫人方以

為念而弟從塘火龍至問其言即向涇河與小龍津門

嘆之以女婦欲毅娶之毅辭以女老須歸侍母洞夜君

不能強但原略之執事見母則母已為聘范陽盧氏之

女擇期成禮視其人則三娘也詢之則龍君不能忘是

使三娘冒盧氏三娘復與毅母子之洞夜命親云氣英

布強漢高帝帝梓履云陸大夫街命使九江漢高皇灌

足氣英布言布事項王為龍且所戮願自免漢王使隨

何往名之布強豫未決遂與使至何乃自屏風出謂

使曰今漢臣布已歸漢今未許之布出不意無以自白

即殺使使引兵歸漢謁漢王王乃倍坐使宮人灌足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為禮布大悔欲自戕何止之已乃漢王大設宴自備布

慰問之曰累折公威氣屈即授九江侯布大感引兵破

項上嘉其功封淮南王如何為知足大夫三奪紫三種

後茶事大意謂建武元吉忘秦王以懼敬德之象謀去

之才吉設計以美良國進于上謂秦王反臣上果信

之今此茶罪劉大瑄聞之持槍斬國國見上謂秦驍勇

非凡曾于榆枿園挂單雄信有救獲秦王之功不可加

以罪之吉受文諸之言謂惟許過當請與茶角甚且詣

秦叔寶言其事叔寶勸其和休不聽明日較于御園秦



即申執鞭元吉用槍兵數交恭報奪其槍將反刺元吉  
秦王出之元吉亦告免恭不聽竟殺之云云斯本為元  
吉之標題目正名曰齊元吉西事錄尉遲恭三奪樂元  
曲選錄單雄信斷袖記尉遲恭單鞭奪樂一處亦題  
高仲賢撰然考其文所演乃恭于榆林圍殺秦王事其  
事在此劇之前與此劇所演渺不相涉復考天一閣  
抄本錄鬼簿注高仲賢三奪樂名曰齊元吉西事錄  
尉遲恭三奪樂與此本正同知此本即高仲賢劇除此  
三奪樂外無以單雄信事為主之單鞭奪樂劇元曲選  
本所錄必為另一本誠恐稱錄時不察誤為之尚仲賢  
也

伍員吹簫一卷皮柳翠一卷

元曲選本

按伍員吹簫諸家目錄所載皆作元李壽卿撰錄鬼簿上

載壽卿太原人將仕郎除縣丞其他不詳元吳澄吳文正

集卷二十四順堂記有魏郡李壽卿里貫與鬼簿所記不

同不知是一人否此本為元曲選本題為繼浣紗漁翁伏

劍說專諸伍員吹簫稱楚平王聽費無忌讒言殺伍奢及

其子尚次子伍員鎮興城無忌更命其子得雄假王命召

之入朝仍行殺害公子平遠知其計懷子平勝先往樊城

告以家難得雄至負怒鼓之得雄狼狽遁去負與建悲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討逆亡之鄭子產懼楚之勢欲害負負知之縱火焚驛亭  
負而去建死于兵負攜勝將投吳路中飢餓遇浣紗女食  
之負食訖謂女曰道者至幸隱之女避嫌抱石投江而死  
渡江更逢一漁翁其人曰聞丘亮賢者也載負過江為吳  
食負又曰進軍至勿泄漏為言漁翁亦避嫌借負劍自刎  
而死負遂抵吳寓于丹陽西吹簫乞食于社家後逢轉語  
結為兄弟請于吳王借師與專諸復伐楚入郢鞭平王之  
尸俘費無忌殺之將移師伐鄭子產懼楚有能息吳兵者  
封萬戶賜千金問丘之子曰村所究應募入吳謁負自述

家世請勿伐鄭買感問丘之德乃罷兵所記負事出入子  
史而多難俗說與今傳余邵魚列國志傳皆相合劇中所  
述人物多不同時則緣米里巷委談而誤不足深責也度  
柳翠元曲選本不題作者稱觀世音菩薩淨瓶內楊枝葉  
偶著微塵謫往人世在杭州抱劍登為妓名曰柳翠其母  
張氏父柳老七化已十周年張乃請萬壽山顯應寺僧做  
好事會須十眾而寺僅有九僧以香積厨下燒火和尚僧  
本風顛不得已同之元數及會期此僧乃持柳枝月而  
至向翠說法勸之出家翠不從已乃夢為梨花猫兒夢入  
冥間王責其觸汚聖僧命斬之醒而風僧在旁頓悟生死  
無常乃出家為尼旋歸辭其母取官身衣服燒之其所素  
誠牛員外來視翠見之方欲叙情而僧突至竟隨僧去於  
是顯應寺長老知風僧為真僧請升座說法翠來問禪為  
說偈翠旋坐化于東廊下風僧亦不見風僧蓋西天第十  
六尊羅漢奉佛命來度之云元曲選此劇標題作顯應寺  
主誦金經月明和尚度柳翠天一閣抄本錄鬼簿載李壽  
卿臨岐柳劇注云風月獨占出牆花月明三度臨岐柳月  
與元曲選不同然方息幾子本此劇目作風光獨占出牆

花月明和尚度柳翠其起句同天一閣本錄鬼簿而收句  
同元曲選至于文字則與元曲選本無大差異或二本所  
錄即李壽卿之臨岐柳亦未可知今姑附于壽卿伍負劇  
之後太和正音譜稱李壽卿之詞如洞天春曉又云其詞  
雍容典雅變化通玄造語不凡非神仙中人孰能致此所  
以推許之者甚至蓋亦元代鉅手云

秋胡戲妻一卷曲江池一卷

元曲選本

元石君寶撰鍾嗣成錄鬼簿載石寶平陽人舉狀元太

和正音譜稱石君寶之詞如羅浮梅雪其他不詳秋胡戲妻

標題為貞烈婦梅英守志按天一閣本錄鬼簿作採桑女梅英訴恨魯大夫秋

胡戲妻稱胡妻羅大戶女名梅英結福甫三日而官司勾

秋胡從軍別母妻而去十年不歸同里有羅大戶富有錢

穀知梅英美欲娶為室以利啗羅強委紅定于梅英之姑

及近娶梅英不從李大夫受辱而退秋胡事魯昭公以軍

功受中大夫贈黃金歸省母抵里經其家桑園門扉不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試入之見一女方採桑飽治其試挑之不從更遺以金女

怒詬之胡乃自返觀其母女繼歸見胡以為暴者追至其

門也遂前搶之姑為言是秋胡益憤其無行乞休離姑哀

之始相認其李大夫以娶親不遂前來尋問不意胡歸急

謝過胡命李於鉅野縣懲之事出劉向列女傳但傳云胡

妻自盡此云復好緣欲團圓結局遂市奉事曲江池演李

亞仙事標題作鄭元和風雪早田院李亞仙花酒曲江池

按天一閣本錄鬼簿作採桑女梅英訴恨魯大夫秋胡戲妻

稱榮陽鄭公弼為洛陽府尹有子元和中懷允讓命赴長安

應舉三月三日元和遊曲江有長安趙大戶者方挾妓劉

桃花與桃花之結義姊妹李亞仙張宴於曲江池上元和

適遇見亞仙悅之停驂注目為墜鞭者三已知為長安上

廳行首遂至其家傾囊奉之久之金盡為娼所逐流為乞

丐為人唱挽歌其僕走報公弼公弼入都至杏園遇元和

之立死亞仙聞之而往救復蘇娼追至強亞仙歸亞仙

不得已置之而去一日念元和甚遣婢召至家飲以酒請

于鵠出資自贖與元和另居勸其攻書旋成名登上第授

洛陽縣令參府尹公弼聞知為己子呼之曰元和元和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顧而去公弼親詣縣署召亞仙謝之亞仙責元和背父憤

欲自殺元和頓悔即認其父鵠窮困尋至元和亦勸亞仙

存恤之其事本唐白行簡李娃傳而別撰人名情節稍有

變動不盡與傳同至鄭元和之名頗為不典論者譏之然

宋莊李裕雖助編下載紹興中有維揚喬大觀仕于朝或

戲之曰公可與鄭元和對喬辨其豈有遺行若彼邪云云

知宋時傳鄭生李娃事已有元和之名不自石君寶作劇

始也



范張難秦一卷

元曲

嚴子陵七里灘一卷

元曲

元宮大用撰鍾嗣成錄鬼簿下載大用名天挺大名開

州人歷學官除鈞臺書院山長為權豪所中事獲辨明

亦不見用卒于常州所著雜劇據錄鬼簿及太和正音

所載凡六種今存者唯范張難秦及嚴子陵二種范張

難秦演范氏張勳事標題云義烈傳子母褒揚按此

曲連年鬼機子午作子世榮筆天一閣本錄死生交范

張難秦畧稱山陽范武汝而幼同遊太學不欲就官各

歸里同里孔嵩仲山者武之弟與洛陽王龍武弟共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錢范張于長亭孔有萬言長策託王龍呈于當道龍乃

竊為己文得除杭州參判武與幼約二年後相會于汝

南及期式往赴約龍方乏任與武遇因共訪幼登堂拜

母飯難秦而去其後武寓荊州太守第五倫辟之不起

忽夢幼至云生死異路已隔幽冥即往赴之幼妻與將

至塘而不肯進武至乃得行即留家次守其墓會第五

倫奉命徵武來汝陽強起之孔仲山為倫執從武見

之為倫言其人賢者為王龍所賣乃並薦之而責王龍

云嚴子陵重釣七里灘元刊本標名為劉文叔醉隱三

家店嚴子陵重釣七里灘其本賓白不全審其文乃謂

嚴光隱南陽富春山七里灘時光武避莽亂改名金和

居下村李二公莊每與光飲酒舉話其後光武即位宣

光光辭不往上親作書召之光乃就路上出郭迎之與

飲酒及歸上為設拂塵宴于宮中宴次忽有鶴棲于欄

欄則七里灘光所仰鶴來探視也光感其情即回七里

灘云云錄鬼簿太和正音譜載大用劇俱有釣魚臺此

本作七里灘不知即大用所作否正音譜插宮大用之

詞如西風鳴鶴又云其詞鋒穎犀利神彩燦然若健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摩空下視林藪今觀此劇豪情健筆溢于紙上蓋非大

用不能王國維序元刊本雜劇定為宮大用作頗為

近理今從之與范張難秦同日為大用之作庶無差忒

焉

循

霸亭秋一卷鞭歌妓一卷鞭歌一表鞭歌明雜劇本

明沈自<sup>機</sup>撰自微字君庸吳江人環從子崇禎乙亥辟

賢良方正不就所編雜劇三種合刊本稱淑陽三弄此

為盛明雜劇本皆一折雜劇霸亭秋演宋杜鰲哭項王

廟事今洪邁夷堅志丁其卷鞭歌妓演唐張建封事

見唐張回幽閒鼓吹簪花髻演明楊慎誦漢南事慎以

議大禮請成懼罪自放嘗醉數於作雙簪插花諸伎

擁之遊行城市諸友首以精白綾作被造諸妓服之酒

間七書醉墨淋漓諸首輒歸裝演成表慎聞亦自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有規之者曰老顧欲裂風景聊耗壯心耳其事明人盛

傳錢謙益列朝詩集傳尤惘惘明史樂府注皆載之自

微負才任俠而功名不得志劇指此三人事蓋自以此

明萬曆以來吳江沈氏多能曲而自微北劇特為擅長

鄒漪習禪野來自微傳稱明南北劇不下數百家唯徐

文長四聲猿稱獨步君庸與之並駕朱彞尊靜志居詩

話稱君庸善填詞所撰鞭歌妓霸亭秋諸雜劇慨當以

慷世有續錄鬼簿者當日之為第一流也稱齊時江某

評鞭歌妓稱君庸霸亭秋簪花髻以此劇歎與元人韻

顧近日詞人鮮出其右所評皆非過譽啓禪野末又稱

自微詩文散佚冬青樹一劇亦復不傳知自微尚有冬

青樹劇顧亡佚已久今行世亦唯霸亭秋等三劇其冬

青樹則無人知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四大慶 舊抄本

按是本分四段、以一事配一節、今與沈采四節葉憲祖四  
艷許潮泰和之體同、而以伍景一人貫串之、第一段為春  
福凡八出、謂趙宋時有大夫伍景、故有三女、長女生而  
而眉髮俱白、立意非男子白眉白髮者不嫁、次女能文而  
啞、三女右手拳曲不能舒展、其次女曾有異人言、謂遇奇  
花方能開口、有秀才花緣扶者、性痴、待於泰山松樹五大  
夫前、欲得妻、伍景女上山尋花、遇此痴生、呼夫人、而女即  
言因贅為婿、第二段為夏景、凡七出、謂伍移鎮南昌、息  
於廬山、其三女湘娥梳頭、失所戴金釵、有挑水夫錢姓名  
山雲子者拾得之、以獻、而女手忽能自展、是時太子來廬  
山行香、過盜、山雲子又有救駕之功、太子即官之、命娶伍  
女、第三段為秋景、凡六出、謂伍辭官遊至岳陽樓下、其  
長女玄珠乘船過、風有漁翁牛八老曾網得玄珠、珠能避  
風、至此段女於尾、伍召見、悉其年逾七十、而筋力甚健、且  
皓眉白髮與長女同、因納為婿、第四段冬景、凡六出、謂  
伍出家於峨眉山、有華陽趙廣陵憤妻之妬、亦遁跡至山、  
伍下山勸廣陵之妻悔過、而廣陵所出之妻及婢寄居人

家各生二子、並歸宗團圓、次各述其因由、謂伍三婿及趙  
廣陵均來峨眉、聽因果、悉次婿花緣扶乃福星降凡、以其  
痴故有福根、三婿山雲子上應天祿星、故食祿皇家、長婿  
牛八老乃天壽星臨凡、以養天真、故享大年、趙乃天壽  
星臨凡、以前生嗜利故半世無兒、亦能改過故得多男、  
之報云、此因由一節為第七齣、附于冬景之後、其四大慶  
以泰山匡廬岳陽峨眉四大景為津梁、所謂按節選勝是  
也、然命意設事、不免弔詭、蓋文人嗜怪爭奇、固有此本、實  
非曲家之正格也、其冬景第七齣沽美酒曲云、昔年堪奉  
山奇寫、原誤作三嶼雪匡廬妙結、朱素臣岳陽巧設、其下文  
缺、不知何人據此四慶、當由四人分撰、朱丘葉三人皆吳  
下勝流、其設峨眉之乃一人、則不可知矣、



馮驩市義雜劇一卷 倚玉堂原刊本

清周樹撰樹字起辛一名之道字次修蕭山人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三錄此劇釋題作蕭山周起編此為倚玉堂原刊本與倚玉堂詩選及壁上詞合刻為一編其倚玉堂詩選前載山陰王端淑序云次修幼以詩聞今易名樹則樹是名提要誤作周起蓋刊本題蕭山周起辛樹編撰解題者誤以字為名又誤以辛字屬下讀合辛樹二字為字失其實矣端淑序又稱樹父官遠省樹年十八自驅驢往省父與俱歸則亦篤行之士非華而不實者此劇演馮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詞曲類

事開端楔子畧記孟嘗君好士及入秦始末次以驢彈鉄為第一折驢為孟嘗君收債為第二折焚券為第三折孟嘗君就國于薛百姓親之為第四折詞白格調均力草元人差得其似其不高詞藻唯以俗語鑄詞亦是元人家法唯音節瀏亮似仍不及而賓白擬元太過反欠自然蓋有意追古而未臻純熟者也劇末附樹自記力闢元時以曲取士及作者只撰詞曲賓白由伶人為之之謬謂賓白為闕目所係曲文往往有上句此意下句彼意絕不相闕謂賓白接讀之此句當出作者之手非伶人佈綴可知其議

論甚為有識按文人撰曲未必便于場上其賓白伶人扮演時固自便以私意改易則有之若謂古來撰曲者但填詞而不綴賓白為無足理樹此言明暢事理足以破蔽世之信虛妄之詞者亦可以熄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閒情偶寄十六卷 金陵異聖堂刊本

清李漁撰。漁有一家言及十種曲已著錄。足編為漁所著雜品。凡分六部。一曰詞曲部。其目曰結構。曰詞采。曰音律。曰賓白。曰科譚。曰格局。皆論撰曲之事。曰選劇。曰變調。曰校曲。曰教習。曰脫套。皆論演曲之事。二曰聲容部。其目曰選姿。曰修容。曰右服。曰習技。皆論婦女伎飾。三曰居室部。其目曰房舍。曰廳欄。曰牆壁。曰聯隔。曰山石。四曰器玩部。其目曰制度。曰位置。五曰飲饌部。其目曰蔬食。曰穀食。曰肉食。六曰種植部。其目曰日本。曰藤本。曰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小說類

本曰衆卉。曰竹木。七曰園養部。其目曰行樂。曰止愛。曰調飲。吸。曰却病。曰療病。所論六端皆切近人生。標曰閒情。蓋自以為閒情逸致。杜齋序引陶潛賦閒情為解。殆未必然也。漁天性敏悟。凡諸篇所論。俱能自出新意。不襲陳言。其述治生調養之術。不事侈張。亦不為高論。雖有富貴事理。至於詞曲尤多精論。其居室器玩二部論制度方式。文所不能詳者。為圖以表明之。亦具有深思。有裨于宮室營造之學。雖其客部選姿修容諸條。刻畫嫵媚。詞往往貽世人口實。然昔時風俗社會與今不同。漁所言亦當時人

議論之一斑。雖語意微傷纖佻。要其大旨固論修容之術。不害其著書之體也。自明季以來。東南士人崇翕競。山人墨客翕然和之。動以幽賞相尚。然觀其品題名物。所以陳一己之好者。不過浮詞淺見。率鮮實學。獨漁以精巧之思。幽美之趣。從容談寫。皆平生經歷所得。卓然為一家之言。觀其條理井井。嫻事理。備體用。雖古之哲匠無以過之。此求之四部書中。尚不多見。世之人顧猶有目為小道而輕之者。抑何識之淺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酒色財氣四卷 清雍正七年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以一劇色四事皆色極所理公案一曰酒案自第一齣至第八齣屬之演臨川人高陽事謂陽以元宵觀燈醉後與富戶雷士春相忤士春有姪曰應元出家為道士國士春之財令人暗殺士春而誣指高陽殺其伯父陽已誣服而色極按臨至江西訪知其情抵應元罪釋高陽而恤之二曰色案自九齣至十四齣屬之演楊州人柳衣事謂衣服易至江州羨縫衣匹妻江氏之色咱其夫以利異得一會夫已允之而婦為牛皮匠所殺其夫

疑衣所為訟之而衣是夕為父問阻實未嘗出邸舍極極至雪其冤三曰財案自十五齣至二十齣屬之演南康人賀金蘭事金蘭失金一篋夢人告其金在四聖廟旁黎明將取之而村民單大趙三先拾得之單利金殺趙置其頭於篋中而去金蘭至取篋為夫所遮吏觀異狀疑為盜啟其篋見人頭在焉因繫之於獄極按部至閱牘至金蘭擬判斷字而雁哀叫不已旋集于單大之舍案因大白雁叫者以金蘭曾放生報其德也四曰氣案自二十一齣至二十六齣屬之演壯士養素事事謂瑞州有國戚龐姓修長

生剽山人海東青以術干之將殺一薛氏子以合剽壯士

養素聞其事劫而救之而東青利龐有辟

奪其實棄其尸於井養素追至誤墜井中龐之家人因指

素為殺人犯極至理其獄設計獲東青而養素固龐之婿

先有婚約尋親至此極即命其完婚云

案已訖其二十七齣則記極還朝高陽柳衣賀金蘭養素

皆感恩相送極以四扁額分賜之一曰酒不可縱二曰色

不可迷三曰財不可貪四曰氣不可使云所設四案皆在

江西疑作者乃江西人或寓江西者至四案始末坊間龍

圖公案小說亦未載蓋扭合他事以意為之然龍圖公案  
集色極之事而皆掠自他書率非實錄戲曲假設事端  
固無不可唯闕目牽強構合終未愜人意耳



為善最樂不分卷 清康熙六十年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演宋王曾父子事，分三段，其第一段十三出，二段五出，三段十出，標出數皆自為起訖，不相銜結，其分段之意亦不可曉。蓋伶人自記其作場節次，非有典據也。卷謂王曾父宗元，平生敬惜字紙，多積陰功，生曾連中三元，宰相畢士安妻以女，宗元亦得金十室，其家大富，曾為翰林學士，旋巡撫應天，多善政，而善才童子復投胎為曾之子，是為王繹，繹生而精爽，太白金星下降為學，究以教之，長遂嫺熟，英武過人，先是契丹內犯，寇準用大將尹繼倫禦却之，至是復內犯，繼倫為帥，奉命開武林，繹應試得狀頭，將兵擊契丹，又却寇，奏凱而還，天子嘉之，命妻繼倫之女，是時曾已入相為大學士，天子志其家世，乃封曾為沂國公，繹為平靖伯，曾妻畢氏，繹妻尹氏皆封夫人，賜曾父母爵如其子，詔地方官為曾父建坊，旌其陰德，更賜為善最樂匾額，使懸于其家云。按演曾事，明有百順記，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四指其本所記全違，煩送曾歸第，乃借蘇軾王珪事附之，謂楊億女為曾次室，其終謂曾子繹中武元亦不經，此本無以楊億女為次室事，而入對送歸

及繹中武狀元事則同，蓋清人潤色舊本為之，然據宋史繹本曾之姪，出繼為曾後，則謂曾有子者亦非實，蓋作者欲以全福歸曾一門，因而飾張其事也。

著錄

雙叩閣二卷 清寧府抄本

清女士張繫撰。繫字采于。蘇州人。是本演大騏婁汪氏叩閣始末。託明萬歷間事。畧謂成都馬大騏奉旨與皇甫謙監修河工。為謙所害。坐以贓罪繫獄。上南巡。大騏設計賺出監門之金山迎駕。面奏冤枉。上看余何二大臣拘等。皇甫謙明白質審。而問官受謙之賂。仍將大騏問成逆案。虛詞覆旨。婁汪氏咬指寫血疏叩閣。上方幸南海子。親詢之。得昭雪。大騏本武進士。奉命出征。有功。具于亦中進士云。前載繫自序。謂丙戌應徵北上。設帳王府。按寧府館課之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奉內主命撰雜劇數種。悉付家優。今有姻親校余馮氏仇儼叩閣情節。大聳耳目。屬余為劇。以避嫌。故易其朝代。更其姓氏云。據此。知其劇乃在寧府所作。且記當時之事。劇以為萬歷間汪氏夫婦事者。乃不欲明言之。按女子製曲。明以來不多見。如葉小紉。梁孟昭。林以寧。王筠。吳蘋香。及道士姜玉潔。妓女馬守貞等。曲家稱引。並傳為佳話。其本存佚者。半世之人。已不能盡覩。繫女子工詩文。兼有斯劇。今錄存。具日使世之。言文藝者。有徵焉。

著錄

三報恩二卷

清稽館  
原刊本

竹葉舟二卷

清康熙四十  
九年抄本

清畢魏撰。魏字萬後。吳縣人。王國維曲錄卷五載畢萬侯曲六種。注云。字晉卿。考刊本清忠譜署李玉撰。其同校人署名有畢魏。萬後。馮夢龍序三報恩。亦稱萬後氏。不作萬侯。考左傳。賜畢萬魏。又稱萬盈數。魏大名。畢萬之後。將大則其人名。魏字萬後。取義於左傳。至晉卿。當是別字。諸書率稱其字。又作萬侯。不无小誤。國維亦因仍其舊。未能核正。今幸得刊本。正之。目錄之學。貴多見原書。此亦其一端也。魏著傳奇六種。曰紅弓。樂竹葉舟。呼盧報三報恩。萬人敵。杜鵑聲。今唯三報恩與竹葉舟有傳本。其三報恩題姑蘇第二狂筆。同邑龍子猶演。鮮于同事。凡三十六齣。與馮夢龍老門生三世報恩小說全同。按夢龍小說在唯於鮮于同外。加陳名。易負恩事。以相形容。又第四齣。添亂賭一事。撮撰多人姓名。點綴場面。蓋劇扮演與小說體異。不得不略加變動。而其曲本事。本出馮夢龍小說。魏為是曲。曾與夢龍商畧。經其潤色。故題曰龍子猶演也。竹葉舟演晉石崇事。凡二十九齣。其間架全仿唐人陳季卿小說。而易其人為石崇。謂崇本漁夫。遇樵夫王質。與秦支道林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師師知崇心慕榮利意有所不足取竹葉使踐之其竹葉即化為舟以龍王贈寶驟富次記崇發跡致禍等事均採史傳既而驚覺乃是幻夢因悟道隨支遁林出家云其出石崇以實事虛寫將有作無亦莊周寓言之體唯崇實閱閱而謂之漁夫崇死於色貨而謂夢中之境以足製曲未免支離怪誕太與本事相違要屬優戲固無不可也其三報恩載崇禎壬午馮夢龍序稱萬後年甫弱冠有此奇才將來豈可量知魏於夢龍為後輩其填詞製曲度亦得之於夢龍者不少也

唐虞鑑二卷 舊抄本

題桃渡學者撰姑蘇王徵夏閱按桃葉渡在江寧縣似作者為金陵人然其本第二十六齣紅綉鞋曲則云荆溪吳逸興發即鳩裡重將羊桴則又似宜興人其詳則不可考矣斯編演天寶故事而以黃幡綽進請導戲為線索謂幡綽本西方散聖降凡隱玉峯山玄宗得寶書骷髏格臣下不曉其意募人解之幡綽因為上述其意旨以所編唐虞鑑傳奇進教弟子為上演之以下又記貴妃醉酒明皇慶月福幡歸隱安祿山反明皇西幸等事而頗具鄉郭子儀等事雜出其間以李猪兒誅安祿山上皇返京結束謂猪兒即唐虞鑑中脚色詐投祿山實以報唐似有意為伶人增氣然唐虞鑑本串入之本自第四齣起至九齣止占全劇四之一頗嫌主客不分以之關合本劇亦屬無謂而所謂唐虞鑑者演范滂事謂滂不為人作壽文不入文社天上掉下一金錢衆爭扛之而虎至以示金錢之無益綴事屬詞尤為可笑其第三齣教一齣幡綽說骷髏格始末乃全襲鈕少雅九宮正始文據其末齣紅綉鞋曲自叙云已未欣逢徵夏見一部骷髏扎云云則因讀九宮正始而



為此劇蓋興之所觸偶然為之非有所蘊蓄而然此本標題新編磨塵盤第四種似所編當不止此一本今亦不能考其目矣

金花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以周雲妻金花為主故標名曰金花記王國維曲錄卷四據傳奇彙考錄金花記一本注云明無名氏撰疑即是本也傳奇大意畧謂唐時有周雲字子龍下第遠遊久而未返其妻晏氏為暴徒所逼以節自矢天遣神醫救之死而復蘇易男粧至京師改名晏廷愿試中狀元贊陶丞相之女是時夷酋阿朮彪內犯有王樞密者以妻曾拒其婚心不平因薦晏為帥以臨之將出師而婦翁存一壯士至相認即其夫周雲已而立功回以情奏知天子天子乃拜雲為參知平章事晏氏聞氏並封夫人

慶龍歸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記唐末黃巢之亂及君臣恢復等事凡二十七齣各謂僖宗崩吳后垂簾田令孜專權立穆宗第七子郗王為帝亂後以太子付宮婢利其足成慶龍歸三字使匿於民間太子為青藥者梅姓所收養即其姓名慶龍時黃巢造反令狐綯勤王太后求幸廣洛遇太子亂既定太子正位以綯女為妃云核其所演皆荒謬不實如僖宗后史失其姓乃云吳后穆宗子無所謂郗王乃云郗王穆宗第七子僖宗二子建王褒益王璽並早薨僖宗崩無子壽王以兄弟嗣統乃云僖宗太子嗣位至今狐綯卒於僖宗初本未預計黃巢之役且巢半在僖宗之世亦非僖宗以後事也夫小說戲曲演說古事固無妨假借然如小桃園倒精忠之類皆意有所屬顛倒為之原無不可觀此本錯誤如此蓋於唐事茫然無所知非有意為之者故附記其底使閱者無惑焉

百子圖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晉鄧攸事凡上下二卷合為二十五齣云攸棄其子賓以已所佩古鏡繫賓胸前以為他日會合之証攸去子為小民強思營拾得與俱歸平江長為松閣校書安王導之女官至太傅有四十子二十孫其曾孫亦七十五人共盈百數元帝命繪百子圖以進攸居江左以子改名金不知為己子後遇思營見鏡識為故物知子猶在於是思營述其事于賓使與父母相認云據晉書鄧攸行義無嗣時人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通無兒劇翻其事不唯追念往哲亦勸人以義雖其實不然而於世道有補唯攸棄子在永嘉末劇謂在元帝之世時代少誤又史載攸子媛為攸服喪三年其人殆非不知義者劇乃謂攸撫其姪成長姪富厚而不盡孝養此則教人私其子且於事理不合殊可不必也

齊天樂二卷 清康熙四十九年抄本

按是本演佛成道事。僅存下卷。缺上卷第一出至第十五出。然重要節目存者奉丰。尚可悉其始末。其文略記佛出家往雪山修道。其父淨飯王按本文誤作梵命內相陳琳往諭其還朝。不從。又命大將王珍率三千騎往。受旨謂太子不從。則斷其手足。珍抵雪山。求太子不得。因縱火。而雷雨驟降。既見太子。以其不應詔。即斷其手足。而太子呼佛天。手足即復生。珍覩神變。當即皈依。王又自率宮眷往。太子以劍劈山。分為兩道。仍不能回其意。時文殊普賢化鷹與虎來試太子。太子割肉飼鷹。舉身向虎。鷹虎皆引去。而太子妃以太子臨行時以鞭指之。已而有孕。至是生子。懼王之譴。登百尺樓上。王命焚樓。文殊來救。妃乘鶴昇天而去。於是佛修行圓滿。其父淨飯王。其母摩耶王后。其妃耶順。其子羅候。三千采女。八百朝臣。俱成正果。而將軍王珍為韋駝云。所叙亦稍本本緣部諸經。而參以俗語。不倫不類。如內相陳琳太子妃李城雲之類。性性可哂。

萬珠袍二卷 舊抄本

不着撰人名氏。演龐萬珠與妻梁鳳娟事。畧謂萬珠名庭實。揚州人。父已亡。其祖曾封王。南海道明珠萬賴。因以萬珠為字。萬珠性放誕。不羈。既承家陰。無意功名。又屢欲納妾。其妻梁鳳娟愛之。鳳娟父開府山東。憐麾下佐領黃某之貧。為家書屬家人存濟之。黃妻穆氏書女嬌。嘗次女嬌燕。因移家於梁氏之第。鳳娟以夫意不可回。因與黃燕約盟。結為姊妹。期不相負。定計使嬌鸞婦萬珠為妾。重索聘禮。幾傾萬珠之產。鳳娟則與夫析產另居。旋改嫁一男子。黃又暇。萬珠落拓。又見棄于婦。乃奮志進取。中狀元。榮歸。始悉前此皆鳳娟所設之計。其鳳娟所嫁男子黃又暇。實即黃嬌鸞之妹嬌燕。因曹易男。黃有其父。使依舊不改。因得冒稱男子也。於是萬珠聲聞。聞而黃氏二女亦成歸。萬珠云。



龍鳳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演西晉時宮中雙生太子一名乾慶一名元慶。其行年雖分上以指閹之元慶。當為太子。乾慶忌之。與蔣濟謀將解太子以酒。並擬潛殺一宮娥。誣太子以淫妬罪。事為宮人戚氏所知。來機告太子。太子至辭疾不飲而出。懼終為乾慶所圖。微服出宮。其戚氏則觸階而死。太子入其師傅詞中。第求救。詞中教太子赴廣西前太傅褚天表家。暫隱。至廣訪褚。為門者所拒。遇漆匠潘奉竹引至其家。以女潘妾妻之。太子既不得見褚天表。遂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實情告潘妾。往建南依射馬慕容華。將藉其兵復國。太子行有富人毛得科。觀潘妾之色。欲奪以為妾。妾拒之。而詞中以太子故被繫。子人專遁於褚天表所。下卷文多殘缺。不知其究竟。然第一出家門。述意云。侯門閉。夜逢潘匠有女。館絲桐。指太子。遇潘奉竹。事屬過蒙。奸試騎。婢媚來會。合兩兩入牢籠。似潘妾為富人毛氏所劫。其下云。俠士偶同旅。即夜奔。長空山谷相連。敵國穿楊箭。均救重瞳。萬壽冠重起。帝王麟閣繪奇功。似潘妾遺教太子。終亦得忠義之助。正位還朝也。

連樓現不分卷 清寧府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隋李友梅與谷蘭芬姻緣始末。而煬帝事串合其間。標曰云。李友梅。惠中。過美谷蘭芬。走盡天涯。隋煬帝綱常都絕。連樓現。換出新色。其文人卷記宇文述忌鄭公士。使裴仁基奏其謀反。檢察無據。復訪。李友梅。敏。出首。謂敏小字洪兒。澤以其名應。因識。將乘大馬度遼。奉敏為帝。煬帝因族誅。澤。子友梅。先因僧覺。迷勸告。避之他方。且與侶。囊一。備臨難。乃啟之。至是。聞家變。啟。讀其文書。記。即。多。女。極。急。遁。通。朝。庭。選。秀。女。為。總。中。所。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選詣京師。其谷騰。奴。女。蘭。芬。因。父。為。煬。帝。所。殺。亦。沒。入。宮。掖。友梅與蘭芬相識於患難之中。中經歷難。離而復合。卒為夫婦。其四。由。別。友。梅。為。善。才。臨。凡。蘭。芬。即。龍。女。臨。凡。云。

景王緣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景王與李王香平惠雲姻緣。云明時事。星父殉建文難。寓於姨夫李鳳崗家。鳳崗以女王香許歸之。鳳崗尋喪妻。繼娶錢氏。氏不禮於星。星因辭去。錢氏有姪名勿清。居鳳崗家。自李姓乘鳳崗出鎮濟南。欲伴王香為妾。屢欲犯之。王香皆以計免。其平惠雲亦殉難。忠臣之女。知兵法。高煦反。易男裝投軍。路與景星相遇。慕星風華。欲以終身相託。而木使明言。僅以隱語致意。其後高煦平。景星以李氏平氏為婦。其叙高煦之叛。謂照妃名飛英。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飛虎洞仙。屢以妖術取勝。殺臨城將何定雷。帥李鳳崗及遊擊程義亦為所擒。詭附之。而定雷妻穆淑貞憤夫之死。將兵擊飛英。以臨陣產兒。血光冲起。竟破妖妃之陣云。

天緣合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祝允明與周文彬事。凡八齣。謂允明唐寅踪跡于杭州。寓解元周文彬家。文彬貌美。曾為女粧。吳會有美人之稱。已而二人相賭。文彬為女粧。使允明辨之。允明不知為文彬。既不能勝。復慙。意文彬以女粧出觀燈。如杭州人不能辨者。則甘拜下風。文彬出婦女皆睨之。有王尚書子。艷其色。劫以歸。文彬解以日不吉。請俟明日。成親。王信之。送於妹所。妹亦憐之。既寢而覺。其為男子。大驚。聞于尚書夫人。文彬自承為周解元。翌晨允明來訪。啟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其事。夫人以子行不端。而女有嫌懼。于物議竟贅文彬于家。所記情節與文星現後事同。唯畧去唐寅事。而以周文彬為主人。或即取文星現之一部為之。亦未可知。

珊瑚坡二卷 清康熙戊戌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漢夏少康後國事。凡二十六嗣。謂大康無道。夫國其後。傳入於古。廟中生子。逃向孟津。而不能行。太史榮妻棄其女。而祀人子。后感其義。以珊瑚坡分為二。一更太丁。一長康之女。而後孟津復升。為漁父所救。而漁父先拾得大史榮之女。后因而與之。其大史榮妻。既大子為其部所敗。其後少康中興。以太史榮女為后。而坡復分。所記與古傳不甚符。而加以緣飾。綴至以珊瑚坡為淵。則不脫其言。第其言時習。為使然也。

列仙傳校正本二卷 叙贊一卷 清嘉慶刊本

清王照國撰。照國字瑞玉。一字婉全。福山人。棲霞郝懿行之妻。照國博涉經史。聰慧過人。與夫懿行。互為師友。當時著書家。有高郵王父子。按霞郝夫婦之稱。所著有列女傳補注。詩說等。與懿行書俱。于无緒間進呈。奉旨留覽。此列仙傳校正。乃照國校列女傳。東涉及此。既用道藏本校。今本復旁搜唐以來類書及注家所引。核其異同。從而更正之。其讚叙。隋書經籍作郭元祖撰者。則別為一卷。附于後。搜尋既博。刪校亦勤。在行世諸本中。最稱善本。四庫全書

總目列仙傳。今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內江妃二女。應作二人。與葛洪神仙傳序稱七十一人。今據照國此本。則上卷應補姜門一人。下卷應補劉安一人。合為七十二人。其江妃二女。當視作一人。蓋庫本所據為通行本。不知書有缺遺。故為此揣測之辭。則照國此本。蓋覺可貴。唯類書引列仙傳。除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外。太平廣記所引亦有數條。如卷四引葛高王于喬。卷五十九引江妃二女。毛女。女几。鈎翼夫人。以較照國此本。仍多異文。其江妃二女條。較今本多二十餘字。照國為此書時。未檢廣記。故不



及補入是亦十慮之失矣。又列仙傳四庫總目入道家類。與葛洪神仙傳杜光庭神仙感遇傳等雜列。然此等書既異玄經。又非史傳。論其著作之體。實與小說為近。太平廣記神仙女仙二類盡取此等。蓋已以稗官目之。今附之小說與搜神記等視同一例。庶猶得其實焉。

七蟠二卷 清道光丁酉三味堂刊本

題樓雲野客戲編。詞鶴山人評點。其書錄文七首。上卷為畫圖兒一首。水天謎虎一首。司花公子誦詩一首。善鬼不單名鬼一首。下卷為洗炭橋一首。鸚鵡地一首。幻影山得水天謎虎全本一首。其託體含諷。純然為小說之體。而炫博奇。如猜謎博奕數算。及坊傳聲之事。往往見于諸篇中。其文如鸚鵡地等。亦極幻變之致。唯未詳作者為何人。其洗炭橋一篇序云。頃見松石道人作鏡花緣演義。初稿已成。將付剞劂。其中有西水刀已才月元火四關。寓警世之旨。因取其意。潤色為甲乙至庚辛八鬼事。又水天謎虎篇。載松石道人評云。予與水天道人有舊。亦曾與謎虎黏其窗。尚別有謎虎甚多。世有與君吳君同癖者。當於鏡花緣內請教云云。知作者乃李汝珍之友。又其善鬼不單名鬼篇結尾有云。史梧岡至江東。以所著西青散記贈李士。俾寄野客評焉。知作者與史震林亦通李之好。其以擊鼓傳聲。轉示反切之字。李氏音鑑亦附載其法。其文章境界與鏡花緣尤為相近。疑為汝珍並時同遊之人。唯其真姓名尚有待于考證耳。

海外與心一卷 清順治刊本

清喬休問性立人錄，錄字不衣，直隸內丘人，性通乎天，迥  
折江寧皮人，其書錄則記七十條，或泛言名理，或記風土  
瑣事，或錄詩詞，不名一格，正人每一條後皆附性通之說，  
故書名云云，亦屬海外與心，蓋泉庵者性通自號也，其口  
海外與心者，錄自序云，余居海外，魂傷心沮，生平不好為  
與，亦且無與與者，元生殘島，唯愁是對，惟他元足懼，無可  
奈何，乃以楮為杆，以研為友，隨所意起，或所目觸，細而人  
情物性，小而因物，以及及於鄰里，信手不過數  
行，而居一日，與蘇蘇說鬼之意同，用與故曰與心云，是其  
飄零困危之際，隨意為之以自遣者，故蘇條理，然往往微  
弄話頭，淨而不實，甚至以一句為一條，如及之條云，只  
此是內外雙脩，此亦明末講學以禪入儒之習，猶有可說，  
至云少年之精出自氣，其美暢，中年之精出自血，其美酣，  
老年之精出自骨，其美皓，此真藝都之語，竟以之入書，亦  
可謂猖狂與心者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十說類

西遊記二十卷 明世德堂刊本

按是本題華陽洞天主人校，前載萬曆二十年秣陵陳元  
之序，稱西遊一書，不知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王侯，或曰  
出八公之徒，余讀一過，亦不著西遊作者之名，今日本所  
傳有萬曆間清白堂楊開齊刊本，亦載是序，有崇禎間李  
卓吾評袁于令序本，不載陳元之序，而核其文字皆同，其  
書皆四百回，而無陳元之序，以清初汪澹漪本校之，汪本  
第九回陳元之序，任達吳江流僧復仇報本一目，明本無  
之，汪本第十回至第十二回，演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太宗  
還魂，劉全進瓜，玄奘建會，觀音顯聖諸事者，明本文亦同，  
唯明本實為第九回至第十二回，緣汪本已增陳元之序，  
為第九回，遂併明本四回為三回，以符百回之數，今通行  
西遊記皆自汪本出，故皆有陳元之序，與明本不合，然所  
差只此一事，其餘諸回仍是明本西遊記原與明本西  
遊記實無大異同也，按西遊記為吳承恩作，天啓進安府  
志藝文志一所錄淮賢文曰，記承恩著作有西遊記可證，  
承恩字汝忠，山陽人，嘉靖中歲貢生，長官興縣丞，天啓進  
安志人物志，其稱其敏而多慧，博極群書，詩清雅流麗，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信十說類

一

秦少游之風復善諧戲所著雜記幾種名震一時朱熹  
明詩綜亦稱其詩習氣盡除一時殆鮮其匹云承恩性耽  
奇聞曾著禹鼎志今其集射陽存稿卷二載其序目稱野  
言稗史貯滿胸中嘗愛唐人牛奇章段柯古輩所著傳奇  
記善模寫物情每欲作一書對之云其談奇志怪有慕乎  
唐人之風其為西遊記亦猶其作禹鼎志也此亦述玄奘  
師徒取經事演為八十一難其文逾數十百萬言而前後  
意不相沿襲凡儒釋家言以及晉唐小說悉鑄冶而陶鑄  
之至于叙事詠物致詞話之格亦斐然可誦故自明以來

稱遍藝林與水滸三國金瓶梅並稱奇書以迄於今猶  
然為小說冠冕蓋不唯玄思幽渺極變現之能事亦其  
博物洽聞藻思文采足以佐其談寫發其理蘊致故能于  
講史言情之外獨一格為後人所不及也然太宗魏徵故  
事肇始于唐宋有取經詩話元有西遊記雜劇及陳元益  
南戲今永樂大典中尚有西遊記評話皆遠在吳承恩西  
遊記之先是承恩此書亦整比衆說加以藻繪不盡為自  
造之書而經其編摩更為新書實後來居上是其承用舊  
本之處不為承恩諱亦不足為承恩病世之讀斯書者

辨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為善者則可矣



題羅浮散客鑒定。作者不知何人。唯所記皆明事。第三卷云。我國朝著名的女子。有瓦寡婦。曾佐胡總制平倭。近日有石碣司女官秦良玉。他業經戰陣。在遼東立功。在四川平樊龍樊虎。則作者實明季人也。其書今存三卷。每卷一事。乃小說總集。第一卷曰余爾陳。謂爾陳吳中秀才。欲娶蘇州妓女朱小媚為妾。恐受妓家情勒。以千金付社友江公子。懇其代贖小媚。公子受金。竟自約之。其小媚不從。又子送之別墅。生懷恨萬狀。有蕭集生者為之謀。來公子外

出。成其事。十大婦。大婦即呂爾陳。以小媚與之。第三卷曰陳都憲。都憲泰州人。姓杜。拙無文。而一生遭遇順利。入學。登第。皆僥倖得之。及分房典試。則能得士。上書言事。則博直聲。嚴以父子。收以原官起用。官至都御史。已乃謝病歸。有二疏之榮。然其人本非齋語。即高名亦由倖致。作者因以為彼蒼混沌。世事無憑。第三卷曰曲雲仙。記萬曆間遼陽女子曲雲仙精武技。嫁後朝鮮。將承丁方興。與奉命送公子回籍。雲仙與夫俱路遇盜。公子幾危。賴雲仙救之。既抵里。公子欲強娶雲仙為妾。而雲仙固貞。以匕首

擬公子。斥其無禮。索得才與身契。夫婦俱遠去。後有人過之遼東。預知如兒哈赤之事。蓋得道云。此書不知卷數。似尚不止此三卷。觀其數科場之弊。斥縉紳之惡。蓋科名不利之人。而有憾於末世之俗者。至其述援朝鮮調兵之狀。玩忽敗壞。殆如兒戲。宜乎歷朝勞民而無補於國事。亦可為後世為國者之殷鑒也。

道遠中一卷 舊抄本

清湯貽汾撰。貽汾字雨生，常州人。道光間官靈邱路都司。先是貽汾官嶺南，以逆匪祝現等通緝多年，久未弋獲，乃易道士裝，私訪，說姓名曰易一仙，字月水。遇道士江流，壽以梅花袖及道遠中贈之。至是移靈會以事之蔚州，縣尉徐廣緒與貽汾相傾慕，而未嘗謀面。惡主客禮煩，乃用黃冠舊名，中袖訪之。既相見，詩畫投贈，留飲甚歡。而廣緒固不知為貽汾，其厨役靈邱人，識貽汾，私以白廣緒，乃相與大笑，交而別。臨歧，以中贈廣緒。歸作劇，即以道遠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中為名。貽汾有自叙，記其始末甚詳。是本為四折雜劇，目曰尋春，曰卜夢，曰袖訪，曰中盟，而冠楔子一首於前，以個人登場。與徐熾寫心雜劇之體同。貽汾武將，而儒雅風流，長于詞翰，所作尚有烈人緣傳奇、姚燮今樂考證著錄十餘。上元孫雨霖雙紅豆閣詞卷三題劇人緣傳奇，有乳燕詞四首詠之。其第三首注稱其劇拜月一折，有梨花飄一情文雙美，玩其詞意，乃兵戈兒女之事。其本末見今傳道遠中雜劇，其文采亦可見一斑云。

殘本如意緣傳奇一卷 舊抄本

題信天齋羅道人編次，姓名無考。前載自序一首，署乾隆壬寅。知作者乃乾隆間人。其本演小說喬太守亂點鴛鴦譜，孫淵與劉慧娘事。詞意工新，關目排場亦俱屬當行。惜此本已不全，僅存題畧、責春問疾、延醫問卜、強訂改粧諸遺，病婚姑陪十齣。其事則止于孫淵代嫁慧娘伴婢，計不及全本二分之一。按明沈璟有四異記，演孫淵事。作者於自序中未提及四異，當未見其本。今環曲已佚，不知與此曲如何。然觀此本，其粧點描摹均有可取，必出能文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士，而自晦其名。他書亦未有記錄。幸賴此本存其梗概，是雖殘編亦可貴矣。其自序稱人率性以成天之理，而命有以限之。孫淵與劉慧娘得父母撮之于前，太守羈成之于後，兩人者不費一謀，安然遂其意。天之佑人，如斯亦命也。夫因感而有斯作云，玩其語意，似其人情有所感而不得遂其志，固有此曲也。

金瓶梅傳奇二卷 舊抄本

按此梨園弟子傳抄本，不著撰人名氏。王國維曲錄五錄鄭小白金瓶梅一本，注云：小白佚其名，江都人，當即此編。則本小白所撰也。斯書傳本不一，至有詳畧，即標目亦多歧異。詞白文字亦不能盡同。凡優人抄錄，曲本大抵如斯，不足為異。綜各本觀之，全書當得四十餘齣。實大本傳奇，此本雖亦有刪節，而所錄者三十三齣，大致完備。視他本為善。其事則自西門納潘氏為妾，武松誤殺，以及李瓶兒始末，皆據小說演之。其瓶兒死後，則接以西門慶之死及武松殺嫂事。雖于小說後半稍畧，而小說重要節目已彙括為曲。去原書不甚遠。金瓶梅本擬書，賢者所不忍道。小白一據之為曲，未免好事。然小說寫市井小人以及妻妾相爭之狀，淋漓盡致。小白此曲，第演其事，其詞白之妙，未足與原書頡頏。知詞曲不難于工穩，而難于本色。準達俗情，其事正復不易。使如徐石麟之撫花笑則善矣。然入之才智不能盡同，估其題者，或未必有其才。此則未資有以限之。亦為天所限，無可如何者也。

一斛珠傳奇二卷 舊抄本

按此傳鈔本，未著撰者名氏。前載凌廷堪序，稱余友程君時齋取曹鄴梅妃傳譜作傳奇，雜取少陵事附之，名曰一斛珠。歲在丙申，始屬草焉。時余在海上，時一過相商，定未二年，各以事他焉。去中間或離或合，然時時必問是書。癸丑冬，余自京師歸，時齋始出定本見示，蓋至是稿凡八易。忽忽幾二十年矣。時齋將以付梓，屬余作序云云。未署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同郡愚弟凌廷堪序。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八，亦載是序，唯序後署題不錄，其文字皆同。按時齋名枚，海州人。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載：程枚為海州板浦監生，長于詞曲，有一斛珠傳奇最佳，即此本也。是堪籍徽州府歙縣，而生于海州板浦場。此序作于乾隆五十九年，是時廷堪尚寓海州，故自謂與枚同郡。廷堪博學嗜古，通曉音律，枚尤詞曲擅長。當乾隆庚子，兩淮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刪改古今雜劇傳奇，以黃文暉為總校，而枚與廷堪皆任分校。枚斯曲創始，而申尚在開館之前，而累易其稿。後十年，廷堪始讀其書而序之，知其經營造作甚為不苟，異於造次編成供優伶之用者。此本凡二十齣，述



梅妃事全本梅妃傳唯云安祿山之亂妃殉難為金衣仙子所救居梅花庵賦平與明皇團圓與傳言亂兵之手者異其挿入杜甫事謂妃使高力士以千金懇杜甫作賦甫不從妃乃自為樓東賦按傳云高力士畏楊妃勢說報曰無人解賦其後甫以獻三大禮賦賜狀元及第授京兆府兵曹司戶參軍祿山之叛甫奔靈武授右拾遺奉命赴軍參房瑄軍政以車戰平賊瑄封王甫拜同書章事亦非事實蓋瑄與梅妃與杜甫事而傳奇多以美滿結局不得不如此至梅妃傳題曾鄴撰實宋人所託廷堪序乃引杜甫麗人行梅落霞

珊瑚鞭傳奇二卷清乾隆戊戌刊本  
清胡業宏撰業宏字芭塘安徽桐城人是編為乾隆甲午業宏寓天津時所作演小說玉嬌梨故事凡四十二出前載乾隆戊戌蔣士銓序極稱之其回情節有矯原書之失者如盧夫入為太常胞妹蘇友白為蘇巡按之姪小說前半部皆未叙明至十數回後突然說出其文不密是編則先為幹補小說後半稍嫌潦草是編則綴叙加詳如訪舊轍圓等韻皆實餘勇力求照應他如盧夢梨贈蘇友白金事嫌唐突則謂夢梨先和友白之名借報事但涉紅玉一面於夢梨太冷則撰當鞭一韻以聯絡之穿穴組織頗見匠心至於權輕重而去其重者據正史以糾其誕妄皆為不苟蓋斟酌損益而成此本非泛然取材者而要其大旨則有感于造物忌材知音難遇王公大人之失士反不如閨閣女子之具特識與尤侗李白登科同一用意蓋業宏春官下第淹滯津門不能無慨其第一出提綱螺絲此詞云氣節如今支不住一領青衫賢士難迴護到得榮歸夫與婦可憐走遍天涯路詞含幽憤知其託詞曲以寫意非真有取于小說之文也

瑤臺夢一卷 立地成佛一卷 清止閣集本

清趙進美撰進美字虞叔一字紹退號清止山東益都人

明崇禎庚辰進士入清徵授太常寺博士康熙中官主福

建按察使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三著有清止閣集此雜劇

二種附清止閣集後在第十三第十四二卷中其瑤臺夢

演許謬遇許飛瓊事本唐人所撰逸史按逸史今佚此第

乃一折雜劇立地成佛四折第一折前東著楔子演豐于禪

師住新安休亭寺說法度羣屠事目曰施錠口到處逐人

來放屠刀立地成佛去卷謂葉屠入寺聽講師以偈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之唱云九牛拔山一線繫磨走的自走坐的自坐屠在其

後因而問堂公何故施以齋飯已而師至勸其入道屠

宰牛牛忽作人言云是葉屠也久因屠殺受畜生身屠大

感動乃隨師出家云其事宋贊寧高僧傳卷十九景德傳

燈錄卷二十七豐干傳均不載不知何據而詞方悞通壯

綽有元人之風與馬致遠任風子劇差相伯仲上士頑也

此偶稱進美工詩與錢謙益等倡和聲調高華乃藝林貴

重早通二氏之說後未燥作瑤臺夢立地成佛者傳子論

者謂不減張小山月酸齋云如此二劇在當時已覺其

明季河朔風雅以山東為盛進美早年登第自才子之稱  
入清以還馳騁仕途詩名與錢翼抗衡及出其餘伎為全  
元樂府亦著聲稱觀其所詣視九何吳偉業亦無多讓宜  
士頑之稱道不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後一棒雪二卷 天樞閣刊本

清胡雲壑撰。雲壑字士瞻，一字蕲洲，杭州人。是編繼李玉一棒雪傳奇而作，以原書記莫懷古事，其義僕莫成貞、姬雪娘皆為主捐生，感繼先仗義為友，誼亦可歎。而懷古于此數人皆無所報，以為作者之疏，乃續為此編，補懷古脫禍以後之事，凡二十八齣。大畧謂懷古子吳，習業師方士弘之姓，中巍科，授御史，巡按九邊，遇繼先于薊門，悉其父母俱生全，迎至署中侍養。於莫誠則云懷古念莫誠代死之恩，撫其子文鹿為姪，改名莫景，使吳以叔母禮事之。妻，延方士弘教之，旋為景聘士弘之女。於繼先則謂繼先側室有女歸莫吳，結為姘親，其雪娘與莫誠以生前忠烈並為神，遂將稍之妻則流落為丐，寄食于養濟院，嫁其家奴傅恩，而使嚴嵩為贊禮。吳歸朝復命，以父事奏聞上，矜之，懷古看以太常卿原官起用。雪娘與莫誠俱賜褒封，其莫景夢父授以天鑑兵法，北番倭倭羅國王鐵力莽入犯，其國師呼必薩有神變，景與方志弘子並立戰功，滅寇而還。至一棒雪，則懷古以繼先勸懷懷寶之戒，埋之于祖塋，示不復珍惜云。大抵於原書各節一一歸結，而大旨在

於受恩思報，忠義不虛，使世人知所勸，命意本善。唯古來忠臣烈士，舍生取義，斷脰絕頭而不悔者，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身後之名，子孫之報，非所計也。原本但記義行，未為疏漏，今補其文，不免畫蛇添足之見，於義可不必也。



雲石會傳奇二卷 清順治刊本

題楊三道人編次內芝先生訂閱據卷首朱益米跋及喬  
鉢雲石會同知作者乃寧波乞楊三評定者即鉢也鉢直  
隸內邱人字文衣父中和曾撰元韻譜鉢順治間官寧波  
得奇石于寶雲寺側相傳石上時有雲氣明有杜言者結  
廬石上顏其齋曰雲石遂有雲石之名鉢邀文士置酒寺  
中各為詩詠之楊三復據今僧果有心錄所載杜言事演  
為傳奇其本卷凡三十六齣畧謂言家貧鬻山房于鄰  
寓父執郭秀才家郭有女影雲值言出偶至其齋見言題  
詩于壁未成章女代續之郭疑女與言生有私詬女投水  
而死郭訟生于官已脫死罪學使吳松人喬因早來校士  
釋之其後言中進士因早則辭官歸里維衛佛化尼謁因  
早贈以銅勸其鑄佛像送於明州是時言已返籍共至寺  
中佛乃履石為衆說法言始悉雲石乃支機石所化已與  
影雲亦是大上星辰登即隨佛昇去而去其因早係王子  
喬後身經米元章點化亦仙去泉石愛好本文人逸興被  
之歌詠亦屬屬一時之盛唯劇闕目鋪陳不免稍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毛詩樂府一卷 清初刊本

按是編題目後題無名氏編顧史譜正次題門人梁繩武  
較訂王紹鑒較刻其前載小引云客有持毛詩樂府者編  
次一日了然但作者不知譜遂覺歌于喉而不可歌因就  
其義按譜而奏填以詞意恐復經不敢錄繼而思之詩原  
以聲教人古聲今不可考以今聲出之似亦有意及一按  
拍而悠揚之外美刺宛然自聲者自有會心或亦可以翼  
經耳未署顧雙自識據此知此編乃劍史改定無名氏作  
唯劍史亦不知何人按此編與喬中和父子著書八種  
及雲石會傳奇彙刻而無總名諸書板刻形式不能一律  
其雕板不同時且亦不同地然所刻十一種中八種皆為  
喬氏父子所著則此署劍史者縱非喬氏父子當亦同時  
之人與有關聯者矣其書以南北曲述詩經凡七套第一  
套所詠自邶風至王風第二套自鄭風至唐風第三套自  
秦風至豳風第四套第五套為小雅第六套為大雅第七  
套為周魯商三頌唯二南無曲不知何故按詩之為用興觀  
群怨本以感動人心古今之聲不同而其歌詠性情則一  
以詩經入曲本不必目以襲讀唯所詠但聯貫篇名於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義無所發揮、且有二國之詩同在一調、一國之詩割隸二調者、限斷不分、自相混淆、論其製作、不過詩經之歌訣而已、其序竟云可以翼詩、亦談何容易也、

如夢緣傳奇二卷 清同治十一年抄本

清陸和鈞撰、字伯和、舉人、杭州人、是編演聊齋誌異所載連鎖事、凡三十齣、以本傳有十餘年如一夢之語、即取以名劇、前載咸豐十年庚申和鈞自序、稱東坡謫居黃州、喜人說鬼、僕十餘年來客處都門、窮愁之況、殆更勝于東坡、在黃州時、當夫人室、娉娉孌孌、影自弔、無論覓一說鬼之人、杳不可得、即如聊齋誌異中、最劣最下之鬼、庶幾伴我於無慘、亦莫我肯來、然鬼棄余、余何棄鬼哉、於是借其陳迹、譜我新聲、題曰如夢緣、以借以自況云、其自叙如此、詞

意非惻、增人悲悵、其後有同治間金陵傅遇昌一序、記其鈔是本始末、謂和鈞撰是劇、尋鬱鬱以死、是其窮途落魄、區區說鬼、不啻文字之識、尤為可痛、聊齋誌異自乾隆以還、詞家多譜為戲曲、如仙衣、島辛、十四娘等、不下十餘本、獨連鎖一篇、未見樂演、今錄存之、亦有裨于文學掌故也、

十全福五本清同治抄本

紛繁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演林俊事狀續修四庫全書大致與十全福  
彈詞同計分五本凡四十三齣其間有并二齣為一齣者  
亦不知果全否畧稱林俊中進士授刑部員外郎以劾僧  
繼曉忤上意革職其聘妻之父言吉交乃繼曉之黨聞俊  
得罪欲絕其婚而女如玉固不從俊因寄居舅王恕家恕  
家有婢曰愛玉又有見雇司殿曰妙玉皆為俊所悅二人  
亦心嚮之愛玉得知如玉之志與如玉謀偽為王恕之子  
求婚於言言許之及吉期使恕之側室賈氏偽裝新郎娶  
得如玉時繼曉以米藥來揚州寓瓊花觀使其黨劫後將  
害之愛玉復與尼妙玉設計救俊得停刑不死恕討徐海  
有功奏繼曉之奸上微服幸揚州亦知繼曉擾民命校等  
問繼曉并其黨皆殺之俊為揚州守娶如玉以愛玉及妙  
玉為側室其名十全福者以俊初聘言氏及俊舅家王氏  
偽求婚於言均以首飾十全福為聘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步雪初聲一卷明刊本

明張瘦郎撰瘦郎湖廣黃州人據馮夢龍序知其字曰野  
青其名則未詳夢龍又稱野青少負雋才所步花間集韻  
既已奪宋人之席復染指南北詞感詠成帙浪仙從而和  
之斯道其不孤矣是人素不解水青得此開山尤為可幸  
因名之曰步雪初聲云云是其初學製曲集名乃夢龍所  
擬其書錄散曲二十四首自題情以下至徒相思十九首  
皆張瘦郎即以下春遊春閨咏楊花三首注席浪仙即  
夢龍序所謂浪仙從而和之者其春閨題下又注龍子猶

改疑二人皆從學於夢龍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彩筆情詞十二卷 明天啓刊本

明張桐編、桐字叔周、號夢予、浙江仁和人、是編輯元以來詞人涉妓女之作、所收套數二百餘章、小令二百餘首、卷首載辭人姓字、各疏其名號里貫、凡元三十人、明五十人、其分類曰贈美、曰合歡、曰調和、曰叙贈、曰題贈、曰耽戀、曰間阻、曰囑勸、曰離別、曰送餞、曰賦物、曰感懷、據天啓甲子張桐自序、此書乃繼六觀堂刻青樓而作、韻語錄妓女情詩、此意廣其義、錄文人題贈妓女、小令、韻語所收不廣、且每卷綴附淫拙俚詞、言妓女之事、名曰嫖經、命意尤屬纖桃、此編搜集元明人小令、章較韻語卷帙為繁、且元明為南北曲最盛時代、當時士夫任誕風流、其嘌唱散曲半為妓女而作、佳篇美什、往往而有、錄之備文章之一格、實無不可、唯分類瑣雜、殊無體例、既曰叙贈、又曰題贈、既曰離別、又曰送餞、徒自紛擾、殊可不厭、必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容居堂三種曲六卷 書帶草堂原刊本

據徐鉉詞苑叢談卷二稱、據為吾

清周穉廉撰、穉廉字永持、華亭人、斯編所收傳奇三種、曰珊瑚珠、元寶媒、雙忠廟、各二卷二十八齣、其珊瑚珠演陝西安定人卜青事、青與妻祁氏為寇所劫、臨別分珊瑚珠為二、各持其半、為後日表記、尋官軍進剿、妻為總鎮晏某所得、以其有身、送之濟南原籍、卒戰沒、祁氏生子、遂為晏姓、及長、從軍破賊、卜青臨賊、至是投降官軍、而繼光固不知為生父、憐其老送、至濟南使為園丁、祁氏遊園識其珠、未敢相認、子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詞曲類

官給假回里、氏使子詰之、果其父、因歸宗焉、此事清人記載亦有其事、殆當時傳聞也、其元寶媒記明時一丐者尚義好善、曾救一劉姓女名淑珠、後女流落至大同、為妓、丐行乞至大同、遇之、時武宗微行至妓家、知其入、賜以元寶、丐至大名滑縣、以元寶施陶氏女、淑珠為富人計成所陷、誣為盜賊、被繫獄、武宗聞之、親雪其獄、時劉氏已入宮、因賜丐姓劉、封為皇親、以計成家產、賜丐使妻陶氏女、所演與李漁無聲戲乞兒做好事皇帝作媒人一回同、蓋即本之、其雙

忠廟記明時豐潤人舒真與御史易美入廣國寶作  
焦芳劉瑾同時被難舒氏子方幼家人王得攜其子  
私逃恐人識之皆易女粧保男子忽連乳子得不死  
康氏有幼女乳媼石氏亦攜女出京媼死女無所依  
時太監監善以選幼女至情其家因縱為女與之  
亡使女為男粧膝內監尋亦生發人不能辨二姓男  
同棲於父忠廟旁已而各歸結為婚姻後康氏女  
以窮真微入宮果問句于后寃得雪駱興王保皆為  
朝廷錄用而舒子康女至是始各易其姓云清初五  
色石主人撰八洞天小說其勸匪躬一篇亦演此事  
唯易明事為金事稍異以家本劇收場詩云逐利求  
名念盡灰唯餘文興未全衰一生不拾人牙後頭處  
俱從深處來其自賞如此八洞天所演事本取戲其  
補南陔一篇即取百鳳裙傳奇則勸匪躬當本此劇  
無可疑也穉康夙秉異慧十歲即能填詞思公老人  
序珊瑚珠范蠡序元寶媒均稱其著傳奇數十種今  
唯傳此三本即其劇觀之其嗜新奇與李漁塗徑  
杜類而填詞穩愜以及圖目排場配搭之善實不愧為劇場老手焉

溫經室戲翰墨三十卷 北平九思學氏同書館藏稿本  
清江廣林撰廣林字幼簪山東曲阜人廣林為廣森  
之兄精研經學所著說經五稿共三十六卷儀禮上  
冠禮一卷皆闡釋禮經用力至勤又服膺鄭玄之學  
輯鄭氏遺書為通經遺書所見錄七十二卷一生耽  
耽窮經可謂敦朴好古之儒斯編為廣林晚歲所作  
劇本散曲以之自娛故曰戲翰墨其書自卷一至  
卷四為東城老父門難懺傳奇事本唐陳涉東城老  
父傳凡四十二折嘉慶十六年作卷五為瑤璣錦雜  
劇演寶滔蘇蕙事凡四折卷六曰女專諸雜劇演左  
儀貞事本天雨花彈詞亦凡四折嘉慶五年作卷七  
曰松年長生引乃乾隆三十三年祝其母徐太夫人  
壽所作舊稿二折自卷八至卷二十為今章散曲又  
續錄一卷則附錄全書編次一年所作亦為散曲其  
最後北黃鍾割地風二首一記河南滑縣天理教匪  
之事一記匪犯葉城仁宗下罪己詔事是時為嘉慶  
十八年廣林已六十有八矣廣林幼即喜曲讀戲懋  
循所編元人百種曲而好之晚年親故凋零所感坎

珂遂專以詞曲自娛而天性篤實反覆推敲尤事苦吟其東城老父傳奇自嘉慶十年成書至十七年蒙凡十有四易始寫為定本舊稿改者十之八九其不苟如此尤所於曲律每折皆自為注解詳引舊譜比較前人文句而折衷之自來曲家撰曲未有計較毫厘用力如是之深者唯詞曲之妙出於性靈廣林但墨守絕尺而施之於文往往不能暢其意是以集中諸詞除散套隨意吟咏詞意稍顯外餘大抵蹇拙以視桂馥四聲接洽尤甚焉蓋經典文學判然兩途自非天才卓異鮮能並美孔尚任為廣林族祖當康熙之際以詞采風流厭厭當時其經學功力不得與廣林比若以桃花扇與東城老父傳奇衡論短長則不可同日語矣此雖風會不同亦才有以限之斷不可勉強學步者也

江梅夢一卷曇花夢一卷圓香夢一卷斷緣一夢清道光壬辰刊藤花亭十五種本  
清梁廷樞撰廷樞字章冉廣東順德人此所作劇本四種曰江梅夢曇花夢圓香夢斷緣夢皆四折雜劇江梅夢演明皇妃事曇花夢演毛奇齡姬曼殊事圓香夢演莊生與珠江姬李含烟情事莊以舉人赴京應試夢李死急歸則果死矣因為寫經超度後李降乩與生對答似是實事唯諱其真名姓斷緣夢則記嶺南人高仰士與珠江妓陶四眉夢中相會其緣空幻故曰斷緣有序謂秋賦新返客履絕稀枯坐短檠若有所感憶輒為斯編蓋以秋試赴羊城曲中偶有所春試罷歸來感而為此實自寓也廷樞負才名著作甚多所作簾花曲話二編專論南北曲雖精義引據亦稱繁博嘉應李輔平序其簾花亭十五種亦稱其著作繁然成童即工製曲似廷樞亦深於此道者乃觀所製曲殊非當行其江梅夢末折用九轉貨郎兒蓋結洪昇長生殿而譁緩之音不堪卒讀信其才力有限不足以方駕前人也廷樞初作江梅曇花圓香三劇皆以夢名其師李輔平謂宜更添其一為



小四夢，遂作斷緣夢應之。今坊肆猶稱小四夢云。

烟花債一卷，情中幻一卷，雙仙記二卷。清乾隆原刊本。

清崔應階撰。應階字吉升，號拙園，號就研露樓主。

人，湖北江夏人。父相國，處州鎮總兵。應階以父蔭授順

天府通判，歷官山東巡撫，浙閩總督。乾隆三十七年

入為刑部尚書。四十一調御史，尋以年老致仕。知此應

階所作曲三種，均花債情中幻二種為雜劇，雙仙記

三十六齣為傳奇。其烟花債刻于乾隆九年甲子。

演宋人撫青雜說所記單符郎邢春爭與明梅

鼎祚長分縲傳奇所演同，而以四折雜劇出之。其

自序稱僕本恨人，久居散地，傷辰杜牧空齋薄倖

之名，恨引江淹未有銷魂之句，因翻南郭，而猶效西

寬又稱此海投用，繁臺傷霸旅無聊未免有情。

其諸香娘之夢，蓋亦有所感矣。情中幻亦四折，所

演乃鄭六邊妖狐事，亦唐小說任氏傳，宋金大曲

諸宮調均曾以之入曲，唯自元以來未有諸齣戲

曲者，有之自應階此劇始。唯嚴任氏雖妖而貞，

劇中於此未能摹繪盡致，致落窠臼。其雙仙記

三十六齣，病明陸采記所演，未暢增以李昆勳

王段秀實學宋二事題鄂清研露老人編著  
雅陰郝州山人分填拙研露老人即應階自號  
郝州山人乃雅陰吳恒宣恒宣字來旬其自撰  
四有義貞記據應階自序稱丁亥題近來旬吳  
子知其長於音律煥其提筆來亦以餘暇分  
填數闕不逾月而稿成是此記大部出恒宣  
之手而以應階居其名恒宣題詩所云賴承指  
其拙宮商花底分題續辦香今日梨園新譜  
出龍門何幸附詞場言其事亦明也情中  
乾隆年已王昇跋以仙記應階自序在乾隆丁  
亥考年已為乾隆丁亥為二十二年應階以乾  
隆二十四年官山東布政使尋遷山東巡撫至  
二十三年調福建總督是二曲之成皆在膺方  
而重任之時亦可同當時承平疆吏雍容  
得以筆墨自娛倚聲填詞付之歌部其  
風流掩映亦一時之勝矣

日蓮教母勸善戲文三卷明萬曆刊本  
明鄭文珍撰文珍字高石徽州人諸生據卷首倪道賢  
序稱其性至孝自至壯左右志無絲毫違父母心喜譚  
詩書習易飲宏詞與義於調笑中幾之顧數奇踰時  
垂三十年晚謝博去去自謂大丈夫不能棄策勳以自  
表見於世孰若秉仁義為儒風雅默挽人心摘目蓮教母  
事為劇便簡薄者有所悟云未有甥明元祿既補  
其弱冠補邑庠較藝屢冠諸士人以異材目之異里人  
有不決之者不平之鳴得其一言靡不決然水釋瓦  
解所為勸善記參冊好事者不遠千里求其稿謄寫  
不給乃編之梓以應求者記之珍未及著書之事為  
蓋一庸行高謹之士久困諸生託之戲曲以自慰者其  
書凡三卷上卷三三齣中下各三三齣計全本戲  
文有百齣之多古今傳奇除清代內承應大戲外  
殆以是本篇章為最繁矣然大目提運事本出釋藏  
其事關神變問卷盛傳之珍本之頑為戲文閱目  
尤多增補至其尼姑下山等目則稟諸諺詞供當  
場大話與勸善之志亦不符殆亦為戲情所役

澤忘其本初者也。至其由白部里，全不修飾，當時風氣實不如此。宣稱就伶工，其通俗易曉，此本為原列本，前後序跋皆完全無缺，至通行富春堂坊刻本，只載本文，盡刪其序跋之珍著書始末，遂不明晰。今以原本習錄，庶不失其故云。

綴白裘合選四卷 清初葉聖堂刊本

題辭因樵隱輯，金山人採新，皆不知何人所選。元以來傳奇凡四十種，其為琵琶、北西廂、荆釵、白兔、草廬、尋親、金釧、四德、伍倫、幽閨、香囊、綠樓、金印、四喜、四節、浣紗、連環、千金、南西廂、玉簪、綉襦、玉秋、春燕、玉環、金丸、紅蓮、紅拂、玉合、綠絲、紫釵、題紅、灌園、投筆、竊符、祝髮、青衫、還帶、彩毫、紅梨、明珠、除北西廂、餘皆南曲，所摘多至五齣，少至二齣，其中十之八九皆有傳本，蓋取流行之曲，供扮唱之用者，不專以保存舊本為至。然如四節、綠絲、紅蓮、金釧、諸記，今俱少傳。本此所摘雖一校一葉，譬之嘗鼎一臠，猶勝於無。又綴白裘今通行乾隆間錢德蒼輯本，世人遂多以為綴白裘之書，乃德蒼所自立，今觀此本乃知清初已有選本，以綴白裘命名。德蒼實沿舊稱，且此本封面有題記云：白裘一書，昉自醒齋，厥後至再至三，何啻汗牛充棟，所言如此，則不唯清初當日明時已有其本，此本前載康熙戊辰（按二十七年）華陽山人序，稱山人選六十種之絕妙以成書，似所選亦六十種，不復得四十種，似尚非完本也。



漱玉堂三種傳奇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稿本

清孫郁撰 郁序謂崖直隸大名人是編為郁所撰

傳奇三種曰繡幃燈二卷二十齣 演浙人費隱公說策

豎姑婦浮于氏事 李漁無聲戲小說載其事此全

本之第一齣談概所謂笠翁稗史天下聞無聲戲

作有聲戲者是也 曰雙魚佩二卷二十四齣 演蘇州

人相繼龍與女子花想容相悅 其戚美兄兄弟

乞乞重設計陷害而反以福之 如戲擬試題云傳

演劇節而柳生與其題中式 偽為情書欲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阻婚姻而世父反嘉生之拒約不赴 竟以世許之戲

為捷報而生竟偷元以生會試及第娶在元亡及後

世衣冠結末其事無所本 其曰雙魚佩者則生

夢與花氏相會 出所佩玉魚為贈也 曰天寶

由史二卷二十八齣 演明皇事 取天寶不傳梅

及雜事十齣 所演當時遺聞 撰錄成編 如魏國

夫人入宮 李白承制作樂章 韻序盡壁 雷海青

所 以及道士賜香地于仙山事 皆譜入曲中 綜其因

目 與同時 戲贈洪昇所作長生殿大致相同 而知者少

至繡幃燈與沈起鳳伏虎齣同演一事而見其本

尤于起鳳者特費百年 且其規模排場亦極相似

雖其人不著其詞亦尚非一家之比 要亦言清代傳

奇掌故所宜知也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琵琶行傳奇一卷 清乾間琴鶴軒原刊本

清趙琴齋撰。琴齋連城人。名未詳。據卷末跋其

弟名繼曾。字鶴軒。則琴齋名也。或當為繼字。然究

不能知為何名也。其曲據白居易琵琶行詩意。演為

四折雜劇。曲皆北調。詩俱集白。與元人青衫淚同

演一事。而文不相龍。其第三折前着楔子。謂風神

暗助。使居易聞琵琶之聲。據繼曾跋本出繼曾之意。

使場面不至冷淡。而曲成反為一幕關鍵。一家兄弟皆

能曲。亦異事也。其兄弟始末今俱不詳。唯觀其乾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丙午自序。及弟繼曾題詞。知其兄弟同寓九江。杜門

終日。相對愁苦。作曲以自況。其拂拭傷之意。見之詩

歌。按琴齋自序。蝶戀花詞。繼曾

歌。有作題此劇後跋者。其第三折白云。石九

江的人。那回下勢利。和尚何足為奇。識世亦明。蓋處

境厄塞中。有所為不得已而為此。至四折填詞。秀逸

高爽。實不愧前人。其本折後自跋云。

或謂符太史請有琵琶亭雜劇。謂之四絃秋。

尚為遠。符為想。恐吳楚人不能作燕趙語。其自負不淺。然合二曲觀之。覺斯曲差勝。亦非

誇大之詞也。此本傳世甚稀。其封面有何

紹基題記。謂之承以數十文購此。無意中得金

玉如拾芥。是紹基亦珍其書。顧世知之者少。清中

葉後文人。亦從無提及之者。文人寂寞。生前

身後之名。亦不可期。殊嘆息。又此本載乾隆

五十年碧雲子琴鶴軒同懷稿序。則為詩集

而作。深悲其兄弟懷才不遇。此本有劇無詩。蓋

散三之餘。僅能有此。亦不幸中之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味蕉軒青燈新四二種

清道光刊本

清黃治撰治字今樵台州人始末未詳此編所

載二劇一日雁書記四折演蘇武事一日舊記

亦四折演明武宗與寵妃劉氏事與明高濂

玉簪記名同而事異與清李漁玉搔頭事同唯

一為傳奇一為雜劇據其自序稱二劇於道光乙

未與先壹丹泊進揚時所作客中拈一事為

燈劇先得蕭史柳毅事而後得蘇武明武宗

事是其先並能由治此二劇由其門人袁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全

李鐏刊於京師而其兄作則不知其名目此本

身載李鐏跋述治語謂其劇五日而成中或

疏畧如繡帶兒以下係正宮即不用隔尾亦宜

標以宮名目以將有閨海之行無暇及此屬

鐏審定之云云今按鐏所言在玉簪記第三折

此折繡帶兒以下為白練序醉太平尾三曲官調

不同自以不知曲未為修飾又據鐏跋則

記首折當時燈節曾演之其他無聞云。

儒酸福傳奇二卷

清光緒甲申原刊本

清魏熙元撰熙元字玉巖舉人杭州人官桐鄉

教諭是編凡十四齣前有家門酸意一齣後

附餘味酸情一齣皆寓教官風味其假設姓名

皆可指其人以實之如劇中華崇君石門教諭

高學治鄉塾師即桐鄉訓導倪星垣文照

即海鹽訓導劉文燦白家駒即嘉興縣訓

導王震元殷夢良即海鹽教諭傅賡予周蝶

仙即嘉興府學訓導莊振英和子鶴即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全

安善教諭林夢楫而畢則山則為熙元蓋八人

皆府縣儒學教官也所謂冷宦時因公事至

府同類相遇熙元乃因之作劇人占一事雖

一時雅謔亦自道其甘苦據凡例謂其中惟酸

為一齣實有其事辭進產設云。



雙福壽傳奇二卷 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二十五齣演周勃氏謂勃子周勝尚主勃平三十六國封安定王錫九錫天子萬壽節王母降于殿陞致禧桃於帝而勃夫婦亦值八十雙壽帝乃以蟠桃勅賜勃夫婦云所記勃事不合乎史蓋門客祝當路壽詞偶傳於今非搜奇索古以倚聲為事業者比也

樵史通俗演義八卷 清初刊本

題江左樵子編輯錢江初生批點皆不知何人前載自序稱樵子日在山中負薪行歌世情之厚薄人事之得喪仕路之升沈非所敢知况敢問將代之興廢哉然樵子願識字則取頌天謠筆酌中志畧冠世中紀事等書銷其歲月或惜焉以悲或戚焉以哀或勃焉以怒或慙焉以惜竟失喜樂之兩情而樵之以成野史其畧題年號則去二字不知何時玩其詞抑塞沈痛殆亦順康間遺民不忘故國者歟

明季演國事小說於魏志賢則有斥奸書於遼東則有丹朱於流寇則有盛世鴻勳剿關小說等書然或失之太陋或則紀事無文獨此編本擇史而參以見聞述先意思三朝獨能原始要終具有條貫其記事亦莫不枝繁簡得宜不愧為讀史小說至於每篇歌詠亦激楚感慨惻然有變徵之音在明季小說中最為傑出孔尚任撰桃花扇自命詞史其卷末附本末一篇載所徵引諸書中即有樵史則尚任亦重其書以為可備材矣此編傳本甚稀清世有滿文譯本乾隆禁燬書

亦采此書唯原本久已隱隱晦此本雖刊印不精猶  
為舊本今錄存之庶言明平史事者有所取資焉

忠義水滸傳一百回 高陽李氏藏明刊本

按此本不著撰人名氏前載一序署大滸餘人識知

作序者乃杭州人近李氏重印其書謂其本即武定

侯郭勛在新安刊本

按據印本序云  
作郭英書是誤

按沈德符萬厯野

獲編稱熟好文藝今新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倚前

有汪太函序記名天都外臣者玩其意似德符本謂

新安刻本可據為郭勛家傳本非謂新安本即郭勛

本又天都外臣

此本無之

此本不唯非郭勛刊本亦

尚非沈德符可見本其本實刊于新安或此天都外

日本同一源耳又觀所記刊工姓名芥子園刊百回

本亦有之知李漁刊水滸圖時猶用其板或書本昌

厯間刊本亦未可知然水滸遞經增刪改易本末面

目已不易觀今存諸百回本如容與堂本如芥子園

本皆附李卓吾評殊乏理致獨此本無評或刊行在

李卓吾評本流行之先

在諸百回本中固猶為較

早者歟水滸故事自宋迄明厯有演變且以本子題

署之異論者紛如迄今猶難一一核實今姑以此本

為主畧述四端一水滸傳稱羅貫中作明本署題尚

多存其名。其人見於錄鬼簿。固實有。然今百回本則每稱書會。如四十六回稱書會們備。如此事作臨江仙詞。九十四回稱先人書會留傳。一個個都要說到。則固書會編本。然謂書會中人。按宋元文士。或貫中。用書會之本。亦無不可。此其一。二。征遼事。其征田虎。王慶事。今百回本有征遼無征田虎。王百十五回諸簡本。則有征遼亦有征田虎。楊定見本後簡本。其凡例云。郭武定本去王田而增征遼。實是小說家照應之法。大家正不爾。今按征遼征田之文。同屬荒率。然今百回本七十二回記四大寇。明有田虎王慶。其人名既見於本書。其事或亦載于古本。則田虎之事。殆非簡本臆增。其已黎藏刻本題插增田虎王慶者。乃謂新行百回本所無。非謂增古本也。以是而言。則征遼事殆為郭勳本所增出。楊氏之言。乃其實歟。此其二。三。宋元詞話乃說唱之體。不許既成于元。按書中每稱疑其本當為詞話。然今行諸本。概是說散。唯其歌回仍尚存于本文中。如百回本四十八回有滑州家莊詞一章。凡七言十八句。其後句云。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

捉宋江。核其文實為唱詞之詞。則水滸古傳當為所唱本。殆無可疑也。此其三。四。據百回本所記梁山漂故事。其宋末宣和遺事不盡同。其元雜劇賁白所述亦不盡同。如宣和遺事謂宋江殺閻婆惜即入梁山。水滸云。江州劫法場。後元人曲多謂晁蓋三打祝家庄身亡。水滸云。打骨頭市身亡之類。其三十六人名號次序。其宣和遺事與宋雜劇周憲王約子和尚劉皆有出入。如李俊作李海之類。知其故事係時代而有變易。水滸乃明人最後編定之本。然如武松打虎。張順水裏報冤。李逵元夜鬧東京之類。為宣和遺事所不載者。元人曲皆曾演之。見于錄鬼等本。和正音清野獲脩等書。則沿波仍可溯其源。董平號雙槍將。其舊說作一直撞不同。然百回本七十八回仍有董平慣衝頭陣。人稱董一撞之語。則於異中亦可見其同。此亦不可不知也。此其四。凡此四端。畧伸大意。俾世之學者共思之。至明初原本或仍與此百回本異。如此本第四十五回上三卷書中所說。之語。如此乃次本。其可據底本實為分卷之本。考錢曾



也是園目錄舊本水滸傳二十卷今嘉靖刊本三國志傳二十卷但標目而不著回数疑舊本水滸亦如是也

索綯元譜南九宮正始十七卷清初鈔本

明徐廣卿輯。知少雅訂譜。廣卿字子室。華亭人。明大學士徐階曾孫。少雅常州人。名未詳。此本乃傳鈔舊本。其書但分別宮調。以類摘錄散曲戲文。而不著卷第。且前後錯出。不以次相從。蓋所據尚是未刻前稿本。因仍其舊。不及分卷。而裝訂時又有錯誤。故如是也。即其標目考之。所載宮調為黃鐘宮、正宮、大石調、仙呂、中呂、南呂、商調、越調、雙調、仙呂入雙調、羽調、道宮調、般涉小石調、商黃調、高平調。每調又分別引子。通曲慢詞諸目。其不知宮調引子則別為一卷附于後。其仙呂入雙調引子、雙調慢調、高平調引子。以及商黃調。皆有目無文。是編後載少雅自序。稱早嗜音樂。致力於此者將三十年。唯仙呂宮之渡江雲、南呂宮之寄生子、中呂宮之滿庭芳。自未無人考訂。則詞林說統一書。則文式俱在。前疑皆釋。思索為一集而未果。適廣卿得元人九宮十三調詞譜。依宮按調。規律嚴明。又得明初選詞樂府群珠。知少雅識音律。遂相與搜羅考訂。辨為此集。未成書而廣卿死。少雅

續加考訂。至清順治己丑始歲事。蓋前後易稿九次。歷二十四年始成書。是時少雅年八十有八矣。元時南戲、原與雜劇並行。為明人傳奇所託始。其據之為譜者。嘉靖時考有南九宮譜十卷。其書但以曲韻調。無所考校。迨沈璟研精音律。重訂其譜。始為文比句。開示義解。學者翕然宗之。當時言曲學者。必稱詞隱先生。然草創艱難。未能盡密。同時治曲者如王驥德撰曲律。乙間摘其疏。慶卿少雅以此後于沈璟南九宮譜者數十年。既多得秘本。依據廣博。故其書言南戲。他以元人舊本為主。其辨析原委。取精用宏。實在沈璟本之上。每調曲引旁証。不厭其詳。而較舊譜為善。觀所引元傳奇名目多至數十種。其中什之七八皆將沈譜所未曾引。而永樂大典亦未嘗著錄。則所謂大元天曆九宮十三調譜。慶卿殆實得其書。亦多未實非前人所未及。少雅序稱將沈二公多從坊本刻為曲譜者。實非誇大之詞也。唯所稱詞林說統。上古名韻格。漢名吟賦。唐玄宗易為歌。格又曰詞興。又曰詞林說統。其中多有式無文。式文俱

備十之二三。以為唐人樂譜者。皆後人所贈者。本少雅序。王姓為。蓋此為虛誕之詞。不可徵信。觀卷中諸調所引歌。樓格之說。或連稱殷紂。或近稱唐事。詞意俚淺。決非宋元人書。其出自晚近人杜撰無疑。殆樂坊舊譜偶傳於外。好事者假託古本。從而附會其說。少雅不察。因誤信為實耳。考乾隆間莊親王九宮大成南北九宮譜序。此序著。乃王自序也。稱歌樓有格。圖其譜而不有其辭。疑當時曾見其本。果係唐譜。斷不應畧而不書。是其書實有而託唐譜者謬。雖與本書體例無涉。亦不可不辨。是編成于順治辛卯。旋即刊行。計其成書較沈自晉南曲新譜尚早四五年。唯傳本甚稀。王國維曲錄亦未錄其書。此猶舊時抄本。同學者所宜珍視矣。

殘存林石逸興七卷 明萬曆刊本

明薛論著撰論道字譚德號蓮溪居士北直隸定興人光緒定興縣志卷十一載論道跨一足八歲能爲文以家貧報博士業讀兵書自負智囊都下公卿呼爲朋先生神堂谷有警論道倡議利用家不用衆制府用其策却敵十萬衆捷聞授指揮僉事萬曆初戚繼光鎮蓟建議募里公閣論道自副府力陳不可狀事竟寢以是失戚意移疾罷久之守大木關以功擢官三級以神僉參將請老加副將歸是編爲論道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所撰小令以百有爲一卷凡十首析爲十卷唯此本已不全缺卷二卷九卷十凡三卷據其所錄不過十調尚未能極聲音之變然所守既約運用甚熟其吐納宮商動合節奏不踰纖仄堆砌之習頗爲可貴蓋無意爲詞而自然諧美可謂鳴其天籟者明季武人二詞唯陳鐸爲最著然鐸本江南人居文盛之邦風氣相應易於染受論道可謂壯士馳驅戎馬之間顧吟詠性情得音律之微有非文士所能及者亦可以與鐸抗衡媲美而無所愧矣

玉燕堂四種曲 清乾隆刊本

清張堅撰堅字齊元號漱石別號洞庵人金陵人諸生堅少工詩受知於藩司鄂爾泰選其詩入南邦黎猷集御舉薦不售作江南一秀才歌以自嘲因有江南一秀才之目歷遊齊魯燕豫皆不得志年八十卒于陝中表叔隨園詩話卷六稱與定其集錄其見贈詩偶成細雨滿欲曉天詩一首于篇以示標舉徐孝常序夢中緣則稱其客京師時方問耆律館勸其應召堅恥以伶贅之事希榮利竟不就蓋亦名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之有守者矣斯編收所著傳奇四種曰夢中緣二本四十六齣演明姑蘇人鍾心與女子文娟陰麗媾婚姻始末前載自序述其緣起云感夢而作蓋以自寓曰梅花簪二本四十齣演明嘉靖時徐苞妻杜冰梅義烈事曰懷沙記二卷三十二齣演屈原事曰玉獅堂二卷三十齣演黃損裴玉娥事本馮夢龍情史四種流傳人稱夢梅堂玉云其夢中緣爲少年所作久負盛譽唐英爲九江閩監督召入幕曾爲刊行其梅花簪初出爲金陵予子購去扮演易名賽粧奴亦



傾動一時。懷沙玉細後作。其事曲家皆然。已採按然  
如鄭瑜汨羅江。尤何謂離騷。皆據楚詞。皆用雜劇之  
體。堅乃鑄為長編。與之角逐上下。而文字不相沿襲。  
其工力實不易得。梁廷柵簾花亭曲話卷三。極其文  
詞光怪。全部楚詞。彙括言下。為曲海。巨觀。又稱其玉  
獅墜。毀奩一折。筆力可透低背。亦非過譽。蓋惟江  
海。不合於時。唯以倚聲自遣。精力所注。唯在此等。因不  
同率爾操觚。勉強效顰者。宜其為後人所傾倒也。

新曲六種 清乾隆癸亥刊本

清夏倫撰。倫字言德。又字惺齋。諸生。錢塘人。斯偏收  
倫所撰傳奇六種。皆取忠孝節義之事入曲。六種各  
立品目。其獲忠傳奇曰無瑕璧。南孝傳奇曰杏花村。  
表節傳奇曰瑞筠園。勸義傳奇曰廣寒梯。補恨傳奇  
曰南陽樂。式好傳奇曰花萼樓。並二卷三十二齣。其  
南陽樂以上五種。稱惺齋五種。蓋無瑕璧杏花村瑞  
筠園廣寒梯四種。皆乾隆十二年丙寅至十四年己  
巳四年間所成。其南陽樂雖乾隆甲子已有刻本。已

已復重訂之。其原刻稍異。故編次統稱五種。迨壬申  
花萼樓傳出。始有新曲六種之目。即今行本是也。無  
瑕璧演鐵鉉二女事。本谷應泰明史化事本末。特錄  
其文於篇卷首。杏花村演王世名報父仇事。事見明  
史。瑞筠園演章倫母守節及倫直諫事。廣寒梯演士  
人王蘭芳母子行善信奉廣寒梯按功。故命詩而反  
策。其表兄解敏中先人澤源厚本應及第。以多行不善  
而落選。其三蘭芳夢中五名。敏中其得潤節。所  
之監臨。發榜時。監臨命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

而拙者正欲中補者乃蘭芳考宋周密齊東野語載  
三山蘇大璋事正與此同蓋即倫所本也南陽樂謂  
諸葛亮平吳蜀北地王謀即帝位乃翻案之文花萼  
吟演宋姚居仁與弟姚利仁事利仁為貴似道所臨  
下獄論死居仁至欲代死以江萬里救得免後兄弟  
同登第並賜旌獎然猶剽說卷四謂倫所演事雖皆  
有所本然章倫母金氏誰云要無夫一詩或謂高季  
迪作鐵司馬二女入坊後所作詩乃吳人范昌期題  
老妓卷作見張士淪國朝文集是倫所記亦不盡微

實然施之戲曲固無妨也其南陽樂一種據吳兆鼎  
跋乃江海南寧吳下諸名都皆先後演蓋人情所喜  
在事故傳播獨應然意取美滿故作戲案完屬無味  
特傳奇家風氣所尚不自知其非耳至倫所撰曲詞  
意頗屬穩諧楊恩壽問餘叢話卷三乃謂南陽樂不  
如周文泉丞相亮補廷東漢制之美非為論也

龍舟會一卷清同治刊船山遺書本

明王夫之撰夫之字而農湖廣衡陽人與兄介之同  
舉崇禎十五年鄉試順治四年清兵下湖廣夫之入  
桂林依大學士瞿式耜會聞母病向道歸築土室石  
船山杜門不出以著述為事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  
四是本為夫之所作雜劇凡四折其第一折前為楔  
子全敘北劇劇演謝小娥報仇事大致李公佐所為  
謝小娥傳按見太平廣記卷四百九十一引而兼取李復言情出怪錄所載  
尼妙寂傳之說按今情出怪錄無此文據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八所引事詞貞烈詞亦

慷慨激昂觀有免遺意其第三折內着寄生草小  
令九首点綴生情似徐渭漁陽三弄之格而筆酣意  
足似尤過夫之學向氣節照耀當時世之人皆知之  
至以儒碩工曲則在有明實為僅見惟夫之之意不  
唯詠事實以寄慨觀其詞云王右丞稱觴在凝碧池  
源少卿拜舞在白華殿破船兒沒舵隨風轉林鉤簾  
逢人便待牽叩頭燕腰肢軟似綿堪憐翻飛甚陌鳥  
衣燕依然富貴揚州跨鶴仙又云假男兒洗不淨妝  
面舊鉛華戴鬢眉的男兒元來是假又云大唐家九

葉聖神孫、只養得一彩胭花、此指當時失節諸臣、  
語意甚明、至云卻嘆咱半生半生向天、空熬得鬢邊  
鬢邊霜、則直以自道、是其哀故國、覓金玉、感慨激  
楚、此屈子離騷同一用意、豈如山人墨客、耽玩聲律、  
徒以詞曲為娛樂者哉、惟據李公佐謝小娥傳、公佐  
始遇娥在元和八年、娥為尼在元和十二年、本非貞  
元時事、割第二折公佐登場乃云貞元皇帝皇帝為  
逆賊所逼、駕幸梁州、與本傳不合、然非上移至德宗  
朝、則戲中傷時之語將無所施、此自屬作者組織、苦  
心、不得指為偶疏也、

祭畢陶一卷 安雅堂集本

按此雜劇四齣、收于宋琬安雅堂集中、不署本姓名、  
題曰二御亭主人新編、海上隨緣居士評、其前載康  
熙十一年季春杜濬序、今安雅堂遺集卷三收之、題  
曰宋荔裳雜劇題詞、則實琬所作也、琬字玉叔、山東  
萊陽人、清順治四年進士、順治八年為浙江按察使  
時、登州于七為亂、琬同族子因宿憾思陷琬、遂以興  
嗣反謀告變、立逮下獄、閩門縲繫者三載、至康熙三  
年始得免罪、改歸自是寓江南者七載、此劇作于  
出獄之後、故記范滂至事釋南歸、汝南士夫迎迓為  
止、其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又禍事、則畧而不書、杜  
濬序謂以平諫之才、構義激之詞、呼天掣地、洵涕橫  
流、作者其有憂患乎、夫無孟博之直氣、使千載之上  
宛在目前、至於如此、為琬而發實道其實也、琬詩名  
動當時、王士禛嘗以之方施向章、有南施北宋之目、  
然賦命不猶、頻經憂患、其康熙十一年再起、按四川  
按察使、入覲、值吳三桂之亂、成都失守、全家陷蜀、至  
驚惋致疾以卒、其息女流離患難、境尤可悲、王培



兩接隨筆卷一、謂查慎行集中有中山石長歌一篇、  
情詞悽惻、即指其事、琬為此刺、雖極寫境事、然亦處  
更生頃思澤、蓋不料後日之妻勢被難、已仍以身殉  
也、今述其曲、仍詳論其事、溯其遭際始末、蓋彌足以  
增惆悵矣、

笠翁新三種傳奇 清初刊本

按此編所收傳奇三種、一曰補天記、一名小江東、二  
曰雙瑞記、一名中庸解、三曰四元記、一名小萊子、三  
種並二卷三十六齣、其補天記首小齣主人序、標曰  
小說、雙瑞記首長安不解人自序、四元記首燕客退  
拙子自序、皆不署姓名、補天記演陶羽應魯肅台赴  
宴、周倉追之、舟覆溺於水、而伏皇后魂附其體、自訴  
為曹操所弑狀、羽歸救之、仍作后言、徒乃託之果報  
謂后乃呂后轉生、操乃韓信轉生云、以陶羽用兵襄  
陽、劉備稱帝止、其設事荒唐、用意亦無足取、雙瑞記  
演晉周處事、謂周處改行改相、其婦翁時謙亦化迂  
腐為圓融、以二女妻處、子時中亦日登華貴、天子獎  
之、賜堂名為雙瑞、四元記演宋再玉以解元兩中會  
元、又中狀元、再玉却王安石之婚、易女裝為尼、而安  
石女及婢易男裝應試、中榜眼探元、上知之使再玉娶二女、蓋慶  
祝之辭、故又名小萊子、三曲設事均不脫時曲蹊徑、科白亦未能  
照應細密、惟雙瑞記場面不冷、頗使場上升、

笠翁傳奇五種 芥子園刊本

按此編收傳奇五種、一曰萬全記二卷、一名富貴仙、

二曰十醋記二卷、一名滿床笏、三曰雙鍾記二卷、一

名合歡鍾、四曰偷甲記二卷、一名雁翎甲、五曰魚籃

記二卷、一名雙錯卷、其中唯萬全記三十齣、餘亦皆

三十六齣、萬全記序署四顧居士、醋記序署西湖素

紙主人、雙鍾記序署看松主人、偷甲記序署秋堂和

尚、魚籃記序署魚籃道人、亦不著姓名、其萬全記演卜

豐妻賢子孝、子映登上第、尚公主、一舉三男、上錫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曰得富得貴得仙、云南宋時事、無所據、十醋記演唐

節度使裴敬懼內事、事亦係假託、雙鍾記演張良遣

力士陳大力擊始皇後王琉球事、其事自序云本逢

人笑小說、其本未見、唯今坊刻醒世恒言尚有琉球

國力士封王一回、疑同一本也、偷甲記演水滸傳時

遷盜甲事、魚籃記演于果生與尹蘭蘭人傑秦婉娘

婚姻始末、其事本載花船小說、云中宗復辟狄仁傑

尚在、亦取小說所託、以為如此可令人心稱快也、凡

傳奇五本、刊本標笠翁傳奇、姚燮今案考証、第五本著錄

凡

錄此五曲、附錄諸云、十醋記或云係元希哲作、或又以萬全一種為元

氏作、近得五種合刻本、署曰四顧居士、按今所見五笠翁無此現、為希哲

無疑耶、然讀其詞、則斷非笠翁手筆也、所言甚失、然則笠翁或或助

世以、又稱補天記、署元希哲名、其本今在新傳奇五種中、然則八種皆希哲所撰歟、

此陽海海目載滿床笏、注云裴司空冠門客作、無名氏傳

奇案考謂裴鼎尊鑒其健室顧嫗、門下士作滿床笏、

於嫗生日演之、嫗無子、刺云夫人生子、妻生女者、祝

其妻之本指也、考余懷板橋雜記、載顧氏無子、至雕

異香木為男、內外稱小相公、又稱順治丁酉、鼎尊與

夫人顧氏遊金陵、富市隱園、值夫人生前宴客、命

老梨園郭長春等演劇、門人焚嚴某家簾長跪、稱賊

子上壽云、所託與傳奇案考亦合、觀劇稱裴節度則

直其姓、云裴夫人即氏、則謂師之夫人、為門人所

作、以悅其夫婦之意、實無可疑、然顧本名嫗、事鼎尊

為亞妻、案考謂鼎尊失節事異姓、其人無足取、徒以

居顯、是揮霍好士、遂令門下搢附若斯、亦可見當時

士風之壞、足以垂戒方未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孔<sup>兄</sup>面<sup>兄</sup>閨仙十三娘笑拂神軒首狗咬呂洞賓<sup>明順治友</sup>

聲望刊樂函本

尋葉水原橫永宗字奕純山東歷城人順治三年

丙戌進士授臨川縣尹遇難卒此雜劇四本<sup>載</sup>取

原所撰<sup>樂函</sup>第十卷中其孔兄託士人金蓮讀

晉書魯<sup>書</sup>襄<sup>襄</sup>傳因而推衍其詞只一折<sup>演</sup>賣<sup>賣</sup>島

祭詩事據其自記乃乙酉除日所作揭之而南將

以<sup>以</sup>據<sup>據</sup>連<sup>連</sup>兵<sup>兵</sup>亂<sup>亂</sup>竟<sup>竟</sup>失<sup>失</sup>其<sup>其</sup>稿<sup>稿</sup>

惟句<sup>句</sup>尋<sup>尋</sup>調<sup>調</sup>復<sup>復</sup>綴<sup>綴</sup>成<sup>成</sup>完<sup>完</sup>曲<sup>曲</sup>則順治乙酉後客中所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事本宋孫光憲所撰北夢瑣言凡二折其前有七

題<sup>題</sup>標<sup>標</sup>目<sup>目</sup>曰<sup>曰</sup>視<sup>視</sup>則<sup>則</sup>四<sup>四</sup>嘯<sup>嘯</sup>又於十三娘題目前標曰一嘯

則本有<sup>有</sup>四<sup>四</sup>劇<sup>劇</sup>今僅存其一蓋非<sup>非</sup>元<sup>元</sup>本<sup>本</sup>狗咬呂洞賓

因俗語<sup>俗語</sup>標<sup>標</sup>題<sup>題</sup>●<sup>●</sup>託<sup>託</sup>宋<sup>宋</sup>事<sup>事</sup>謂<sup>謂</sup>石<sup>石</sup>介<sup>介</sup>康<sup>康</sup>夜<sup>夜</sup>為<sup>為</sup>蔡<sup>蔡</sup>宗

弟蔡奇所拘<sup>拘</sup>惡<sup>惡</sup>洞<sup>洞</sup>賓<sup>賓</sup>珠<sup>珠</sup>還<sup>還</sup>鄉<sup>鄉</sup>洞<sup>洞</sup>賓<sup>賓</sup>度<sup>度</sup>為<sup>為</sup>仙<sup>仙</sup>其<sup>其</sup>蔡

奇所害之犬<sup>犬</sup>為<sup>為</sup>洞<sup>洞</sup>賓<sup>賓</sup>所<sup>所</sup>度<sup>度</sup>亦<sup>亦</sup>得<sup>得</sup>人<sup>人</sup>身<sup>身</sup>仙<sup>仙</sup>云<sup>云</sup>志<sup>志</sup>多

憤<sup>憤</sup>世<sup>世</sup>之<sup>之</sup>詞<sup>詞</sup>蓋<sup>蓋</sup>有<sup>有</sup>所<sup>所</sup>感<sup>感</sup>意<sup>意</sup>不<sup>不</sup>能<sup>能</sup>平<sup>平</sup>乃<sup>乃</sup>形<sup>形</sup>之<sup>之</sup>歌<sup>歌</sup>詠<sup>詠</sup>

耳<sup>耳</sup>據<sup>據</sup>樂<sup>樂</sup>函<sup>函</sup>目<sup>目</sup>錄<sup>錄</sup>則<sup>則</sup>宋<sup>宋</sup>宗<sup>宗</sup>所<sup>所</sup>為<sup>為</sup>劇<sup>劇</sup>其<sup>其</sup>四<sup>四</sup>嘯<sup>嘯</sup>除<sup>除</sup>十<sup>十</sup>三

娘<sup>娘</sup>外<sup>外</sup>尚<sup>尚</sup>有<sup>有</sup>指<sup>指</sup>八<sup>八</sup>戒<sup>戒</sup>金<sup>金</sup>玉<sup>玉</sup>以<sup>以</sup>羊<sup>羊</sup>角<sup>角</sup>哀<sup>哀</sup>又<sup>又</sup>有<sup>有</sup>後

四嘯<sup>四嘯</sup>且<sup>且</sup>為<sup>為</sup>狂<sup>狂</sup>柳<sup>柳</sup>郎<sup>郎</sup>弄<sup>弄</sup>柱<sup>柱</sup>溫<sup>溫</sup>窮<sup>窮</sup>為<sup>為</sup>固<sup>固</sup>疲<sup>疲</sup>在<sup>在</sup>郊<sup>郊</sup>

單<sup>單</sup>本<sup>本</sup>零<sup>零</sup>劇<sup>劇</sup>尚<sup>尚</sup>有<sup>有</sup>沈<sup>沈</sup>星<sup>星</sup>娘<sup>娘</sup>在<sup>在</sup>家<sup>家</sup>言<sup>言</sup>歸<sup>歸</sup>黑<sup>黑</sup>旋<sup>旋</sup>風<sup>風</sup>壽

張<sup>張</sup>喬<sup>喬</sup>生<sup>生</sup>衛<sup>衛</sup>皆<sup>皆</sup>北<sup>北</sup>曲<sup>曲</sup>南<sup>南</sup>曲<sup>曲</sup>尚<sup>尚</sup>有<sup>有</sup>百<sup>百</sup>花<sup>花</sup>洲<sup>洲</sup>芙<sup>芙</sup>蓉<sup>蓉</sup>劍<sup>劍</sup>是

所<sup>所</sup>撰<sup>撰</sup>甚<sup>甚</sup>多<sup>多</sup>惜<sup>惜</sup>今<sup>今</sup>本<sup>本</sup>皆<sup>皆</sup>缺<sup>缺</sup>佚<sup>佚</sup>不<sup>不</sup>存<sup>存</sup>不<sup>不</sup>能<sup>能</sup>知<sup>知</sup>其<sup>其</sup>文

字<sup>字</sup>矣<sup>矣</sup>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玉獅堂十種曲 清未倚亭印本

青東煥撰、恨字叔明、號潛翁、一號玉獅老人、江蘇陽  
湖人、斯編所收傳奇十種、曰仙緣記、洪孫格遇、  
蜀錦袍、演明末石壁、<sup>註上</sup>同泰民玉事、曰燕子樓、演唐張  
建封妾、同盼盼事、曰海北記、演明末樂時水寇、海杰  
事、曰梅喜像、演聊齋志異青梅事、以上皆二卷十六  
齣、~~前~~前五種曲、曰同亭宴、演秦始皇求仙事、曰迴流  
記、演明寧王宸豪妃、~~氏~~氏事、曰海雪吟、演明李鄭港  
若殉難事、曰負薪記、演聊齋志異張誠事、曰錯姻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演聊齋志異姊妹易嫁事、以上皆八齣不分卷、稱後  
五種曲、其中唯仙緣記同亭宴事涉幻怪、海北記憑  
虛不實、其餘盡見於傳記雜說、揄揚風烈、足以勸世、  
然詞不入格、語意亦欠警切、實非當行之作、俞樾序  
前集稱其蜀錦海北二種、音節蒼涼、可以頑頑尤西  
堂、黑白街四種、諱足獻存、後集則稱其<sup>直</sup>武人愈  
唱愈高、蓋酬應之作、理唯稱許、皆非篤論也、其仙緣  
記蜀錦袍、燕子樓、海北記四種、先刊行、<sup>稱</sup>玉獅堂四  
種、及梅喜像續刻、合為五種、至先緒辛巳復重刻之、

並後五種為十種曲、文字視前刻間有更動、今據以著  
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十洲春語二卷 艷史叢書本

題二石生著。考二石生乃姚燮自號。則燮所著也。燮字復莊。浙江鎮海人。道光十四年舉人。是編成于道光二十一年。凡上下二卷。皆記寧波妓女之事。其上卷曰品艷。立二十六品。出妓一人。以名花一種配之。各為傳贊一首。其花名下復舉前人詩一句為例。品題門巧。不外名士風流餘習。無足異。亦不足責。下卷曰塘餘。仿懷板橋雜記軼事之例。記曲中習尚及瑣事閒情。頗為詳悉。可藉以見當時情景。雖小記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類

不無可取。燮浙東名士。擅長詩詞。及駢文。都仍不錄。

而四庫全書本此

著拓南歸。客居郡城。復值英人內犯。出入于戈。有瑣尾流離之懼。自以無用於時。頗喪失志。遂藉煙荒銷愁之地。自序謂以牢騷蒼松之意。一寄諸出聲頑艷之中。亦猶屈賈之苦心。稽阮之末計。其自道如是。固非設流詞以自飾者矣。

陶情樂府五卷 明嘉靖刊本

明楊慎撰。慎字用修。四川新都人。少師廷和子。正德辛未賜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初以議大禮泣諫。杖謫雲南永昌衛。歷三十年。卒于戍所。年七十二。世宗忌刻殘忍。深惡諫臣。慎雖遠謫。意猶不能遺忘。慎聞之。乃以放假自晦。嘗醉傅粉作女子髻。插花。諸妓擁之。游行塵市。酒間乞書。醉墨淋漓。其倚聲製曲。傳遍滇南。是編即慎在雲南所作曲集也。書凡五卷。卷一為套數。卷二為重頭。兼帶。卷三為重頭。卷四為小令。卷五為拾遺。卷後又有拾遺。乃慎所作七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曲

玲瓏詞只一首。慎記誦博洽。學問詞章。籠罩一時。在明代最負盛名。而實亦足以符之。唯其詩文欲以博麗見長。瑕瑜互見。不能純粹。其製曲亦蹈此習。殊非常行。以視其父廷和所作樂府餘音。不及遠甚。特舉世重其名。流傳廣遠。無敢非議之耳。是本為滇中刻本。未有張愈後序。稱慎之所作可謂曲史。稱許不免太過。至所贈慎詩。事到東京須節義。地當西晉且風流。可謂了然於慎之境地者。愈自為慎之知己。誠足當之而無愧也。

雷峯塔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黃圖泌撰。圖泌有夢叙錄。已著錄。是編題峯柳居士填詞。不出姓名。然卷首載乾隆三年自序。私印文云。圖泌字容之。知亦圖泌所作。其書二卷。凡三十二齣。演許宣過妖事。稱宣乃佛座前捧鉢侍者。謫降塵俗為許氏子。以父母俱亡。依姐夫李仁以居。偶遊西湖。遇婦人偕一雙鬟。借傘。約為婚。媿贈以金。使行禮。仁審其銀錠。乃邵太尉庫中之物。疑其行竊。乃詣臨安出首。宣配蘇州。而婦踵至。旅舍主人勸宣納之。已而宣遊承天寺。所由見宣衣著乃周將仕所失物。拘之。又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雷峯塔

鎮江。依李仁父執事。將仕者為之執役。于藥肆婦尋至。宣又惑之。婦出金。使宣自置肆生理。一日宣遊金山寺。法海唱之。指其為妖。所崇宣已過救返杭州。海立挂搭淨慈寺中。宣往求之。海乃命揭諦收妖。埋蛇壙中。命宣托鉢建塔以鎮之。塔成。宣亦歸元生淨土云。所演與警世通言所錄白娘子永鎮雷峯塔篇無大出入。伶人按行。乃增蓋前目。如宣子中狀元祭塔等。皆非圖泌本所有。方成培又即通行本改訂之。然白蛇故事。演為傳奇。自圖泌始。今通行成培本。而圖泌本不為世人所知。斯本為看山閣原刊本。續成培曲者。不可不數

及此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雷



樂府遺書編三卷 明刊本

題古吳楚閩生槐鼎鍾譽生吳之俊選定閩夫何光烈濟之  
之重所龍校訂選明人傳奇凡五十六種興怡春錦集相出  
入其中如李丹記桃花記鸚鵡洲雙紅記金丸記錦箋記金  
鑰記絞綃記今皆有刊本或抄本流傳雖皆罕見之本此編  
所錄皆摘其零鈎以視傳本可謂存什一于千百已無足貴  
唯如四節記錄遊春鈎花將笑一章曲江扶杖鈎錄芳草香  
堤一章東山扶杖鈎錄高即林丘一章南樓夢錄病秋  
春來無事鵬晴損一章聞哭鈎曉粧才罷試描鴛一章弄  
珠接記錄零盟鈎南陌盈盈即遊一章羅裳記錄遊山鈎  
春光如海一章皆存佚文足資考證雖其事只錄曲文排演  
白不錄不如怡春錦之善要亦有裨曲學存之以備考核固  
無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閩刻邯鄲記三卷南柯記三卷 明天啟刊本

按二書皆宋墨本其每書分三卷以及行款形式悉同邯鄲  
記載小引云刻是傳者地在歲溪里其室曰隆恩堂  
主人夢述生曰臨川說夢夢也余贊之僧像批評音釋  
可謂夢中尋夢述之甚矣因自號曰夢述生夢述者誰吳  
興閩光瑜輟稿氏未署天啟元年知書乃吳興閩光瑜所  
刻其書以湯顯祖與臧懋循訂本合而為一正文悉依湯  
原文其懋循所刪則上下乙識之懋循所改則用小字刻  
于本文之右其懋循原評亦錄於眉端凡顯祖原文以  
及懋循所刪所改皆一望而知甚便學者其南柯記無  
刊書序然其蓋收湯臧二家之文與邯鄲記同知為一  
人所刻無疑按臧懋循於臨川四夢一一改訂疑光瑜所  
刻尚不知此二本其選現紫釵或亦有刻本唯今所見只  
此二本不敢捐其固然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玲瓏唱和一卷 明嘉靖刊本

按此本首載楊慎七犯玲瓏詞四首、次為顧璘張石川李丙等和詞、其張石川詞有序云、社長顧璘司寇頃以中丞再起撫滇、為升菴先生構廣心樓于旅次、先生七犯玲瓏四闋、索余和之、著嘉靖癸丑、知慎詞及諸人和詞皆為廣心樓而作、次又載慎七犯玲瓏四首、後為慎弟博性、和詞又李鈞李一元和詞、又劉大昌和詞、慎詞有自序云、湖州南坦劉公著溪顧公、石川張公、半谿李公、因木涇周公來滇、和余廣心樓詞四首、率爾口占以謝、惜往日、悲回風、感知音、懷良友、不知老淚之橫集也、云云、知慎此作、仍續前詞、其有作四闋、陶情樂府拾遺已載之、次作四闋、則未錄、疑慎詞作不同時、故未及收也、此本卷後又附刻畫眉序、花月可憐宵一套、乃請正于慎者、未署小字、林頗有頗首具、不知為何人、疑此本即此人所刊矣、

新編太平時賽賽駐雲飛一卷、四季五更駐雲飛一卷、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雲飛一卷、賽婦烈女詩曲一卷 明成化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其四季五更駐雲飛卷本題云、成化七年金臺魯氏新刊印行、知憲宗時北京所刊、魯氏不知何人、或係當時書肆主人也、諸卷所錄皆駐雲飛小令重頭、唯賽婦烈女卷除首載散套二章外、餘皆鵲鵲天詞、為異、然諸作詞意鄙俚、殊無文采、蓋市井偏造之本、用之於嘌唱者、非錄舊故曰新編、其稱太平時賽賽駐雲飛、十二月賽駐雲飛、尤不知何意、或書會編輯、各出新本、有競勝負之義歟、

其題西廂記十詠云、漢卿文能、編作西廂曲詞、精又云王家增修、補足西廂音韻、後祀詞章、按西廂世稱王實甫作、向漢卿續、此則稱漢卿編、作王家增修、成化去元未遠、此必有所本、非漫然立說者、又董秀英花月東牆記南戲本已佚、此題西廂詠十二月卷中尚有詠東牆記六首、其第一首稱書生文輔赴京過海棠亭、叙前情、其指腹姻緣忽成虛諾、第二首稱秀英寓簡赴期、與生在花月東牆相會、第三首稱梅香隨邪道引、第四首稱夫人差錯、致南門出醜事、第五首稱醫生誤用藥、第六首稱山壽保兒、按保兒元人呼小兒之稱、

學拜師雖其詞意不甚明顯讀之於戲文始末猶未能了然而其故事情節於此猶可窺其梗概亦不得目為無用之書矣

新選南北樂府時調青崑四卷 明四知館刊本

題江湖黃儒卿彙選書林四知館繡梓其書分三欄上下層為傳奇中層為詩話雜詞乃坊肆俗書其分卷曰首卷曰次卷曰一卷曰二卷亦殊無倫理然所選諸曲皆詞白兼錄凡舊曲之少見者不獨可見其詞其所演事實亦藉以窺一二殊使學者如次卷同窗記錄我這裏稍問原因及風采簾垂玉鉤二章乃梁山泊祝英臺事俄獨記錄趙步往前行一章乃董永遇仙事一卷係袍記錄香風陣陣襲人衣一章乃劉湛事又長生記錄自種桃在玄都觀裡

一章乃王道士斬妖事即後來青石山所演凡此諸曲或標名生疏或與他本同名設非藉此偏載其賓白將無如其所演之事斯其書頗有可採不得以坊間俗本輕之也



增訂樂府冊冊集四卷 明刊本

明周之標編之標有吳飲華雅已著錄是編乃徒吳飲華雅之後續加選輯所錄除通行諸傳奇外新出之本亦採錄附入故曰增訂其稱冊冊集者以前人詩有清歌中夜發明月自珊珊之句也書凡四卷以文行忠信標目文集行集皆散曲自沈青門至楊斗望等凡錄二十二人之作而之標所撰亦附焉忠信二集皆傳奇忠集所錄為琵琶記等十九種信集為西樓記等二十二種皆習見之曲唯無名氏千古十快記錄渡江蘭一枝花浩浩的黃河一章表晉鵲鵲表已佚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此本錄新嘉錫香羅帶會聯百歲一章又情動幽三仙橋自惜風流倚媚一章稍有評考証又其書循選家慣例於諸傳奇不出賓白而信集曇花記則有白為自亂其例不知是何用意也

青溪笑二卷 原刊本

題蓉鵬漫叟填詞前載自序稱性愛填詞往往為小樂府稿甫脫即為人持去已未秋客白門焉邨無聊取青溪近事之可供談噱者各填一曲共成十六曲總名曰青溪笑言情敘事無所虛偽云其諸家題詞有孫星衍有仲雲碩必與仲孫為同時之人然不著姓名不悉為何人其書上卷收八劇曰晴離裴司業義捐金曰棄微官藍州貪倚玉曰桃葉渡吳姬泛月曰海棠軒楚客吟秋曰謝秋影樓上品詩箋曰王翹雲閣中柳金釧曰謝語花浣溪自漢曰侯月媚晴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私盟下卷收八劇曰紗帽巷報信傷春曰壯礪園尋秋說艷曰排家宴四美祝花朝曰勸公車羣賢爭雪夜曰驚羣閣雙艷盟心曰雞營六姬識俊曰莫愁湖江采蘋命字曰驚峯寺唐素君飯禪皆一折短劇所譜多金陵妓女之事而邊幅既既狹詞亦未能暢茂其前有標意一章每劇自為序解然亦飾詞無詞密旨自序又稱書作聯珠記夢瓊圓金帶圓渡花緣傳奇數種是所編傳奇甚衆今唯存此青溪笑一集其他則不可觀矣

翻西廂二卷 原刊本

題古吳研雪子編。燕都俊道人評。正文標目曰：識開堂第一種翻西廂。蓋自著總集之一種也。斯編演會其記事。其詞目。取元人西廂記附益之。而云崔鶯鶯與鄭恒配合。其張珙即元稹。一名方假。元借圓音與方義相反。積積為真。與假義相反。言積求婚於崔不遂。有憾于崔氏。因為會真記以誣蔑之。故曰假方也。劇中叙事皆推闡此意。畧稱鄭恒聘崔氏。值相國之喪。安頻崔氏母子於蒲州。往依杜確。張珙者以鄭得婚而已見拒。乃投河東寇孫飛虎為難。參軍誘使掠蒲州以求崔。女尼設計以寶貨賂孫。請緩兵三日。即送女。而使歡郎問道求救于杜。杜與鄭以師至。孫解圍去。鄭遂寓寺之西廂。與崔隔牆贈答。崔和詩云：兩地懸懸望。清光共一天。年年十二度。何用此圓圓。蓋懸藉之謂婚期有待。不可有逾分之行也。已而鄭上京應舉。意不甘。乃撰會真記。錄板行之。謂崔曾私于己。將以離間崔鄭之姻。鄭父見其文。果疑崔。致書崔夫人。請離婚。夫人詢紅娘。而知女行甚正。然事已乖離。無如何。於是諸少年與珙並未求婚。而女不從。刺血寫詩以見志。時鄭中進士。授廣吉士。尼法本乃裔。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雜曲

法本

卷

雜

：

崔氏詩赴京竭鄭折之。鄭微行至蒲。仍寓西廂。而女怨切病將死。鄭遂呼之。因蘇。是時孫飛虎猶踞河東。杜確復征之。蘇虎亦被擒。像此本只存三十三齣。尚缺一齣。不知其究竟。然鄭當畢婚而珙受辱。則可揣想而知之也。是本前載翻西廂本意一文。述意甚詳。謂積果私於崔。不應反累其親行。其為此必以求婚不遂之故。其言極辯。然男女私好。往往情不自禁。形之於篇章。所疑實未是。且唐人撰小說往往稱崔盧。積所私未必實為崔氏。即果姓崔。其為文亦不必以崔氏為嫌而避之也。然西廂明以來債者甚多。大抵陳腐。此從人情立說。乃獨標新意。其詞與元西廂亦無一句相犯。詢為能手。考沈謙東江別集卷四。有此曲套數一首。序云：是日演余新刻翻西廂。其詞有云：俺將西廂藥案平反盡。費幾許移花門筍。止不過痛惜那支文。恨究出微之漏網。元因似此。刻即諫所作。或者以周公魯錦。西廂亦名翻西廂。乃以此刻屬之公魯。不知公魯書今具存。謂紅娘代鶯鶯嫁鄭。其詞目與此本大異。何得混而為一也。

殘本玉句十三種十二卷 原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書後一篇。署東城旅客。私印二。曰玉句詞客。曰三讓王孫。其書後直錄余澹心南歌記一文。及叙自作則云。今假太平樂府。恨不得知音。識曲風流跌宕如諸先輩者一序之。度亦清中葉人矣。斯偏板心上題太平樂府。而每卷標目作玉句十三種。自第一種至第十二種皆完整。唯缺第十三種。其第一種曰換身榮。演我國時蜀人魏變女見幸於蜀王事。第二種曰天降福。演漢宣帝時平陽人荀賓妻宮嬪母王氏齊頭貴事。第三種曰世外歡。演三國時琴瑤妻趙媛孫女。貨殖致富。不求仕進事。第四種曰秦樓樂。演李金源以義婦李氏入宮得幸。官至秦州刺史事。不明言何代。第五種曰戎戎靖。演元魏時鄆州人李冲娶姚素娥。上書授都督敗南軍事。第六種曰樂安春。演徐純事。不詳何代。第七種曰生平足。演北周時李遷哲及子李奇事。第八種曰萬年希。演隋煬帝時柳華事。第九種曰開華州。演唐僖宗時李忠臣子李國士敗叛兵于華州事。第十種曰臨濠春。演五代時劉崇俊事。楊行密為濠州知府事。第十一種曰人難賽。演宋真宗時張耒事。第十二種曰三多金。演明趙輝事。謂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乃太祖之婿。歷十朝。至嘉靖時猶存。所記不根史實。其刺中諸人雖皆歷貴顯。然多醜行可鄙。似為憤世譏俗之作。然詞意隱晦悠遠。究不知其是何用意也。



軟羊脂二卷 舊鈔本

題詞里補間齊境度庵填詞梁溪研疆園湘桂泰訂不  
著名元考嗣里孔氏私鈔載孔傳銘字振文號田銘別號建  
庵龍玉經博士著有補間集二卷清詩詞二卷知曉庵乃孔  
傳銘別號傳奇即傳銘所作也是編清李兆憲事以軟羊脂  
玉益為國目而指錢形舞國日而屬紫湊略稱絳州涿人  
李潛業骨董商子兆憲已游泮其有文藻潛有玉益曰軟  
羊脂為友人阮思顯見之時河東防衛使完顏蓋有女曰蕊瓊  
嗜古玉防衛鍾愛之思顯欲有以媚防衛乃導潛与防衛交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乘召潛入府三日不出使報兆憲謂父贈棋戲所習甚鉅須以歌  
羊脂玉益為抵兆憲言須見父乃出蓋則釋潛而南兆憲悔之因  
中指為盜以羊益蕊瓊道匿園見之悅之私訂約贈金使應  
舉乘夜縱之出防衛不甘使巡捕為盜入潛家搜括却  
以去然所得者他益其真者已為兆憲擄去矣防衛亦不  
防衛女不若我父之行人也蕊瓊申先是女母鐵里氏入京省  
其父極密和恩留女守父不令其思母且防衛乃送之京  
京師正陽門外古骨商洪礪者乃李潛友也其人乃大俠  
時順宗憐蕊瓊木尔見蕊洪礪肆其毒以礪介提帝帝

以所為發告兆憲乃設計得兆憲言云帝皇賜礪肆其毒木尔果

歟自來搜之兆憲以礪所書七首刺死之順宗即位賜兆憲為狀元  
拜樞密使上潛才益許于太宗神張珪收防衛制其官阮思  
顯入京營救既至則斬王立兆憲已貴阮念兆憲無可解  
救者乃自為謀合于子元与完顏氏之好兆憲為書出真玉益  
為聘擇日娶蕊瓊防衛藉婢力得復家如故云劇中南北  
曲詞語暢者多雖不盡純粹然大致出於自然非專以堆砌為  
工者以方孔而任柳花前仙不足然較孔廣林經室西戲翰墨  
諸作則風隔雲遠勝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一百一十五

明嘉靖刊本

明楊廷和字介夫，新都人。成化十四年進士，正德中官  
吏部尚書兼大學士。等定帝迎世宗，以議禮忤帝意，致任  
歸。七年明倫大典成，詔削為民。八年卒，年七十一。隆慶初復官。  
贈太師，諡文忠。事蹟具明史本傳。是編乃廷和歸田後所  
著數曲，凡套詞六首，小令一百二十首。自題曰樂府餘音。  
廷和居節，勸業，矯矯不羣。其子慎，又以諫誦，以記誦  
博洽著稱。父子皆一代間人，為世所重。然慎文富而失之於  
博，藝遠其陶情樂行，傳誦一時，實非佳作。廷和  
為文名為政事所掩，然史稱其文簡暢有法，其為詞也亦  
自然流麗。如其朝天子戲等云：似詞人道我閒陶氣，消  
閒之用這些兒。此外別無事，靜裏乾坤，談中滋味。想當初  
年少時，醉裏夢裏，費盡般力，風致殊不減元人。在  
明人集中亦未易多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清心雜劇十八卷

清乾隆間夢生堂刊本

清徐熾撰。熾有晚先緣傳奇已著錄，是編為熾所撰  
雜劇凡十八種，皆自述之詞。曰遊湖，記與姬人遊湖泛舟事。  
曰遊夢，記入史職帝君殿，自以死未可悲，欲留不返，而帝  
君以其陽壽未盡，辭却之。醒覺乃知為夢。曰醒鏡，記對鏡  
自嘲，年過半，曰旋梅過仙，記遊開元墓，遇丐跛足，即蹶  
拐李事。曰痴恍，記赴呂祖廟燒香事。曰狂談，記捉姦殺之。  
姦鬼來問事，曰青樓濟困，記蘇州妓何媚娘與王蘭生  
訂好，已生子，蘭生去久不返，媚娘清之曰哭弟，記祭弟星  
輝事。曰湖山小隱，記遊石湖遇范成大示現事。曰酬魂，  
記平生醫人有死者，請僧普照是存事。曰祭牙，記六  
旬六月初月，取所落牙祭之。曰月下談彈，記中秋節，月四  
姬賞月，以佛法喻之。四姬皆佛事。曰問卜，記家中落  
問卜事。曰悼花，記花落傷感事。曰原情，記友人飲，友  
少年時所存妓二人來，言年老能鍾，因悟世事。曰壽言，  
記七十壽辰，記陳壽來訪，勸之入道，辭之謂當從俗任  
化。仙不足羨，曰覆墓，記嘉慶十年自營生墳訖，往之曰入  
山，記移居西月泉習靜事。諸劇叙已事皆以王登場，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呼自及在劇中為制格。熾世清華中落，不能無二。故諸  
作雖多曠達之詞，以談自自行，而亦追往事，嘆暮景，騷楚之音  
亦流露於不自覺。蓋情動于中，不能已於言，而晚年疏放，終不  
肯為激烈之態，故其詞蕭瑟曠蕩，而有之，雖奇至之文，亦  
往往可誦。然戲曲紛更事實，實波瀾節次，熾諸作皆情  
節過簡，用於戲曲殊不相宜。其名雖為戲，有實當以散套  
視之，然則何如竟作散曲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雷震寶刀二卷 明萬曆丁巳刊本

題浙記任誕軒重編，不著姓名。考明初齊孫唐再創雜劇

有阜八月序，稱陳唐楚之麒麟，寶刀、櫻桃、夢、鸚鵡

洲、為南曲之最。唐野乃陳字，知與所著無異，是編取李商

先寶劍記原稿重加刪潤，凡四曲，凡二百四隻，內修改者七

十四，重複者一百三十，以非始創之本，故曰重編。其書演林冲事

自遊春、啟學、賣刀、設計、被陷、配配、以及燒草料、場入梁山

樂事等，悉以小說水滸傳為本，惟於林冲入獄後增冲妻貞娘

送禮、使女歸兒問卜事，又謂貞娘幽夢夢見三國魏徽宗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李師師遊良嶽，直鼓官代奏，府尹為平反其事，得以輕罪

配濱州，自第八齣至第十二齣皆極言冲妻，為水滸本傳

所無，又和冲去後街內逼娶貞娘，貞娘自縊，家人救之，錦

兒代往勸貞娘，錦兒多街內家，竟自縊死，陸謙謝非

貞娘，街內惡舅娘必娶河北路尋其夫，使王進建殺之，近繼貞

娘去，而自投延安縣署帳下，不獲為示，貞娘乃匿尼庵中，謂貞

娘不死，後日團圓之地，非非水滸所有，又稱金智深入梁山，向

宋江乞師，為林冲復仇，江使危三娘改嫁，下山贈貞娘金，慰

藉之，已而冲殺陸謙候等，太尉命徐寧追捕，冲中見急投



梁山宋江乃為出師。設伏擒高俅父子。命神自誅之。已乃受擒。  
 神與高娘後合。凡三十五齣。以林冲事為主。而智深。關。桃花山。李逵。  
 喬。坐。街。燕。青。白。李。師。師。亦。放。可。不。映。帶。其。向。其。潤。色。增。飾。  
 頗。有。經。營。然。水。滸。小。說。寫。英。雄。失。路。不。平。之。不。本。不。以。國。國。為。  
 結局。劇。于。此。加。意。令。其。天。事。復。合。未。免。落。俗。臨。時。曲。理。徑。又。  
 南。曲。以。主。描。寫。壯。烈。家。國。事。本。不。甚。相。宜。而。于。此。皆。筆。墨。又。  
 非。所。長。故。所。謂。陳。本。足。為。大。生。色。雖。重。編。舊。本。而。持。與。南。先。此。  
 授。其。亦。大。勝。慶。事。人。月。頗。感。神。之。以。為。南。曲。之。最。非。至。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類

二

化人遊一卷。亦松三卷。西湖廟三卷。表忠記二卷。清順治刊本。

清丁耀亢撰。耀亢有陸船詩草。逍遙遊等詩集。已著錄。是  
 編乃耀亢所傳。傳奇三種。首成於順治時。標曰野鶴。三傳  
 奇。三傳皆成於順治時。化人遊十齣。託重浙中士人何昇。訪  
 道出遊。成連導之入海。上仙如王陽左慈。李白杜南。易牙。陸  
 羽。西施。趙飛。燕華等。皆來會之。為設宴。應飲射覆。極  
 其歡洽。舟行至弱水。昇改鯨魚。小舟垂釣。其舟忽為  
 鯨魚所噬。昇葬魚腹中。而其中自有天地。屈原先居  
 因。與諸詞。既已而別去。諸仙復集。同赴龍王宴。至蓬萊。登  
 岸。則只昇一人。諸仙忽不見云。其情詭幻。昇字野航。似取  
 亦松遊四十二齣。演張良事。實為其友王子房所作。王負  
 大志。慕張良之為人。死流寇之難。耀亢因作此曲。以伸之。卷  
 首有耀亢亦松遊始末一文。述甚詳。西湖廟演武林顧史  
 與女子宋湘仙因緣始末。湘仙嘗題宮扇。遊湖失之。廟廟  
 有所奉妓女。亦娟娟其和。後金南侯。三宗皆被擄。湘仙旋為尼  
 黃旗。結生遊皇寺。皆過之。已而生中。標曰奉寺。奉寺要二宋。娟  
 題清風殿后詩。及宋蕙湘湘曲詩。知曲為二人所作。其詩法初  
 成。時傳。乃當時實事也。表忠記三十二齣。乃耀亢官定城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類

一

謝時所作正文標題作擬進呈揚忠愍公神像表忠記據郭  
 茶序世祖嫌鳴鳳記演極事太略欲求一改定之不馮銓  
 等以唐耀元曲而成銓等以其後疏一齣指陳前代弊端  
 過於刻露故令改之而耀元不肯因不復進故曰擬呈考  
 楊思弄詞餘盡託戴吳緒奉教潛忠愍記由中書遷  
 武選選司員外郎即以椒山原官官之一謂極儒生之榮  
 遇云是同時吳緒亦有是此作綺曲皆進呈以稱旨迂實而  
 耀元曲則未進今吳曲已佚不知耀元此曲有何不同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月露音四卷 明末刊本

不着撰人名氏前載自序署西長花朝清餘居士辭題  
 于酒香山中私印二曰長白曰清餘居士亦不出名氏終不  
 能知為何人其書四卷摘錄明人傳奇不下百餘種搜  
 羅頗為廣博然其體裁乃以莊嚴憤懣名集佳句同是一  
 制分錄數卷如玉麟記以誤兒度尼二齣錄莊集竟艷贈  
 題二齣錄樂集板橋記以登第一齣錄莊集謀雪一齣錄  
 樂集雙烈集以賀郎相勢二齣錄莊集途遠一齣錄憤集  
 端緒記以點化一齣錄莊集  
 山行一齣錄樂集彩舟記以親迎一齣錄莊集目成一齣錄  
 強集龍膏記以酬冰倩倩二齣錄強集周病巧遇二齣  
 錄憤集游仙一齣錄樂集四喜記以呼召一齣錄強集周回  
 一齣錄憤集春宮一齣錄樂集驚紅記以私盟一齣錄強  
 集宮院怨一齣錄憤集霓裳一齣錄樂集分釵記以進  
 歡一齣錄強集春遊一齣錄樂集百順記以訪妓一齣錄  
 強集憶夫一齣錄憤集投桃記以投桃一齣入強集秋懷一  
 齣錄集憤割裂帝強殊居乖謬今錄存其目而附  
 其失以見選本末流之弊有如此者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此系瓊瑤二卷 清康熙四十年抄本

清張大復撰、大復有醉著提等、已別著錄、是編演燕婉、大畧  
清燕婉字公宿、長安人、官建康刺史、妻以婉、子為買二妾、  
一陳氏、一李氏、陳氏進御、婉察其有戚容、問之、始悉其父為  
諸運官、以虧課抵罪、氏之賣身、將以贖父罪、所字主人鄭文、  
子承婚配、而家推作、脫南之、召文配為夫婦、且調濟之、使入都  
及祥、俄成進士、應任至大官、為脫於朝、即擢巡撫、先是脫  
嫁陳氏、其妻李玉娘、復有孕生子、而文在其腹曰瓊瑤、即  
以瓊瑤呼之、及長、出獵、遇異人授以瓊瑤、使佩之、謂可避邪祟、  
脫在巡撫任、奉命勤王、其賊首曰解橫行、有妖法、脫示列陣、而  
賊少龍烏利軍出、勢不可當、乃危急、而子瓊瑤突至、以懷王寶  
其賊兵敗滅、父亦得救、上嘉其功、乃褒其父子、使瓊瑤娶鄭  
文之女、其始末如此、至謂瓊瑤為國尹、喜降凡、天帝以紫  
瓊瑤賜老子、喜誤碎之、因誦降人間、則明以來傳奇開  
端、倒數衍因果、亦不必以讀犯先哲者之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再生緣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清康熙年、與玉簫、凡十、齣、畧稱集、在萃下  
第、友人傳為北里之遊、識者名、偶、韓玉簫者、殊相得、時朱泚僭  
號、招山賊尤雲光、用為先鋒、北里代州、節度使李晟、與婦殷南  
山女定計、拒之、而雲光悍甚、晟、與戰不利、僅能自守、德宗幸鳳  
翔、臨軒策士、擢昇為壯元、知其才可用、俾率兵救、昇師行  
至五台、遇勇士楊二虎、殺之、詢其人、曰、范克恭、與之、即用為  
將、與泚兵遇、大敗之、擒泚及尤雲光、玉簫念昇、與、自、  
其、便、以、致、于、昇、及、班、師、而、玉、簫、死、合、同、張、正、實、招、昇、飲、  
出見其義女、貌似玉簫、昇、自、矜、目之、遂肯不悅、因相爭、聞於上、  
上詢知昇、乃改玉簫記為之、第五齣巧逐、第九齣描真、第十五  
齣南宴、第十二齣重圓、則全用元曲玉簫、再世玉環、緣  
四、字、曲、詞、不、自、作、一、字、蓋、俗、工、編、次、之、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睢陽第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漢張巡事凡十出。果稱祿山盜竊京邑。遣將  
署地淮南。睢陽太守許遠與御史中丞張巡州將雷海青弟某  
者結步團。阻陽城。江淮路不得通。祿山乃擢其將尹子  
簡勁兵求覓。巡使南霁雲乞師於河朔。守賀蘭進明  
進明且為置酒。出歌伎。無出師意。霁雲於坐中抽刀自斷一  
指。示三痛恨而去。睢陽食盡。許遠僕行義自戕。以餉士。卒。巡  
入白其妻。妻知其意。亦自殺。已而城破。巡遠霁雲皆遇害。久  
之。命張鑑出師。復睢陽。為巡等復仇。唐子可殺之。巡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類

死三事。咸贈官。降詔旌其忠節。劇所演但以睢陽為主。  
不詳其詳也。行檢甚為尚要。其昆崙要唱玄鶴鳴曲云。老郭判  
你學子天手。活不得連城價。血淋淋枉自洒黃沙。要不曾墮  
玉指。功名高如天。又不能登富貴。血淋淋相逐逐。今日  
介情甘如死。任剝三花。又巡城樓燈曲云。晚我昂藏七尺  
並無半個城。愧無臨紅顏斷絕。洒血淚。西風千里陣雲  
遮。亦覺城門有幾也。

蟠桃會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以宋陳搏事為主。凡上下二卷。共銀二十三齣。  
亦不知係全本否。果稱搏得道隱華山。與呂洞賓為友。太祖受  
禪。微搏入朝。問以治道及養生之術。搏奏對稱旨。賜號希夷先  
生。放歸。搏二秉忠。妻歐陽氏。歐陽氏生子。洞賓相之。以為有  
貴相。且謂秉忠得官未幾。朝命果以秉忠為司諫。太祖  
將經營天下。以雪夜新起。晉。與定計分遣猛將。征江南。蜀廣  
吳越。皆得之。天下已定。封禪山川。屢著瑞應。搏孫二鳳登高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類

第。為趙普門婿。與父秉忠同時。乞假視搏壽。於是群仙並會。東  
才朝偷桃。亦臨其家。家祥國瑞。極一時之盛云。大抵牽綴捏合。  
集神仙富貴事於一編。以供祝賀之用。而頗傷瑣雜。如劇出  
呂洞賓。迷途洞賓。點化張珍。奴事不及之。他皆類此。至十二齣  
演太祖微行訪普議事。乃全錄羅貫中風雲會之文。故卷  
中獨此齣為長套。餘皆短章。生吞活剝。一至於此。亦可謂其漫  
無體例矣。

葉兒梁府二卷

題元張久可此著。按元張久可號小山。則可久乃久可之

小山。今明季開先有輯本一卷。以未見小山集。故所錄不全。

今存張小山北曲辭梁府四卷。既開先所輯得多百餘

首。在傳本中最高。元備。元本題葉兒梁府。似所錄為可久小

令。然田家之實為偽書。所錄令章雖多。皆自選集中錄

出。如第一卷花底黃鸝。乃阮江樓戲文。心下疑猶章。乃晉

夕旦劇。枯藤老樹一首。乃馬致遠公令。休說功名章。乃咏

瀟湘八景詞。仁雨錄。章乃秋夜竹窗雨。劇翠簾深鎖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葉乃月下老劇。行雲蕭。章乃倩女離魂章。卷二為

紅袍章。乃梁已嘆酒劇。隔窗紗。日高花弄影。章乃兩世

姻緣劇。家注在碧澄。終楊官渡章。乃詩酒玩江樓劇。其

中如暑。三竹窗雨。月下老。梁已嘆酒。詩酒玩江樓。皆元人

已次之曲。以明上德。同所刊。世新聲。嘉靖同刊。詞林摘覽

考之。皆不出二書所錄。知所據即此等選本。章意妙錄。積

成卷一。後題曰葉兒梁府。以見之。且有時劇名。亦依選本

注出。其海至拙。蓋書賣所為。以圖騰。圖于一時者。藏書者

不察。因而收錄之。亦失之眉睫耳。

三經間題二卷

題曰吳圻山人撰。卷首載自序一首。所署亦同。

然此編尚載王辨登序。稱太醫杜子善能詩。

有雋才。家饒園池之勝。香中美箭。燦然

成蹊。君材之備。並樂也。莫不倚而為曲。梓

為二快。今日三經間題。云是其人。非姓杜

名善。即辨登。其姓字曰杜子善。曰太

醫者。或以其知醫而稱之。亦未必始事禁

掖為太醫也。其書二卷。皆詠物之詞。如上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標曰詠花。曰雜詠。曰題雪。曰題月。曰虎丘。皆

鍾釘為文。詞章複重。絕無新意。蓋足跡

不出一隅。所歷既狹。邊幅亦窄。惟長于

此道者。亦難以篇篇詠物之詞。見長。

況于聲律。本非有深究。雖勉為一集。不

足名家。亦固其所也。其書末尚附名家

新詞。所錄為張伯起子三十五首。梁伯子

二十首。而前人各詞。為唐六如十六首。祝枝

山十首。王尚書五首。並所謂首者。乃諸

人套曲中之一解。如祝枝山十首實  
聯十曲為一套。王尚書五首實聯五曲  
為一套。析套言首殊乖名義。又附已  
作于選集。古人著書多有其例。以古  
今人作附已集。則事出創見。近于不  
遜。尤非著述之體也。

雲莊集府一卷 明成化刊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字仲立。號雲莊。濟南人。歷官禮

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天歷初。拜陝西行臺御史中

丞。卒于位。追封濱國公。諡文忠。元史本傳。所撰三事忠

告。歸田類稿。四庫前錄已著論。疑是偽錄。養浩所作

散曲。前載成化庚子艾漫序。稱歷下雲縞標。字小

曼。咸今漫的。不鄉人欲疑。梓以廣其傳。因為之引。其序

即作於濟南。知在濟南刊行。卷後有成化庚子金閨

疏。則稱應天府治中。遂靖之。文忠公之鄉人。捐俸資

新刊。原發予出其簡末。以識歲月云云。知此本乃靖  
之所刊也。此本所錄為套數二章。小令百餘首。以太平  
樂府。雖熙樂府。青樓雜詠。廣集所引考之。皆不出  
此集。似為完帙。今以諸詞記事考之。如慶和宮第一  
首云。參議隨朝。天童可。第二首云。大小清河。諸錦波。  
華鵲山坡。知詞乃自中書省退休後所作。喜春來曲云  
親登華嶽。悲哀雨。自擔資財。極救民。之。云路逢。賊驍  
頻親同。道遇。漁民。必細詢。又云。十年不作。南柯夢。一旦  
之為。西土臣。相。并。浩。退休十年。天曆二年。陝西行





雙聲翠下注云：平首六，鎮南松下注云：一百首之十  
 六，醉羅歌下注云：中一，三首之四十八，今按此本  
 碎羅歌，雙聲首數起至卷尾一江，凡為實多情，內  
 施黃昏靜首止，始為四十八首，知所注非僅指醉羅歌  
 詞言之，乃謂自此以下，平首皆摘彙向中一處之欠，現  
 此諸注，知詞意所錄，不及有詞什一，其外漏畧甚多矣。  
 年桑寧靜老居詩話，極稱初祖曲，學其沈醉  
 東風東華路塵沙，依此本，作東華路，沈醉  
 離人，所作桑寧靜，及門卷外，施我楊柳二首，又朝  
 天子喜碧山日，觀一首，以為不減元張小山樂府，今按  
 悉在此本中，然初祖詩作皆清暢，既利，得元人歌  
 法，但即此本所載，稱之猶美不勝收，要當再擇  
 者，尚未足為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江花夢二卷，廣雅記一卷，清乾隆丁酉刊本

清龍慶樓字二為，一字理侯，又字石樓，號雷岸，又號  
 改庵，望江人，康熙時舉博學鴻詞，授檢討，左遷大理寺  
 評事，以水曹督運倉，至安南巡回，過通州，變蒲伏  
 迎謁道左，上憐之，改楚好翰林，如何改職之，然終因  
 用，尹遂不得志以卒，要員才名，江花夢乃未第時  
 所作，以寄遺者，尤見於時，王士禛稱其十絕詩之  
 所謂江東吟，有阿龍超者是也，劇漢荆川江東事，  
 吳郡宋夢中詩，是為履歷表氏作，擬訂其人，今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依史所稱，指為名士，盜虛名，乃憤號儒冠，投種世  
 衡希，與第也事，即不得之履歷，以所錄詩為  
 家值，原在初之有，惡少竟連城，知其事，盜得生詩  
 冒名，往果有求，此名者，發霞，詩成而失其稿，竟至  
 審其偽，逐出之，既而僅至，知生從軍，天不他，以待  
 之，竟衡恨，投所集使東，依細素為妻，表氏懼，求救  
 于隣生，鮑兩目，兩目依義，改作，同所集之事，事  
 得解，素乃請婚于鮑，鮑亦允之，碧霞入門，以已情者  
 且云，不肯負此生，此鮑實亦女子，幼為男裝，人無知



者、曾西行從軍過江生、知其必成功、贈劍而還、至是以語餐霞、約共侍江生、餐霞因留鮑家、已而江生立功、西夏平、授文職、賜翰林、官至臺閣、乞假歸、訪鮑、質其事、鮑自承不諱、謂餐霞尚有妹、請以己之妹與、表妹歸生、以贖奪妻之過、生勉從之、及成婚、却扇其人、即雨臣與餐霞也、為言始末、始悟、芙蓉城記只七出、演石曼卿為芙蓉城主、管領仙姝、

以許廷輔條奏、武承嗣元稹李益等五在不奏、帝降旨、其許孫武三案便問、羅冠準判斷、皆罰為畜生、其元李三案、使曼卿自裁、降、曼卿因判元稹轉世為僧、而使李益轉男身、得醜婦、一、蓋一時遊戲之筆也、

拜針樓一卷

南唐紀已丑刊本

清王整撰、整字北嘯、燕湖人、是編記女子豐采、類規大改行、成名、吳江、後、官華亭教、卒于官、若幼而聰俊、以才名動一時、前古守重、重其文、存入洋、聘李應豐簡者之女名米蘋、亦擅文、米客為遊友所誘、為狹邪之遊、識姓士紅曉烟、大好之、曉烟入子虛班為女弟子、亦入班、巾幗色似戲、又嘗博、負債累累、至為人剝其衣、以取償、戚友皆痛之、母欲其回、向善、為娶妻以慰之、於是米蘋入室、屏生不、

司同、腹、母更憂之、乃使夫婦居一樓、而米生使不得下樓、生置夜吹簫其中、米蘋則針者以伴之、一日、生與戲、米蘋乃以針致其唇、主感憤自勵、越歲中世元、榮、拜其婦、趙所居樓曰拜針樓云、其間情節、似脫脂粉、記、稍以靈變化之、而詞、得、不愧、名筆、雖僅八折、短、刺、更勝、紡、記之、繁、清人製作、詞曲、往往有高出、明、人、上者、此其例也、



歲星記二卷奇蹟記四卷

永報堂下集本

清李平理手有揚州馬橋錄已著錄此為牛所撰傳  
有二種一星記二星記可辨事凡二十四齣謂所為車才  
星記凡五細思乃星記凡六本東可辨外編  
數演亦可取倘如此而史漢所載胡事亦分別協取  
是紹其間據卷首無慶元年自序林榮茂冬東園  
主人消予製竹戲因作星記之漢于國中則  
幻元宵節宴而作用作奇賞不必極其也奇記  
漢生瓶梅事除開路楔子外凡分四折每折六齣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第一折曰梵僧現世修經第二折曰內相王身登  
秘府第三折曰邪尼種子投奔才第四折曰神師下山  
超藥業其歌事綱領不盡依小說因目稍嫌不齊又  
曲白金用小說中語取其口吻通前詞意切合用意  
固甚善然于南人不謂山東土語以有為裝裝有特  
反見其未臻筆端是其所短其所作以事言不似  
劉小白金瓶梅之實而詞半略之以文言則以佳話一四  
固是上乘然不如蘇坦庵批元笑之圖騰流利蓋一則  
以人工門巧一則出以自然雖未同其間固大有別

鏡光錄二卷

有乾曆間夢生堂刊本

清孫麟樸、熾字鼎和、號楠村、吳江人祖執原顯明舉  
博學宏詞以誦著各父大補長于醫亦有文譽所著集  
府傳戶反祠漢道情曲為世傳誦熾亦其家學通曉醫  
理亦雅好詞曲斯編為熾所撰傳奇乃為所著秋  
雲而作者凡二卷十元齣卷中稱余熾即熾自記其稱  
秋雲為尼靜元外生也秋雲嫁廖氏為妻其人有信  
家因流落為奴余集秋雲傳稱尼靜之弟秋雲情節  
頗異秋雲者天香咏義避之義友山隱人沈世雄家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沈雲飛女與之雲飛後入京而秋雲已死據集  
所為傳故留者乃謂江人潘某是所演之本事不盡相同  
蓋集傳乃紀世之文據實錄之熾作乃傳奇不能無  
所後飾也其稱鏡光錄者乃熾初見此時故方時鏡  
熾云此鏡中光故云即是鏡中緣因取以名劇也  
首熾自撰凡例稱傳奇十元齣比諸小傳一篇其  
登以填三十齣已付梨園矣云云知熾所撰有二本  
其二十齣付梨園者固之本已不傳今僅存十元齣本  
又云此十元出止生旦貼二脚色其餘偶見不成戲矣

此本原係宋明劇、非登塲劇也。按劇本之作、原以供演塲後人、謂便登塲者為集家戲。此品評之詞、非為謂劇本有此一併也。戲乃目為二併、便名別並行。此方今人詞曲中絕無之例、實不可為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紀黃濟三卷

高敏本

題思齊主人編、不知其始末。演李元璧事、謂元璧字熙亮、汴人所聘妻曰吳氏、吳遂入周王宮。一日、王與吳宮女重霜華私、王私行聞之、因放出宮、時流花碧眼、次河不灌汴、官民皆逃散。童曼於堆中遇福王、大化、大化童曼氏之容、許以為福王妃。已而童曼賊中、福王江稱帝、童曼由賊營中逃出、至南京、自稱為王妃。王怒、曉之時、童曼在宮中、知其事、以白福王、乃帝之盛時、岷蜀都、踪跡矣。其事用禁振、認使圖、圖前載作者自序、謂劇乃中州中實事、所本為明紀年輯要、守志、崇祀、家書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崖山烈二卷

清康熙二十九年

明朱九經撰九經字里未詳此劇記宋亡諸烈士似有所為而作蓋明遺民也是本所錄凡二十九折劇中所叙於天祥始末特詳其他如趙鼎張世傑陸秀夫汪元孟等事亦備錄於其間要務元將伯顏攻天祥張洪範等侵宋陷平江通池州會判趙鼎被殺天祥為江西提刑在詔率義師赴行至時元兵已逼臨安執致之天祥便往元營議和議將成而呂師孟等以請表至謝太后及幼主崇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北土張世傑陸秀夫奉楊太后益王奔回王山朋復立唐王元兵入唐知府移崖山陸秀夫抱幼主赴海死先

是天祥入北乘間逃去出海道南歸糾兵與元兵戰敗被俘服藥不死至燕就義其日風雷大作世祖悔殺忠臣賜天祥子昇賈黃冠歸故里且命於崖山立一烈士祠祭宋君臣即以昇主祭時鄭虎臣已削髮為僧聞初祭來會因求錄帝后及諸臣為立皇植冬有樹表之云既讀史實無甚出入鄭虎臣於宋亡前見報此謂與祭是且立祠之說亦屬虛設

然全劇中自頗緊湊氣味亦沈雄實非尋常雜記

有樹之上其詞如橫掃山尾看龍君北都迎王如鳥

儀仗翩翩相迎萬古崖山烈可去等意亦不減前人

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通仙記三卷

善利

不著撰人名氏是李斯象凡三十卷出漢劉弘故事本明  
漢清初抄本劉弘著元善子篇數新刻劉弘  
敬字元善洛陽人亦富好仁七旬無子居延底恨  
法仙奉陳希夷命以仙術仙贈之有李善進者子  
香芳女瓊芳病劇將死封一函時要子使讀元善  
然少元善飛啟書元善接書即為營棺並安厝  
其家房又有裝習書圖到丁謂以事致罪死  
女南珠自縊身以附父元善便埋天祐黃善得之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名父之後不忍娶而認為義女已而倚枕得夢有神  
告云瓊芳合配吳祐南珠合配黃善遂擇吉男相  
配而止其女經王女同本無往失求瓊芳為妻元善  
不可全是恨甚遂告元善有仙術指為妖賊之妻  
善言天祐知中進士南珠母為鄭公健方入相經其事  
元善得免而改用先已為瓊芳刺死元善而行善  
得子所記畧係漢魏初小說為之而增通仙記為南  
唐後世謂其敘王女用諸惡狀本小說所無

金瓶梅二卷

善利

不著撰人名氏諸家劇目亦無此目此今書應題  
御飲圖公丈夫一行則題金瓶梅配蓋今有也漢  
筆象畧稱筆字彩生要解人有胡成之姓名素  
嫺者多爐賣酒生詞之女亦合情相契又有致  
仕御又何天衡女玉娟來寺行香遇金鳳釵  
于殿上而去生拾得之持叙至何家送還之與女見  
未及款語而夫人至女因匿生于簾中成身事  
我采何家行竊留針去素娟私匿見生與玉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逃至淮安忽遇見強姦素娟而去時文安勸凡子  
以朝命起何天懼為辭南共備道謝之功未即奏  
上以焦芳言命錦在衛學向夫玉娟為玉娟赴  
濟南遇賊騎掠夫人而去玉娟為衛卒所獲送入  
房胡素娟亦為劉瑾所得獻之上三人者同貴  
患居豹房私相善也上方微行至洛還雪見周  
嫺家同民情志芳理等蒙赦上聰因賞其子  
周元為錦衣衛指揮使娶其侍童重女為還  
京幸豹房素娟玉娟去金釵相訴上屬聞之

益信瑾等不法時天衛計搗賊糧糧送京師上大怒  
喜陳天衛礼部尚書等奉人至是欲取以去  
已知其素嫺且婚之情乃以金厚銀賜之去二婦于  
宮中便即金殿上成親據此宗還由承事別有制此  
亦不裁其事或採其事入文或別今自此劇摘去皆  
不可知姑附論之以見劇曲互相因襲之跡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玉田春水新離劇

清道光間刊本

清張壽珩撰聲字弄蘇一字玉夫又字閭鄉號  
衡正莊人端人官元氏知縣有衡正莊詩文集是  
編為声珩所編離劇標曰衡正莊人外集凡九出  
每出第一一曰訊珍演梁吉於以父里吏議請代父死  
於祭法度嘉其孝而釋之二曰題辭演南宋于國寶  
題辭得官事与孫坦唐賣花鏡劇所演為一事而  
情節較簡三曰琴劍演南宋琴師汪水雲自燕南  
歸官人陳真淑等三人偶之於梁家園賦詩贈  
別事四曰西隱演宋趙孟堅困亡不仕以畫自娛  
五曰碎胡琴演唐子昂入上都不得有客賣胡琴索  
價百萬子昂購而碎之因稱天筆不為人知何獨遠  
上之乎由是知名六曰告市演薛仁貴征高麗事  
七曰看真演宋先進命画工画像事八曰遊山演  
謝靈運遊山開路警為逆事九曰拜府演蜀和章  
等入酒仙慶杜南生日事中唯拜府一出為幻設餘  
悉有附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夢羅夢一卷紫姑神一卷維揚夢一卷清道元序外集

清陳棟樸棟字浦雲會稽人諸生學不遇

後門人周之琦為刊其集于成都此輯三種入外集

皆四折夢羅夢演香生王軒感遇而施即疑素蘭而

悅之伯舟先少石畔葉有所遇乃還東施始神演

魏子胥得妾阿紫為子胥婦曹氏所虐死為紫以

神事維揚夢演社牧寄揚州為侯王牛僧孺所重

牧夜出卿遊僧孺輒使州中維繫之其後牧擊

進士故鄉史至洛僧孺亦謝政去東都牧往過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詩話類

而先所著揚州鼓紫雲在僧孺知其情節飾紫雲

送鼓於玩三刻刻意皆實概之也

五代史平話董氏講茶室影宋刊本

不題撰人梁唐晉漢周各分上下二卷每一史前皆有目錄今梁

漢史皆缺下卷餘史間有殘缺然大致完足按宋說話人講

史說三分五代皆有專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五京瓦伎藝

條有靈四院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是五代史演講在北宋已

然而元張國寶羅李郎劇云上長街百十樣風流事到家中

一十場五代史三折明曹仲名對玉梳劇亦有五代史至輕呵也

有二百合之語二折形容家人生分並以書場所說五代史為言

則元明間演唱詞話五代史則屬普通平話之稱雖不見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志小說類

華錄諸書然元有武王伐紂三國諸平話稱謂或沿宋人之舊

亦未可知二字後亦作評話聞徽草堂筆記卷十六佛倫條自注

優人講說故事謂之評話是也此評話演五代故事言興廢戰

爭皆與史合較聞說事以宋人書考之亦去事實不遠如周史大

祖微時因傷人犯罪賴上刺崔光一條張氏畫墁錄載之則謂

崔光為奸者所刺不緣犯罪太祖贊柴氏一條謂后父柴仁翁

以太祖有貴相招為婿蘇轍龍川別志則謂后本唐莊宗嬪

御莊宗沒還歸家柴后見馬舖卒郭崔光自欲嫁之此以屬

之后父為異然事實雖稍有出入究非後來臆造者比蓋亦



去古未遠故語多微實歟至其行文則文言俚語間雜其用俚語演述者往往瑣細詞意與京本通俗小說及水滸等為近的是宋元人手筆而涉史實處幾全用文言且大部分抄襲史傳以通鑒勸之往往文同但易數字亦有尋常易者而於歐史亦復有採錄其文體不純如此似講五代史話本為底本據史書增蓋之則今之五代史平話乃重修之本去原本未面目尚遠也又書中語令奏疏多錄舊文亦有擬作者如唐史同光二年郭崇韜請立劉氏為皇后疏及冊劉氏為皇后文月日官銜皆誤係杜撰無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云而光二年正月日冊文云同光二年歲次甲申二月乙丑朔起六日庚午今通鑑大尉佐理功臣先特大夫檢校太尉行尚書省事上柱國河陽郡開國公食邑一千戶賜紫金魚袋郭崇韜等為皇后云云按新史莊宗紀二月癸未立劉氏為皇后(通鑑本新史同)家人傳二年四月己卯皇帝御文明殿冊劉氏為皇后錢氏者疑其月日自為差考按舊史莊宗紀二月癸未立劉氏為皇后又云四月己卯帝御文明殿冊封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是立后制出在二月癸未而冊礼之行乃在四月己卯小說冊文云二月庚午錯誤顯然且同光二年二月朔為己巳亦非乙丑又當載於同光元年如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二年莊宗入汴後權行中書事又以侍中兼樞密使二月郭紀事進封魏郡公食邑二千戶小說所舉無一而合可知其偽作也

曹元忠跋是書謂於宋諱不能盡避其魏徵及貞觀則皆作魏證正觀亦當時習慣使然然證正之書正緣避仁宗諱則亦非無故者矣

三國志平話三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元至治抄本

題正治新刊書與武氏戰封七國春秋集集併為四前漢書續集皆為陳安漢氏所刊三國人才最盛事亦煥赫如關張之勇晉宋南北朝以還久成習語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武侯疊石為八陣之說亦早登記載(嘉話錄)至敷演說唱蓋自唐已有之宋人書如東坡志林記問巷間說三國事而夢華錄記說話人講史說三分與五代且為專科以至元人雜劇演三國事者甚眾其事為流俗所知浸成典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人物性格亦早有定型三國故事之為民間習其歷史蓋甚悠久而因宋元之說唱扮演傳播益廣此三國平話即結集此等流傳故事而成書者乃今所見最初演三國事之本也書三卷以光武時秀才司馬仲相至陰司為王斷高祖誅功臣一案引起次記黃巾之反及先主魏武吳大帝創業始末兼及董卓呂布袁紹等事而於蜀事為詳書名三國實以蜀為王者末記晉平蜀吳以劉淵入寇冒漢威祀高祖文帝光武名烈

後主結束書不分節段文中偶有標注題目然不全  
僅得三十題其上欄圖旁所題則有七十題而按之  
本文則標題所在並非事成段落語意起訖之處往  
往文上下連屬中隔題目則實刊書時隨意所加原  
本或為無題目之書亦未可知今以所記考之其故  
事情節以及標題名目幾無一不與元雜劇同如三  
戰呂布則武漢臣鄭德輝均有其劇勘吉平花李郎  
有劇孔明祭風及秋風五丈原則王仲文有劇關公  
單刀會則關漢卿有劇白門新呂布則于伯淵有劇

卧龍崗則王暉有劇平話題三劉先主襄陽會高文  
秀有劇平話題三以及桃園結義張飛關  
杏林莊話有事無題張飛獨戰呂布張飛三出小  
沛雲長千里獨行古城聚義話有事無題德黃鶴樓私通也是  
園同所記元無名氏及古今無名氏劇皆有之關公  
斬蔡陽雍熙樂府六節過端陽套引走驟騎百劇亦  
有其司馬仲相事見五代史平話則原於宋人平話  
謂韓信托生為曹操彭越為孫權陳壽為劉備此則  
謂彭越為劉備其本為孫權為異而韓信為曹操同  
其上卷記獻貂蟬事云貂蟬本呂布之妻於臨洮府

相失今有元無名氏連環計雜劇情節亦同凡此種  
種大抵不泥史實以意生發渾然市人本色其事即  
古今說唱伎藝人口耳相傳之本與圖書翰墨固毫  
無關係者也唯其如此故其鋪陳吐述時近鄙俚摹  
諸葛公之機智直同左道述桓侯之勇則近魯莽中  
卷謂孫夫人從吳人之屬欲殺先主事尤怪僻至職  
官地理稱謂謬誤尤多如謂劉表為荆王等未免可  
笑然微之元曲則此等亦復同然如王煥有花亭劇  
云喚雨呼風蜀武侯王桀登樓劇亦謂劉表為荆王

則戲曲詞話演唱因不以此為嫌不甚讀書雖曲家  
亦不免亦未可以責小說也至書名平話或即當時  
話本然書中叙事僅具輪廓除極少部分外文字大  
抵疏畧不完或是書會相傳草稿以書場重臨時機  
辨此僅為備忘之本或係聽者節要記錄刪其詞華  
亦未可知要與話本至為接近以話本視之正無妨  
也凡書中所寫雖至簡拙而言三國事大體具備即  
羅貫中三國演義亦不能出範圍但參考史書加細  
而已雖羅書因承襲舊本故得失參差要其活動生



發之虞襲史書而仍能不泥於史書者則實緣以此  
書為基礎之故有是書啟其端因以增飾修正漸臻  
完備世之讀羅貫中三國者沿波溯原固當重視此  
本知其為不祧之宗也已

殘唐五代史演傳六十則通行本

題貫中羅本編輯此書今所見坊間刻本非一有八  
卷本六卷本及十二卷本亦有上下二卷本皆六十  
則其文字全同演五代事自黃巢起至宋太祖陳  
橋即位止而於克用家人及與梁兵相持事特詳至  
李存孝王彥章本五季名將書中於此二人亦甚鋪  
張然多悠謬之談以元人曲考之其故事往往有相  
同者今舉數例明之如白仁甫有李全甫箭射雙鵝  
雜劇本書第九則記李克用招服周德威即有射鵝

事但云一鵝為稍異關漢卿有鄧夫人痛苦哭李存孝劇本  
書第三十則記存孝之死有存孝妻鄧瑞雲痛哭事  
則關卿劇所謂鄧夫人者即存孝之妻也也是園目  
載古今無名氏劇五代故事中有嗣源復奪紫泥宣  
事見本書第七則但云宣不作紫泥宣據唐宋宣靖誤始編次飛虎峪存孝打虎見本書第十則狗家唾  
五虎因彥章見本書第四十二則唯五虎凡此劇本已不存其事可參考此書而知之又黃巢初反于枯樹中新僧人法明事民間盛傳今戲臺上猶演之事



見本書第四則書中所記雖里巷之言固亦未嘗不可以廣智慧也又此書所收皆後起之五代故事其行文頗粗疏事亦憑虛者多與宋人平話所演其事近實而行文較瑣細者大異其趣各則中每附逸狂麗泉等詩與明季之徐文長評本隋唐演義同蓋即此輩所編次者而統觀全書尚不失平話規模且粗疏之中間亦活潑則雖章編次屬之後人其書固猶是舊本或羅貫中實有此書亦未可知也

新列國志一百八回明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吳門可觀道人小雅氏序謂坊間講史自夏書商書列國以下悉出村學究杜撰識者欲嘔列國志鄙俚拙謬胡白惡劣不可勝言墨悲氏重加輯演為一百八回始乎東遷迄於秦帝雖敷演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云云則為糾正余即魚列國志之鄙倍而作按墨悲為馮夢龍齋名則作者即夢龍審序文語意實亦夢龍手筆可觀小雅之名蓋以自喻其書也夢龍字猶龍

一字耳猶亦自署龍子猶南京蘇州府吳縣人歲貢生崇禎七年任福建壽寧縣知縣十一年卸任據康熙壽寧縣志蘇州府志稱其才情跌宕詩文藻麗尤工經學所著書有春秋衍序別本春秋大全二種四庫存日著錄麟經指月申申紀聞中興偉畧紳志畧智囊智囊補譚梁三種四庫存日著錄情史等書集曰七樂齋集其序甲申紀聞署七十一老人草莽臣馮夢龍弘光改元撰中興偉畧序自稱七十二老臣則生於神宗萬曆二年甲戌或云死乙酉之變今莫能詳然於甲申乙酉之

事惆悵留連則其孤忠耿耿不忘故國不唯文學茂  
異氣節亦有足稱與袁亮公輩異矣此新列國志一  
書據卷首序云墨慈氏補輯新平妖傳海內驚為異  
書茲編更有功於學者似書成即在泰昌元年撰新  
平妖傳之後而封面所載書林葉故池識語則復有  
墨慈齋向纂新平妖傳及明言通言恆言諸刻嗜矣  
人口之語按通言刻於天啟七年丁卯如葉氏所言  
則此列國志之作當在崇禎時夢龍曾從事於春秋  
之學而文學尤為擅長于當代專家戲曲亦復不滿

以己意判定如荒謬俚拙之余即魚列國志自不足  
以當馮氏之意故另撰新書以代之自此書行而即  
魚舊本遂廢在夢龍固為不負所學亦可見好惡之  
公向在人間草率著書者雖可蒙濶于一時究不能  
欺後世也其書以左傳史記為主於春秋事則本內  
外傳戰國則採史記而諸子書中所載奇行元第一  
一分配於應隸某年某事之下大而軍國之事細而  
逸聞佳話均包羅其凡例列舉所參考書自先秦諸  
子以及漢儒著作不下十七八種今以本書所演者

考之如索孤箕服之謠第一及龍萊帝后事二則本  
國語蕭同叔子笑客事五則參考穀梁杜伯一  
日本墨子齊桓公遇委蛇二則本莊子管仲辨命  
史二本管子伐孤竹師老馬一本韓子墨子使  
楚不辱九及二桃殺三士七則本晏子春秋介  
子推事三則參考說苑楚莊王絕纓會五亦本  
苑孔子授少正卯八則本荀子及說苑齊桓公舉  
火爵寧戚四及要離刺慶忌事七則本呂氏春  
秋子胥為怒濤及公孫聖為夫差占夢事八至  
則本吳越春秋及越絕書他如秦文公之夢四本史  
記封禪書秦武王舉鼎絕脛九本秦本紀茅焦說  
始皇事本始皇本紀及說苑而刺客如曹沫荊軻等  
名將如孫臏吳起白起孫武王翦等義士如程嬰公  
孫杵臼恩怨如范雎許賣如廉頗相如如魏齊虞卿  
如伍員舌辨如子貢如魯仲連如甘羅茅焦滑稽如  
優孟食客如馮驩等以及四公子及呂不韋事俱依  
史記本傳及所附載者演之殆可謂無一事無依據  
凡徵引各家記載大抵選錄原文畧因事迴旋曲折

加以聯綴，記事屬文均與三國演義為近。然三國時沿說話人野說，雖人物個性間有描寫，而題目未當動失本真，不若此書悉依古人記載之舊為不失于正，而世之論者或喜三國而抑此書，以為過實則近腐，不知春秋內外傳多記傳說，本非如後世史書之謹嚴。太史公著書亦極富文學趣味，至於先秦兩漢子書言古事者，大抵傳錄古今口耳相傳之故事，雖書錄乙丙部實與小說無異。本書即取材於此以補經史之所未備而博其趣味，其方法甚是，蓋諸書所

記事端或擴大變相，或附會傳說，究其來源或非無故，即迂怪荒誕亦自有其時代社會之關係。則講史演某代之史，即取某代固有之傳說故事為資料，庶於當時社會風氣不至背馳而得如其分表見之。自說書人講史半屬臆說，因捏合而之荒率，里師造作苦難博雅，襲一書而貞同史抄，則虛實二者皆失之。如三國演義固曾參考范陳二家之書，及裴松之注加以組織不同坊肆俗子之作，然其書既取正史雜史又收元以來市井俚言，踏駁不純，實非完書說者

顧以三國之虛實相間，取馮氏之過實，則於古籍性質猶未能辨別。於馮氏著書之意全不了了，亦何足以評論此書也。唯書中所叙時亦不脫稗官窠臼，又述古制度風俗，述說唯難，馮氏雖識舊傳之謬，而其書中所記涉及名物者亦苦難親切，且晉乘楚檣枕乃元人偽書，凡例竟不能辨，誤認為古書。又前而春秋列國後而七國雖大國不過十餘，而牽涉過多頭緒紛繁，本書第取此書略紹，雖于奇人盛事亦欲加以形容，究無暇為進一步之深刻描寫，然此為體例

及時代所限，亦未可據以深責馮氏矣。



新錫出像 遼海丹忠錄八卷四十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通谷漢義

題平原孤憤生戲筆鐵屋熱腸人偶評書演毛文龍  
事首自序畧謂遼海所恃為長城者峨而殺之至釀  
逆胡犯闕不得竟牽掣之功願鏢金之口能死豪傑  
於舌端而如掾之筆亦能生忠貞於地下此予丹忠  
錄所由錄也云云後署翠娛閣主人按翠娛閣為陸  
雲龍齊名則作者乃陸雲龍也雲龍字兩侯浙江錢  
塘人所著有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四庫提要別  
集類存同著錄又翠娛閣集四卷即翠娛閣近言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為雲龍自撰詩文雖刻意雕琢而詞氣大抵卑弱據  
文集答朱懋三書有機緣之左嘆鄭禹之笑人時事  
之非作劉蕡之孤憤七尺軀竟以三寸管作墳墓則  
亦不第之士以筆墨為生涯者也此丹忠錄小說言  
當時事則頗詳贍不苟以視所作詩文殆為勝之書  
中極稱毛文龍之孤忠所記文龍在皮島施設與毛  
雅黃所作毛太保傳同而尤詳盡謂文龍誘降李永  
芳劉愛塔使離間虜中諸王子使自相離貳將規復  
遼東值永芳病死不果並云文龍先以此謀商之表

督師崇煥崇煥不欲文龍專其功因與虜謀而殺之語近

証蔑然烈皇小識亦有此說崇煥其事之有無不可  
知緣崇煥之殺毛龍當時論者多不滿作者殆亦深  
同情於毛之人故言之若是然崇煥拜命督師懷宗  
本賜尚方劍俾便宜行事其殺毛文龍雖崇煥近跋扈  
亦不得即目為無君雖其後文龍部下離貳多叛而  
附庸然即以此以為遼事失敗之因亦屬崇煥淺見  
明季書生議論不切于事實者多至以袒毛之故而  
以私意揣測為模糊影響之言則喜成人之惡尤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吾國士習懷宗中反間而殺崇煥至清修明文乃明  
言之世之言明季者亦可以破此惑矣

新刊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 日本內閣文庫藏嘉靖原本

明熊大本撰著金陵薛居士的本齋筆能鍾谷編集書在嘉靖  
續義首嘉靖癸丑(三十二年)李大年序鍾谷名大福建建  
陽人李大年序稱書林能鍾谷其校注分類日記大全亦自  
署書林熊大本則本書肆中人也而熊氏在建陽本為世家唐有  
熊秘熊家並登臺閣宋有熊克熊節熊未(即勿軒)克有  
文名節未並理學名家而熊家自唐時有書院至分軒八  
元隱居於此尤為顯著故大本自署即以熊家標地域以  
示其家世之舊也此本目九十節然實只八十九節記李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專通俗小說類

開國事起清煬帝大業十三年至貞觀十九年而止大抵以  
秦王世民事為主故又有秦王演義之稱所記情節略為  
李淵起義晉陽定關中受隋禪以次掃蕩羣雄歸於一統  
至秦王受禪定四夷征高麗而止凡事非涉唐者皆甚畧  
唯煬帝江都遇弒及竇建德滅宇文化及事稍詳叙次  
情節皆依通鑑順序照抄原文而聯綴之凡習俗所傳  
隋唐故事大率不取唯竇建德破宇文化及射連恭戰  
美良川二事尚足羅貫中舊文至書中所記時代先後亦有  
舛誤且有顯違史實者如破鐵勒九姓及薛仁貴定天山均

高宗時事而此以為太宗征高麗時事則亦不盡依史書然  
除極少部分外全書實摘錄綱目而成雖託裨官而實與  
小說異趣元以來所傳之隋唐故事至此乃大改面目而  
同於史狀然意境之創造即少鉤稽組合亦無其學力徒  
為呆板不靈抄綴之俗書而已明中葉講史小說無不抄  
史書而其風蓋自熊大本倡之在此類無聊之講史書中  
如大本者固為至重要之一人矣此嘉靖本猶存作者也  
姓名後來重刊本亦皆不著撰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專通俗小說類存目

皇明中興聖烈傳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題西湖義士述卷首有小言謂逆璫惡迹罄竹難<sub>盡</sub>持從邸抄中與一二舊聞演成小傳以通世俗云云署西湖野臣梁舜日則即作者書半文白亦附詩與聯對僅具小說形式而文理殊拙事亦半為傳說可資考証者殊少其下卷紀周宗建死後魂曾返家賃清江浦一舟子船抵家門云云陸次雲亦有文記之<sub>雲初新志九引</sub>則當時固確有此種傳說矣

近報

平露傳二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明無名氏撰首自序署吟嘯主人記崇禎初滿洲人犯連<sub>陽</sub>遵化順義固安圍京城袁崇煥入衛諸事至思宗中反間逮袁崇煥而止抄綴邸報數事雜以里巷瑣談乃書實求售臨時雜湊之書序謂其所記者真假參半苟有補于人心世道者微訛何妨有壞於人心世道者雖真即置今以通俗小說性質言之真假參半固亦不失為講史而選材唯以是非邪正為標準則無論史傳與小說皆無此例

立說如此蓋徒以文其淺陋亦非有義例可言也



新編勅問通俗小說十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本

明無名氏題西吳懶道人口授記李闖事始末王  
宏先即位南京吳三桂降清而止書成蓋在南渡之  
後所據為國變錄泣鼎傳等於死難諸臣及降賊諸  
逆臣記載頗詳然往往抄錄原文不加以聯綴如二回附  
重記越郡三忠實錄重紀馬素修先生死難實錄重  
訂死難名臣籍貫姓氏又附蔣樸中四忠詩三回列死  
難諸臣名單又錄魏宮人貴宮人傳及魏學濂遺事  
又錄吳縣文學許玉重先生死節始末四回列附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諸臣授偽職名單附延陵龔仲震哭降賊諸臣文五回  
列被賊夾諸人名單附賊事奇聞又附張家玉上闕賊  
陳情書上闕賊荐人才書周鍾為闕賊撰登極詔六  
回則全以諸條割記奏成七回錄金壇合邑諸討降  
賊諸臣檄八回錄陳良弼等疏及龔雲起上錢牧齋  
書九回錄錢復書十回錄梁溪討逆揭又商爾梅蔡玉  
田事附刑部一本議定從逆事六等皆東西抄綴雖勉  
立回目前後文各不相屬實未嘗加以組織其多為之  
無暇排比於此可見然所記多當時實情有裨舊聞

雖未具小說規模以史實言之較之後來之新世弘  
鐵冠圖等究為此勝於彼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

新世弘敷二十二回 清順治原刊本

清世宗憲題蓬蒿子編首順治辛卯自序記  
聞賊李自成事始末自造亂起至抄滅止以世祖即  
位張真人建醮結束其事非盡臆造而文頗卓率  
所記亦無闕大體計六奇明李北畧卷十九採崇禎十  
六年皇極殿災異一條卷二十採十七年闖入京後賊  
兵姦淫一條以司馬光通鑑採唐五代說部例之  
固無不可唯須其書加以鑑定擇其記載翔實足以  
補正史所未備者錄之如此書荒率似不必取然災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小說類

以今日視之固屬簡言前史於此則頗注重賊兵肆虐諸  
節亦可見當時荼毒之甚則此書雖不足語於撰述  
亦未始無些微之用矣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 日本尊經閣藏萬曆本

題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菴楊慎批評首楊慎  
序頗空泛次為林瀚序謂唐代演義久闕瀚於京師  
得此本審為羅氏原本因徧閱隋唐諸書編為十二  
卷名曰隋唐志傳通俗演義後署賜進士第資政大  
夫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致仕前吏部尚書國子  
祭酒春飭翰德兼經筵講官同修國史三山林瀚撰  
官銜皆不誤諸人獲本或此序多異文署名官銜上  
尚有正德戊辰仲春花朝後五日十一  
庚戌辰為正德二年瀚元年為南京兵部尚書二年  
閏正月降浙江參政致仕五年別理敗後官仍致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小說類

二年三月瀚方降職被罪似不謂瀚於正德時為此  
應選編以兵部尚書致仕也  
實自是依託然如序文所述則在此書之前先有一  
舊本此十二卷本之隋唐志傳因舊本而補綴之則  
當係事實以今考之則全書一百二十二回自九回  
文靜世民議大事起至九十一回高麗王與觀出降  
止以次演唐公起義入關中稱帝實建德破宇文化  
及李密窮威降唐以及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之先  
後掃平太宗即位後高麗之征都凡言唐初事以泰  
王為主者當本是一書或即羅貫中原本其書當名

秦王演義或唐傳其第一回至第九回畧述隋煬及  
羣盜事第九十二回至第一百二十二回畧記高宗  
以降至僖宗事者則是後來所增即羅貫中原書綴  
設有尾前增後補則為十二卷之隋唐志傳即今之  
託林瀚編者是也其証有四一凡說話人講史書大  
抵截取某一代之最精采時期與此時期內最主要  
之人略依傍史書而演之無暇及於全史如演周事  
則武王伐紂前七國則孫龐鬥智後七國則樂毅圍  
齊前漢則呂后斬韓信北宋則趙太祖楊家將南宋

則岳武穆明則高皇詞話如此即元明人所編中講  
史書亦莫不如此其時代不長故全演此其事  
理宜如此並非例外且通俗小說編中最初皆以伎  
藝人說唱及流俗所傳者為資料其所述者亦不能  
出此範圍之外也貫中生當元明之際為講史初期  
自不能非此公例其演唐史自當以述開國之初以  
秦王為主決無演三百年史事之理此其一講史與  
小說最初編刊既取材於雜劇說唱故凡宋元平話  
以及明人舊本其所記情節莫不與雜劇散樂同轍

合符元人平話以至嘉靖間重編新編諸種皆莫  
不然以此隋唐志傳百二十二回所演考之則第九  
回至第九十一回所演雖大致本史書敷演而其間  
重要節目出力描寫者莫不為市人里巷之談如秦  
王為李密所擒囚南牢及李密歸唐時秦王十羞李  
密之說如叔寶污敬德畫像及秦王三跳澗吳良川  
一戰敬德三鞭換兩箭之說以萬歷間滄園主人重  
訂之唐秦王詞話勘之無一不合四馬投唐及飛刀  
對箭事亦並見於元曲則此八十三回所記實收集

搬演雜劇及散樂說唱中各傳說為之其為本來面  
目無疑而前附之第一回至第八回後附之第九十  
二回至一百二十二回則皆鈔襲史書所載事既疏  
畧文更短促與中間之八十三回殊異其趣顯非一  
人一時所作此其二更以熊大木唐書演之大木雖  
有意襲實多鈔史書然其書八卷八十九節自唐公  
晉陽起義至太宗征高麗止首尾及全書次第規  
模與此本之第九回至第九十回全同其記楊義臣  
為竇德決策破宇文化及以及秦王三跳澗敬德秦



瓊三鞭換兩簡、且選襲此本中間八十三回中之文、則其書所據底本、與此隋唐志傳中間所含之書為一書、可無疑義、大木書別題秦王演義、則此羅貫中舊本亦名秦王演義亦無疑也、此其三、又今所見之徐文長評本隋唐演義十卷一百一十四節者、其書自十節至九十八節、即用武林藏珠館本之熊大木唐傳演義板片、開首數節及九十九節以後、則據此楊慎評隋唐志傳本前附後附之文增入、將此隋唐志傳新開、去中間而用首尾、大是異事、此楊慎評隋

唐志傳為萬曆四十七年蘇州刻本、徐文長評隋唐演義為杭州刻本、書用泰昌元年唐傳演義板片、似增附首尾當在泰昌之後、此楊慎評本之刻時間、相近、書實多、以全書標榜、因蘇州增補羅貫中秦王演義為隋唐志傳、遂因已有之板、即取其文增補、熊大木唐王演義而為隋唐演義、即此其四、因此四証、如此楊慎志傳實因舊本前後增補、非一時一人寫就之書、書題羅貫中撰、而按其內容情節、實是最初講史作風、則羅貫中說

似不誤、而其書本為秦王演義亦無可疑、自熊大木採綱目為書、以史實誇耀、書肆展轉重刻、盛行於時、而羅貫中本遂晦、此書雖刻於萬曆之季、而所據者獨為羅貫中書、則其保存舊本之功、誠不可沒、且雖前後綴附、而中間大部分文字、與羅貫中原本相去不遠、則即以羅貫中秦王演義視之、亦無不可也、又此本各回中多附麗泉詩、其十二卷後木記云、書起隋公楊堅、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繼此者則有殘唐五代志傳、讀者不可不並為涉獵、今殘唐五代傳每

回多附麗泉詩、正與此本同、顯係同時編印二書、而麗泉者即為參與其事之人、殘唐五代今亦署羅貫中、容係舊本、然附麗泉詩、殘唐必與此附麗泉詩之萬曆己未刊本隋唐志傳時代相去不遠、則可以斷言、或此本前後所附即出於號麗泉者之手、亦未可知也

列國志傳八卷 日本建文元年藏明萬曆丙午刊本

明余師魚撰師魚字思齋福建建陽書林此本為萬曆丙午原象斗重刊本書名新刊本者秋五期七維全像列國志傳又名世鑑彙編全像列國詳林是為八卷本此外更有萬曆乙卯刊陳繼儒評本不著撰人為十二卷本坊間又有八卷小字本自萬曆丙午本出有十九卷小字本似析萬曆乙卯本之十三卷為十九卷亦皆不著撰人今師魚常用代何物今不可知而萬曆丙午本載象斗識語有先錄叔翁按鑑纂集重刻數次其較舊本象斗校正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志小說類存三

利之德則其人為象斗前輩計其時代且晚當至嘉隆之際矣書曰武王伐付事起以次記春秋五伯及戰國七雄事而於孫龐四事稍詳以漢陰城趙秦併六國結東其記文王入南楚而發跡及武王伐付情節與元人平能武王伐付書同記孫龐事與明刊之孫龐門智演義亦同謂孫子教田單用火牛法破燕亦與元人七國春秋後集之說唯則其門陣諸妖異事蓋即以此數種平能為底本而數暢之又更廣周反春秋戰國事元人雜劇所備有數十種之多此亦師魚採錄亦往往與元世題目同如流沙女抱

石花江則元長馬齡有其劇建武子吳宮撫女兵一則

元周文質趙善慶並有孫武子教女兵劇按武林舊事載此目

范蠡扁鼻歸五湖一則元趙明道有陶朱公范蠡歸湖劇

孟嘗君養士出關一則元慶天錫有孟嘗君鷄鳴度關

劇田單大牛復齊一則元屈子敏有四單復齊劇又無名

氏有單大牛劇並見錄鬼簿馬陵道為弩射龐涓今有元

無名氏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情節亦同則謂此小

說諸目即本劇名為之蓋非迨近又諸書會子胥爭明

輔及伍子胥戰臨潼會一則新刊國志目為荒謬而也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國目載元無名氏劇有十八國臨潼門寶本雖不存以今所見元本新刊伍員吹簫劇所述稽之猶可得其梗概其情節與孫子下山服妖表達事亦無稽而元無名氏有燕趙腹用智捉太達劇明刊孫龐門志演義載其事百回本水滸第十二回亦有那箇是七國中表達重生這個是三分內孫龐出世之語然則即荒唐不經之言亦自有其來歷而金瓶八卷所載蓋取之宋元以來傳說如說語人語及劇本所詳詳比先後取其資料亦要恭以史實為非即自創之書也及馮夢龍新刊國志乃刪



其本僅取乎史所載諸事觀其作務求雅正其事之  
典實有據與文之雅飾皆遠過此書此余卻魚本列國  
志逐日臨幾不為世人所知平心論之舊志所源誠多市  
井里巷之言於列國事跡或略其大端而取瑣事綴綴  
為文人名地名隨時捏造官爵制度以後世所設當  
之名為按鑑實與史實不相符誠如新志凡例所譏唯  
宋說能人備史本事實平處即如明以來劇家演史  
事皆不求其史實相合故自文學史實論之為氏所  
改自擅其端遠非舊本所及若以小說源流及故事跡  
之  
所言之則此不雅不實之余卻魚列國志傳在列國故  
事中固亦重要史料也然其史之為治學者所不能廢  
者矣

野史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二回 清光緒辛巳活字本

清夏敬渠撰敬渠字二銘一字懋修江陰人諸生曾  
舉博學鴻詞不第江陰志稱其英敏績學通史經旁  
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術之學靡不淹貫著  
述甚多咸豐兵燹後書多散失姪孫子沐輯為浣玉  
集四卷刊之其生平行事不甚可考據文集所記則  
知其曾游揚名時孫嘉淦高斌等之門甚負時譽四  
十以年設帳北京居甚久又漫游南北嘗客陝西江  
西福建湖南諸省生康熙乙酉四十年享年甚久至

乾隆末嘉慶初始卒此野史曝言一書蓋乾隆間晚  
年所作也此書初祇有稿本流傳至光緒辛巳始有  
活字本出書二十卷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奇士銘  
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為目因原稿已不全故此本  
第二回末第三回首均有缺文第十八卷中自一百  
三十二至一百三十五回回回均有目有文其餘諸  
回中亦多缺失北書概仍其舊書託成化時事所記以蘇  
州吳江縣人有文素臣為主云素臣具文武才尤  
以崇聖聞二氏為職志嘗試於有司不利觀國事日



非乃過游天下備它日之用所至強扶弱物色英雄尤為美女所傾心先後得三妾旋入都東宮尊以師禮欽賜翰林奉詔平苗亂景王謀叛入都定之遂大拜新主即位寵眷尤深平浙平倭天子加禮號為素父敕建府第又尚郡主為左妻妻田氏為右妻二妻四妾分居六樓樓名皆如其人既得君大行其志遂斥二氏東破日本北平蒙古南服印度使佞佛之國咸崇儒術母百年壽天子賜匾與聯四幅上壽者七十二國子孫蕃衍咸得高第躋大官除夕家安罷素臣夢至薪傳殿位在昌黎上云即以夢結末意亦謂託之幻想如盧生黃梁之夢也其用事之可考者一口影射明人事如平逆藩之似王守仁揭紅鹽池虜營之似王越景王為寧王宸濠相目安吉即萬安劉去大監斯直即汪直劉瑾附斯直之陳芳王錄即附汪直之陳鉞王越附劉瑾之焦芳張錄俱已錢靜芳小說叢考二曰取當代人事為之如與王通廟似湯斌治任知縣女病似葉天士三曰自述如所述素臣家底遊歷之地以及學問志趣以文集考之無與

啟集一一相合唯顯貴為不伴則固反言之為快意之談耳至其以聖哲自命如書中所述素臣諸事驟視之似過於誇誕實則按其生平亦不足異蓋在當時頗負時譽曾游名相之門得其賓禮如孫嘉淦因講君子中庸章至有下拜之事見錢謙益年譜人得即朋游品藻而多溢美之言遂忘形自負以不遇于時為恨晚乃自造作小說以寄其幽憤一生學問懷抱盡寓其中雖狂妄不遜亦當時過譽有以成之也其書記裨官之體而本意實不在乎文翰故駁雜不純有講學語有論經史語文言俚語參差並出構造事端亦頗失之張皇至集中論經史文字往往摘錄於各回中一字不易尤為小說中未有之例又啟集雖以術道自命而書中猥辭褻語亦往往而有如六十七回至七十回記李又全一段凡四回一萬餘言尤穢惡不可名狀蓋其人本多慾不唯富貴功名之念橫于胸中即怨親爾我男女色情之慾亦未能有所懲窒平日所為道學者特以飾張門面至下筆為小說則不免本形盡露而又自高聲價不甘為

誨淫誨盜之書，因而矛盾支離，成此不倫不類之文字。某氏小說小話，幾之謂以雜事秘辛與昌黎原道並列，指摘其失，可謂中肯，即敬渠亦無以自辨矣。

別本野史曝言二十卷一百五十四回 清光緒壬午中興館排印本

此本卷首載光緒壬午九月西岷山樵序，稱康熙中其五世祖編史宦游江浙間，交敬渠，出野史曝言二十卷見示，亟請付梓。敬渠辭曰：是書託於有明，窮極宦官權相妖僧之禍，言多不祥，非所以鳴盛也。因請為評注，敬渠許可，乃乘便繕副本藏諸篋中。自是什襲者又百有餘年，遵先人之命，終未刊行。及壬午六月友人自海上購得此書相贈，為述刊書之由，始知書成於吳中，書賣而出之者，敬渠之後人，而缺失十

一、不若其家藏副本之全，爰出全書以付海上之刊是書者云云。今以此本勘原書，則第二回後增多二回，以原書第三回為第五回，原書第十八卷中所供四回，此本則備載全文，其餘諸回亦完全無缺，似此為足本。然細按之，則可疑之點甚多，實為偽書。姑舉數事明之：一、據序稱野史曝言為家藏秘本，曷以凡例中前四條及每回後總評悉同辛巳刊本之文？其相請為評注云云，似所載者為其先人評本。二、辛巳本於缺處仍依原本注明下缺，不敢妄增一字。（見例第六條）態度至為忠

山裁傳姚寺破牆故女等作一百五十四回三以辛事世無全稿祇仍原缺

已本校此本其文字往往有不同且有不相接之處

如七十八回論陳壽帝蜀不帝魏事有云謂其按指魏武

挾天子以令諸侯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耳辛已本

第七十六回則令諸侯下尚有六字文為謂其挾天

子以令諸侯口而口食口千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

耳按沈玉集卷二讀史餘論載此文為謂其挾天子

以令諸侯因而并食疆土資後嗣以纂漢之基云耳

則原文尚有六字甚明此本無此六字明以缺三字

實如第十八卷中缺四回注云原稿全缺祇錄卷數  
回目又如第三回第七十六回第八十四回第一百  
三十六回第一百三十九回第一百四十回首均  
注缺而皆著其目原稿既缺卷數回目何以知之必  
其目錄未缺猶可依據倘原本第二回後缺二回辛  
已本亦必存其目今但注缺失別無二回之目則原  
書目錄祇一百五十二回可知然則原書本為一百  
五十二回壬午本乃據第二回後附注所記事端增  
撰二回之文按原本第二回後附注字二行云下有發水覆舟救妹挖龍擒怪宿廟結妹逢

端一字失其句讀遂致然刪去不用耳又辛已本第  
一百四十回自曲阜縣辭去留進內書房起以下文  
全缺此本第一百四十二回文不缺獨失曲阜縣辭  
去五字此亦續作時因文便畧去此五字由是言之  
則此壬午本實為續補之作而非足本其所據者即  
是辛已活字本因辛已本序及凡例均有望高才者  
補續之言已啟人續作之機也其序署西岷山樵增  
補者殆蜀人也



王倫梨二十回通行本

題黃秋山人編次黃秋一作黃岸劉廷璣在園雜誌

卷二曾引是書近人周樹人撰小說史畧以此書與

平山冷燕好述傳並屬之明人小說然舊本載天花

藏主人序謂時命不倫即問擲金聲時載五色而過

者若周樹人見淹忽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

自短其氣而又不忍不得已而借烏有先生以發泄

其黃梁事業又云此書白而不玄按書中白太常上

能佐邵行之談天下可補東坡之說鬼中亦不妨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志卷之六

玄皇之梨園雜奏豈必俟諸後世將見一出而天下  
皆子雲矣天下皆子雲則著書愧子雲可知已與  
第一回引首詩更有子雲千載後生生死謝知音之  
語合則黃秋山人與天花藏主人為一人今平山冷  
燕有天花藏主人順治戊戌序日錄身麟兒報有天花  
藏主人康熙壬子序年台拜則其人已入清不得遲  
目為明人也書名玉嬌梨者以書中記蘇友白娶紅  
玉盧夢梨為妻而紅玉在吳翰林家曾改名無嬌即  
以三人名名書云

情夢析二十回通行本

題蕙水安陽酒民著西山灌菊叢人評姓名無考唯

在園雜誌卷二已引清周書且據其事蹟魚水傳奇

則亦康熙己前書也漢索禎時楚卿與沈若素秦蕙

卿姻緣事其畧謂楚卿河南鹿邑人居數回策間通

吳時蕙州兵備通以疏題題沈氏有女若素甚

美時急於擇婿試詩以定之楚卿聞之往應試入選

未及納聘而沈坐失戎機被逮入都若素旋里依母

舅以居舅嗜酒昏憤以若素許庫舉人為側室若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志卷之六

不從易男裝赴京於楊村驛旅邸遇秦氏子蕙卿重  
若素之才為妹求婚若素不得已聘定之既至京楚  
卿適中進士父事亦得開脫楚卿中前約於京寓成  
親偕歸訪所謂秦氏妹者而秦蕙卿實亦女子緣欲  
物色佳士故易男裝以現行人云有妹則託辭耳自  
此楚卿得二妻優游林下終老此書在同類小說中  
蓋較為著稱故說者每與玉嬌李平山冷燕並舉至  
其故為疑筆欲以變幻不測見長則當時風尚如此  
亦不必過為責求矣

合錦迴文傳十六卷 清嘉慶刊本

題笠翁先生原本鐵華山人重輯每卷後評語署素軒鐵華山人素軒均不知何人唯二卷後評云文中科譚不過借筆成趣觀者勿疑其有所指刺若疑其有所指刺則作者嘗設大誓於天矣云云考李漁著傳奇恐人謂寓譏刺其中因作誓詞以自明又載一家言集有滙血鳴神稍有一毫所指甘為三世之瘡之語素軒評似即指此事則作者與評者皆為李漁笠翁原本之題殆可信也畧謂唐僖宗乾符時張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

一

梁棟材家藏蘇蕙所織迴文錦前半幅曾以己意尋繹其詩得三十首立志非才如蘇蕙者不娶時侍郎桑求之女夢蘭父死流寓在襄能詩藏蘇錦後半幅以為天緣遂聘之有高梁子樂雲曾求婚於桑不諧知婚於梁則大恚因以針奪梁生之錦女見逼亦去之長安依義父柳璩以居其後樂端事內監楊復恭以奸回獲惡報梁桑卒團圓錦亦重合而夢蘭之表妹刺夢蕙亦才女能解蘇詩至是亦並嫁梁生命意不出才子佳人舊套而前半局勢開拓文亦瑣細自

七卷以下則筆力漸弱疑即後來增補之文凡明以來才子佳人小說大抵拙于摹繪此書出自笠翁原本尚較為生動李漁著長篇小說此一種外無聞姑存其目庶世之人於笠翁撰著有所考稽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承運傳四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刊書形式與明萬厯間書賈余光斗所刊八仙傳等書同。疑即福建書賈編印者。書不標回数。所記以太宗靖難事為主。至出關破虜得角端獸而止。開篇詩云。南都開基英烈書。北甸中興承運傳。則書出當在英烈傳之後也。此書敘事極陋。於本朝事尚不能知其梗概。至以黃子澄陳子寧鐵鉉景清為奸黨。貪賄賂嗜酒亂政。則尤顛倒是非之甚者。太宗以陰狠之資。躬行篡運。自知不為正士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通鑑紀事本末

附。因而毒殺忠臣。同為奸黨。當時人初於威勢固莫敢有異說。然邪正不待辨而明。雄主威虐只能及一時。而方正學諸人氣節長留天壤間。固萬世而不泯。即有明一代士大夫。亦無一人不知其為忠臣義士者。如陳子寧方孝孺集不久均於宣德後刊行。天下傳誦。蓋不惟事過境遷。無復文網之慮。亦諸公大節之深入人心有沛然莫之能禦者也。此小說之編在萬厯間。去太宗篡位殆二百年。似不必曲徇人主之意。故為訛謗之詞。蓋作者自以所演以太宗為主。不

得不爾。然臣子為尊親諱。固非獻媚之說。所指陳鐵諸公貪婪事。亦無人肯信。適成其為鄙夫之見而已。清寧親王昭捷廟宇雖錄引是書云。近有承運傳載朱棣篡運事。雷即其書。然書為萬厯刻本。不得云近。豈所見為後來重刻本。不知其為明人書。因以屬之近人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飛蛇全傳四卷三十二回 清嘉慶間坊刊本

不題撰人名氏。首嘉慶丁丑一笑翁序。稱趣齋主人負性英奇，寄情詩酒，往往乘醉放舟，與諸同人襲曼倩之恢諧，學莊周之隱語。一時聞者無不哑然失笑。此飛蛇全傳之所以作也。云云。按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記當時評話稱絕技者有鄒必顯之飛蛇俠。又卷九小秦淮錄云：鄒必顯以揚州土話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蛇子書，當即此書。此刊本題飛蛇全傳，光緒間上海書局有石印小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二部通志小說類存

三教

書衣題：續像三教三寶飛蛇子傳。每卷題：續像三寶。維揚佳話奇傳。出揚州話之表。與此為一書。李斗所記鄒必顯著書，正名別稱皆一一相合。則此書即必顯所撰無疑。序稱趣齋主人，或必顯自號如此也。書名飛蛇者，焦循易餘籥錄卷十八云：凡人以虛語欺人者，謂之飛蛇子。其巧甚虛甚者，則為飛蛇。則本揚州俚語。今觀此書，誠亦飛蛇之至。九一石姓子背隆起而足跛，人稱飛蛇子。忽如異人，備諸幻變。以飛君封蛇子為蛇王，威震中原，名揚四海。結末一味荒

唐玄奘莫名其妙，而多難揚州語。市人揣摩口吻，乃躍躍紙上，似用意唯在譔浪，與敷演故事者殊科。而與世傳之何異？却為風味相親。然彼意存諷譏，此又似不然。不知當時何以稱絕技動人如此。蓋亦清風聞之類，如俞樾所謂由於口吻之妙，不在筆墨間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好述傳四卷十回 通行本

題名教中人編次游方外客批評是書一名俠義風月傳東  
起開夏就述作野史曝言在二十四中引此書則作者殆  
清初人署謂人名秀才鐵中玉美而有骨力以義俠稱游  
至山東歷城有水倚廊女名冰心者同縣遇其祖艷之強求  
婚叔父許之女以智免其配又據縣令主婚中玉仗義責事  
遂敗中玉為病女感其德遂至家謂姑終無所私已而中玉  
却應試中狀元迎展命娶冰心思以舊嫌終不肯同意其祖  
之父為大學士夢中玉先與冰心有私父母猶無從密實有  
清孝隆性有山河洲海奇蹟此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二部三修小說類第一

平山冷燕二十回 通行本

題名岸前人一作編次清燕百二袖堂續筆使謂張博山十  
四五時松標此書未畢父執某是成之博山名改康熙時人  
少有成童之目九齡作梅花賦驚其師朱葵尊曝書亭集有  
送張助之平遠詩即其人楊李詩繁又以為張白鶴山所蓋二  
人姓同皆嘉興人相傳遂有一說然究不知應誰屬也蓋本  
有順治十五年戊戌序署天花藏主人似與玉嬌梨皆出  
一人手筆唯其標人姓名今雖確定耳此書在國雜誌二  
亦外坊本題為第四才子書按天龍藏七才子書今玉嬌梨  
題三才子書平山冷燕題四才子小說而元婚第一回亦有平  
山冷燕前已播四才子之芳名之語則當時實有此稱然四才  
子本指平山冷燕四人而言非小說品也清人王尺樓傳寸  
本此小說為之其開場詩云四才子會合五尺樓語意甚明  
坊本題為第四才子則似與三國志稱一才子水滸梅五才  
子同非復原來之意義矣書後才女山黛冷峰雪事謂  
黛雪均以題詩為天子所賞將有新進士燕白領平如  
徽謀才士詔以燕通燕峰雪通平命意安排不外題稱才  
女以佳士匹之而文意近原所舉詩亦無足取至山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二部三修小說類第一

係曰燕詩乃借燕走凱事為之詩亦仿之而各更換字  
以亦非能自出機杼者也

望明開運華武傳八卷六十列 明馬應辛刊本

不著撰人姓氏卷二題云原板南京齊府刊行書林明峰楊

氏重錄按明諸國以齊名者唯大祖庶子博國青州永

樂國國除子孫為庶人居南京此謂原書為齊府刊行似

不足據而第一卷第三則記除陽王弘子某立為王注云

本其子名道明年一十四歲第六卷載徐達奉高祖命勿

忽改張士誠注云舊本遺此且每卷新增各則俱以附增

二字標出則前此雖有舊本唯不知為何本耳今所見明

本其烈原如三台錄金若西本如萬曆中黃冠野史跋

本並之卷本既題英烈傳而實是此書則此本雖非祖本

今所諸附本中而為最初之本亦足貴也所記自元順帝

崩起至沐英平雲南止每則皆記其出處所引有西樵

野記及金瓶梅言等武臣侯郭英射陳有詳事見於第

五卷亦及錄明張廷選射中郭英左臂英拔箭還射中友

孫太祖初不知之及後英才告乃曰郭英箭勝十萬師較也

書前國記為補錄大抵搜輯野史及傳說附補正史所不

見而足言體記亦往往而有如載太祖賜沐英七律一首大將

征南膽氣素云云金州山人已指出為事錄此兩世兄以舊世



太祖於揚臺上打滁州字章陳也先則與明小說漢書藝文  
事者乃同一身分太祖以無賴兒家高圖其報聞續事明人記  
載所傳以多然未有頃揚督力如此條所記者雖詳官小說  
無足深責亦殊陳札能不經沈德符野獲編五謂英裔孫郭  
勳自傳英烈傳今內官演唱於上前謂是相傳舊本盛稱  
功以為配享高廟之地按勳是否曾獲此小說固不可知然  
此書刻於萬曆十九年云原板係南京齊府刊本其言雖難  
遽信要之據萬曆初此書所記已與郭勳無關沈氏又謂射  
虎條若乃舉易漢侯郭子興與英同姓勳遂冒竊其功按  
郭子興及郭勳與英為親兄弟俱預鄧陽湖之戰反錄之理  
為與英明人記載已有異說如楊允明九朝野記即指  
為郭勳即錄七修類稿又力辨為郭英一人所記不同如此蓋  
此事目耳相傳已自歧異小說即為勳所作據世所傳之一  
錄以為英所記出之遠祖未為大誤此書第五卷尚載  
太祖圍武昌時陳英傑將犯太祖太祖曰郭西為吾殺賊此  
事明史本傳亦載之作陳同舍不作英傑知其不誤茲復  
英之功不傳豈亦勳偽說耶況就此事所記者觀之其事虛  
實相間亦無足采可言勳雖武臣然史稱其頗涉書史

當日為之不應淺陋若是蓋相傳市人演說之本坊肆  
增補之因編次為此書勳使內官演唱於上前若度理  
亦第取外間任本用之謂為勳目撰則誤也

新刻金相書注征揚秦提傳通俗義卷一百四  
此書每卷題清虛居言雖隱密而平峻若道能野史紀事樓真齋  
名道若清虛居言雖隱密而平峻若道能野史紀事樓真齋  
署題珠陽雅正首九一居主人序云書真子性故強學渴目出康  
手征揚前楊應龍事跡始末輯成一快讀曰征揚秦提傳屬余  
序余公餘游閑觀其言事論思皆有根由實跡忠同之蜀院發  
刊播事若并秋淵路人平西勦賊道聽山人平播集書中來非抵  
虛無空想也六卷後有本記云西蜀省陰刊有平播事畧滿載  
勦秦文表風示天下道聽子紀其耳聆目聽之類末續成一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志小說家類卷一百四

梓行坊中不遠因合書之所故事蹟散漫其義云云真子  
今不知何人書之卷以理學射御書數為目自第一回末太  
祖寢最金陵起至九十四回普天下共舉昇平止其第九十九回  
之選莊贊頌平播事畧第五回之翰林川貴兵部保附九十八  
回止之並無標題雖曰高百回而每回文甚短實勉強湊成此  
數卷所謂蜀陽刊本平播事畧疑即李化龍撰之平播金書  
按化龍平播應龍在萬曆十九年庚子其平播金書成於二十九  
年辛丑而此小說之刊即至二十一年癸卯云應龍之死僅五年  
此化龍著書在隆二年不可謂不迫矣明貴州巡撫郭子

章之有平播始末四庫提要於雜史類存其目謂子章  
年退休家居聞武弁造作平話左袒化龍飾張功績  
多事事實乃為此書以解之所云平話雖不知何名目殆  
即此征揚秦提傳一類之書或作者即為一武弁亦  
未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快心編初集五卷十回二集五卷十回三集六卷十二回

題天苑才子編輯四橋居士評點編者署名與後西遊記同  
至四橋居士則陽董花影序亦有此題疑皆一人蓋康熙  
後人也按陽董花影即陽居士之字書分三集蓋隨  
編隨印者漢揚州使蔡琰琰石洞瑣事謂漢蔡文姬遊仇  
杜京兆兗州遇果使李續之女鵲娘大相愛姁未及訂婚而  
別直上龜為續奉命征叛黨之僕柳俊與石洞瑣謀往  
投効藉功至鵲娘赴京應舉中進士娶麗娘柳張石三人  
亦得美妻其間小人李續之氣愈少丁孟明等皆自取滅  
亡報應彰然其記鵲娘設計避婚事頗似好逑傳中之水  
冰心書寫煙粉事而多記戰功頗嫌駢雜而通洋用口語  
演述前後一律尚無其他同類諸書揮文之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信小說類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上中下三卷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別題呂后斬韓信亦建安虞氏刊平  
話之一此書名前漢書續集而實以斬韓信事為主  
唯中卷兼記高祖殺彭越英布呂后害趙王如意及  
戚夫人等事下卷記呂后專政諸呂得勢與亢劉澤  
誅諸呂至文帝即位周亞夫軍細柳而止按澤與諸  
將相誅諸呂立代王不誤至樊亢亢字當是仇字小  
寫仇為樊噲子噲婦呂須為呂太后女弟樊為呂氏  
之黨太后崩羣臣誅呂須並殺仇此以仇為與劉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信小說類

共事之人其誤實甚或亢為噲字音誤然噲於惠帝  
六年卒當在呂后稱制之前時代尤舛其記蕭何  
說小史與呂后定計設宴請韓信數信三罪因殺之  
元鍾嗣成錄鬼簿載李壽卿呂太后定計斬韓信雜  
劇已佚節目當與此同中卷劇蒯通狂風賺蕭何見高  
祖後數信十罪五反以譏高祖與元雜劇隨何賺風  
魔蒯通說白亦全合又作者於信之死評蕭何云當  
日蕭何三箭登壇拜將今日成敗都是蕭何用機即  
宋元俗語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者知其議論叙



事全本俗說宜多謬誤然書為平話本出於伎藝人  
之口今日宜以古話本視之以為辨証雜伎說唱之  
資固不必一一責以史實也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上中下三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為元建安虞氏所刊平話之一此本  
演樂毅伐齊事名曰春秋後集然所記仍以孫臏事  
為多涉田單者甚少正文自孫子斬龐涓起以下記  
燕齊相攻事謂燕王噲讓國於子之因孫子父孫操  
孫子遂將兵伐燕滅之而為清漳太子及國舅鄒堅  
鄒忌所忌鄒堅旋弑威王立愍王為帝六國起兵為  
孫子弔孝大破齊兵放罷兵散去而孫子隱於雲夢  
山樂毅者乃燕山隸代谷養性黃伯揚弟子值燕昭  
王立以毅為帥將趙魏韓秦四國兵伐齊破齊七十  
餘城焚將津出驅齊王至懸尸台上弑之而齊人立  
固存太子為帝孫子在雲夢山聞國變乃下山說燕  
王使以騎劫代樂毅並與田單書示以離解二卦單  
乃用火牛計破燕兵燕王更召樂毅於趙將兵五十  
萬伐齊孫子乃與樂毅門隙樂毅不能勝乃請師父  
黃伯揚下山擺迷魂陣大窘孫子孫乃請鬼谷子下  
山鬼谷失其陰書三卷亦無計可施會有景州吳橋  
鎮漁夫拾得陰書來獻乃破陣救出孫子黃伯揚悔

不早休、然已無及、於是諸國尊齊為上國、各進金寶  
十萬貫云云、所記皆市井里巷之談、不根史實、今考  
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雜劇、有田單  
大牛一本、又明末錢曾也是園目所記、內府鈔本雜  
劇有後七國樂毅圖齊一本、題目與此平話全同、二  
家所錄疑皆元曲、本雖不存、當與平話情節為近、平  
話謂孫子部將有表達、今存無名氏元曲有孫臏捉  
表達一劇、按錢塘丁水滸傳所著四六出表達之名  
明嘉隆間余邱魚編列國志、亦演孫臏用智捉表達

隋史遺聞十二卷六十四回 明崇禎原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崇禎癸酉序題云吉衣主人題於西湖  
治園、下有松印、曰今賜氏曰吉衣主人、按今昭乃表  
韞玉字、則書為韞玉所作、目錄葉題創嘯閣評、創  
嘯閣亦韞玉齋名、則作者評者皆一人、吉衣則射袁  
字也、韞玉初名晉、一名子令、字令昭、號甚多、曰白賓、曰  
薛摩、曰鳧公、曰慢亭、要縣人、入清官荊州知府、以事  
罷歸、晉詞曲擅長、所撰有西樓記、傳奇最著名、此  
為所作小說、中海內流傳絕少、唯日本頗有傳本、

一事、如表達事實、當時民間流行春秋故事之一、至  
明時猶盛傳、至黃伯樞撰述魂陣、今俗部秦腔猶演  
之、讀書人觀劇、但嗤其不經而已、不知其傳自六百  
年前、自元時已有此說也、則茲雖坊市俗書、固亦可  
徵民俗、資猥談、賢者所不廢、不得以文字論矣

五十五回評。原本李藝後不得見。茲為補入。既入李藝則他人又不得不補矣。第九回評。語注云。原評皆為從舊本出之。似此舊本為何時刻本。書為何名。今不得而知。而觀晉序。潘序。史官謂不足以觀。英惟留之。秉世。雖云向為隋史遺文。蓋以著秦胡秦胡原缺此字蓋有所國於微。更旁及其一時。思怨共事之人。已足哉。貴一將。顧舊中有慷慨足驚里耳。而不必諸於情。奇幻是快俗人。而不必根於理。龍傳聞之。隨過於狂。人則妖艷之說。過於憑。已悉為更易。可仍則仍可刪。則刪宜增者。尤為增之。蓋本意原以補史之遺。原不必與史背馳也。竊以潤色附史。變之文。刪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似先後二書。皆是魏王一人所作。唯觀其吐屬氣息。誠有如于今。所謂驚里耳。而不諧於情。快俗人。而不根於理者。如此書。固以全力寫叔寶一人。而所記叔寶之局度規模。甚為不倫。不足為英雄生色。唯命意措詞。頗能憂憂獨造。不襲前人一字。故事亦委曲詳盡。以文論實遠在熊大木唐傳演義等書之上。在講史書中。固亦無匹。

出羣者。然魏王亦才人。其技以當不止此。疑舊本本市人語。余疑王取而潤色附益之。因成斯編。又難使專門演說。秦叔寶事起於萬曆之後。以前無聞。考余懷板橋雜記。有柳敬亭年八十餘。過其所寓宜興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之語。此書中有秦叔寶帶罪見姑娘一回。云叔寶姑母為羅真之妻。其事正同。則此秦叔寶諸事。當是萬曆後柳敬亭一流所揣摩敷衍者。語王亦頗採其說而為書耳。



西遊證道書一百回 日本內閣文庫藏原刊本

清汪象旭評、象旭字憶漪、原名洪、字右子、此本署而  
陵汪憶漪、蓋錢塘人也、又考清康熙二年刻尺牘新  
語、前有憶漪子序、本書附圖記刻工有胡念異與竺  
翁原本無聲戲同、如象旭亦清初人、與李漁等同時  
矣、明本西遊皆不言撰人、如陳元之序且以為不知  
何人所作、自象旭此書始以為丘長春作、証道之說  
亦自此書倡之、首冠以虞集序、次丘長春真君傳、次  
仿作此 吳取經事跡、其第九回載陳光蕊事、目為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鑑十說類存目

光蕊赴任逢災、江流僧復仇報本、今通行本皆因之、  
其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回、同目亦皆與今本同、後來  
評注本、如陳士斌真詮、張書紳新說、別一明原旨無  
不有第九回之陳光蕊事、蓋皆從此本出、此本第九  
回象旭評云、俗本刪去此一回、致唐僧家世履歷不  
明、而九十九回應難簿子上、劈頭却又載遭賊出胎  
拋江報冤四難、令閱者茫然不解其故、及得大畧堂  
釋厄傳、古本讀之、備載陳光蕊赴官遇難始末、始補  
刻此一回、似明本無此一回者為誤刪、至象旭始以

以大畧堂釋厄傳古本補之、按西遊記第一回引首

詩有云、欲知造化會元功、須看西遊釋厄傳、此詩通  
行本有之、明本亦有之、唯書題皆作西遊記、無作釋  
厄傳者、或吳承恩書原稿有西遊釋厄傳別題、刊書  
時削去不存、或另有西遊釋厄傳一書在吳承恩之  
前、吳氏著書時襲用此詩、而未標釋厄傳之名、今俱  
不可考、又萬應間朱鼎臣編西遊記、其書有陳光蕊  
事、與此本同、題唐三藏西遊釋厄傳、然文甚簡畧、顯  
係吳承恩百回本西遊記節本、書出在百回本之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鑑十說類存目

不得云古、且末卷末記題書林別號台梓不題大畧  
堂、似非象旭所得本、象旭所云大畧堂古本其來歷  
甚不明、今所見明本西遊記、除朱鼎臣編之節本外  
皆無陳光蕊事、唯象旭本第九回演之、且此第九回  
文字情節與朱本亦不盡同、疑此第九回文字即  
象旭所為、云古本者、說刻也、今以十事作明之一、象旭此本  
第九回敘事與他回所記無一相應者、如第十二回  
所附七言偈詞、斷記謂收養玄奘之僧為還安、按諸  
十一回亦第九回作法明、又云恩官不受願為僧、洪

福沙門將道訪似玄奘報父仇後尚有面君授官之事今第九回亦無之又第十二回言陳光蕊拜文淵殿大學士第九回乃云升學士之職第十二回言觀音菩薩引送玄奘投胎第九回乃言南極星君奉觀音菩薩命引送第九十九回玄奘第三難為滿月拋江第九回乃謂二日拋江又此本第九回謂玄奘父陳光蕊以太宗貞觀十三年己巳按貞觀十三年歲次乃中狀元授官之江州任時方暮春路為劉洪所害殷小姐以懷孕忍辱暫與劉洪相處未幾生玄奘

以光蕊赴任貞觀十三年三月其時殷小姐已有孕言之則玄奘初生至遲亦在貞觀十四年生十八歲而為父報仇設玄奘生貞觀十三年則十八歲當為高宗顯慶元年乃第十二回記其應羣目之荐投道場為壇主即在貞觀十三年九月十三年三月玄奘猶在母腹十三年九月已長至十八歲或逾十八歲而為高僧此寧非怪事凡小說戲曲皆隨意敷衍固難認真然朝代年號以及地理職官原不必苛求核之正史如玄奘而行者豈本在貞觀三年吳氏乃云十三年顯慶事實如此等乃行文之絕大罅漏名手為之當不爾爾他回非

則第九回斷非原文此記事之可疑也二象旭此本第九回文字疏淺重疊與他回文字不類如此本第九回承第八回觀世音訪取經人之後另起一事第十回承第八回之後亦另起一事此第九回與第十回之間措詞屬文毫無聯絡第以文論則此第九回乃可有可無者蓋似勉強增出此一回已屬可怪不唯如此第九回自話表陝西大國長安城起至太宗登基十三年歲在己巳止開端數語乃與第十回開端數語從同前後二回合掌如此吳氏在明時負有

文名假令吳氏為之亦何至文思之窘如是乎且玄奘出身乃有回難連此出胎拋江無免見九十四回吳氏果有意記玄奘出身事於正文自當盡其所長從容為之今觀第九回所記以一回之文備諸情節詞意窘枯乃全無描寫尤欠周密不能繕完以視本書記沙僧來八戒乃至龍馬之出身各節大有遜色似後人補作於蘇事屬文均不及仔細推敲者此文字之可疑也以斯而高吳氏原文果有陳光蕊事與否固不可知即有之亦決非如象旭此本及今通行本之第九回之文象

旭所謂古本印實有之。殆亦如朱鼎臣所編一類之書著其事而文不備。乃參己意撰此一回。第九回既增此一事。於第十第十一第十二諸回文字。乃不能不有所歸併。兼別立回目。其與明諸百回本異者。以此。讀象旭此書者。如過信其說。以所增第九回為吳氏原文。則大誤矣。按象旭評刻此書。以私意增補。在當時原亦無足輕重。而後此重刻而進及評注而進者。皆從其說。如同象旭此本題証道書。遂開後來悟一子等之箋注附會。以為邱長春作。遂使此後二百餘年。世人不復知吳承恩之名。自謂得古本。增撰第九回。陳光蕊事。自此遂為西遊記定本。謬說相承。至今日仍無人起而揭其偽者。故存其目。而詳著其可疑之點。俾世之留心西遊掌故者。有所是正。不至為託古者所蒙蔽焉。

南北兩宋志傳二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三台館本

明熊大木撰。此本北宋無署題。南宋題陳繼儒編次。據三台館主人序云。昔大木先生建邑之博洽士也。編覽群書。涉獵諸史。乃綜核宋事。彙為一書。名曰南北宋兩傳演義。則本大木所作。題陳繼儒者妄也。書自卷一至卷十為南宋。卷十一至卷二十為北宋。不標回數。雖卷數銜接。而南宋北宋分叙。實是二書。後來如尺蠖齋評本。玉茗堂評本。南北宋各十卷。五十回。實亦此書。但刪去舊序。致作者姓名無可稽考耳。

南宋自後唐明宗叙起。以次演晉漢周三朝事畧備。記宋太祖受禪事僅數回。至曹彬定江南止。而宋太祖即位前事。雜出漢周之間。言五代則畧梁唐。言宋則僅藝祖之事。又前涉三朝範圍太廣。不知其所宗主。今以羅貫中殘唐五代傳考之。羅書演五代事。以唐以前事為詳。石晉以後事僅占全書四分之一。似不相稱。而此書則頗詳晉漢事。置梁唐爭霸事不論。與殘唐五代傳詳畧互異。疑本為一書。此南宋傳即割裂五代傳後半為之。凡二書同記晉漢周事者其



文字往往相同。否則此詳彼畧。即本為一書之証。蓋五代重編與南宋造作皆出一人。於五代傳晉以後事則節其文。以供南宋傳之用。今之五代傳實刪節之本。非貫中原書。唯大木在南宋傳中用五代傳原文。究有若干。今不能定耳。今五代傳以宋太祖受神統末節見之。餘見宋傳此不多錄。此必後人重編時附注之文。同傳為書中自注。則此宋傳亦應為羅貫中撰也。書中所演宋太祖事。如第二十則打董達事。也是周口有其劇。十四則開御勾欄。馮夢龍通言千里送京娘篇亦引之。而京娘事不見此書。第二十則中清幽觀主郭

持乃在旌州。尤屬贅語。統觀二書。南宋標雜兼採史書俗說。不能融合。亦無作意。而北宋尤陋。又演宋初及太祖事者曰南宋。演太宗真仁三朝之楊家事者曰北宋。命名尤為不通。按五代殘唐傳記宋太祖受神統云。餘見宋傳。尺蠖齊評本北宋第一目前所附按語。有是傳記一十卷。起唐明宗天成元年。石敬瑭出身。至宋太祖平定諸國止。今續後集一十卷。收集楊家府等傳。總成二十卷之語。玉茗堂平本。疑能大木書本名宋傳及宋傳續集或後集。南北宋之稱乃無

知妄人所改。又非原名。又能大木為嘉靖時人。今所見明本楊家府刻於萬曆三十四年。如是原本則大木不能逆採楊家府為書。或楊家府之編述在萬曆以前。或宋傳續集今云北宋志傳者。非大木自作。又係後人綴集之本。今則不可知矣。

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八卷附會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錄後集三卷  
本內開大序載明嘉靖刊本

明熊大木撰。大木有唐書忠傳通鑑演義已書錄。此本別題武穆王演義。首嘉靖三十一年大木自序。謂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未及於全文。因其戚楊氏之請。演出詞話。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異同者。兩存之以備參考。按明以來書坊所出演史諸書。凡演五代以前事者。大抵鈔朱熹通鑑綱目。蓋其書通行閭里。無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三

馬光通鑑之繁。行世諸本又多標舉綱領。極便摘錄。第以原文畧加刪併。另紙書之。插圖分段。便是小說。而小說遂等于史抄。若宋元史事。則明陳桎即有通鑑續編。其後商略等並有通鑑綱目續編。亦通行閭里。此大木序所謂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者。蓋即據此等續書演之。其書第一卷自幹離不南冠起。以次記二帝北狩及高宗南渡事。二卷以下至七卷。則記李綱宗澤及韓岳諸將事。大致以岳飛為主。卷七記秦檜殺岳飛及洪皓歸朝等事。而以秦檜冥報結束。

大抵抄綴成文。罕有作意。雖序自云取小說參考以補史書所未備。實不過掇集及江湖紀聞等一二條

皆流俗所傳。易知之事。至於宋人史籍。說部可知其概。未寓目。蓋書賈抄書。其伎倆不過如此。亦無足怪也。附刻精忠錄三卷。題李春芳編輯。載春芳正德五年重刻精忠錄後序。春芳與化人。嘉靖間官至大學士。明史有傳。以此附小說之後。於義亦無取。此嘉靖原本載作者姓名。此後如萬厯間三台館本。削去大木之名。而易以余應鵠。至明季夏清刊本。則皆不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三

撰人。書名改題武穆精忠傳。而實是此書。今志不無據。存大木原本。目於此。庶為不失其真焉。

新刻續編三國志後傳十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

題晉平陽侯陳壽史雜紀西蜀百陽野史編次前有  
萬曆已酉序 不知何人 序後又有引亦不署名所記

以劉曜事為主兼及東晉初數事自劉蜀降英雄避  
難起至陶侃興兵討蘇峻止謂劉曜為北地王謹幼  
子劉淵實梁王劉琨之子本名璩改名劉淵張賓乃  
張苞妻所生子開興于日關防關謹趙雲孫曰趙雲  
趙雲並佐劉成功實為清亂事實據某氏引謂感於  
蜀漢衰微輔以關張葛趙諸人亦不能恢復漢業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為司馬氏所併故託其後裔以洩憤一時取快千載  
故不以虛誣為嫌云云不知三國鼎峙英雄割據原  
無是非降魏吳為偏霸而以蜀接漢為正統乃南宋  
以來儒者之見當宋室南渡偏安一隅跡同蜀漢其  
時文人著書以正統與蜀示不忘中原情有可原然  
所爭者虛名且以此論施于歷代輾轉叢生難有定  
論本自無謂至此小說以祖蜀之故誘引索虜為漢  
裔助張目實同於認賊作子為無識之甚者然造  
此說者實不自此書始如元至治刊本三國平話下

卷記蜀漢之亡謂漢帝外孫劉淵北去豪傑多歸之

僉晉虜其舅氏遂興兵滅晉建國號曰漢其收場詩  
云漢君懦弱曹吳霸昭烈英雄蜀帝都司馬仲達平  
三國劉淵興漢鞏皇圖文以此結是明以胡劉接巨  
漢矣市人愚昧無知造作平話相承有此說此書亦  
誤採之而揚其波耳明張譽重刻平妖傳序引是書  
謂續三國志如病人嚔語一味胡談其論甚是然清  
劉晉亮小桃園傳奇謂劉淵為先主曾孫張賓為張飛  
之孫乃全與小說同蓋亦狃于舊說深惜蜀祚不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思補其闕憾因為此悠謬之言歟不知揆之於理則  
甚謬以文章開目論亦至拙究為不思之過凡戲曲  
小說作者往往出以游戲不自居于莊言正論即世  
人亦不甚重視之然華夷內外之分義至尊嚴不得  
以野史而輕恕之故于此書存其目而闢其謬如此  
庶幾瞶瞶者知所警悟不至淆亂聽聞焉



新鐫全像孫龐鬥志演義二十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崇禎刊本

題吳門嘯客述。卷首載戴氏主人序。題崇禎丙子則崇禎刊本也。書不標回數。自潼關鎮白起偷營。朱仙鎮孫龐結義。起至馬陵道分龐消屍。孫子拂袖歸雲夢而止。所演事蹟皆不經。文亦不甚完密。然如孫子收表達事。元人有其劇。余邱魚明孫其事改入列國志。孫子被則後隨卜子夏茶車如齊。與元無名氏之馬陵道射龐消屍劇全同。其謂孫臏父名孫操。與元至治本樂毅圖齊平話亦同。按今所見元刊平話五種中。七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二部正德十一年刻本

春秋祇存後集。前集已佚。此書雖刊於明季。審其風格實與元刊諸平話為近。且所演以孫龐事為主。與春秋後集之以樂毅為主者前後適相銜接。疑出於元本。為建安虞氏刊諸平話之一。書當名七國春秋。前集孫龐鬥志演義則重刊時所改也。此明本今不多見。然坊本前後七國志所收孫龐演義二十回。其文字回目與此本皆同。實是一書。唯此本不標回數。坊本標回數為異耳。元刊諸平話除原本外。流通本絕少。其重刊本之存於今日。猶保存其本來面目者

唯此書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二部正德十一年刻本

題華陽散人編輯。前有獨醒道人序。謂世人黑海狂瀾。滔天障日。沉湎名利二關。是扁鵲之所望而却走者。古德拈一語云。鴛鴦繡出從今看。不把金錢度與人。道人不惜和盤托出。痛下頂門毒棒。此鍼非彼鍼。其救度一也。審其語氣。即作者矣。大連圖書館藏此書。凡三本。一為鴛鴦針已殘。僅存第一卷。一為一枕奇二卷。細考之。即鴛鴦針之前半。一為雙劍雪二卷。即鴛鴦針之後半。合之。成四卷。適為全書。蓋其書本

名鴛鴦針。觀序文甚明。書實析前二卷。別行則為一枕奇。析後卷。別行則為雙劍雪。雖改易名目。而原是一書。不可誣也。其書每卷四回。演一故事。卷有總目。回有回目。第一卷演徐秀才事。記科場之弊。頗詳。第二卷演一落魄秀才。得強盜周濟。屢拯其厄。後與立功共登華貴。三卷則演一盜虛聲秀才。頗淋漓盡致。唯四卷演根蕪事。甚無味。書中所述。多刻畫世態。諷責時人。過於刻露。蓋一科場不得志之人。窮蹙無俚。姑以此。明其不平。其第三卷文中。有弘光登基。蓋

知書成于南渡之後。明人小說。殆以此為最晚出者矣。此書雖析出別行為一枕奇。雙劍雪二書。然原本鴛鴦針。已缺四分之三。無可依據。一枕奇。雙劍雪。又皆寥寥二卷。無庸目為別本。故依舊本。祇存鴛鴦針之目。其內容。則取二書所記者。補之以見全書梗概焉。

將古齋評點小說警世奇觀十八卷日本長澤規矩也氏藏本

題古閣龍鍾道人稟刻前有序署龍鍾道人下有章

曰岑翁無正文評語或署葉岑翁蓋一人也目錄十

八卷此本祇存第一卷至第四卷又第九卷至第十

二卷共八卷今以目考之第二卷姚滴珠事第三卷

轉運漢事出初刻拍案驚奇第四卷三孝廉事第七

卷蘇小妹事第十一卷呂洞賓斬黃龍事出恒言第

五卷李白事第六卷王安石事出警世通言第八卷

佛印事第九卷陳希夷事第十卷司馬貌事出古今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二部

說第十二卷星家改八字事出無聲戲第一卷秋江

夢李宏招四女第十三卷前生定金公空貯物為通

言卷十一及初拍卷一入話皆非自作僅改其題以

第十四卷真秀才退居林泉下演唐僧圓澤事本唐

人小說今不詳所出第十五以下四卷皆演莊子事

扇墻及田氏事二篇疑即本通言莊子休鼓盆成大

道篇為之嘆骷髏事則多至二篇且四篇皆演一人

事尤為可疑或虛列題目實無其文亦未可知按清

人坊刻小本燕居筆記載陳希夷呂洞賓吳孝廉轉

運漢四篇按此本皆收行好事錯姻緣二篇篇首輒題博

古齋評點小說即因轉錄此書仍其舊題錯姻緣出

李漁無聲戲不見此本則所評刻者又不止此一集

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二部



珍珠船六卷

大連圖書館藏日本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序署爲湖烟水散人。按散人爲嘉興人徐震。則作者即震。震其他諸作皆才子佳人長篇。而此獨爲短篇總集。其書六卷。每卷以三回演一事。共演六故事。雖成篇章。而詞意枯窘。全無作意。亦不脫才子佳人氣習。又每卷無標題。但有雜析回目。致不知每卷所演者是何題目。按明清間雜劇計十二種。載花如等雜劇每篇分若幾十回。而篇首皆有總題。提之故非無題之意。是於著書之體尚所未竟。亦不必論其他矣。

續修四庫全書續目

卷

工部

再圓圓五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亦泉州尚志堂刊本。封面書名旁題風月主人書。今所見坊本小說如玉支璫情夢析風簫媒蝴蝶媒終須夢五鳳吟等。其封面往往別題步月主人訂蓋一人也。書五卷。收小說五篇。目曰蔣興哥旁注云午集。曰崔俊臣注云已下。曰金玉奴注云未上。曰裴晉公注云五上。此五篇雖本出古今小說通言及初拍而輒覓老人今古奇觀皆選之。蓋即從今古奇觀錄出。觀目錄所注每篇次第顛倒錯亂。似以他選本零篇裝訂成書者。蓋坊肆俗本隨意分割。妄立題目。置之不論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續目

卷

工部

人中畫回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清乾隆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為乾隆庚子泉州書坊刊本。封面書名旁題風月主人書。亦不知其為題書者。署題為著書者署題也。凡四卷。卷演一故事。前有目曰唐李龍。旁注云丑下。曰柳春蔭。注云酉上。曰李天造。注云未下。曰女秀才。注云戌上。除女秀才一篇出二刻。拍案驚奇外。餘俱新編。其唐李龍柳春蔭二篇。並不出才子佳人舊套。李天造篇。見此天造緣居狗鄰人之議。與其親家母寡婦李氏配合。以為近人情。合天理。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十一 小說類

想甚奇僻。而與世所傳清齋親王多爾袞妻其寡嫂事頗相類。或亦意存諷譏歟。觀目錄所標次第。已非全書。又似與再圓圖本為一書。今無從釐定。又大連圖書館所藏抄本人中畫。所據為乾隆乙丑植桂樓刊本。所收僅唐李龍以下三篇。無女秀才篇。稱為三傳奇。刻書時代在此本之前。或人中畫原本祇三篇。此庚子本從乙丑本出。書名仍舊。而又取他書所載小說益之。斯亦未可知矣。

金壺浪墨八卷 金壺遊墨四卷 金壺逸墨二卷 金壺醉墨一卷 戲墨一卷 心影二卷 清同治刊本

清黃鈞宰撰。鈞宰字天河。一字宰平。淮陰人。所著金壺浪墨八卷。遊墨四卷。多記鴉片之役。英兵入犯事。頗有裨于掌故。而遺聞瑣事亦間出其間。不免為小說家言。又如浪墨卷七之讀史類譚二十七則。又雜抄史書典故。供摺據之用者。其體亦不純。逸墨二卷。錄所記多雜品及雜詩文。戲墨一卷。皆瑣語及笑謔之辭。醉墨一卷。亦名醉言。則皆自撰喻況議論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十一 雜著類

言。似效古子書說林之體。心影二卷。原名金壺浪墨。多記男女怨悱之事。唯記與瑤雪遞述哀情若干條。仿金聖嘆王西廂問答之語。自抒苦境。非記事之文。鈞宰幕遊文士。其學不純。故其著書未能雅飭整比。存前輩典型。然雜記見聞。閎涉時政。分別觀之。亦時足採錄。其辭言中謂北人尚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然耕稼躬親。不失為善類。金玉其外。無救于中乾。故君子與其浮也。毋寧野。與其適也。毋寧介。與其媚也。毋寧死。而無所容。則風骨稜稜有卓然

獨立之志。蓋鈞率生長江北。地近燕齊。猶存河朔遺風。其氣質亦有相似者歟。此本為同治刊本。題曰金臺七墨。然數之僅得六書。八千卷樓書目所載亦同。或有續刻之本。未及收入。先擬七墨之名。亦未可知。其卷首附鈞率比玉樓未刻書目。曰金臺叢墨。寰海新聞。說環國朝名人可法錄。比玉樓閒話。又傳奇四種。曰管城春。十二紅。夢呼么。駕齋印。除管城春未詳外。其餘始末均分見于已刻各書中。唯駕齋印心影下卷云。丙寅清水潭決。稿付東流。此乃列之未刻

書中。蓋記其著作之目。非其本皆存。且此四曲今亦未見傳本。姑附錄之以見鈞率著作梗概焉。

遺愁集十四卷 清康熙刊本

清張貴勝撰。貴勝字晉侯。蘇州人。是編集古今事凡分五十四門。每門皆有小序。分類瑣屑。亦每條不注出處。其標題如鬚眉婦。中國雄。莫須有。豈偶然等。皆近於纖佻。每條間附評語亦浮誕無實。不出明末佻健之習。諸條雖採自古書。然亦錄近事。即已作亦往往附入。如卷一韻談末橄欖一文。即為白作。其書似仿馮夢龍談概之體。然夢龍有文才。其書記明季逸事尚可資異聞。此則雜抄成書。即門類隸屬亦多未合者。雖所抄積至十餘卷之

多。亦何裨益藝文乎。



漁洋說部精華十二卷 原刊本

清劉堅撰。堅錫山人。始末未詳。前載自序。謂漁洋山人詩文海內心折。所撰說部。遊歷志而外。石帆亭紀。談居易書。諸書多編年日記。各為部帙。間有重複。不無詞異而意同。因摘菁英。用門類區別。為十二卷。云核其書。所分八類。曰評。曰品。曰詩。曰文。曰語。曰考。曰核。曰訂。之文。曰載。曰籍。皆題跋及記古籍之文。曰典故。皆記典章禮樂之文。曰談。諸皆記嘲詠之詞。曰詩話。皆記詩及標舉之語。曰清韻。則涉清賞。曰奇異。皆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異聞。其間詩話與品類多相出入。典故與考核。一考典章制度。一雜考名物。稍有分別。且載觀是。所列門類。尚清簡得要。不至如帶經堂詩話之瑣碎。然所錄諸文。均不注原書。難以覆檢。其體例實不如帶經堂詩話之善也。

虞初續志十卷 通行本

清鄭澍若撰。澍若字醒愚。始末未詳。是編成于嘉慶中。前載澍若嘉慶七年壬戌自序。謂以續張潮虞初新志之後。其書採輯亦全做潮書。如汪琬侯方域魏禧徐乾學毛奇齡方苞集中所作諸傳。悉以攔入。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中所錄林四娘崔猛王成寄生諸文雜廁。遂至汪琬之傳。江天一。方苞之書左光斗。所以補史傳之不備者。悉同於小說傳奇。黃華白茅。不辨體例。以此推之。則正史列傳之有文采者。亦無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記

而非小說。有是理乎。又遑大綬虎口餘生。乃孤行之書。亦行選入。如是則載事之書。亦將侵入小說範圍。是小說將盡包史家傳記之文。史書與稗官家言。將何所剖判乎。是本所錄只十卷。他本尚載珠泉居士續板橋雜記一卷。雪樵閒見錄一卷。疑其書原為十二卷。此以二書皆記猥褻之事。恐違禁例。因而削去之也。

廣虞初新志四十卷 清嘉慶癸亥原刊本

清黃承增撰。承增字心金，歙縣人。是編前載承增於亥自序，其書以邑人張潮所輯新志僅就同時諸家手授抄本，蒐羅未廣，百餘年來，前人全集既多刊行，後起作家亦復林立，因補收博采，廣為此書。其摘錄各家文集雜書，全沿張潮之例，與鄭澐若輯虞初續志同時梓行，而承增所收為特博，目錄文題目下，間亦注出處，不能備注，僅願景星白雲堂集、陳維崧迦陵集等十餘種，又朱彝尊集、名媛書亭集，此本卷一錄崔子忠陳洪敘傳，注云竹垞集，似亦未檢原書，蓋亦輟轉釋販而成，非<sup>能獨</sup>諸家文籍從而錄其文也。唯摭既廣，頗便觀覽，以之為初學行文之助，亦無不可。至其文章體例不明，私家傳記概以小說，則沿張潮之誤，不自承增始，可無庸深論焉。

南北史摺華八卷 通行本

清周嘉猷撰。嘉猷字雨厓，錢塘人。是編成于乾隆中，仿劉義慶世說新語之例，採輯南北史分三十五門，徵引出處，則以以上南史，以上北史別之。前載自序稱魏晉人風調音吐，自宋逮陳，相沿未沫，北土遷洛以降，復雜有此風，何元朗汎濫及于宋元，而南北朝僅寥寥數則，采摭不廣，且其中訛漏更多，如徐廣揮淚在義熙之末，乃屬之桓靈，余輯斯編，未必非元朗之謬，目云所論未嘗不是，然義慶原書簡潔淡遠，蘊

蓄無窮，何良俊所續，亦醞釀剪裁，饒有風調，嘉猷斯編，不過分門抄綴，僅同類書，不足以成一家之言。如卷七記宋武帝事，同在儉嗇門，分作二條，第一條起云宋武帝節儉過人，第二條起云宋武帝大明中壞武帝所居陰室，卷八記羊侃事，同在汰侈門，亦分作二條，第一條起云羊侃善音律，第二條起云羊侃初赴衡州，此直條錄舊文，非著作之事矣。且大明乃宋孝武帝年號，誤書武帝，未免太疏，又書中各條人名上或標朝代，或但標人名，時代混淆不清，義慶著書記

近代之事名字爵封彰彰衆口人所習知自不足為病今以後世之人記八代之事不加分別閱者非熟讀南北史何從知之又總諸條而云以上某史不明春秋亦難以覆查斯雖抄錄亦未能盡得法也

夢尸雜著十卷清道光八年刊本

清俞蛟撰蛟字青源號夢尸山陰人前載嘉慶六年自序稱弱冠饑驅四方之豫之楚之西粵至於燕齊之鄉往來尤數因披見聞登簡帙其嘉慶十六年孫鑑序則又稱其以丙申獲例入都辛丑以一尉奉發南越又十餘年夢尸奉諱請急奉省過於羊城云似蛟曾官廣東唯檢廣東志迄無其名或僅分發廣東終未得補官歟是編依賴編次收蛟小說六種曰春明叢說二卷皆北京事曰鄉曲枝辭二卷皆其鄉山陰之事曰遊跡選勝六卷皆記山川名勝自嚴裏記至夢遊天台記不過十二首曰臨清冠畧一卷則記乾隆三十九年甲午王倫叛變事曰讀畫閒評一卷所載亦寥寥曰齊東妄言二卷皆神怪之事曰潮嘉風月一卷記潮州嘉應妓女之事蛟歷遊南北足以廣其見聞然所述不過猥瑣雜事文亦失之膚淺唯臨清王倫之亂為蛟所目睹所記一卷頗足以佐史談潮嘉蛋戶妖姬事由親歷行文乃近於自然所記曲部情形亦風土之一斑清人編貼代叢書曾摘錄



此一類題曰潮嘉風記殆亦有取其文歟

新世說八卷 民國十一年排印

民國易宗夔撰 宗夔字蔚儒 湖南湘潭人 是編分

類目 凡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門 悉依宋劉

義慶世說新語上起清初下迄近代 所據事類頗為繁

富 然記言記事殊少 翦裁文亦平板 乏致 不能得臨川

著書之體 劉孝標注世說 考校事蹟 最為博洽 宗夔著

此編 自謂有據 唯恐不出于人 然易不效自注之體 徵

引文籍 悉注其出處 至近事 除目擊者外 亦可如

世說之例 注所從聞之人 今悉從畧 未見其能徵實也 又

於諸人志撰小傳 附于本條之下 亦嫌贅疣 小說非傳

志之比 如欲疏其本末 另為一卷 附本書之後可也 義

慶原編 記事簡雋 文無蕪累 如寓意圖畫 神情自足 宗

夔之學之才 顧不足以語此 故抄綴成編 不倫不類 如

其假誦類記 朱彝尊私抄錢曾讀書敏求記一條 開首

畧以己意衍數語 下即引何異門跋讀書敏求記後記

全錄其文 感溺類載陳圓事 錄陸次雲圓圖傳長至

七百餘字 義慶世說新語有是體乎 至實譽類載尤伺

以文受知世宗 乃世祖之誤 任誕類載蒲松齡強路人

說故事以撰聊齋。乃里巷傳聞之言。本不足據。且與任  
誕無涉。輕詆類載。吳偉將入都。觀爛柯山記。被嘲事云。  
詆者張某。善疊假山。不知其人。即張南垣。則記載之疏。  
又不足置論矣。

西遊記六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刊本

元吳昌齡撰。昌齡西京人。所撰雜劇。目俱見元鍾嗣  
成錄鬼簿。及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其東坡夢劇。明  
臧懋循收入所刊元曲選中。此西遊記劇中。土久佚。  
唯日本內閣文庫。尚有其本。博士鹽谷溫重印之。始  
盛傳於世。新編前載萬曆甲寅序。署彌伽弟子書於  
紫芝室。序後又有凡例一篇。題曰楊東來先生批評  
西遊記總論。後署句吳松空居士書于宙合齋。皆不  
詳為何人。序稱偶得此本。斷為元人大手筆。當揭之

復得本

遊金臺。北指為友人持去。後在故家敝簾中。而帙已  
散亂。字多漫滅。乃苦心校雠。摘除陶帝虎之謬。不雷  
終秘。乃謀而授諸梓云。似所得者本為抄本。與總論  
僅見鈔錄。秘本未經鏤板之語合。則序與總論。當出  
一人手筆。而書題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非刊書  
人所能自稱。且文中亦不載評語。則不可曉。或所據  
之本。本有評論。刊時削去之歟。按此本六卷。每卷四  
齣。其每卷末載劇本正名。是元曲形式。然元曲劇中  
諸折。例無標題。此則每齣以四字標題。如之官逢盜

三藏經元等皆明人傳奇之格則於原書形式亦不免稍有更換非其本來矣考錢曾也是園目卷十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劇入古今雜劇類又有吳昌齡西遊記四卷入傳奇類按清曹棟亭書目亦似昌齡所撰有西天取經及西遊記二本此本西遊記作六卷與棟亭書目合當即此本唯據元鍾嗣成錄鬼簿及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所錄昌齡曲目均作西天取經而無西遊記唯天一閣抄本鍾嗣成錄鬼簿所附無名氏錄鬼簿續編錄楊景賢所撰曲有西

遊記是西遊記與西天取經其名稱初不相混且據

錄鬼簿續編宜分屬吳昌齡與楊景賢二人按景賢

錄鬼簿名訥號汝齋本元蒙古氏冒其姐夫楊鎮撫姓入明後曾供奉文皇卒於金陵又天一閣

抄本鍾嗣成錄鬼簿於吳昌齡西天取經目下注其題

目全文曰老回回東樓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經按之

此本無回回叫佛事唯葉堂所輯納書樓曲譜續集

卷二目錄有唐三藏劇正文或其後調新水令繞離

了斗佛樓一套與抄本錄鬼簿所記合或昌齡所撰

唐三藏西天取經本為納書樓所錄之本而西遊記

自為另一人所撰因所譜皆玄奘取經事稱者不加分別因屬之昌齡一人如元費唐且有賈黃州劇之費唐目與唯是本刻於明萬曆中其書中明題吳昌齡之名其總論引正音譜是曲不依原文作西天取經漫以西遊記稱之或誤據正音譜所記或別有所本均不可知元人劇本存者無幾是本偶存於世實數百年來未有之秘笈治學者雖無疑其所不可解亦當尊其所宜尊至名稱姓字之微則古人著書

疑案重疊或前志不錄而其書確無可疑或此作彼

述難有定論其例甚多實無庸瑣瑣失之拘滯也按

是書明以來久鮮傳本孟稱舜編柳枝集曾摘錄其

第四本二部收諸八戒劇改題諸八戒其詳謂昌齡

嘗擬作西廂以王寶甫西廂記出如不能勝乃改作

西遊記即襲此本總論之語如稱舜曾見此本又葉

堂納書樓曲譜續集卷三錄西遊記撒子認子胖姑

伏兒女還借扇等六折補遺卷一錄西遊記戲行定

心揭鉢女國口折核其文皆同此本又清莊親王九宮



成南北曲譜卷十五錄此本第一折第二折滿腹離  
愁一套卷六十錄第一折第三折你越着這碧澄澄  
大江東去一套卷七錄第二折第一折梅枝南枝一  
套卷五十四錄第三折第二折包藏造化靈一套卷  
二十一錄第三折第三折白頭踈蹕一套卷十五錄  
第四折第二折良夜沈沈一套卷三十四錄第五折  
第三折我在異宮裏居一套注云西天風經亦同此  
本是其遺文斷章尚散見清初各譜中唯不得此本  
勘校則不能知其為明刊吳昌齡西遊記之文則斯  
本之責愈可知矣

萬曆慶雲縣志四卷

明萬曆六年刻

明邑人楊州鶴纂慶雲知縣柯一泉刊行州鶴字未詳隆  
慶間邑恩貢生官至天長縣知縣一泉字漸海歲貢江  
南貴池人萬曆四年知縣事慶雲故無邑志洪武成化  
兩朝邑紳甄寶張希達等雖有採輯其本皆散失  
無傳至是州鶴始創修之其書凡十志曰地里曰風土  
曰建置曰祠祀曰財賦曰官紀曰人物曰選舉曰寵寵錫  
曰叢紀其地里風土建置祠祀四志尚屬完整餘皆  
斷爛不全今第就現存者論之其地里志沿革類記

歷代疆域變遷語簡事繁頗中體要山川一門縷列古  
今川渠而附以詩文稍嫌泛濫然如河源攷九河攷碣石  
攷歷代九河議諸篇皆有關實用之文後人續修邑  
志之言川渠者多採其說風土志所記問媒納聘親  
迎之婚禮與喪禮中之修飾事及陰陽風水諸條與  
今日仍無出入則斯邦之禮俗相因不改者至數百年之  
久亦留心地方風俗者所應知也其建置志公署門所  
記自宋治平間起所附正統二年高祥之重修慶雲  
縣志記一文於縣志之草沿革言之至詳又嘉靖丙

辰杜爵奉例均田碑記一文記當時因民間地糧不符丈量田畝以計征額事凡民田之畝數地界之劃分與土質之等次區分類纂詳記無遺皆有關地方掌故他書不載僅見於此又祠祀志祀典類有州鶴之名宦鄉賢論一篇其採摭上起五代下迄有明凡其人德行可記者悉為登錄後來邑志之傳名宦人物亦皆奉之則州鶴斯書為後來諸志所自出其創始之功誠不可沒雖殘缺不完自今日視之彌覺可貴矣

河間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清河間知縣袁元修教諭楊九有纂元字北海江南長人順治九年任辰科進士康熙十一年任九有字截菴順天武清人康熙十二年任河間縣志創修於明萬曆間康熙十一年檄修通志元參以舊志採之見聞於三百年成書分十八綱首列天文次為地理沿革建置風土秩官選舉人物賦役武備郵政節行恩命典禮世系古蹟祥異文藝等門類太煩不免失之瑣碎其序文云酌古準今分局類纂信者揚之疑者闕之凡例云上可儔國史之採擇下可垂來模之法則但詳攷諸篇與所言多未相符其疎漏畧與舛誤之處如地理類載晉水一條謂周成王封叔虞於唐而唐有晉水故名晉國河間之東陽地也按叔虞受封於唐地當山西太原南有晉水東注於汾此與河間無涉其記形勝則曰東瀆滄海而麓太行亦與事實相違又風土類關於邑人之風尚習慣皆未詳載只援引風俗熙熙及民風敦朴諸成句皆浮泛不切實際人物類先賢傳載顯頊高陽氏之八愷世系表於帝王載顯頊后戚載顯頊之母昌僕

皆事涉遠古荒渺無稽雖援引登之志乘亦不足為  
榮不知其已是其編次頗傷猥雜不可為訓然書中  
記職官賦役郵政諸條繁簡尚為得當且清修河間  
志以斯編為最早世之官方志學者固亦有取焉

清河間知縣吳山鳳修江南黃文達纂山鳳字耆翁監  
生湖北漢陽人乾隆二十一年知縣事以康熙間河間舊  
志多簡陋疎脫且又訛誤八十年不復續次遂於二十四  
年開館重輯之歷五月書成二十五年刊行凡十一志別  
子目五十有七以輿地為第一卷建置賦役典禮三志  
為第二卷風土職官宦蹟為第三卷選舉與人物為  
第四卷第五卷藝文為第六卷其輿地志中沿革  
與河渠二門援引各書皆明出處並附按語頗為不  
苟記形勝不取八景之說以前人題咏景物之作入之藝  
文記邑中治亂興衰大事用編年之體亦得史法賦  
役志以丁田賦三者分別記述以鄉飲賓興等之行  
於官者入典禮志婚喪祭祀等之行於民間者入風土  
志記述明晰又選舉志自康熙後八十年間諸人有未  
經仕宦姓氏失改者此據通志所載學宮所記并搜  
採見聞一一補入是其用心甚勤與虛應故事者  
異在方志中亦未易多得矣



猷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猷縣知縣劉微廉修。鄭大綱纂。微廉太和人。以康熙十年來知縣事。十一年撤修通志。微廉遂參攷明萬曆猷縣志。撰為此書。為志八曰。輿地。曰宮室。曰學校。曰食貨。曰秩官。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其輿地志。記猷縣沿革。自顓頊始。按邑境於漢初始置樂城。屬河間。金時以猷名州。至明降州為縣。乃有今稱。斯編乃遠追太古。頗嫌荒誕。又於山川門。列建成山。樂壽岩。萬壽山。白草山。諸名。皆邱陵土阜。不得云山。妄以攔入。事近附會。秩官志所記。始自明洪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間。而順治以前。官吏之任期與朝代。仍多不可稽攷。其驛丞類。自謂猷縣當三輔近地。九省通衢。郵符驛使。絡繹如織。而所登驛丞。只有清姜思仁。朱致祿。鄭本禮。馬重光。四人。明朝一帶代。竟未登載。一人又秩官之有傳者。明代僅知縣趙景星。錢春。石維屏。王調鼎。四人。清代則無一人。雖年代短淺。循吏難求。然三十年間。豈無一人可記。亦稍嫌疏畧。蓋地於功令。計日成書。不暇旁蒐。唐輯。又當鼎革之際。干戈方殷。兵燹之後。圖籍所存。無幾。文獻缺乏。則纂輯難以完備。故於所書。不宜責之過甚也。

初續猷縣志四卷

清咸豐七年刻本

清猷縣知縣李昌祺纂。其書纂輯。以續乾隆二十六年萬庭蘭所撰志。萬志纂輯。頗為完善。昌祺纂修。書時。志存舊志。不敢輕易。故其續纂。者自為一書。其以初續命名。意謂尚待於後人繼修也。斯為不載總目。亦不分志別。惟各篇之前。皆有標目。其順序為人物。選舉。職官。典文。藝文等。所載志為乾隆二十六年以後事。其輿地。建置。食貨。禮樂。武備。封建。諸門。因為志已備。此不復記。人物門列女傳。晰為貞。孝。節。烈。四類。未免瑣碎。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咸豐猷縣志

主人及未經旌表者。亦著於書。體例亦不純。其忠節傳。記咸豐三四兩年。戴青峯。及倪雲鶴事。云逆匪至境。二人先後禦匪。不言匪為何人。語意不明。考咸豐初。洪楊北犯。正在此時。所指匪或即太平天國之北進軍也。其選舉類。於乾隆至咸豐間之科第名額。外復載同治間。壬戌科進士李寶箴。癸丑科進士高錫嘯。二人。舉人王官正。孔慶桐。二人。武舉齊景春。一人。按斯書即成於咸豐七年。不得預載同治間事。蓋後人所增。非其原文。職官門。為志有例貢。捐職。二類。此本闕。其隱襲

類未詳襲何官者甚多，且年代亦不詳，願嫌疎漏焉。

獻縣志二十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近人獻縣縣長薛鳳鳴修張鼎彝纂凡四志：一曰輿地志、疆域沿革、建置古蹟、屬之二曰經制志、設官賦役、新政屬之、三曰文獻志、封爵職官、仕進人物、藝文屬之、四曰故實志、凡記事、兵事、宗教、物產、謠俗、金石、輟聞、叙跋等皆屬之。其輿地志疆域篇，凡邱陵土阜悉附會為山，因仍舊志，不能釐正。其沿革一篇，上溯唐虞，斷限無裁，亦言不雅馴。又所列沿革表，不惟排比失次，即命名亦甚不典。如第一表，標名為第一變，由無名而有名表，二為第二變，由即縣而封建表，三為第三變，由封建而郡縣表，詞意皆不通。不知何以荒謬至此。其經制志有設官一篇，記歷代官制，而職官題名又隸文獻志，且遺漏過多。如嘉慶道光兩朝，距今不過百年，兩代之中之來宰斯土者，竟無一人列入。其宦蹟有傳者，乾隆以後，只有同治間知縣熊存瀚一人。民國以來，承審員只現任步恒鼎一人，能詳其任期餘皆無可攷。近在目前之事，尚不能詳載，則其疎迤可知矣。

東北縣志八卷

清康熙三十二年刊

清東光知縣白為璣修教諭馮樾等纂為璣奉天鐵嶺人

康熙二十八年知縣事樾真定寧晉人康熙三十九年任教諭

按東光有志始於明正德間撰者乃邑人廖紀紀弘治三年庚戌進士官至

明史有傳迄萬曆崇禎兩代知縣余良弼與邵建偉又先

後纂輯皆已成書康熙十二年知縣王九鼎復重修之惟

諸志皆亡失不存新編成於康熙三十二年歷時三月凡八

卷分四十七門按史記僅為八書漢書只作十志此以一邑之

志晰為數十門類可謂繁瑣之甚其記載舛誤之處亦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東光縣志

如封爵門以戰國之安陵君登入當時安陵地在魏國即括

地志之潁川郡鄆陵縣此與東光無涉又謂漢景丹封為

東光侯按後漢書景丹傳丹馮翊標陽人始號奉義侯

建武二年封標陽侯子尚徙封余吾侯孫遠於永初七年

為監亭侯並無封東光之說其忠節門載戰國之縮高

按縮高故里在今河南開封一帶亦不在東光又祥異門

載漢元帝元初六年四月渤海大風事改元帝多難有

初元無元初且初元不有五年不得云六年又載唐文宗

開成八年滄景大水稽之書書五行志乃開成四年事

且開成只有五年不得云八年又載元元貞七年德景

大水而咸宗元貞只有二年三年丁酉已改大德云七年又

誤蓋傳抄謬誤不知攷核遂疏陋至此唯東光舊志

皆已亡失此志在東光志中為最古之本其歷史上之

價值亦不可泯沒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東光縣志



東光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

清東光知縣周植瀛修。天津吳澤源纂。植瀛字錦川，浙江嵊縣人。光緒十年任。東光志自康熙間續修以來，道光二十九年，邑人馬德厯曾經採訪，迄未竣事。同治間，官修畿輔通志，飭各州縣重修邑志，邑令陳錫麟、陶治安先後延馬春甸從事纂輯，以當時經費不允，離任事又中輟。迄光緒十二年，斯書乃成。於十四年刊行，則前後共計歷時將近四十年也。斯編凡分九志：曰輿地、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曰藝文、曰雜錄。其書撰述頗有法，改核亦精。於舊志舊志處極多，舊志於輿地未詳沿革，此以年代為經，縣境為緯，引為表格，檢查甚便。又於正史之外，參攷商賈、周禮職方氏、廣輿記、戰國策、水經注、方輿類纂諸書，援古証今，亦頗核洽。其職官志自隋唐迄於遼金，記載最詳。獨元朝之官斯土者無一傳，殆因文獻無徵，無從稽攷歟。清代康熙間，知縣徐兆琦、孟應璠、常宏祖、祝純玉四人履任，歲年無改，蓋亦喪亂之際，失其籍矣。

吳橋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

清吳橋知縣任先覺修。邑人楊萃纂。先覺字伊水，山西寧武人。康熙九年任。吳橋知縣斯編於康熙十二年成書，歷時三月，分九志：曰輿地、曰宮室、曰食貨、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武備、曰王言。最末為終志，每篇首有小序，篇末有論，皆浮泛不足取。書中援引明志之處頗多，按明吳橋志已亡，順不詳其始末。改光緒吳橋志，卷首錄明萬曆三年錢維禮創修吳橋志序跋各一篇，更詳其全篇門類，以與斯書對照。其標題除武備一門，明志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之外，餘皆完全相同。知斯編實因仍明志而成書也。其域地志記疆域沿革，而以建置標目，又以城池隸於疆域，目縣治附宮室目，公署附學校目，皆標雜無序。武備志已附駐防，而官師志中亦有駐防，前後重複。其王言志，諸命封爵，明中載婦女受封贈之人，恩慶門中載應襲之官，本宜分載，職官及列女門中，徒以事出諸命，即標王言一目，以充體例矣。

吳橋縣志十卷

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吳橋知縣鹿廷瑄纂。庭瑄山東福山人。康熙十七年任。其書承康熙十二年任先覺之後。增補成書。發凡起例。悉仍舊志。然距舊志成書不過七載。其中間文物制度尚無幾許變遷。故增補之事。亦不甚繁。於官至志。增鹿廷瑄所建之預備倉。並附建修記一篇。碑文增范文忠公祭田碑記一文。官師志知縣增任先覺鹿廷瑄二人。典史增范作楨一人。教諭增郝化恩一人。訓導增伊爾肅一人。選舉志舉人增乙卯科王作肅與戊午科孟繼二人。武舉人增戊午科范世臣張威振二人。貢生增趙日旭等四人。例監增劉子思等九人。人物志孝子增王性剛。守才二人。孝婦增張廷樞之妻丁氏一人。凡舊志之蕪穢與疎漏之處。悉未釐正。相因不改。蓋草草纂修。尚未足以語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吳橋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九年刻本

清吳橋知縣倪昌燮修。教諭馮慶揚等纂。昌燮字理卿。吳興人。同治十三年知縣事。吳橋志自康熙十九年續修以來。百數十年內。有關邑事之記載。只有乾隆間邑人李洞贊之吳橋文獻攷一書。昌燮官吳橋時。值官修畿輔通志。飭以吳橋縣重修邑乘。遂纂錄斯書。其乾隆以前事。即據懷洞蒼書補之。而益以以後諸事。凡分七志。卷一為輿地志。卷二至卷四為建置志。卷五為田賦志。卷六為官政事志。卷七至卷九三卷為人物志。卷十為雜記。十一十二兩卷為藝文。其沿革職官選舉三類。皆用表格之體。年經事緯。尋究為便。惟職官之姓名里貫。多有遺漏。未能一一稽核。其建置志學校類。列舉先賢名姓外。於陳設禮器樂章樂器諸項。皆詳述之。附圖數十。當代禮樂本有專書。似此徒占篇幅。不如為畧為便。而於漕運兵防二類。僅寥寥數條畧充門類。可謂繁簡失其當矣。又田賦一志。記載失於已濫。如尚書周禮孟子諸書。其有關三代田賦者。悉為摘錄。以為邑舊制。如此按西漢始置安縣。縣屬平原郡。是為在邑境設縣之始。金時分將陵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光緒吳橋縣志一

吳橋鎮置縣屬於景州。是為以吳橋名縣之始。則漢前治無其地。何得定其田制。且斯邑田賦之記載。明初始畧有可攷。隆慶萬曆間。兩次丈量田畝。以計征額。文獻始備。其敘述。不始於明。而遠引上古。反嫌浮泛焉。

青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青縣知縣楊霞修。邑人姚景圖纂。霞山東臨淄人。進士。康熙九年任縣事。時朝庭方修通志。令各省重修志。乘霞遂參閱明志。為此書。間三旬而成。成書之易。在方志之中。最為罕有。或為功令所迫。急待竣事之故。其書凡四卷。第一卷為星野疆域山川古蹟沿革建置里分戶口地畝賦役。第二卷為祠廟寺觀典禮職官。第三卷為人物風俗災祥物產。卷四皆為藝文。標目太繁。未免眉目不清。其敘事不僅疎陋。更有舛誤失實處。

如山川門。列中山西山。並謂中山在縣南二里。唐陽城曾隱居於此。攷唐書一百九十二陽城傳。城北平人。隱中条山。在今山西境。與青縣無涉。又云。舊有懸岩瀑布。數十丈。猿啼鶴淚之聲。猶存。皆附會無稽。又漳沱漳河。子牙諸川。舊道昔時皆在縣境。此皆遺漏未載。堤工漕運諸端。亦不詳。又青縣地近燕齊。歷代視為戍守重地。自唐至明。設軍置衛。彰彰可攷。斯書亦無記載。殊為疎漏。人物門。於政事文學孝行尚義貞烈諸傳之後。忽列選舉題名。此不又為隱逸與后



妃傳、配置無倫、亦嫌清穢、惟斯志乃因明志而成、明志萬曆三十五年應震所修、已久佚不存、今所見青縣志以斯本為最早、以之攷地方文獻、亦不可廢之書也。

青縣志八卷

清同治五年重印本

清青縣知縣沈聯芳修、倪鏞等纂、聯芳字莪山、監生、江蘇元和人、嘉慶六年任青縣知縣、青縣志自康熙十二年續修以來、百數十年間、纂續無人、聯芳乃於嘉慶八年春、開館重輯、閱四月書成、至同治五年、邑令劉傑重印其書、以板已腐、為補鑄五十餘葉、即斯本也、其書八卷、凡天章、星野、沿革、疆域、為第一卷、山川、古蹟、建置、為第二卷、賦役、兵防、附漕運、為第三卷、職官、選舉、為第四卷、人物、風俗、為第五卷、附產蠲卹、祥異、藝文、為第六卷、卷七、卷八、皆為藝文、天章一門、記聖祖巡子牙河、經縣境、咏詩事、及高宗上諭、與兩次南巡過境題咏、皆臣子尊君之義、不得不爾、其水道一門、攷核頗精、凡水道變遷、堤防、漕運諸端、皆條分縷晰、悉極中體要、疆域沿革、除援引正史外、更參攷輿輔通志、方輿紀要、及太平寰宇記諸書、頗能網羅舊聞、至記兵防、建置、賦役諸門、亦繁簡得宜、在方志中、若為得體、惟梁渡口、應州川渠、而列於建置、漕運、蓋課可附於賦役、乃附於兵防、皆不免有混淆之嫌、康熙十年以後、職官姓名或錄

或不能具備至雍正間諸人里貫出身始能稽校此因文獻無徵並非撰述者之咎也

清青縣知縣江貢琛修會稽茹林纂貢琛安徽霍邱人監生以同治十三年任青縣知縣是時因官修畿輔通志檄飭各州縣修邑志以備採擇貢琛遂取嘉慶志增補之始於光緒元年春至仲冬成書發凡起例悉仍舊志此因有所增補故增舊志八卷為十卷書成未及印至光緒八年知縣包增澍始刊行之其書所記僅增補之文於舊志不錄其文而存其目於卷首補正諸條如舊志山川明列中山西山此因青縣本無山易為河渠並補載同治間因各河水漲新築黑龍港潯院清河運河諸堤事兵防門補同治十三年調淮軍步馬兵由濟甯州移駐馬廠事職官門補自道光二十年至光緒初年事其嘉慶至道光十九年間因卷宗不完全無從稽攷皆從缺畧續卽門續道光二十年以後事藝文門補嘉慶八年以後文字又舊志無列女門此增立其目書中所記大致簡核惟漕運鹽課仍附兵防物產仍附於風俗未能釐正至以名宦列入人品亦嫌寬主混淆焉

青縣志十六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本

近人青縣縣長萬震霄修邑人孫儀等纂震霄字景蒼、江西德化人、所編成於民國十九年、標目一曰輿地志、其子目四、曰疆域沿革、建置古蹟、二曰經制志、子目三、曰職官、賦役時政、三曰文獻志、子目二、曰人物、藝文、四曰故實志、子目七、曰物產、兵事、祥異、金石、志餘、叙錄、按青縣自明以來有萬曆、康熙、嘉慶、光緒四志、明志已失已久、今不得見、而康熙志、震霄等亦未見完本、故斯書纂輯、多本嘉慶志、志於天津府志、畿輔通志、及廢縣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民國青縣志一

縣志諸書、亦有採錄、此外更參攷邑人劉成庵之舊志批注、及某氏同野堂遺集中之邑志部、載載巨之滄桑紀畧等因而成書、然記述多有未當、如歷代治理河渠、視為為政之大端、故凡入境之水、於其沿革、堤防、以及航運、河工諸項、應詳記之、此章記載嫌畧、且併附亦無倫次、如漳河、清河、減河、子牙河、諸故道、不入河渠、參戶、乾寧、興濟、諸故城、不入輿地沿革、而皆入之古蹟、清河、子牙、南運、興濟、諸故城、渡口、不詳於河渠、而載於建置、皆屬記溢、至橋梁與渡口、不應再分為二類、且

渡口亦未詳錄於河川、其官蹟傳中、知縣與教諭錯雜並列、且多有僅記姓名、不舉職銜者、究屬職掌何事、難得究竟、文獻志於鄉賢列傳之後、忽列選舉一表、亦體例不明、蓋纂修方志、率病人非其學、作者迫於功令、敷衍成書、編古今所同、至於多難之世、政理不修、修文籍亦非其時、區區此編、固亦無足深責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民國青縣志二



北里志一卷 古今說海本

唐孫榮撰。是編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皆不載。唯郡齋讀書志卷十三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均錄其書。讀書志載榮為大中進士。直齋書錄解題則稱唐學士孫榮撰。此本卷首載榮有序。題唐翰林學士孫榮撰。舊題也。其書記大中以來長安曲江諸妓事凡十三條。又附錄尚書胡證等事五條。卷末自記又附載王金吾令狐滿事二條。指當時妓院情形記載極詳。文亦斐亶可觀。唐以來專言妓事者莫先

於是書。四庫提要以其叙猥褻之事。因屏而不錄。然觀其自序在中和甲辰。蓋黃巢平後。事駕返京。追憶往時承平之盛感而為此。故曰泥蟠未伸。俄逢喪亂。靜思陳事。追念無因。聊以編次。為太平遺事。是亦東京夢華之意。不得逞目為導欲之書。且其後序曲中姦惡之事。著之明文。以為危橋峻谷不測之地。原其用心亦未嘗不思以垂戒後來。數與崔令欽教坊記實同一例。乃館臣於教坊記則錄其書。於陳此編則擯而不收。此胸有成見。未見其為至公。又其書記一

時公卿子弟皆直書其名。無所隱避。所附小注著諸

人始末亦詳。頗有裨於掌故。故清徐松撰登科記考亦嘗引之。斯其書雖非如據言等之專記故實。而未嘗不可以作徵故實之用。凡古人著書非祇一端。後人讀古人書宜知所持擇。畧其短而取其長。亦不必因噎廢食也。孫光憲北夢瑣言卷四引是書云。孫榮舍人著北里志。叙朝賢子弟平康狎遊之事。其言似言虛相攜之室。女失身於外甥鄭氏子。遂以妻之。殺家人而滅口。今按孫是書實以記冶遊事為主。不合

他意。以為有所諷刺。殊未必然。光憲之言亦揣測之詞。未為確論也。明天台陶宗儀說郛卷十二曾收是書。注云一卷。與讀書志同。然刪去大半。只存六事。且此六事文字亦不全。此本為明隆慶間古金說海本。首尾完足。核其文字尚出舊本。今據以著錄焉。

玉夏齋傳奇十種 明刊本

不知編者名氏其書收明人戲曲十種曰喜逢春二卷春燈謎二卷鴛鴦棒二卷望湖亭記二卷荷花蕩二卷花筵賺二卷長命縷二卷金印合巹記二卷鳳求凰二卷四大癡四卷其春燈謎署有子山樵乃阮大鍼撰鴛鴦棒花筵賺署吳儂荀鵲乃范文若撰荷花蕩署上黨撫芳主人乃馬休入撰望湖亭署鞠通生乃沈自晉撰長命縷署江東勝樂道人乃梅鼎祚撰合巹金印記一名黑貂裘不署名乃蘇復之撰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著名曲家其鳳求凰譜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事署瀟瑟居士喜逢春演毛士龍忤魏忠賢黨被戍事署金陵桃葉渡清甯生皆不知為何人唯鳳求凰曲收楊雲生本幻仙口中辨辨出金蓮問誰演出雷壇審墨畫溪頭陳玉蟾似作者陳玉蟾乃其自號也四大癡四卷第一卷言酒劉名酒樓演吳應酬酒事署武林李逢時九標父第二卷言色標曰色卷不著曲名及撰人其曲演摘墳事雷即蝴蝶夢第三卷言財劇名一文錢不署名作者乃徐復祚第四卷

言氣標曰氣集亦不著曲名及撰人實即孟稱舜之殘唐再創按斯編所收諸曲泰半有別行刊本中唯喜逢春望湖亭長命縷鳳求凰今傳本頗稀此並存其文頗為有功至喜逢春曲清乾隆間曾經查禁蓋因其第十七齣封爵一齣中有奴商入寇及奴商因敗憤急發疽而死等語屬時事所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小張屠焚免教母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據題云：炳靈公府君神怒。述報司夢中分付。王員外好賤貧財。小張屠焚免教母。畧稱汴梁王員外為富不仁。有屠戶小張屠尸者。事偶實。母至孝。母病將新棉襖去。王員外家買米。則云故衣。只與米二升。又向賺砂定心丸。以假砂與之。母服劑嘔吐。病不能痊。乃向東岳大帝設誓。許保佑母愈。二月十八日進香。當捨其二歲子喜孫。焚於醮紙盆內。兒已母果癒。及期與母攜子去。王員外亦將其子萬寶。奴藏廟裏香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炳靈公暨張屠以孝。棄子可惜。而王員外瞞心昧己。

不合有後。高急脚鬼。李能如其將以王員外子易張子。

而送張子于其家。已而張屠與婦見母。跪陳其事。母

乃責其因辭失子。幸賴好友相救。呼兒出視。果是喜孫。

屠大驚。視其狀。則廟中急脚神之繫腰也。蓋感神佑。

乃設案於大香。合家禮拜云。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

景印。原本皆不著錄。王國維跋是本引元典章。子為戲

皇慶元年中書置書。近為劉信向。蘇山。東岳酬願。將伊子成兒

拋校離娘。以金以致傷殘。骨肉滅絕。天理云。以為創作。當在

皇慶以後。殆或然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帝妃春遊一卷 明萬曆本

明程士廉撰。士廉字小泉，休寧人。是猶演唐明皇幸上苑賞春事，稱武惠妃薨，明皇冊司戶楊玄琰女為貴妃，寵幸絕倫。其姊妹亦出入宮掖，封韓國、虢國、秦國夫人。春日與貴妃幸華清宮，宣武夫人至，使歌李太白清平調新樂府，遞飲作樂。安祿山聞內宴，趨至，以海南助情香進帝。帝大悅，賜御酒三危。祿山謝恩出訖，為上作胡旋舞。夫人亦共舞，竟食酒闌日暮，三夫人留宿宮中。詔祿山迴避，云情節極簡，乃一折南雜劇也。明錢曾述古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目卷十續編雜劇載程士廉帝妃春遊秦蘇夏賞，韓陶月宴，戴王雪訪四劇。據彙刻書目，陳與郊古名家雜劇刻本集皆收之。其目為幸上苑帝妃春遊，泛西湖秦蘇夏賞，醉學士韓陶月宴，憶人戴王訪雪，與述堂目。命惟題月作七言徵異，此本為士廉所作四雜劇之一，據所載萬曆己丑跋，稱小泉程君漁獵百家，縱步詞林，舊矣。問者出是劇示余，而程子吳伯子綴之以語。余閱之，晉唐宋元千載目前，天子公卿，貴心準事，奇策快人，視聽以小雅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堂夫誰非然云云，是其書本合四雜劇為一集，以小雅堂標名。今侯其三已非完帙。王國維曲錄二據彙刻書錄比四劇於無名氏類中，於泛西湖秦蘇夏賞夏劇不注云，疑即金仁傑之蘇東坡夜宴西湖夢於醉學士韓陶月宴劇。不注云，疑即戴王夫之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不知此四劇乃明萬曆間程士廉所作，與元四無涉也。錢曾述古堂目稿本與此本均晚近始出，非國維著書時所能見，不足為國維病矣。

符金錠一卷 明惠機子刊元人雜劇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新編天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本

和正音譜皆不著錄唯錢曾述古堂也是因二

目載之謂清管廷芳重訂曲海目有符金錠

或曾見其本錢目入元無名氏類考此本第一折

白有崇文門買酒之語崇文門乃明初時語元

無此稱此白如非崇官私改之文劇當非元曲

永樂都察院明人所撰也 殆源趙匡義事稱周世宗時符彥卿家有聚

錦園饒花本之盛值春景初柳預戒其士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錠初得窺園薄暮遊人多散去金錠與婢入

園中則趙匡義與鄭恩在焉匡義驚其女之艷

為詩以調之曰姮娥離月殿織女渡天河不遇知

音者空勞長嘆多金錠亦唱云紫燕雙雙雙起

鴛鴦對對飛無言勾粉面只有月落花知方至問

姓名而勢家子韓松者亦攜婢至見女無禮思

遠呵之乃逸去匡義亦別女而歸自此匡義感病

父弘殷憂之疑有暗昧召女滿堂至使叩之女問

弟得實使婿王朴求婚于彥卿值韓松亦遣媒至

彥卿不能決乃搭彩樓使女自拋綉球以擇之匡

義得球為松所奪彥卿見之知女多屬匡義命

匡義擇妻來娶匡義計板橋經松之門慮

其劫奪乃設計於吉日使人昇新婦問道先

行而使鄭恩居彩輿中張先達等所謂四虎

將左右擁護之其日韓松果糾眾攔截揭

簾見恩懼反走先達等逆擊之謀既遂成

禮弘殷乃大張筵置酒君親情相賀云按

宋太宗后符氏不誤而其事純然虛構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誕不經其詞唯第一折唱仙呂點絳脣一套

粗可觀餘甚平平第四折新水令套尤屬

敗筆

張千替殺妻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曰正名云。悍妻貪淫生惡計。  
良人好善結相知。賢明待制翻疑獄。鯨直張千替殺  
妻。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編附載夫名氏傳。可目。太和正音  
譜。古今名氏劇目。約載有此劇。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  
大學元刊本。其演白不能知其詳細情節。就現存  
詞曲觀之。大意張千原貧親老。鄭州有富戶某員外。  
時周濟之。與三結義為兄弟。員外以素錢而行。未年未  
歸。清明節。張千與員外婦往祖墳祭掃。婦于墳院  
調張千。欲與私。千拒之。婦糾纏不已。千詐應回家相會。  
使婦先行。婦為酒食以待之。而員外回。見酒與。怪問之。婦之  
吾其詞以對。員外乃召千飲。勸員外酒不已。員外酒醉。睡去。  
千欲醉歸。婦阻之。求歡會。千以恐兄知對。婦教千  
殺之。千知婦淫。兇不可理喻。乃向員外四拜。遂取刀殺婦。  
殺官疑員外殺妻。繫送開封府。府尹包拯疑其獄。  
不能明。員外數被拷問。苦毒甚。千不忍。乃詣府自承  
備言其事。獄具乃釋。員外而以張千戶抵償云。劇作者  
不知何人。然詞格甚高。其四折新水令一套。沈蕙

頗佳。尤為出色當行。此等悲劇。與開漢卿  
實堪媲美。實不相上下。顧名季不傳為可惜也。



漢相如獻賦題橋一卷 雜劇十段錦丁集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王令尹敬賢有禮，蜀富家擇婿無驕。卓文君當爐沽酒，漢相如獻賦題橋。漢相如演司馬相如事。稱相如隱居臨邛，縣令王吉重其才，館穀之。臨邛富家卓王孫有子文君，色美，令知相如無偶。屬王孫治宴，招相如。意女見之，必有所諧。於是王孫甚設，相如赴之。宋雜進便請相如鼓琴作鳳求凰之曲，文君自屏後潛窺之。相如亦微察之，託辭罷宴。王孫留相如止其家。相如遺媒行聘，贅于卓氏之次。之王孫怪如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安無意官遊，停其供張。相如乃攜妻另居，設酒肆沽酒。文君旋亦悔之，供給如故。已而相如得令賓助，將獻賦于朝。文君送至昇仙橋，相如即題橋也。入京上聞其名，命內監楊德得意問相如子長賦，是其作否。相如因妻承寵，復奏有上林賦，監問其畧，已嘉之。復奏有長楊賦，大入賦乃以二賦進呈，上大悅，即授中郎將，旋奉命宣慰巴蜀。有司供給車馬，馳驛入蜀。至昇仙驛，使人逆天君至，與同乘，馳馬車過橋，既抵臨邛，以上所賜金分贈前令及王孫。次日宣上諭，士民皆勝歡。夜郎

後通計

諸本亦來津，納版籍，編為郡縣。此劇初記相如

在蜀諸節，頗近滑稽。及四折記其獻賦慰蜀，則開

目繁塗，鋪陳煥赫，詞亦典麗堂皇。元人曲本折多散

筆，而此則饒有風采，蓋出名手。近疑考鍾嗣成錄鬼簿

載開漢卿屈子敬並有昇仙橋相如題柱，此劇本

本開漢卿明是陳陳，實文堂目清，頗覺述古堂不

也是。周目均有無名氏司馬相如題橋記，此本有

王國維據趙清常抄本校字，於正名題目下批

注題橋記三字，是其劇他本有作題橋記者，與是

錢西家書目所錄合，古人編劇往往一事數年，且劇

名動後人更改，不能一律。今據錢曾述古堂編

雅仍以末句標題，因自其作者則不能定，姑付疑

疑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趙氏孤兒一卷 元曲本

元紀君祥撰本錄成錄老簿上稱君祥大都人與

李壽卿鄭廷玉同時其他不詳此本為元曲選本標

題目正名作公孫杵臼恥勘問趙氏孤兒大報讐言

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載此曲作公孫公逢公孫

杵臼冤報冤趙氏孤兒通行本錄鬼簿單句曰趙氏孤兒

元刊本錄此劇有詞無曲其正名作韓厥救拾命烈士

凍英當作說姑賢送子義逢義公孫杵臼冤報

冤趙氏孤兒以核錄鬼簿知康公逢乃義逢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之孫然則校錄鬼簿名目乃是舊題錢曾述古堂目

卷十載內府寶閣鈔本作趙氏孤兒大報讐與元曲

選合蓋明時傳本如此題懋循亦據所見本錄之

非臆改也須程嬰公孫杵臼救趙氏孤兒事稱晉

大將屠岸賈與文臣趙盾不數設計謀害之盾為靈

輒所殺出走實乃盾子靈公族誅趙氏盾盾子朔為主為趙

盾與公主俱在成中未便擅殺矯靈公賜朔自盡因

公主于府府中朔死時公主已有孕既而腹生子賈又

忌之使下將軍韓厥守其門禁府中人不得出公主

知事急呼供奉醫士程嬰至府以孤兒付之自縊死嬰

藏孤兒于藥箱中携之出門厥搜其箱得孤兒感

嬰之義縱之去亦自刎而賈索兒並急時中大夫

公孫杵臼方退隱家居嬰詣之請以己所生子偽

為趙氏之孤使杵臼告官與其子俱死其真趙氏

子託杵臼白養之杵臼自年二十餘不能撫孤乃欲

自居匿孤罪使嬰舉發而以撫孤事誣之嬰嬰

乃詣賈告杵臼置趙氏孤子賈信之即執杵白

命嬰携之杵臼曰撞堦而死實搜得子即殺之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集部 詞曲類

嬰有功使居門下倚為心腹復取嬰所撫子名

程勃者養為義兒命曰屠成勃年二十習弓馬

甚有機謀嬰以往事繪為圖乘間為成勃言之

勃聞之毛髮乃奏於晉主殺岸賈賈種滅其宗

晉主使復姓賜名趙武賞程嬰而褒韓厥公孫杵

臼之義使程嬰杵臼事不見左傳史記趙世家

所載與晉世家亦自抵牾此劇以盾之出亡與朔

之誅為同時事時代既誤又稱武初名趙氏孤

兒尤鄙俚可笑然元時廟文亦有趙氏孤兒



蓋當時流俗傳說其事如此。君祥即其本製詞。不遺遺改作耳。錄鬼簿載君祥曲尚有鹽皮記。販皮茶船。松陰夢。轉運等四劇。至此而五。今唯趙氏孤兒存。餘則均不傳矣。

百花亭一卷 元日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目云。賞名園賀氏千金笑。逞風流王煥。百花亭。錢曾述古書目卷十元。無名氏劇有逞風流王煥。百花亭。初本其續編雜劇目。又有朱太傅抄徽本王煥。此本當為元劇無疑也。演宋王煥與洛陽妓賀懽懽姻緣。事見稱汴京王煥。字明秀。早喪父。依叔于洛陽。煥美風流。文藻。樂章音律。射諸技。無不精妙。時人目為風流王煥。值清明節。出城至陳家園遊賞。有妓上廳行首賀懽懽者。亦來斯園。憩于百花亭。相顧留連。俱不認。去賀乃手折蘭花吟詩云。折得名花心自愁。日暮花一去可能留。懽訖之覆鉢之生乃續云。東風若是相懽懽。爭忍開時不在頭。女聞之悅懽。然皆不知為何人。煥由前賣查梨王小二得賀居址。即造其家。相狎暖。半載傾其愛。賀母甚厭之。時近軍校高邀奉經畧來洛陽。采辦軍需。視賀甚重。聞賀名。以二萬貫娶之。挾賀居水大寺中。自是與煥隔絕。賀舍煥甚。乃作東窗長相思詞。使王小二送之。煥讀詞悲咽。曉曉之出。易裝裝為賣



賣梨人之寺。賣梨人。賣梨聲出。與語。方叙情好。而邀至。賀記他事。應之。乘觀之醉。贈燠金。使赴延安。投約。主功。後相見。復賦南鄉。詞為贈。燠入延安。經畧。種神師道。審以功。役節使。邀慈奴。誤浪次。師道使人勾之。並拘賀。至。詞如為燠妻。乃歸賀。燠。而治。觀罪。後王燠。不。有其人。與師道同時。劇所稱不謬。其與賀。不。和。有。據。燠。此。劇。平。而。開。目。甚。佳。其。第。三。折。託。燠。唱。賣。梨。利。賓。白。數。段。全。口。尚。市。語。尤。清。新。有。致。

碧桃花一卷 元田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皆不著錄。明高儒百川書志卷六。昆。環。寶。文。堂。目。清。錢。曾。述。古。也是。園。二。目。均。載。此。劇。錢。目。列。入。元。無。名。氏。類。不。是。元。本。否。漢。張。道。南。與。徐。碧。桃。兩。世。姻。緣。事。稱。東。京。徐。端。官。朔。陽。知。縣。有。女。長。日。碧。桃。次。曰。玉。蘭。碧。桃。許。字。同。里。張。珪。之。子。道。南。珪。時。為。朔。陽。縣。丞。又。同。家。也。時。當。春。暮。端。夫婦。相。應。珪。邀。至。其。署。賞。牡丹。留。碧。桃。于。家。與。婢。潛。至。使。園。莊。觀。而。道。南。以。尋。鸞。鴛。玉。突。入。園。中。與。女。值。互。詢。音。音。

出。意。外。方。共。議。而。珪。端。歸。尋。女。至。園。中。怒。其。無。禮。責。之。女。羞。憤。而。死。端。悔。無。及。即。殯。女。于。園。中。其。後。張。珪。任。朔。陽。縣。徐。亦。致。仕。在。洛。陽。城。外。莊。上。任。道。南。舉。進。士。授。朔。陽。知。縣。蓋。任。居。徐。舊。第。偶。窺。園。則。一。坏。土。卓。碧。桃。生。其。巔。巔。花。英。正。繁。即。碧。桃。埋。玉。之。所。也。頗。憶。前。因。誦。人。而。桃。花。之。句。不。覺。覺。愴。然。及。夕。乃。有。女。子。入。齋。中。與。生。歡。會。問。某。氏。之。女。生。惡。之。贈。以。青。玉。葉。詞。大。明。別。去。生。自。此。益。感。疾。辭。官。回。里。久。之。不。愈。生。父。愛。之。通。真。次。生。遂。寧。望。生。遊。至。洛。陽。遂。請。赦。其。子。甘。人。知。為。鬼。所。

榮為設壇攝碧桃之魂至問何鬼魅敢害生  
 人魂自陳為徐氏女歿當返魂而金已壞  
 幽情不能忘生非有仙意真人檢簿籍知世與  
 道南終當復命而其妹玉蘭祿通盡乃使  
 世絕玉蘭休還陽玉蘭累病至是卒忽蘇  
 父母慰問之所答悉碧桃語也疑不能解  
 真人踵至以故其家遂以玉蘭歸生云明息  
 機子雜劇遂亦遂此劇取校此本此本唯  
 多青玉案詞此本張道南見機子本作  
 斗南此本題目正名作張明府醉題青玉  
 案薩真人夜斷碧桃花息機子本收句  
 亦同而起句作斗南斷絃悲再續又息機  
 子本第三折云斗南投洛陽令金文碧桃  
 葬潮陽署中道南親臨其墓而致病則不  
 當作洛陽息機子所錄實錄又天一閣本錄  
 鬼目滿樓編費仲明有碧花劇其標目王  
 重巧誇青雲竹西丘長三度碧桃花  
 之此劇無一事相涉自當別為一劇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風月紫雲亭一卷 景印元刊本

按此本為日本京都帝國景印元刊本不著撰人名  
 氏其本首賞花時共公為楔子次第一折點絳唇  
 一套第二折一枝花一套第三折粉蝶兒一套第四  
 折新水令一套其實白州畧太甚偶存一二句全  
 不能窺其事實其標目云象板銀鑼可意娘玉  
 鞭騎馬畫眉郎兩情迷到忘情處  
 風正狂靈春馬適意快功名韓楚蘭守志  
 待原錄前程小秀才琴書青瑣幃諸宮調調  
 風月紫雲亭王國維跋此本但畧釋作者亦未  
 暇考其事實似劇所演事已不可考然細察之  
 實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故事也今就其詞辭  
 推之大意乃謂開封有說唱諸宮調妓與舍人  
 某交好其母憂阻之而舍人父居官家訓亦嚴  
 妓不得揚其志然母甚一日妓至舍人家與舍人相  
 會為舍人父所見痛斥之妓母亦尋至詎其舍  
 人父乃盤鎖禁其子配妓使與其家人還鄉妓感  
 舍人之恩誓不再交他人懷望閨河無復生趣已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舍人背其父母，私出尋妓，資斧之絕，淪為雜伎。藝人說唱諸宮調，終與妓遇，即相攜潛逃。其後因官府傳樂入一第，亭堂中望見官人，則舍人之父也。大駭，官人失其子，甚痛，至是喜出意外，即留子，使與妓為夫婦。云云。永樂大典本所載，官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記西京河南府完顏同知之子延壽馬，與東平散樂妓王金榜相戀，私會于書齋，同知見而大怒，鎖子驅妓一家，使即離府境。生乘機潛逃，踴跡妓遇之于旅邸，宛轉求其父，即指為婿，相隨逞作。場百生父宦達一日喚院本，則生與金榜一行人至，因相認，生雖落魄，江湖終歸收配合，得遂其志。云云。此與紫雲亭劇相似，固不待言。更以此劇所錄詞自考之，如第二折菩薩梁州後三煞詞云：「更做你是開封府同知，却不取招平人無罪，却便硬監莽撞送死，不這般兒。」（竇同）高裡清蘆，怎立碑，那公廳上施為。此言生父為開封府同知也。第三折有白：「云靈春思量殺我，又十二月詞，阿教我越思量，俺完顏小哥，他端的所為兒有誰過。」此言生姓完顏，名靈春也。（程德標）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三

（靈春）馬南戲作延壽馬，又作延壽，（程德標）延壽，（靈春）同。志此者，字以稽字者也。夫其事始末既同，其官階氏族又符合，以此一謂之同演一事，不可也。其微異者，戲文妓名王金榜，此名韓楚蘭，戲文生所習妓為雜劇院本，此云諸宮調，則名字瑣細，偶有變動，不害其為大體相同也。按天一閣鈔本，誤為延壽，載石君寶紫雲亭注，名曰為韓秀才，詩禮青雲路，諸宮調風月紫雲亭，以此劇目勘之，韓秀才當為小秀才之誤，通行錄鬼簿刊本，載戴善甫亦有諸宮調風月紫雲亭，而李直夫亦有錯立身劇，目在莊家付淨學踏歌，官門空門子弟錯立身，見天一閣錄鬼簿上，則與南戲題目全同。疑此事當時戲傳，故諸家遞演為劇，觀此本結末鴈鴒天詞云：「風流公案風流傳，一度般着，一度新，則翻新門臉，原出舊本可知。其標紫雲亭者，既有石戴二家，則此本當不出二人手筆矣。」



載花於二卷香草吟二卷

曲韻圖合刊本

按二事俱題若野老填詞載花於題原籍於居士評閱  
香草吟題湖上笠翁鑒定玉園雖由錄載二而釋云徐士俊撰  
考刊本香草吟首載李漁序稱戊午春朱子修齡持卷耶  
野老雙鯉并所撰香草吟填詞索余言并首云云此序今  
笠翁一家言全集亦載之一家言詞集又載漁與徐治  
公書謂其香草吟宜改爲香草亭方是傳奇名目云  
云考治公乃徐鍾字則作者非士俊也載花於三十  
二韻漁蒞事稱詠陳留人寓上谷父官唱著詠  
南遊至吳門聞名客王朝霞之名欲見之而朝霞嚴  
風塵謝客乃故致醜妓大會伎樂以勸之朝霞義所錢端  
端聞其事往觀之敬爲生平來動人歸以語朝霞朝  
霞心動乃潛往訪生一見相契因留宿然同室異榻各不  
相犯已而往北行朝霞遠送之於無錫約三五年後  
成名來娶有行人司正皮瀛者以冊封羅羅過蘇州  
欲強欲朝霞朝霞失不從遁跡中荒村以避之日夕望遠  
至初生撰古史新編經館臣進呈稱旨徵爲翰林學士  
至是以還羅羅阻命奉詔征之凱旋過朝霞知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生南詞曲類

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生南詞曲類

二

而不欲自見乃以已所歷編爲載花於詞話使隣  
世喬大姐沿街彈唱此實生南之生聆其詞果訪之因  
知朝霞住處至與配爲夫婦其香草吟亦三十二  
韻乃集詩名編爲故事演桑寄生劉寄奴  
事實游戲之筆其載花於末韻極水合尾  
聲云曲板園七種新編定還有香草吟未曾  
我敢待我回到香山續詩評是香草吟吟成在  
載花於之後所謂曲板園七種不知皆是傳奇今所見惟  
此二種餘無可考矣

野猿經一卷 影印元明雜劇本

不著撰人姓氏。斯編錄鬼簿續編太和正音譜無名氏劇目均不載。唯清錢曾述古堂本也是園日錄入元無名氏劇中。蓋是戲重訂四目亦有其本。明陳與郊曾選入續古家

雜劇中。此影印本標明元明雜劇。疑因陳實哀合陳

與郊正續古名雜家雜劇殘帙為一編。此劇即續古家雜

劇本也。漢龍濟山老猿聽經成道事。果稱龍濟山大慈

寺僧。禪師者。自幼出家。少待多年。道業甚高。忽

有金舜夫者來訪。其人儒者而意於樵。坐談時。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既山景。其言甚清。脩公心異之一日。默坐。聞佛

殿有聲息。潛出窺之。則有玄猿方披袈裟。執幢

幡。於經案前。就經文誦之。念其有善緣而未居人教

恐經典損劫毀。召山神驅之使去。自後。猿已而有

儒生袁遜者。叩關求見。自稱峽中人。字舜夫。唐明宗之

世。官於端州。抵任未踰年。妻女盡死。唯憔悴一身。遂不復

仕。往來江湖間。以參禪問道為務。側聞猿為願求皈依

言訖。出所製大疏。題呈修公。閱之。詞甚修整。大抵言

世事麻非常。新指示覺路云。修公知為玄猿所化。即開

僧舍居之。次日升座。集僧俗說法。聽者以次設問。一通之

次。及袁問。如何是正法。公為說偈云。東石煙霞水木皮

雖異。靈靈通。此師為說。無生偈。悟到無生。總是空

袁問。為乃自承為得道老猿。實非人類。前樵夫入山

亦其所。人類云有。悟即坐化于講席。蓋為聖僧接引

登淨土云。按劇第一折。樵夫白為余舜夫。某折脩

公白乃云。野猿先化樵夫。託名候玄。與上文異。同是劇

參差如此。疑必誤。又考明季顏剪燈餘話一卷。有

聽經猿記事。與此劇同。劇中白文詞曲且多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直龍。不剪燈餘話之文。者似劇出在餘話著成

之後。疑此劇乃明永樂以後人所為云。

隔江門智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兩軍師隔江門智。劇玄德巧合良緣。清鏡曾述古書目。及也是園目錄。此曲作諸葛亮隔江門智。在三國故事類中。不入元無名氏類。疑明劇也。漢末孫劉締婚事。略稱劉備為曹操所敗。棄樊城。走江夏。勢窘甚。使諸葛亮于吳。大破操兵。備遂定荆襄九郡。周瑜以破操乃吳功。數向備索其地。備拒而不與。瑜大憤。乃獻策于孫權。請以權妹許備。嫁時令甘寧凌統各將軍五百為送親使。來橋掩取之。計不遂。令則令權妹刺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權然其計。即令魯肅為媒。諸葛亮勸備允之。及婚期。命張飛屯兵荊州城外。唯夫人與一騎得入。飾止于城外。不得入。權妹與備成禮為夫婦。至備之威容。安心事之。更無行刺之事。瑜所計皆不得遂。乃更設計。迎備與夫人回門。因而竊留之。亮知其謀。亦勸備允之。備既渡江。亮使劉封齎一錦囊于備。備與權宴。佯失其囊。權啟視之。乃亮書云：操兵且至。請留吳。亮當復來。備信其拒之。權欲備當操師。因不留。備與夫人悉得歸。而操因未與師。瑜聞大恨。乃將自去追之。而亮已使張飛逆備。請備與夫人換騎。

先行。飛在使獲送之。瑜追至。見勢與。以為夫人也。方跪聲事。而飛揚簾叱之。瑜羞憤。猝倒地。凌統在旁。擁之回。備追荊州。乃會諸將慶功。歡宴云。劇中故事。以意製作。不此但。其稱權妹名孫安小姐。尤為可哂。元刊本三國平話中。卷亦演此事。尋其口其情節。與此劇大致相同。海提要。卷四錄此本。謂與演義不合。當時之國演義通行。明本改。所言如此。不足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謝金吾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楊六使私下瓦橋關。謝金吾詐拆清風府。太和正音譜也是園目。皆不著錄。唯臧懋循元曲選收此本。不知是元劇否。源宋楊景焦贊事。景稱楊景。景字彥明。楊令公第六子。奉命鎮守邊城。並津瓦橋三關。塔六使銜。其部下有岳勝。孟良。焦贊等二十四將。皆驍將。北番畏之。欽若者北人。番名賀驢兒。奉遼蕭太后命。投南。實以傾宋。臨行時。太后以硃砂刺賀驢兒三字於欽若左足。以志不忘北朝。真宗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德初。欽若仕至樞密使。忌景之能。欲因事殺之。乃奏御街狹窄。車駕往來不便。宜展寬之。景有清風無礙。信樓道臨官道。即命婿謝力金吾拆之以激景之怒。景母奈太君不能製。知欽若之意。使人送書于景。屬其不得聖旨。毋得入關。景得書憤甚。使岳勝代統其家私入關探母。焦贊知之。隨之而行。都至謝金吾家。盡殺其家屬。難止。題謝粉壁云：多來少去關西漢。殺人放火曾幾回。一十七口誰殺來。二郎手不遮老兒。欽若已歿於陝。臨截獲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至是執賢奏於上。將并誅之。景妻母長國姑者。宋太宗太宗之姊也。其宗之姑。而用世宗之兒子也。聞其事。至法場。遣放二人。欽若無如何。方奏聞。于上。而孟良於邊界得遼臣韓延壽與欽若書。因約內應。執其使入奏。上驗。欽若足果有賀驢兒三字。因誅欽若。而赦景與贊。使復原官。明萬曆間。泰淮墨客所刊楊家府演義載此事。與此劇大同小異。蓋即本此。曲海提要卷四四錄此曲。以為本楊家府演義。不知楊家府演義乃明時事。而曲當為明初舊本。不得反從小說也。

舉案齊眉一卷 元曲選本

不省撰人名氏。標題曰武梁伯鸞甘貧守志。孟德耀舉案齊眉。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有舉案齊眉。錢述古書目也是園目無名氏劇目中。並有孟光女舉案齊眉。知為元本。天一閣本錄鬼簿續編失名傳奇。月有孟光舉案。注義烈士澤鴻作歌。賢達婦孟光舉案。標題與此本異。蓋題目偶有改動。未必是二本也。大意稱汴梁扶溝縣人孟從叔以府尹致仕。妻王氏。字孟光。小字德耀。從叔與同學故友梁公獨意因婦各西。指腹訂婚。梁生子鴻。已而婦皆歿。梁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甚。從叔悔婚。欲使女改字他姓。因置酒招富室張氏及富商馬良。飲使鴻亦與宴。命士隔簾窺之。使目言欲通者。而士舍前約。堅欲歸鴻。從叔因贊鴻于家。鴻厭錦繡珠飾。女即去之。布衣荆釵。怡然相得。從叔以為辱。逐之。鴻乃去之富家。卓伯通莊中居。憤春自給。光為鴻具食。舉案常齊眉。從叔念女賢達。乃使乳媪暗以銀物饋鴻。使求官。使鴻入京應舉。以第一人及第。授扶溝縣令。縣從叔夫婦來謁。鴻不肯相認。乳媪為述其原委。乃大感激。云。據後漢書。鴻傳。鴻隱居著書。未嘗為官。制以及弟。授官。故東乃

循傳奇家常例。其記鴻居卓伯通莊。張氏母子及馬氏子前往。謂孟光為光所辱。及鴻榮歸。三人迎謁。皆痛責之。則形容過甚。不必如此點綴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馬陵道一卷 元曲本

不著撰人名氏天目閣抄本錄鬼簿續編太  
和正者譜實文堂書目述古堂及也是園  
目所錄無名氏傳奇皆有此劇此本標  
題正名云孫臏晚下雲山龐涓夜走馬陵  
道銘鬼簿續編所注同唯晚下作悔下乃字三錄  
也漢後龐門智事稱孫臏龐涓同族孫鬼  
谷先生所居為雲夢山水廉洞二人習業十年  
皆通曉兵事約當春秋相忘其負心者天厭  
之清先下山佔于魏封武安君威服諸侯合龐前  
約請于太子申微之入魏已於教場演兵臏所為  
謂不能知忘臏臏已遂諧臏以官卑缺軍將謀  
叛則用而誣之于家使傳言鬼谷先生所授大書  
後高訖仍殺之臏知其意乃偽為風魔狀食穢  
與卒大同羣會齊大夫卜商以黃茶來魏知  
其意匿臏于館驛中載之出魏東門涓雖搜  
檢而臏以智免遂仕齊為田忌軍師會韓趙  
秦楚四國兵伐魏偽敗是戰其寵益進至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陵峪見白楊樹上有字取火讀之其文云白楊  
樹下白楊峪正是龐涓合死處大疑欲遁伏  
兵營擒之臏數其罪命刑龐涓足而後斬  
之明崇禎間吳門瞿客所編龐門志演  
義情節與此全同疑即本此也

神奴兒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包龍圖單鞭風。  
神奴兒大鬧開封府。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  
編附載末名傳奇。目有開封府。注云：包龍圖。  
威振海汴梁。神奴兒忠開開封府。太和正音譜。  
上古今無名氏劇目。有大鬧開封府。疑亦此本。蓋元  
劇也。世祖斷神奴兒。母子冤獄。事稱婦人李德  
仁妻陳氏。弟德義妻王氏。兄弟同居。唯德仁有  
子方十歲。以貧神生。日生之神奴兒。王氏情亦素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德義夫與兄析產。德仁以家平義門。三世同居。  
勸弟勿萌此念。德義因稱嫂不賢。兄不肯析產。  
使弟休妻。德仁憤懣而死。是家產悉義霸。  
佔。陳氏與子別居。一日僕攜子出遊。過德義抱  
之至家。嫌婦乘德義醉。因勒殺德。神奴兒德義  
德忍不敢發。陳氏失子訪母。至德義家。德義  
夫婦反誣陳氏因殺子。縣令受賄。逼陳氏招  
伏。置之獄中。包拯由西延賓軍回。見旋風突起。現  
形如小兒狀。知有異。及升廳。吏呈陳氏案牘。判

拘界人問之。而陳氏與案不符。因疑是德義所為。  
初行役何正。出迎拯。德義爭為德義所辱。至  
是堂上見德義。扶舊怨。毆之。拯悉其無禮。  
詰之。正以其事告。則正與德義相爭。適見德  
義抱神奴兒回家也。德義不能辨。遂供王  
氏謀害事。拯乃誅王氏。杖德義。釋陳  
氏。而還其家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凍蘇秦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本為明臧懋循刊本在元曲選中標題目正名曰冰雪堂張儀用智凍蘇秦衣錦還鄉天一閣鈔本錄名尋續編載有無名衣錦還鄉注云秦張儀為官忘舊凍蘇秦衣錦還鄉明晁瑗寶文堂書目亦有凍蘇秦衣錦還鄉曲所著名稱與此本收句全當是一本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目則載蘇秦還鄉張儀凍蘇秦一劇疑其特自有一劇皆演蘇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事非復重也此本大意稱蘇秦父曰蘇大兄曰蘇梨張儀者少蘇梨為蘇秦弟中與蘇秦同學習業較甚深值六國招賢乃結伴應舉求官秦至弘農患病不能行儀奔既竭不得已還家其父兄皆莊家慳吝見秦落魄晚歸大不悅之妻亦怨望不為炊秦憤快出門聞儀為秦右相投之而義發於其時天寒雨雪延之冰雪堂中問其楊曾以辱之草草供食即送客出秦羞愧欲自盡儀之僕陳同憐之饋饋焉使去至趙成

名官六國都元帥衣錦還鄉父母聞之共家人

迎至驛亭儀知秦貴欲伐秦亦馳至秦懷前恨不

如禮而獨升陳用乃陳當年資送使儀指使其

時儀故相輕慢乃激秦使自奮耳秦大悟乃與歡

宴云所設冰雪堂情景未免俚淡據史記列傳亦

秦激張儀此謂儀激秦通得其反然觀其詞

實是元人舊本其白中多力着倡讀之詞與楊

顯之海濱而鄭光祖王聚登樓同可以見古

曲體製劇中點湯送客亦宋元舊俗王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曾引之以為說斯其記事又可為詩開多機  
之流辭短劇殊覺可貴也



賺荆通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蕭何害功臣韓信，隨何賺風魔荆通。錢曾述古書目卷十錄：隨何賺風魔荆通，係肉有字開本，在西漢故事類中，名目與此本合。也是因。此劇稱蕭何害韓信，當即此本。則此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有智賺荆文通，當即此本。則此曲亦元明舊本也。演荆通事，稱漢得天下，封韓信為齊王，丞相蕭何以信軍權太重，欲與張敖謀除之。良勸阻，何不從？良因辭官而去。何乃與樊噲定計，詐稱天子遣雲夢君信為留守，至即殺之。信得詔，欲往。蕭何微阻之，信不聽。微乃取紙錢水飯，而信以狂擇之去。至長安，果見殺。微懼禍，伴狂于市。何知微曾勸信勿助漢滅楚，又阻信入朝，今雖風狂，未可信。遂知隨何智，使偵之。何至齊，則微臥羊圈中，方高歌。有司云：忠言反作目前憂，伴狂智解身邊害。潛聽之，知為微執事之入朝。何設微欲烹之，微無懼容，稱禁犬吠，免各為其主也。何稱信謀反，當誅。微乃述十罪三惡，叩之，則述信之功凡十事。漢未定楚前，信擁趙雄兵，可反而不反，大壯機者三。陳詞慷慨，何等皆泣下。上聞之，

之悔，乃復信官而祀之。授微為京兆官。此劇所記情節，與元刊平話前漢書續集合十罪之說見平話中。當時雜伎演唱，自有此等語也。

諸葛亮博望燒屯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正名云曾丞相發身夏侯敦進  
無門關雲長白河放水諸葛亮轉望燒屯天關水鏡  
鬼簿續編附載此名氏傳奇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

錢曾述古堂也是園目均著錄演諸葛亮敗曹兵燒博望

城事稱亮隱居南陽備來訪之凡三次始得見備被款城相請

亮猶不欲及相問張趙劉表皆王霸之器相備云只得三年

皇帝儲道抱子劉禪相之知有四年天子之目分羽戴

三志乃決備為軍師與計大事時曹將夏侯敦方引兵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畧亮召趙雲劉封糜芳關羽各授以方畧張飛數請往

皆不許備為飛言之乃使伏兵隱處候曹軍敗收之於是

雲為前部力戰封設疑兵操兵入博望坐等火燒其師

操引兵放水操兵死于水者十八九四人皆立功而回備飛

無所獲將依軍令斬之備為請始釋其罪自是曹兵知亮不

京命不敢有違矣已而聞曹軍敗忽有風颭然亮知謀者將

至預為處置因有故人管通奉操命來偵師亮與管通

張使應觀緒將及備父子皆驚其儀表不群乃知天命有

歸云此本為景印元本其看台不處事如新宋不能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悉今攝口大意記之劇記孔明處誠不免失雅弱然劇  
與小說相出入元曲頗大抵無足為怪者特論其詞固亦  
超脫可誦非後人所能及也

赤壁賦一卷 景印元明雜劇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云云曰王安謔課滿庭詞蘇子

瞻醉寫赤壁賦演蘇軾與參政王安石同學安石曾題

扇有庭前昨夜西風起吹落黃花滿地金之句軾為

續成二句云秋花不比春花謝說與詩人仔細吟安石

已銜之軾擢端明殿大學士安石設筵賀之其

年名雜伎侍中出行酒軾賦滿庭芳詞語涉卿戲

安石又怪其輕狂乃以一事奏聞貶軾于黃州秦少游

賀方回邵堯夫餞之于驛亭軾以免夫通數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問何日得還朝堯夫不對但述之宋世里慣以及世

生年甚詳使軾記之軾不知所謂漫應之而已既抵黃

州猶例參刺史刺史推故不相見軾奮然去與黃守直佛

印禪師遊于赤壁酒酣佛印吹簫軾即景作賦數百言

然不得失為意居一年即堯夫卒軾表其墓詔其子

以家狀進其子奏唯軾知其詳乃召軾還復其原職刺史亦

勸相送云惟元鍾嗣成錄鬼簿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內載

元費唐臣敗黃州劇說者因謂此本即費唐臣作

然考太和正音譜有醉寫赤壁賦劇在古今無名氏雜

劇目中與費唐臣敗黃州有別其樂府引無  
名氏亦璧賦第二折之文在此本中而引費唐臣  
敗黃州文此本無之知此本自是無名氏亦璧賦  
與費唐臣劇了不相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九世同居一卷 明惠機子元人雜選本

不著撰人名明 晁瑛標題曰王名云忠孝門

三朝旌表張公藝九世同居新編明晁瑛寶文

目始見錄其後錢述古也是園二目並載之清

管廷芳重訂曲海目亦有其本錢今日以為元

無名氏然六一閣鈔本錄鬼簿續編附載

失姓名傳奇及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

劇目中均無此本疑明人舊本也演張公

藝事稱張縣張公藝其家自北齊至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九世同居曾受兩朝旌表貌為義門公藝

三子長悅次翔次英翔習文英習武已命

之應舉更其家事付悅使置義學義田

以給寒素闢亭館為老年習靜之所端居

樂道怡然也有王澄也者父喪不舉以父原

舉與公藝有一面之交來稱貸公藝厚賙之

更資以鞍馬使赴京應舉澄對策稱旨

授黃門侍郎奉命知貢舉公藝二子適

與試澄知為公藝子且不累遇人並推狀

元復奏公藝宿德名門九世同居上異之

勅使問以何法治家得如此公藝他言

但書百忍字授之使者回奏上大悅詔

旌其門閭張公書百忍字九世同居

所共知此演為雜劇事既純簡無

可發揮但可資勸善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香知藏言每回頭一卷 雜劇十段錦

不著撰人名氏梓月云丁公言奸雅諧諷胡仲淵貶雷州

聖天子賜還官職善知藏言每回頭演宋胡仲淵事

壽春胡仲淵字伯康世為鼎州族性耿介下第歸行

囊蕭索父友湯挺方為河中府伊僕勸使教之不聽

還歸旋以李迪榜登第授祕閣修撰與周起慈恩等

宴與李迪丁謂賦詩畢題名于雁塔仲淵見前

人集題處稱此皆前輩賢俊相雜吾等今日豈

可不懼也謂疑仲淵譏已怒相詆迪排解之然終

不諫而散仲淵於崇政殿說書語涉諷規謂

知之乃籍內臣鄭端言于謂謂仲淵貴直沽忠意

存欺罔上怒乃貶仲淵為雷州團練副使謂仍餞之於

都亭居雷一年上意悟貶謂於雷州勅召仲淵還

復原官仲淵謝便臣回鄉里入黃龍山從黃龍禪

師學道卒成正果云劇情甚簡直詞意亦不甚

超拔又北曲四折雖多以一人唱而諸本每折開場人

物往往不屬之一人所以避免重複茲則每折皆以

末胡仲淵開白實非當行其劇諸家書目皆不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四庫

二

作者亦不知何人觀其借丁謂胡仲淵寄意殆  
為逐臣遷客所作無疑此本為雜劇十段錦本  
亦無尚稱錢曾述古堂目續編雜劇目取其標  
題末句作善知識善海回頭今從之與前人著錄  
標名之例亦不相渾云

李太白貶夜郎一卷 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鍾嗣成錄鬼簿上載王伯成二曲一為張  
騫泛浮槎一即李太白貶夜郎明寧獻王太祖正譜  
上清宮廷芬菲均載王伯成貶夜郎劇則劇本伯  
成所作也伯成涿州人始末不詳明賈仲明補曲詞  
稱伯成為馬致遠忘年張仁卿莫逆交度方元  
四世八美其天寶還事諸宮詞散見正音諸雅熙  
樂府諸書中一一採輯猶可成卷至貶夜郎劇諸家  
所刊選集俱不收今僅見此本殊為可惜其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白不全不知其詳細節日今以見存諸白合其詞觀  
觀其第一折似記李飲酒肆中宣入朝命草詩變書太  
真捧硯高力士脫靴橫山至白叱之連日母弟折記  
白醉飲高力士奉命宣之連久始至上怒之白以馬  
不進對上意解賜錦袍更飲以美酒三折記白奉宣  
帶酒入朝見道妃與孫山狎戲大驚欲退妃與孫山  
強留之飲啖以荔枝白醉不解飲然盛氣相凌直  
刺其喉短第四折記白貶三千里外潯陽水鄉中秋月  
明酒醉後懷鄉思國凄然有感因投白龍

君水部接入水府蓋仙去云劇所請第三折中呂粉  
蝶兒套白黃祖山黃妃其不免失酸刻露非學  
士所宜言然詞采日佳且施之於優戲戲原無不可  
讀曲者但當論其文不必以優俳識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東窗事紀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下著撰人名氏王國維序目此本解題云錄鬼簿載孔文卿  
金仁傑所撰雜劇均有秦太師東窗事紀此本雖知誰作  
考此本卷末標題目正名云岳極密為報宋國除患秦太  
師暗結勾反諫何宗立勾西山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紀天  
一間抄本錄鬼簿上卷載孔文卿東窗事紀注云何宗立勾  
西山行者地藏王證東窗事紀與此本合下卷金志甫按仁  
東窗事紀下無注疑此本即文卿作也文卿名學詩涇陽人諸  
書稱為平陽人蓋文卿籍本浙之平陽為南宗聖商難漂

東窗事紀

卷

集部詞曲類

陽已久傳者多據其族望稱之故稱曰平陽云爾劇演岳飛  
冤獄飛拒金帥于朱仙鎮將復東京秦檜矯詔一日發十三  
次追召之飛不知其故急馳至行在檜誣飛造反下之于大理寺  
獄與子雲將張憲同死檜殺飛後感惡夢意不自安詣  
靈隱寺祝告地藏菩薩化為示行者名葉守一持火筒短  
髮垢面向前數楮之惡云留岳飛于死邊早當有報楮大  
惡之然以其有夙疾無如何不豫而回已命僕候宗立赴寺勾之  
至則其人已杳唯得題詩一帛持以呈檜檜讀之其始末云  
丞相由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山復命往東窗南第

一山勾之至則恍惚入冥見鬼吏森列檜帶枷合淚屬宗立

傳示夫人東窗事紀顯蓋檜下飛獄欲置之死地竟猶躊躇

曾與婦謀于東窗下也宗立入山時年未四旬及歸已滿二十

髮斑白矣時高宗已內禪新君即位開宗立事召見詢之

宗立曰乃妾由數秦檜飛與子雲及張憲示托夢于上皇乃檜

及其家屬而旌飛等忠烈云按明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

三東窗事紀條稱嘗見元之平陽孔文卿有東窗事紀樂

府梳主筆人解有東窗事紀小說與今所傳大畧相似又稱廬陵張元珪表衣仙詩有引

云宋押衙何立秦太師差往東南第一峯勾幹恍惚人引

東窗事紀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至陰司見秦對岳事會歸告夫人東窗事紀矣復命後  
即棄官學道號骨令在蘇州玄妙觀為策衣仙也據此  
實屬事可知矣云云則瑛曾見孔文卿東窗事紀劇注云  
金仁傑所作為小說殊不可解考仁傑東窗事紀劇  
錄鬼簿大和正音譜並載之且註云此本似不得有錄  
則瑛所載或係誤記不得據此謂東窗事紀僅文卿  
一本仁傑竟無劇也

蕭何追韓信一卷 景印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云、霸王項下別奏、極高主觀、掛元戎印、  
漂母風雪嘆王孫、蕭何月夜追韓信、考鍾嗣成錄鬼簿、  
下載金仁傑有蕭何月夜追韓信劇、當此本也、仁傑字志  
甫、元天曆初、官建康崇寧軍務官、卒于任所、見錄鬼簿、錄志  
簿又稱天曆己巳、仁傑二子、護其柩來杭、弔詞云、夢西湖、何  
不歸、此魂來處、返故居、比梅花、想更清、癡蓋杭州人也、劇四折、演  
韓信事、稱信淮陰人、微時不能自給、蒧黨厭薄之、雪天行路、偶  
與老婦相撞、老婦解劍相向、逼出其陰下、信自度不能敵、忍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從之、已而遊楚、干楚霸王、霸王不用、投漢、因蕭何、揭沛公、沛公  
亦等閒視之、蕭何甚將歸為漁夫、以老已登程矣、何追及之、強  
挽之曰、高帝以何言、悔失信、至是喜信、信主拜為元帥、與信心不平、  
信以威令、信之已與上論項羽短長、謂楚必亡無疑、於是部署  
軍事、指鹿張良、周勃、鄼商、王陵、灌嬰、樊噲、英布、呂馬童等  
合圍楚師、項王兵敗、至烏江、自刎、呂馬童得其首、以獻云、錄  
鬼簿載仁傑曲為追韓信、東窗事犯、長孫皇后事、鼎鑊錄  
周公旦抱子設朝、蘇東坡夜宴西湖夢、蔡瑁還朝六本、其中  
東窗事犯、紀鍾有元、本然不敢斷為即仁傑所作、今唯追韓

信劇傳於世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桃花女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正名云：七厘官僧壽延彭祖。桃花女破法嫁周公。其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寶文堂目錢曾述古堂也是周目並著錄。錄鬼簿曹寅刊本作破陰陽八卦桃花女。太和正音譜古今無名氏劇目作鍾離桃花女。寶文堂目作桃花女。述古堂也是周目元無名氏劇目作講陰陽八卦桃花女。天一閣抄本錄簿續編附載失名傳奇亦有桃花女。標注云：祭七斗七星老錢鏗。破陰陽八卦桃花女。收句與元曲選本不合。而與曹寅刊本同。疑錄鬼簿所著名目。

桃花女一卷

卷

集部 詞曲類

是原題也。此劇諸書皆不載撰人。唯曹寅刊本錄鬼簿屬之王暉。暉字日華。杭州人。有子樸。善寫真。見陶九成輯錄。斯本漢桃花女破周公法術事。記女嫁時禁穰之法。至今世俗婚娶猶多闢之。劇情開目。極詭譎可喜。畧稱洛陽公。有周公者。善卜。設卦肆于城中。人爭趨之。僅二十年。盛名不替。而二公有女曰桃花女。亦善卜。其術且過周公。世罕聞。自時周公不知也。有石媼者。子留位。久客不歸。媼念之甚。以問周公。周公卜之。決其有故。媼乃歸。而大勸桃花女適之。謂可獲。遂以夜三更入門。限上板。

不可致。

髮扣馬杓。呼石留住者三。如法行之。而留住歸。竟無恙。

問所歷。則云夜宿破窗中。方熟睡。聞人三呼其留名。趨出。而窗倒矣。媼異之。以頃周公。周公無以對。有彭大公者。名祖。庸于周公家。公卜之。謂後日午時當死。桃花女又曰。之。次日乃北斗星君降日。其夜三更以香紙花果明燈淨水供養。匿身席因中。伺神臨去。突出求之。當獲延壽。已而又無恙。周公知為桃花女所解。大恨。乃為子僧福求婚于任。所擇婚期。其日將出門。則與日並神相觸。登車則犯金神。七煞上踏。則犯太歲。下車則逢黑道。入門則值星日。

桃花女一卷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馬入院落。則鬼金羊。昂日鷄。入第三門。則直喪門。吊客入。室則林鐘。白虎頭上。且動鼓樂。以驚之。計其時山煞重。聚為無可免。桃花女知其意。出門則戴花冠。使人持先行。登車命倒。換換車二步。然後進。且自以手帕蒙面。下車命以席二鋪置與前。俟女履過。倒倒替其席。入門則取馬鞭。塔于門限上。入院則以鏡照面。以辟草米穀及染成五色銅錢撒之。入第三門。則命持弓箭三射。入室則招周公。小女至。使坐牀上。女避之他所。於是女免於禍。而周公女竟死。女死之。復蘇。周公益報復。人知城東南小桃樹樹植已十



八年與女年同是女本命命彭大公依之以害女女知之私  
謁彭公請其相救彭以前事感女德不助根株歸視之而  
女已死更依女言如女言依樹將進去其止稍以桃枝即  
司公家門浪敲之依其教聲周公及其子皆相次死更  
近女尸於耳畔高呼女名三呼而女蘇亦勸女勿挾舊仇女  
乃取水呪周公一家皆活之周公乃漸謝女促女與增福行婚  
總會親友慶慶云

去其七稍

還牢末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李致遠撰標題目正名云李山兒生死報恩人都孔目

風雨還牢續名名宋雜劇本作烟花則說他人通僧住實報還牢其曲按山兒李遠大無恩錢山孔目李遠不同

明軍獻王太和正音譜上清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月十均著錄

以無名氏清黃文暘曲海目玉國錄曲錄二皆載李致遠還牢

牢末似所據即元曲選本明陳與郊續古家雜劇元明雜劇本

亦收是劇題馬致遠撰然考錄鬼簿太和正音譜馬致遠名下

均無此劇則非馬作甚明而李致遠錄鬼簿亦無其人考太

和正音譜上古今羣英會樂府格致錄李遠之詞如玉匣昆

吾名在元一百八十七人中其所選樂府中呂調中曾摘錄李致

遠散套其粉蝶兒曲云歸去來兮笑人生苦貪名利我與

豈肯陷迷途惆悵獨悲假若做公卿居宰輔刻地心勞

形役量這些來小去官職枉消磨了浩然之氣醉春風曲

云想聚散若浮雲數光陰如過隙不如閑早賦歸歎暢

好是美也美棄職歸農杜門修道早子死心塌地則元實

有李致遠讀其詞知致遠曾出仕旋棄職歸隱其里實官

職則不能詳矣是亦演梁山泊劉唐史進等事若稱唐進

皆東平人在府衙為五衙都首領宋江聞其名還李遠下山

招致之、遂改名李得、入境、打死平人、為吏所獲、送于府、都  
孔目李榮祖憐之、及其案為誤傷、得免死、配沙門島、遠感  
榮祖之義、至其家、以扁金環一付酬之、榮祖有妾蕭娥、本  
倡家、與趙令史有奸、聞其事、知李遠得乃梁山泊盜李  
遠假名、即控于官、先是劉唐誤假限為府尹所責、榮祖  
不救、唐恨之、至是收榮祖毒拷之、復受蕭娥囑、以盆扣酷  
刑害榮祖死、棄尸坑中、時榮祖大婦已以憂死、遺子僧住  
女賽娘、見父尸哭之、而榮祖復經蕭娥見之以告唐、復收入  
獄中、於時阮小五復奉宋江命招大進劉唐、李遠聞榮  
祖下獄亦來救之、二人俱晤唐進、告其事、唐乃釋榮祖與  
史進俱投梁山、擒趙令史蕭娥殺之、而得、榮祖及其子也  
山案云、

翠屏山二卷

舊抄本

明沈自晉撰、自晉字伯明、又字長康、號鞠通生、  
明諸生、環之姪也、斯編演楊雄石秀事、為自晉  
所撰傳奇三種之一、畧稱石秀金陵人、出遊經  
過桃花山、劉太公以女一娘妻之、相待甚厚、越年  
餘、返鄉挾寶紫北上、以販馬寓薊州、一日薊州  
吏楊雄為無賴張保所辱、秀不平、助趙雄殺  
保、梁山伯首領戴宗以訪公孫勝去薊州、  
見而義之、說使上山、秀許、乃贈金而別、雄感  
有、與結義兄弟、留寓其家、雄妻潘氏乘  
間調之、秀不從、潘氏旋與僧如海通奸、秀  
知其情、以告雄、雄信婦言、反見猜疑、秀乃殺  
僧以自明、與雄計誑婦至翠屏山、殺之、秀之別劉  
太公也、山寇周通強聘一娘為婦、擇日迎娶、  
事敗方急、適戴宗李逵再訪公孫勝北遊、  
逵道來主其家、知其事、遂匿洞房中、俟通入  
室、痛毆毆之一娘得免、秀雄殺人懼罪入  
梁山、張叔夜來招安、宋江等乃與江等出



降云所記與水滸傳無大異同而謂有妻即劉太公女且扭合花和尚開桃花山事假名于達似覺無謂此本爲萬曆正九年秋所錄僅二十七出事蹟不完其記劉一娘事打周通止後遂無照應據家門有劉氏尋蹤遠遁遇英碑豪指引重建之語始知劇中尚有一娘遠遁與秀復合之事而此遠之蓋書本優人所抄故任意刪節不顧情理如此世無刊流傳今亦不能一一訂其失也自晉承其家學研究音律所撰南詞新譜中今亦散遺於各處考其核甚詳爲有用之書其詞曲亦見重當時散曲如踏堅餘音越溪新詠不殊堂近稿今俱不傳存傳奇唯望湖亭序及此本雖存其書英會集詞零曲時見於南詞新譜中今亦失其本矣

陰陽還金記不分卷鴛鴦陸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姓氏還金記凡十四齣前載張瑞序稱記事皆真實窮巷悉知唯石麟誕瑞玉認頗思願涉虛偽詞人蓋無嫌於傑繪余復托此以自進道觀其記即涉瑞事瑞父與真正梁翁爲親事臨歿以妻瑞子瑞幼寄銀子箱瑞七科不中歸翁偕崔游擊桂以金還之銀封上瑞父筆跡書可認識之據此可決此劇爲瑞所作其還金者則梁翁之父

也補正定諸生清乾隆修正定府志卷三十四有傳入文苑志稱其多讀書能文以教奇寓哀聲歌每即席度曲未脫口然趙間已遍賭於旗亭得侍郎清遠摘其還金記紅雨青衫之句比之馬東家離王實甫云所撰還金記所舉還金記即此本鴛鴦陸乃王折雅劇標題云霍先生輕遠鬼神機老夫人錯配書鳳傳深大郎蒼結生死緣董小姐硬認鴛鴦陸稱梁高齊聘玉鸞玉鸞祖母恩悔



婿、女因鬱鬱成疾、高秀入京、試畢歸、有逢  
 次、遇女遊魂、屬其訪塾師霍先生、求救、如言  
 求之、霍先生即日升座、閱牒、命更送書、還  
 陽、其人蓋攝冥王也、高秀異之、猶未敢遽信、  
 歸至女家、訪問、則女病垂危、而復蘇、乃以所  
 遇告、女祖母感其事、即以女歸生、云、此本  
 無序跋、亦不署名、查其筆跡、乃與還金記  
 同時所抄者、標卷數曰、真定深氏直隸集  
 卷十五卷十六、與還金記同、深氏事疑  
 亦瑞所著、今附著此本于還金記之後、目為  
 滿作、或無大誤云、

紅梅記二卷

清初刻本

明周朝儀撰、後字夷玉、鄞縣人、是編德裴禹與女子盧  
 朝容、二人姻緣、以折梅題詠起、故曰紅梅記、折梅題  
 南、仕友郭麟恭、李子春、遊湖上、有盧夫人嬌居、女昭  
 容、貌妍能詩、時春景臨、梅盛開、如登樓眺望、折  
 梅一枝、方吟賦、向、為、牆外、攀枝、忽墮於地、女即取  
 折枝贈之、賈似道、乘輜軒遊湖、適見之、驚為美、求為  
 妾、為語夫人、而策云、以、為、已、字、人、對、當、免、夫人、聞其  
 言、以為是、又重其風貌、即以女許之、似道聞之、怒、拘為  
 於家、私禁之、陽言已許於相府、復向夫人求女、女知其  
 謬、誓不從、懼禍及、乃、逃之、楊州、寄於姨母曹氏之家、  
 初似道之遊湖也、其姬李慧娘、于船中見焉、偶共贊、  
 其美、似道初、即手刃之、至是拘生、姬之鬼乃就為之、歡會、  
 自出、為而瓦、情緣未絕、猶為相忘、為生、引路、使出、差、  
 似道失髮生、訪其姬侍、而慧娘忽現於前、似道信、  
 失次、以是為意、得免、久之、似道在試、以郭麟恭保、  
 上第、時似道、已、為、金、眼、客、宿、於、楊州、則、女、因、曹、娘、子、  
 教、亦、婚、已、為、裴、為、道、服、示、不、他、道、生、至、婦、子、更、忘、

之體之於江蘇今通為李春初為之情不受理。  
潛送昭宗女李歸降為執柄保配云此本為表  
晉評本其末折從評摘後時諸要境之而  
鬼旦出場一人獨唱長曲合場皆冷步依新折名鬼  
評者方是附刻改本題云劍嘯閣江蘇記第十七  
折不晉曾改此劇又評云此劇情節曲折而諧供但解  
曲似張玉生會似亦多梅耳雖然有此情節有此詞  
曲亦就樂府之白雲評論皆為允自一書詩傳  
卷三十初初後少有不符詩集李長風填詞所製  
有李月香玉人紅梅花十餘種唯江梅花最優蜀平  
嶺外伶人莫不唱紅梅花云今唯江梅記有李月  
流傳餘本大異平香間明本亦多異處今從舊  
書邊李月記世傳抄本下月有李月記一書中  
李月記李月之誤然則初後曲傳於今者殆  
有二種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音

無町詞餘二卷 清乾隆丙子五教園原刊本

清曹錫輔撰錫輔字從文號菽園官太常寺  
所收載缺改補員外郎年二十九卒于官生前積  
書甚富晨夕披覽學甚該博所著有朝鮮齋  
詩集二卷詩餘一卷見同治上海縣志二十一人物傳  
及二十七藝文志別集類志詞曲類又載錫輔無  
町詞餘注云又有四色石桃花吟然考此本無町  
餘詞即桃花吟五色石之說稱作者殆未見原  
本致有此誤也桃花吟為四折雜劇演崔護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謂所遇女謝氏小字娉婷大抵依本事詩數衍  
無所出入四色石乃以一劇分演四事每事一折  
其目曰張燿綱廷平感世序蘭序內史臨波  
宴滕王子安檢韻寓同谷老杜興歌廷平感  
世一名崔崔羅廷演翟公羅廷尉復起題門志感  
事內臨波一名曲水宴演王羲之宴蘭亭事子安  
檢韻一名滕王閣演王勃作賦事老杜興歌一名  
同谷歌演杜甫寓同谷作事其滕王閣臨波  
王賦同谷歌等皆杜甫雜不如能鄭瑜泰王閣尤同

讀離騷之要括原文魄力沈雄要亦穩愜可觀  
其崔君門運翟公門客一段集千四字文句長  
幾千言形容炎涼世態頗盡淋漓致令清人  
劇中亦罕見之例云

四名家傳奇摘詞四卷 清雍正間刊本

清車江英撰江英始末不詳是本前載雍正乙卯  
浚義散人序稱江右車子江英及雋才霞食於  
韓柳歐蘇之文者數十年于茲乃以慧心繅口措  
意敷詞云云據此知江英為江西人其名里則不可知  
矣斯所錄凡四雜劇曰藍門開雪四齣演  
事稱愈姪子相子成道後與愈相遇從愈命回  
家仍與妻會生子愈在州奉詔參奏度  
李想雪夜入蔡取地吳元濟平之後敗潮州經

衡嶽值陰霾雲封得神佑雲開筆峯現乃作  
詩云所錄雖不備與標題自藍門開雪不合  
曰柳州煙亦四齣演柳宗元劉禹錫事詞意  
不甚明似謂宗元登第後宰相王叔文委以  
二女許配宗元與禹錫宗元罷貶叔文即暗也與唱  
酬詩句其後禹錫敗連州宗元敗柳州以風謫  
寄贈旋奉詔入京途中遇叔文二女各於驛  
口成婚言辭簡潔五齣演歐陽修事稱修  
妻甚病修寂坐書齋感秋聲為賦既而



入寺應舉、妻從統送別、修成名久宦、妻存亡不知、  
好友石曼卿適死、營葬哭之、曼卿為芙蓉館、  
而修妻之魂<sup>現</sup>至、查其籍、應臥病三年、仍得還、  
陽、命送之、於是修妻復生、問修、己中進士云、  
<sup>現</sup>觀其語、意亦不完統、遊赤壁亦五韻、演東坡  
坡事、稱坡女弟小妹招奉、現為婿、婚夕、該  
其才、坡官翰林、奉<sup>館</sup>入內、上為設樂、賜金  
蓮燭、送之歸、既而現敗郴州、坡敗黃州、坡與  
佛印、魯直遊赤壁、現由郴州內及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其部內曲類

二

主

李遠負荆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稹進之撰、進之錄州人、或云姓陳、見鍾嗣成錄鬼傳、  
其始末不詳、錄鬼簿上太和正音譜上述古堂反也是國  
目十種有廣進之黑旋風負荆劇、天一閣抄本錄鬼簿  
錄此本作杏花莊、注云名目云、杏花庄老玉林、狀、梁  
<sup>黑旋風</sup>山泊李遠、負荆、與天一閣本三數字之異、知所錄實舊  
本也、演李遠事、畧稱梁山樂附近有莊曰杏花莊、  
有玉林者、設酒肆于此、諸首領以暇時常至其肆中  
飲、酒林皆款接之、附近有小寇曰家、家剛曾智  
思、一日冒宋江魯智深名亦來是肆、玉林本不識二  
人、誤以為真、為具酒食、出女滿堂嬌進酒、剛因使智  
思為媒、強掠之而去、時清明日、李遠下山、<sup>玉林</sup>偶過  
林、以事告、遠大怒、追山、望宋江與魯智深、砍寨中老黃、  
旗倒之、江乃辨無其事、遠不信、乃立軍狀、與遠<sup>贈</sup>  
使下山、使玉林辨之、真則江自明、否則斬遠、事既明、遠  
慚懼、及義荆請受杖、江命斬之、而玉林<sup>地</sup>至、蓋宋剛娶  
婦已三日、方攜婦與遠、智思同至、林家會飲、皆  
昏醉、乃乘機來害也、江乃釋遠、命與魯深同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其部內曲類

一

以掩而殺之云進之此劇情雖簡而詞頗  
挺秀在元中亦不失為佳著其第一折宋江白稱  
江綽號順天呼保義蓋三打祝家莊身亡弟  
一折今遂唱黃鍾尾非鐵牛數無禮云  
云皆可與水滸互証異同今百回本水滸載李  
逵及荆事與此大同小異云

燕青博魚一卷元曲選本

元李文蔚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文蔚為真定人  
江州路瑞昌縣尹明寧獻王權太和正音譜撰文  
蔚之詞如雪壓蒼松其他不詳斯編為元曲選本  
標題目正名云梁山泊宋江將全同樂院燕青博  
魚清錢曾述古堂目也是園目黃文賜曲海目所記  
皆與此本收句合曹寅刊本錄鬼簿載此劇作  
報冤名燕青博魚與此本異考宋元人書博博  
字皆作撲如相撲作相撲博買作撲賣則作  
撲者原文大和正音譜作燕青撲魚則字之誤  
也演燕青者稱燕青於重陽節下山遊賞歸誤  
限期受杖憤而失明下山覓醫流寓汴口自述汴  
京汴京人燕和妻王氏弟即捲毛虎燕順王氏與  
橋內私約以三月三日會於同樂院及期楊驕馬至  
撞青倒青欲拉其衣楊殿青急馳而去燕順適  
至見青憤之引入群中以鍼治之而愈互詢姓  
名始為兄弟青敗魚自活年至同樂院博魚楊  
衙內復至奪其擔青奮毆之燕和在旁見之某拳

勇、示與青結為兄弟、引至家、飯館穀之、值中秋  
日、王氏乘燕和醉、與楊衙內私會于後園、為青所  
見、將殺之、楊逃去、率眾至、縛和與青送于官、和青  
乘間越獄走、楊率眾追之、將及時、燕順已入梁山  
、樂聞和青事來救、乃共擄楊與王氏殺之、俱  
投梁山、云此劇情節雖碎、然詞元爽、雄健  
、存且其劇除元曲選及醉江集外、諸選集悉  
不收、則亦僅存、至劇中所言撲賣事實、  
元間市俗、西湖繁勝錄、武林舊事等書記、臨  
安市井皆載之、然其事不詳、此劇於當時竟錢  
之制、言之至事、悉可以考見當時風俗、又李斗楊  
州畫舫錄載、清時揚州小商販賣、有此事、  
乃知古今習俗相去不遠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明洪武曲

灰欄記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行道撰、行道名潛夫、絳州人、鍾嗣成錄鬼簿上  
作李行甫、太和正音譜作李行道、與正音譜合、  
賈仲明吊詞稱絳州高隱李公潛、養素讀書  
、門鎮掩蓋、隱者也、斯劇錄鬼簿太和正音譜並著  
錄、演包拯斷馬均卿妻張海棠一案、稱鄭州妓張  
海棠、從良馬均卿為妻、生子已五歲、均卿妻與趙  
令東有奸、欲殺夫而不得、適遇海棠兄張林向妹  
求貸、媒教海棠卸衣服頭面與之、而歸海棠於均卿  
、謂擅以衣物與奸夫、均卿不悅、命海棠煎湯、婦又  
乘間投毒、藥其中、均卿飲之、死、婦乃誣海棠殺夫、逐  
海棠而留其子、海棠不服、因成訟、令東賄隣人及收生  
婦、均指子為婦所出、官信之、因鍛鍊成獄、押海棠  
赴開封定罪、將海棠兄張林充開封府府祇候、方迎  
升尹也、拯回、適過解人、乃與妹共詣府尹、申冤、謂無嫌  
、李孩兒為死丈夫事、實緣母大婦與趙令東有奸、皆  
時恰值令史掌案、屈打成招、公謂案亦疑之、命提婦至、  
畫反為權、置兒其中、命兩婦左右候之、凡再提、婦無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史出欄外而海棠不能、知子非婦所出、而與合史  
奸是實、遂并合史誅之、杖街坊及收生婦流之、釋海  
棠、使攜其子與張林同居、天一閣抄本錄鬼簿載  
行道此劇、作張海棠屈死下、張薛穿、包待制智勘  
灰欄記、比本收目同、而起合、張海棠屈下、開封府、似  
本謂海棠屈死、而此云釋罪寧家、然果海棠死則  
灰欄曳鬼之說不可通、疑屈死二字有誤、非原文也

殺狗勸夫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為氏、標題云、孫岳兒挺身認罪、楊氏女殺狗勸夫、天一閣  
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奇、目有殺狗勸夫、注云王修  
然、按當作房邪、歸正賢達大殺狗勸夫、太和正譜上錄殺狗勸  
夫、在古今無名氏劇目中、錢曾述古堂及也是園目十並有王  
脩然、斷殺狗勸夫劇、在元無名氏類中、似乎此劇乃元無  
名氏所作、然考清曹寅刊本錄鬼簿下、載蕭德祥劇五種、  
中有王脩然、斷殺狗勸夫、則劇乃蕭德祥所作、德祥名天  
瑞、號復齋、杭州人、世業醫、錄鬼簿稱德祥凡古文俱隳括  
為兩、市盛行、又有南曲戲文等、不言作雜劇、豈德祥所作  
五四皆南戲、而此殺狗勸夫雜劇、自為無名氏所作歟、演洪  
京孫榮妻楊氏事、畧稱榮字孝先、弟華、小字名兒、雖親  
兄弟、而華不見禮于兄、被迫離家、居于城南破瓦窰中、清  
明、華上墓、值榮謂華誚兄、復毆之、次日榮與友柳隆卿胡  
子轉飲于謝家酒樓、醉歸卧地、柳胡得其金、委之而去、時  
風雪甚、華見之、負之歸家、既醒見弟、猶疑弟盜其金、其刻  
薄不近人情如此、榮妻楊氏憂之、思回夫意、乃向隣婦  
王氏買一狗、殺之、加人衣冠於其身、置之後門、榮醉歸、見

以其名在誤認爲宋人也

之以爲死尸也。大懼乞柳與胡代移之於他處。皆辭。窘急謀於婦。婦謂宋若使移之。榮不得已。抱慚以往。而華欣然至。及尸埋之汴河堤上。柳胡知狀。則訟于官。謂榮殺人兄弟。皆被捕拘。華自承謂不干兄事。府尹方欲施刑。而楊氏勉至。曰其始末引濟婦王氏自證。試發其尸果大也。柳胡謝胡子。而莊楊氏投華爲縣令。劇第四折。楊氏棄者爲宋仁宗時。開封府尹王倫然。以考倫然金史一百五有誤。章宗時。曾知大興府事。以剛嚴果決稱。所記實誤。宋蓋元末南人。臨金已志于倫然始末已不能詳。僅

紅梨花一卷 元曲選本

元張壽卿撰。壽卿東平人。浙江有錄見鍾嗣成錄鬼簿。天一閣抄本作東都人。考明實仲明所補。而詞浙江有錄祖東平。蓋藉風流張壽卿。則東都必東平之誤也。斯錄鬼簿本和正音譜述古堂目。也是園日并著錄。演趙汝州與謝金蓮事。稱汝州與謝金蓮同學。謝除洛陽太守。汝州將訪之。先寓書于謝。云郎有謝金蓮者。欲一見之。輔而左右。其人乃妓也。惜汝州溺色。而如此思。有以轉其意。已而汝州至。問金蓮。輔命喚之。左右對已適人矣。汝州意沮。欲解去。輔挽留之。館於後園。及夕有女至。自云王同知女。汝身引入室中。飲語甚歡。洽約明日相會。越夕女果至。以酒一罇。紅梨花一瓶。相贈。止極意甚。因指梨花爲題。求女詩。女占一絕云。本分天然白雪香。誰知今日却濃妝。鞦韆院落溶溶月。羞覩紅脂睡海棠。注稱讀不已。亦賦一絕云。換却冰肌玉骨胎。丹心吐出异香來。武陵溪畔人休說。只恐大桃不敢開。方似情好。而司紅家之老婢。至。士勿勿別去。生悵望而已。自是世得遂。昔問宋。一日獨生旅中。一賣花三婆。手之微。宋因採花。見紅花。大驚。爲生言昔有上同知女。酷好此花。以情死。瘞斯園

中、往往為祟、其子寓園中即為所魅、患病死、語其經  
歷持贈之物、與此不殊、生大驚、適賴下鄉勸農、遂僕從送經  
馬至、即馳之京、應試中狀元、降洛陽令、輔養酒刀之、預召金  
蓮至、與以扇柄、上插紅梨花一枝、屬持之以待令、既而汝州至  
見女及花、為鬼、鬼、河之輔、以資生、轉念慈輔之、意即  
席與金蓮結為夫婦、壽卿此劇陳與郊古名家雅  
劇、無名氏顧曲齋孟稱舜柳集皆收之、稱評此劇  
以為字字滄潤、語語婉雋、近世曲家所不能及、又稱首折次  
折詞更香楚、湯顯祖極譽之、云斯其劇甚名貴、維壽卿  
所作、只此一本、補勝多許、柳集第四折又載補舜批語  
云、此不數枝多、從心與本、改知悉、循此本所錄第四  
折、非原文、今諸本俱在、猶可考核、異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曲類

一

鐵拐李一卷 元曲選本

元岳伯川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伯川里貫有濟  
南、鎮江二說、不舉其名、其始末不詳、是本錄鬼簿太  
和正音譜寶文堂日錄曾述古堂也是園二目並著  
錄、演岳壽成道事、畧稱壽州人為本郡、孔目人甚  
直、然未免擅作威福、時韓魏公奉朝命持節來  
州、吏胥聞之皆懼、岳目以無私、未措意、仙人呂洞  
賓以壽有緣、化一風顛道士詣其門、謂其子為無聊  
業種、謂其婦為寡婦、岳聞之縛洞賓于門首、  
魏公微行至、釋之、岳謂擅縱其縛、命其屬張平  
向公索賄、公出金牌示之、自承即新任廉使、壽遂  
驚悸成疾、旋死、入冥、冥王謂其前生作吏、多為  
不法、將置之鼎鑊中烹之、而洞賓忽現于前、壽  
視其人即瘋道人、知為仙、因求度、洞賓乃言于  
冥王、使復還陽、而軀已壞、時屠戶李氏子新借  
尸還魂、子跛一足、醜惡甚、壽詣其妻、妻初不相  
認、久之乃悟、令入室、而屠家則堅口認為己子、相  
爭、訴于魏公、洞賓忽至、述其事、魏公乃兩釋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曲類

一



之壽隨洞賓仙去以兩世得岳李二姓故名李  
岳道號鐵拐李云此本為元曲選本標目云韓魏  
公斷借屍還魂呂洞賓度鐵拐李岳天一閣抄  
本錄鬼簿注此鐵拐李作韓魏公讀疑係托  
柄曹司呂洞賓度鐵拐李岳目與元曲選  
本微異述古堂目則作鐵拐李借屍還魂蓋錄  
者隨意標目凡曲名此類甚多不足為異也

勸頭巾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孫仲章撰標題目正名云趙令史為吏見錢親  
王小二好鬥楊臨身望京店莊家索冷債河南府張鼎勸  
頭巾曹演刊本錄鬼簿上有孫仲章注云大都人太叔  
正音譜上稱孫仲章之詞如秋風鐵笛然天一閣不錄鬼簿  
以及曹仲明所補中詞均作李仲章究竟孰是也錄鬼  
簿載仲章劇只五本文君上頭吟金瓶十宗斷選留文書一  
劇不及此劇種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錄失載名氏  
傳奇有勸頭巾所注劇正名二句與此本合按抄本錄鬼簿  
河南府作開封府

亦不云仲章作然錢曾述古堂目錄抄本河南府勸頭巾  
張鼎勸頭巾一劇標元孫仲章撰則懋循此本題孫仲  
章者當劇別有所據非妄載也演張鼎斷王小二疑  
獄事果稱開封細民王小二當得員外劉平遠次  
助一日往告貸與平遠婦爭平遠出呵之因相詆小二出  
妻語云設假老相值當殺汝婦乃逼小二立保妻幸文  
書保百日内無事小二不得已署批而去婦本漢太清  
庵道士王顯觀有私至王顯道士謀藥劉城外索債回  
要殺之于路而拉小二殺其夫小二已誣服而鐵杖之甚

頭巾及減銀環未獲。吏通索之。小二乃認。言在葉林  
城外劉家菜園井旁。吏往取。果得之。完顏密  
與已判斬。都孔目張日新疑案經半年而物皆  
出。二供贖時。何人得。聞。有。望。京。府。莊。家。是。  
適遇獄打草。並。適聞其語。拘其家。聞之。又知其  
家事。畢。出獄。曾過一道士于獄門外。曾以小二供相  
告。蓋中環即道士。據其家語。所置以隔小二也。於  
是案乃大白。置劉婦及王道士於法。此劇與羅劇  
羅劇同演。張日新事。其人蓋當時能吏。以決獄  
著稱。而名顯。曲以傳。第二折。新白言。吏掌刑名。  
所須書八事。一筆札。二算子。三文狀。四犯法。五條  
劃。六書契。七抄寫。八止。新續古名家雜劇  
本。卷二。九伏德。十棒子。其語有不可曉者。必  
當時諺吏之俗目也。

魔合羅一卷 元曲選本

元孟漢卿撰。鍾嗣成錄鬼簿上載漢卿亳州人。其始  
末不詳。此劇錄鬼簿正音譜寶文堂目述古堂及也  
是。因目俱著錄。演河南府孔目張鼎勘劉玉娘一案。略稱  
河南府人李德昌。妻劉玉娘。子佛留兒。德昌營城線鋪。小  
云。百日内有災。須以避之。因辭妻之南昌貿易。妻送德昌  
行。言從弟文道元刊本作文錄。屢相調戲。其意止測德昌以婦平日  
與德昌文錄。金言甚實。元誌誠之而去。其後貿易大得利歸。  
將近家。憩于城外五道廟中。冒雨得病。有僧即高山亦以避  
雨。來廟中。因告以居址。屬轉告其婦。來視疾。山入城。適逢德  
昌問路。且述其事。德昌故謬指之。述斯久之。始得劉氏之居。  
已逢德昌之言。兼以魔合羅一贈。其子佛留。蓋時節適為  
七夕也。文道知兄病。先趨至廟中。以毒藥進于兄。劉氏至  
則病已深。扶至家。七竅流血而死。文道因挾制其婦。欲逼  
娶之。不從。則誣以同奸殺夫。訟于官。縣令受賄。銀鍊成獄。實  
業呈完顏府尹。已判斬。六案都孔目張鼎知案可疑。言  
于尹。謂送信人未到案。奸夫無名。証據不足。請覆審。尹以其  
言難。張鼎兩究出本末。折即出玉娘于獄。詢送信人年貌生





死其子不知其事堅不肯承而婦不昧前因猶能  
識洞賓洞賓勸二人學道婦即欣然相隨子  
持劍逐之迨至截頭渡一漁翁渡之猶曾見其婦  
為指其洞果見婦拔劍斬之忽有公人過押  
送官府問何殺人則語云洞賓誘其妻逃殺人者  
乃洞賓官拘洞賓至與對理乃言殺人者必  
有刀仗既現拔劍何不搜之及搜子果得劍  
官怒即命洞賓殺之子方惶懼而洞賓與衆  
仙忽現于前乃有怪入道樂赴王母蟠桃宴  
云錄鬼簿續編載子數曲當有枕中記按漢呂公  
雪恨開後司司改丹借屍還魂今唯此本存  
其司改丹還魂雍熙樂府猶引其零折他則  
不可知矣。

後入桃源一卷 元日送本

題元王子一撰太和正音譜上古今羣英樂府格式有王  
子一名在國朝一十六人中陳與敬甫郊續古名衆雜  
劇錄是劇題國初王子則此本署元人者誤王子一始不  
詳天間抄本錄鬼續編亦不載其人唯太和正音譜  
稱其詞如長鯨飲海又疏云風神蒼古才思奇麗  
如漢庭老吏判辭不容一字增減其高處如披琅  
玕而吐閭閻所以推許之者甚至正音譜錄其劇  
海堂風楚臺雲元曲選卷首鶯鶯元曲選卷首鶯鶯元曲選卷首  
開四更注一作劇阮天台元曲選引作誤入桃源四種今唯誤入桃源  
存此本標目作太白金星降臨凡紫霄王女風有塵  
緣齊衣童子報知仙境劉晨阮肇誤入桃源續  
古歌雜劇本全同劇中大意是稱天台縣人劉晨阮  
肇同學子值朝政昏亂共隱于天台山下暮春入山采  
藥迷路不能歸遇一樵夫指路云有桃源洞人家可  
往投宿因詣之至則笙歌嘹繞有二女出迎呼其名  
姓知遇仙遂為夫婦越一年二人皆動歸國思求暫  
去二女懷然餞之于長亭即席賦詩為贈晨字振家

則景物已非。家人存者皆其曾元兒。展不能識。蓋別家  
已百年矣。憶仙境非凡。乃借摩復入山。覓洞址不可得。  
各賦詩寄慨。便以投崖。太白金星現像。唱止之。云。昔化  
樵夫。指引今。復迷舊路。諸次。手指其後處。則桃花  
叢中洞門已啓。復與二女相會。同登仙位。云。謂二女  
乃紫霄玉女。謫降。其與劉辰阮因緣。太白星命。青  
衣童。先查之。故標目。云。考劉阮事。元明人所演。有數  
錄。鬼簿載馬致遠。有看劉阮誤入桃源。涉續編載  
任江元亨。有劉辰阮摩桃源洞。太和正音譜下  
雙調篇引馬致遠誤入桃源。第四折收。尾一曲。勘  
其文不在此本中。則此本署王子一。當不誤。孟梅翁  
柳枝集。亦錄此劇。其第四折新水令曲行。不盡。  
齣臨間。盼不到宮闈倚。大高。肩評云。三句四句。依吳  
興改本。較原本為佳。考續古名雜劇第四折此曲。  
道不行。乘槎浮海。圓時。不過攀桂仰天高。則懋  
循於此劇。曾加改定。不盡依原本也。

寬大詔一卷 清嘉慶刊本

題涂陽嘯岩居士填詞。前載嘉慶二十年王祁  
一序。稱吾友王嘯岩先生。弱冠遊庠。名噪一時。先  
君宰榆次。始識之。屢困場屋。鬱鬱鬱鬱。不得志。  
晚年悟道。習性命之學。云云。據此。知作者姓王。  
乃諸生困厄不得志于時之人。嘯岩蓋其號。其  
名字則無可考。斯編為四齣雜劇。演陸賈  
誦降南越王趙佗事。其事甚單簡。詞亦  
近平。無甚可稱。祁序又自稱。筮仕中州。與嘯岩  
相同數載。其病時。猶復以持身律已。諄諄  
相勉。言猶在耳。而良友不再。覓其遺稿。得  
寬大詔一卷。知吾嘯岩以陸賈自喻。其抱  
負不凡。惜乎其不得志也。遂為校刻。則  
此本即祁所刊。其書衣題澹雪齋外集。  
或祁所刻。尚有嘯岩詩文集。歟。

喬影一卷 清人雜劇集本

清吳藻撰藻字蘋香號玉岑子仁和人著有花簾  
詞香南雪北廬集斯編為藻所撰雜劇託名謝絮  
才者以身為女子雖懷奇抱異閨閣銷聲不得  
與頤頤眉男子馳逐名場即鬱鬱無聊乃懸所為  
飲酒讀騷圖於書房齊易士衣冠以酒醉之感憤傷  
懷謂屈平避世尚留身後之名今為女子實不  
得與屈平比云云考藻嘗製飲酒讀騷圖一時  
詩人多題詠之則劇之實藻自喻也深拱辰  
兩般秋雨盦隨筆稱藻公夫俱業賈兩家無  
一讀書者據此知以閨中翹秀而適非其倫觀其  
劇詞由意感慨悽涼幾若乏人之趣者可如何之時  
抒情寄恨唯有託之詞筆劇女子名謝絮才殆  
亦天壤間乃有玉郎之感也施淑儀清代閨閣詩  
徵畧八引杭郡詩三輯吳藻小傳稱藻嘗為飲  
酒讀騷圖自製染布名曰喬影吳中好事者被之  
管絃一時傳唱幾如布水處必歌柳七云云則藻此  
曲當時流行流布極廣雖其詞未能臻雄健

騷失意當無

而以女子得此亦非易易矣



花間九奏九卷 花韻庵原刊本

題花韻庵主人著。考沈起鳳報恩緣等傳奇  
四種。為石韞玉所刊。其卷首所附樂府解題四首。  
署花韻庵主人。其板式與此本全同。韞玉詞集  
有花韻庵詩餘。在錫學廬二稿中。知即韞玉甫  
也。韞玉字執如。號聽堂。吳縣人。乾隆庚戌恩  
科進士。以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歷官四川重  
慶府知府。山東按察使。告歸。曾主蘇州紫陽  
書院。入揚州書局校勘全唐文。以道光十七年卒。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詩類

一

年八十二。據見陶淵此集為韞玉所編雜劇九種。曰伏  
上殺經。演罪錯受。當著于濟南仁生女事。曰羅  
敷采桑。演秦女羅敷采桑拒趙王使者事。  
曰桃葉渡江。演王獻之幼桃葉為妾事。曰桃源  
漁夫。演武陵漁夫向陶淵明說所遇桃源  
人家事。曰梅妃作賦。演唐明皇江妃寫桂東  
賦進呈事。曰梁天開闢。演由梁六年老妓侍  
姬樊素小蠻樊素獨留事。曰黃鳥祭詩。  
演黃鳥受知韓愈為僧還俗。除夕祭其詩。

孟郊李賀同享。續餘。愈舉為長江。

曰琴操參禪。演東坡宴西湖。喚妓女琴操承  
應。與共遊僧寺。坡說法。琴操參究。僧參  
寥。証明。故因悟道出家事。曰對山報友。演  
康海李夢陽。劉瑾事。皆一折雜劇。其  
桃源漁夫不能方。尤侗之桃花源。梅妃作  
賦。亦甚遜陳叔枚之一斛珠。蓋情文並  
少。所重安排。特文人消閑餘事。非當  
行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詩類

二



馬氏美者期期勉當改易稱沈願之弟親近傳言於東  
知樂相見後乃神妹大尉子周傳雲美往初之已并及  
矣之語中於人使去之也言於左相請改西約私娶  
馬氏解之云已別發馮雲為婿其才貌過馮遠甚願  
聞而愧悔求見其人傳雲乃易男裝出復作白  
頭行乞孫問如鼠也五里江雲別落坡寒之珠  
兼與古節相記身後凭欄嘆嘆謂曰害其  
容貌字跡酷似傳雲大惑不解近知為艷雲之計  
乃更贈物求也亦左相許歸云贊於王尺樓云

萬曆新城志十二卷 明萬曆四十五年刻本  
明新城知縣張棟纂修棟河南鄧州人萬曆四十四年  
來知縣事新城縣志萬曆十三年邑令王好義創修其  
書已佚惟斯編卷末尚載邑教諭劉紹高舊志原跋及  
訓導賈士邁續跋舊志源委頗以考見棟纂修斯編  
多本前書凡十二卷其目為圖說考輿地考建置考政  
教考官秩表選舉表循良傳人物傳名宦傳勅封紀藝  
文傳雜傳記等其建置考記城池沿革起自唐文宗太  
和元年下迄明景泰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諸朝  
歷修事皆詳載之又政教考記田賦謂門載謂嘉靖  
二十四年丈量地土不論沙墜水占蠲薄荒蕪墳墓道  
路一條徵科故畝數倍增更錄當時中下地畝折當上地  
若干云云此等記載於明代賦役制度之研究頗有裨  
益又記邑境之莊田有清寧宮仁壽宮裕府景府  
汝南王府嘉善公主及慶都伯長寧伯德平伯諸莊  
田其田畝總計約有一二千頃以一邑之地而莊田畝數有  
如此之巨豈因新城為王畿之故歟其記鹽法述宋元  
舊制及明時商販引鹽與戶口食鹽之情況亦詳秩官



表知縣載張棟以後闕問等七人訓導賈士高後有  
韓思范韓士聖二人按斯書即成於棟手不得豫知以  
後之事蓋後人所增補也

乾隆祁臺縣志十八卷

清乾隆六年刊本

清祁臺知縣劉燕雲修邑人李嶷等纂燕雲山西  
平陽府洪洞人康熙乾隆三年知縣事搜祁臺志創  
修於明萬曆朱誥續修於清康熙高顯明志已亡  
康熙志今僅存有殘本斯編繼康熙志而作以乾隆  
六年孟夏開始纂輯歷五月成書其書分十八類曰  
輿地曰城池曰祀典曰學校曰壇廟曰建置曰山川曰  
災祥曰營田曰賦役曰名宦列傳曰鄉賢列傳曰職官  
表曰選舉表曰仕宦表曰殊恩志曰人物列傳曰藝

文志其標目過於繁複編次亦不合法如輿地山川營田  
析為三類已嫌瑣碎而山川類更攔入物產形勝古蹟  
陵墓等書有名宦鄉賢二類而祀典志中復出名  
宦鄉賢之目殊無倫次又城池可入建置名宦可併於職官  
鄉賢可併於人物皆不必多出門目又學校類有書籍  
目以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五倫全書累世忠貞錄  
大明一統志等書悉入集部災祥志記康熙癸丑乾隆  
三朝之蠲免征餉事皆屬彙編強惟營田類水利門載  
永澤閘百泉閘珍珠堤流珠堤等二十餘條記其間

創之年代其與其灌溉之畝數頗為詳贍尚屬有  
關史實之文也

道光刑臺縣志十卷 清道光七年刻本

清刑臺知縣實景燕纂修沈蓮生續增景燕山左臨胸  
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科舉人嘉慶十二年任蓮生浙江  
平湖縣人監生道光六年任景燕以嘉慶十四年纂集  
輯邑志彙纂成未刊旋即任蓮生來寧斯邑復為  
續增刊行之即為斯編書分十志曰方輿曰建置曰  
食貨曰典禮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風俗曰災祥曰藝  
文其卷首之疆域圖圖開方計里甚便核閱建置  
志列倉廩一門載景燕所創設之社倉石井村諸條

先記倉之所在地次記倉房若干間及貯穀若干石  
事蹟出於當時其記載當極可信人物志以舊白  
志數次纂修皆草率相沿即明代縉紳其事功言  
行亦多不可攷斯編采諸史府志廟碑墓表墓  
碑等極意蒐羅然所載亦不多至於蓮生所續  
增者於建置志義倉門增開元寺添設之倉廩及  
當時城鄉貯穀之數目典禮志於文廟從祀東廡增  
陸贄黃道周湯斌諸人西廡增呂坤劉宗周二人  
官師志知縣增實景燕等十二人巡檢增胡桐等九

人典史增游茂松等三人教諭增再蔚文一人訓導  
增譚宗濟于振鐸二人千總增史宗義我外委增  
阮大宗劉萬春選舉志舉人增胡裏等三人  
貢生增閻冬等十七人武科增張贊等五人物志  
於善行補吳養民傳孝友補王琨等三傳文苑  
補趙有誠李虎慶傳列女增陳氏等二十二傳此  
外則無甚增補處

光緒卅台縣志八卷

清光緒三十一年刻本

清卅台知縣戚朝卿修周祐纂朝卿貴州修文縣人光緒  
八年癸未科進士二十八年知縣事卅台志自明萬曆以來  
遞有纂本惟朝卿所見僅為嘉慶志因本之成書其目  
曰輿地建置經政職官選舉人物古蹟藝文其輿地志  
記風俗以上地之肥瘠定民風奢儉其言邑中農商  
諸俗亦確切無浮詞其記物產載土人習攻皮技銷售  
於齊豫吳皖諸省此皆舊志所未詳者經政志權稅  
門於鹽酒諸類行銷之斤數每斤之價格及徵銀若干

皆一一記載之前事門記災異甚詳如記咸豐七年蝗  
災同治六年旱災光緒三年二十六年大饑饉當時  
穀價若干皆登錄此於食貨之研究頗有裨益職官  
志先述歷代制度後舉其人選舉志亦先記歷代試  
格後載名額凡諸史職官志選舉志通典唐六典文  
獻通攷玉海科場條例大清會典興學政全書等皆有  
采摭藝文志分著述金石舊序諸門其著述門  
只列書目兼附釋題金石宜別列為一目今入之藝  
文頗嫌混淆



乾隆沙河縣志十卷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清沙河知縣杜灝纂修。灝字拙初。江蘇金匱人。舉人。其纂

輯斯志。多親目採訪。事蹟見道光名宦傳。沙河舊志。修於

康熙二十七年。以其記載疎畧。故灝又重輯之。其取材除舊志

志外。有十七史通鑑綱目。宋遼金元史。明史。郡志。文獻通考。及

郡縣諸志等。全書分九卷。志曰輿地。曰建置。曰風土。曰田賦。曰職官。

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輿地志詳異門。記載起唐乾封迄

於清乾隆間。舊志於斯門僅錄順治至康熙初年事。此據府

志所載補入。又舊志風俗門。記事簡陋。語亦浮泛。此另立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沙河縣志

土一志。再析為習尚。藝術。食貨。俗禮。歲時。種植。物產諸目。

其藝術門。記邑中木瓦鐵諸匠之製造。食貨門。記民間之

食品服飾。居室營造諸端。皆可資參考。田賦志所記戶口。自

明弘治朝。至清乾隆六十年間。闔邑戶數不過二千餘口。數不

過二萬餘。乾隆十六年。戶增至一萬九千。口增至八萬

七千餘。數目驟增。相去至數倍之巨。此因乾隆九年奉

文。清查滋生實數之故也。綜觀全書。彙輯大體有

法。惟藝文志錄其自撰之文。如碑記有三槐樓記。盧

忠烈公祠記。雜著。有請祀鄉賢詳稿。溫泉賦。詩。有奉

和郡伯王礪齋先生喜雨元韻等六首。未免近於

好名。然古人選錄文字。亦有附己作者。亦無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沙河縣志

續增沙河縣志二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清沙河知縣曹傑纂修。傑字卓泉。湖北江夏人。舉人。道光二十一年任。斯編續乾隆間杜濬所撰志。杜志纂集輯有法。故傑於其書不加刪定。只補其事。前後纂修皆傑任之。並未設局分纂。其取材或訪之邑紳。或採之各房。於邑明經馬世霖。渴水瑛談一書。亦有參考之虞。閱一載書成。板片亦其自捐。可謂風雅好事者。其書續次爲人物。次爲輿地。建置。田賦。職官。選舉。藝文。舊記諸類。以人物居編首。與他志不同。凡例云。志乘中各目多以備一邑之掌故。惟人物一門尤爲典型。所在風化攸關。故此編移置卷首云。但前無此例。究嫌主異好奇。至所增補之文。人物志則官望。鄉型。孝友。義烈。列女。流寓。諸傳。均補前志所未錄。輿地志則詳異門。增乾隆五十六年至道光二十四年事。建置志學校門。舊無先賢先儒之名。此爲補入。兵防門。補道光間裁撥兵額四條。秩官志。增乾隆以後諸人。於元明兩代更補舊志之闕漏。失載者。選舉志。舉人。增張養心等五人。及副榜。拔貢。恩貢。歲貢。貢貢例監等若干人。武進士。增邦上庠等五人。及武進士以下之武科及武職若干人。藝文志。可增者皆係碑記詩文。即傑自撰之沙河八景詩亦附入云。

乾隆平鄉縣志十二卷 清乾隆十六年刻本

清平鄉知縣楊喬纂修。喬字南木。號蓮渠。浙江縉雲縣人。拔貢。乾隆十二年任。其目卷首星野。次地理。典禮。田賦。職官。選舉。人物。藝文。每門之下又別爲子目若干。然臚列頗無倫。如以建置壇廟。學校諸門附於地理志。保甲。遞馬。物產。風俗等。隸於田賦志。皆屬乖謬。又目錄建置門有公署。郵舖。倉庫。郵舖目。而本文乃全無標題。自爲歧異。惟山川門記。窪河。舊漳河等水。於河源流經之地。頗爲詳細。所附堤防橋梁亦能詳述其沿革。藝文志中所收記序之文。如毛求修。邵城碑記。唐澤三堤告成記。陳文言重修復興閣記等文。亦尚有裨掌故。可供言地事者參考之資焉。



光緒平鄉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增刻同治七年本

清平鄉知縣蘇性實纂修吳沂增刊性於同治二年知縣事  
沂於光緒五年知縣事初同治六年性知平鄉縣邑  
舉人李乾運等請修邑志以斯年設局草創甫就  
以捻匪之亂中輟至次年秋始纂輯成書及光緒二  
十年吳沂來任又稍增補之即斯編也其書體例多沿  
乾隆志之舊其目首星野次地理典禮田賦職官選  
舉人物藝文等舊志選舉志有封爵門此移入職官  
舊志無恩賜龍虎二門此增入其餘標目與舊志  
無甚出入其卷首凡例稱於舊志天文有整厘正之  
處但以乾隆志核之文字全同至其增補之文地理  
志災祥門補道光二十八年知縣張光第挑清城河事  
同治二年知縣蘇性實重築城池事職官志知縣增  
乾隆十七年任之王克醇以還若干人教諭增乾隆二  
十二年任趙得基以後若干人惟田賦志地畝戶口丁之  
數目以及徵額稅課等悉與乾隆志同若謂百數  
十年間毫無變動斷無是理此必修志時僅錄  
舊志原文於乾隆後事未及增補也

同治廣宗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清廣宗知縣羅觀駿修李汝紹等纂觀駿字升之  
四川營山人道光十七年丁酉科舉人同治八年任汝紹  
字未詳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舉人曾任浙江山陰縣  
知縣廣宗縣志嘉慶七年邑令李師舒有續修本  
迄同治十二年觀駿又延汝紹及教諭胡光緒訓導  
劉香集等纂輯之體例多仍嘉慶志其編次首為  
封域次為建置祠祀田賦典禮封爵官師選舉臣  
績人物禮祥藝文等其各志之序不分見於各志而  
彙載於卷首體與他志不同而書中每志開首復  
有類似序之小文不知何意又文中每有舊志曰誌  
曰及吳存禮曰諸語按廣宗志斯編未出之前有萬  
曆康熙嘉慶諸志吳存禮於康熙三十二年纂修邑志  
四卷此書所引存禮語當錄自康熙志其稱舊志曰及  
誌曰未詳何指蓋轉錄舊志不加剪裁近於不刪舊  
體固有此失至其記事亦甚疏陋如封域志沿革  
門自高陽氏起迄虛不實列朝地域則僅言屬某  
地不能改核如云三國屬魏之類不免過於廣泛其



選舉志以朝代為經進士舉人歲貢拔貢例監等為緯自唐至清以一表統之頗嫌混淆不清

民國廣宗縣志十六卷

民國二十二年廣宗文化委員會鉛印本

近人廣宗縣長姜極榮等修輯敏修等纂其目為大事紀及地輿民生風俗建置法制財政教育金石藝文諸略政績錄職官表列傳古今人表等其與地略記疆域沿革多本同治志惟每條之下更參攷史籍而疏明之其村鎮列為一表凡村屬某區距城里數戶口若干等按格而稽亟便尋究山川門記水道攷核之處亦屬精當惟書中記事不免有繁蕪之處如民生略已記農人種植事其中復有物產一門所記略同法制略中已載勸學所教育局財務局事此外仍有教育略與財政略又驛站郵局電話倉庫之設置法制略中已載之此外更有建置略皆不免疊牀架屋之嫌其藝文略雖登書目而未注存佚政績錄列於職官表之前次序亦屬倒置

康熙南樂縣志十五卷

清康熙五十年刻本

清南樂知縣王培宗修。培宗字德厚，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進士。康熙四十六年任。卷首載培宗序及丘性善序。次為目錄。又次為御製飭士子文。御製平定朔漢告成大學碑記。及歷修邑志之序。文與凡例末為部治一篇。自此以下乃為正書。標目曰：天文圖志、地理圖志、帝本紀、建置圖志、沿革表、賦役志、風俗志、方物志、秩官志、紀年、職官年表、選舉年表、宦業列傳、人物列傳、藝文志。其分頗嫌瑣碎。如沿革、風俗、物產三門宜併於地理。其帝紀一門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南樂縣志

倉頡赫胥氏不但事涉遠古難以徵信。且一邑之志稱述及於古帝王。標曰帝紀。殊為荒謬。又其沿革表。風俗志。方物志三門。皆自為一卷。而所占篇幅皆不過三頁。簡陋可哂。藝文志收生人文字。如現任知縣王培宗之義學記。戊子春再行季試約。戊子入北關分校序。勸民栽植文等十餘篇。於體例亦不合。惟地理志有諸水源流攷。樂邑以志攷二文。言歷次水患及堤防之事。頗為詳贍。建置志記城池學宮公署亦能攷其沿革。賦役志於戶口地畝兩視。驛傳諸項頗存有明永樂正統

嘉靖諸朝之事。於賦役之研究不無裨益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南樂縣志

光緒南樂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

清南樂知縣施有方修。邑進士武勳朝等纂。有方昆明人。進士。光緒二十七年任。斯志開始於光緒二十八年。僅數月而成書。惟藝文志以有方離任未及手定。陸維炳繼任縣事。延邑人李雲峯增補之。始為完書。斯編標目曰地理建置賦役學校壇廟方物封爵官師名宦選舉人物兵燹祥異藝文志餘其地理志記述沿革援引諸史及舊志府志等蒐羅頗勤。釐正舊志之處亦多。山川門每條之下皆注其出處。亦為不苟。其衛河漳河永順溝諸條為舊志所不載。蓋衛河漳河嘉慶光緒間始先後由大名入境。永順溝亦同治光緒間所開。清者川渠變更乃近世之事也。其職官選舉三志凡康熙五十年以前事本之舊志。以後者多據府志增補。舊志未立武汛一門。此增錄咸豐至光緒間之總把若干人而出身籍貫仍多不詳。

康熙清豐縣志十卷

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清清豐知縣楊燦修。景浙江平湖人。康熙三年甲辰科進士。康熙十二年任。斯編凡十卷。其目首沿革次為建置地理古蹟風土編年田賦鹽鈔祀典帝妃封侯官師武備科貢循良宦業武功經術文苑孝義忠節貞烈藝文等。標目太繁。編次亦嫌猥雜。其古蹟門載顯陵及帝營陵事涉遠古未必可信。其編年門記載皆不注出處。不知所本何書。且其記事有過浮泛者。如載秦二世元年陳涉造張耳陳餘師三千人從白馬渡河下河北諸郡。及載唐明皇開元五年郭子儀等敗史思明復河北諸郡。此皆非斯邑中事有之事。不可濫登也。



光緒鉅鹿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二年刻序

清鉅鹿知縣凌燮修邑人赫慎修纂燮字友鶴安徽定遠人光緒十一年任慎修字惺齋咸豐六年丙進辰科進士官至刑部主事河南開封府知府河北同知鉅鹿縣志自康熙間增修以後久未續修光緒三年邑令張春熙曾因仍舊志從事纂輯然亦未竣事僅成志稿二卷燮來任後復設志局延拔貢張純學恩貢趙學海等襄其事稿成屬慎修釐定慎修為之刪繁補畧歷五月成書即為新編凡十二卷志曰輿地曰建置曰學校曰典禮曰賦役曰風土曰事異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其體例多本陸隴其靈壽志例如建置志凡舊有而今廢者皆存其名舊無而今增者亦書其故壇廟祠宇亦間加注釋以明其源委藝文志關於一邑者列之前編關於一人者列於後此皆倣靈壽志之例也其輿地志記川渠有引証有按語詳其發源流經之地及川渠漲淤之年代末附建閘及灌田等事頗為詳悉古蹟門記舊城南隄故城白起故城柴城等亦具有攷証賦役志記戶口起

光緒鉅鹿縣志

卷一

輿地

光緒鉅鹿縣志

卷二

建置

卷三

光緒鉅鹿縣志

卷四

學校

光緒鉅鹿縣志

卷五

典禮

卷六

賦役

卷七

風土

明弘治間凡正德嘉靖萬曆順治乾隆光緒諸朝之事皆分條記述之典禮志記載極詳凡例云鄉曲人士未易披覽官書鉅典煌煌豈堪終昧今照南宮志例詳細補入庶幾文人學士有所遵循於教化不無裨益所言亦為允當焉

光緒唐山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七年刻本

清唐山知縣蘇玉修、教諭杜需等纂。初同治十年續魁任縣事時，曾延教諭程鳳書、邑拔貢賈天球等，輯唐山志稿，本已具，稿本未及付梓。至光緒六年，蘇玉等又本之撰為新志，以光緒七年刊行。為志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世紀、曰田賦、曰保息、曰典禮、曰學校、曰官師、曰武備、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建置志中有封建一門，記唐侯帝堯戰國柏人侯李曇，後魏柏人侯侯莫陳悅、晉柏人男楊宣及明唐山王等數條，此下忽出橋梁塞鋪武備志中，記營汛，載唐山汛演武場下文，出郵政、遞馬、馬夫，又下文為營汛表，皆雜廁無倫。又建置志已載養濟院、漏澤園，而保息中又言其事，前後亦嫌重複。田賦志記土田戶口，鹽政賦役諸項，條理不清，且所載多為順治康熙間事，於近代事即不詳。選舉志清代舉人只段紹辰等九人，亦恐有遺漏，非其實也。

畏廬漫錄不分卷 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民國林紓撰。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人。紓治古文學，所譯西洋小說數十種，咸傳于時。是編所收皆紓自撰小說，凡九十五事，因事立標題，核其體格，實沿唐以來傳奇之流風。按文人為小說極成于唐，宋人喜為小說，無如洪邁，其夫堅志一書多至四五集，為古今所無。然貪博嗜奇，泛濫既廣，不盡精粹。元明作者雖多，率皆猥瑣，清則紀昀以簡淡勝，蒲松齡以振奇勝。二百年來，文人祖述，不出二體。然作者學有未至，則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小說類纂

效紀昀而僅成瑣錄，文不能高，致松齡則襲其皮毛，雖著述繁多，率無足數。紓生於清季，負一時文名，其為散文，不更八家案臼，違幅未廣，獨其譯西洋小說，修文証本，不乖原意，以蔚藻之詞，寫珠別之意境，其文溫潤可觀，不傷大雅。濡染既深，故其自撰小說亦融會中外，細密調勻，雖稍染西風，而無時流生吞活剝之弊。逮於紀昀蒲松齡兩家之外，卓然自為一家。語其造詣，在近代文人中，可謂推陳出新，克自樹立者。唯遺詞間有渣滓，未能磨貼，如黃建人篇，記黃癡

之女云、藏乃不審其女所抱、則嫁之俗家、李嫩紅篇贊前二十年安有東安之市場、第一之舞臺、等皆病、賽者、以紆嗜言古文、不應有此、唯此等句例、文中無多、偶有疵瑕、亦不至掩其全文、要其幽香深秀、固不失為一代作手、可以抗前修而無愧者矣、

夜譚隨錄十二卷 通行本

按此本題霽園主人聞齋氏著、不著名氏、其書多言鬼狐之事、與蒲松齡聊齋志異之旨趣全同、蓋即效聊齋而為書者、其書文筆亦頗流暢、唯涵養未純、往往流于率易、其中如記大興霍筠諸條、亦涉猥褻、稍嫌刻露、又如卷四雜記五則、記狐異、皆同學稱述之語、其第一則開端畧記與諸人聚談始末、並舉其人名、類乎總序、以下分叙其事、諸條文意相承、若斷若續、與唐人之記三夢同、實當視為一文、其贊宜兼釋五

篇之意、附諸第五則之末、方為得體、而乃裂為數首、彙入各條中、徒隔文氣、又第一則自言有唱紅姑娘事、顧其事不在此五則中、反見于本書第二卷、皆不合文體、唯所記多京師及河朔風物、以耳目切近、敘述描摹、往往得其似、其勝處亦自有不可沒者、考清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錄卷三夜談隨錄條云、有滿洲縣令邦額著夜談隨錄行世、皆鬼怪不經之事、效聊齋志異之轍、文筆粗獷、殊不及云云、據此為滿洲人和邦額作、且其人曾為縣令、續錄又摘其記與狐為



友者云與若輩為友終為所害用意狂謬又記陸生楠事直為悖逆之詞指斥不法乃敢公然行世初無所論勸者以為僥倖之至云按生楠事見本書卷七陸水部條見陸誦戎為駝夫所凌辱俄而遇仙翁其事荒唐無稽其文中有翁曰君尚欲聽狐人之餘罵乎之語眉端注孤音瓜俗呼山西人曰孤則自採俗語未見其為悖逆之詞如以生楠事為不應記則其所記者幻怪且其事在伏法之前當時朝庭與文字之獄蒙仙榜之嫌者多為漢人其胡虜夷狄字不應

避世宗亦有翰音和邦類本蜀州人昭捷于所著書亦有斯論亦未免太狹矣

續創俠傳五卷 明刊本

明周詩雅撰詩雅字廷吹

武進人萬曆己未進士所著南北史鈔里

前日著錄入附錄

裏集古今書傳所載俠行上起春秋下逮於元凡一有一十九事然徵引諸書皆不注其出處所採亦泛濫無歸如齊姜醉遣公子重耳乃婦人之有志節者與劍俠無涉王陵母趙苞母徐庶母雖蹈義輕生亦不得徑以俠又典章任城王章以勇猛見收則凡古今猛將皆可謂之劍俠矣臧洪慷慨為友申屠氏報夫之仇並以入書則凡烈士烈女亦可謂之劍俠

矣他如許遜呂岩世所謂神仙亦一併闖入施宜生背國降金但取其南聘時以虜謀告館者一節亦目為俠可謂漫無體例此本前載萬曆壬子詩雅自序稱庚戌曾刻劍俠今再續之其卷四異僧條附註稱此俠已載前集是其書先有前集今通行有劍俠傳一書不署名不知即詩雅所撰前集否然詩雅此本序謂集凡五卷如前刻是前集亦五卷今通行本二卷不同則詩雅所撰前集當另為一書矣

想當然耳八卷 清光緒四年聚珍堂印活字本

清鄭鍾撰、鍾字樂生、安福人、此本前載李熙齡序、稱同治間權篆東郡、聞鍾子年壯有著述才、顧標度支、術博修養、作寓公、急延入幕云云、知鍾嘗遊幕山東、又載咸豐辛酉、琴園不出山人序、鍾斯編在咸豐中、已成書、書凡八十則、其中所記如卷一李明府條、記咸豐四年聊城知縣李聲春、樂粵寇守城事、李中丞條、記琦善、李吉人事、卷三女科同條、記朱九妹等事、亦稍釋掌故、餘皆雜記見聞、規撫聊齋而不能至、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異聞

齡序乃稱其叙事傳人、酣嬉淋漓以出之、獎許未免太過也、

涇林續記不分卷 涵芬樓秘笈第八集本

明周玄暉撰、玄暉字叔懸、一字絨吾、崑山人、萬曆丙戌進士、官至雲南道御史、按玄暉之祖復俊、曾著小說曰涇林雜記、玄暉此書以續記為名、亦其不忘先德也、其書記弘正以來見聞雜事、皆隨筆記錄、不加文飾、然記述反近自然、其稱一代之事、時可為多識之助、如世宗時嚴氏父子弄權、薰灼一時、忠臣如楊繼盛、沈鍊等受其荼毒者、不知凡幾、然世宗非庸主、或由自作、嵩之母以竊柄、實緣善於揣摩、上意其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雜事

戮忠臣、皆設法激怒、意由帝自行之、故累經言官彈劾、而寵迄不衰、明史雖開此意、而史書簡要、未暇一一著其事例、此則謂嵩一切施為、皆世蕃為之謀、並詳言其致寵之由、可為史書疏証、其記張居正之死、由于嬰楊州妾、縱慾過甚、實斃于婦人之手、亦資異聞、唯居正在相位、綜核名實、一時政治幾於清明、特任情自專、忌之者衆、致不免驕乘之禍、玄暉乃極斥之、謂其色藏禍心、染指神器、實明人門戶爭執之習、不可為訓也、

燈窗叢錄五卷補遺一卷 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本

清吳翌鳳撰。翌鳳初名鳳鳴，字伊仲，號枚菴，休寧商山人。寓吳縣。諸生。著有稽齋叢稿、吳梅村詩集箋注、國朝文徵、東齋勝錄等書。此本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涵芬樓藏抄本，向未刊行，乃札記之書，未有一定體例。其錄前人之文，如卷二錄韓朝衡司官嘆十首，卷三錄朱彝尊序集文一首，卷四錄孫奕示兒編七條，錄隨園詩話一條，皆直錄其文，無所辨正。然間亦考訂名物，如卷一解昔為夜，謂古樂府昔昔鹽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雜事

夜夜艷，卷三釋東漢人無二名，引東十三年公羊傳，晉魏多率師侵魏，此晉曼多謂之晉魏多，識二名非非禮也，以為古禮如此，亦有理解。至于遺事如卷一記明季文人社集，清初社集，卷三記湯斌張伯行事，亦有闕史事，史稱翌鳳博雅工詩，少富陶氏東齋，寢饋書史，積二十年，又謂考據之文易于傷氣，故是編所記皆隨意綴錄，雖有開發，不斷斷以考據為工，然翌鳳讀書甚博，其辨証微引之嚴，往往可供參稽，雖未必能獨造精微，亦有用之書，不可竟廢也。

春泉聞見錄四卷 清嘉慶庚申家刊本

清劉壽眉撰。壽眉字春泉，順天寶坻人，是編記所歷雜事，凡一百十則，不標題，但記條數。其間涉江浙者頗多，蓋壽眉父曾宰崑山、寧海諸邑，壽眉皆隨侍任所故也。劉氏科名鼎盛，仕宦者多，故書中亦喜言家世舊聞。其卷三第八十二條，記山東王倫之叛頗詳。與黃鈞宰金壺七墨所記互有詳畧，可徵知當時事變始末。自餘率皆瑣錄，無關掌故，文意亦殊澀拙。其自序稱經理家政，無暇息肩，素性魯鈍，且多疾苦，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雜事

不好學，以故更鮮知識，蓋自道其實，不失為純朴之士。甥婿李鼎元序其書，則稱其淡泊寧靜，好讀書，讀之不厭三復，是對長者言不得不爾，亦不得以自諉自之矣。



南浦秋波錄三卷 清道光刊本

按此本亦題華胥大夫著實亦張際亮撰謝章铤跋  
棋山莊詩話有題南浦秋波錄詩註云是錄張亨甫  
所著蓋述臺江冶遊之事又引際亮之言曰全臺非  
記全臺秋波錄則錄南浦是二書一以寄慨一以紀  
實用意不同此編我庚寅自序蓋成于道光十年距  
全臺殘淚記之作不過其書記福州倡伎之事卷一  
為紀由述閩中樂伎始末溯自唐中葉至清道光初  
止然粗具梗概未能詳徵博考卷二為紀人自慕碧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類項諸

雲以下為傳十二又附傳者十一又以諸伎相識而  
其事不甚著者為彙傳以其人無可傳者為表然彙  
傳與表人名下皆畧疏數語體例實同不知何以為  
別為二其卷三紀事與四章曰宅里記習俗記歲時  
記瑣事記所記曲中市語及習俗均甚詳悉亦言風  
土者所宜知在本書中蓋為有裨實用云邱煒篋藏  
園贊談林蕉棟眉史條稱際亮著南浦秋波錄書  
過艷冶大吏某有愛女見而溺之竟致瘵卒搜篋得  
書因燬其板並禁翻者外間傳本絕少並以未見際

亮書為恨云云煒篋海澄人距際亮著書不過  
四十餘年而其書已不可見則燬板禁翻之說  
或係事實然則際亮斯書遭遇與薛時雨  
白門新柳記畧同其本至今猶有傳本存  
者不可謂非不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類項諸

金臺殘淚記三卷 清道光刊本

按是本题華胥大夫著。前載戊子自序。按戊子當是道光八年不署姓名。考長樂謝章鉅賭棋山莊詩集卷一。有書金臺殘淚記後一詩云。一傳中含百書事。才華如此竟煙塵。少年痛哭尋常事。我亦悲歌感慨人。亦不云誰作。唯卷六有南浦秋波錄題後詩六首。中有小注云。予所藏秋波錄。芑川書其後曰。亨甫又有金臺殘淚記一帙。嘗謂余曰。記金臺非記金臺也。後世必有淚余之淚者。按亨甫為張際亮字。則本際亮所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一

際亮福建建寧人。道光間以詩名。性耿介難諧俗。遊京師時。南城曹煥方以名輩居目下。羅致名士。士日獲其贈遺。有趨之過甚者。際亮因寓書於煥。責其不能教導後進。徒以勢力奔走寒士。門下士復不知自愛。康恥俱云云。煥怒毀之。由是得狂名。是編記當時京師名優之事。凡三卷。其第一卷為傳十篇。篇後各繫以贊。二卷為詩五十九首。詞三闕。第三卷為雜記三十七則。所載遺聞瑣事。頗可以考見一時風尚。其涉及時流皆闕其姓名。僅書官階。蓋有所迴忌。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不得不然。唯際亮嗜書。雖銷陳鮑覽。實以奇慨。玩者謂其書概當世之好士。曾不如其好色之真實。殆為得之。觀其自序。謂居都門三載。深觀當世之故。頗能言其利而揅其弊。無荐之者。既不敢獻策。復不敢書。輒慟哭。故人情之。每為微樂部少年清歌侑酒。醉後則又慟哭。其金臺殘淚命名。乃因將歸里時。感衣上淚痕猶在。因綴此為書。志一時之情。其雜記云。余為此編。未始非不肖。然新書猶在。罪言久緘。窮者時也。困者命也。酣嬉以保其生者。酒場歌板也。感激而出之。為之辭。所言如此。亦可以哀其志而原其心矣。

于公案奇聞八卷 坊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清文康撰兒女英雄傳第三十九回引是書云。新出于公案。似其書通咸間始行世。唯卷首序已署嘉慶庚申。則書實于嘉慶初元矣。書演漢軍鑲黃旗于成龍事。其文前後相承。而每卷同數句為起訖。且所謂某回者。並非文一首之謂。乃施於每段標題二句之上。文只一段。而目作二回。甚不合理。其記成龍仕履云。初仕樂亭縣知縣。升授直隸通州知州。皆與史合。唯成龍以通州知州擢江寧知府。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擢安徽按察使。以後歷任直隸巡撫河通總督等職。未嘗有官山東之事。此乃云升擢山東按察使之職。實為謬誤。自餘所記。亦莫非悠謬俗說。蓋市人演說之詞。非傳記之比也。按康熙間有兩于成龍。一為山西永寧于成龍。諡清端。一為漢軍鑲黃旗于成龍。諡襄勤。同名同時。並著清節。為一代名臣。而襄勤以旗籍居京師。尤蜚聲華下。為眾所習知。市井揣摩。因撰為小說。雖紀事不實。頌揚未能得體。要亦成龍屬己篤行負清正之名。有以致之。錄之以為臨民者勸。實

無不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市

二



雜劇十段錦十卷 武進董氏景印明嘉靖本

按此本原本為明嘉靖戊午紹陶室刊本近人武進董康得其書以玻璃板景印流傳始廣其書不著編者名氏自甲至癸分十集每集一劇其間雲長義勇辭金李亞仙花酒曲江池蟠桃會八仙慶壽趙貞姬死後團圓黑旗風仗義疎財清河橋維母大賢豹子和尚自迷俗蘭紅葉新良煙花夢均明周憲王有嫩撰今有誠齋樂府本其丁集漢相如獻賦題橋戊集胡仲淵敗竄雷州二劇百川書志所錄誠齋傳奇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十一種中無此目考元鍾嗣成錄鬼簿於關漢卿屈子敬下均錄其昇仙橋相如題柱劇錢曾也是園日明無名氏亦有司馬相如題橋記此未知誰屬至胡仲淵敗竄雷州各家亦未著錄王國維此書既收周憲王劇八種此二種恐亦出憲王手亦應度之詞無他証佐也按憲王雜劇自宋傳本頗稀今則百川書志所錄三十一種皆有其本斯編所錄憲王八種已無足驚異唯相如題橋胡仲淵二劇世仍無別本元明舊劇久佚之本賴此本而存其此則甚覺可貴耳

元稹古今雜劇三十種 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景印本

按此本原書為黃氏士禮舊藏近人羅振玉購得其書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復據以景印者其書不標卷第諸劇錯置亦無倫次蓋當時書肆刊印供演唱之用者故不暇編次條理耳今據王國維重訂目考之其書收元劇三十種應屬於關漢卿者四曰關張双赴西蜀夢曰閨怨佳人拜月亭曰閨大王單刀會曰詐妮子調風月應屬於高文秀者一曰好酒趙元遇上皇應屬於鄭廷玉者二曰楚昭王疏者下船曰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錢奴買冤家債主應屬於馬致遠者二曰泰華山陳搏高卧曰馬丹陽三度任風子應屬於武漢臣者一曰散家財天賜老生兒應屬於尚仲賢者二曰尉遲恭三奪槊曰漢高皇濯足氣英布應屬於紀君祥者一曰趙氏孤兒應屬於石君寶或戴善甫不能定者一曰風月紫雲庭應屬於張國賓二曰薛仁貴衣錦還鄉應屬於者一曰李太白貶夜郎應屬於岳伯川者一曰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應屬於狄君厚者一曰晉文公火燒介子推應屬於孔文卿或金仁傑不能定者又一曰東

窗事犯、應屬楊梓者一、曰霍光鬼諫、應屬宮天挺者  
三、曰死生交范張鷟、曰嚴子陵垂釣七里灘、曰輔  
成王周公攝政、應屬金仁傑者一、曰蕭何追韓信、應  
屬范康者一、曰陳季卿悟道竹葉舟、不知名氏者三、  
曰靖葛亮博望燒屯、曰張千替殺妻、曰小張屠兒  
救母、其中如西蜀夢、拜月亭、彈刀會、調風月、遇上皇、  
脫夜郎、介子推、東窗事犯、霍光鬼諫、七里灘、周公攝  
政、追韓信、博望燒屯、張千替殺妻、焚兒救母十五齣、  
今皆無傳本、如七里灘、追韓信等、後世選本如成世

新聲等亦僅摘錄其一二章曲文、非有全本、餘十五  
種、雖與臧懋循元曲選複重、然如焚昭王疏者下船、  
日本狩野直喜校其文、知其曲名同而詞異、尉遲恭  
三奪槊、王國維校亦以為全異、直是二本、至於每曲  
詞句之異、尤不可勝數、且不獨臧本為然、即以他本  
校之、亦往往大異、今舉看錢奴割為例、元本此劇第  
一折寄生草你爺娘在生時常憂飯一曲、後為公篇、  
又後為六公序、以枝惠機子雜劇選本、則無公篇、元  
本此劇第二折倘秀才孩兒差了一個字一曲、後書

為呆古原奶、奶可露見、又後為倘秀才今有錢學  
不的哥哥五湖四海一曲、今惠機子本乃重倘秀才  
曲、無呆古原、又倘秀才今有錢學不的哥哥五湖四海  
曲、後元本為滾繡毬、脫布衫、小梁州、公、賽鴻秋、三煞、  
二煞、收尾煞等八曲、惠機子本乃於賽鴻秋前續滾  
繡毬、脫布衫、小梁州、公、四曲、於賽鴻秋後續三煞、二  
煞、二曲、其收尾煞、曲雖同、然校其文、惠機子本又少  
陷窮人的心兒毒以下至與他財交命不快百四十  
餘字、又改曲中跋尾形骸、害害心腸句為跋尾形骸

你害害、直不成句、按明刊惠機子本多用原文、本較  
臧懋循元曲選為善、核以此本、乃差異如此、是知學  
者欲究元曲秘奧、唯元刊為可據、後人之刊元曲、於  
元曲從違雖有矜慎與孟浪之不同、要不能盡依原  
文、無所更動也、斯編為元刊之僅存者、雖塵劫之餘、  
不過三十種、要為人間秘錄、世有好學深思之士、其  
視此本固宜珍同拱璧矣、



殘本雜劇三集十四卷 清順治刊本

崇禎庚辰進士

明郎式全撰式金字仲情親名無錫人天錫選明

季所撰雜劇凡吳偉業尤侗茅維鄭瑜孟稱舜周如

璧查維佐張素宗桂未祥薛旦張龍文孫原文黃家

舒陸世康堵友芬南山逸史碧蕉主人土宜通民十

七家三十二劇又附式全及弟兄全所撰各一劇於

後共收十九家三十四劇明劇間著名諸作大教株

無遺唯此本已不全缺原書卷五一卷又缺原書

卷十至卷二十九計十九卷僅吳偉業通天臺臨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閣二劇尤侗讀離騷帶琵琶二劇黃家舒城南寺西

臺記二劇堵友芬街花符一劇土宜通民殿詩戲一

劇式全風流塚及弟兄堂堂話一劇與目合皆完全

無缺所錄茅維劇據目為六種僅存蘇園翁奉廷筑

金門戟開門神四種計所存十四卷不及全書二分

之一然其中除吳偉業尤侗四劇今有別行之本外

餘皆無傳本且所錄吳偉業尤侗之曲勘以見行之

本文亦多不同蓋是編刊於順治十八年猶據其原

稿今存西堂全集諸本皆後來刊行以有所避忌往

福建泉州府知府

往刪改字句則此本所錄實覺可貴也此本前載灌

隱人一序稱式全為年兄按即吳偉業又有式全句

序稱通來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或憤懣

激烈或月露風雲寓其飲臨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

發其閻天遊仙之夢幽居無事郵筒往來得若干種

梓行之云云則式全編實寓感慨觀所錄西臺記奉

廷筑等皆抒亡國之痛非無意而作者而書名雜劇

三集以維沈泰成明雜劇初二集之後隱示不忘明

朝亦有微意續斯編者殆不可以不察焉通本視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後四聲猿散套 清嘉慶甲子刊本

清桂馥撰。馥字東升，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遷雲南永平知縣。居官多善政，嘉慶十年卒于任。年七十，馥博涉羣書，尤精小學，所著說文義証札、楷等書，俱咸傳於世。是編乃馥撰雜劇四種，曰放楊枝、請白居易遣家妓樊素事、曰題園壁、請陸游遊沈園事、出妻唐氏相遇因而題壁事、曰謁府帥、請蘇軾為鳳翔判、不見禮于府帥陳希亮事、曰投園中、請李長吉歿後詩稿為其中表所毀事，皆一折中放楊柳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府帥二本為北曲，其投園壁投園中二本皆用南曲。馥以老師宿儒，孤宦天末，暮齒窮年，猶兼有一令，沈埋下僚，抑鬱不伸，故取古之賢哲軼事以自況，其境可悲，其寄託感慨亦足以增人惆悵。雖經師製曲，未必當行，而樵華行吟，實為刻林亭故，為劇曲生色。固當因其人而重其書也。唯陸游題壁一事，兒女之感，無關升沈，馥乃以之入曲，疑非偶然。王定柱序稱此劇之作，意于感事，交游間當有所感，而先生曰無之，是其事馥不欲明言，後人亦不能以懸揣得之。至四

曲科白完整，本雜劇之體，題以散套，實為不妥。今附定其誤，仍以原名著錄，庶不失其真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 清嘉慶庚申北平廉所重刊本

清紀昀撰。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歷官禮部尚書左都御史。嘉慶間官至大學士。昀學問淹通，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昀總纂官，專司其事，凡十餘年。成四庫提要二百卷，典贖詳載。至今天下人重視其書，是編為昀所撰小說，曰《潔陽消夏錄》六卷，乃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以編排秘書于役奉時所作。曰《如是我聞》四卷，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成書。曰《槐西雜志》乃官都御史時所作，以乾隆五十七年壬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纂

成書。曰《姑妄聽之》四卷，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成書。曰《潔陽續錄》六卷，乃嘉慶三年戊午扈駕瀋陽退直時所作。是時年已七十有五矣。其《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志》三書，皆先後為書肆刊行。姑妄聽之則門人盛時彥所刊。嘉慶五年庚申，時彥請于昀，合五書為一編。二十一年又重刊之。凡二十四卷。自卷一至卷六為《消夏錄》，卷七至卷十為《如是我聞》，卷十一至卷十四為《槐西雜志》，卷十五至卷十八為《姑妄聽之》，卷十九至卷二十四為《潔陽續錄》。閱微草堂筆記則總

題也。昀博極羣書，考據詞章俱有根柢，故其書敘述淵雅，迥出諸人之上。哀然為一代藝文之首，以視蒲松齡聊齋志異，雖雜記傳奇各有其體，而古澹典實，非松齡所及。門人盛時彥跋姑妄聽之云：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至於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簡裁，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又稱其書體例而為之說云：必取諸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以為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明著書之理，雖裨官勝記，具有體例。凡此稱道之詞，以施之昀，俱非過譽。考李慈銘日記稱四庫提要多出歷城周永年之手，永年專經而部，而紀河間之學亦長于諸子，其精密在史部集部之上云。今以此筆記核之，則書中所述，往往有可與四庫提要互証者。如姑妄聽之卷三云：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寓其詞耳。四庫提要集部別集三，錄箋注評點李長吉歌詩，其釋題云：諸家所論

必欲一字一句為之詮釋故不免轉轉轉轉反成滯  
相如秋鬼唱鮑家詩因鮑照有蒿里吟而生鬼唱因  
鬼唱而生秋墳非真有唱詩事也循文行義詎得其  
真其疏賀詩二書皆同如提要此處為昀之文又提  
要於六朝以下諸小說皆以太平廣記校見行之本  
考証最勤而筆記亦善引太平廣記且往往注其卷  
數如澤陽續錄等引靈怪集延法今佚此條見太平  
廣記六十八云云如是之類書中屢見不一而足尤  
可為提要子部出昀手之証蓋昀本一代鴻儒其淹

博多識有似漢之創向其四庫目為學術而作可比  
七畧筆記五書雖託之裨官家言其中亦未嘗不見  
學問則說苑新序列女傳之類矣清未駢雜老人作  
蘊素庵雜記謂閱微草堂筆記間有錯誤如屋山為  
近屋脊之牆昌黎寄廬全詩必用之乃不引韓詩而  
引范石湖詩嗜好異俗殊酸鹹亦韓句乃以為東坡  
詩李賀荳籬引杜氏叩碑集已選之乃曰從來選本  
未及以為偶誤猶所不免不知名物瑣碎考証至難  
有意吹求即漢金瓶梅詞話亦不能無一時之疏

况昀之學博綜大體不專為訓詁之學一義之微豈  
能盡察無遺且其書本小說與之所及間涉考辨既  
非專門著述即無用以此相執且全書二十四卷所  
摘亦只此三條亦可見昀書之不易攻訐矣諱獻  
堂日記又謂四庫提要乃欽定之書昀作筆記每稱  
余撰四庫提要云云摘其不知體然自來儒臣奉敕  
撰書例得列名如晉書隋書今人皆認為房喬魏徵  
撰亦無異議四庫書之修昀本為總纂官清國史館  
昀傳大書提要成進御上嘉其詳覈仁宗上諭亦謂

昀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為出力云  
云則當時朝廷本以功歸之昀昀自稱撰斯書實無  
不可獻所責亦未為公允也



艷異編四十卷 明刊本

題王世貞編、湯顯祖評、前載顯祖序、文中言之、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蓋萬曆四十六年所刊也、其書雜採古今說部、分類編次、凡十七門、曰星部、神部、水神部、龍神部、仙部、宮掖部、戚里部、幽期部、冥感部、夢遊部、義俠部、狙異部、幻術部、妓女部、男寵部、妖怪部、鬼部、分類頗嫌瑣碎無序、其文錄太平廣記者甚多、佔全書十分之七、宋人小說如康市消尊錄洪邁夷堅志、元人如夏伯和青樓集、明人如翟佑剪燈新話等、亦往往採錄、其卷四金廢帝海陵諸嬖條、則自金史嬖倖傳錄入、在馮夢龍情史之前、知馮夢龍輯書時曾參考此本、錄其所據、亦屬繁富、唯輾轉轉錄、出處不明、其書僅十七門、而宮掖一門已占十卷、可謂毫無持擇、世貞在有明一代、號為博學、何至為此等書、此必書肆所託、即湯顯祖序評之語亦屬偽造、無是事也、

續艷異編十九卷 明刊本

題王若虛批評、與艷異編同時刊行、亦不知編者何人、其書分二十二門、曰神部、龍神部、仙部、鴻象部、宮掖部、幽期部、情感部、妓女部、夢遊部、義俠部、鮮介部、器具部、珍奇部、禽部、見蟲部、獸部、鬼部、狙異部、定數部、冥跡部、冤報部、草木部、標與前編或同或不同、其採太平廣記夷堅志剪燈新話等、與前編亦畧同、唯收明人小說較多耳、考明萬曆間吳大震曾撰廣艷異編三十五卷、此書標目半同吳書、所載大士誅邪記等、吳書亦有之、此書或即依傍大震廣艷異編稍稍變通為之、亦未可知也、

燕蘭小譜五卷海鷗小譜一卷 乾隆刊中箱本

燕蘭小譜題西湖安樂山樵吟其書記京師優伶起  
乾隆甲午迄於乙巳凡十餘年間所閱名優皆一一  
為之題詠稍疏其事其卷一錄畫蘭詩五十四首詞  
三首皆為伶人王湘雲而作卷二所詠為陳銀官等  
十八人詩四十六首卷三為句二等二十六人詩四  
十八首皆花部卷四為吳大保等二十人詩四十四  
首皆雅部其軼事新聞又為雜詠凡雜事十八則詩  
二十八首錄入第五卷附諸卷之末雖以題詠為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一

而人各有傳遺聞瑣事雜出其間亦小說傳記之體  
考清禮親王貽棧喃亭雜錄卷八煙蘭小譜條云自  
魏長生以秦腔有唱于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  
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殊秀為士大夫所賞識  
有宗子某嘗析其園中樓閣為其償還債湘雲性幽  
藹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為之作煙蘭小譜  
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為魁選云所云當即是  
書然記標題為煙蘭不作燕蘭譚獻光緒四年復  
堂日記稱其友寄洲以燕蘭小譜見示二三十年未

見之書作者題西湖安樂山樵蓋仁和余秋室先生

集所撰惜在都時未與王小鐵輩論及此云亦稱仁

和余集撰與喃亭雜錄同而楊懋建夢華瑣錄則稱

吳太初司馬撰燕蘭小譜頗以譜中所載無杭州人

為憾後乃得張柯亭一人又稱杭州吳氏撰燕蘭小

譜天津張氏撰秋坪新語皆在乾隆庚戌辛亥間備

載魏長生陳漢碧咸時事獨以為吳太初作考太初

乃仁和吳長元字是本前載作者自序署安樂山樵

太初自撰則書為長元作無疑其稱余集者蓋集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長元同為仁和人伶人王湘雲畫蘭集亦有題詠因  
誤為集作矣是本附刻趙執信海樞小譜一卷前載  
趙起果序及余集序起果序謂命集手抄刻之此本  
已用扁字非寫刻蓋據其本重刊者執信少年登第  
以國忌觀劇小過與洪昇等同遭罷斥因頗風塵時  
論惜之此書乃執信康熙甲申天津時所作記狎遊  
之事多率意而出而文特悽楚所附題贈詩亦貽宕  
逸麗饒有風調其類然自放借風情以寓其悵快蓋  
亦北里志板橋雜志之比也表枚隨園詩話補遺卷

三載安樂山樵燕蘭小譜引其妹張柯亭等四詩以  
為在南都煙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又載趙秋  
谷海涯小譜稱其贈仙姬不忘純白最佳蓋當時倚  
楮故故均見其書云

京塵雜錄四卷

清光緒丙戌上海同文書局石印本

清楊懋建撰懋建字掌生號爾周道光辛卯舉人是  
本署藥珠舊史則其別號也其書記京師優伶之事  
凡四快表一曰長安看花記記伶人秀蘭以下二十  
一人皆劉目前之人為斷卷二曰辛壬癸甲錄記觀  
者以下十四人皆行輩稍前者其標目曰辛壬癸甲  
蓋懋建以道光辛卯離籍入都至甲午已四年述此  
四年中所聞見之人也凡卷一卷二兩卷皆成於道  
光丙申丁酉之際卷三曰丁年玉筍志記秀芸等十

二人懋建道光丁酉以科場事被逮戍辰谿路中追  
憶近時所聞諸伶而作初名看花後記嗣改此名其  
年輩又後于長安看花記所載卷四曰夢華瑣錄則  
雜記歌場舞筵間之熱鬧瑣事于當時社會鋪敘為  
詳極有裨于風土考証凡卷三卷四二卷皆成于戊  
所卷端皆有序署道光壬寅則為二十二年矣懋建  
負才名受知于儀徵阮元此書第四卷載其道光丙  
申與阮元論今樂語謂今樂古樂中間尚隔燕樂一  
間亦為有識蓋亦留心樂章之人唯其行文喜堆積



學故眉目不清此本卷末載桂林倪鴻跋稱其芬菲  
才實可傳推許不免稍過唯以紀事而論則較吳  
長元燕蘭小譜為詳長元所記皆乾隆間事茲則通  
光間歌場之事皆所目擊一一縷叙不厭瑣雜世之  
考散樂者亦當有取於是也

表異錄二十卷 清康熙戊子海昌陳世倌刊本

明王志堅編志堅字弱生更字叔士亦字聞修崑山  
人萬曆庚戌進士官至湖廣提學僉事所著讀史商  
語四卷四庫總目錄入史評類存目是編採集古事  
分二十門曰天文地理人物宮室器用音樂軍旅植  
物動物人事國制職官刑法錢幣藝文仙趣佛乘樓  
逸技術通用每門之中又分子目其無子目者則標  
總裁乃羊錄前人著作摘其奇文異句供採摭之用  
者然錄轉輯體例不明諸門所錄各條或於正文

出其書名或于文末注其出處而無出處者實居多  
數明人著書往往若是此本為康熙間海昌陳世倌  
刊本世倌以康熙間刊陶穀清異錄並及此書意以  
相配清異錄標舉奇文異名雖近鉅制然所錄唐五  
代之事據當時見聞書之極有裨考據若志堅此編  
實不得相提並論此本前載志堅弟志慶序云先生  
學術極有原本其綜核史氏貫通千載若置身當時  
不止觀解文義此豈循文逐句漫事涉獵而能然者  
是編微奇集異人有同好然吾恐以是編求先生先

生隱矣。所信如此。似隱為志。堅地者。蓋亦心知其不可矣。

對山書屋墨餘錄十六卷 清同治刊本

清毛祥麟撰。祥麟字對山。上海人。是編成于同治庚午。前載自序及南匯縣作霖序。卷中每條後有評。署兩蒼氏者。即作霖也。其書或雜記見聞。或抄錄成編。體頗不純。如卷三摘錄試椿乘槎筆記十五條。卷四志局摘錄十二則。則同治丙寅修上海志時錄採訪送局之文。卷六程序伯零墨稿存五則。則錄程廣鷺小松園閣零墨之文。卷十摘錄曹千里說夢殘墨十二則。為曹家駒說夢之文。卷十一田史傳。則朱作

霖之文。卷十六誌泰西機器。則摘錄吳人丁燾良所輯格物入門。皆非自作。其文或為瑣錄。或具始末。如傳記之文。亦不一致。如卷五傭珠珠遇一篇。則刪潤清初人所著過墟志感為之。亦非己作。其文雅自矜持。然體格卑弱。未臻純熟。不能獨樹一幟也。

磯園釋史三卷 涵芬樓秘笈第九集本

明屬

明孫維芳撰。維芳字世其。華容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刑部主事。東廠獲人誣為盜。下刑部論法。維芳白其冤。改兵部員外。武宗將南巡。維芳率諸部寺屬百餘人諫。止捕繫廷杖。終雲南提學副使。是編記朝野雜事。其中唯卷二沐英世傳為高皇子條。姚少師廣孝條。為明初之事。餘皆正統以來事。而正嘉兩朝所記尤詳。如卷一記宸濠謀叛始末。及李士實劉養正事蹟。皆足以佐史談。記錢寧藉沒物數。亦資異聞。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說部類事

嘉言識異。如載陸震葵雪軒詩。以為杖死之兆。記正德七年黃河清。以為世宗入維之兆。此等皆不必為之說。至嘉靖六年河南靈寶縣黃河清五日事。越十年迄應驗。乃以靈寶人許讚撰吏部尚書當之。尤為附會。又正德時廖鵬貪戀祿位。使其妻通於錢寧。其事雖實。然其人則無恥。其事則穢褻。記此一端已汙筆墨。乃詳細登載。摹繪口吻。幾如傳奇小說。殊嫌猥濫。不免為文字之累。然其書三卷除卷末瑣錄外。正嘉間遺聞掌故往往而有。亦未嘗不可為考訂之資也。

續金瓶梅十二卷 通行本

題紫陽道人編。湖上釣史評。前載黃隱道人西湖釣叟南海愛日老人等三序。均不知何人。其書卷首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一文。署魯諸邑丁耀亢泰解。本文又稱臨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鶴。臨化遺言說五百年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後身。來此相訪云云。考耀亢自號野鶴。則書即耀亢所撰矣。耀亢字西生。山東諸城人。明諸生。清順治五年入京。由順天籍拔貢。官容城教諭。所撰丁野鶴詩抄。四庫前目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傳小說類

錄入集部存目。是編續明人書。便書中人物一一轉生。咸得惡報。意主因果。異於舊本之猥褻。唯叙宋金用兵及故李師事。穿挿其間。間目稍繁。又喜為議論之詞。文中雜引佛道之書。闡發義理。動數百言。非小說之體。耀亢負詩名。所撰戲曲有表忠記。赤松遊。化人遊等。為海右能文之士。其作是小說。不知何意。考耀亢有出奴紀畧。自叙亂離避地事甚詳。又曾參劉澤清軍事。孟澹孫之際。多厯事變。或觸物有感。因作是書。亦未可知也。



殘本東遊記三卷 清初刊本

題顧道民脫稿不知何人其書凡二十四章記敘諸事不主一端而文意銜結用演說之體中或牽引古事動數千言以此本只存三章不知其全書始末大抵詭怪猥褻之詞多人所不忍言又喜為古體別字非反覆參伍不能知為何字明季風俗僻壞坊市往往印行猥瑣小書以圖私利若此書既不易披閱則其意非以牟利可知或別有不得已而出此或迂訖之士為異書以炫世均不可知觀其援引古今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鑑十說教

誦甚博亦非淺學之士不知何以蓄意為此書也其書第二十四章稱于叔夜知在袁晉西樓記之後末卷稱季滄葦王錫闡知作者乃清初人又稱今日本長崎有大唐街皆中國人云云考日本長崎唐人街數於元祿二年當中國康熙二十八年然則其書至早不得在康熙二十八年以前度其人亦康熙時人矣

殘本京本增補校正金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十八卷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刊本

按此本為建陽余氏雙峯堂刊本其本自卷一至卷七並缺卷八以下至卷二十五完好而重卷十一卷所存實得十八卷其卷中附詩輒云仰止先生或仰止余先生觀到此處有詩仰止乃明福建建陽書賈余象斗字所刻小說雜書或題三台館或題雙峯堂今世多有其本此本題雙峯堂又載象斗詩疑即象斗所刊之本矣其書每葉分三欄上欄為評釋中欄著圖下欄為正文每卷標舉題目而不記回数以明百回本水滸勘之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鑑十說教

書第十九卷至二十三卷記田虎王慶事十七節為百回本所無其餘節目雖同而文字亦刪畧殊甚如百回本宋江吟反詩一曰宋江自語云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句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復類配來在這裏我家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此本卷八乃有學吏二字及結識了多少江湖好漢句文為出身雖留得一個虛名目今三句之上功名不就父母兄弟幾時相見寄不成句又如百回本李逵有母下山前有

請假一段、此本卷九不錄其事、而逕記李逵在沂水縣看榜事、解珍解寶越獄與宋江打祝家庄同時並起、其人不見前文、故百回本記越獄前有說明一段、此本卷十無之、於文理皆未合、其為節本似無疑義、至此本標目亦視百回本為特少、如百回本之第四十回第四十二回第四十三回第四十七回第四十八回第五十二回第五十七回第六十八回第八十七回第九十三回第九十八回諸目此本皆無之、此或以紀事畧而目有省併、或分章裁篇二本原自不同、均未可知、至百回本

征遼後即接征方臘事、此本則征遼後尚有征田虎王慶事自第十九卷以下至第二十三卷記其事、按百回本載征遼事文甚荒率、必非水滸原文、此本已載征遼事與百回本同、而其記田虎王慶事為百回本所無者亦疏淺不文、且三法司本明人語、文中用之則亦明人所增無疑、唯表無涯百二十回本水滸發凡郭武定本即舊本移置關漢事甚善、其於冠中去王田而加連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則附田虎王慶事於原本、猶在嘉靖時郭勛按勛封武定侯刊定水滸之前、無涯在明季所見水

產生記  
先就後  
說省脫  
一足

滸必有記田虎王慶事而不載征遼之本、故所言如是、然則此本錄王田事當出于舊本、而征遼事乃據郭勛本增入歟、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稱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尚極足尋味、十數載後為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後數十年無原本印証、此書將永廢云、象斗與應麟俱萬曆時人、應麟所指摘者、殆即此等是其刊落原書本無足取、唯今行世諸百回本已不盡依原本之舊、此本究自舊本出、所錄雖刪減之餘猶有可以

考見舊本者、如上欄全載各篇開場詩詞、評云未干水滸內之事、反據人眼目、故記上層、隨人覽看、據此知水滸原本開篇原有詩詞、今諸百回本皆無之、其逸文反賴此而保存、是亦有裨考証矣、

覽世雅言八卷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按是編不知編者何人其前載係天館主人一序以豫章居士警世通言序勘之自所得未知孰脣而孰真也以上全同唯隴西茂苑野史以下六十二字不同其序用通言序而署名則與古今小說序署同不作豫章主人亦不知何故或通言序本署係天館主人今本已易他名而此猶依其舊亦未可知所收小說八篇見於馮夢龍三言者七篇如卷二陳御史巧勘金釵細按古今小說卷二卷四楊八老越國奇逢出古今小說卷十八卷六旌陽宮錢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言小說類存目

一

鎮妖按出東善堂本卷五白玉娘思苦成夫出醒世

九卷七呂洞賓飛劍斬黃龍醒世世世卷八黃秀才

徽靈玉馬出醒世世言見於初刻拍案驚奇者一篇如

卷三誇妙術丹容提金然拍案驚奇此篇題目本為一

聯文曰丹容丰采九還富翁千金一笑此本昨聯作隻

句乃依今古奇觀卷三十九所題蓋他篇依三言原題

均是隻句唯拍案驚奇每篇題目例用聯對今直錄其

文則文不一律故以今古奇觀題目易之也然因此知

是編成書在抱甕老人今古奇觀之後或者以為其書

早成在三言之前者誤之甚矣

早成在三言之前者誤之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唐鍾馗平鬼傳八卷 清乾隆乙巳廣州刊本

題東山雲中道人編、姓名不詳、是編所演凡十六回、此唐進士鍾馗奉國縣令為帥、俾抄平人間諸鬼、所領冥卒四名、至萬年縣有鬼十餘糾眾來抗、馗與戰皆不支、又於桃花山收神荼鬱堽兄弟、諸鬼或擒或誅、皆以次平定、其命意在借馗平鬼事以諷世、與專主紀怪變之書不同、然其間司鋪陳未盡妥善、文亦不免刻露、書中於貧士及有<sup>家</sup>累之人甚致矜憫、故謂其鬼降馗建功、得生高門、而最憎清客文人、謂為膾臍浮蕩之鬼、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寒士不得志者所作、故託以鬼語、罵盡世人、慨乎其有餘怒、不自知其言之偏急也、接通行本陽直樵雲山人新鬼傳四卷、題第九才子書、亦演鍾馗事、勘其文與此本全異、疑此為舊本、今存其目著於錄、

殘本平妖全傳四卷 明刊本

題吳興會極清隱道士編次、共都瀛海嶺仙居士參閱、彭城雙龍延平處士訂証、是卒已殘、存卷二卷三卷四卷五四卷、其卷二自第十三回起、卷五至卷六十四止、每回以四字標題、記天啟間徐鴻儒之亂、多為實情、按鴻儒以天啟二年五月起兵、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治鄆城鉅野鄒滕嶧、眾至數萬、巡撫都御史趙彥為故大同總兵楊肇基可用、朝廷因命肇基為山東總兵官、偕將孽陳九德帥兵討賊、築長圍攻鄆、十月復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俗小說類存目

鄆縣、禽馮儒、獻俘磔于市、其事分見明史憲宗本紀及楊肇基傳、<sup>明史二百七</sup>十附馬龍傳、小說所謂山東巡撫趙、則趙彥也、所謂楊總兵、即楊肇基也、賊陷滕縣、知縣姬文允登<sup>推賊</sup>得死、節最烈、事詳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忠義傳、小說載之內誤作文胤、又登州總兵沈有容、明史卷二百七十亦有傳、唯與此役無大關係、史但載楊肇基平馮儒後代有容鎮登萊而已、小說又載賊黨有女子裴月娥、因說許參將定國降於官軍、頗立功、其事有無不可知、凡小說家言多如此、亦不必問其有無也、

西廂記五卷

明凌濛初刊朱墨本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元王實甫撰。關漢卿續。明凌濛初評釋。濛初所著有時  
逆等書。見四庫前目。小說有拍案驚奇。已別著錄。是編  
前載凡例十則。後有小序。署即空觀主人用詞名。而所  
鈐朱文印二。一著濛初之名。一著其字曰初成氏。則未  
嘗不以姓名示人矣。凡例謂得周憲王刊本。分為五本。  
本各四折。折有題目。正名四句。以末句為本劇總名。得  
元人之體。因遵憲王原本刊之。一字不易。置增損。即有  
鑒然可改者。亦但明註上方。以備參考。至本文不敢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仍舊。又云評語解証以釋疑滯。正訛誤為主。至如用事  
習見者。非博雅所須。故不備。其體例如此。故其本錄王  
關曲獨立為五卷。曰張君瑞開道場雜劇。曰崔鶯鶯夜聽  
琴雜劇。曰張君瑞害相思雜劇。曰草橋店夢鶯鶯雜劇。  
曰張君瑞慶團圓雜劇。每本四折。無標目。其解証各附  
于本劇之後。又附錄元無名氏對奕劇及會真記。于王  
劇之後。凡時本所附年譜辨証詩詞題詠之類。皆不錄。  
特為雅潔。其文中評注以及解証各條。亦復詳確有法。  
具見本原。卓然為一家之書。於同時王德信所注西廂

深致不滿。以為胸中有病。阿其所好。悍然筆削。其辨析  
確當處。十僅得二三。按此凡書中駁駭德處。或曰陋甚。  
或曰酸甚。或曰迂拙。皆近於呵罵。失雍容之度。然濛初  
於曲學本博洽。所著南音三籟。考証精審。言曲者奉為  
圭臬。為不刊之作。其評釋西廂。亦確能踐不易舊本之  
言。無驥之短。而能証其謬。如第一本。題不刺。解三字為  
助語。正王本訓題為輕狂之失。你若有主張。依原文。正  
王依徐本。改有主張。為把小張之誤。心痒唯撓。引看錢  
奴。刺撓不着。心上癢句。証拘字之不誤。以王改撓字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揉字非是。沈醉東風調。引連轉信。等劇首句。末字皆用  
平聲。証王說末字需用上聲之不准。第二本。嚇雲書信。  
不改下燕書信。謂元劇用事不必正史。金鈎雙控。依原  
文。知王改雙鳳之滯。第三本。杜家不改杜家。以引報耕  
錄杜大伯猜詩謎為不足據。所論皆至確。當不易。又如  
第一本。醉春風曲。多情人一見了。有情娘。徐王俱言古  
本是寡情人。仄字起為合調。然以不見其本。不敢更。錦  
上花。外像兒。風流一曲。你且與紅唱。在末唱折桂令及  
玉簫之問。非北曲之體。疑後人添入。以舊有其文。亦不



敢遽刪。皆屬矜慎。唯所解說間有疏畧者。如第二本注謂生念與生分同。解註刻為庚氣。引金線池等曲以見其例。而不知漢書地理志已有貪遠爭訟生分為失之語。第二本注謂前程即姻像。不知前程實不專指婚姻而言。第三本解註謂社家猶言作家。不知宋元謂社會中人謂社家。（續無作家之說）打扮的身子詐引王驥德說刻為詐喬。不知詐作偽通假字。宜刻美好。驥德說實不可據。又執元雜劇每本四折之說。以不念法華經一章為楔子。考元刻楔子皆是端正好賞花時小令二三隻曲。或插入

院本則疊曲較多。其用大套曲扮演為楔子者。絕無其例。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引西廂記作十七折。似此章本自為一折。楔子之說實無所據。至謂北詞唯一人唱。疑旦紅唱錦上花一曲為後人增入。不知吳昌齡西遊記已有第二人唱之例。周憲王雜劇中多有之。是始終一人唱之說亦不盡然。濠初亦偶未之察耳。然濠初斯書大致精審。在評判西廂諸本中實最為善本。雷明季文人概以己所學易元曲之際。而濠初獨能不矜才。不嗜奇。竭竭焉唯以保存舊本為務。斯亦難能可貴。唯所

附西廂舊目載點鬼簿目錄。所錄王寶甫張君瑞關道場四劇題目。與關漢卿張君瑞慶團圓目。（題云）與周憲王本合。按照鬼簿當即錄鬼簿。今通行本錄鬼簿於王寶甫只錄崔鶯鶯待月西廂記一題。於關漢卿即不云有張君瑞。則唯天一閣抄本錄鬼簿於王寶甫西廂記注云鄭太后。（按后當是君字之誤）開宴北堂春。張君瑞待月西廂記。與此亦不合。不知濠初何據。憲王刊西廂記今未有傳本。而金鑒在明中葉有周憲王本。濠初或得其本。亦未據。據此則西廂記當有周憲王本。濠初或得其本。亦未

可知。觀其書脚色上場開呵開科。即用開字。明季刻元曲已無此例。又如記杜將軍至晉教寺救張生科段。有引卒子騎竹馬調陣之語。（此是舊時砌末）唯元刊本雜劇及周憲王所編雜劇中有此記載。其他明刊元刻絕不見此等。而濠初此本有之。此決非不見舊本捏合為之者。固知其言不謬也。



殘本盛世新聲五卷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正德刊本

按是本為明正德刊本。前載一序稱予嘗留意詞曲間。有文鄙句俗。甚傷風雅。使人厭觀。而惡聽。暇日逐一檢閱。刪繁去冗。存其膾炙人口者。四百餘章。小令五百餘闕。題曰盛世新聲云。為編者自序。序後題正德十二年。不署名。亦不知為人所編。考錢曾也是園目卷十。載盛世新聲十二卷。是本僅存卷一。卷五。卷六。卷八。卷十一。凡五卷。其卷一收正宮諸曲。卷五收中呂。卷六收南呂。卷八收越調。皆元明雜劇套數。卷十一無標目。則難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存目

一

北調散套及小令。其中如卷一標子集。卷八標宋集。知以十二支標目。他卷無標題者。當係後人刪去之也。其書編印不甚精。前後二套或至連書。無所分別。目錄次第與正文亦不盡合。又每卷所錄各曲。例不注撰人姓名。唯卷八目錄題下有注。如蔡之乃後來補刻。亦非原書之舊。蓋搜集時行曲子供吟歌之用。非有意於造作。故不免疏率。然明初德集存者無多。新編為正德原印本。猶在雍熙樂府之前。則其本可貴。正不以殘零為嫌也。

六幻西廂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明刊本

明閔齊伋校。齊伋字遇五。烏程人。是編集唐元稹會真記。董解元西廂記。元王實甫西廂記。閔漢卿續西廂記。及明李日華陸天池二家南西廂為一編。而附元白會真詩。及宋王銍明王世貞等考証論曲諸條。及錢塘夢小說於會真記之後。附元晚進王生園茶園局一折。及自撰五劇箋。疑於關王西廂之後。附李開先園林夢於陸天池南西廂之後。總題曰六幻。六幻者元真會真記。為幻因。董解元西廂為幻。王實甫西廂記為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存目

一

幻。閔漢卿西廂為幻。李日華南西廂為幻。陸天池南西廂為幻。在也。其判王實甫西廂為四本。每本四折。以惠明唱法華經一套為楔子。與凌濛初本同。蓋依其說。唯佛殿奇逢泥金報捷等目。皆明人所增。此猶狃于俗本。未能遽廢。其箋疑釋事錄。舊本所載。以己意實無考証。曲文折衷俗本。與王伯良本之間。偶有辨証。亦錄凌濛初王伯良之說。而稍稍寬易其文。有一人獨得之見。蓋齊伋於曲學非所長。特有刊行古書之好耳。唯所收除會真記為唐人傳奇外。餘五種皆金元明著曲。

索為一書、極便觀覽、李開先周林午夢一割、亦僅見此  
本、於保存舊文不為無功、明人撰曲十存五六、而齊俱  
此編獨能流傳至今不廢、其名傳播士林、亦可謂刊書  
之效矣、至六幻與幻因揚幻等名頗為不文、則明季士  
人喜為纖巧之詞、不自知其謬、亦無庸深譏焉、

柳南隨筆六卷 清乾隆庚申刊本

清王應奎撰、應奎字東畝、昭文人、是編記明季以來  
朝野見聞、於當代文人事蹟遺聞瑣事記述為詳、頗  
有裨于掌故、尤以常昭文獻、身居其地、見聞較切、書  
中所錄、足以補志乘之闕、打記載之陋者甚為不少、  
至於考証名物、評論詩文、徵引亦詳、如王士禛寶漁  
洋詩話、富程松園瓜步江空微棹、天遠不宜秋句、應奎考  
為戴叔倫句、但以天遠易凋、故二字、按見為士禛所  
未詳、蓋應奎本績學之士、文章亦有根柢、故叙述淵  
雅、不同於稗販抄綴、同里顧士榮序其書謂為談苑  
之質、藝文之標、以古人著書擬亦容齋洪氏之遺  
意、雖稱許不免稍過、要在清人說書中固為近雅者  
也、唯所述亦間疏舛者如卷二釋韓愈元和聖德詩  
駕龍十二、魚魚雅雅、謂取妖隊之義、言馬之行如魚  
貫、如雅陣、不知魚魚雅雅本聯綿詞、以狀羣比、不得  
以文義求之、又此聲容傳乃蜀人杜光庭作、誤以屬  
之張說、皆不免小失、然書中如此類尚少、亦不足為  
全書病也、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 羅振玉景印宋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為日本高山寺舊藏。為三浦將軍所收。今又歸於大倉喜七郎氏。中土久無傳本。其本上卷缺第一則。中卷缺第八則。餘俱完好。書記唐玄奘取經事。節目與後世所傳不盡同。唯第一卷過猴行者條云。花果山紫雲洞。已與小說西遊記名目畧同。中卷入鬼子母國。經過女人國。元吳昌齡西遊記亦載其事。則異聞相傳亦自有其統系。雖遞有變更。終不能盡違異矣。王國維跋是編云。其書稱詩話。非唐宋士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其有詞有話者。則謂之詞話。皆夢梁錄所謂說話之一種也。按此書以白文與詩偈相間。核其文體。與唐五代講經之變文實同。宋人說話四科中有說經。此編當為宋人說經之本。凡敷演故事。以偈詞與白相間者。唐人謂之詞文。元以來謂之詞話。此編謂之詞話。實無不可。其云詩話。或書肆所妄擬。國維詩話詞話之分。近於臆測。諸本謂之詩話。除此書外。未有他例。宋元人亦無此記載。蓋不然矣。是編今傳世有二本。一為日本德富蘇峯藏本。名大唐三藏取

續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傳小說類

一

經記亦三卷。而缺第二卷。羅振玉收入所編吉石叢書中。一即此本。二本命名雖殊。文字實同。以此本校究。故據以著錄焉。

續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建階外史四卷 清乾隆庚申重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載咸豐四年甲寅自序其書  
標舉題目合為短文若干首似仿蒲松齡聊齋志  
異之體為書而敘事殊未工矣唯記軼聞瑣事  
間有有可採如卷二記果毓美黎世序郝浴劉  
燕亭等軼事及寶坻廣濟寺西山文覺寺碑  
元氏唐宣城縣尉李其妻賈氏碑發見始末記  
甘鳳池技擊記林清叛時駱六之忠於其主  
皆可以資異聞備考據又如西平志引正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子部十種類

府志謂樂城太監房宗琰與劉若愚合撰此  
書世多未知曹星佐記豐潤人曹鼎望善  
製墨著其款識甚詳亦談藝者所宜知又  
如寶爾敦紀亮碑官家演說有之世人或  
傳士夫未嘗信其人為實有書中乃  
著其事蹟唯據聞微草堂筆記爾敦堂  
作之東此不引紀昀所述失於不考又  
謂宋獻策乃得道入真精導引之術然  
查慎行人海記獻策實死於北京所記

實傳聞之詞是其書虛實相間乃傳奇家  
言不甚可據唯讀者慎取之無勿過信焉  
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子部十種類

東山談苑八卷 民國二十三年裏社影印本

清余懷撰。懷字澹心。莆田人。所著有板橋雜記、四庫存目已著錄。是編為懷晚年所作。長洲徐晟序其書。以不署年月故不知為何年所作。卷一正文前有懷自撰小序二則。稱往時年少不羈。喜為豪華之事。愛讀奇僻之書。究竟豪華奇僻為害頗深。亂離之後。閉戶深思。遇古人佳言懿行。隨筆輒記。裒然成編。暇豫展觀。因勝於吹竹彈絲云。又稱余讀二十一史及軒官野乘。著有古今精華義錄。大約彈擊古人。鏡無遁照。而此編則專言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中說部存目

一

古人之長。理歸忠厚。其言平實。蓋亂後屏居所作。其云東山者。則莆田城中為石山。因以名其書云。書中所記皆漢以來古人軼事。尤以宋事為多。而明人事亦雜出其間。如楊慎簪花髻。康海拒楊廷儀。寧獻王權囊雲諸條。皆見于明人記載。無特異之處。至稱引前朝事。皆不注出處。所舉諸人亦多不冠以朝名。實隨筆抄綴而成。於考証無甚裨益。然懷入清朝。此編於書不及清初一事。則實以明人自居。亦未嘗不以寄慨矣。是本為懷稿本。乃其孫兆蛟舉以贈人者。未有兆蛟跋。稱其人為豫

齊主人。有楚黃龍湖主人跋。又稱燕山豫齊主人。知為北京人。其道光丙戌郭尚先跋。又稱歸我笛生同年。並輾轉易數主。而僅存者。書中校注之處。如卷四本朝狀元去本朝二字。卷八唐賈言妻條。有注云。先子傳奇四種。有封髮記。賈碩記。似即其後裔。注懷明季遺民有文名。斯編世無別本。今著其目於錄。蓋不惟其書亦重其人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人海記二卷 王鏡樓纂書本

清查慎行撰。慎行字悔餘，初名嗣建，字夏重，浙江海寧人。康熙乙卯以皇太后忌辰觀長生殿劇，除諸生名，後改名應試。康熙癸酉舉順天鄉試，四十二年特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雍正六年卒，年七十八。所著周易玩辭集、解補註、東坡編年詩、敬業堂集，四庫前目已分別著錄。是編記有明一代及清初事多涉掌故，然亦雜入叢雜瑣語，不免為小說家言。其明事錄前人書亦標出處，如張江陵雜著、長安客話、楊士聰玉堂薈記等，馮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存目

一

補快雪堂漫錄。王士禛撰。不觚錄。然大抵因仍舊聞，無所是正。如卷上記香山弘光寺為永樂間太監鄭和所建，云和朝鮮人，四使本國，寺中有佛閣，形圓而八觚，云東國之制。考明史宦官傳，鄭和雲南人，先後七奉使通西洋，無使朝鮮之事。蓋傳者偶誤，因而載之于書，不能訂正。且諸條逆錄舊文，全無翦裁，詳以著書之體實未完善。唯慎行久直禁中，又常隨聖祖駕西巡，見聞頗廣，故所記雖雜，可取者亦多。如記塞外行程，記清初宮殿門名，則有裨考証。記宋獻策為八秦養至康熙初始死

記西洋順風耳之制，以及遺聞瑣事，皆可廣異聞。雖未及王士禛之敘述有法，究可供學者多識之資，亦瑣清初事者所不能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虞初新志二十卷 清康熙刊本

清張潮輯。潮字山來，號心齋，新安人。是編選當代傳記之文，目為虞初新志，以繼明湯顯祖續虞初志之後。然所錄諸文多有不應屬之小說而強登者，如南懷仁七奇圖說在小說中宜居何等，妄以列入書實為不倫。不類。吳偉業柳敬亭傳，張南垣傳，其文實效韓柳之體，與傳奇迥異。今一概目以小說，亦嫌廣泛不辨體例。又所收諸文多在集中，目錄則但著作者之名而不注其書，其總諸條為一編，而每條不立標題者，如皇華紀聞、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存目

窗涉筆聞見危言等，則又載其書名於目，致著錄各家之文自為參差。又如人觚、燕觚等乃觚勝之一篇，本非書名，且同一選觚勝之文也，其人觚事觚物觚在此書十七卷中，隔一卷而出，燕觚泰吳四觚亦不名其義例所在，蓋書坊選輯之本，本不同於著書，而世人唯取苟便通行，頗廣。今時學校教師選授國文，仍多據此編而不檢原書，亦國人惰惰之一徵矣。

桐薪三卷 舊抄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所撰有劍笑、戲瑕、猶園等書。四庫前目皆附存目。是編前載萬曆癸丑希言自序，稱新野馬司農仲良譏關吳會，得斯篇而嗜之，捐貲餘銀行，按仲良為馬之駿字，則本斯駿所刊也。其書每卷有目，諸條各立標題，而繫其說于後。古今諸事以及草木蟲魚，奇玩好非只一端，其徵引亦甚繁博，唯襲摭故實而不詳其本末，有時近乎通行類書，非根柢之學。其記事亦不免有誤，然如卷二燈花婆婆條，其事出于唐人小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存目

劉續中事，頗能推見本原。卷三公赤條載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第一迴文中之語，知希言曾見其本，頗有裨於文獻。至其他述名物方言亦有可採者，雖卷帙無多，錄之以備一代藝文實無不可。黃虞稷千頃堂目小說類載希言是編及戲瑕、猶園、龍溪志共四種，四庫存目錄戲瑕于雜家，猶園于小說，餘二種不錄，知未見其本。今桐薪猶有傳本，龍溪志則希見矣。

別本二刻柏葉驚奇三十四卷 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刊本

按此本唯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有之他處未見其書世無別

本其書龍溪濠書名然考其目唯卷一至卷

十十篇與凌濛初原本同餘皆不見於原本且有

與夢覺道人三刻柏葉驚奇重複者考三刻柏

葉驚奇載癸未年序稽其年當為崇禎癸

未此編既取材於此書則其編刊當在崇禎

十七年癸未之後又此本卷二標目為江愛娘

神護做夫人顧提控聖恩超主政原本二刻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通鑑十談類卷目

案驚奇卷十五目作韓侍郎婢作夫人顧提控標

居郎署此本卷三標目男美人指箭得婚女

秀才移花接木原本二刻柏葉驚奇目作同

窗友認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皆不同是

於原本篇目亦擅加竄易蓋坊肆編集

之本託凌濛初書名以求售其更換源本

竄亂則示其為秘本新出與原本不同

耳昔宋陳善謂元稹新話載東坡集多

屬辭入他人著作書肆逐時增添改換以求

連售即歐公集亦有續添之文是此風由來已

久前代名人詩文集猶然在小說則無足怪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題夢覺道人編輯前載癸未一序年號漫漶不存疑而

明崇禎十六年癸未也。夢覺道人不知何人。考黃文暘

曲海目清傳奇目中有鴛鴦合一種。注云夢覺道人作。

當是一人。又其時福建邵武人有周學寅以醫術著名。

亦說夢覺道人亦不知是其人否是編所述多近事其

體格典凌蒙初拍案驚奇為近雖文藻未能爛然在明

季短篇專集中固亦具規模者其書別題型世奇觀另

有一殘本則題幻影署夢覺道人西湖浪子同輯興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通傳小說類書

本亦不全合、以序文考之、似幻影本為原題、其三刻拍

紫鸞奇及型世奇觀別稱乃凌氏二拍及今古觀盛行

後所改今以足本著錄其原名稱可因仍其舊無須更易

矣、

誠齋傳奇二十六種

明周憲王有熾傳有熾周定王構長子自號錦窠老

人又號全陽子、全陽老人、太祖高皇帝之孫、洪熙元

年嗣封、正統四年堯明史附定王傳

孟列朝詩集云景泰三年堯去明史憲王堯無子景  
簡王有嫡嗣景泰三年堯則謀篡合簡王憲王為

斯編凡存雜劇二十六種皆王自撰其成於永

樂間者六種曰張天師明斷辰鉤月二年甲申撰以

元吳昌齡張天師剔近於紐茂神靈重為此本曰既

月娥春風慶朔堂永樂四年丙戌作演衆范仲淹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妓氣月娥事本俞文豹吹簫錄曰惠祥師三度小桃

紅、永樂六年戊子作、本小桃記小說、按序曰李亞仙

花酒曲江池、永樂七年己丑作、病元石君寶剝叙事

不明、另為新刻、唯此本曲文全缺、僅存序錄、曰闕雲

長義勇辭金永樂十四年丙申演閣羽辭曹操歸剡

備事、曰李妙清花裏悟真如、永樂二十年壬寅作、演

汴中妓女山秀樓妙清  
樂名學道事其成於宣德間者十

三種、曰羣仙慶壽蟠桃會、為四年己酉壬子初度日宴

果而作、曰美姻缘風月桃園景、六年辛亥作、漢武涉



妓女桃園景從良嫁舉子李劍事、曰瑤池會八仙慶  
壽、曰孟浩然踏雪尋梅、並七年壬子作、曰紫陽仙三  
度椿椿壽、演仙人張紫陽度椿樹精事、曰宣平巷劉  
金復落娼、演汴梁妓女劉金兒從良後獲點無狀色  
長判令復為娼事、曰約子和尚自迷俗、演梁山濼諸  
寇事、曰劇盼春守志有懷怨、演河南樂工女嫁周生  
誓不他適事、曰趙貞姬身後團圓夢、演山東濟寧軍  
士妻夫亡自縊事、皆宣統八年癸丑作、曰東華仙三  
度十長生、演松鶴等動植十種得度事、曰十美人慶  
賞牡丹團、演金母宴牡丹仙事、曰清河縣繼母大賢、  
改前人無名繼母大賢別、皆九年甲寅作、曰呂洞賓  
花月神仙會、演洞賓度張珍奴事、十年乙卯作、其成  
于成悅朝者二本、曰南極星度脫海棠仙、因移太行  
山海棠於苑中而作、曰河嵩神靈芝慶壽、因宮中生  
靈芝而作、皆正統四年己未作、是時五年己六十有  
一矣、其年月無考者五本、曰四時花月賽嬌容、演花  
仙事、曰蘭紅葉訴良姻花夢、自序謂洪武辛酉河南  
陽武妓蘭氏適人不辱、與夫終老、恐其志為作傳奇

實洪武十四年事、然憲王生于洪武十二年、其時不  
能作傳奇、必後來進述其事、唯序不署年月、不詳其  
始末、曰小天香半夜朝元、演元時長安楊氏妓小天  
香早寡修遁事、曰擄搜判官秦斷鬼、劇演當時  
讀徐行憲報事、曰文殊菩薩降獅子、劇演菩薩法  
力、皆不知何時所作、錢謙五列朝詩集、稱憲王  
勤學好古、留心翰墨、製詞齋樂府傳奇音律譜、傳  
流內府、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夢陽汴中元宵絕  
句云、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士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  
新樂府、全梁橋外月如霜、嘉靖時牛恒撰周藩王宮  
詞云、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分行東燭遊、唱徹憲王  
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皆為王而作、可見一時風  
流之盛、又雅照樂府裁時行歌曲、莊憲王劉幾全收  
入、則流傳內府之言、誠為不虛、蓋其詞尚自然、而風  
華和婉、實足以媲美元人、故為當時所重如此、非徒  
以人貴也、又憲王生當明初、去元未遠、其曲白體製  
可資考據者亦多、如劇中多中入院本、可徵知當時  
院本與雜劇之關係、八仙慶壽有做院本拴爐鑿之

語、知院本與纂非一事、又此劇新水令套科句有辭  
四仙童唱蟠桃會第三折內青天歌一折了之文、考  
青天歌詞在蟠桃會第二套端正好之後、第三套一  
枝花之前、乃隊舞唱詞、知蟠桃會此隊舞一折與一  
枝花套合稱第三折、雖刻本不明標折數、而其時自  
有折數之稱、可正近時淺學者謂元明舊曲不分析  
之失、諸詞調有沒唱合唱之例、知合唱之制在明初  
實不限于南曲、義勇軒金刻記科段有正末騎竹馬  
上、四探子騎竹馬上、與元刊本雜劇合、知明初舞臺  
制度猶與元同、桃源景末折端正好套、全以胡語為  
曲、先於尤侗所記琵琶劇者數百年、知此格並非自  
創、皆有稗劇學、至如蟠桃會末折載八仙名、豹子和  
尚割截梁山盜三十六名單、而宋江在外、斯又闕于  
小說掌故、其沾溉無窮、固不得徒以文字論矣、

誠齋傳奇二十四種 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唐應地室曲叢第二集本

明周憲王有熾撰、是本存周憲王劇二十四種、核其  
目唯天香團圓牡丹品、福祿壽仙官慶會、神后山歌、獨  
得騶虞、黑旋風仗義疎財、洛陽風月牡丹仙五種、為  
北平圖書館藏刊本所無、然刊本曲江池僅存序錄、  
此為全帙、是此本可補刊本之缺者、實有六種、考明  
高儒百川書志卷六外史類、載慶朔堂等雜劇三十  
一種、末有釋題云、皇明周府殿下著、凡三十一種、總  
名誠齋傳奇、今合刊本二十六種、與此本得多之五

種計之、恰為三十一種、憲王樂府傳本甚稀、今以二  
本併合、居然完備、亦藝林之盛事也、此本牡丹仙壯  
丹品皆記花事、仙官慶會記鍾馗驅鬼福祿壽三星  
獻瑞事、仗義疎財記李達燕青極李徽古女及受招  
安平方臘事、得騶虞記釣州神后山見瑞獸、州官得  
之以獻藩府、實於朝事、考憲王嗣封開封、時當承平  
清暇、有牡丹之好、故其散套雜劇以牡丹者為多、  
牛恒周王宮詞、蕭蕭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  
報道花期開內宴、就持金剪遠朱欄、亦道其實也、其



牡丹仙劉以宋歐陽修事入、文甚俊麗、至稱舜柳枝  
集謂元實伯生有咏十花仙曲、或於雍熙樂府、此劉  
出實作無疑、斷此本為憲王改本、則與辰鈞月曲江  
池等同例、然文人撰作門勝爭奇、即元劉亦多次本  
同無妨也、其得胸臆、劉吳梅跋以為吉祥文字、劉情  
無勝人處、蓋以尋常鋪張頌揚之詞目之、然所記本  
實事、考明史周定王傳、記定王為惠帝銅於京師、成  
祖入南京、復爵、永樂元年、詔歸其舊封、明年來朝、獻  
騶虞、帝悅、宴賜甚厚、憲王此時年已二十歲、其河嵩  
神靈芝慶壽劇第二折白中、亦云永樂二年秋八月  
鈞州神后山生騶虞、實於朝曾受重賞、表與此劇皆  
符、知非虛構、而此劇末折白文云、騶虞上貢朝庭、欽  
蒙恩寵、賜以金勒、衛士三百、樂章七奏、較明史所記  
為詳、亦誤明代字故者所宜知也、至仗義疏財末折  
黃鍾醉花陰一套、雍熙樂府錄之、題曰征方臘、王國  
維撰曲錄不知為仗義疏財之一折、因于卷三、元明  
無名氏雜劇中、著錄征方臘一本、與上文錄周憲王  
仗義疏財劇抵牾、此則亟宜改正焉、

買花錢一卷、大轉輪一卷、浮西施一卷、搗花笑一卷、  
清徐石麟撰、石麟字又陵、一字坦庵、江都人、  
州畫舫錄稱餘又陵畫花卉、有天趣、工詩詞、有坦庵六  
種、又著燭亭雜記、青白眼諸書、則石麟詞之外亦兼  
工繪事、此雜劇四種即在坦庵詞曲六種中、其買花錢  
四折、演宋士人于國寶事、與馮夢龍警世通言俞仲舉  
題詩遇上皇篇所寓為一事、考宋周密武林舊事、載孝  
宗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以安太上之心、一日御舟  
徑過断桥、旁有酒肆、頗深雅、中飾素屏、風入松一詞於  
上、光先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俞國寶  
時筆、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不免酸寒、因改明日重  
搗殘酒未尋陌上花、鈞為明日重搗殘酒云云、即日宣  
命解褐云、是事本實有、唯其人姓俞、劉書作于、孝宗奉  
太上遊賞同閱此詞、劉只書孝宗、亦是省文、其欽賜翰  
林及楊震贈伎帝后頌賞等事、皆劇中增出、粧點煊赫  
為書生吐氣耳、大轉輪亦四折、演司馬貌斷獄事、其事  
本宋元評話、明清以來文人亦喜言其事、浮西施一折  
則云范蠡沈西施於江、不取五湖同載之說、大抵事取



奇肆、而詞律諧暢、有激揚發越之音、在清初實堪與西  
堂梅村諸樂府伯仲、非如孟稱舜英雄成敗、欲以雄奇  
見長、而往往踟蹰不能自振也、其拈花笑劇、寫妻相  
爭、本游戲之作、非傳奇正格、出詞亦不免鄙俚、然詞曲  
之作、不難于雅而難俗、此劇所寫不過家人婦女俗情、  
而排擊怒罵之語、以韻文寫之、揮斥縱橫、幾與口語無  
別、在小說唯蒲松齡醒世姻緣有此魄力、戲曲則明以  
來絕不可見、語其伎亦可謂滑稽之雄矣、

南皮縣志八卷

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馬士瓊修、邑人湯淳、黃得煊等纂、士瓊西元  
人於康熙十年、由舉人知縣事、淳順治十八年辛丑科進士、  
得煊康熙三年甲辰科進士、按南皮於明屬曆間、邑令  
李正華始創修邑志、迄於康熙又七十餘年、士瓊乃延邑  
中士紳重纂、志乘於十二年成書、其書分八門、曰圖經、曰  
事記、曰建置、曰賦役、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其事  
記用編年之體、以記大事、藝文猶承畧之例、只列書目、其  
記叙文字、有關於史實者、皆分別隸附於諸志、卷末另  
附有詩文一編、頗能合於史法、惟金石不另為一門、但附於  
古蹟、體例未善、山川類以大台、小台、諸邱陵附會為  
一、並謂大台為太行分脈、實為不典、至川渠不辨沿革、  
不詳流經之地、僅臆列水名、亦嫌疎畧、又書有殘缺事  
記自萬曆二十一至康熙十二年間事皆不可攷、亦無  
他本可校、然南皮明志久佚、此本在今日實為南皮最  
早之志、又其記事屬文亦屬簡淨、未而存之、亦攷  
邑乘者所不須之書矣、

南皮縣志八卷

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馬士璵原修。劉址續修。址字沈亭。河南新蔡人。以康熙十七年知縣事。因官家方修通志。檄令各郡縣續修志乘。遂取康熙十二年本增補之。於十九年續成。此編發凡起例。悉仍前志。然距前志纂修。不過七載。其間物與人事。尚無幾許變遷。故此編除因仍前志外。於國經志。邱丘墓類。增柴克振等七人墓。並附其碑銘。於事記志。補明萬曆二十一年至康熙十九年事。據前志。康熙志不應記事。至萬曆中葉而止。或原書缺佚也。官師志。清代知縣增張慎發。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址二人。典史增樊萃等三人。教諭增陳玉冊等三人。選舉志。增康熙乙卯科舉人張作楫一人。人物志。儒林增湯喬振等三傳。文苑增柴堪棟一傳。鄉行增張福強等三傳。列女流寓增補亦不過二人。藝文志。書目無增減。詩文鈔。增劉世燧詩二首。馬士璵原書。纂輯有法。此依其成規。尚少疵病。惟馬志記山川有附會及疎漏之處。亦未能訂正焉。

南皮縣志十五卷

清光緒十四年刻本

清南皮知縣殷樹森纂修。履雲知縣汪樹寶纂。樹寶江蘇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光緒十二年任南皮知縣。按南皮有志。創始於萬曆。清康熙十二年。邑令馬士璵十九年。邑令劉址曾先後續修。皆已成書。至光緒間。邑志失修。已歷二百餘年。文獻散失。亟將綴續。同治間。邑人孝廉潘震乙因通志數修。奉文採訪。事甫及半。而役以後。其子修祚出其遺稿。樹森刪潤補綴。於光緒十四年成書。即為斯編。凡為十志。曰輿地。曰建置。曰典禮。曰學校。曰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土。曰賦役。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卷首有疆域。城池。縣署。文廟。四圍。全書語簡事詳。敘述得法。衡以著述之體。雖未盡善。然在地方志中。差為佳者。疆域志分辦沿革。雖簡得當。惟邱陵長堤。悉附會山名。不能出治志陋習。學校志列舉四配十二哲。及諸先賢姓名。詳述不足繼之以表。未免太繁。風土志。條分縷晰。貫穿今古風俗。惟物產宜附疆域。今移入此章。頗嫌下倫。職官志。乾隆以後職官姓名。闕漏不載。此因同治七年。捻匪破城。圖籍燬於寇。職官姓名。遂無從稽核耳。



慶雲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慶雲知縣李居一修。邑人崔允貞纂。居一字元公。

陝西岐山人。康熙八年任慶雲知縣。按慶雲有志始於

明萬曆間。迄於康熙。缺闕未補。居一增舊益新。彙

為一帙。於十二年刊行。即為新編。凡為九志。曰地里

志。曰建置。曰財賦。曰廟壇。曰職官。曰人物。曰寵錫。曰藝

文。每志之下。又別為子目若干。斯書纂輯多未得法。仍不出明

人修志之習。如地里志不詳地利。不明要害。僅援引詩句。附

會事實。列舉八景。等強充篇帙。又學校本為政之大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與神廟並列。官民典禮本當別為一志。而盡隸於廟

壇。皆屬不倫。職官志中有武備一目。先述地勢之扼要。次

舉武場之設置。再記軍器之種類。末及衝要之大路。皆

兵防事項。與職官無涉。不如另立一門。又以選舉附於

人物。屬賢附於職官。亦嫌清雜。藝文志無書目。而以

誥勅。紀序。碑銘。詩文。等充之。皆嫌猥雜。非史書之

成例也。

慶雲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清慶雲知縣李與祖續補。與祖遼東鐵嶺人。於康熙

十三年知縣事。因詔修明史。十九年惟徵新舊邑乘。以

貢米輯。與祖遂以十二年奉續補之。為書十二卷。分

九志。曰地里。曰建置。曰財賦。曰廟壇。曰職官。曰人物。曰

寵錫。曰風土。曰藝文。標目分類。悉與舊志同。其書雖

云續修。實則文字與舊志無甚出入。如地里志。悉仍

原文。並無增刪。藝文志。散文除摘錄舊志外。增奉例均

田碑記。社學筆記。條議三篇。詩僅增高津咏古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翠映亭三首。於舊志之蕪穢。如典禮。樂書。學校。

諸端。隸於廟壇志。選舉入於人物。武備列於職官之類。

志未釐正。可謂虛應故事。失續纂之意矣。



廣雲縣志三卷

清咸豐五年修光緒刻本

清廣雲知縣潘國詔修。邑人崔旭纂。昆明戴綱孫重修。清嘉靖慶十一年國詔來知縣事。倡議重修邑志。十四年延旭等纂輯。歷四月書成。即斯編之初本。當時旭雖任纂修。但權非由己。一切去取多未愜意。書成後二十年中。嘗手自刪節。晚年以付其子光笏。道光三十年。光笏宦游滇南。出其父稿。付同年綢繆請為釐正。於咸豐四年成書。五年刊行。即斯編也。凡為十志。曰地理、曰建置、曰賦役、曰祀典、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曰風土、曰藝文。斯志詳今畧古。敘述簡要。尚不出志乘之體。如地理類諸本多用星野之說。然一縣之地。幅員不過百里。必曰某星所繫。事近牽強。此本畧而不書。極為允當。舊本以壇壝廟祠寺觀並屬建置。今移屬祀典。又舊本以地糧課稅別為二門。今併於賦役。亦屬得法。惟人物志中。列傳過於空泛。尤以文學傳。不謂好學精思。即日聰穎過人。究屬長於何學。撰述何書。並未述及。不免泛濫失實。失史家傳載之體也。

鹽山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鹽山知縣黃貞麟增修。按鹽山志。當康熙十年。知縣朱鸞鸞曾重修刊行。十一年詔修通志。令各州縣重纂。志乘以資未輯。時貞麟知縣事。遂取十年邑志稍事訂正。於十二年書成。名為增修。實則門類體例一仍因前。志凡前書疏陋之處。概未訂正。蓋相去不過二年之間。事無可增。而俗吏無文。又不能博攷詳搜。另為新書。僅功令所迫。不得不爾。遂至因陋就簡。敷衍成編。其不足足為世重。亦無足怪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鹽山縣志十六卷

清同治七年刻本

清鹽山知縣江毓秀修。南皮潘震乙纂。初同治四年。知縣王福謙曾延震乙纂修邑志。並邀邑人劉慶凱襄其事。甫經草創。福謙因故離任。毓秀繼任。於五年夏月重開志館。仍屬震乙纂修。六年書成。七年刊行。慶凱留心鄉邦掌故。曾輯高故輯存一書。斯編所載亦多取材於其書。凡十三志。曰輿地。曰建置。典禮。學校。風土。賦役。職官。官政。選舉。人物。列女。金石。藝文。輿地志。記古今沿革。頗能援引史傳。訂正前誤。惟於山川目列舉鹽山。蘆山。潤山。鉄錢山等。皆即陵土阜。強畀以山名。不出前人陋習。既安高城。章武。柳縣諸故城。宜詳載於沿革。目下而入之古蹟。稍欠允當。至職官志。以乾隆初元至五十年間。職官冊不存。其間知縣教諭人名里貫。皆訪之耆舊。不免遺畧不完。而佐貳以下。記載無徵。斯則文獻不足。非纂修者之咎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鹽山新志三十卷

鉛印本

近人賈思統纂。鹽山志自明以來。有嘉靖。乾隆。康熙。三種。同治五志。明志佚亡。不得詳其究竟。現存志書。亦未盡精當。思統采輯傳記。參合見聞。撰為新志。凡四畧。十六篇。一曰疆域畧。經界。沿革。古蹟。三篇屬之。二曰法制畧。建置。設官。賦役。新政。四篇屬之。三曰文獻畧。職官。氏族。人物。藝文。四篇屬之。四曰故事畧。物產。謠俗。兵事。金石。輅聞。五篇屬之。疆域志。先詳經界。後述沿革。其意謂不先通今。將無以資攷古。先沿革而後形勢者。不若由今溯前之瞭然易曉也。其古蹟一篇。持擇亦精。所收確有關於史實。非點綴名勝者比。文獻畧。立氏族一篇。蓋取法於章學誠永清縣志。及吳洪綸之深州風土記。年有目無書。不知何故。或尚待增補歟。思統通曉文章。以邑人修本縣之志。博洽遠在舊志之上。惟文獻畧。以名宦與鄉賢並列。前人章學誠曾言。賓主混淆之非。此因仍舊體。未及剖分。其故實畧。收錄俗物產。亦似不合。要其大致可觀。亦近代地方志中之有文采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鹽山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年刻本

清鹽山知縣朱鸞鸞修。教諭錢國壽纂。鸞鸞子初十貢生泰興人是。編以康熙九年纂輯。十年成書。凡序錄凡例目錄及纂修題名皆闕而不載。或本有序錄而今本佚亡歟。惟有錢國壽跋文稱鹽山志創自時候。續自李侯。迄今百載無嗣音者。朱侯蒞任以來。即有纂修之志。按鹽山有志始於明嘉靖十二年。乃知縣時尚儒所修。至隆慶六年。知縣李夢又續修之。跋文所謂時李二侯。當即指時尚儒與李夢而言。其書佚亡已久。今皆不得而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斯編不分志別。只列細目。首星野。次疆域。山川。古蹟。沿革。建置。里分。戶口。賦役。壇廟。寺觀。典禮。職官。汰職。高賢。人物。選舉風俗。災祥。藝文。諸目。標目太繁。失之瑣碎。其星野。疆域。山川。古蹟。沿革。里分。廟壇。寺觀。戶口。風俗。諸目。均可總以方輿。職官。汰職。不必分立二目。高賢亦可附於人物。今彙列多至數十目。近乎類書。殊嫌膚陋。又其敘事過畧。政核未精。山川目列崖山。小山二條。俱非實有。強立門類。職官目有傳無表。且多有不詳任期。不書朝代者。至謂治山乃古渤海國。尤誕謾無稽。又知縣

朱鸞鸞乃現任官吏為之立傳。頌德未免阿諛太甚。前志亦無此體。惟其書纂輯未明志之後。鹽山明志久已亡失。數百年來鄉邦文獻。實賴斯編以傳。在方志亦不可廢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餘墨偶談八卷 清同治辛未刊本

清孫樸撰。樸字詩樵，順天人。是編所錄以詩話為所  
舉詞人著作，時足以供考核。開記雜事，如卷一  
鸚鵡塚條，記京師城南鸚鵡塚始末。云偶社諸君  
語鸚鵡恨傳奇二十四韻。卷五二閨條，記東便門外  
二閨之衰。由于尼庵之廢。卷六戲名對條，舉京師崑  
弋戲名目至數十種。卷六李衛公碑記，宋紹興丙寅  
旌珪曾刊亭靖上金天大王文於藤縣廳壁。卷八漁  
洋宅條，記漁洋舊宅在琉璃廠火神廟西。夫道舊名  
海王村，張結諫貽山居於此。有古藤一本，傳為<sub>漁洋</sub>手植之物。  
皆可多識之助。蓋樸居華下，習聞往事，宜所記涉京  
師者咸有可採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十說類

風月談餘錄六卷 清光緒丁未福州刊本

清徐兆豐撰。兆豐字乃秋，江都人。是編所記凡二百三  
十二則，雜記遺聞以及詩話。畫古刻不拘一格，所據尤以  
楊州文獻為多。如記吳熙載印章署據之，以為讓字通  
作，辨世人潤筆署據之無潤筆署據之誤。記劉熙載  
蔣超伯著作，記鄭燮印冊，記羅聘題趣圖，記楊吳昇陽  
長公墓誌。云今藏真州張牛橋唐石軒中。記宋紹定六  
年陳孺人磚刻地契及明隆慶二年宋氏磚刻地契，皆  
載其全文。記墨盒之制，云始於道光間，引方子歲詩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十說類

中墨盒詩小序自祝衛畦年文創為斯製云云，皆有稗  
異聞。唯每條下往往自附按語，曰豐按云云，或申前文  
所未盡，或旁涉他事，頗嫌瑣雜。非著作之體。又末卷  
記宋板趙善瑤自警編，其書四庫全書已著錄，列之  
家而云諸家書目所不載，亦為失之眉睫。蓋雜記見聞  
不以考証見長，而所記事端多有依據，尚非轉轉稗販  
及臆說者比。在清季說部中猶為近雅者。是本為光緒  
三十三年丁未刊本。前載兆豐自序，署光緒十年識於  
京師。蓋書成于兆豐官北京時，久而後刊行云。

繪圖雜誌十六卷如不足齊刊本

明錢希言撰。是編分十類。自卷一至卷四為仙幻。卷五卷六為釋異。卷七為影響。卷八為報緣。卷九為冥跡。卷十卷十一為靈祇。卷十二為淫祀。卷十三為奇鬼。卷十四卷十五為妖孽。卷十六為環聞。皆有明一代奇聞雜事。四庫全書總目收之。附存目中。入小說類。明人喜撰雜書。而記事無主。往往庸劣瑣碎。希言此編雖涉神怪者多。然叙事整比可觀。其釋異一類尤文采斐然。有慧皎道宣諸僧傳之風。其他軼聞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事可取者亦復不少。如卷七卷八記張教佚事。又卷七徐渭殺僧冤報事。引四明余寅說。皆涉文人事蹟。可資多識。又李福達在世宗時曾興大獄。明史雖分載其案。而于福達本人不詳。此則記其變諸跡甚備。足徵其為妖人。至宋人詞話紫羅蓋頭其本久佚。此書卷十二乃指其演二郎神事。亦諸書所未載。四庫提要稱其記陳興郊子祖身臨冤獄事。一謂祖身妻死為厲。在影響類中。一謂與郊為厲。在神祇類中。兩卷之中姓名事迹自相矛盾。記所見錄。記所聞

可知云云。然其神祇類所載與郊事本據全三枝傳

說。其祖身婦死為案事在影響類。乃先據王穉登所為傳。是其傳聞不同。不免有出入。又卷七影響類尚載廉察劉庚事。為定祖身罪案之人。其事聞之嘉定何秀才。亦涉冤報。是所記乃有三條。蓋祖身一案本當時冤獄傳之者多。而其事既非目覩。據所聞分別書之。亦事之常。古人著書原有並存二說之例。亦不必以此責希言也。唯其中記事亦不免因襲重沓。不能核實者。如卷七焦典史沈僧報冤一條。乃見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話所載丁縣丞事。其用字亦間有疵累。如用社鼠城狐為城社。用濫先朝露為濫先之類。皆乖文理。然核其全書。文筆條暢清麗。在明人小說中實饒有文采者。即其自序一首亦尚有奇氣。異於當時之文。或矜異而失之纖佻。或摹古而陷于生澀。四庫提要所摘僅就記事一端而言。殊不足以蓋其全書也。



遊春記一卷中山狼一卷明朱權刊本

明王九思撰。九思有碧山樂府。已著錄。此為九思所撰雜劇。在張宗孟所刊全集中。遊春記四折。演杜甫事。標題目正名曰。唐肅宗擢用文臣。曲江媼不識詩人。岑評事好奇選客。杜子美沽酒遊春。前載王德信已郊外釣魚。父按即存。蓋王德中所作也。稱甫至德初為右拾遺。莫春官閒無事。遊于曲江。向賈婆婆沽酒。有衛尚書子。亦來斯肆。與甫會。盛稱舊相李林甫之詩。甫嘆之。因相作。賈婆婆亦嫌甫酒錢無多。送之出肆。意悵然不樂。次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岑參遊漢陂。招妓泛舟。飲酒樂。頓忘世情。而丞相府瑤將上命。拜甫為翰林學士。甫念朝士多閑華。任非其人。謝不奉詔。云。中山狼僅一折。演東郭生救狼事。與康海按中山狼傳情節略同。蔣仲舒亮山堂外紀卷九。九思傳。稱敬夫按九思字有萬才。尤長于詞曲。劉瑾以擴充政務為名。諸翰林悉出補部。為敬夫與瑾同鄉。獨為吏部郎。不數月。長文選瑾敗。請同知壽州。人或譏之。李文王謂敬夫嘗識其詩。御史追論。敬夫視其官。敬夫編少陵遊春傳。奇劇焉。所謂李林甫者。蓋指西涯也。李開之益大忌。遂

不復用。錢謙益列朝詩集丙集十一。稱敬夫之再謫。以及永銅。皆長沙東園時。盛年屏棄。無所發怒。作為歌謠。及杜甫春遊雜劇。力詆西涯。流傳騰涌。嘉靖初。集修實錄。談起敬夫。有言于朝曰。遊春記李林甫回指西涯。楊國忠得非實蹟。賈婆婆得非而瑪邪。吏部聞之。縮舌而止。是九思遊春一劇。指摘時人。願以招忌。今按劇中詞。如三折綿搭絮云。不怕你經綸奪世。錦繡填胸。前擁後擁。口似舌鋒。眼睜睜難分蛇與龍。烈火真金當假銅。似這等顛倒英雄。不如咱急流中歸去勇。四折離亭燕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歇拍煞云。你看那薄夫薄才。誰是個廟堂臣。怎做得湖海士。羞斷我文章伯。紫袍金闕中。駁馬朝門外。讓與他威風。慨教子要沽酒再遊春。東村去過海。詞半駁教烈。誠非無因而作。使譏夫得以藉口。謾為揣摩影響之詞。遂至終身廢墮。雖小人之害君子。千古一轍。要不可不謂九思有以自致之也。何良俊按四友齋叢書卷三十。上欄原對山詞選名。然不及王在籍。如漢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其推許甚至。然遊春劇情節失之太雜。中山狼納馬中。鵠中山狼傳諸節。



日于一折亦覺過于繁碎不如康海中山狼劇之善唯其詞特軒爽雄雋為不可多得耳李開先詞話稱九思設宴拾遺春記開場唱賞花時予而駁之曰四海謳歌百姓歡誰家歡去酒盃寬兩韻脚走入拒歡韻因請子改作安乾二字至唐明皇走入益門鎮又駁其並字去聲不足取復請改上句乃太真妃華在馬嵬坡以拘於地名與以為慶云云今此本賞花時仍作百姓歡酒杯寬不用安乾二字蓋未改之本也

生金閣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武漢臣撰標題目正名云李幼奴搥傷似玉顏包待制智賺生金閣考錄鬼簿載武漢臣劇十種無此目錢曾述古堂目十載有內府穿關抄本包待制智賺生金閣劇入無名氏類亦不屬武漢臣也是用目同明息機子刊元人雜劇錄生金閣劇亦不署名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所附矢哉名氏傳奇目中有生金閣注云龐衙內打點沒頭鬼包待制智賺生金閣當即此本以諸書皆不云武漢臣劇測之則此劇當非武漢臣作元曲選所題不知何劇或傳

錄之誤也演郭成事畧稱蒲州河中府人郭成妻李幼奴成問卜卜者云百日内有災須速出避遂請于父詣京師一以求官一以避難父以家傳生金閣授之其器置之有風處則仙音嘹唳或以扇扇之亦然為成萬一不得官以獻當路當可稱意也成領之因携妻行將至汴遇雪息酒店中有衙內龐勣亦未店飲酒成見其僕從嫖林意為要人即出問獻之衙內受之引成夫婦至家欲奪其妻成不從禁之命乳媪往說幼奴謂本以禮聘乃不相從媪其微見幼奴幼奴乃變面哭訴媪亦慨然衙內怒媪不了事

縛而投之於井。並以劍刀殺成。方成之見殺也。家人見其提首越牆而去。衙內以為強鬼。亦不措意。會開封府尹也。徑實軍回。忽風起。有無頭鬼見于前。公知有異。命吏詣城隍廟。拘其鬼。鬼至。訴其事甚悉。幼奴與乳媪之子亦由衙內家逃出。未府訟冤。公乃置酒召衙內。云有生金塔。拜之上。生光彩。衙內因自誇有聞。出以示公。公驗之實。即呼幼奴。上証其事。乃誅衙內。送幼奴于河外。而旌之。所記乃靈鬼公案。與其他公案劇蹟徑相同。無甚可採。至所云生金塔。疑即興隆竺方元宴樂器。有興隆竺制以楠木。形如夾

屏中。實為度櫃。如笠之範。繫風囊於風口。鼓風囊則鼓自隨。調而鳴。元史禮樂志十一。及輟耕錄載其制甚詳。以大內樂器。外間人聞之而不能詳。因訛傳為生金閣也。

冤家債主一卷 元曲選本

不著撰人名氏。標題目正名云。張善友告土地閻神。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天一閣抄本錄鬼簿續編附載失名氏傳。亦有開謠司劇注云。看經善友歸佛教。冤家債主開陸司。雖所舉名目與此本微異。當是一劇。錢曾述古堂目十載抄本崔府君斷冤家債主。屬之鄭廷玉。也是國錄從之。然考諸本錄鬼簿。鄭廷玉名下均無此劇。則本非廷玉作。錢曾藏書目作廷玉撰者。殆緣廷玉有看錢奴買冤家債主劇。而此劇標目中亦有冤家債主字樣。因並屬

之廷玉。因維不察。而劇從之。殊為失考。劇演張善友事。稱晉州故城縣張善友。誦經禮佛。頗有善行。而無子。州人趙廷玉竊其銀五錠。善友緝訪不得其人。又有五臺僧寄銀十錠于善友。善友外出。屬妻還之。僧來索。妻不承。有寄銀至。善友歸。則云已還矣。已而善友移家磁州。福陽東。新饒裕。妻亦先後舉二子。長曰乞僧。次曰福僧。均成立得娶。乞僧性慧而行儉。福僧性愚而喜揮霍。頃之乞僧病死。善友甚惜之。未幾妻歿。善友益無聊。已而福僧亦死。善友自以平生向善。而遭際如此。憤怨不已。時縣令為崔廷玉。與

善友為結義兄弟。即詣延控土地間神。請延斷之。延辭以陽官不能判冥府事。而善友請愈堅。方糾纏間。善友忽瞑然入睡。即為鬼力勾去。見閻羅問何事見控。答以妻子亡逝故。神即攝其二子至。善友呼乞僧。則曰余趙廷玉也。昔竊汝銀五兩。金倍償之矣。呼福僧。曰予五台僧也。汝妻沒吾寄銀。已向汝家索償訖。兩不相涉矣。言訖皆退。復見妻。則云因負僧銀受苦。宜速超度。又問善友汝有故人。今為神欲見之否。善友曰善護轉目。聞神已香。即有執轡者。神現于前。方動問何神。子玉在旁呼之。則已醒矣。因悟事。

有前因。非神昧昧也。按磁州有府君祠。自唐以來雜書小記。盛稱崔府君為冥官。此殆當時民間流行故事云。

竹塢聽琴一卷 元曲選本

元石子章撰。鍾嗣成錄鬼簿上。但載子章為大都人。不言其名。亦不著事蹟。始末。考元道山集有贈石子章詩一首。蓋元初人也。此本為元曲選本。標題云。鄭彩鸞草庵學道。秦情然竹塢聽琴。按天一閣本錄。演秦情故事。畧摘女子鄭彩鸞者。父官禮部。與工部尚書秦思道指腹成婚。彩鸞父母雙亡。避居城外竹塢庵。為女冠。嘗有草庵。其庵主亦姓鄭。乃官人梁公弼之妻。遭亂相失。出家於此。彩鸞時往學琴。久之。公弼除鄭州尹。然不知

鄭氏入道。鄭氏亦不知州尹即其夫。其秦思道本與公弼有舊。思道卒于情。然依公弼于鄭。情然偶出遊。日暮詣竹塢庵借宿。值彩鸞撫琴。竊往聽之。彩鸞覺之。延入。互詢姓名。乃知夙有婚約。晚隔絕已十餘年矣。不能抑情。遂相款會。自是來往甚頻。公弼察知其事。為乳媪語情然曰。斯親有道姑死。常為人崇。情然懼請行。遂詣京。應武中狀元。授鄭州通判而歸。初情然去後。公弼訪彩鸞。詢知即情然幼所婚訂者。乃延之入城。使主州衙附近之白雲觀。至是候情然至。設宴觀中。使相見。情然驚



為鬼公弼乃實告之使諧伉儷鄭道姑聞形驚還俗嫁  
人尋至白雲觀責之忽與公弼遇相認亦還俗與公弼  
偕老錄鬼簿載子章劇為黃貴娘秋夜竹窗雨及竹塢  
聽琴二種今唯竹塢聽琴存其黃貴娘久佚不傳僅詞  
林摘艷等明人選劇尚摘錄其詞云

風光好一卷 元曲選本

元戴善甫撰善甫真定人官浙江省務官見鍾嗣成錄鬼  
簿卷上其名未詳此本為元曲選本標題名正名云宋齊  
丘明識新詞藻韓熙載暗遣閒花草秦弱蘭羞寄斷腸詞  
陶學士醉寫風光好惠機子列本元人雜劇題目作宋至  
相明宣閒花草韓熙載暗算文章老正名唯羞寄作錯寄  
餘同天一閣抄本錄思錄載正名則作秦弱蘭新配風光  
吟陶學士醉寫風光好並標目自錄鬼簿而下已再易矣  
劇演陶校書稱教乾德初官翰林學士使于唐名望素其

圖籍實說降也唐相宋齊丘獻策于唐主竊留之入不延  
見而使昇世太守韓熙載優給其館教教自以大國使臣  
矜莊甚每宴出聲伎輒止之凜然若不可犯者而異戚戚  
栖不能無戚私題十二字於驛壁曰川中狗百姓眼虎撲  
兇公厨飯齊丘積之知為獨眠孤館四字乃飾伎秦弱蘭  
使夜就教於驛對月長吟託為驛吏之妻方持服孀居者  
教見之果誘與私題風光好詞贈之詞云好姻緣惡姻緣  
奈何天只得郵亭一獨眠到神仙琵琶撥盡相思詞知音  
少待得鴛鴦續斷絃是何年故得到回報齊丘知其中計

乃置酒招教使若前教可樂詞且出其稿為証教氣沮  
欲辯不可齊丘思載並勸教納之教既辱命不敢還汴乃  
投錢椒於浙宋平唐弱蘭逃至浙境為椒所得知教當日  
事設宴招教以弱蘭還之云錄鬼簿載善甫劇有關大王  
三捉紅衣怪伯瑜泣杖柳耆卿詩酒既江樓諸宮詞風月  
紫雲亭并此為五種今唯此一種存正音譜評其詞為荷  
花映水亦極稱之蓋亦元代一作手云

張生素海一卷 元曲選本

元李好古撰曹寅刊本錄鬼簿載好古保定人或云西平  
人天一閣鈔本作東平人其里貫已有異說事蹟則更未  
述及考元余闕青陽先生文集卷一有送李好古之南臺  
御史五律一首乃在京師所作開元統元年登進士第猶  
及見前輩名流然則闕所贈者或即曲家李好古歟斯編  
演潮州張羽事標題云石佛寺龍女聽琴沙門島張生素  
海各稱羽字伯騰功名未遂閒遊海上寓石佛寺清夜鼓  
琴適有東海龍神第三女瓊蓮偕婢翠荷出遊聞琴聲竊  
聽之張撫琴絃斷疑有人出視相見詰之女乃云龍氏引  
入室各述生平約生以八月中秋至其家召為婿及期生  
踪跡之渺不得見忽遇秦時毛女以情告毛女云女乃東  
海龍王之女龍神懷慕其事未必得遂乃殺生以銀錫一  
隻金錢一文鐵杓一把房水取海水煎之每煎一分海水  
減十丈煎水乾則海水見底龍神不能寧居其事當得諧  
如其言之神果寤患洗石佛寺僧為媒召生為婿贊于  
龍宮生與女旋仙去蓋二人乃上界金童玉女降凡云此  
本為元曲選本以孟稱舜柳枝集本勸第二折毛女上

場有四毛女打魚鼓筒子歌出隊子五疊及十棒鼓一曲。  
蓋串入院本而元曲選刪之。又生與龍女婚。此本謂石佛  
寺僧為媒。柳枝集本則另出閨苑仙母為媒。有稱帝注云。  
仙母作媒。與本改作石佛寺長老。今看曲辭。與長老口  
角不肖。仍改從原本。據此知藏懋循于此曲頗有刪改之  
處。不盡依原本。賴柳枝集本正之。其第二折龍女侍婢白。  
有羊市角頭磚塔兒胡同之語。其地在北平。至今名稱仍  
未改。疑此乃明時教坊演時所增。刊本仍之。元時坊巷今  
不能詳考。好古原文亦未必即如是作也。

單鞭奪槊一卷 元曲選本

題元尚仲賢撰。考續詞源錄鬼簿。載仲賢劇有三奪槊。  
無單鞭奪槊。其三奪槊目下注云。齊元吉西爭鋒。尉遲  
恭三奪槊。與元刊本所標題目正名同。知元刊本所錄  
即尚仲賢劇無疑。此本題單鞭奪槊。尉遲恭單  
鞭奪槊。其目下注錄鬼簿。載即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亦  
無之。惟清初錢曾述古堂目十錄抄本尉遲單鞭奪槊  
劇。以為尚仲賢撰。是則此本傳抄者誤題仲賢而曾  
目仍之。即抄本亦無署題。曾誤據舊錄蓋語以為即尚  
仲賢所撰之本。懋循編刊元曲選。錄單鞭奪槊。其誤與  
曾同。其後管廷芳重訂曲海目。系尚仲賢單鞭奪槊。注  
一作三奪槊。則直認為一劇。皆緣未見元刊本。與從比  
勘。致有此誤。不足怪也。此本演尉遲恭敗單雄信。楊恭  
事劉武周。與唐兵戰。被擒至介休。唐師圍之。勸使降。則  
云主在不可降。時同奔沙陀。唐復誘沙陀殺武周。以首  
示恭。恭為持服三日。乃出降。秦王命釋其縛。恩禮有加。  
初。元吉與恭戰。未小。必為恭所敗。至是見秦王厚遇恭。  
蓋恨值秦王。指長安秦樓。與段老賢定計。誣殺德出走。



下之牢中將害之徐公聞之急追秦王回問其事元  
吉因自誇言恭逃走隻身追之擒之而返秦王疑之釋  
恭使恭先走元吉持槊自後追之三用槊皆為恭所奪  
事乃白會王世充將單雄信兵來索此秦王將數十騎  
出營視之且觀哈威突遇雄信追王至榆枰園將及  
之茂公馳至急持雄信雄信即割袍示茂公謂名為其  
王再乞殺即殺之茂公懼而却走王張弓而無箭勢危  
甚恭突至單鞭擊雄信走奪其冬木槊而回是為單鞭  
奪槊云據此則此劇標奪槊者乃謂奪單雄信之槊其  
第二折錯有三奪元吉槊事乃劇中偶然取其事點綴  
不為正文元刊本三奪槊全劇演恭與元吉事正謂奪  
元吉之槊其大則目不同如此自不可混而一之也

老生光一卷 元曲選

元武漢臣撰錄鬼簿載武漢臣濟南府人太和正音譜  
摘武漢臣之詞如遠山香翠其他不詳是編錄鬼簿太  
和正音譜錄單述古堂及也是園目並著錄元曲選收  
此劇標題目正名作指絕地苦勸釋釋散家財天賜  
老生光與天一閣本錄鬼簿所注同蓋猶是原本也  
東平富翁劉從善事果摘從善六十無子妻李氏有女  
曰引張黃婿曰張郎姐引孫引孫皆亡依從善以居顧  
李氏愛女深惡引孫張郎亦不相容從善乃薄資給之

子草房一間使謀家自存自此鎖鑰簿籍皆歸張郎掌  
握其親劉氏產不啻己有矣時從善婢小梅通房有孕  
張郎與引張計謂婢生女猶可分財產之半生男則家  
祀有託女若婚將不得遂指奈何引張謂不如去之乃  
棄從善赴別莊養靜遂婢於他所說報婢私逃從善固  
疑之而無如何自顧遲暮懷涼信為宿業乃老取行錢  
所得債券焚之更出鈔於開元寺施施大濟貧人引孫  
落魄來求乞李氏與婿皆新而不與從善憐引孫甚而  
不欲明有所施為私語引孫曰汝第勤茶垞先隴一二

年後當令汝改配富也。其後復清明節，從善將掃墓，命張郎夫婦治饌，先往登次陳設。二老當筵至，至則不見張夫婦，而墓有酒漿紙錢，徐達張夫婦，則自往張墓設祭。從善大恚惋，妻亦悟婿不可託，俄而引孫荷觴來增土，叩之，悉獻錢與酒，即引孫所奠，於是夫婦皆持引孫泣携之歸，產盡盡付之。從善生日，張郎偕引張來賀，從善拒之，復引孫謂之曰：「有親似引孫者，可來見。」女遂引小梅及所生小兒至，自陳方婢有孕，張郎妬嫉，懼其生子不保，寄之東莊姑家，既生子，供其衣食，今三歲矣。從

善大悟，嘉女之孝，乃分財產為三分，使子姪與婿各取其一。劇演家變之事，以及人倫狀況，甚為誠摯，疑必當時實事。漢臣採而入劇，明後陳初柏案驚奇小說有念親鬼孝女藏兒一篇，全襲此文，亦真樸可觀。曲海提要二釋此劇，謂女引張與夫同謀，處置從善之婢，又云小說載此事，則云別女甚賢，與此畧異，是其解以從善女與婿同惡相濟，不知劇末折有女自陳一段，表白甚明。從善詞亦有很張郎妄圖家業，孝順女暗換親支之語，是婿惡而女甚賢，劇本如此立意，解者乃不加分別，似

于漢臣劇並未寓目者，亦未免太疏矣。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一卷 景元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鍾嗣成錄思傳上載狄君厚有晉文公  
火燒介子推。知劇乃君厚所作也。錄鬼簿但云君厚為平  
陽人不詳其事蹟。明賈仲明補吊詞亦寬泛無事可徵。據  
詞稱元貞大德秀華夷。至大皇慶錦社稷。延祐至治承平  
世。養人才編傳奇。一時氣候雲集。有平陽狄君厚。捻火燒  
介子推。則君厚似當為至大至治間人也。演介子推事。稱  
晉獻公寵麗姬。麗字依原文書。貶后齊姜於冷宮。復信姬與國舅  
呂用私言。廢太子申生及重耳為民。處之霍地。為姬所生  
子夷齊卓慈。慈字依原文書。建千人雲月台。上築太極宮。天下駭  
動。諫議介子推引紂王事以諫。不聽。子推辭官去。姬復命  
六宮大使王安賜申生死重耳走。匿子推莊。事為國舅所聞。  
親往取之。子推子林在府學攻書。聞警。願代重耳死。子推  
乃割光頭。毀其容。以與國舅。國舅不能辨。以為真重耳首  
也。受之而去。子推偕重耳私遁。風雪絕糧。重耳饑甚。子推  
割股以進之。詭云野味。既而呻吟不已。重耳固問。始以實  
對。值楚國遣使來迎。乃別重耳。歸侍其母。其後獻公薨。文  
公歸國。立為晉君。實羣臣之同出亡者。獨遺子推。子推乃

作龍蛇歌懸于宮門。叔向奏聞。文公始憶之。命召子推而

子推母不欲子出仕。子推奉母隱于綿山。文公求子推不

得。命燒山。冀子推懼火當出。而子推竟與母抱樹以死。文

公悔而祭之。其事本書傳。惟子推子代死為添出情節。孟

嘗春申叔向與重耳不同時。劇中乃並出之以為一對人

失于不考。



鬱輪袍一卷真傀儡一卷

蘇明雜劇本

明王衡撰。衡字衣玉，太倉人。少傳錫爵之子。萬曆辛丑，賜進士第二。授翰林編修。有巖山集。此衡所編雜劇二種。鬱輪袍演王維事。稱唐岐王範愛文學，多與士人周旋。聞王維名，欲致之，寓書于維，謂來日九公主設宴，請衣樂工服，與某俱往，得主道地，當得狀頭。維面投詞于來使，婉辭之，而不肯為回書。有秀才王推者，過使聞其事，即冒王維名謁岐王，與俱赴公主宴。至則彈琵琶為曲，主奏鬱輪袍新曲。時教坊曹憲崙在旁，疑其伎淺，推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氣凌之，公主不疑其偽，即以一札諭監試官趙履溫，使留意拔擢。又書字付推，使面懇履溫，履溫阿主意，見推試詩，即面許狀元。讀維詩，詳拔之，命即出場。已而主考官環覆閱試卷，拔維第一。趾推推忌之，伺維赴瓊林宴，冲筵詆之，謂維以關節得狀元。且出公主書字為証。禮官信之，即剝維衣冠，等候奏岐王聞其事，來解之。及見維而不相識，視推則奏琵琶，詰公主關節，皆其人也。禮知其假冒無禮，命懲之，而復維冠帶，維辭浩然竟去。與裴迪隱于輞川，文殊菩薩化西僧來度，與因緣，謂維

前身乃維摩居士。迪乃儒童菩薩，以世過重科目，三百

年後，使維再化身，改姓而不改名，不由科目，不立文字，

而相業赫然，為有志男子吐氣。其人即宋之韓維云。按

王維以鬱輪袍進，見于集異記。劇則翻案，為維洗發。可

謂一新面目。據錢謙益列朝詩集丁未稱衡以萬曆戊子

舉順天鄉試第一，父錫爵方執政，言者攻之急，錫爵陳

辨甚厲，而世人不以是短錫爵，以長王真才子，不愧舉

首也。據此則劇之作，乃衡以掄元被謗，鬱鬱不平，藉以

抒憤之作，實自寓也。真傀儡演宋杜衍事，稱衍以祁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公致仕，閒遊市井中，嘗着道服，騎驢至桃花村，觀傀儡戲，有小鄉宦趙某在座，矜倨自得，衍默然而已。及戲行，故事趙指點疏說，往往不與，衍亦微正其誤，已而勅使至，尋杜衍傳旨問以治道，衍未攜朝衣，遂借戲衣着之。謝恩訖，條答甚晰，俄又有使齎密教至，則有聖諭云：頃諫官入奏，云杜衍三公入市，有失相體，宜賜貶。朕知其妄，已留中不發。卿此後亦宜檢點出入云。眾觀使始知為相公，競前謝罪，且盛稱其德云。據所記即韋絢劉賓客嘉話所載杜佑事，蓋移屬杜衍。此劇咸明雜劇本署

綠野堂無名氏編考孟稱舜醉江集收真傀儡有注云相傳王荆石相公壽日辰王作此為壽人壽其曲詞雋爽不在馬東籬喬孟符之下較齣輪袍為更勝云則亦衡作沈德符顧曲雜言稱近年獨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諸劇大得金元本色可稱一時獨步然此劇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色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呈其長歌者亦盡其技王初作齣輪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諸劇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塵所論雖是然錄鬼簿載元張時起賽花月秋千記即六折則衡劇打破四折非無前例以文言固無妨也清王士禛香祖筆記稱王抃工詞曲其大父維山先生作齣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詞家稱為本色當行黃文暘曲海目又載衡劇有長安街沒奈何今裴湛劇已佚世有李丹記演裴湛事疑非一書長安街沒奈何雖有傳本亦不易得今通行唯此二曲云

尋親記二卷 明富春堂刊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本為富春堂刊本題劍池王鏡重訂蓋曾經錢校訂之本也演周瑞隆事揭開封封丘人周羽府學生妻郭氏家甚貧會河決派夫役黃里正派羽役羽欲行賂求免而無錢令妻貸銀于同里張敏敏因無徒瞰羽妻美著春未付銀而命僕索償于羽與羽詬敏乃殺里正置其尸於羽門首誣以殺人罪經官以事無確証得減罪配廣南敏復賄解卒中途殺羽解卒憐而釋之敏謂羽已死逼娶郭氏郭氏毀容以拒之茹苦自活生子瑞隆俾就學義塾及長成進士授平江路吳縣尹解卒見羽子成名乃告郭氏謂羽在鄂州固未死瑞隆痛失棄官尋父初羽遁之鄂州館于李員外家甚相得至是遇大赦解卒返開封瑞隆至則羽已行急追之李員外知羽離家復生子恐瑞隆不識父容以羽集授之曰逆旅輒誦之認此詩者即汝父也瑞隆如其言果遇于旅邸父子皆垂垂老矣時開封府尹為范仲淹瑞隆往訴父冤仲淹為憫張敏云劇作者不知何時人然沈璟等曲譜皆屢引之蓋萬曆前舊本清李調元



雨村曲話下。攝弄親記詞難鄙俚。然讀之可以風世。近人姚華萊漪室曲話。亦謂其情事骨幹近雙珠記。穿揀處則不及。然曲為舊本。其詞格律度。往往為後世楷模。且記事真摯。足以動人。是以歌詠不輟。其旅店遇父等折。至今猶按行于劇場。亦其風微。既有不可泯沒者矣。

白羅衫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蘇雲父子事。稱永樂間涿州進士蘇雲授蘭谿令。攜妻鄭赴任。舟行至黃天蕩。船戶徐能劫之。投雲于水。掠雲妻。鄭氏還儀真。其鄉里也。能弟徐用。素不直能之行。私縱鄭使走。鄭投茅庵。分娩得子。恐賊來尋覓。以所衣羅衫裹兒棄於路。轉之雷塗為尼。徐能果來追。不及得兒。撫為己子。及長名之曰繼祖。年十五。領鄉薦。會試入都。經涿州。投一老嫗求宿。嫗見繼祖不覺泣下。問之。因自言有二子。長子雲。之任蘭谿。死于賊。次子雨。探兄亦客死。今見君酷似老婦長子。是以悲耳。繼祖將行。嫗取羅衫贈之。曰。衫有二。其女衫已與冢婦矣。今以男衫贈君。他日南旋。幸為訪蘭谿舊令事。倘得其實。生死不忘。繼祖投而志之。及試登進士第。久之擢監察御史。奉使金陵。將便道省親。至雷塗。有尼俗鄭氏來訴冤。所控即徐能也。頓憶向所遇涿州老婦之言。召嫗公姚大至。問之。姚不敢隱。以實告。知有羅衫在儀真。命姚往取之。其蘇雲沉江。遇救流落江介。為塾師。至是亦來南京。控徐能于標江御史。御史亦以告繼祖。繼祖乃



誰徐能及其素來著並誅之擇徐用不問以羅衫為証  
與蘇雲相認並迎祖母及母鄭氏於署考馮夢龍等世  
通言有蘇知縣羅衫再合小說一首所記與此本全合  
其結尾云至今京師盛行蘇知縣報冤唱本疑此本所  
據非通言小說即蘇知縣唱本也

四韻事四卷 玉湖樓原刊本

題卷後發義子編其正文第一行標題云玉湖樓第三  
裡傳奇明翠湖亭其前數頁自序一首而江笠叟序一首  
又馮家棟序一首家棟序稱義子殷玉詩古文妙天下  
尤酷好填詞所著玉湖樓數種藏之家今又讀其四韻事  
云云考玉湖樓乃表璉藏書樓名殷玉亦璉字則表璉  
所作也璉義路人少壯年未壯著作已等身康熙二十  
六年修一統志總裁徐乾學訪士于黃宗羲宗羲舉璉  
志成乾學善之五十四年舉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  
時璉年踰七十遂乞歸以山水自娛著作日富雍正七  
年卒年八十六著有後士堂集橫山詩文集玉湖詩錄  
等書斯編所錄凡四劇曰昆明池二折演唐中宗幸昆  
明池羣臣獻制賦詩命昭容上官婉兒銜其甲乙以  
之問詩居首曰集翠集二折演狄梁公與張昌宗雙陸  
賭得昌宗集羣集事曰鑑湖隱四折演賀知章天寶初  
乞歸四明鑑湖湖判川一曲事曰換字館三折演唐閻  
元中王昌齡高適王之漢飲旗亭聽伶人歌所為詩事  
以續諸皆士人預事故曰四韻事其曰明翠湖亭者則

四劇名目各取其一字以為總名也。

鴛鴦塚一卷 清康熙刊本

清沈玉亮撰。玉亮字瑞岑，一字亦村，錢塘人。新編為八折雜劇。標目云：吳秀才玉樓修文，戴烈婦金銀失節，蝴蝶夢証果，同鴛鴦塚吟風嘯月。其劇為吳錫妻戴氏而作。錫卒，戴氏殉之。玉亮與錫同學，因有是作。凡七日而成。戴氏事見浙江通志二百二烈女傳。老稱氏十歲父死，哭泣過哀，幾至失明。十六歲歸錫，錫因鄉試下第致病，淹忽遂死。氏求死者七，然後尋命。年二十二，里人建祠于西湖葛嶺下，曰吞金祠。康熙二十七年事見吳劇所演合。知宮實錄。玉亮北劇詞頗流暢不俗。前戴康熙己巳序。署戴德源，不出姓氏。稱玉亮於音律之學獨得妙解，傳奇五種，喻美人口，亦有以不治舉子家言視之者。故曲終有詞場鴻姊之語。深嘆知音之難云。據此知玉亮所編傳奇有五種，今唯此一劇存。其名亦未見諸家著錄。

順天時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演乃封神演義所載鄧九公土行孫事。以鄧與土行孫並殷將。效順歸周。故名曰順天時。此本為梨園傳抄本。不具始末。所錄自聞警至偷空凡十餘出。恐非足本。以世無別本。亦不知原本究有若干出也。以此本現存者觀之。所演為鄧九公奉殷命拒周師。子牙定計大敗之。申公豹忌子牙功名。遂遊說懼留孫門人土行孫。使盜師法寶往投九公。九公見其貌陋。不甚重用之。時周將挑戰。九公與女婢玉並為周將楊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南北曲之屬

一

所畜神犬所傷。行孫治以金丹立愈。九公喜授為先鋒。陽許妻以女。行孫益奮厲。夜劫周營。楊戩示變現。擒之。然行孫通地遁法。繞就縛。即遁去。戩知非懼留孫細仙。繩不能制。即往求之。留孫欣然詣周營。使人誘行孫出戰。即擒之。行孫因降。以九公許婚事告于留孫。留孫以為有夙緣。言于子牙。使人赴鄧營為行孫請婚。鄧允之。謂須子牙親來納采。實欲誘子牙至伏兵擒之。子牙也懼。留孫知其計。預為部署。入鄧營。又大敗之。擒蟬玉以歸。文至此止。不知其歸結。然據曲海提要卷三十九所述

則蟬玉被擒降于周。知天命有歸。回營曉其父母。共棄殷歸周。以父命與土行孫婚配云。則此本所佚無多。雖不敢信為足本。其大畧猶可覽觀也。劇演神怪。無特別勝處。提要亦第述其事而已。其標題後附按語一條云。封神傳相傳係元時道士陸長庚所作。未知的否。觀傳內燃燈應航接引準提皆稱道人。文殊普賢拘留孫皆稱元始弟子。崇尚道家。疑必道家之作。考元時道士無陸長庚。明中葉楊州道士有陸西星。字長庚。喜談玄著書。能詩文。此所稱元時必係明時之誤。清乾隆中於楊州設局。修改劇本。預其事者多一時文士。今所見傳奇。案考。蓋當時別錄之本。此必陸西星撰封神傳。楊州人多有知之者。校曲者熟聞其說。故記于此劇之下也。封神作者。言者紛紛虛構。非誤即謬。得此而獲一解。孰謂雜書不可以資考據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二



陌花軒雜劇七種 清初刊本

明黃方胤撰方胤號醒狂字未詳金陵人清季斗

楊州畫舫錄卷五據焦循曲考載錄曲七種曰

倚門再醺淫僧偷期晉收鑿金懼內注云題七種

按今本誤作六種然其目實題陌花軒雜劇黃方印

作所載七種名目與此本同而書作者作方印不

作方胤後考焦循劇說卷五亦載陌花軒雜劇

云黃醒狂作凡十折曰倚門四折再醺一折淫僧一折偷

期一折晉收一折鑿金一折懼內一折皆舉市井散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俗語描摹出之所折數與此本此合唯此本作齣

不曰作折僅一字之異畫舫錄引曲考載其人名

作方印劇說載其號作醒狂此本題醒狂黃

方胤著而醒狂與方胤名字殊不相應疑醒狂乃

其自號取漢書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之意其作方印蓋傳

其目明顧起元客座贊語載黃方儒事有二

條其一在卷八黃贊南父子條云吏部黃公甲字

首卿贊南其晚年自號生四子皆冒為其伯祖儒仲

成儒叔方儒季後儒方儒落魄廢其業有陌花

軒小集曲卷詞餘詞世謂潮俗殊令人解頤諸

離龍就與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為惜之其第二卷

九傷遊條列作詞曲之人凡五人其第四人為黃

上舍方儒注云文學著陌花軒詞小令起元書

成於萬歷四十五年丁巳所記方儒事甚悉

似當與方胤為一人王國維謂以軒名推之當

以方儒為是或方胤本名方儒後改是名亦未

可知也是編所載七劇皆鄙褻之事詞世潮

俗用意富爾唯有時堆砌典故不盡本色

續修四庫全書

卷二

所作殊不如徐石麟然花笑之善蓋戲曲

代言之體須適合其人諸鄙俗人言語行事

而猶存雅語則不入格樂府子夜在喻諸

詞其事鄙其詞淺而人反以鄙淺而好之

亦由其不失真耳觀方胤是編殆落拓

不遇所以致其牢愁與李開先罷歸

後之作一笑散諸劇用意實同此本前載

一序稱醒狂黃四君按編者座贊諸方儒第二

嗣嗣佳公子也僕竊序一日之雅風晨月夕舉

白命歌多君稱賞因出陌花軒辭劇示僕云  
未署秦淮盈盈馬麗華志玩其詞令乃  
妓女之筆則其韻然自放寧以倡伎文冠之  
其首不作元晏之求亦有所激而然矣其  
書七劇而今本標數第自一至十不以  
每劇為起訖而劇名標識只記於某劇  
之下用小注側書之殊非著作之體或本自  
如此或後來書坊誤刻今不可知至王國  
維曲錄卷三錄方龍曲六本而遺習妓一  
本後附釋題云右六種本斗揚州畫舫錄  
引焦里堂曲考云云此殆誤據畫舫錄本  
小注信為六種而正文正書曲目實是七種  
因以意刪其一以國維著書於慎而有是  
誤殊不可解也

翼嗣碑編八卷

清道光刊本

清楊用中撰用中字芷卿北平人其事蹟不詳惟斯編前載  
光戊申周儀顯序稱用中己亥歲以乙榜出為醴曹訪勝竹  
西采風雅左則曾中道光十九年己亥舉人宦於揚州其書  
卷二何首為功勳各異條稱外祖趙既北先生云云知為趙翼  
外孫卷三水性輕重不同條稱吾常西門之水與東門懸殊  
卷八又稱族叔兩生都督貽汾云云知其本籍常州武進  
為湯貽汾之姪今此本卷首署北平楊用中似用中曾入北  
平籍因有斯題也斯編所記皆道光以前雜事雖其間

如黃得功等間涉明季之人然其例不多實以清人事  
為主凡所標拾不出遺聞瑣事而敘事雅飭明淨極有可  
觀在清中葉小說中頗能超出流俗其紀一代名人軼事亦  
可資異聞如卷一記年羹堯事記阮元祖王荃事卷二  
記桐城張氏事記畢沅婢月兒事按書作鍾卷三記李光  
地事卷六記肇惠事記妖僧王樹勳事記長蘆蘆商  
查氏發跡事卷七記東毓美事以他書校之十得六七  
不盡為得聞之詞蓋用中本世家餘蔭多習舊聞其  
游宦所及足以廣其聞見與全憑臆說或採里巷市



語以為小說者不同也。惟其中間有似襲舊聞者。如卷三石女生男條。與李漁十二樓中之十卷樓同。卷八改裝存孤條。無聲戲男孟子教合三遷篇同。惟第一條漁所記為永樂時姚某事。此書指其人為廣州府知府高廷。第二條漁所記為嘉靖時莆田縣許某事。此書指其人為龍川陳子湘孝廉。記科第官職皆詳。按道光廣東通志卷四十五載廣州府知府高廷。貴州貴州人。舉人嘉慶二十五年任。其人實有且距用中時代甚近。不敢斷其為無此事。然古今事功合如此亦可怪也。又卷三妙覺條。記鎮洋畢生事。與聊齋陳雲棲篇全同。但易其姓名。卷四姦殺詐幻二條。第一案記山陰陶某冤死事。與馮夢

龍三現月包龍圖斷冤小說亦極相類。此殆文人狡猾。聊依舊事為文而諱其出處。然除石女生男等三條與舊作文體不同外。其妙覺一條與聊齋同為文言。而無一字相同。亦不失為自造之文也。

清樂鈞撰。鈞初名宮譜。字元淑。一字蓮裳。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有青芝山館詩文集。史稱鈞秀氣孤東。少日喜為駢儷之文。奉母僑江淮間。南城曹燠招寓題襟館中。為詩及諸體。文靡不綺麗。江西詩家蔣士銓後推鈞及吳嵩梁云。是編成於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東鄉吳嵩梁序之。稱其事多出於兒女纏綿。仙鬼幽渺。間以里巷諧笑助其波瀾。胸情所寄。筆妙咸臻。雖古作者無多讓。所推許甚至。然途意而出。未能細密妥貼。又散文儼語自為節奏。格調亦未純熟。所詣殊不如鈕琇觚勝之善。惟勝流著書終為世人稱道。且清詞麗句往往而有。其後逸。煥發亦有足多者。雖疵瑕不免。亦著作之林。不可一概抹煞也。其書名耳食錄。則鈞序引太史公語與耳食何異。遂以名篇云。



秋燈叢話十八卷 清乾隆四十五年原刊本

清王械撰。械字凝齋，山東福山人。乾隆元年丙辰恩科舉人，歷官湖北當陽、天門知縣。前載乾隆四十二年仁和胡高望序，按民國十年湖北通志載高望字豫堂，是時提督湖北學政。稱械以名孝廉宰大邑，循著江漢間，據械書中卷三自記稱乾隆甲午調任天門，甲午為乾隆三十九年，下距胡高望作序不過四年，似其書成刊印即在械任天門知縣時，而卷首載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年原董元度序，稱械早登桂籍，未遑鵬圖，則在械出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一

之前，蓋其書積歲月而成，觀書中記天門當陽事皆其在官時所記，知書成決不在二十年前。其友人為撰序先成者，刻書時未便割棄，悉數收入，遂至年月參差耳。其書多記鄉里見聞，以及楚浙嶺南遊踪所及耳目所接，便為傳錄，斷絕多屬瑣碎雜事，不涉掌故，亦不侈言藝文，視並時人紀昀所撰小說頗遜其博洽。然記事有法，其文清淡簡雅，體格甚為不俗，且其記風土証古蹟，亦有可採者，如杜甫懷古詩云：「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自來注家多不詳

或云荆門即後之荆門州，械則謂荆門州去秭歸三百里，於義未合。指歸州東北四十里有山名荆門，羣峯聳峙，唯此山低下，山下有村名香溪，即明妃產地，以今証古，甚有理解。惜書中此類不多見，蓋為學力所限，印証殊少耳。然小說稗官不當專以學純其高低，其文去偽去浮，實涵養深至，在當時亦不可多得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二

秦淮廣記四卷 商務印書館影印

清繆荃孫撰。荃孫字叔山，江陰人。是編成於民國壬子，即辛亥革命之次年。其書輯明以來南京妓院之事，以訖清季。釐為三目：卷一曰記盛，卷二曰記麗，卷三曰記頹。其卷一又分一二兩卷，卷二自卷二之一卷二之八又為八卷，惟卷三記頹只一卷。所引乙丙部書不下數十種，搜討亦勤。然編次猥雜，毫無剪裁。如記盛門卷之一錄板橋雜記、秦淮燈船、又錄杜濬之秦淮燈船歌、汪蛟門之秦淮燈船歌、其曾大章蓮臺仙會品、潘之恒金陵妓品、秦淮劇品、曲艷品、復全錄其書。卷一之二錄板橋雜記續板橋雜記諸書序，其紀麗門錄諸人傳後錄題贈之詩歌，且所引之書雖同在一書，亦先後錯亂。荃孫非不能著書者，不知斯編何以無體例如此。或當滄桑之際，頹唐失志，無意著作，姑付鈔胥為之，然夢華諸作敘事可觀，余懷板橋雜記亦文采斐然，哀感頑艷。荃孫是編雖自謂寄慨實不足抗蹤前人，猶其卷首自序一篇，述秦淮盛衰始末兼及諸妓之書，禁妓之人，括歷今古事，頗可供談風土者之參考耳。

逸叢筆記八卷 清光緒戊子刊

清黃鴻藻撰。鴻藻字硯賓，廣東嘉應人，公度其子也。此本乃鴻藻官桂林時所刊，其書八卷，凡三百二十餘則。其五卷以上成於鴻藻官京師時，六卷以後則格城需次時所輯。自序謂做濼陽消夏錄槐西雜志之類，創綴成編，兼資勸戒。其志尚在此，故其記事朴實，屏綺麗浮誇之詞。其採朝野逸聞瑣事，兼錄詩文，無紀昀之名為，亦不至如池上草堂筆記之迂。文筆小說至先宜之際作者漸少，錄而存之實無不可也。

續四庫全書

卷一之二錄板橋雜記續板橋雜記諸書序

子部小說類雜事之屬

續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雜事之屬

蘭芷香錄三卷

長沙刊本

題道人戲編不著姓名察其書封面有木記一題曰

長沙楊氏坦園藏板則本楊恩壽所撰也是編凡三卷一

為列傳卷二為記事卷三為詩文其列傳所載不過妓桂

齡等十一人詩文類錄詩五十二首亦無關事實獨記事

一卷記楚中歌妓情形極詳頗可以見世俗之變如云長沙

直北中葉始有歌妓然合省城不過三四輩咸豐戊辰元

二行下效省城遂為花叢而述長沙繁盛之因由於湖湘

子弟飽頭荷戈富貴而歸故鄉揮金如土又由國藩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一

府江南改定章程掣得引票者漸成富商飲食服飾

力擬維揚風氣一變而富商富商為曲中所仰望現文士

則匿笑萬端此皆史乘方志所不能詳者願此等記載而

知其始末又記一時瑣事亦有他書所不肯言者如云某紳

致命沙場其猶子扶柩歸葬上湘道過省城某公編集

名花祖道因客居喪為群妓製素羅衣臂釧臂玉其

他悉用素飾之人幾疑入瓊樓玉宇云書中雖隱其姓

然文義甚明不煩思索當湘軍全盛之日儒生元節戲

定六經為史冊所僅見諸論皆專美其功幾以為人皆東

飭士盡守法此書所記乃實朴如此謂謂裨官不足以當

信史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二



夢花雜誌五卷 清道光刊本

清李澄撰。澄字練江，江都人。前載有序謂癸酉甲戌間閉門憂居，搜舊聞，採近事，隨筆記之，以類從為十二冊。其稿為人携去，寄還者僅四冊半，其人歿，餘稿遂不可復得。其存者如第五冊本十四首，今亡其五。云：序署道光六年，所云癸酉甲戌當是仁宗嘉慶十九年二十年，則本嘉慶中所撰也。其書五卷曰志節第一、記賈煥等十四人，皆涉節義；曰志疇第二、記盲蟲先生等九人，皆畸人至行；曰志俠第三、記劉幕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一

年等九人，皆俠義之士；曰志艷第四、記潘媛等十四人，皆涉色情；曰志虛第五、記黃州遁九人，皆仙術怪變之事，其體每類卷首有序，在同一類中又用合傳之體，後繫以讚，大抵效史傳之體，其文有意摹古而矯揉造作，殊不能以記事見長。如卷三記孫耀生事，一人之事強分兩傳，卷四記徐巧姑與李氏子事，謂二人婚姻來往，不諧所願，又記生遊數廟遇女道士，道小鬟語生，云父已許婚某姓，不能自主，感郎君多情，必以死為報，生淚下欲言，鬟遽返，下即結云：生歸之

後病可知也。此揣測議論之詞，無論傳奇文無此格，即史傳亦無此等語。譚獻光緒五年復堂日記，乃稱此書謂文殊近魏叔子，殆粗觀大畧未及詳察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類

二

女才子集十二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清徐震撰。震字秋濤，號烟水散人，嘉興人。其書記女子凡十二人，曰小青、楊碧秋、張小蓮、崔淑、張晚香、陳霞如、盧雲卿、郝湘娥、王瑛、謝彩、鄭玉姬、宋琬。人各為傳，以一傳為一卷。每卷有引，每傳後復附評論。震濤例文士以筆墨謀生涯，所編小說雜書，如何浦珠、賽花鈴、珍珠船等，皆淺鄙無文。斯編所記皆萬曆以來近事，演以文士，乃頗為條暢流利，視所為通俗小說實遠過之。唯其托格甚卑，不脫平話窠臼，議論叙事

亦頗傷纖佻。如卷三張小蓮傳入話，記吳江女子張麗貞誤奔匪人事，引其自敘文中反經為權之語，而稱之，以為有卓識。謂蔡文姬初適衛仲道，中辱于漢，歸嫁董祀，而范蔚宗傳列女，津津稱之，亦惜其才而悲其遇云。按宋以前婦女不以再醮為失節，所舉文姬事未嘗不先。然文姬改適，非淫僻可比。以此為例，甚為不倫。是其立言倡論，不啻為湯檢閱者張目，亦可謂無忌憚也甚矣。

閒情野史八卷 明萬曆四十八年刊本

按是編書末題載已失，不知其書的名。其前載三序，曰陳繼儒序、顧廷龍序、韓敬序。繼儒序稱客座所述閒情野史風流十傳，廷龍序稱陳仲醇按仲醇繼儒字所刪八卷其筆陣風采不讓漢唐，曰十傳日八傳，而是書實為八卷。所載凡八事，或繼儒序中十字乃八字之誤，或書本十傳，其二三書坊因改廷龍序中之十字為八，而繼儒序偶存其舊，未及更改，均不可知。至其書總名亦

不見於卷中標題。今姑取繼儒序中語實之，其書是否即繼儒所編亦未易斷定。當萬曆之季，仲儒名滿天下，以處士與公卿抗衡，書肆假借名號，所刻小說雜書，往往書陳繼儒先生批評，或偽製繼儒序冠于卷首，真偽混淆，不一而足。今日既無從審核，可以置而不論。且書之善否，其本書如何，不在乎序評之人。似此妄妄小節，無足輕重，亦不必置論也。此本所收為小說八種，曰

鍾情麗集曰雙雙傳曰三妙傳曰天緣奇遇曰嬌紅傳曰三奇傳曰融春集一名懷春雅集曰五金魚傳凡此皆分別見明人所編類書中如國色天香萬錦情林等皆有其文清初余公仁所刊燕居筆記且盡錄之無奇篇異文可以動人聽聞者然他本刊皆不精此本開板廣潤字亦疏朗悅目以視諸他本特為工整又所附跋語多疏本末亦時異聞如卷四天緣奇遇記明初祁羽秋事跋云一說我朝毛生甚有奇遇因託言祁羽秋以誌其事蓋謂祁毛羽秋百家姓之成句耳此已為他書所未能詳載至其卷二雙雙傳記高氏兄弟妻秦氏姊妹事末亦有跋云此汝南姬邦命識之江都梅禹金撰之按梅鼎祚字禹金宣城人此云江都人誤或為一人未必為梅鼎祚然猥雜小說作者既不自顯名姓讀者亦不知其人此獨言之鑿鑿決非杜撰即此一端已可徵其書編者習當代掌故見聞周備非書貴

不知本末輾轉鈔錄者比雖僅疏名姓未能加詳亦不可謂之無用矣



康熙滄州新志十五卷

康熙十年刻本

題清滄州知州祖澤潛、李永純等總裁、學正王耀祖等

纂修、澤潛奉天寧遠人、順治十二年己未科進士、康熙

九年知滄州、永純遼東前屯衛人、康熙十二年由廩生

知州事、先是康熙十一年壬子秋、奉旨命詞臣修大清

統志、檄下直取各府州縣、衛志以資攷証、澤潛草創未就、

陞任去、十二年癸丑永純繼任、亦未竣事而去、十九年度申、

知州閻三元奉文增修、與學正蕭載招致州中人士從事、

編集、復逾一載而書成、即此編也、三元奉天廣寧貢士、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地理類

熙十九年知滄州、

明見增補

最後成書、既出於三元之手、

而此序跋並未言其事、纂修亦未列名、不知何故、凡為

十志、曰天文、曰疆域、曰建置、曰田賦、曰禮制、曰官師、曰兵

防、曰人物、曰掌故、曰藝文、斯書採輯既畧、舛誤尤多、不致源

流、不辨沿革、堆積雜列、僅如懸簿、疆域志謂渤海國古

鉅璽後裔、並謂古唐虞三代今州地皆稱渤海、按漢

高帝五年始置渤海郡、前此為有此稱、此沿明萬曆滄州

志而誤、至渤海名國、始於唐、其地南抵新羅、東抵海、西抵

契丹、言渤海稱縣、則唐至元皆有渤海縣、其他初隸

棧州、後屬瀋州、皆與滄州無關、今於志中著渤海國、

海縣之名實為誤登、職官志誤載金人王擴田穀

完顏震、程宋、王福等為遼人、明可謂疎忽之至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地理類

二

滄州縣志十六卷

鉛印本

近人縣縣長張鳳瑞等鑒修。獻縣張坪總纂。滄縣自明以來有萬曆、康熙、乾隆三志。咸豐光緒間續修者再。然迄未成書。百餘年來文獻散失。全書四篇。標目曰方輿、曰經制、曰文獻、曰事實。凡疆域、河流、建置、古蹟皆括於方輿。賦役、行政則隸於經制。職官、人物、藝文則總於文獻。宗教、生計、禮俗、金石、秩聞志餘。大事年表皆屬於事實。是書始於民國二十年五月。成於二十一年四月。歷時一載而訖。卷帙頗繁。然這濫堆積。無機特甚。全無義例可言。如方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沿革皆本州人葉圭綬咸豐志稿。葉志用傳注之體。條目分明。考核亦極詳。本可據其原文錄入。斯書避抄襲之嫌。改為長篇。以致頭緒不明。物產、風俗不入地理而入事實。古河列於古蹟。而於河流門內不載倉庫關於食糧。本貨之一端。驛站關於交通。乃建置之事項。今併為一類。標名倉驛。亦屬不典。又藝文一門。所以考一方著作。理應詳備。此則不注存佚。不明出處。不述作者之意。僅一簡單賬簿。疏畧實甚。尤譏者。賦役迄於清季而止。民國以還徵收聚歛始末悉削而不書。若是則志何取乎。續人物一門。多至數卷。傳記之不

足繼之以表。女嫁喪夫即屬列女。父死有子即著先德。若此何須乎史。至於文編錄生人文字。不免濫登。皆不合著述之體。他日續修時。所亟宜刊正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滄州志二十八卷 咸豐三年補序

清滄州知州沈如潮等主修。祁州知州吳增嘉總纂。州人董友筠葉圭綬等總修。按州志修於乾隆八年。迄於咸豐已逾百載。州中人士懼於文獻無徵。因以重修。始於咸豐二年壬子。迄於癸丑。歷年餘而書成。發凡起例。悉仍舊志。分七綱。三十目。曰方輿。其目則疆域。星野。沿革。川渠。物古蹟。風俗。物產也。曰建置。其目則營繕。封爵。職官。題名。職官政績也。曰政令。其目則賦役。學校。典禮。選舉。祠祀。兵防。鹽法也。曰人物。其目則古鄉賢傳。國朝世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傳。仕宦傳。士林傳。布衣傳。歷代藝術傳。仙釋傳。寓賢傳。列女傳也。曰紀事。其目曰大事。曰遺聞。曰金石。別金與石為二目。曰藝文。駐防自為一志。其攷核述具有史法。編年以綜大事。分類以識典章。藝文專載書目。在舊志中堪為良史。輿地沿革諸目。多出於州人葉圭綬手。圭綬長於輿地金石之學。於鄉邦文獻尤所留意。故攷據詳博。元元本本。多能訂正前人之失。其大事紀則據明諸朝實錄。引証亦為精洽。蓋卓然有史家風範。非徒述風土記人物古蹟虛應故事者比也。唯書中諸志概無小序。亦不列一

表不知何故。夫序錄以綜始末。列表以便覽觀。此史書成例。尤以職官選舉無表最易無遺。斯書乃不用表格之體。以知縣典史教諭訓導之屬。分類相從。遂使乾隆知縣居於順治典史之前。康熙訓導治於雍正教諭之後。其有時事後先湏資檢閱。及同僚共事。欲攷歲年。使人反覆披尋。難為究竟。可謂虛占篇幅。不知所載。然全書大致精嚴。得法在地方志中實為矯矯居上者。固不以微青而傷其全體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錢齊萬曆滄州志八卷 萬曆三十一年刻本

明滄州知州李夢熊總裁學正顧震宇纂修夢熊山西長治人萬曆二十九年由舉人任州事震宇南京崑山人萬曆三十年由舉人任學正事蹟均見乾隆滄州志初州人王緒始為州志知州胡建據萬曆刊行之其書經始草創多所未備及夢熊抵任取舊本刪潤一載成書即景輟也以萬曆三十一年刊行斯書在現存滄州志中時代最早凡為六志曰疆域曰勅修曰田賦曰人物曰故事曰藝文每志又分為子目其書惟七卷殘缺餘俱完足其疆域志謂滄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為古渤海國三代以來皆稱渤海春秋時屬於晉地皆稱渤海說不足為據又滄州本無山乃云渤海地方遼瀾山川森列列舉大台山馬谷山老馬山小山中条山等名目或在為邱陵或文人附會一律登載不加辨正亦嫌誕妄又甲榜鄉科文武官吏宜別為志而皆隸之人物志中已乖體例且選舉不記科第年分職官或只列人名而不書籍貫出身或僅載籍貫而不詳任期宣德知縣位於永樂之前天順知縣及列於正德之後錯舉人名非表表後稷清亂不出明人簡率之習因賦志記載人口地畝稅糧等項

頗為詳細可以見古今賦役之變遷至所記古蹟村莊名目亦有補改証明中葉去今三四百年政治人事中間已不知幾幾許變化此志修於萬曆中記當時狀況在今日實時為寶貴史料故斯編衡以著述之體固未完善而其在歷史上之價值亦不可掩沒斯其本可貴亦不得以文字之得失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滄州志十六卷

乾隆八年刊本

滄州知州徐時作總裁。莊日崇等纂修。時作字鄭侯。福建寧海人。雍正五年丁未科進士。乾隆七年知滄州。鑒於康熙滄州志墨漏太甚。於斯年開館重修。半年而成。為書十六卷。首冠輿圖。其目曰星野。曰疆域。曰沿革。曰建置。曰學校。曰祠祀。曰禮制。附風俗。曰物產。曰賦役。曰鹽政。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紀事。曰古蹟。曰遺聞。曰藝文。凡十八門。其書較舊志為精密。凡附會古蹟題咏景物無實靡文。概從刪落。惟全書標目太繁。失之瑣碎。如星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疆域沿革物產風俗諸門總於地理可也。賦役鹽政學校選舉職官兵防以及祠祀禮制皆宜分別併合。不應離析各目為目。近於短章瑣記。又金石一門不應開漏。而書中反無其目。選舉職官以表為善。而不用其體。滄州本無山可言。書中輒著兩條。從流俗附會之說。而不能糾正。太字雖多。是古之傳吏人物傳中。竟無其人。至藝文不專載書。而以詩詞為宗。文亦不免循俗書體。格失班劉之美矣。

萬曆故城縣志五卷

明萬曆四十三年刊本

明故城知縣李元忠修。教諭沈元昌纂。元忠山東諸城人。舉人。萬曆四十二年任。元昌浙江秀水人。舉人。萬曆四十一年任。故城志自明永樂間邑訓導趙恕創修以來。歷正統成化嘉靖萬曆四朝。馬偉呂恕趙榮顯周世選諸人先後皆有纂輯。但諸本皆佚亡不存。斯編因當時纂修府志徵志於縣。故元忠撰為此志。凡五卷。卷一為沿革山川古蹟土產貢賦。馬政集鎮公宇。廟學等。卷二為秩官祠宇興事軒。卷三為人物登用墳墓。雜志。第四五兩卷皆屬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萬曆故城縣志

朝。此本卷三卷五兩卷殘缺。餘皆完整。其沿革門記述起自隋代。語簡而事備。其城池類中附成化四年太常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吳節所撰之故城新築城池碑記一文。所記縣治沿革與建修之始末頗為完備。其記鄉村更詳其土質之肥瘠。居民之饒薄。兼及戶口民風諸事。又載勸農屯新義北鄉及新義南鄉三處之居民皆由山西江西兩省遷發填實者。頗有裨於氏族之研究。貢賦門記地畝之統計。自正德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以至萬曆各朝田畝征額分別記述。皆甚賅備。據所述故城

田畝自正統至正德間不過五六百頃而萬曆間驟增至五千餘頃相去如此之鉅豈因採用一條鞭制重新丈量田畝逃戶減少之故歟又集鎮門載鄭家口鎮始末謂臨河居民繁盛商賈輳集日有貿易無定期按鄭家口今乃為邑之大鎮則此鎮之繁榮必有數百年不衰亦為邑人所應知也其文翰門所錄勅諭尚多有闕文實者如弘治間勅諭至中鎮巡撫宣府大同整飭邊備諸諭正統間勅諭李獻可整理漕運水事萬曆間勅諭周世選巡視倉場等文皆屬當時為政之大事可為研究當時政治之資料焉

康熙故城縣志六卷

清康熙十九年補修二十一年序

清故城知縣吳友聞修教諭柴應辰纂友聞字明生貢生陝西會寧人康熙六年任應辰字君拱舉人順天永清人康熙四年任其書成於康熙十一年至十九年宋尔祁來知縣事於其書端又增序文一篇編內又增職官數人實則仍友聞應辰之舊也書凡六卷首星野次為沿革疆域山川古蹟建置街巷里鎮集期賦役壇廟寺觀坊表職官人物風俗物產文翰諸門其分門別類多沿仍明萬曆志惟星野疆域建置里鎮坊表諸門標題為其新增又

正德萬曆間縣丞主簿之職相繼汰故其書另立法職一目前餘無出入其記事多增萬曆以後之事如賦役門增康熙十六年所查出隱首地若干頃及順治間優免人丁若干人與順治至康熙間人丁之數目若干其起運存留諸制則悉載清制於明代事未錄又進士增萬曆壬戌科楊天錫王開期二人職官於知縣增明喬大可等十一人清李元棟等十四人教諭增明于重慶等六人清崔麟崧等七人典史增明馬人龍等八人清任大器等九人訓導增明高六良緒二人清蔡時泰等四人選舉附於人物傳以下另為一



門體例似未合焉

雍正故城縣志六卷

清雍正五年刻本

清故城知縣蔡維義修。縣丞秦永清等纂。斯編繼康熙間吳友聞所撰之故城志而作。發凡起例悉仍舊書。中除賦役一門採雍正間新制外餘皆錄舊志原文而更增以康熙十九年以後之事。於建置門增康熙六十年所修縣丞署志義節孝祠公館書院義學諸條。更補蔡維義所增修之邑署。邑東門倉廩與西監諸事。於職官知縣增康熙十八年以後白方鴻等十人。教諭增馬方伸等五人。學正增陳士奇等四人。縣丞增商德曾等四人。典史增李文祥等六人。於人物門賢達類增劉清連等四傳。高賢增時敏一傳。選舉類進士增康熙戊辰科馮文蔚甲戌科任謙癸未科蔣書升己丑科沈寅清四人。雍正甲辰科秘象震賈如璽二人。舉人增蘇騰蛟等十六人。武甲增曹廉賈國佐二人。餘如武科拔貢歲貢等凡康熙十九年以後者悉補入於文翰中。增蔡維義之東門義學碑記一文。與賈棠賈際熙賈樸秦永清諸人之序記文數篇。除舊增補諸條外於舊志無所釐正。

光緒續修故城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一年刊

清故城知縣張煥修、教諭范瀚文等纂、煥浙江嘉興人監生、光緒八年任、瀚文清河人以舉人任、故城者自明永樂以來雖經數次纂輯、但其書邑中皆不存、即康熙志傳本亦稀、惟雍正間蔡維義志尚存、然其書編次亦在百餘年前、同治末邑令丁燦屬教諭王瑄德纂志、三載未就、燦離任去、煥繼任、又延瀚文及訓導賀璜等取舊稿加以攷覈、兩月脫稿、即為斯編、其書以恭紀列於卷首、建置沿革、星野、紀事為第一卷、疆域、河防、城池、公署為第二卷、學校、兵制為第三卷、鄉村、戶口、田賦、倉廩、風俗、物產為第四卷、壇廟、寺觀、古蹟、為陵墓為第五卷、官績、職官為第六卷、選舉、人物為第七卷、列女、雜志為第八卷、卷九至十二卷皆為文翰、其恭紀一章、記清代皇帝巡幸至邑境與蠲免錢糧事、首列此章、當時為取尊君之義、未為不可、然二字文義實不繕完、其職官、選舉、沿革三門皆用表格之體、年經事績頗便尋究、沿革表復有攷辨、引各史地志括地志、通志諸書、頗為核洽、紀事門則用編年體、凡興衰大事皆備錄之、兵制門附有武事攷一文、其記事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續修故城縣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續修故城縣志二

自乾隆間詳記歷年平定賊寇事、皆奉之公牘奏章、頗可徵信、文翰門所收碑文、皆取有關史實者、其與志乘無涉者、雖文采茂美亦不錄、勅諭之文、只收明詔、帝賜馬錫李際可、周世選等勅書、餘如邑紳之詣封文字、悉為首者而另置、賄賂恩庇門以存其名、極得體要、皆於志中可稱為完善之本也

雍正阜城縣志二十二卷

清雍正十二年刻

清阜城知縣陸福宜修。邑人多時珍等纂。福宜江南泰興人。監生。雍正十一年知縣事。阜城志康熙十一年曹邦曾曾有重修本。福宜以其書卷帙簡畧又舊編始於雍正十二年五月。至八月竣事。歷時三月。其標題首星野次為沿革疆域城池公署學校典禮古蹟壇祠物產貢賦風俗郵傳武備封建仕籍選舉地封人物列女詳祥異藝文等十二門。門項太繁頗嫌瑣碎。又以城池門附牢獄馬棚草料廠獸醫并公署門附表坊養濟院預備倉風俗門附農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排北皆無倫次。其城池門載正德間因流寇修城嘉靖間因之變修城事不詳為何寇及何兵為亂風俗門畧俗引漢書正北曰并州宜五穀業農者隨原濕高而不種之數語且與阜城之農俗無涉又聖祖兩次南巡駐蹕阜城以邑中文武官紳駕事遂載斯事於典禮門亦近牽強其宦績門為現任陸福宜作傳謂其到任甫一歲釐歷年未剔之積弊修歷來未整之規模等語此不遵史例為現任官作傳表彰不免有阿諛之譏矣。

康熙南宮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二十二年增補

清南宮知縣胡鳳銓纂修。鳳銓字進齋湖廣孝感人順治九年辛卯科舉人以康熙十年知縣事南宮志創修於葉恒嵩按嘉靖時人再修於邢侗按萬曆時人鳳銓為是書不見嘉靖志萬曆本亦未見其全帙僅拾其殘卷樂為新志。一曰封域二曰營建三曰賦役四曰禮儀五曰事異六曰官師七曰選舉表八曰錫命表九曰循良傳十曰人物傳十一曰列女傳十二曰藝文編其封域志山川門以紫微山龍岡飛鳳岡諸邱陵悉附會為山並謂紫微山自大行發脉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來龍岡亦太行餘脉皆屬臆度傳說不可置信其言疆域則謂太行控其西而紫金龍泉倒馬井陘諸關在焉皆屬浮說與南宮不相涉其記風俗謂臘月二十四日掃牀舍宇夜設酒脯祀竈為以鉛糖按祀竈事今邑中習慣以二十三日行之所記不同不知何故或古今風俗之異未可知也其賦役志明洪武至萬曆間本之舊志清以來本之賦役全書記官師志亦因文獻無徵明以前多不可攷云。



乾隆景州志六卷

清乾隆十年

清景州知州屈成霖修邑人趙移等纂成霖字傳野進士常  
以乾隆五年知州事移字柯亭乾隆七年壬戌科進士  
按景州志今所見以乾隆年間知州羅許修為最早是  
則清康熙間有知州張一魁張鳴珂先後續修之在成霖  
以前志重為纂輯乾隆九年甲子開館已丑成書分  
不卷卷首為宸章卷一為建置沿革卷二為疆域城池官廨  
風俗學校風俗河所等卷三為田賦兵防古蹟物產卷四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景州志一

封典官師與宦績卷五為選舉鄉飲福吏文學武功淑行寓  
貞節卷六為封贈文苑與雜識其宸章篇載清聖祖御製  
景州觀河塔詩聖祖御評重子賢良三策及乾隆御  
制景州江都賢良三策諸條蓋當國體守尊君之義不  
得不然其卷中各圖皆散附於各篇披閱甚便頗合古人左圖  
右史之意河防一門記載亦詳如衛河條凡沿革岸堤淺夫  
河兵漕運諸端皆分別記述眉目了然記田賦斷自明初先  
詳日賦次記丁次起運存留亦頗有條理惟風俗與物產二  
稍嫌簡泛如風俗則云人皆孝德信皆淳樸民淳事簡

無強暴之風物產則引高貢冀州歌土惟白壤厥賦惟上  
上漢書畜宜牛羊穀宜黍稷等語強取古代州郡記載  
施於一邑殊可不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乾隆景州志二

肅寧縣志一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肅寧知縣王宏翼纂修此本卷首無目其每篇標題綱目並列無所分別不知孰為大題孰為小題以書中所記攷之其順序大概為山川古蹟建置人物選舉壇廟典禮職官汰職武備武科土產藝文諸門類斯編纂修因其時詔修一統志迫於功令倉猝成書故卷帙簡短記載疎漏不備復有舛誤之處如邑境本無山而以山川標目於水道只記其名而不言其沿革其廢河淤塞之年代亦多無攷其記疆域之沿革誤以邑境之武垣古城為肅寧舊治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武垣古城為漢置在邑境東南肅寧舊治乃宋景德二年所置附河間郡郭者即今河間縣治也兩者各不相涉又誤以宋熙寧間所置魏魯寨與景德間所置之肅寧城為一地按宋之魏魯寨金元升為縣亦即今治與景德間附河間郭之肅寧城又無關又科舉題名列於人物門中邑人之官於外者目以宦績亦為非外其藝文以勅諭誥勅祭文等充之不能攬古今著述攷史家書目之體

乾隆肅寧縣志十卷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肅寧知縣尹侃修該有典纂斯編繼康熙志而作因仍舊志之虛廢多全書十志曰方輿曰建置曰賦役曰典禮曰學校曰秩官曰人物曰選舉曰列女曰藝文其方輿志先記沿革後述星野與史書先天文後地理之例不合且其記沿革亦太畧由漢迄於明清僅以數語了之山川門仍因舊志無山而虛設其目古蹟列為八景且所載更有當時實無其事者如青口河海布河當時流已淤塞而標青口停舟及海布遊游二景龍泉之井已涸而載龍泉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穿月且描寫其景歷歷如在可謂浮而無實矣其列女志首書某氏後記某人要亦遠成例藝文之中多為勅諭勅誥碑記等文但勅諭中所收正德七年勅總制陝西右都御史張泰平亂陝西事尚屬有關史實之文此外碑記中有明邑訓導劉徽典之重修肅寧城池碑記與邑訓導吳俊之科貢題名碑記及邑令尹侃之稟請賑務文與賑務完竣稟文諸篇尚可以之攷邑中之掌故焉

光緒寧津縣志十卷

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

清寧津知縣祝嘉庸修。邑人吳尋源纂。嘉庸字伯存，監生。陝西西安府安康縣人。光緒二十四年任。尋源字棠湖，光緒乙亥恩科舉人。按寧津志，創修於明萬曆間。迄康熙十三年，知縣程昌旌重修之。此後歷二百餘年，未有續書。至光緒間，邑令楊積堂恐文獻之散失，乃倡議重修，方擬定章程，從事纂輯，以不久離任去。嘉庸繼任，更延尋源為總纂。數月書成，即為斯編。凡分九志：曰輿地、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稽。尋源通曉文章，尤熟於鄉邦掌故。光緒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光緒寧津縣志二

丁丑曾任畿輔通志局分纂。十四年修東光縣志，間見既博，經驗亦富。故斯書之創體記事，皆有法度。凡舊志非謬之處，如以寺觀與公署學校並列，目軍器書籍為建置，武備附之典禮等，此悉為訛糾正之。其輿地志記沿革，於邑境臨樂、新樂、胡蘇諸故址，皆本之正史，証以今地，此皆為舊志所未詳者。川渠門戶，攷諸史，案字記明一統志，方輿紀要，畿輔通志及鄰縣諸志，乘機引亦屬精洽。其記風俗，於通行習慣，逐條皆証以他書，如風俗通、西京雜記、東京夢華錄，以及雜書小記，皆有根據。其人物志記載自明始，因邑

境數經廢絕，外屬鄰境，又當靖難兵起，縣境為墟，戶籍可攷者，只限於明初，故傳人物亦自明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光緒寧津縣志二



康熙交河縣志七卷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清交河知縣牆鼎修。故詢黃仇。纂鼎四川墊江縣人。舉人。於康熙十年知縣事。按交河有志。始明萬曆間。鼎官交河時。朝庭方修一統志。檄徵郡邑志。乘遂撰為斯編。其書七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建置志。卷三為賦役志。卷四為官師志。卷五為人物志。卷六為藝文志。卷七為雜志。分類標目。尚屬清晰。惟記載頗嫌簡陋。如山川門。僅臚列水名。全無攷証。又邑中無山可述。而以山川標目。不免疏舛。古蹟門。列槐泉鎮。大樹鎮。參軍鎮。晉河鎮。泊頭鎮等。以其建鎮年代較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即名為古蹟。此等亦欠允當。又其人物志。錄入選舉題名。已覺不合。且諸傳很雜無次。如孝友。忠節。烈女。高義。諸傳後。更標列傳一目。而列傳之後。更有貞節傳。比自漫無體例。惟藝文志中。所錄碑記。如萬曆中知縣馬中良之交河題名碑記。余繼登之泊頭重修西門記。嘉靖中尚書趙廷瑞之交河重修儒學記。諸文頗有裨掌故。可為攷証之資焉。

民國交河縣志十卷

民國五年刻本

交河縣長高步青修。邑人苗毓芳纂。步青山西代州人。清進士。民國二年任交河縣志。自康熙間重修後。年久失修。步青於民國三年。延邑舉人毓芳從事纂修。之五年成書。分九志。曰地理。曰田賦。曰學校。曰經政。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稽。其書釐正舊志之虛頗多。如舊志以星野次沿革之後。此改從史例。以星野居首。沿革次之。舊志以公署後附壇壝。倉儲。養濟院等。此擬失當。此立經政志。皆分別書之。舊志藝文內。載諸勅之文。此以為家乘。無關方志。皆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而不錄。其編次均屬得體。又記沿革。採取河間府志。畿輔通志。方輿記要諸書。引証尚屬博洽。其古蹟門。據各史地志。碑記。及出土古物書書之。記載亦多可信。如載光緒二十六年出土石碣。上有大唐瀛州景城縣景昌鄉陽氣寺字跡。未書大唐乾符四年。因據此以改景城故址。極為確切。其田賦志。以康熙乾隆光緒。既宣統。民國劃分時代。分別記述。未附交河縣最近財政說明書。載入經常門一篇。凡田賦。鹽課。正雜。各稅。驗契。正雜。各捐。雜收入。司法收入。諸項。皆一一登錄。亦屬難得。惟其藝文志。包著述。文詩。金石。三類。頗無體例。後來重修時。所應刪。

康熙靜海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清靜海知縣閻甲胤修。儒學馬方伸等纂。甲胤陝西渭南人。貢生方伸順天密雲人。舉人其莊任歲年皆不詳。靜海縣志自明天啟七年邑令王用士始撰成若干卷。其版歲之縣庫。順治初年損於兵燹。至康熙十一年官修。統志檄令邑邵重修志書。甲胤搜訪遺籍。得殘志一冊。因本之成書。即為斯編。書凡四卷。第一卷為分野、地理、疆域、公署、鋪舍、墩堡、形勝、風俗、景致、古蹟、官師、諸門。卷二為學校、賦役、武備、選舉。四門。卷三為藝文。與碑為二門。卷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靜海縣志一

為廟壇、名宦、鄉賢、人物、典禮、災異、土產、寺觀、陵墓、諸門。斯書不但標目瑣碎。編次亦嫌蕪雜無序。如卷一分野疆域、墩堡等。應與卷四之土產、陵墓等同隸地理。名宦、應附之官師。鄉賢與人物。廟壇與寺觀。亦不當判分為二門。又邑境無山。而標山川之目。所記河渠僅臚列川名。於河道之沿革及流經區域皆不詳。又以鹹水沽、大直沽、獨流、口寨、里口等數十地名。悉與河渠雜列。並列皆無體制。至人物、寓賢類首列太公望。謂縣南三十里有釣臺。其地有子牙里。太公釣魚於此。則亦不免抹黑老之旨。入之志乘。附會無稽。

惟風俗門記農民商販之生活習慣。言之頗為詳贍。賦役門記明清間田賦制度與戶口之增減。尚有條理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康熙靜海縣志二



同治靜海縣志八卷

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靜海知縣鄭士憲纂其書繼康熙志而作因同治十一年  
官家檄徵各縣志來士憲重輯而為斯編為志九曰地理曰  
建置曰災祥曰物產曰田賦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其  
地理志記本縣沿革元以前多涉今青縣地以靜海在宋為  
富子砦隸清州也按清州今青縣其記河渠於衛河大清河黑龍港及  
子牙故道等凡沿革河工諸項記述頗詳人物志不為生人立  
傳凡當時邑人之官於他處者其懿行不為褒揚僅書其  
姓名職銜亦合史法惟節婦生人亦有傳自相乖異其災  
祥志咸豐三年記太平天國軍北犯事云髮逆竄入境內四  
年逆匪敗遁兵燹方息按洪楊之亂林鳳祥北犯畿輔聚  
眾於獨流靜海一帶與官兵相持此為近代大事此僅  
以數語了之頗嫌疏畧且兵亂乃一方大事今僅以入之  
災祥似亦未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民國靜海縣志不分卷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

近人靜海縣長白鳳文修邑人元殷元纂其書分類總題  
不以志畧名篇而曰部一曰首部凡目錄檄文序文凡例歷  
修職銜及捐資姓名等屬之二曰土地部別為方輿建置物  
產三志三曰人民部再分為官師選舉人物風俗文藝五志  
四曰政事部更晰為立法司法行政三志名目既嫌生疏且土  
地不足以包建置人民亦不足以概官師又首部之名尤無意  
義此於著書之例全不了然妄立名目可謂不知而作者至其  
敘事亦極難不足取如方輿志記沿革忽引明史忽錄舊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民國靜海縣志

及府志更纂取舊志議論之語為本書按語堆積羅列先  
後皆不貫穿其人物志如鄉賢忠節賢良廉潔四傳其  
人皆係鄉宦而下文復出鄉宦與仕績兩門文武既立一門  
而文武門外復立武功傳其武功傳記玄默在河南禦李  
自成事記元辰成隨鄂爾泰平西域征苗民事皆與仕績  
中之玄元二傳同既列女亦自為一門而於孝友傳中又列  
孝女孝婦顛倒重複不可究詰其記邑之風向謂境鄰  
渤海瀕太平洋有貿易風即春夏多東北風秋冬多西北  
風等語又記氣候謂吾邑居帶溫帶稍北感受太平洋寒



暖之調劑故以大寒大熱云此中國濱海諸地所同非色境所特有其記河流首標運河謂文史運河始於隋文化史者係甚物人文化史也災祥門記咸豐三年同治七年與民國十一年之兵災而不詳其事實皆簡陋太甚以方志重要之事而作不得其人亦可慨矣

琥珀匙二卷 康熙抄本

清葉維斐撰維斐字子章吳縣人是本記吳人晉頃事稱頃遊西湖寓於翠園園共系弟南陶南洲宅第相接陶女佛方與妹彈琥珀匙一名遺教而去生於得之撰減字木蘭花詞以佛爲書之署名龍筆之  
上次日佛奴得箋亦依前韵製一詞以酬之已而私相見約以科場事畢來談親時有金釵者未陶肆購彩段其人本盜魁而陶不知官無定乃指陶寓賊賊已於陶家括得巨金仍勒索不已陶之次女媚姑乃代父入獄佛奴愿賣身以贖父有揚州東御史買爲妾佛奴隨行詣于父母俟晉生至使妹嫁之而買佛奴者固非御史乃金陵舊院妓家佛奴恥之消日爲書畫鬻之以償其值焉知不可強從之然未御史本有其人官山東方以事回籍陶南洲素揚州者其女未御史知其誤且素識晉生乃使南洲移家于楊以待生居頃之未升南京御史聞南王彈唱佛奴事知在舊院痛斥妓家使善待佛奴意使南洲未取之而已無嫌是時生已中進士由杭之揚州以求佛奴南

洲夫婦訴其故。使與媼姑成親。然念佛奴甚。仍易裝  
訪之。未御史使至揚州。夫人顧載云。將納佛奴為妾。  
夫人怒甚。使魴娘專諸偽辦金醫。馳之金陵。舊院  
奴佛奴以歸。銷禁南樓。胥生至金陵。聞佛奴被焚死。  
痛甚已。而知其在揚州。全御史家。遂往尋之。時御史  
回籍。周云。無其事。使生自搜檢。夫人大怒。使女專諸  
引佛奴至江岸。將殺之。全醫適至。射女專諸死。欽御  
史門。數其罪。並縛其妻。將殺之。胥生勸釋之。御史亦  
自慚。以佛奴事聞於朝。乞旌其節。使與佛奴姊妹備

吉禮成。親從奉旨。授生為翰林學士。佛奴封節孝夫  
人。媼姑封孀人。而全醫遠去。竟不知所終。惟斐此本  
因目繁湊。極便場上。故舊時伶人喜演之。呂士雄南  
詞定律卷二。曾錄其舊薇花一曲示範。則詞韻亦有  
可取。唯所記胥生與佛奴拾翠園互調。形容太過。殊  
欠大雅。女專諸一段。亦太突兀。皆不免疵累。唯唯斐  
本戲曲名家。高爽新傳奇品。稱其詞如漁陽三弄。意  
氣縱橫。甚推重之。其所撰女問科。問曰。笑。三擊節。避  
團。起英雄。概。八翼飛。人中人。見。雖偶存末韻。今俱去

全本流傳。獨本完整無缺。得據之以窺見雉斐作風。  
則亦稀有可貴矣。

海烈婦傳奇二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題餘不鄉後人撰、樊園老人評、前載康熙九年作者  
自序、稱傳奇之作始于康熙六年五月、時常州昆陵  
驛有海烈婦死節一事、愚聞其事、於是以此丈夫之  
作、至七年正月成書、又載海烈婦祠重歌云、昆陵通  
旁烈婦祠、我來停舟一拜之、昔我曾有樂府作、摹寫  
烈婦情依稀、梨園子弟一回奏、滿堂觀者淚交頤、今  
未敢拜婦祠下、掃竿為婦重題詩、署太倉沈受宏、如  
即作傳奇之人、受宏字台臣、號白洪、著有白洪集、生

集、隱居教授、歿祠鄉賢、子起元、康熙六十年進士、官  
至直隸布政使、轉光祿寺卿、按海烈婦殉節事甚為  
壯烈、江南通志及常州武進諸志均載其事、而陸世  
儀所作海烈婦傳所記最詳、據陸傳、烈婦徐州人、夫  
陳有量、貧不能自給、丐食毘陵、有惡少楊二驚其色、  
挑之、為婦所拒、乃導旗丁林頭瑞與有量交、餌以金、  
使往蘇州、乘間逼婦、婦自縊死、篤師蓋建於其事於  
監兄司李、司李屬任應傑明偵之、盡得其實、林倫新  
楊二亦死獄中、土人競捐貲、為婦立祠於毘陵驛旁

云、烈婦死在康熙六年正月、受宏斯編即于是年五  
月間始、其所述稱、堪為詞史、其本凡二十八齣、初以  
海氏藍廷傑明皆著風節、名曰三異記、後改名此丈  
夫、又遂稱海烈婦傳奇云、



桂香雲影集卷一

刊本

題秋係詞人填譜、不著名氏、前載鷓鴣夢詞人序、署柔兆敦輝序於珠湖小滄浪館、知序作于丙午歲、亦不知何朝、斯編記山陰人汪夢桂以省試之杭州、偶遊湖上、遇妓女劉桂雲、驚其快麗、詢知故家住吳山脚下十五奎巷、因訪之、桂雲贈金牌、汪以白玉和合教之、已而倭寇告警、生獻策於朝、授元戎、桂雲避亂山中、心不能忘生、託願老踪蹟之、願老行至游墅園、為官所遮、汪鎮淮揚、亦遣家將往迎桂雲、而娘轉傳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詞曲類

亦竟不能得、生思之甚、乃摹擬其容、為桂雲寫一像、題曰桂香雲影、其夜桂雲入夢、自此者不相知、割凡八折、乃雜割之體、其設事當為自寓、而不知其人、鷓夢詞人序、稱秋係詞人、司馬題橋、士街入洛、往往搗花入座、擲果盈車、將為打漿之迎、復動棄錦之想、乃中途多梗、好音不傳、登雲有梯、補大無器、此恨難釋、爰引商刻、題為此割云、雖隱其人、而所叙情事甚明、其序作于丙午、考有清一代、康熙乾隆道光、皆四朝均豐、而此丙午乃道光二十六年丙

午、所記兵事乃鴉片之役、倭夷即英吉利之記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二

不著撰人名氏。漢揚州姚氏子破家悔過事。畧稱姚  
虎世襲指揮。富甲一郡。妻亡。子曰英。娶同里上官宏  
之女。曰若素。英性揮霍。清客賈清夫奉捧師趙能武  
導之。敗獵。踏踐民田。則出贖贖之。所費甚衆。又與  
豆腐店查十三謀。偽飾館舍。誘英來遊。使其女嬌兒  
出見。勸英出財禮聘。定為蓮室。無償子不肖。病妻  
危。遂親家上官宏以子為託。英父歿不二年。家產蕩  
然。宏則託友人管姓。一一收買之。其賈清夫趙能武

者。更誘英賭博。貧無以償。則以指揮劍付相屬。抵能  
武借清甫冒名之字。波任。時東海烏孫島倭娶犯浙  
趙興佐遇。大敗。遁回揚州。寧波運不守。總督胡宗憲  
因命軍校至揚州緝拿之。英知不免。向父翁言。請  
改嫁其妻。婦翁佯允之。詭云已改適管姓。而屬其僕  
姚勤往浙營救之。勤至。前英即將處決。送往軍門。呼  
寃。時軍中試教西洋炮。勤愿以身祭炮。宗憲審其寃  
名。寧波守標兵丁使認英云非。乃釋英使還。而行  
文緝捕。假冒人犯。先是英被逮赴杭。所聘妻嬌兒者

誓守節。聞若素改適管氏。往責之。若素告以情。且  
嘉其義。乃改嫁嬌兒。為男英。帥管氏回。蓋無俚。訪賈清  
夫及趙能武。皆謝絕之。婦翁上官宏聞之。乃使勤介  
英傭於查十三豆腐店中。屬查勞辱之。英不能堪。遁  
去。之天寧寺。弓方娶飲。見英。又辱辱之。英挺投河自  
盡。勤又救之。引英投管氏守門。呼曰姚二。室中有婦  
蒲團一。除夕。英坐其上。憶往事。不覺大悔。蒲團旁拾  
得父像。懸之。對像自責。僥倖賄具。未與之博。英却  
之不顧。蓋至是始悔矣。而若素壽辰置酒堂上。命英

侍酒。主人與若素語。又痛斥其前夫英。聞之。泣下。婦  
翁察其悔過。與女謀。與英通其實。而英已出走。時宗  
憲與倭戰。久之。不能解。聞童謠有胡孫怕鷄英之語。  
憶英名。使召之。英至。果獲勝。授官歸。其父翁上官宏  
乃還其田產。英與妻復合。而約查嬌兒為妻云。按曲  
海樞要卷三十九錄婦蒲團。釋云一名金不換。係近  
時人作。核其情節。與此本同。當即此本提要又謂其  
判本厚德錄張孝基事。而又據小說情節更易姓名。  
按馬夢龍有張孝基事。係宋話本。以為影射。醒世恒言張  
一為在兩篇中。

孝基事，則殊不然。考明邵景庵燈新語載姚公子傳，記浙東姚公子以射獵微進，傾家思鬻其妻。妻翁詐令人為家族聘其妻，而迎女養之列室。公子受聘金，不久復盡之，將自鬻其身。父翁則詐令左客收為庸，以苦之。公子不堪，逃去，丐食市中，又令乞兒侮辱之，俟其艱苦備嘗，乃令其女築室于大門之旁，使人說公子曰：爾之故妻，今為豪家主母，吾與爾言，求為內役。公子感而從之。主人嚴其出入，竟不知妻之未嫁，終其身不敢一面。老死于斗室云。其情節固目其

此則全同，實此則所本，唯因語記姚公子未嘗一面，則則謂公翁逼其妻，妻妻團圓，為稍異。然元泰簡夫有東堂老雜劇，記敗子悔過，公執迷走，亦是楊州事，似隱採其事入曲。至張孝基事，其此不倫，情節亦大異，斷非傳奇所本。提要於劇中用事，瑣屑辨証，務求其出處，獨於此乃泛引渺不相涉之事，於免燈新話所錄，反失之眉睫，亦可見考証之不易矣。

衣珠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演成都趙旭事。凡二十七齣，自第一至第十四為上集，自第十五至第二十七為下集。今本如斯，不知有所刪畧否。畧稱宋成都人趙旭者，其姑母乃同郡劉是輔之妻，女曰湘雲，婢曰荷珠。旭來省姑母，不見禮，湘雲見而悅之，使荷珠約旭以夜三更伺於園亭，將贈以寶。及生至而荷珠睡熟，湘雲自往會生，匆遽失足墜池中，荷珠適醒，冒湘雲名贈旭金飾，且與之私。湘雲為水神所救，得不死，神遣一袖，屬翌日正月十二已時有貧士來倩縫衣袖，則以此贈之。

因攝之至夷陵，有王媼者，情而納焉。旭得寶，不辭而行，已至夷陵，遇湘雲，湘雲懷神言，贈以袖，而旭不識，別後入汴，方元宵張燈，仁宗夢金甲神坐太平車子，手捧紅日九輪，其光眩目，心為之搖，以語后及侍臣，咸以為飛熊之兆，上乃微行訪其人。至一旅舍，見壁上題詞云：別翼將成，功名欲遂，姓名已越男兒志。東君為報牡丹芳，瓊林賜與他人醉，唯字爭差功名落策。天公誤我平生志，問歸來何處是天涯。水遠山遙三千餘里，暑錦里趙旭，問作者誰，旭乃自承，訴云：曩曾應試，誤書唯字從公旁，坐是落第，今再來而科試，得上惆之。



旋詣旭為陝西吏掾。代元仲淹。與仲淹俱入蜀討蠻獠。其夷  
陵女子即以配旭。既平蠻。得荷珠。延輔夫婦遺荷珠屬。咸認  
為親女。已乃湘雲至。其是輔夫婦相認事。乃明。旭因至聖之  
云。按海總目提要卷十三錄珠袖記。解題云。一名衣珠。未知  
何人所作。所記固同。全其此同。唯云旭祖姑適荆氏。今此本  
云姑母。稍異。解題又稱其本曾任湯頭祖批改。疑可據。乃刊  
本。其本或題湯頭祖評訂。或有看題。今不可知。然以題祖  
名標榜。知作者當為明人。又假白素九集卷四錄此劇折  
梅。墮水。團會。埋怨。同根。私傷。堂會。七齣。知此本在乾隆間  
猶或演。顧全本久佚不傳。此為梨園子弟傳錄本之僅存者。  
其事具首尾。大致完整。殊為可貴。由海提並引劇進僅中朝  
故事。所載宣宗微行遇淮南趙某事。謂此本旭事當據以敷  
演。又引高孝休養。南史。進士。長鳴。自稱不姓單事。為此本  
旭自訴場屋事所從出。以為此本紀事皆從空撰出。所論甚  
確。然宋元小說本有趙伯昇茶肆遇仁宗一本。為夢龍曾錄  
入所輯古今小說中。此傳奇殆本小說演之。亦不可謂無據  
也。

敬壽碑一卷。道遙亭一卷。三緣報一卷。抄本  
按三本皆不題撰人。每本板心下刊有仁雨係雪樓五  
字。又有私印曰仁雨園。曰小。係蘇村。曰錦城。似皆  
一人。蓋稿本也。其敬壽碑十二齣。記夏邑人陳太占  
寓徐州。夢文昌帝君授以筆。遂上書入都。名甚著。其  
部曹王某忤。即回家。書敬壽二字。雲龍山使工鐫之。  
蓋前夢謁帝君。有是屬也。旋遊揚州。遇倡藏素素。甚  
相敬愛。素素擬託以終身。而生竟去。趨寧波。轉象山。  
及返。經過揚州。而倡以憶生死。既抵家。妻死。子依  
猶子以居。而所題敬壽碑猶在。其渡海水闌二齣。記  
南海龍王楊子江龍王爭邀太占作榜書。至相鬥。似  
隱有所指。道遙亭存十八齣。記趙人孟嘗垣為幫閑  
李桐所誘。共相遊揚州。垣始名妓秋香為妻。婚後。垣  
忽病。借妻回籍。舟行。為妓之故夫楊祺所劫。奪妓去。  
垣與相皆落水。逃至淮安界。垣父天祥方巡淮海。垣  
候選已得甘泉令。桐授邵伯司巡檢。俱赴任。桐至邵  
湖。獲楊與秋香。拘繫之。將致之于法。已先以書聞。而  
桐婦疑桐納妻。棄桐去。私縱之。垣來迎妻。相無以應。

乃以已妻往、恒察其人非秋香、詢之屬相之妻、而失  
之、下文闕、不知其究竟、三條報記杜香父子事、云  
香、漂水人、為永嘉吏員、以捕盜有功、升縣丞、卒于任、  
婦沈子於婿徐山、徐誘使往商、吞沒其產、復令人殺  
杜氏之族、置其育于杜氏之第、以陷之、杜子誣服、滅  
死先軍、母亦病死、尋以平曹運功得都司、及榮歸、徐  
已赤貧、獲陰譴而死云、凡三本筆墨相似、如出一人、  
道遠亭三條報以諷世、敬壽碑則以自寓、蓋述文士  
述所經見之詞也、

人如願一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畧稱廬陵歐明、父新授彭澤學博、  
舟泊豫章馬頭、時廣南節度使韋初昇入覲、亦泊  
舟於此、安撫使聞韋至、邀往滕王閣張宴、其女如  
願、在舟中聞輿降觀張燈甚盛、其婢春櫻易男粧  
往觀之、明亦以觀燈至、其如願猶迷喑中、因飲于  
觀中、互贈詩而別、會大風雨、女與婢相失、明亦誤  
投車舟、婢至、亦暇辨其人、已而節度知之、檢其衣、  
得如願贈詩、因証為盜、投之于湖、為明神青洪君

接入水府、款之、向所欲、生云但求如願足矣、先是  
如願為神攝、詔為義女、至是聞生言、即以女許之、  
居生亟赴上都、揭榜賢榜、倘有失意、即喚如願、生  
遂其愿、奉命與尉遲寶林討八蠻、我不利、喚如願、  
如願即至、以陣圖授生、得勝班師、其如願團圓云、  
曲海提要四十一條求如願、所記為歐陽明事、其  
此同、惟此本較畧、謂為唐事、其如願作宋事者、  
畧、唯歐陽明得青洪君婢如願事、已見平寶搜神  
記、宋劉斧秀才青瑣高議亦載李公養稱心事、馮

夢龍曾據之演為小說則一源雖作者逸有衍  
變而除增飾瑣事外其旨要實同究不能自掩也此  
本第八出題凡云人人如願慶豐饒大一統萬載皇  
清賀聖朝其第一出又稱上元佳節金公木母道祥  
麟童子彩鸞仙子降凡為歐氏子事氏女王清人燈  
節所製詞稍易舊本為之故與求如願不盡同也

又高其新傳奇  
品類心其所著  
傳奇有類鏡緣

仿衣郎二卷 康熙抄本

清張大復傳本不著撰人名氏

卷末有題識云康熙己卯年荷月下

浣二日平江朱君采重錄傅衣郎全本終知亦舊本  
按曲海提要卷四十五錄傅衣郎傳奇據解題所演  
乃洛陽縣皂役子白回賸官進按御史事此本所  
錄全然不同而曲海提要卷二十九所載獼鏡緣傳  
奇演獼精變化事與此本合其書本名獼鏡緣此

本題傅衣郎者因劇中獼精自稱傅衣郎因用為傳  
奇別稱也其本記量七郎有士具姿色全相固欲強

娶之為俠客所欺女在家有獼精化男子求潤之自  
稱名傅衣郎女為所惑已而有孕其舅曰伯時射精  
殺之即化為獼伯時者而食之女私藏其骨遺腹生  
子曰婢兒按後妻非華兒云因母苦及所生其父曾於  
龍穴掘得地氣旋化為龍攝量氏去其曰伯時與  
量七郎嘴聚山林殺全相國旋據海島本婢兒為首  
領云云按曲海提要所述大致相同唯提要不出量  
七郎曰伯時之名此本俱載之蓋提要偶然有畧提  
要又謂劉傳許真仙教委精事附會成編考之許真

乃張大復  
所撰



君傳殊不相似、唯摘其記事太荒忽、則頗中其失耳。

梅心愿二卷 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本係雷峯塔而作、云蘇州有秦佳  
元者、慕神仙感遇之事、以白娘子鍾情許宣、宣庸流  
自疑、惑於法海之言、致大婦情好不終、慘遭禁錮、赴  
杭予之、白娘子侍兒小青、與佳元有緣、遂之平望、涉  
趣園中、相款會、其許宣出家、因水滸金山寺、溺死者  
衆、鬼相共祟之、不能安居、寺中、出奇化齊、至涉趣園、  
青兒欲殺之、以佳元初而止、其宣子士林、宦江蘇、學  
政、奉命巡海塘、慟其母、宣亦悔過、至塔前哭奠之、佳  
元忠痛、青兒詣萬迴師處、盛芝草以療之、佳元歡  
好者凡二年、緣滿別去、而佳元旋然探花云。

玉帶山一卷

中國戲曲音樂院藏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記唐涪縣老人張載福事。老人年近八旬。樵採自給。入山。偶遇一白鹿。見巖谷中。金銀滿坑。悉取之。遂致巨富。有楊氏者。業賤商。女曰阿翠。老人時至其家。至是發願。請以三千金聘其女。楊夫婦皆不願。女意良慍。乃許之。既嫁。學生二子。曰惟賢。惟德。易山水暴發。人民廬舍淹沒者甚衆。皇弟先王忱適奉太后命。進香峨眉山。忽駕于張老之舍。老人請輸金十萬兩。兼十萬石。以賑災民。王嘉勉之。縣令李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中亦高其義。許以女。聘其二子。旋有詔。張載福可五品職銜。二子俱賜進士出身。並賜福壽康寧匾額。以褒之。按唐宣宗諱忱。始封先王。乃穆宗之弟。據此當是穆宗時事。然其事無考。蓋隨意點綴。託之唐代。非有實事也。至謂張老家婢侍王母遊時。與王母言。疑王人八旬生子。事太奇。張老聞之。欲釋衆人之疑。乃以婢為妾云云。則又襲馮夢龍小說劉元善生子情節。蓋知其為虛構之本也。

神虎報一卷

昇平署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核其本乃弋陽調。為六折雜劇。畧稱宋祥符縣有童工劉成金。其舅母生日。其婦梁氏騎驢往祝。中途犬出。驢逸。成金旋為知縣傳去。畫壁其婦在家。犬因化。成金之貌。來調之。已而成金至。相問。氏亦不辨真偽。訴於官。又有韓二者。與牛保入山。斫柴。二浴于洵。為虎銜去。牛保拾其衣歸。以告其母。其母疑係殺之。前來訴。是時縣令為邑極。害劉成金。案以照妖鏡察之。犬精吐氣噴鏡。鏡失其效。韓不能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適牛保案至。公意當拘虎害之。問誰可進得山者。有兩由名斯得山。謂公呼其名。即應。公命捉虎。斯得於山神。虎尋至。隨斯至。衙。問殺人否。則點首。詢二之。則子實不孝。虎噬之。乃誅其罪也。公以為神虎。即出兩別成金。令虎辨之。其犬精見虎味懼。虎即銜之去。公用實牛保。而釋成金夫婦。按龍圖公案元人雜劇已屢演之。好事者輒為小說。而明以來劇本所演。亦往往託之包公。名曰公案。此亦其一云。

麟閣記二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漢書夢龍事、畧稱蘇州人、言夢龍為妻舅、易任、佑所臨入獄、遇赦、遠遊、於石壁遇仙、授以仙籙、遂曉風占禁咒之術、至平陽、與嶺南汪氏遇、汪子萬鍾、納盟北雍、時往視之、夢龍因與俱赴京、抵京而萬鍾死、汪氏因以夢龍為義子、使冒萬鍾名應試、竟得狀頭、大學士何用欲以女友嫁之、而夢龍不從、乃禁之、後園、尋以女勸釋而禮遇之、先是夢龍家破、其子蘭生幼過、值下氏、名典祖、與夢龍弟夢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一

至末京應試、而不相謀、二人並以是榜登第、蘭生洵題名錄、始知之、因與夢桂相見、詢悉其本生父始末、因棄官往尋之、而不知父已改名、即本科狀元也、夢龍妻易素娥、先遭家難、憤投于海、汪氏之妻進香南海、途中救得之、而汪氏遂微州、不敢以子死告、已而報萬鍾中狀元、共相慶、而素娥亦不知萬鍾即已夫也、是時萊陽牧牛人、強大梁娶孤妻、以妖法惑之、導之作亂、遂嘯聚貧民、據縣城、自王名號、思宗聞、台大臣入對、聞目范景文薦萬鍾有將才、萬鍾者即奉

命往討、召天兵降伏之、功成、朝度進官褒賞、妻素娥子蘭生皆先後團圓、夢龍已復姓、感汪氏夙昔之恩、待之甚厚、結姻親以報之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二



滿湘雨一卷

顧曲本 齊本 元明雜劇

元楊顯之撰。顯之大都人。元鍾嗣成錄鬼簿稱其與閻漢卿莫逆之交。凡有文辭。與公較之時。號楊補丁云。按此劇天一閣抄本。知與漢卿同時。亦元初人矣。錄鬼簿載所撰曲有劉泉進瓜。黑旋風斬秦。醜駙馬射金錢。潘魯忠刺屠大拜門。大報冤兩世。群劉屠。借通縣跳神師妻旦。與滿湘雨醜。亭為八種。今唯滿湘雨醜寒亭二劇存。滿湘雨演宋張商英女。單鶯鶯。云商英謫官。攜女渡淮。舟覆。單鶯為漁夫崔文達所救。因以妻其姪崔通。通中高第。重婚趙氏。後秦川縣令置單鶯不顧。單鶯尋至。誣為逃奴。流之沙門島。行至臨江縣。商英適以廉訪使至。與單鶯相認。單鶯乃親之秦川。縛通及趙女。將罪之。崔文達至。力救之。商英乃釋通。還其官。使與女俱之任。而以趙氏為婢。醜寒亭演鄭州孔司馬高驪妓。蕭娥。婦蕭氏氣憤以死。蕭娥入居其室。虐其子女。後與祇候高成和通。高恥之。殺蕭娥。以殺人罪送配沙門島。行至醜寒亭。高先所殺罪人宋彬者落草為寇。至是率軍校至。執蕭上山。至殺高成。按元人南戲有鄭孔目。沈璟以下諸南曲。多引之。與顯之此劇同演一事。知係當時流行故事。又二劇以顧曲本元明雜劇

本考之亦多與元曲選本異。者其著者。如元曲選本滿湘雨第一折之醉中天。後救出淮河口一曲。及第二折隔尾。我則待卿隨夫唱和一曲。第四折採旦。嘿唱醉太平。我道你是聰明的卓氏一曲。又正旦唱醉太平。不爭你虧心的解元一曲。尾煞。從今後。鳴琴鼓瑟。同歡宴一曲。顧曲本皆無之。尋得其文。元曲選本多臆改。顧曲本亦不免有刪畧之處。似此宜分別觀。蓋固不應拘泥一本焉。

張天師一卷東坡夢一卷 元曲選本

元吳昌齡撰。昌齡有西遊記雜劇。已著錄。此張天師東坡夢二本。明成化循元曲選收之。世未有別本。張天師題目曰長眉仙道術。荷桃。正名曰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畧稱洛陽太守陳金忠姪世英。寓洛陽園中。值秋節。觀月鼓琴。時羅睺計都星經月。元英琴聲感動妻宿。教月宮之難。於是月中桂花仙子感世英之意。潛下人間。與世英相會。約明年中秋節復來。及期不至。世英因思慕成疾。適天師張道玄過洛。乃結壇為攝梅菊荷桃。及風雪諸仙至。勸問。既知為桂花仙子。備陳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押諸仙至。而池長眉仙所定罪。長眉仙並釋之。使各還本位。云。按元鍾嗣成錄鬼簿上及明鄭耕王太和正音譜上錄吳昌齡曲。俱有張天師夜祭長鉤月。按正音譜只作長鉤月三字。而無張天師斷風花雪月。天一閣本錄鬼簿且載其題目正名云。文曲翁搭救太陰星。張天師夜祭長鉤月。與元曲選所出題目亦不合。近人遂有疑長鉤月與張天師斷風花雪月當是二曲者。然考明周憲王雜劇有張天師明斷長鉤月。亦記陳世英事。唯改桂花仙子下降作桃花精。荷桃仙子名與世英會。與此本異。據王自序。暇日見元人吳昌齡所撰長鉤月傳奇。

余以為木石之妖。或有此理。若陰氣至精之正氣。與天地同

行化育者。安可誣之若此。遂泚筆抽思。亦襲長鉤月傳奇一

本。付之歌喉。為風月解嘲云。是周憲王此曲。本係改吳昌齡

本。而昌齡原本題目實作長鉤月。不作風花雪月。然名稱雖

異。而所演事則同。以為昌齡有二劇。殊不必然。至元曲選題

目與錄鬼簿等書異。當由成化循所改。即其文字亦未必盡

為昌齡原本之舊。唯今無他本可校。不能究其本原。為可惜

耳。東坡夢演蘇軾與釋了緣參禪事。云了緣居廬山。就偕歌

妓白牡丹訪之。欲誘之還俗。了緣乃示變現。遣花間四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曲乃桃仙作女子引執入夢。就感之。為一一賦詩。次日與了緣往復。不能難。而白牡丹反因了緣指示。披剃為尼云。所標題目正名曰。雲門一派老婆禪。花間四友東坡夢。考天一閣抄本錄鬼簿上。錄吳昌齡曲十種。中有東坡夢。注云。雲門一派老婆禪。與此元曲選本所題同。明寧獻王太和正音譜上所錄吳昌齡曲十種。與天一閣本錄鬼簿全同。唯曹寅所刊錄鬼簿。載昌齡曲為九種。中無東坡夢。其子母揭錄記。天一閣本及正音譜均作老回回探狐洞。此則所記不同。蓋傳奇名目。吳兼有出入。不得徒據此一本以為昌齡無東坡夢一劇也。

東堂老一卷趙禮讓肥一卷 息機子元人雜劇選本

元秦簡夫撰簡夫字未詳元鍾嗣成錄鬼簿下有簡夫傳云見在都下擅名近歲來杭按刊本杭字下行四字今據宋鍾校抄本刪天一閣鈔

本錄鬼簿則作大都人近歲在杭其文小異不確知其里

貫鍾嗣成錄鬼簿作于至順初其書簡夫在方今才人相知

類中則亦至順間人矣錄鬼簿錄簡夫曲五種司為東堂老

勸破家子弟天壽太子邢臺記玉漢館義士趙禮讓肥陶

賢剪髮待賓今唯東堂老趙禮讓肥有傳本餘俱不存其東

堂老演東平人趙國器記其子於友李寶國器歿子將蕩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檢盡貨其產實暗使人收買之俟其悔過一一還之無少欠

缺東堂老者里人尊寶之稱也趙禮讓肥演趙孝弟禮遇賊

母子兄弟爭死賊因並釋之事本後漢書趙孝傳而謂賊即

馬武後禮復以武薦得官捏造不實然二劇皆演厚德長者

之事足以勸世實有功名教之作殊未可以尋常筆墨視之

其本今有明藏懋循元曲選及息機子元人雜劇選二本勘

其文字互有異同如元曲選本東堂老第一折醉春風全不

想日月兩跳丸後為叫聲恰僥倖伺子扶拄杖走街衢本足醉

春風與叫聲二調息機子本則混為一調其叫聲二字不標

作詞名以叫聲二字與叫聲調中之我這裡提拄杖上街衢

我這裡薦入薦入門程去二十一字為白與上正末白我未

到門有也白街結又以叫聲調中我這裡觀觀了悠悠的他

五魂無十三字似屬于醉春風調此當是息機子本誤刊然

如蔓菁菜詞末白則喚你大食店裡燒羊去元曲選誤載此

十字為下文賓白中之文而息機子本不誤又如元曲選本

趙禮讓肥第三折絡絲娘我只通你殺人力十分利害一調

東原樂敗道是凶年歲一調第四折沉醉東風想當時受盡

了千辛萬苦一調雁光落休道是莽將軍不重儒一調得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令我可也須臾思報恩一調息機子皆無之疑此五調未必

係息機子本刪去而係藏懋循所增至東堂老第一折胡子

轉白哥的網中元曲選本網兒當是誤字然網中明制元時

無此殆伶人潤色之文非簡夫原本之舊也



再素人二卷 舊抄本

按是本不題撰人。演裴謏王恭伯及唐高祖將天水趙肅之  
之女趙瑤娟登仙事。僅存十八折。畧稱河東裴謏字信玄。瑯  
琊王恭伯字敬之。同入終南山學道。師梁芳。謏志甚堅。得道。  
恭伯志不忘功名。下山去。詣長安。遇馬周。共撰獻平十二策。  
獻之朝。上悅。授周監察使。恭伯隨武衛軍。紅陽侯趙肅  
賞恭伯才俊。欲以女瑤娟妻之。恭伯至趙家行聘。瑤娟自屏  
後窺之。識其丰采。先是徐勣為子求婚于趙。趙拒之。勣以  
為恨。時恭伯已升評事。乃奏准楊等處應恤刑。薦恭伯往。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一

期赴任。恭伯不能行婚禮。既行。任高郵湖。裴謏作漁夫共  
挈舟相訪。約恭伯抵揚日。當於青園橋櫻桃園相見。恭伯謏  
之。已至楊府。遣其寓。見園中鏡瓊花奇景。供張之盛。所未曾  
見。謏與恭伯飲。列女樂。復以術攝瑤娟入座。瑤娟恭伯大驚。  
愕。恭伯亦艷其色。取蓮上李實授之。瑤娟不悻。于裙帶  
上將俟他日質之。文至此止。不復知其究竟。然所演實本太  
平廣記卷十七所引李復言續玄怪錄之文。按今傳本續玄  
其異者。廣記稱王敬伯。此作恭伯。字敬之。文中子之姪。廣記  
稱裴敬伯。此作裴謏。道不成而死。此謂即敬伯等所師。廣記

稱敬伯婚于趙氏數年。奉使淮南。此謂未及行婚禮而之淮  
南任。又廣記但稱裴謏登仙。無敬伯成名後復入道事。此劇  
第三折載許真君詔梁芳之言云。瑯琊王恭伯。天水趙瑤娟。  
謏在人间。配為夫婦。今是你先度裴謏。即令裴謏度彼二人。  
又稱真人以九轉靈丹三粒埋于終南山白鹿洞千年不結  
子李樹下。依期結成三李。付與三人。則劇尚有王恭伯趙瑤  
娟婚配登仙等事。為此本所缺。蓋劇所演大致雖本廣記引  
續玄怪錄之文。而詞目稍有竄改。不盡依之。亦曲家演古之  
常習也。又考明止雲居士輯萬聖清音卷七錄李丹記二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二

其一為梁芳証道。即此本第七齣。其一為裴謏再度。紀裴謏  
度王恭伯事。此本之外。為此劇教文。似此劇本名李丹記。此  
本作再來人者。乃傳寫者所私改也。陳健儒白石樵真稿卷  
十九有題李丹記文一首。稱浙東海日先生。嘗以建言出部  
曹。又以神明宰名邑。按據下文知其一人曾為合肥令。一旦掛冠。逍遙山水間。  
憫一切羣生沈五慾。昧三生。非莊語格言所能覺。乃借裴謏  
王敬伯故事作李丹傳奇云云。據此則作者乃浙東人。說海  
日曹作合肥令者。惟未詳其姓名。清王士禛香樹齋筆記卷十  
二稱王抃大父。山先生作壽輪袍及裴謏和合二曲。詞曲

家稱爲本色當行。是王銍有曲演裴事。然銍太倉人。據健  
儒所稱乃浙東人。知當時裴進曲當有二本。不得認此本即  
王銍所作也。

作續記一卷 抄本

清黃變清撰。變清有倚晴樓七種。已著錄。是編所演乃聊齋  
志異卷八所錄西湖主事。分八折記之。曰龍遊。曰蛟變。曰遇  
獵。曰題中。曰玩中。曰尚主。曰探營。曰蕩寇。曰目大抵本聊齋  
而畧有變動。如刺中陳弼教聊齋但稱其曾爲副將軍賈館  
記室。身行徑洞度。弼教猶婆龍之事。以下專記弼教遭遇。不  
復及賈館。此則則稱賈館奉旨討楊公之孫楊蛟。軍校射猪  
婆龍。弼教救之。既而兵敗。身獲。弼教親流著岸。因遇公主成  
婚。公主助平楊蛟。其饋食與阿含復有探營之功。凡所設諸  
事。皆係增出。聊齋所無。又聊齋弼教與公主婚後尚有歸家  
致富生子及友人梁子俊宦歸過洞度遇弼教贈金等事。到  
亦不採。蓋增征寇事所以救場面之冷。而聊齋弼教與公主  
婚後諸節。一一納之刺中。則閱目殊不繁瑣。此則文各有體。  
詞人翦裁運用不必盡同。亦不啻小說之得失也。聊齋諸篇  
清人譚爲曲者不下十餘本。然不過勉強爲韻文。庸番猥瑣。  
不足與小說並駕齊驅。變清詞曲名家。自一代作手之名。此  
則刻意摹新。超然絕俗。其裁製不盡襲聊齋。其意境亦非聊  
齋所能掩。且自來無刊本。殊堪寶貴。今亟爲著錄。倚晴樓曲

只傳七種得此而八世之稽斐清著作亦有所資取焉

玉駕爲傳奇三卷 明楊慎撰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三齣演明嘉靖時揚州人謝雲仙姻  
緣始末卷稱謝雲仙父瑩璧官翰林學士致仕雲仙風貌秀  
異兼負才名己中解元山東進士方傑偕妹月娥喬裝來揚  
州賣藝雲仙見月娥而好之出玉駕爲贈之約相配偶而傑  
怨雲仙以妹側室遂攜妹還擬俟雲仙會試晉京時赦之即  
迫脅成親有女子文霞仙者貌與謝雲仙類適易男装過山  
東方傑以爲謝雲仙也知之成親而雲仙父瑩璧奉命征倭  
過山亦誤認爲己子以託之山東巡撫徐階階賞其資復以  
女妻之時階已內升吏部尚書乃偕婿與女俱之京己而瑩  
璧立功歸前之誤認其子徐階亦知其婿本非瑩璧之子  
乃女子也而雲仙己中狀元乃使徐小姐東方月娥及扮男  
裝之文霞仙並適雲仙云



三義節傳奇不分卷

清道光二十一年庚子抄本

南師圖書藏

不著撰人名氏。大意謂河南汝寧人姚燕，字世龍，燕以清明掃墓，過二龍山，盜魁梁彥章奇其相，約為兄弟。梁以珠串贈姚，而串本徐太師家中物。彥章劫得之者，有羅應者至姚燕家見之，因指姚為賊索，引役捕之。獄定擬斬，解京。羅又妻馬氏定計，引姚妻楊氏入山，將殺之。虎驟至，負楊而逃。至山西楊天榮家救之，共結為兄妹。而使楊氏撫其女傭蓮。羅應乃入據姚之室。姚子寶童生數月，即撫為己子，易名羅秀成。及長，即書中進士。巡按山西，楊氏未訴冤狀，子母即相認。姚燕至京，臨刑，為梁彥章所救，旋受撫為山西總兵。燕留居幕次，至是亦未相見。於是一家團圓，其羅應夫婦使人詐迎至署，數其罪，實重則與楊天榮女傭蓮結婚。云：劉後半極似百羅衫傳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福星照傳奇二卷

清嘉慶中書館藏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凡三十二齣。演周宗建左先斗許顯純等事。而皆荒誕不實。畧稱宗建恥附逆璫，致仕歸。有子曰耀，女曰蓮玉。耀娶吳貞貞，其家有瑞芝生園中。蓋福德星君所賜。五軍中府許顯純聞之，欲取以獻魏忠賢。宗建不許。顯純深銜之。時阿南園女王賽花花恃強不順，其妹曰阿南月貌，弟曰鐵里牙波俱善戰，能使使陰兵。帝命左先斗討之，敗績。顯純乃建議以宗建妻吳貞貞和番。帝竟采其言。詔以貞貞為議政夫人赴邊。貞貞聞之駭甚。夫耀乃易女粧代行。既抵虜帳，曉以利害。賽花花大悅，已而知為臣之子。蓋傾心與妹皆委身事之。顯純復誣夫人通番，詔逮其一家入獄。先斗憤之，使子奔入獄代周耀及出。乃貞貞也。是時奔當應試，以八獄不果。貞貞乃冒名代試，竟中狀元。奉命撫阿南。賽花因與妹入朝，何陳末帝乃復宗建官，以耀為兵部尚書。賽花姊妹與貞貞皆封夫人。左先斗欽賜狀元，以酬其功。宗建感先斗之意，復以女蓮玉妻奔。其後鐵里牙波復叛，詔蓮玉為帥討平之。蓋蓮玉曾受天心正法于福德星君，故能破牙波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南樓傳不分卷 舊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演刁球事凡十九齣。畧稱襄陽人刁球妻劉氏。妻李氏。球游揚州。識書生毛龍于妓柳氏家。投分最深。因結為兄弟。時有安樂王世子聞柳之名。亦來尋歡。與球爭球。痛毆之。懼罪遠返鄂。而毛龍赴京應試。初球行後。妻與監生王文私通。球至家。相與謀。就而殺之。託言以暴疾卒。家人知之。而不敢言。時毛龍已成進士。巡按襄陽。夢球來訴冤。且云。倘回京。請託立里申冤。醒而大異之。乃微服易姓名。至球家。弔喪。詢其家人。悉得姦狀。乃自撰狀付球妻李氏。屬巡按來。則控之。李如教。龍即拘人犯。將嚴訊之。未及開審。而朝命忽調龍入京。龍憶夢中之言。即將全案移交襄陽理刑童侃。侃持正不撓。案遂定。劉氏凌遲。王文梟首示衆。毛龍旋升任。南巡撫。奏球妻李氏撫孤守節。詔旌之。童侃升漢陽知府。曲名南樓傳者。以球字南樓。即以名曲云。

陰陽二氣山不分卷 雍正二年甲辰抄本

不著撰人名氏。其書一名後而遊記。畧稱唐半偈與弟子孫小行者。猶一戒沙彌。等赴靈山取經。至陰陽二氣山。路阻不通。小行者鑿山開通。推倒鎮山石碑。於是寒熱調適。二氣流通。而山重陰大王陽大王奮起相拒。唐半偈一戒。置之造化山巔。小行者因化為蛟蜃。蒼蛇蜈蚣。蝎子等入山攪惱之。陽大王殊鎮定。不為所動。陰大王懼匿石匣中。小行者復拔毫毛。咒之。化為利劍。懸之陽大王帳以恫嚇之。且言將搗碎石匣。陰大王知無可避。乃出與陽大王并力戰。小行者沙彌。又不勝。遁之造化山。求造小兒為助。行者躡至造化山。見以酒色財氣貪嗔癡愛諸圈套。之行者皆能跳出。獨好勝一團不能脫。遇老君指點。乃悟好勝非是。方持是念。其圈即脫。造化小兒乃以半偈一戒還之。俾西行云。其說本之後而遊記小說。

陰陽鍾不分卷 清道光十八年戊戌抄本

不着撰人名氏。演薛家將事。各稱薛剛佐廬陵王起兵討武氏。武氏有子曰驪頭太子。出生後為鐵板道人攝去。教之習伎勇。至是年長學成。授以九頭神珠一串。黑沙飛刀一把。命之下山救母。大敗薛剛兵。梨山老母按當作驪山老母者志與唐而剛母樊梨花之保傅。不忿鐵板之事。亦遣梨花下山。授以新仙劍。使騎唐營救其子。時薛剛果為驪頭太子劫去。賴梨花救得免。而鐵板道人復親至。助攻唐師。梨花乃運神變至斗母宮。求得八卦陰陽鍾。道人及其弟子驪頭太子均敗。

服。

定風珠二卷 舊抄本

此劇不着撰人。每冊書衣皆有小三學記及舊外三學圖章。知其本乃昇平署寫本。蓋弟子傳習備供奉之用者。作者則不詳矣。劇演龐涓事。各稱齊魏修好。魏王親至齊訂盟。筵上大風忽至。衆驚避。而魏王神色不變。齊王疑而詢之。知魏王身佩定風珠。欲強取之。魏王逃歸。齊遣田忌追及之。魏王被困窟甚。而龐涓方辭鬼谷子下山。行至此。救魏王於危。與並歸魏。魏王因以女妻涓。封涓為輔國。魏將平伐齊復仇。大戰穆陵。掠地至紫雲關。故為廉齊花夫人所敗云。



雪泥書屋雜志四卷

清年庭樸庭一名庭相字陌人號默人棲霞人乾隆乙卯優貢生任觀城縣訓導是書為雜考之屬凡天算地理名物訓詁義理皆所論列並無次第庭學甚博惟好出主張喜立新說其不合事情者固多然其佳處實發前人所未發未可一概論也如謂世傳孫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書也持論甚辨然終與史記不合左傳陽不克莫將積聚也論語文莫吾猶人也無適也無莫也庭立謂莫聲與麼同文選鸚鵡賦故每言而稱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庭謂斯當為期辨命論左帶涕唇庭謂說文唇驚也涕唇言涕騰唇驚也似皆未合然卷四贊揚鄭學一節持論正大又若論語山梁雌雉鄭讀梁為梁庭謂易林艮之師曰秋梁雌雉所至利喜鄭意以梁栗秋熟而雌雉食之為得其時必用先漢古義也此節推證鄭注立說甚精惟易林艮之師作陸梁雌雉而復之貢作秋梁雌雉庭誤記耳宋本秋梁作樛梁無論作秋作樛皆足推闡鄭讀前人所未言故此書終為考證家所不舍也

槐生叢錄二卷

清李詳撰詳字慎言一字審言號後百藥生一號寐生復更槐生晚署輝史補康膳生充江楚編譯局分纂是書初名寐記載列國粹學報中刊行即改用今名凡清儒之逸事及其著書之概況文章之注釋義理之是非耳聞目見皆所論列間亦攷訂四部諸多精當漢學師承記謂任子回之字林考逸乃竊取丁小雅之書而署其名者詳則力辯其非為鄉先輩辨誣事屬私情然義實允當倘非郭象盜莊之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也通鑑後梁開平元年名其所居為宮殿妻為皇后胡注茂貞自為岐王而妻僖皇后錢大昕辨正謂皇后當作王后詳則據蘇東坡詩自注以證通鑑之不誤亦精鑒之言盧文弨謂戴震屈原賦注微言與旨具見疏快詳謂楚辭之在兩漢皆有師授叔師校上之本非敢妄作東原一概抹殺并其所詮事實而亦去之以申己說是本顯者反晦矣又謂唐人熟精文選故多以文選注釋唐人之詩文此可以見其學有家法矣惟其間亦有泛論之處至謂史記之言始于宋史不知已見于六朝譯經

凡此小疵類間或見之然不足以掩全部之美也

古韵通說二十卷

清龍啟瑞撰。啟瑞有爾雅經注集證已著錄。是書分古韵為二十部。第一部冬。第二部東。第三部支。第四部脂。第五部質。第六部之。第七部歌。第八部真。第九部諄。第十部元。第十一部魚。第十二部侯。第十三部幽。第十四部宵。第十五部陽。第十六部耕。第十七部蒸。第十八部侵。第十九部談。第二十部緝。其名通說者。以為全韵相通。非僅通其數字而已。列通說為十類。冬東鍾江兩部通說。支脂之質歌五部通說。真諄元三部通說。魚部不與他部通說。幽侯二部通說。幽宵二部通說。陽部不與他部通說。耕真二部通說。蒸部不與他部通說。侵談緝三部通說。每部先列詩韵。次列經韵。次列說文本部數字之音轉同本部也。所分二十部。乃參證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江有誥諸家之書而得者。斤斤於說文得聲之字。則又用姚文田嚴可均張惠言苗夔之說者。啟瑞自以為集諸家之大成。即以此也。惟其間頗有疏舛之處。劉棻延常為札記。惜已不存。事見於雷浚乃

有盧雅著及劉氏遺著中。啟瑞不用合韻對轉之名。欲以雙聲統之。最為簡捷。然用通韻轉聲諸目。似仍囿於舊誼。不能自張其說矣。

#### 四聲韻譜不分卷

清杜永發撰。永發字榮軒。棘津人。永發以為宋司馬光等韻圖。沿西域之傳。定中原之韻。經以四聲。緯以七音。凡經傳及各字書音切。皆藍本於此。第其圖以一隅示人。其同母同聲之字。猶夥不能悉載。刻本另分卷冊補入。又皆離其分位。每患考校二字。攤前拈後。不勝翻閱之勞。乃依十六攝各按其等。析為幾板。每等仍將字列置於上。於韻圖所不及載之字。擇其要者。側行列置於下。如通攝一等見母平聲與公同音者。有工蚣等字。列於公字下。入聲與穀同音者。有谷穀等字。列於下。是部位不移。而四聲皆具。故名曰四聲韻譜。十六攝之名。始於四聲等子。永發所為。不過補注便用而已。又附載詩規一部。可知此書雖為讀書正音之用。仍寓示人以賦詩押韻之旨也。



經韻鉤沈不分卷

清苗夔撰。夔有毛詩韵訂已著錄。此乃採錄羣經諸子之音。以求古讀。而名經韻者。實以經為主也。曰鉤沈者。鉤其已沈而出也。惟全書無條理。體例凌雜。但見鈔本。未知是否刊行也。其述古音。亦有可疑之處。如頤字下云。尚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釋文音秘。舊本作陂。公羊傳。遠陂。釋文音皮。二傳。遠陂。文選音義。頤。蕭該音本作陂。布義切。考皮陂。頤義古皆屬歌部。變離引不倫。未加論定。亦不知其意何屬。其他諸節。或論或否。甚屬可異。豈搜集音切為他日著書之地耶。

正音切韻一卷

清步昇尊撰。昇尊字矩卿。長白人。是編在正音咀華中。先列切字捷法字母切韻要法。次列十問語極清類。次列四聲土音同正音異者。傍用硃批。有官字者用官話。讀有土字者用土話讀。有兩字者用合切讀。有開字者用開口讀。有合字者用合唇讀。有一箇字者與土音同讀。故又附開合及正北音異二部也。次有字音字韻字母三部。並列字音八十字。橫列為四行。分有句讀。第一行係大開口音。二行半開口音。三行合齒音。四行合唇音。音韻三十五字。直列為十六句。有三字一句者。首字是大開口音。次字半開口音。三字合口音。二字一句者。首字開口音。次字合口音。有圈者有音。無字也。字母六十字。在字音字韻表下。上下合切。即成。末有千字同文彙註。下注各字之同音。旁注上為切語。下為發音部位。蓋是書極求簡易明暢。自為初學音切之階也。

## 四音定切四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十一年，主龍門書院講席。是書本名韻釋，準今韻釋其所含之音也。又名四音定切者，以四音攝一切之音，聲歸韻母明反切之理也。專用四音定切之名，而不用韻釋者，以四音釋各韻，原其實也。四音者，欵意為子也。以此四音統一切字音，欲知四呼之別，試而即得。欵字收聲為開口音，意字收聲為齊齒音，收烏為合口音，收于為撮口音。韻釋廣列圖表，附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解說。有四音圖、四音平峭圖、字母清濁圖、合聲圖、合聲切音同歸圖、切音轉母圖、切音轉母轉韻圖、四音貫讀四等圖，共十圖。韻釋則因每韻不必全備四音，故於韻首則注明有無某音，又收聲字有清濁互轉者，亦注出之。或一部中無收聲之字，則以四音叶本部音作收，復將純清次清純濁次濁分注每節之下。至於一字重見本韻者，列注於部末。綜觀其書，未必盡當於音理，然其法簡捷易明，初學音切者，自可藉助於此也。

## 古韵大指一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此書略論古韵，雖粗具綱目，而體例無難，以為鄭漁仲諧聲制字六圖，極有功於古韵，而以顧亭林為至極。分通韵轉韵協韵三種。通韵者，蓋即同部之意也。轉韵者，蓋即段玉裁之所謂合韵。孔廣森之所謂對轉也。協韵者，猶近世所謂旁轉對轉也。其實時有古今地有南朔，明於通轉之理，足以取一切之音，何取乎廣立名目也。至於今韵入聲分隸平上去者，與古不合。顧炎武已明之，非熙載所獨得。惟夫武以緝合諸韵隸於侵覃，未免兩收之見。熙載頗加辨駁，然王念孫亦已言之，又非熙載之獨見也。其間又以緝合凡韵通於支微齊佳灰諸韵，所舉詩經楚辭之例，或為祭泰夬廢之字，或屬緝益之字，已為般亂擇錄韵例，亦未清晰。論古韵者，考古與審音並重。熙載既不能悉心考古，徒據裴舊說為己有，又不精於審音，以此推論古韵，安見其能合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字母辨一卷

清黃廷鑑撰。廷鑑字琴六，常熟人。其著此書，因各家多逞一隅之方音，對於字母或增或減，故辨正之。謂五十二聲母之說，雖為有理，然中土有音有字者，祇有三十六，故增母之說不必也。至於并知徹於照，穿牀并泥於孃，并非於數，并奉於微，刪六母存三母，或者并去摩定並從牀邪禪影匣喻十母存二十母，不識知徹澄孃四音為古之次音，猶照穿牀審禪五母為齒之次音，混為一音，由呼之不正，故減母之說亦非也。因力

辨知徹澄三母之呼法，泥與孃非與數，奉與微匣與喻，禪與日之分別，蓋能別字母之讀法，則不囿於方音，不囿於方音，則增減字母之說自息矣。其三十六母不可增減，說近江永辨字母之讀法，亦足以補音學辨微之不逮，雖未能十分詳晰，較之支離破碎者則善矣。

四聲均和表五卷

清洪榜撰。榜字汝登，號初堂，歙縣人。乾隆四十二年天津召試第一，賜內閣中書。年三十五而卒。是表尋聲定位，音等有四，按韻按等，各列一表，字在某位，即屬某母。每卷首俱列度式於前，其有等只一二字者，附於他等之下，別為注明。分喉吻舌齒唇五音，吻即舌頭音也。第一行清音，第二行濁音，別為發聲送聲內收聲外收聲四種，聲分五類。全本戴震聲類表，故微紐入喉，疑紐入齒，亦與戴同。惟戴以今音定古音，故不依今韻之

次第，榜則專明等音，故全依廣韻。戴洪二書，仍可合證。至于分等，則又參據江永四聲均韻表，故此書亦無大發明之處。五卷後附廣韻各韻所含之音，字上旁注音等，字下旁注反切。總計音數簡而易曉，又有考定廣韻同獨用四聲表，則全襲戴震之說，非榜所著也。



說文雙聲二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古韵大指。竝已著錄。是編之意。以為切音既不始於西域。又不始於孫炎。起於制文字之時。許氏說文論形聲。舉江河以為例。江工即為雙聲。今言聲而不及韵者。以韵有古今之別。雙聲則今古一也。徐鉉注說文字音以孫愐唐韵音切為定。其實許氏之聲本可為切。因分音和類隔二部。後附許聲標母。即韵借孫氏母用許氏有類隔者。以今為類隔。古為音和也。先列說文次列得聲。次注原切。原切上一字列於右。得聲之字列於左。擬以得聲之字改原切上一字也。此書義例如此。以得聲即合切語。本非明塙之言。古代聲紐與今亦有差池。不獨韵有今古也。說文得聲之字。皆可明其同紐。否則即有通轉。且古代同在喉牙舌齒唇各部。皆為雙聲。而注清字字諸之注五箇。亦在。時亦雙聲。山熙載既考古雙聲。復以切語範之。故合則取之。不合則去之。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非真能識古雙聲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說文疊韵三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古韵大指。說文雙聲竝已著錄。是編乃熙載與其弟子袁康同輯者。康字竹一。寶山人。疊韵者。疊古韵也。以為許氏說文於字下繫聲。所以著韵即出於其字。雖雙聲亦在其內。要不及疊韵之多。故既撰說文雙聲。又輯此編也。音切從大徐。部名從唐韵。遇字與聲古屬通韵者。則曰通。遇古屬一部者。則曰並。歸某韵。其非徑通而由他韵可通者。則曰轉通。若不在此數例。而許氏取以為聲。則曰協用。協用一類。於各篇後附之。先列說文。復列其得聲。各注反切。竝分今古之所屬。其實所舉協用之例。轉通之類也。此書藏結所在。仍在韵部之分。熙載以為鄭庠分六部。未免太少。顧炎武十部較善。惟顧移庚入魚模。移幽入蕭豪。移尤之半入蕭豪。半入支脂。及緝合九韵。緣屬侵覃。不遵從之。其餘概同炎武。不知炎武講論古韵在清代。尚有承先啟後之功。然非其極也。熙載於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諸人之書。絕未引及。正不審其何意。若以說文疊韵之法。口論古韵。則姚文田嚴可均皆其流也。而熙載亦止蓋不言。更不可解。觀於是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用心甚善。惜讀書未廣。法例未密。終不能與姚巖諸家之書一例論也。

示兒切語一卷

清洪榜撰。榜有四聲均和表。已著錄。此則以簡明之句。示切語之方。以爲凡切字俱上一字定位。下一字定音。同位爲雙聲。同音爲疊韻。因取三十六字母。定位分等。悉采廣韻所用切音上二字。各歸其母。并列其等作三字句。而以古切音歌錄於篇首。考江永四聲切韻表。後附切字母位用字一篇。榜襲用江書。雖按等之字略有更易。而大體全同。大概榜中年即卒。稿多凌亂。未及悉心整理也。

經傳字音考正四卷

清馮肩僕肩字心海順德人是書依音韻闡微以注經傳字音其意以為用今音讀經傳可得音之展轉流變其實不相合也

韓詩內傳并薛君章句攷四卷

清錢玖撰玖字元杰號漢村上虞人廩貢生歷署西安教諭長興訓導後選補杭州昌化訓導不就道光辛巳徵舉孝廉方正賜六品頂戴是書但見鈔本據上虞縣志卷十二人物志但云韓詩注與此異名且未言卷數蓋未刊行也四卷之前有韓詩師承一表四卷之末有附錄筆談二部觀其所輯疏失良多韓詩師承采錄未備如尹勤梁景章著胡碩崔炎張紘皆習韓詩者也玖並遺之其失一也漢人習韓詩者多於援引之中推得其誼玖皆不取其失二也既引外傳自當備錄玖或取或否用意安在其失三也援用釋文誤混音切卷二又缺我鉢引釋文云鑿屬也今之獨頭斧鈔本作今獨全頭誤不知下句乃釋文引又一說非韓詩也而並入之至為疏錯其失四



也簡擇類書自宜詳密不應多所脫佚如文選曲水詩注引薛君章句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白虎通上引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文選詠史詩注亦引之曲禮正義引云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政皆未引餘亦多所遺落其失五也引用韓詩審定經文不宜概

亂如惟辭也以經文所見最先言之則當在葛覃維葉萋萋之下以生民言之則當在時維姜原之下而政獨附於時維后稷又萬人顯顯仰天告愬當在雲漢瞻印昊天之下政列於節南山處虛靡所騁之下皆不允令其失六也疏證之處亦有可議如室人交徧誰我誰就也政謂就為訖字之誤桂馥本有此說其實非也廣雅釋詁誰就也明用韓詩

安得政就為訖乎考槃在阿曲京曰阿文選注京作景自是誤字而政謂京為假借字於在彼中阿逕引曲景曰阿真所謂倒植者其失七也以無可附麗者仿詩攷之例列於卷末其實未嘗不可附麗攷考之不審耳如辟除也解日辟國百里道威夷者也解周道威夷煦暖也解起日始旦懋悅也解伊胡為懋承受也解承筐是將安得謂無所附麗乎

其失八也凡此諸端未免輕率然自王氏詩攷以來輯韓詩者互有得失三家詩齊魯先亡韓詩自晉以後傳者漸少唐末亡佚攷則師承自唐而止可供攷覈疏證韓詩廣引先儒之說亦足以備參稽引用諸書如任淵后山詩注俞德鄰佩文韻府新聞之屬多為輯韓詩者所不措意是此書可取者雖少亦未始無一端之長也

讀史雜記一卷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讀經如面。竝已著錄。此則雜論諸史。或說史法。或評文字。或論事實。或訂史注。次第蕪雜。而陳義淺薄。史記列傳序次。趙甌北以為不可解。未下斷語。正其謬也。豫竟以為紊亂。而欲正之。未免妄誕矣。魏志武帝紀。時公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裴注力辨其誣。何義門

讀書記。謂必有一二萬。不滿萬則失其實。豫從裴說。記述者欲以少見奇。非其實錄。以何說甚泥。其實何說固非。裴亦未為得也。承祚撰史。最為精審。官渡之戰。曹公親兵實不滿萬。張範傳云。袁術問張承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劉曄傳云。明公以步卒五千。北破袁紹。與紀文合。豫為裴注所惑。未詳考耳。其餘諸節。亦平平。

無奇不足述也。

讀書小記二卷

清焦廷琥撰。廷琥有冕服攷已著錄。是書為經史攷訂名物紀原之屬。廷琥為焦循之子。學有本源。然中間所論頗有不審之處。如謂民之無辜并其臣僕。鄭箋義勝毛傳。竝謂如毛傳則并其二字不順。考毛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誼本周官。無可訾議。至於經文并字與併同。釋詁併使也。說

文無併字。蓋作抨。鄭兼習三家詩者。此不從毛。各存其誼可也。安得是鄭而非毛乎。又番維司徒。家伯維宰。廷琥謂正義云。番氏維為司徒之卿。家伯維為冢宰之卿。以維為名。非毛鄭之義。此可怪之論也。正義按文為釋。竝未以維為名。如廷琥之言。則蹶維趣馬。楊氏維為師氏。正義謂蹶氏維為趣馬。楊氏維為師氏之官。亦以維為人名乎。且正義下文言之

甚晰。何當以維為名。廷琥未能細繹正義全文。故出此議。粗疏之甚者也。若單重但之相通。繇字有四音。諸節書中常例不足為異。其他亦多淺薄無精詣也。



徽庵掌錄一卷

清陶紹曾撰、紹曾字仲甫、號微庵、安化人、補縣學生員、紹曾為憲曾之弟、故是書全為校勘輯佚之屬、與其兄聖華館叢稿體例相同、皆遵王念孫讀書雜誌之法者也、校勘古籍、本非易事、當先明本書之體例、作者之用心、然後據證論以斷之、方能符合、王念孫校理諸子最為精密、史漢則稍遜矣、何則、史漢法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甚嚴、若專論訓詁、援據類書、即可改字、則差以毫釐、失之千里矣、蜀志趙雲傳、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紹曾謂即後主也、即後主母也、二句蓋裴注誤羈入正文也、此事亦載甘后傳、則弱子之為後主、甘夫人之為後主母、已見前卷、雲傳叙此事、不必如此重複、通志此二句、正作雙行小字、云云、此說甚誤、趙雲在蜀與

關張並列者、即以救甘后母子之功、其他無可稱述、裴注所引趙氏家傳、乃其後人演撰、虛揚功德、殊非實錄、承祚仕晉、故修史不得不以魏為主、而心實袒蜀、觀全書之例、可以推證、故陳志頗有微言、此二語所繫甚大、後主昏庸、若使早卒、則蜀亡不致如此之速、陳壽於雲傳加此二語、似揚其功、而實為婉歎、蓋有夭數存焉、非人力所能強、紹曾未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知壽意也、至謂前後重複、尤為不明書例、漢書高帝紀、呂公女、即呂后也、讀漢書者、皆知呂公女即呂后、何待復述、果如紹曾之言、則此數字亦為注語羈入正文矣、豈可通乎、須知班加此語、寓後日呂氏之亂、壽加此二語、寓後主昏庸而亡國、皆歎惜之詞也、安得妄刪乎、又先主傳、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紹曾據太平御覽改為為與考

後漢書蘇章傳祖父純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班固軍北出擊北匈奴車師有功二為字誼同乃劉攽欲改後漢書為字作從錢大昕欲改此文為字作助紹曾又據御覽改作與皆非也二為字竝當讀于偽切助也詩見鷺福祿來為慶為猶助也論語夫子為衛君乎鄭注為助也竝可證明此文及後漢書不能過信類書也其他諸節頗見精整其兄憲曾

卒年二十七紹曾卒年二十五以其年齡而覈其全書終為難得之材也

靈華館叢稿五卷

清陶憲曾撰憲曾字伯成一字梅先安化人補弟子員以入貲得國子監典籍加五品銜是書多為校勘輯佚之屬以唐宋之書援引為證蓋塙字高郵王氏之法也書中可取者多而待斟酌者自亦難免即如賈誼新書匈奴篇上使樂府幸假之但樂憲曾謂但疑作倡說恐未是淮南子說山訓使但吹笑文子但

作倡實不足據考鹽鐵論散不足篇奇蟲胡娵娵但聲同是漢代實有但樂似難擅改為倡然為此學者精密者多即屬可貴況憲曾二十七歲即卒以未至而立之年所獲如此殊可珍惜書雖瑣碎較之泛立議論不顧事情者則此為善矣



袁浦札記一卷

清沈豫撰。豫有皇清經解淵源錄。皇清經解提要。竝已著錄。是書雖盡闢經學。而寥寥數節。且摘錄者多。斷制者少。著書體例。亦不明晰。無可取材。全氏經史問答卷八云。渦水見於爾雅。豫謂爾雅作過。漢書地理志作渦。此渦字疑誤。考釋水過為洶。釋文過又作渦。是謝山所用渦字。非誤也。讀經而不檢釋文。可謂謬妄。又謂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史公作傳文。不知漢人引用論語。多稱為傳。此尚不曉。他何可言。所謂無知妄作者也。

師伏堂筆記三卷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編雜考四部之屬。不信史記魯世家蒙恬傳。擗蚤沈河。周公奔楚之說。則門戶之見也。琯玉集所引蘇武事。蓋魏晉以來演繹如小說者。以之證史。自不相合。詳申弓即卷字。魏晉以後俗字紛出。固難質言。然說文有弓字。讀若含。與面誼近。此尚待斟酌者也。其餘諸節如引

北史陳奇傳。以證侯隆之官。論北史之張買奴。明楊淮與楊準為二人。推鄭義開國之主。不立始祖之廟。辨思玄賦注引孔傳為非。平子自注。攷注緯書者。非後漢之宗均。說皆可信。以薛君為薛漢。不從桂末谷薛及之說。以為古禮不盡可行於今。不必傳會古禮。強誣古人。引以藉口。頗為有識。即齋白改作蒜白。引張昭奏議。以推證王通元經之屬。皆可



供人參攷也。

讀書雜記一卷

清王紹蘭撰。紹蘭有周人經說。王氏經義說文段注訂補。並已著錄。是書仿高郵王氏讀書雜誌之法。例校訂羣書。計荀子七條。墨子八條。商子二條。呂氏春秋五條。淮南子十三條。賈子二條。韓詩外傳一條。白虎通二條。鹽鐵論三條。列女傳廣雅各一條。楚辭二條。春秋緯水經各一條。共四十九條。其間如墨子芋組凡四見。皆不可說。紹蘭以組為之魚施於芋旁。以為芋組不加者去之。當作鮮且。不加者去之。然施於別處。仍不相合。即改為鮮且。亦屬無據。此當存不知蓋闕之心。何必強為解釋也。淮南子精神訓。如景之放。與耀不叶。紹蘭改放為敷。終不若依文子作效。校勘古籍。舍有據之說。而用意必之言。終不可也。然如證墨子高偃。即郭偃。呂氏春秋歛陷作

歙臨淮南子弟之出於目據毛傳以駁莊元元至礪而運照據說文陽字以合注引山海經以證楚辭之黃棘皆精鑿不磨其餘諸節亦可自成一說供人參證也

蕙楊雜記一卷

清嚴元照撰元照爾雅匡名已著錄是書雖僅一卷上自經子下及詞曲皆所論列或述版本之精麤或說學派之流別章節不多語皆精審其謂讀書貴博議論貴雅閻百詩著書失之繁雜毛西河失之放恣亭林竹垞可稱雅人評論最為塢當論朱子云朱子之學由博反約非空談性理者也而學朱子之學者

往往流於空疏予最重王深寧黃東發兩公所著書是真能誦法朱子者尤為名論清代樸學之法往往取之於宋儒拘于門戶之見者不獨不知宋學且不能真知漢學者矣可知是編之精密因其學之有淵源也惟其中有可疑者如螭螭疑即叩頭蟲一節注云螭叩同匣母螭頭同泥母考螭字或讀入見母或讀入曉母叩則為溪母字皆為牙音自

可相通、然謂同匪母、則非也。螭頭皆定母字、乃謂同匪母、則大誤。此或由于創稿時之筆譌、而未及改正、或由于校刊者之不審、皆未可知也。

談書錄一卷

清汪師韓撰。師韓有觀象居易傳箋、考經約義、竝已著錄。是書本為雜述、間有考議、往往違於事情。其言曰：潘安仁小人也、其為長安令、作西征賦曰：丘去魯而顧歎。汪書丘改某季過沛而涕零。敢於直稱孔子之名云云。潘安仁固非君子、然直稱孔子之名、則為小人。稱聖人稱夫子或稱某者、則為君子乎。君子小

人之分、豈可於此斷之。劉琨重贈盧諶詩云：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李白廬山謠云：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皆直稱孔子之名、果如師韓之言、則越石太白皆小人矣。豈其當乎。又謂凡言猖獗者、猖狂也。古今宜無異解。乃三國志諸葛亮傳、遂用猖獗。乃竭蹶之意矣。後漢紀作猖蹶、可證三國之謠字。此亦妄說。猖獗或作倡獗。樊敏碑是也。或作猖蹶。



衣紀是也皆以音近隨使用之安得謂  
陳志為譌字且猖獗當竭慶解釋不獨  
蜀志為然丘遲與陳伯之書云沈迷猖  
獗以至於此與諸葛亮傳所用誼同李  
善作猖獗五臣作猖獗正可明其通用  
其他多述錄瑣碎之事如宋江楊六郎  
諸節聊廣見聞而已

消暑錄一卷

清趙紹祖撰紹祖通鑑注商讀書偶記  
並已著錄是書乃嘉慶庚辰夏避暑時  
讀說部詩話等書隨筆所記五十二節  
也所據者概為夢溪筆談侯鯖錄敬齋  
古今註五總志容齋隨筆甕牖閒評避  
暑錄話者舊續聞捫蝨新話孫公談圃  
西溪叢語冷齋夜話韻語陽秋藏海詩  
話吳禮部詩話諸書此作於讀書偶記

之後其藝祖生夾馬營中一節已明言  
之紹祖長于史學故攷證之處頗有可  
取如證李宓擊南詔連昌宮詞之岐薛  
連金之年號錢鏐之死與楊溥之僭位  
張九齡之卒與楊妃入宮之年輔公柝  
反江東之年號皆為有據之言即其論  
蕭嵩之薦張鎰房元齡之名字亦可供  
人參攷至於目覩紅菱親驗桂子尤足  
以廣見聞不得以其所據說部詩話之

書而少之也、

等韵一得二卷

清勞乃宣撰、乃宣字玉初、晚自號韞叟、  
桐鄉人、同治十年進士、由知縣累官大  
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是書分內  
外篇、內篇分列譜表、外篇分論音理、列  
為三大綱、以音之生、發於母、故母為一  
類、收於韵、故韵為一類、分屬於四聲、故  
四聲為一類、母之目、有喉音、鼻音、舌音、  
齒音、唇音、鼻齒唇又各有重輕、其別八

鼻音即牙音、重舌即舌頭、輕舌即舌上、  
重齒即正齒、輕齒即齒頭、鼻以下各分  
四類、曰憂音、透音、擦音、惟喉音獨  
為一類、無憂透擦之分、以音之生、原  
于氣、此音出于喉、無所附麗、自發至收  
始終如一、直而不曲、純而不雜、故獨為  
一音也、其別二十九、又各有清濁、其別  
五十八、含有音無字者、則為三十六、與  
古母相合、乃宣以為古母三十六、從江

永之說者也。字母標識，改用麻韵平聲，配以古母，則喉音清聲阿即影濁聲阿即喻鼻音清聲夏類噁即見濁聲夏類噁即羣清聲透類喀即溪清聲轉類哈即曉濁聲轉類哈即匣濁聲捺類哥即疑重舌清聲夏類答即端濁聲夏類達即定清聲透類塔即透濁聲轉類拉即來濁聲捺類納即泥輕舌清聲夏類吃即知濁聲夏類茶即澄清聲透類佗即

徹濁聲捺類哥即娘重舌清聲夏類查即照濁聲夏類楂即牀清聲透類又即宋清聲轉類沙即審濁聲轉類沙即禪濁聲捺類日即輕齒清聲夏類而即精濁聲夏類雜即從清聲透類擦即清清聲轉類薩即心濁聲轉類薩即邪重舌清聲夏類巴即幫濁聲夏類拔即並清聲透類葩即滂濁聲捺類嘛即明輕肩清聲透類哥即敷清聲轉類哥即非

濁聲轉類哥即奉濁聲捺類哥即微分配表譜極為詳晰。惟憂透轉捺之名與方以智之發送收錢大昕之出送收洪榜之發送外收內收不同。以為音之生由於氣鼻舌齒唇諸音皆與氣相遇而成氣之遇於鼻舌齒唇也作憂擊之勢而得音謂之憂類作透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轉類作轉過之勢而得音者謂之轉類作按捺之勢而得音者謂之捺

類若以發送收較之則憂為發送為送捺為收勢當於發送收外別增一類然舌之轉音與鼻齒唇之轉音稍覺不類故邵莊卿欲將轉類分為拂轉二類是四類亦不足以盡音勢也音當言其大齊愈分則微眇而難辨轉不發送收之簡而略矣韵之目有喉音一部又名直喉喉音二部又名展輔喉音三部又名歛唇鼻音部又名穿鼻舌齒音部又名



抵齶、唇音部又各閉口、其別六、每別分  
陽聲陰聲、喉一部復有下聲、其別十三、  
十三又各分四等、曰開齊合撮、其別五  
十二、五十二部並用影母清平聲、各部  
按四等配之、喉音一部陽聲阿鴉窪、  
陰聲厄厄伊窩約、下聲餒伊烏俞、喉音二  
部埃厓歪埃俞陰聲額額伊威威俞喉音三部  
陽聲教么教烏陰聲歐由歐烏鼻音部  
陽聲昂央汪昂俞陰聲翰英翁雍、舌齒音  
部陽聲安馬彎淵、陰聲恩因溫云、唇音  
部陽聲諸奄諸烏陰聲音音烏阿厄  
伊烏俞、為生聲之元、為喉音一部、阿厄  
收於伊、為埃額、為喉音二部、阿厄收於  
烏、為教歐、為喉音三部、阿厄收於鼻、為  
昂翰、為鼻音部、阿厄收於舌、為安恩  
為舌齒音部、阿厄收於唇、為諸、  
音部、阿厄皆開口、各部之開口、皆阿厄  
所生、伊齊齒也、各部之齊齒、皆伊所生、

鳥合口也、各部之合口、皆鳥所生、俞撮  
口也、各部之撮口、皆俞所生、喉音一部  
獨有下聲、而餘部無之者、以各部之陽  
聲生於阿、陰聲生於厄、而各部陰陽之  
齊合撮、皆生於伊、烏俞也、以配廣韻、則  
阿鴉窪阿俞麻也、厄厄伊窩約歌戈也、餒伊  
支脂之微齊也、烏俞魚虞模也、埃厓歪  
埃俞佳皆哈也、額額伊威威俞灰也、教么教烏  
蕭宵肴豪也、歐由歐烏尤侯幽也、昂央  
汪汪俞江陽唐也、翰英庚耕清青蒸登也、  
翁雍東冬鍾也、安馬彎淵元寒桓刪山  
先仙也、恩因溫云真諄臻文殷魂痕也、  
諸奄諸烏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也、  
音音侵也、考廣韻平聲五十七部、此分  
五十二攝、部目相近、又以五十二攝束  
於十三部、十三部又束於六類、六類又  
束於喉音一部、尋其音勢、分別部居、條  
理秩如也、四聲之目曰平上去入、其別

四、惟四聲配合、諸家不一、大抵皆考據古音而為之、故言人人殊、乃宣獨以人聲審之、以為喉聲一部收聲於阿、厄、阿、厄為開口、與鼻聲近、當以鼻聲之入為其入、喉聲二部收聲於伊、伊為齊齒、與舌齒聲近、當以舌齒聲之入為其入、喉聲三部收聲於烏、烏為合口、與唇聲近、當以唇聲之入為其入、乃合天然之條理、前三部與後三部平上去不同、而入

同、何也、長短之故也、入聲短促、有能至鼻齒唇者、有未至鼻齒唇而減者、物之變窮、則歸于同、故平上去異、平聲長、上去漸短、至入而極短、長者之長短顯、短者之長短微、至極短、則復歸于一、故入聲相同、由此可悟、廣韻入聲獨少、並可推得異平同入之理矣、統觀全書、似多創獲、實皆折衷前人之書而得者、明乎此、不獨知等韻、抑可推知今韻、不獨知

今韻、並可助考古音、昔審音之法、自來論等韻之書、此為最善者矣、



等韵一得補篇一卷

清夢乃宣撰乃宣等韵一得內外篇已著錄補篇者補內外篇也仍按舊例分補內篇補外篇二部前則訂補表譜後則證成理論也大旨仍遵內外篇其重訂字母韵攝計有三端字母舊用麻韵平聲分別清濁後以阿字於韵攝為陽聲與陰聲之阿字相對阿字之母未能盡適用於各韵且母為字之前半尚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

韵之可言不可毗於陰陽惟支韵之字不偏於陰陽又字母當用短音用入聲為宜復參交泰韵之例乃改用支韵之入聲質韻為之前定韵攝以前三部為喉音一部喉音二部喉音三部以阿阿伊烏皆喉音而一部收聲於阿阿二部收聲於伊三部收聲於烏也然埃額必以阿阿合伊伊歐必以阿阿合烏而後成與阿阿之直收本音者不同一部為

純音二部三部為聯音而皆謂之喉音尚覺無所分別讀伊字必懸其舌懸舌則向齒而未至齒是舌齒之輕者也讀烏字必歛其脣歛脣則向脣而未至脣是脣之輕者也因定喉音一部為喉音部改埃為輕舌齒音塵歐改為輕脣音部安思改稱重舌齒音諧改稱重脣音前韵攝分陽陰下三聲嗣以下之為名與陰陽不類且伊烏紆固為下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

等所從生而後則與下三等無涉下字尚不切合師非陽非陰實居陽與陰之中因改其名曰中聲又以韵攝之餒已改稱中聲而字母又改用餒之入聲餒韵則餒不當復居其下因重訂韵攝譜以餒為首而列於阿阿之上此重訂之大端至于所補韻攝相生譜兩部同入譜屢透同濁譜韻攝侈歛譜韻攝侈歛四等譜餘音譜皆足以補前書之未逮



若前韻攝譜先列備四等之五十二攝  
正譜次列專開口之十三攝簡譜此則  
易其次第以專開口者居前備四等者  
居次則無關得失要之此編當與內外  
篇合觀始能見其全也

三韻易知十卷

清朱燮撰燮字鼎和號飲山涪陽人是  
書經其戚屬楊廷茲重纂者廷茲字右  
文號薪齋所謂三韻者律韻古韻詞韻  
也律韻依韻府羣玉而審其夷險朱佩  
文詩韻廣註而別其同異故每韻之下  
注以岐韻岐韻者即字同兩義或字仄  
兩用與平聲難解者俱辨明之全為作  
律絕近體律賦所用之韻也古韻以杜

韓所用為宗全從邵氏古今韻略之說  
每韻之下有叶韻叶韻者即與他部通  
用也全為作古詩賦者之韻也詞韻依  
沈去於所定而臚平上去入聲  
于後略變其體例而已全為填詞者之  
韻也作近體詩及律賦者用韻府羣玉  
佩文詩韻諸書本無不可詞之宮譜既  
亡用沈氏詞韻亦無妨礙惟作漢魏古  
詩賦者以杜韓所用為宗不能合也

問奇一覽二卷音韻須知二卷

清李書雲撰書雲字秘園廣陵人問奇一覽上卷為目六分毫字辨同音異用誤讀諸字異音駢字誤寫諸字通用諸字下卷自一字二音至一字十音附切韻捷法各方鄉音二類觀其所輯蓋全本張明成問奇集而略有改易故曰一覽也如分毫字辨誤讀諸字一字数音各地鄉音兩書同綱其餘亦大體相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顏氏家訓校記一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此為懿行隨筆手校於程榮本之眉端其後遺失未能成書民國十年陽城田氏得於太原書肆前後雖無款識惟記內自稱某某名者三又與牟默人商榷數事決為懿行手撰遂從程本迺錄擺印以行名曰校記雖僅一卷而書內卷第仍依家訓考懿行曠書堂文集卷五亡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失硯篇云昔年余有顏氏家訓係坊間俗本不足愛惜乃其上方空白紙頭余每檢閱隨加箋注積百數十條後為誰何攜去至今思之不忘也所云百數十條與此正合雖未明言程榮本然程本亦俗本也惟當依懿行所記名曰箋注改題校記殊為不合蓋田氏得此未能詳考而不知其見於文集也風操篇密雲勉學篇鹿獨二條下並有梧舟按語

籍舟不詳何氏蓋嘗得懿行之書而補其所未詳也懿行所記精審之處概與趙曦明盧文弨所注暗合盧刊趙注在乾隆五十四年重校於五十七年懿行記此書之年月雖未明言然觀於祀主祀及辭多古語二節當在嘉慶初年似尚未見抱經堂刊本不得因此而殺其心力也盧趙所不言或言而未盡者如風操篇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引年默人

說卯下即創音昭音最為精塙音辭篇孫叔然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懿行以為鄭康成服子慎應仲遠已解作反語不始於叔然與曠書堂文集卷七反語攷一篇誼合亦頗有見地惟其間時有不審之處隋書經籍志明載延篤戰國策論而史記索隱文選注並引延篤國策注雖與音義名異當即一書而懿行竟拘于本傳未明其原也裴

松之上三國志表已簡稱陳壽書為國志而懿行謂書證篇國志上脫三字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案總論全部固為瑕不掩瑜之書況隨手寓記未經改訂尤不能苛論矣



淮南子補校一卷

清劉台拱撰、台拱有論語駢枝已著錄、是書據盧校莊本而重校之、故曰補校也、共七十九條、頗為精審、其以他書證其誼者、如原道之偶嗟、即荀子君道篇之齟差、秦族之玩、即史記鄒生陸賈傳之刊、其以本書證其誼者、如原道之滾瀝、即記論之衰微、人間之武、謂士辛從覽冥齊俗脩務注也、其以他書校訂本

總修四庫全書

卷 子

書者、如主術聽獄必為斷、從說苑至公篇作師斷道應之失、從心志從呂覽作失從之志、以本書校訂者、如說山鼎錯、據說林改錯作錯、脩務之因高為田、據說山改田作臺、其校注者、如天文訓注康盛也、改作康虛也、人間注務勢也、改作懂勇也、皆陳誼編鑿、無可致疑、惟原道足蹟越塢條云、此既襲列子之文、即當從彼作株為是、不知今行列子本是

魏晉間偽撰、以證淮南、自無不可、但當云列子襲淮南不當云淮南襲列也、又道應飲器注飲溺器、裨檣也、飲溺器當作飲酒器、台拱謂溺字衍疑亦非是、此蓋偶不審耳、校其全體、雖不如王念孫所得之夥、較其精鑿、未多讓也、

總修四庫全書

卷 子

荀子補注一卷

清劉台拱撰、台拱有論語駢枝、已著錄、此為校勘荀子補正楊注者也、僅九十六節、續十六節、大體精審、如謂勸學篇于越作干越、羣馬作羣居、不苟篇憂則靜而理、理不作違、榮辱篇驕泄即驕泰、斬而齊、斬讀如僂、儒效篇罔不分、不當作罔、君道篇論德而定次、論當作譎、正論篇以莊而微乎五祀為一句、大略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非禮也、作非仁也、哀公篇無取詘、詘同解蔽之鉗、皆塙鑿不磨、亦有不可信者、如謂申徒狄非殷時人、以駁莊子音義、須知古代渺邈、傳聞異辭、不得是此而非彼也、非十二子篇、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台拱駁楊注五行五常之說、不知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鄭注明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大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即本荀子、以楊注不清

晰可也、以楊說為非、則誤矣、王霸篇一日而曲列之、台拱改日為目、則與上文不合、君道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則列顯為別之形、識安得改日為目乎、凡此之類、時亦見之、然較其全部、可取者仍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鵠冠子注一卷

清王閻運撰。閻運有周易說，已著錄。鵠冠子，本為偽撰，而錯誤特甚，幾難句讀。注釋此書，當先校勘，可解者，則解之。於其所不知，當存蓋闕之義。閻運既棄陸注，又不詳校，而注亦簡略，須知陸注雖劣，往往援引異文，藉此可略推鵠冠之原本，安得盡刪？且閻運所注，多失原書之旨，亦不高于陸也。如博選篇，德音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聲過其聲者也。注云：言以名聲亦可取士。此望文而生義。文選：漢高祖功臣頌注，引作音者，所以調聲也。未聞音出而聲過其聲者也。所謂聲成文謂之音也。今本已誤。勢難擅注。度萬篇，動靜組轉，注云：組當為紐。攷組讀為祖，祖轉猶往也。安得改組為紐乎？泰鴻篇，至其成形成端，端王王，王王明為正正之誥。路史前紀三所引可證。

而閻運改王王為玉玉，注云：端玉顯頊通用字。泰鴻篇，不見形臈，而天下歸美焉。形臈猶形埒。字本不誤，而閻運既改原文作形變，又注云：陸誤作形臈，粗疏妄誕，一至於此，不足述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顏氏家訓注七卷

清趙曦明注盧文弨補注曦明初名大潤後易名肅字敬夫號敏江山人晚更此名江陰人以諸生終文弨有經典釋文攷證已著錄此書曦明原據宋本以為注文弨復校補以刊行者附錄一為北齊書顏之推傳以傳中所載觀我生賦家國一生之狀備見於此文弨亦詳加注釋二三為宋本沈揆跋及宋本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街清修四庫全書時未見宋淳熙七年嘉興沈揆之本故用明人所刊之二卷本實與唐宋志不合錄此者所以明宋本之概況惟沈氏攷證一卷文弨散置文句之下取繙閱較便也四五為曦明跋及文弨所撰敏江山人傳欲使人深知曦明注書之情竝得因以想見其為人也此外有補遺壬子年重校正及錢大昕顏氏家訓注補正各一卷用力甚

勤於此可見然注中時見闕略約為三端關於注者如風操篇王修名狗子晉代有許思妣竝見於世說新語及劉孝標注誠兵篇顏俊以據武威見殺事詳魏志張既傳歸心篇項橐短折若引抱朴子塞難篇及自序篇可以祛其疑矣不必剝落贅髮若引魏書釋老志可以明其誼矣皆非僻書而曦明文弨或云未詳或云書中不載則未能詳檢之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也尤可異者文章篇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宋孝武帝而曦明以晉孝武說之則違於事實矣雜藝篇會稽賀徽賀革之子明見南史賀革傳而文弨注云其子未見則亡於眉睫之前矣文弨注觀我生賦亦多遺誤其失一也校正之處如風操篇及南北風俗云云趙與峕實退錄卷四引及作今是也勉學篇卿今食者綠葵菜耳能改齋漫錄引無菜字

亦較今本為優。省事篇事途迴穴而文  
昭誤从穴。雜之穴音而隴切。書證篇李  
蜀書一名漢之書。下五字乃前人校注  
語之孱入正文者。曦明文昭竝未知之  
其失二也。文昭詳注音切。便于初學。原  
無不可。惟文昭本不知音。故注多疏失。  
如恭賢篇將士解體。將當音子亮切。而  
誤作于亮切。勉學篇崔轉為諸儒道之  
為當音于偽切。而誤作于為切。名實篇

雜當參差。參當音初林切。而誤作初登  
切。終制篇藏內無磚。藏當音祖浪切。而  
誤作切浪切。他如羣從之從。與讀從如  
放縱之縱。經傳之傳。與郵傳之傳。音本  
有殊。而注多不別。其失三也。觀此三失。  
則是書之未盡善。殆可知矣。然論其全  
體。可取者仍多也。黃門之書。蘊藏宏富。  
凡倫常道德。人情風俗。六藝之流。別文  
章之得失。靡不論列。且自唐以來。校注

者少。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盡。況此書  
大體詳明者乎。居今觀之。終當以此為  
較善之本矣。



呂氏春秋補校一卷

清節泮林撰泮林有毛詩注疏校勘記校字補已著錄此因呂氏春秋十二紀正文及注多經後人改易畢沅所校但據禮月令而朱子經傳通解附注呂本與今本多異畢未取校正乃據朱所援引補校之後有紀外所校僅得三節蓋隨筆札記以附錄也前後異其名者以前校十二紀故用呂氏春秋之名後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節在八覽中故用呂覽之名也以朱子附注推呂原文大體精整惟禮月令鄭注所謂今月令蓋為漢明堂月令故鄭君所引十七節多與呂書不合而泮林堅謂即指十二紀且往往引此疑朱未免進退失據如季春紀監工日號無字于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朱謂呂為作為而鄭君月令注引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偽雖時代參差容有淺人

妄改之處但禮記月令呂氏十二紀與

明堂月令不盡相同也尤可證者季夏紀是月也命漁師伐蛟取鼃升龜取鼈禮月令作命漁師伐蛟取鼃登龜取鼈鄭注今月令漁師作榜人朱但謂呂命作今上有是月也字無登龜字而泮林謂呂氏古本當作命榜人不知說文舩字注引明堂月令曰舩人舩人即榜人安得如泮林之所說乎至於所附三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以慎人篇注不知出何書也一句乃後人校語混入者雖持之有故然名類篇禹攻屈鴛注亦云不知出何書也與此例同泮林之說終難信也惟引論語孔說以證離謂篇之注深得高誘之意從御覽以證用民篇倒字為到字之譌亦甚精瑯若擷長棄短自可補正畢校也



呂子校補二卷

清梁玉繩撰。玉繩有史記志疑，已著錄。初畢沅校刻呂氏春秋時，玉繩亦與校讎之列，故頗采其說，刊成之後，續得利義二百六十餘條，因纂成二卷。其間有正前說之誤者，如論紀覽論序之次第，及管蔡周公之長幼是也。其餘或補前之不足，或別有所獲也。如謂上農四篇為古代農書之言，序意篇趙襄子一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疑前篇錯入，引初學記以證垂於術，引南史以證陽門之扇，高注旱則資舟夏則資皮，明其出于越語，攷以玄錫摩以白旃，證字句於淮南，皆立說可信者也。其餘講論地理，廣引史事，自可備攷。惟時見惡習，如責直篇，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韓非難二作十七，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說苑正諫作三十，蓋古人傳聞不同，所據各異，而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繩盡斥為虛妄，非允當之言也。竊其所論，亦未盡純。察微篇引孝經一節，陳昌齊謂為注語之混入正文，較為可信。而玉繩但云周秦古書中引孝經甚少，似仍信呂覽之不誤，而從黃東發之說也。觀表篇注，既讀如窮穹之穹，玉繩謂當作讀如穹高之高，攷脫為尻之俗體，尻从九聲，穹究為一語之變，明為幽燕相通，尻又與孔相近，則又幽東之通，皆可不改。今易穹高之高，為無據矣。不二篇注，請著上至經五千言，至乃下之，草書之譌，豈有上至經耶？而玉繩竟謂高氏必有所本，則未免輕於立言矣。

讀鵠冠子一卷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此書雖僅三十餘節，頗有可采。其校正錯誤者，天則篇，蓋毋錦杜悲動者，毋作毋，環流篇，積往生致，往作枉，道端篇，內有挾度，挾作揆，滅門殘疾族，無法而自備，循疾字，備字皆衍文。泰鴻篇，傾傾作頌頌，其補正陸注者，如天則篇，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猶勝也，道端篇，大祥即大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近迭篇，乃繞居曼之十分一耳。曼與萬通。王鈇篇，域不出者，居不連境者，即釋宮之宇，境即境，謂之站之境。泰鴻篇，東方者，萬物之止焉，止乃基址之地，誼皆精塙，餘亦可供參稽。惟博選篇，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樾以為物與勿通，誼嫌迂曲，此當從羣書治要所引，亦理物情者也。

荀子補注二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此書名同劉台拱所撰，中間亦引台拱及洪頤煊之說。卷末附書二篇，一致王引之論孫卿書，一致李璋煜論楊倞書，觀其所撰，較台拱繁多，而遜其精密。如脩身篇之提儆，即下文怠慢之意，而分為二義，儒效篇，誦德，韓詩外傳作決德，則誦與決通，而誤從洪頤煊說，作論德，致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篇，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為出字之誤，而以士事強通之，成相篇，欲衷對言不從，衷對誤倒，而改從為封，大略篇，仁非其里而虛之，虛字明為處字之譌，而以虛讀為墟，強說之，破詩序哀字為哀，鄭君之說也，而於子道篇不言其本，皆失於檢點者也。然如證脩身出入為出人，不苟篇，焦焦即皦皦，非相篇，黨學者引方言，黨知之訓，儒效篇，行偽即行

為王霸篇略奏即略湊、正論篇墮訓為  
毀解蔽篇墨與默同、誼皆精塙、綜覈全  
書亦取瑜互見者也、

借開隨筆一卷

清汪遠孫撰、遠孫有國語三君注輯存、  
已著錄、此乃讀書時隨筆札記之作、僅  
二十九節、大體可取、然如曲禮、猩猩能  
言、不離禽獸、遠孫謂禽獸當從盧本作  
走獸、以走獸與飛鳥相對為文、說未塙、  
實、孔氏正義以通別言之、最為精審、至  
于淮南記論注、引作走獸、蓋高誘受業  
于盧植、故用盧校本也、狗彘為名、本不

足異、唐以前無所忌諱、犬子狗子皆可  
為名號也、又顏子節、魏志王基傳、顏淵  
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  
是以知其將敗、遠孫引此數語、不知何  
意、且此文別見于荀子哀公篇、新序雜  
事篇、韓詩外傳二、竝在魏志之前、不當  
舍彼而引此、觀其語氣、似尚未完、疑遠  
孫原稿、即未申述、或汪康年輯時、已殘  
佚也、即漢人治魯詩一節、亦不完備、然



其謂戚章不當作越章。厥次即富平屬  
累為漢晉間之方言。復楚國復該覆亡  
之覆說皆可據。又以國語章注所引鄭  
仲師語多為康成之說。故其采輯外傳  
古注。並不錄收。此書明其意旨。亦可互  
為參證者也。

顏氏家訓補注一卷

清李詳撰。詳有槐生叢錄。已著錄。此為  
抄本。惟國粹學報當載列之。補注者。補  
趙曦明盧文弨之校注也。章節不多。頗  
為精審。補其未詳者。如王修名狗子。晉  
代有許思妣。原出世說新語。同轅觀罪  
出于左傳。考<sup>字</sup>之出處者。如伏事本于  
周官。心醉原出莊子。推當時之常語者。  
如平章為晉唐間之常言。微管亦六朝  
之恒語。校正字句者。如吳臺不作吳山。  
迴允當作迴穴。義皆瑤鑒。清代校注顏  
氏家訓者。有趙曦明。盧文弨。錢大昕。孫  
志祖。徐鯤。錢馥。郝懿行。李詳諸家。竝足  
為黃門之功臣也。

臨嘯閣筆記一卷

清朱駿聲撰。駿聲有尚書學已音疏。此為手稿本。國學叢編曾載列之。或論經史。或論詞章。或記瑣碎之事。以小學為夥。蓋駿聲長于小學也。然其所論。極為膚淺。如云漢書有後漢。無前漢。前漢只宜曰漢書。牛頭馬脯。矛盾之謂。鄧書燕說。肥繆之謂。又論小學如樊為大壯字。侗為同人字。東通陽登。侵青登。通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真夏暑雨三字疊韻之類。似皆不足紀述者。疑此為駿聲用功時隨筆寫記。以備遠忘。本無刊行之意。由此推之。亦不必以著述論矣。

楚辭辨韻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字賓臣。一字觀樓。海康人。弱冠。膺乾隆乙酉拔貢。辛卯成進士。入翰林。充三通四庫纂修官。嗣轉河南道監察御史。嘉慶元年。升兵科給事中。六年。補刑科給事中。九年。出為浙江溫處道。因事降調。遂解組歸。二十五年。本七十八歲。是書之名。非昌齊所定。昌齊著有歷代音韻流變攷。後燬於火。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經部

曹釗謂。是書原為音韻流變而作。記於楚辭篇中。昌齊歿後。吳石華從楚辭簡端錄出。刻之。名曰楚辭音義。其實是書當名辨韻。不當名音義也。嶺南遺書。遂改題辨韻。廣東通志。載為楚辭音辨。吳應達所撰。昌齊傳又作楚辭韻辨。今觀所撰。曾說良諱。故仍用嶺南遺書之題名也。是書並非凡韻皆錄。擇其通合之處。以推今韻之所自出。曾謂為歷代音



韻流變改而作。塙可信也。其間言抽思  
完字當從別本作光。懷沙驥馬程兮。引  
史記平秩作便程。與匹為韻。說皆精鑿。  
惟東君標余孤兮。及淪降之降。河伯魚  
鱗。屋兮龍堂之堂。天問為有虬龍之龍。  
皆可不入韻。迺若離騷曰黃昏以為期。  
兮。羌中道而改路。昌齊謂路字與他化  
叶。是魚虞模部入歌戈麻部。不知曰黃  
昏二句乃行文。洪興祖補注曰。此二句

王逸無注。至下文先內恕已以量人。始  
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其說最是。  
文選亦無之。安得以路與他化為韻乎。  
屬具二字。竝在戾部。不得分隸。迎與故  
叶。則迎當作迂。亦不必曲為之說。天問  
以嚴字與響長為韻。則嚴當作莊。而昌  
齊謂此為覃談咸銜嚴凡部。與陽唐用  
亦不可信。蓋此從簡端錄出。非其定稿。  
故罅隙甚多也。

鹽鐵論校勘小識一卷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  
著錄。嘉慶十二年。陽城張敦仁重刊。涂  
本鹽鐵論。附以考證。先謙因取敦仁所  
刊。涂本。復虛文。殆拾補及敦仁考證。散  
入正文之下。復增其鄉人王啟原胡允  
常之說。寓錄既竟。復加審定。頗得刺義。  
因撰校勘小識一卷。附於卷末。而刊行  
之。其所校正。頗足以補盧張之所未逮。

又喜援引類書。類書雖不盡可據。然比  
之以意校者。為可信也。其證盧張之說  
者。如非鞅篇。蓋文帝之時。盧謂蓋當作  
昔。先謙引通典。中正作昔。憂邊篇。欲  
多而下不堪其求也。張謂者當作者。先  
謙引太平御覽。正作嗜。正盧張之誤者。  
如本議篇。養生送終之具也。盧謂張本  
終作死。先謙引通典。御覽送終。竝作奉  
終。鹽鐵取下篇。刑人若刈。管若張謂芳



字當衍先謙引羣書治要若作某詳盧  
張所未詳者如鹽鐵箴石篇則恐有盛  
胡之累盧云未詳先謙謂盛胡即訟賢  
篇東海成顯河東胡建或盛古字通其  
說甚精授時篇則民從義而從善張云  
未詳先謙引治要上從作徙義亦塙鑿  
盧張所未言者如通有篇楚之宛丘從  
御從宛陳地廣篇行遠者假於車濟江  
海者因於舟從治要行遠下補道字皆

可依據其他諸節亦允當也

新論正誤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  
劉子新論一書本雜集漢諸子而成  
其書雖譌誤百出然可藉他書以勘正  
昌齊所校精當者殆居十之九矣專學  
篇笙滑之也惜時篇今人退不知臭腐  
榮華判絕嗜欲各本滑誤為滑而退不  
知三字尤譌錯不可究詰惟近印舊合  
字本尚未錯亂昌齊所校正與舊合字

本相同此可以見其精密矣校語簡賅  
雖不言其本原然可以推證也如虛心  
觸已改心為舟則本於莊子自碎其掌  
改碎為粹則本於荀子其母呼毆毆喻  
吏衍一毆字則本於尹文子並非意必  
之言蓋與王念孫讀書雜誌繁徵博引  
者略異也惟去情篇身膚強飯而蒙飽  
者不以為惠昌齊謂膚當作慮考淮南  
子繆稱篇取膚而強飯之莫之愛也劉

子所本則身膚當為取膚之誤不得改  
膚為虜也風俗篇是越之風好勇是越  
為楚越之誤本書辨樂篇楚越之俗好  
勇可為塙證昌齊改是越為吳越則失  
於目睫矣

淮南子正誤十二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  
昌齊校訂諸書行世者有呂氏春秋正  
誤劉子正誤等類而以淮南子正誤為  
最詳觀其所校殆有數例一以版本校  
者如倣真訓莫先見其形引通藏本無  
先字精神訓孰能無好壞引別本增作  
憎本經訓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通引  
一本在上有皆字是也一以唐宋諸書

所引者校之如書中所引北堂書抄藝  
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酉陽雜俎說文  
繫傳太平御覽廣韻等類皆是也一以  
他書文同者校之如書中引莊子呂氏  
春秋文子劉子等類皆是也一以韻叶  
之法校之如原道訓無所左而無所右  
蟠委曲紛與萬物始終昌齊改始終為  
終始右始為韻是也一以文義校之如  
本經訓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昌齊据



文改慶賀為慶賞是也觀其五例與王念孫校法相同中間屢引念孫之言而讀書雜誌中亦廣引昌齊之說蓋交相砥磨各有所獲開校訂古籍之法例昌齊亦與有力焉非僅念孫一人之功也惟念孫校訂一字往往證以千言昌齊文語簡賅而聲音訓詁之學昌齊似亦不能及念孫之深如齊俗訓詁之出於目文本不誤引御覽目作鼻實淺人所妄改也原道訓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昌齊謂日不知夜月句疑倒蓋夜化大為韻不知化在歌部大在祭部夜在魚部安得附會韻而改句乎然此類錯誤註不多見無損於全書也至於廣引類書不下斷語蓋審慎之意亦未可盡非也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清陳昌齊撰昌齊有楚辭辨韻已著錄王念孫賜書堂集鈔序曰先生為余詞館先輩後又同值諫垣公事之暇屢以古義相告語其學旁推交通之中加以正譌糾謬每發一論皆得古人之意義而動合自然云云故昌齊攷訂古籍發譌正讀與王念孫相近其精審之處亦不多讓此乃補正畢校呂氏春秋者中間亦引王念孫之說考文簡略而陳義甚精如仲春紀蜚蟲咸動據淮南補蘇字情欲篇故每動為亡敗據注衍亡字誣徒篇羈神於世疑神為綫審分覽奪其智能奪當作奮皆塙鑿可信以察微篇孝經一節為注語之屢入正文頗為有識中間廣引元劉節軒校本之異文尤可補正畢校也



南齊楷語八卷

清蔣超伯撰。超伯字叔起，號通齋居士。一號南齊翁。江都人。未冠補諸生。道光十九年舉於鄉。二十五年會試第一。補刑部主事。咸豐同治時，歷為廣西南寧知府、廣東高州、潮州、廣州知府。署按察使。卒年五十五。是書自第一卷至第六卷為雜錄，間有考證。第七卷讀管子，讀荀子，讀淮南子，讀鶡冠子，第八卷讀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子。讀列子，讀韓非子，揚子法言，尸子，穆天子傳，亦多攷訂。惟不甚精密。廣韻韻字注，孔子頌也，超伯不知所本。考年子理惑論云：伏羲龍鼻，仲尼反頤，即廣韻之所據也。後漢書左慈傳：行視諸鑪，車懷注鑪猶肆也。最合文義。超伯訓鑪為竈，以駁注，而不自知其非也。今行列子本為偽撰，而楊朱一篇尤足以表見魏晉之玄思，而超伯信列子為真書，又

以楊朱一篇為朱自撰，可謂無識之甚

矣。淮南詮言訓桃橘，與說山訓桃部注有二解。超伯疑說山解為許君之注，不知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七明引詮言注為許君之說，則說山注解桃部為地名，為高注無疑。超伯之言，真所謂倒植者。其學力之不深，於此可見。然前六卷所言典章制度、常談俗語，可以增廣見聞。即末二卷中，如謂淮南原道訓注舜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金於斯巖之山三句，出於陸賈新語。莊子人間世司馬彪注：麗小船也。引魏志王朗傳注以證之，立可依據。綜覈前後，不能謂為全無可采也。

鹽鐵論考證一卷

清張敦仁撰、敦仁有撫本禮記考異、已著錄、敦仁以鹽鐵論自明嘉靖中為張之象所亂、卷第割裂、字句踏謬、顧廣圻得宏治十四年江陰令新塗涂楨依嘉泰壬戌本所刻、因取涂本重雕於江寧、撰考證一卷、附其後焉、考證之處頗見精義、如謂力耕篇、范當作紀、大當作本、禁耕篇、居局當作居句、非鞅篇、介當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介、推當作椎、疲當作拔、刺權篇、夫當作吳、困池篇、者當作者、未通篇、困當作園、議當作讓、地廣篇、材當作材、殊路篇、鑑識當作鑑、諸散不足篇、鈴當作鈴、識當作噦、水旱篇、啖當作淡、伐功篇、支字衍文、皆可依據、然其間亦有不可信者、如輕重大夫君二處、敦仁並改君作名、不知御史對文學言、固無斥其名之理、即文學亦不能斥三公之名、安得妄改鹽

鐵取下篇、刑人若刈、管莽莽乃茅字之誤、敦仁謂芳字衍則非、即大論篇、膠車脩達雨、謂脩當作倏、亦無據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讀鹽鐵論一卷

清俞樾撰、鹽鐵論一書頗有關誤、清代自盧文弨、張敦仁考補後、較易繹讀、仍多疑義、樾校是書、不足五十節、蓋隨筆所記、非專心治此書也、其謂非鞅篇、介當作爾、未通篇議當作讓、毀學篇、賴讀為厲、論誹篇言字衍文、水旱篇、味當作淡、備胡篇、牧當作收、伐功篇、支字衍文、竝與張敦仁考證說同、蓋未見張書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與之暗合者也、至謂毀學篇制當作裂、遵道篇修當作循、水旱篇循當作修、能言篇同牀作匡牀、鹽鐵取下篇管芳作菅茅、刑德篇執軸作執舳、皆精確無疑、其餘亦皆可自成一說、供人參證也、

曝書堂筆記二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是書雜錄上諭及當時之事、或轉抄古籍、間附論證、其李陵答蘇武書、蘇武答李陵書、溫泉攻書、養生要論後、相經相馬經、相牛經諸節、較為有用、首卷末雜問中、有韓詩外傳禮記詩經春秋爾雅說文諸書、雖章節不多、可供參證、至爾雅釋詁諸節、與其所著爾雅義疏較之、其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我也、陽予也、元良首也、貉縮綸也、諸條義疏足本有、而節本無、釋天二節、釋鳥釋畜各一節、足本節本雖竝無之、而誼亦相近、惟釋畜駮牝駮牝玄駒裏駮一節、仍從俗本作驪牡、似不在義疏成書之後、蓋陸續撰輯、故參差不齊也、



讀論衡一卷

清俞樾撰、王充論衡包羅宏富、可以徵經、可以考史、可以推證百家、越讀此書、隨筆寫記、亦以藉證他書者為多、如水潦降不獻魚鼈、孔子葬母於防、以證禮、七卜尸位以證尚書、素飡以證韓詩、羊舌以證左傳、舞雩以證論語、段干木東方朔之說以證史、援戈反日、厲鬼杖鐵、以證子、皆可增廣見聞、即謂無形篇、廉作庶、宋書篇侯鋪即侯芭、亦瑤實可信、惟論衡一書、譌誤最多、後漢書劉昆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論衡初稟篇、以昆對光武語為光武之言、越謂為傳聞失實、理或近之、然論衡光武皇帝上下是否有脫佚、殊不可知、終以謹慎立言為是也、

讀書劄記一卷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是書一名古桐書屋劄記、乃雜錄聖賢經義及先儒格言、或心有所獲、則不舉古人之辭、蓋為修身養心及教誨弟子之用、與其所著持志塾言體例相同、若循名督實、是書其續編也、惟持志塾言分二十類、此則不別、緣持志塾言為熙載手訂、此則熙載歿後門弟子所編、故前後略異也、

曝書堂筆錄六卷

清郝懿行撰懿行有易說已著錄此書分記異志怪博聞釋古砭俗五類耳聞目見隨筆雜錄或轉抄舊籍間附考論無所取材其論小學及文章之處亦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古韻溯原八卷

道光己亥刊本

清安念祖華湛思同撰念祖字景林錫山人安吉子湛思字紫屏梁谿人是書本於安吉韻徵仍主七音去四聲之說惟分十六部一宮宮聲東冬江韻通二弓變宮聲蒸侵覃鹽咸韻通三章商聲庚韻半通陽韻四角角聲屋沃覺韻尤韻之半通蕭肴豪韻五支角聲沃覺藥韻通蕭文豪韻六收收聲微齊韻通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灰韻七采收聲支紙韻通支賄韻尤有宥韻通支紙灰賄韻職韻通支灰韻八解收聲陌錫韻之半通支齊寘霽韻讀如解卦韻九吹收聲支韻字與歌韻麻韻通讀若佳灰韻十位收聲物月曷黠屑緝合葉洽韻通未泰卦隊韻十一至收聲質韻通寘霽韻十二山變收聲元寒刪先韻通十三川變收聲真文元韻通先韻十四天變收聲真庚青韻通先



韻十五羽羽聲麻馬禡之半藥陌韻之  
半通魚語御韻十六羽聲尤有宥韻  
之半通虞虞遇韻敎聲即徵聲變敎聲  
即變徵聲也卷六末有重文附注表同  
文分注表誤同別注表三類卷七為詩  
三百篇用韻法詩篇通韻表卷八為經  
傳古詩騷賦古文誤叶謫字辨魏晉六  
朝通韻辨今韻誤入字辨三類其分十  
六部似異于韻徵然究其實際無不相

合韻徵未分十六目者實合於七類中  
耳改頭換面以為著述用心殊不可曉  
其所附諸論亦多未合冬窮並屬冬部  
非東冬韻通也風心並屬侵部非東侵  
韻通也易曄六三見與曳共牛掣其人  
天且剝曳掣剝並屬祭部而妄改掣為  
厚改天為形離豈念心之可懲懲與  
荒章常韻明為陽蒸通用而妄改懲為  
懲蓋全不知音韻之源流正變者也

荀子集解二十卷

明顧憲成撰  
清王先謙撰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  
著錄此乃集錄諸家校梓荀書之言而  
分次於文句之下依盧文弨校例不主  
一本擇善而從卷首攷證博搜兼採其  
次第從楊倞汪中之說而以向校目錄  
附於卷末皆足以見其審慎不苟採輯  
最要者有盧文弨校本劉台拱補注王  
念孫雜志郝懿行補注俞樾平議諸書

而折衷以己意亦皆平允實荀卿書最  
善之本也惟其間有可疑者王郝諸家  
之說全部採入劉氏補注亦然攷劉書  
尚有荀子補注續十六條而此書全未  
引及疑所見僅端臨遺書三卷或七卷  
本而未見八卷本歟然八卷本刊于道  
光十四年先謙當能見之或撰此書時  
搜輯舊說責諸寫官先謙但攷訂折衷  
未及詳校所引諸書雖所繫甚微亦不



能不謂為疏忽也

呂氏春秋新校正二十六卷

原本刊

清畢沅撰。沅有夏小正攷注已著錄。此書據梁玉繩呂子校補序。會其事。盧抱經云云。沅但謂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竝列盧於審正參訂姓氏表中。與梁所言微異。疑所撰之書。往往出于他人之手。疑此亦非沅自撰也。所據舊本八種。而審正參訂者。有盧文弨、謝墀、錢大昕、孫志祖、段玉裁、趙曦明。

錢塘孫星衍洪亮吉。梁玉繩。梁屐繩。臧鏞堂十二人。皆績學之士。故其書大體精整。惟其間可議者有三端。今行呂氏春秋。頗有錯簡。如制樂與明理。責信與舉難。文誼參禰。不獨序意。康孝已也。校者未能及之。其失一也。高注錯亂。有正文入注者。有注入正文者。亦有淺人妄增改者。而音讀亦多舛誤。校者未能悉心勘正。其失二也。呂氏春秋似有佚文。

太平御覽珍寶部引呂氏春秋曰戰鬪  
用琬成功用璋大喪用琮今書所無西  
陽雜俎曰安平用璧與事用圭成功用  
璋邊成用珩戰鬪用琬今誤城圍用環  
災亂用璚今誤大旱用瓏今誤大喪用琮  
文較御覽詳而不明其所出以說文璚  
琬二注推之疑許君本于呂氏春秋因  
太平御覽本于修文殿御覽其源甚早  
也校者亦未能檢覈其失三也此誠本

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本抄  
清孫鏘鳴撰鏘鳴字韶甫號渠田瑞安  
人道光辛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咸  
豐時遞遷侍講侍讀左右庶子侍講學  
士同治壬戌轉侍讀學士光緒庚子賜  
侍郎銜年八十有四是書乃同治戊辰  
校讀畢刻呂氏春秋時隨筆寫記得百  
六十餘條今但見抄本惟國故月刊曾  
分期印畢其自述謂王懷祖雜志未見  
俞蔭甫平議未出管見所及必有一二  
與之暗合者云云王氏志餘中有呂氏  
春秋非專心校是書也鏘鳴書中如謂  
禁塞篇取者二字衍遇合篇嫁不必生  
者不生子也正名篇潛王二字衍責信  
篇物固不可全也乃舉難篇之首句上  
農篇當以農不敢行實為句並與俞氏  
平議暗合懷寵篇題字衍與陳昌齊說  
同去尤篇段當作段與洪頤煊說同洪

氏讀書叢錄陳氏呂氏春秋正誤二書  
鋸焉亦未見也務本篇列丘則持諫鋸  
焉謂持諫猶拒諫實與文誼不合用氏  
篇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而  
猶以也、不可而不察於此者、不可以不  
察於此也、王念孫言之最晰、而鋸焉以  
不可句讀、則大失其旨矣、然舍此二節  
其餘並可供人參證也、

列子平議一卷春在堂金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六種也、清  
儒校訂列子、概依世德堂本、樾撰此書  
以張注為主、參用盧重元注本、雖未明  
言張注之刊本、蓋亦用世德堂本、然如  
湯問篇、帝怒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世  
德堂本作怒不作怒也、又說符篇注、至  
紀力反、急也、此乃釋文、樾以為張注亦  
其疏也、天瑞篇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  
為一、樾謂上變字衍、考易緯乾鑿度、作  
九者、氣變之究也、樾說殊不足信、黃帝  
篇潛於牖北牕之、樾謂當作北牕、附會  
禮說、亦難盡據、然如謂黃帝篇沾衾當  
作沾衿、無多餘之氣、無字衍、仲尼篇在  
雄為存雄、楊朱篇住當為數、說符篇施  
字衍文、逮當作處、誼皆精瑋、其餘仍有  
可採之處、不可以一眚掩也、



讀呂氏春秋札記二卷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五種也畢校呂覽闕陷甚多鴻慶所校訂正不少其所參證除畢書所引諸家外有王念孫讀書志餘及俞樾平議二書然如君守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一節說與王同察微篇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一節說與俞同蓋未能復核之過也又鴻慶所據為浙江書局重刊畢本誤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字甚多如離謂篇死生存以安危從此生矣鴻慶謂存以當作存亡不屈篇非猶傳舜而由解也鴻慶謂猶當為獨罪庶誹謗鴻慶謂罪當為衆高注云言忠王幸享傳國之子鴻慶謂子當作名不知畢校原刊本存以正作存亡獨正作獨罪正作衆子正作名鴻慶所校乃折局翻刻之失檢非原本之誤故書中此類並當刪去所謂勞而無功者也

讀列子札記一卷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三種也與周穆王篇四海之齊訓齊為中湯問篇謂其下二字及矩字皆衍文說符篇補事字改者為去皆可依據然如周穆王篇日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鴻慶謂日月當作日日考吉府本作月月最是果如鴻慶之言則日日與旦旦何以異乎說符篇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吉府本人下有有字而鴻慶以為言有二字誤倒殊不可信仲尼篇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一節鴻慶據文誼校訂亦難盡據也

呂氏春秋平議三卷

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種也振亂篇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高注攻伐欲臨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樾改一實為一貫不知論衡屢以一實為言安得改為一貫乎禁塞篇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樾謂故下取字伐下者字並衍文謂者字衍是也謂故下取字衍則非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救守不可下當衍取字此皆以不可為句下文可證也遇合篇故嫖母執乎黃帝高注黃帝說之說本不誤樾引韓詩訓執為服誼嫌迂曲考列女傳辯通篇齊鍾離春傳銜嫁不售流棄莫執莫執猶言莫之親說也論衡遇合篇作近亦親說之誼則樾說之不足據也明矣然其餘所論美不勝收如貴公篇大庖不豆豆讀為到先已篇故事莫功焉訓功

為宰論人篇衣之以驗其人八讀為仁

誣徒篇不可證移證當作証古樂篇乃之阮隄之陰阮隄當作阮隄聽言篇其室培濕濕讀為堪審分覽實以過悅過當作遇君守篇故曰天無形曰當作界誼皆精絕至以求人篇人正為今正辯土篇熱則脩脩讀嘆其脩矣之脩審時篇如此者不益不益作不益並與陳昌齊暗合亦埒實而無疑惟中間篇題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有錯亂如修樂篇誤入大樂篇音律篇誤入季夏紀此蓋原稿失音或刊時誤脫篇題遂混入於上篇矣

老子平議一卷

春在堂金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三種也以唐景龍碑河上公王弼傳與陳景元李道純諸本參校其實諸子中異文最多者莫過於老子即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樾謂惚兮恍兮二句當在恍兮惚兮二句之下考吳澄本正同樾說樾蓋未見其本耳漢魏援引老子亦當參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如抱一能無離乎樾謂古本固有乎字考文選吊魏武帝文注引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樾亦失引以閱東甫甫與父通塞其兌兌讀為穴猛獸不據據段為虞誼皆可說惟老子一書文淺而誼深校讀者當先探老氏之旨而以訓詁證成之不當舍其本根而但尋其枝節也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樾謂常與尚通尚者上也常道上道也常名

上名也不知老氏之意道既無上下之分名又無上下之別樾之所言大失道家之旨至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謂全為金字之誤故抗兵相加衣者勝矣謂衣為裏字之誤亦何所據而云然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退學錄二卷

玉屏山莊刊本

清葉大莊撰。大莊有喪服經傳補疏已著錄。此書大題退學錄，小題偕寒堂校書記，雜校古籍，明其訓詁。計穆天子傳三十條，大戴禮十八條，國語四十四條，六韜二十四條，孫子十九條，司馬法十九條，尸子十五條，年子十五條，韓詩外傳三十一條，琴操十條，分為二卷。大莊別著大戴禮審議，此又有大戴禮十

八條者，補審議之不足也。校釋瑣碎，然可取者甚多，雖不能如孫詒讓札迺之精密，較洪頤煊之讀書叢錄未易軒輊也。其間固有不可信者，如穆天子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改眉為目，殊不足據。晉語國君好艾，大夫殆，韋解艾當為外，蓋本韓子內儲說下篇，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而大莊以少艾駁之，失韋旨矣。琴操寒涼

固回，改固為曲，亦屬無據。此類闕陋，固亦見之，然不足以掩全書之美也。

供翼小言一卷

修本堂  
藏書本

清林伯桐撰、伯桐有毛詩通攷已著錄、  
供翼二字出於荀子修身篇、書中雜論  
天人修身齊家之道、分天人士民出處、  
勤惰鬼神、古昔食力天爵、質文習俗、家  
教宗法、師友練習、內行實惠、貧富奢儉、  
息機安雅、勞樂簡壽、二十二類、議論平  
平無奇、文章頗調暢也、

持志塾言二卷

古桐書屋  
全書本

清劉熙載撰、熙載有四音定切已著錄、  
持志乃熙載之齋名、書中雜錄古人道  
學之言、或已有所得、亦筆著之、上卷分  
立志為學窮理存省擴充克治力行下  
卷分盡倫立教人品才器致用濟物正  
物處事處境處世天地心性禮樂共二  
十類、其言雅俗閒用、不似宋人語錄之  
廣用俗話、然皆明白易曉也、

晏子春秋校勘二卷

新江局本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光緒初浙江書局校刻諸子。以周為總校。其晏子春秋既據孫星衍校本。並附刊其音義二卷。以周更據吳山尊刊本。盧召弓拾補。參校孫刻。又以凌澄初本。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佐之。又以王懷祖雜志。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平議。輔之。已有所得。亦錄入焉。因彙為二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四

附於全書及音義之後。故音義所具者皆不錄。如有所駁正。間引及焉。援用諸家之說。往往不加折衷。又如職計莫之從一節。王俞之說皆不引用。但錄異文。固其謹也。然如翌<sub>當</sub>為冀。實為王念孫之說。據為己有。不知何意。君子所誠一節。刪削王氏論音之處。亦殊不合。至以辟拂為蹀躞。拂躞聲不相近。未可為訓。又若何旁旁去此而死乎。引文選注作

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不知注所引者乃外篇之文。非內篇也。又引韓詩外傳十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今本外傳十雖有景公遊牛山之文。並無此句。不知其何據而云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四



晏子春秋校本七卷

光緒壬辰思賢講舍刊本

清蘇興撰。與有春秋繁露義證已著錄。是書以孫星衍校本為主。而以別本參佐之。其孫氏音義。盧文弨拾補。王念孫雜志。俞樾平議。黃以周校勘諸書。散布文句之下。與其師王先謙所撰荀子集解體例相同。其間頗有可議之處。孫星衍說音多不可據。王念孫雜志於其首見之處。改正其誤。餘不駁論。蓋雜志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四

例使然也。與撰次全書。既知其謬。則不當援引。今錄于注中。不加駁斥。是不知考多之體例。蓋與於聲韻之學。博博也。黃以周引書。往往錯誤。與但知抄錄。不檢原文。亦其一失。斷制之處。如卷一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舍王而從俞。不知俞說未必是。王說未必非也。卷五臣聞下無直辭。上有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治吏隱作情。御覽作墮。一本隱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四

作隱惡。與以隱惡為是。考鵬冠子著希篇云。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隨墮情三字古通。是隱惡未必是。情君未必非也。又洪頤煊讀書叢錄。有道光光緒兩刊本。不獨道光刊本與能見之。即光緒十三年重刊之本。亦可尋得緣與撰此書。成於光緒十八年也。今但據黃氏校勘而轉引。則亦未免輕率從事矣。然晏子春秋一書。自陽湖孫氏全椒吳氏校刊以來。或以已意定其是非。或一仍舊文。無所改竄。學者所校。散在羣書。而與既彙校各本。又集錄諸家之說。閱者較為利便。若能類長彙短。終可依據之本也。

晏子春秋雜志二卷

同治庚午金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六種也其自序云嘉慶甲戌淵如得元刻影鈔本以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淵齋校而刻之淵齋以此書贈余因復合諸本及羣書治要諸書詳為校正云云序此書時年已八十八矣其間改正孫氏音義之處最中可察雖立惡禁暴諷諫繁於閒語說為俞樾所非駁然其正譌補闕可信者十之七八至于君子所誡以古音推證晏子原文尤為精密不獨孫星衍不能知之即後之考訂晏子者如俞樾孫詒讓黃以周陶鴻慶諸人亦無此學識也

晏子春秋音義二卷

經訓堂本

清孫星衍撰星衍有孫氏周易集解已著錄此因先據明沈啟南吳懷保兩本校定晏子春秋復合韓詩外傳說苑新序及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推求審正撰音義二卷附於其後惟星衍昧于古音所論多有未合訓釋之處亦往往似是而非王念孫撰晏子春秋雜志頗加改正內有二節最能洞見此

書之癥結星衍謂內篇諫上昔夏之衰也十三句戲來里力罪理滅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叔之曰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滅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為韻理字或可為合韻其餘皆非韻也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

韻者為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  
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為之，不  
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  
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  
半皆謬於古音。此論其言音之失也。內  
篇雜下，怨利生孽，星衍謂左傳怨作蘊，  
杜注蘊畜也，孽妖害也。然据此文，凡有  
血氣者皆有爭心，則怨字直是怨惡之  
怨。左氏取此書，改其文，顯然可見。王又

駁之曰：爭利而相怨，可謂之怨人，不可  
謂之怨利。若以怨為怨惡，則怨利二字  
義不通矣。前諫上篇內無怨治，內無亂  
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蘊積之治，內無  
昏亂之行也。是晏子書固以怨為蘊矣。  
乃淵如不之省，而必以怨為怨惡，蓋淵  
如之意，必欲謂晏子春秋在左傳之前，  
凡左傳之文與晏子不同者，皆是左氏  
誤改晏子，故必訓怨為怨惡，以異於左

氏而不知其說之不可通也。其音義中  
多有此論，皆不足深辯。此論其釋義之  
失也。明此二節，足證全書。然其廣引經  
子及類書之異文，則較為可取者。至本  
書偶有與其所定正文不符之處，蘇與  
謂為音義後成，未及追改，其言是也。



晏子春秋平議一卷

金在堂  
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二種也其謂蓋廬為益廬廢罪為廢置鏐然為歎然些猶為譬猶極者為極者朝當訓召合與給同隱讀為依誼皆可據即立惡繁於閒二節不從王氏雜志說亦甚塢惟諫上篇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王氏雜志從羣書治要引作職計策之士師策之越非駁王氏持論甚辯不知下文明云請從士師之策則王說未可為非校訂古籍惟求其是而已何必先有成見以駁王為能也

讀晏子春秋札記一卷

步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七種也其間說雖無據而可供參證者如請使之乎乎為子誤寡人一樂之一為美誤誠有鄙三字為句比焚如三字誤乙其不為穴者穴上補窟字王室之止也正上補不字自為祈祥祈讀為機故難及也故讀為胡之類至若公守之日不食膚者于席不去一節改易太多不足為訓也

讀莊子札記一卷本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二種也養生主云己而為知者殆而已矣載震謂己猶此也鴻慶謂己讀為至人無己之己歷述本書以己與知對言德充符云彼為己以其知天下篇慎到棄知去己又云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云云此不獨較載說為瑋且可悟得研讀莊書之法蓋莊書有重言危言寓言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類固不能擅改字句亦不得望文生訓雖內外錯雜不出一手然當互推語例證以聲訓則所得自多惜鴻慶不能擴而充之也其他所論如人間世妄則其信之也莫謂莫即漠之借字較俞樾之說為安外物篇大馳而不顧謂火為水字之誤亦有精誼故章節不多殊可取也

讀管子札記三卷本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六種也形勢篇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文亦見於淮南鴻慶引董子精華篇說其誼可謂精絕者矣其他諸節亦可供人參證然如大匡篇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富焉改百姓為身如實為無據之言霸形篇云則必從其本事矣義本可通不必改本事為本始也明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篇云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從法之不立者由於法之不立也義極明順不必移從於生字上也蓋鴻慶尋繹文義時有創獲然喜以意改字是其蔽也

管子平議六卷

金在堂  
金在堂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及羣經平議。並已著錄。又撰諸子平議。與羣經平議體例相同。蓋倣高郵王氏書而為之也。諸子平議為管子六卷。晏子春秋一卷。老子一卷。墨子三卷。荀子四卷。列子一卷。莊子三卷。商子一卷。韓非子一卷。呂氏春秋三卷。春秋繁露二卷。賈子二卷。淮南內經四卷。太玄經一卷。法言二卷。共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五種。三十五卷。此其第一種也。管子書頗錯雜。卷帙既繁。謬誤亦甚。故前修校訂者甚多。其乘馬。臣乘馬。海王。山國軌。山權數。揆度。輕重。諸篇。最為難讀。樾之所考。雖未盡合。然多足以校訂本書之錯謬。補正先儒之闕失。其他如小匡。大匡。除其顛施。據國語訂真。陳為叢叙之語。問篇。邊。信。傷。德。據尚書而知。邊。讀為。審。誼。皆精審。小匡云。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謂物當為總。修。靡。篇。若是者。必從是器

亡乎。不依洪頤煊王念孫喪亡之說。而

謂器本作器。即偶之古文。雖皆無據。然

可供參攷也。推如形。切。篇。生。棟。覆。屋。生

讀為笙。引方言。笙。細。說。之。殊。不。可。信。考

莊子讓王篇。環堵之室。茨以生草。韓非

子外儲說左下。塗濡而稼生。呂氏春秋

別類篇。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橈。所謂

生者。皆新渥之謂。蓋古代之恒言。非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小之謂也。桓言篇。十日不食。無傳類。盡死矣。謂無字衍文。說亦非是。如欲改訂此句。則當作十日不食。無傳類矣。盡死二字。疑為無傳類之注語。而羣入正文者。無傳類即莊子讓王之無壽類。不得如樾之所言也。



莊子平議三卷 金在堂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七種也所言聲訓多可依據如呼同釋天之枵蓮同說苑之蓮泄同荀子之拙應允符之淑即齊物論之弔詭義讀為廣雅之峨山讀為釋器之汕勝即列子之朕招訓為舉止即彖字鳳讀為凡邀古作微五常即洪範之五福甘冥猶淮南之甘瞑皆是也其改字之處亦有可供參證者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如吉祥止止據淮南淑真作吉祥止也始乎諒據淮南詮言作始乎諸萌乎不震不正據列子黃帝作罪乎不張不止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據本高天道篇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據韻叶作一下一上以和為量江河合水而為大據文改為河合小而為大名山三百據義作名川三百皆是其間亦有不可信者如不龜手之說舊

注可通不必讀龜為狗也捐道字本不誤不必改捐為脩也木與木相摩則然若改為木與火則不獨與摩字義不相應且與淮南原道所言不合至以冥靈大椿為人名尤屬非是蓋求之太深轉近於鑿矣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讀法言札記一卷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四種也學行篇以其所葬從五臣注本作以其所以葬問神篇蓋勢諸名卿可幾也駁俞樾之說問明篇衝衝讀為憧憧重黎篇者讀為諸也讀為邢誼皆精瑋即孝至篇宗夷猾夏從廣雅釋詁宗眾之訓亦能闡發李注之旨其餘多似是而非之論至以修身篇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一句君子篇牛玄駢白一節竝是錯簡尤為臆說不足據也

讀公孫龍子札記一卷抄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五種也其駁正俞樾之說頗有見地即解釋句意亦可供人參攷惟改字之處殊難盡據須知今本公孫龍子乃後世擬拾之書至於堅白同異之說所謂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者也文語艱澀勢所必然若恣意增改易失其真如有所疑闕焉可也

讀尹文子札記一卷本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六種也。名家書中尹文子最為清晰。鴻慶所校謂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當作名而不形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盡然有分當作畫。然有分末如即蔑如。較為可信。餘多擅自改易。不足為訓也。

韓非子識誤三卷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顧廣圻撰。廣圻有說文校議辨疑已著錄。初廣圻得述古堂影鈔韓非子詞在張敦仁許。又得宋槧本。乃悉行雘勘。條列而識之。并錄其友人王渭之說。成識誤三卷。其後吳棫重刊宋乾道本。因附此書於其後。其謂瘡病當作瘡病。雅中當作雅中。易功當作見功。皆與盧氏拾補同。書中引及鍾山札記而未及

拾補。殆未檢而暗合歟。未詳之處甚多。蓋其謹也。初見秦五湖。不從吳師通之說。而從國策。作五都。頗為有識。解老經絕。改作徑絕。定法申子未盡於法也。改作申子未盡於術。商子未盡於法也。皆端當而無疑。即補跋二事。謂孟獻伯孟當作孟。楚申胥申胥作存申。亦能持之有故。尤可言者。內儲說上七術。一曰晏嬰子聘魯一節。廣圻謂一曰者。劉向叙



錄時所下校語也。而於內儲說下六微  
一曰浴以蘭湯。及舊注矢一云屎。共立  
一云公子赫復申其說。以為劉向叙錄  
時校文。固不能謂為定論。要為舊注之  
語。可斷言也。內外儲說多見其例。即此  
一端。大有助於讀韓子書矣。

管子校正二十四卷

同治壬申刊本

清戴望撰。望有論語注。已著錄。管子書  
多古字古義。錯謬示夥。最為難讀。而弟  
子職地員諸篇。與體制名物相關。故前  
人考訂此書。用力甚勤。惟散錄羣書之  
中。不便繹讀。望以撰次全書。殊非易事。  
因集錄諸家之說。間附己意。並按管書  
篇第排列。俾與全書對閱也。其所引及  
者。有劉績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王引  
之王壽同臧庸俞正燮吳志忠宋翔鳳  
丁士涵俞樾張文虎日本安井衡緒飼  
彥博及其師陳奐之說。其間有為專著  
者。有為書中轉引者。有為稿本而未刊  
行者。有為師友商榷者。惟引丁士涵之  
說甚多。士涵字永之。元和庠生。與望同  
受業於陳奐。嘗撰管子案若干卷。詳見  
吳著師友淵源記中。其所引者。蓋見其  
稿本也。望又取宋明諸刻。詳加比勘。管

子書稍可讀矣。惟中間有可議者。望集錄諸家之說。或棄或取。又未明言其旨。趣若意有是非。觀其所取者。未必盡是。所棄者。未必全非。轉不若集錄無遺。供人採擇。故讀是書者。仍以檢閱諸家原著為宜也。

鹽鐵論拾補不分卷

地經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一種也。此取永樂大典中所載鹽鐵論及除復刊本。以校張之象本。因考知書中古字皆張所改。如防作坊。贍作澹。賑作振。策作冊之類。皆非其舊。其例以所正者作大字。其誤字與或衍或疑及張所改古字。注其下。本議篇出邊用度不足五字。度字下。注云。涂作費。今檢涂本亦作度。不作費。襄賢篇以儒術擢為上卿。擢下注云。涂推。而涂本亦作擢。不作推。此或有差誤也。其謂力耕篇通百味之利。通有篇無味利。味並末字之誤。非鞅篇蓋文帝之時。蓋當作者。並塙實。而無疑。廣引通典意。林雲谷雜記諸書。可以參證。用永樂大典所校之處。亦可珍也。

管子雜誌十二卷

同治庚午金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誌之第五種也念孫撰是書費時甚久初以趙用賢本管子并為稽覈博考諸書所引每條為之訂正並錄其子引之之說其後孫星衍采宋本與今本不同者錄以示之念孫乃就叢所訂諸條與星衍商酌又與洪頤煊稽合異同廣為考證逮淮南子校畢更取管子書而尋繹之所校之條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七

增於叢昔遂編為十二卷故中間引劉績孫星衍洪頤煊諸家而其子引之之說殆居全書之半矣管子書多古字古義以流傳既久謬誤滋多而乘馬海王諸篇數目字尤為淆亂念孫一一釐改訓釋之處糾正尹注甚夥世謂高郵王氏父子校訂古籍全據類書殊不知如形勢篇燕臣為譙巨乘馬篇樊練為楚練錄經為錄經七法篇檣竿為檣竿

宙合篇法崖為泮崖舍愁為舍愁循發

蒙也循當為猶明墨章書書當為畫下

泉於地之下泉當為泉霸言篇文武俱

滿滿當為備戒篇握路家握當為振心

術篇充益當為充益位趕當為低趕小

問篇瞑目當為瞋目地員篇品榆當為

區榆蟲易當為蟲多山權數篇衰為衰

字之誤揆度篇索為索字之誤等類亦

何所依傍耶蓋熟於羣籍閑於聲訓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七

立一說定一義皆能暗與古會清儒校管書者甚多自以此為最精誠有如序中所言管書之幸也



荀子雜志八卷

同治庚午金  
陵書局刊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誌之第八種也初盧文弨有荀子校本蓋據宋呂夏卿本而加案語念孫復據盧本而加案語陳奐以手錄宋錢佃校本異同寄念孫念孫據以與盧本相較詳加考覈遂撰此書書已付梓顧廣圻復以手錄呂錢二本異同示之念孫因知呂本有刻本影鈔本之不同錢本亦有二本不但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與呂字句多有不同即同是呂本同是錢本亦不能盡同乃復閱詳舊撰補遺一編附於書後補遺略分二部前為念孫及其子引之之說後為顧廣圻所校可知其用力之勤矣王制篇析愿禁悍從韓詩外傳作折暴禁悍補遺讀愿為源王霸篇兩皆竝行而國在上偏而國安在下偏而國危謂而國二字衍補遺謂國在斷句下在字衍禮論篇不法禮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以足禮謂重禮不足禮謂輕禮補遺謂二足字竝是字之譌皆訂前說之誤者也又若非相篇善於後世引之謂善為著字之譌成相篇欲哀對言不從念孫謂哀對當為剖哀未可盡據即成相二字引之謂成相者成此治也說亦難信其餘幾條係精瑤矣又荀子用語與他書不同非特安案為偽而已

如察辯對文類法互用念孫言之甚詳此讀荀書者所不可不知也

讀老子札記一卷附王注勘誤一卷本抄

清陶鴻慶撰。鴻慶字小石，又字秋農，鹽城人。中光緒己卯鄉舉，師高郵王氏德清、俞氏之學。撰讀諸子札記，有老子莊子、列子、淮南內篇、呂氏春秋、管子、晏子春秋、孫卿子、墨子、新書、春秋繁露、韓非子、商君書、法言、公孫龍子、尹文子、共十  
六種。此其第一種也。老子舊注，完全者有河上公王弼二家，河上公注不足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依自以王注為近古矣。老子異文雖多，無關宏旨。鴻慶但推尋王弼之所據，故往往就注語以正原文，實為究述老子之正宗。惟王注多所說誤，竟有不能句讀者。蓋前代校訂老書者，每於王注漢不關心。鴻慶勘誤一卷，頗為精覈。然如二十一章，唯恍唯惚，文選王簡棲題陀寺碑文注，引王注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今本貌誤為數，竊今冥今注，竊冥深

遠之歎。歎亦貌字之誤。五十一章，亭之毒之，初學記九引王注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文選辨命論注引同。今本恍亭謂品其形，毒六字，質又誤為實字。惜鴻慶尚未能詳校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荀子平議四卷

春在堂  
金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五種也不  
苟爲君子易知而難狎不從韓詩外傳  
而引詩芄蘭篇首次章以證之立誼甚  
精或相篇慎聖人改作聖聽之可備參  
攷欲衷對改作欲對衷亦較王念孫之  
說爲允惟如脩身爲饒樂之事則佞兒  
而不曲以爲不字衍文實誤會原文之  
義不苟篇鈎有須文本費解越謂鈎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姁之改字亦屬無據尤可異者勸學篇  
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義與論語相  
合本無錯誤越必從大戴記以省乎二  
字爲後人所加須知荀書首勸學終先  
問與論語篇第六旨正同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亦見書且書中論語義最  
多何爲強從大戴而不從論語也校訂  
古籍求是而已不得先有成見專以尋  
隙爲能也

韓非子平議一卷

春在堂  
金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九種也書  
僅一卷雖不盡可信而可取者甚多如  
謂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皆字衍文田  
明幸射幸射即幸礫勢在郎中勢當作  
替明主之所導制其臣導當作道根者  
書之所謂柢也根上挽直字昭即當作  
明卯謳乎其已乎已當作芭矜偽不長  
矜當作務狐蠹當作狐蠹不通仁義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故者當作諸並陳義精端明仕託有兩  
途分炮格爲二類以桃左春秋爲桃兀  
春秋亦皆可備一說也



晏子春秋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七種也。孫星衍晏子音義成後文弨復有所獲可以足成孫氏之本其例正字大書舊譌及以他書參訂者作旁注校讎將竣吳槎客示以元人刊本其五卷首有總目又各標於當篇文弨亦據錄於本書之後孫氏音義論音多誤文弨此書未引及之蓋文弨本不知音原無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怪然其引證羣書以相讎校亦非草率從事者也。為篇問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數語雖不如王念孫校訂之完密然文弨謂行止當作行之則為有識之言也。以為篇雜下元本及沈啟南本注引晏子對曰一節及晏子使魯一節為晏子本文今本乃後人以左傳改易者亦確乎其不可拔也。

韓非子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六種也。據其自述韓非子有明馮己蒼據宋本道藏本以校張鼎文本外又有明凌瀛初本黃策大字本今并以校明神廟十年趙用賢本而以是者大書其異同作小字注於下云云其間固有不可為訓者如謂初見秦趙危而荆狐疑策作荆孤是則與存韓篇不合矣難勢篇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藏本任作正疑正之譌。正古正字亦與文誼達戾然如八說篇推車作推車五蠹篇患御即串御誼甚精塙是文弨出主張者實為瑕瑜互見至于廣引左傳國策史記諸子及文選注後漢書注荀子注諸書證其異同最為詳細中間采趙曦明孫志祖梁履繩之說亦皆可據者也。

讀孫卿子札記本抄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八種也其間多補正王念孫俞樾王先謙諸家之說註多平允即以成相篇論之險陂傾側此之疑俞訓疑為止誼嫌迂曲鴻慶以疑惑之常訓說之最為明順又莫不理績說王主執持王改主執持為孰主持鴻慶以孰為孰字之譌亦比王說為優其餘改字之處雖未可盡據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在全書之中較為純正者矣

讀韓非子札記三卷本抄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二種也其校釋之處如存韓篇均如貴人之計均讀為洵書言韓子之未可舉謂為舊注羣入正文主道篇故虛靜以待令令當作之外儲說左上篇夫藥酒用言用乃中字之誤外儲說右上篇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百金一金並當作千金難勢篇兩未之議也未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一

乃木字之誤說頗可據餘多擅自改易其間固有可供參攷者如楊權篇因稽而命而為天字之誤飭今篇小者不毀下補多者不損四字即解老篇聖人之遊世也一節改訂上下文亦頗有理然無據而恣意增損倒乙終不可為法也

列子張湛注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五種也清代所用列子張注多為世德堂本此本往往以殷敬順釋文及宋陳景元語參入注中不加識別引用者多誤認釋文為張注故文弨專校張注間亦及於本文如天瑞篇不化者往復下句當盡往復二字仲尼篇鼻如口口無不同當作鼻如口無不同也其說甚是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於校正張注用力甚勤其分別注與釋文之處今檢此宋刊本多與暗合而宋本尚有參雜不清之處仍可藉資於此書也

新論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九種也文弨初以程榮本新論校何允中本大體相同嗣以道藏本校之即成此書惟不及袁注耳劉子一書雜集周秦兩漢諸子而成錯誤之處本易推尋文弨但以藏本改誤而已無專心詳校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淮南子校本二十一卷

乾隆刊本

清莊達吉校。達吉字伯鴻，武進人。嘉慶初，以入貲為知縣，分發陝西試用。署咸陽，再署大荔，補藍田，調咸寧，擢潼關同知。達吉自序謂乾隆甲辰，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為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摺其篋笥，以示達吉。達吉因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是校其同異，正其謬舛，樂得而刻之云云。是此書全用道藏本。錢坫所校而達吉補正以刊行者也。然檢覈全書，多與藏本不合。故顧廣圻謂錢坫實未見道藏本，所見校道藏本，故其相說全無一是。王念孫則謂武進莊氏所刊藏本，實非其舊，其藏本是而各本非者，多改從各本。其藏本與各本同誤者，一槩不能釐正，更有未曉文義而輒行刪改及妄

生異說者。念孫所言，最能洞見其癥結矣。文不合者，如原道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藏本結作竭，此妄從劉績本也。注不合者，如原道訓注，策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馮夷大兩爭在前也。藏本末世之御作未之感也。此蓋改從第一桂本，不知藏本固非。茅本亦未是也。妄生異說者，假真篇，太行石闕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句望本為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注之譌，而達吉謂漢書地理志句注為句汪之誤。汪望同聲，不知本書墜形訓亦作句注。漢書文帝紀屯句注，句注疊韻。且諸書竝作句注，無作句望者。何竟不學至此也。校刊古書，本有二法，一依善本，無所改易。此庸人能為之也。或擇善而從，以成一家之定本，此非好學深思之士不能為也。達吉不學無術，而又自作聰明，染明人之惡習，改易古書以

歟世即使擇善而從亦當注明於下達  
吉全不明音書之體例以此校刻古籍  
不如不刻之為愈矣

淮南內篇雜志二十二卷

金陵局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志之第九種也  
二十二卷為後序其子引之又補附顧  
廣圻校淮南子一卷故書實二十一卷  
連後序則二十二卷若統以顧校則二  
十三卷矣淮南內篇表雖易讀謬錯實  
多念孫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譌脫者  
半馮意妄改者亦半也因據道藏本劉  
績本茅一桂本朱東光本莊達吉本參  
互校訂引用者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  
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之外復及水  
經注五行大義酉陽雜俎廣韻證類本  
東爾雅疏埤雅楚詞補注諸書用力至  
數年之久凡所訂正殆近千條天文地  
形致力尤苦獨清代校淮南者以此  
為最善即在讀書雜志全書之中亦以  
此為最精者矣後序數言發明致誤  
之例不獨依之可讀淮南即推用於他



書獲益甚大。又有啟後之功矣。其例有因字不習見而誤者。有因假借之字而誤者。有因古字而誤者。有因隸書而誤者。有因草書而誤者。有因俗書而誤者。有兩字誤為一字者。有誤字與本字並存者。有校書者旁記之字而闕入正文者。有衍至數字者。有脫數字至數十字者。有誤而兼脫者。有正文誤入注者。有注文誤入正文者。有錯簡者。有因誤而

致誤者。不審文義而妄改者。有因字不習見而妄改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改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加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加者。有妄加字而失其句讀者。有妄加數字至二十餘字者。有不審文義而妄刪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妄刪者。有不識假借之字而顛倒其文者。有失其句讀而妄移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妄改者。有因誤字而誤改者。有既

誤而又妄加者。有既誤而又妄刪者。有既脫而又妄加者。有既衍而又妄加者。有既衍而又妄刪者。有既誤而又改注文者。有既誤而又增注文者。有既誤而又移注文者。有既改而又改注文者。有既改而又復增注文者。有既改而又復刪注文者。有既脫且誤而又妄增者。有既誤且衍而又妄加注釋者。有因字誤而失其韻者。有

因字脫而失其韻者。有因字倒而失其韻者。有因句倒而失其韻者。有句倒而又移注文者。有錯簡而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實非韻者。有改字以合韻而反失其韻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改注文者。有改字而失其韻又刪注文者。有加字而失其韻者。有句讀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誤且脫而失其韻者。有既誤且倒而



失其韻者、有既誤且改而失其韻者、有既誤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有既既而又加字以失其韻者、共六十二類、四事並取證於本書、六序俞越十謂古書疑義舉例、似即從此化出也。

管子義證八卷

積學齋叢書本

清洪頤煊撰。頤煊有禮經宮室答問已著錄。嘉慶時，孫星衍洪頤煊王念孫及其子引之，並校管子互相商榷。頤煊刪其重複，附以己說，先成此書而未刊。王念孫復有所獲，亦擇錄孫洪之說，後成雜志而先刻，故中間不盡同也。如牧民毋曰不同國，及輕重丁通之杭莊之間，諸節所引王說，雜志所無，此或念孫成書時其難者也。又如立政篇博出入七法篇猶倍招而必拘之，宙合篇之淫儒及不可名而山是輕重甲夫妻服簪諸節，並與王說相違，此蓋續有所得，未經商榷，或互有成見，不便引友朋之說以駁難之資也。參互觀之，自不如王氏雜志之精。然孫洪廣引類書，不加斷語，而雜志未於體例未援引者，仍可供人參攷，其說亦未可盡非。惟頤煊自序有

逸文附於末之語、今檢卷末、並無逸文、似非全帙也、

淮南子校勘記一卷崇文局本

清汪文臺撰、文臺有十三經校勘記、識語、已著錄、文臺初錄校語於淮南子簡端、歿後、其子繕寫校語以示黃彭年、彭年命人詳校、畫一體例、刊附崇文局本之後、局本已改、則不錄焉、觀其所錄、概為劉績王念孫之說、其餘似亦多從淮南雜志轉引者、彭年跋謂原稿紛亂、然彭年所校者、但率就於鄭本而已、否則文臺既以莊本為主、何以復引錢坫之說乎、其實此書刊行與否、無足輕重、崇文局本所刊諸子、往往擅自改易、不明其原、即有校勘記、亦不足以資觀摩、且文臺集錄校語、便於篇讀而已、本無成書之意、因臨文之便、致體例錯雜不齊、亦勢所必有者矣、

淮南內篇平議四卷

金春在堂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三種也。越校淮南以意測旨未可盡信然其用左傳管子莊子列文子呂氏春秋及本書展轉訂正者頗足以補淮南雜志之所未逮其舊注之誤及注所未言者如謂京臺即強臺怵然若有所誘慕怵讀為怵直而不爭讀為爭左右若鞭鞭讀為鞭喜憎議而治亂分矣議讀為儀於是乃去其替而載之木替假為替典凝如冬典訓為堅寅丘無堅寅假為寅以時教期期讀為基亦皆可據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子

墨子校注十六卷

經訓堂本

清畢沅撰沅有夏小正考注已著錄初盧文弨孫星衍五校墨子沅集其成復檢羣書參酌校訂至乾隆癸卯而書成故中間廣引盧說而卷十後附錄孫氏識語定為十五卷目一卷共十六卷從隋志也前考篇目後附佚文經說上下分注釋經之次第以經上有讀此書易行之語遂考定經上篇依錄兩截可讀成文又引文選注太平廣記太平御覽諸書校其謬誤用尚書史記諸子考其事實其用力可謂勤矣雖中間意改之處未能盡信如音亦多錯誤然墨子一書較管子尤為難讀經上經下意皆艱深備城門諸篇蓋為古代兵書文句詰詘不易解識樂堂注既不可尋而先儒偏於孟子斥墨之成見莫不留意故展轉錯誤不可句讀斷非一二人之力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子



能校也也。今行墨書自以孫詒讓開詁為佳。若論其創始之功。不得不推是書矣。

墨子雜誌六卷

金陵書局本

清王念孫撰。此讀書雜誌之第七種也。念孫以墨子一書。盧孫校之於前。畢氏集成於後。雖多所是正。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乃與其子引之。重為校正。墨子傳刻之本。自以道藏本為最優。故於藏本未誤而他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乃著錄焉。

所得數百條。雖間有未審之處。而大體則精審。經上下訂正不少。蓋以其旨艱深。寧存蓋闕之意。而備城門諸篇。用力甚勤。又墨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一篇。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因附錄於卷末。又以墨子難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以尋見其例。一

可與說文相證者、非儒篇、子路享豚、作享不作烹也、義與女為苟生、今與女為苟義、作苟不作亟也、耕柱篇、但割而和之、作但不作袒也、二因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所染篇、晉文染於勇犯高偃、高為章之譌也、尚賢中篇、率天下之民、以詒天侮、鬼、賤傲萬民、傲為敖之譌也、尚賢下篇、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僕為佚之譌、備城門篇、以射衛及櫬、櫬、衛為衛之譌、

為衛之譌也、三因墨書而推見文字得聲之由者、說文謂墨翟書義从弗、聲讀不協、其子引之、考弗當作莽、莽古文我字、非儒下、親親有術、即中庸所謂親親之殺、說文殺从殳、殳聲、五經文字、殳古殺字、引之謂殳字蓋从殳、殳聲、術亦从殳聲、故相通也、又墨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所考得者、如胡作故、降作隆、誠作情、又作請、拂作費、知作智、志作之、

宇作野、他作也、晞作欣、管作關、悖作費、從作松、是以見古字古音之通假、他書所未有、不獨校勘之處、可以補正舊校、即按其訂例、以讀墨書、所獲豈淺鮮哉、

墨子平議三卷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四種也校訂之處往往求之太深固難盡信然其間時見精義足以補正舊校者如謂親士篇內當作納四近字皆先字之誤七患篇食乃倉字之誤尚同中舉其誤倒尚同下篇天子當作天下兼愛中篇崇乃察字之誤兼愛下篇以水救火下有挽文經下知狗而自謂不知犬過也說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卷

子部

在重物其不甚以說在重斷句其為甚字之誤皆可信據號今篇望舉一垂入克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謂垂為郵之壞字亦較王引之之說為允又墨子錯簡甚多盧文弨王念孫並有所移乙而備城門篇仍有錯亂越詳為考正亦精瑤而無疑也

讀墨子札記二卷本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九種也雖以畢沅所校墨子為主然亦見孫詒讓之閒詁故中間多補正畢王俞孫諸家之說愛下非人為非之誤瑤不可易備穴篇丈一為伏罌之誤亦能持之有故經說下二與一亡不與一在以二字為一句與讀為舉偏俱一無變以偏俱為句似較孫詒讓之說為允滿城

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卷

子部

門錯簡俞樾已訂正之鴻慶復補其不足可供參稽其他改易之處殊難盡合墨書義旨艱深字句錯誤校訂者互有短長此書雖不若諸家所校之精亦有可取焉者不能謂為無功於墨學也



商子校本五卷

問經堂  
袁嘉本

清孫星衍孫馮翼同校。星衍有孫氏周易集解。馮翼有禹貢地理古注考。並已著錄。清代校訂商子者。首為嚴萬里。萬里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此則成於嘉慶八年。未見嚴本。故書中未引及也。所據有明程榮本。鄭案本。吳勉學本。朱蔚然本。施氏先秦諸子本。參互校訂。擇善而從。所引史記及類書。但注于下。不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本文頗為審慎。間有疏忽之處。如更法篇。吾聞窮巷多悵。注云。鄭本作悵。悵悵。竝當作怪。新序可證。又如新令篇。六蠹。注云。玉海引庚峻傳作六蠹。庚峻之名。不見史傳。考庚峻當作庚峻。晉書庚峻傳。峻上疏曰。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玉海所引。當即指此。誤作庚峻。不可說矣。若論其全書。自可與嚴校本參證者也。

讀淮南內篇札記二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四種也。做真訓。有始者一節。引莊子齊物論以證之。說山訓。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疑醜肉二字。乃高為惡字作注。而亂入正文者。凡此之類。可供參證。如原道訓所謂志弱而事强者。莊本如此。別本無而事強三字。鴻慶以此為言。徒勞而無功。又鴻慶所參攷者。有王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雜志俞氏平議。明見引於本書。而道應訓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據呂覽補生之二字。乃王氏之說。而不著其名。蓋偶未檢閱。致與暗合。亦可以推知鴻慶著書之不謹矣。

讀商君書札記一卷

鈔本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三種也其間頗有可取者如農戰篇上作壹故民不儉營別國力搏儉乃偷字之誤獨無益於治也獨乃猶字之誤並可依據去強篇怯民勇勇以死以為民字之誤正與四庫鈔本暗合其餘雖瑕瑜互見然所引韓非子亢倉子諸書轉相證明者亦可供參攷也

續四庫全書

卷 子

子史粹言二卷

明志齋叢書本

清丁晏撰晏有周易述傳已著錄此乃讀子史時分錄其有益身心之語上卷為諸子粹言下卷為讀史粹言合稱子史粹言諸子為管子老子列子莊子荀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新語新書說苑新序法言潛夫論鹽鐵論中論中鑒論衡人物志顏氏家訓中說二十種附錄大戴禮韓詩外傳春秋繁露三種以其雖

續四庫全書

卷 子

為經翼實係子流也史則自漢迄元不著史書每節之下但注人名或書疏而已觀其所錄誠有如序中所言上裨治道下正人心內以治躬外以涉世也其實晏之人品不高讀書而不力行格言雖多亦奚益耶

申鑒拾補一卷 抱朴子

清虛大弔撰此書拾補之第二十四種也此用新蔡本申鑒及何允中本黃省曾注本參互校訂摘其譌脫其後漢荀悅傳所載異同黃注已引用之故此不具列焉其間有以意校者有用北堂書鈔改正者條列不多亦有可採惟政體篇用黃說補二十三字中亂順殊不可通此及下文亂竝辭字之誤文弔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能詳數也又俗嫌篇捷言先友文弔謂先友謂章友不知先友即慶忌之異文友忌占音同在之部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云力穉烏獲捷言慶忌即荀悅之所本文弔以大章豎亥說之則非其偏矣

歸田瑣記八卷 道光刊本

清梁章鉅撰章鉅有論語旁證已著錄此章鉅於道光壬寅辭江蘇巡撫歸抵浦城後所記者也書訪歐公歸田錄故名曰歸田瑣記書內一百十餘條益以浦城北東園日記詩數十章釐為八卷所記甚雜凡朝廷之遺事士大夫之笑語一名一物或文或詩耳聞目見靡不詳載述年羹堯和珅之敗及陳夢雷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於圖書集成胡中藻之因詩被譴頗關掌故至若洪文襄李文貞松文清劉文清蔡文恭紀文達朱文正諸家之逸事文選樓南齊柳堂之雅詠頗足以增廣見聞其議馬頭議江口議鑄大錢戒停葬戒厚殮戒錮婢諸節亦可覘當時政治風俗也



呂子校續補一卷

施廬

清梁玉繩撰。玉繩既成呂子校補二卷，續有所獲，分見於其所著僭記及其子學昌所輯庭立紀聞中。光緒時嘉興陳其榮從二書錄出，依次擺列，名曰呂子校續補，共三十節。其榮未能分別詳注，今細覈之，僭記六節，庭立紀聞卷一呂子校補二十一節，卷二雜記中一節，實僅二十八節。而其榮復附入宋翔鳳過庭錄二節，其實宋說不必附錄，未免自亂其例。二十八節之中，玉繩之說僅十六節，餘皆轉引嚴九能諸葛堂蔡鐵耕諸家之說也。

太玄經平議一卷

金春在堂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四種也。太玄校者甚少，樾之所撰，頗有可取。申范注者，如火魁頤水包貞，魁之訓藏，榆漏率刻，榆之訓寓，等皆是也。其駁范注如其志資咸，資請為咨，不從資用之訓，準繩不甫，甫請為專，不從甫始之訓，等皆是也。其校訂者，如噴情也，抽理也，瑩事，昭君子之道也，當作抽噴也，瑩理也，昭事也，君子之道也，其說甚瑤。至若殺生相，午改午為失，豈豈于于丘，飴或錫之，坏，謂丘飴為既，紙之借音，殊為牽強。又進以高明，以道迂也，范以迂達釋之，疑者提之，提與是同，故范注提猶正也，日月相斛，范注斛量也，誼，不誤，而樾皆駁之，不可信也。

賈子平議二卷金春在堂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二種也此書訂正盧校者甚多如謂宗旨臣故曰十九字且謂天何十六字尊產子曰為大夫治可也十五字皆為賈子原文藩傷若與臣下相殘四十一字與大都本是一篇等齊在所當作所在臺通所謂即所為屬遠竊以所聞縣令必為一句相歸休者為一句傳職夜漏屏人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數數者說也竝較盧說為安其謂匈奴篇美哉膜炙肉當作美哉膜膜即炙之異文輔佐篇以時巡循循乃脩字之誤胎教篇無宜治之民宜當作恆說皆精闢樾撰諸子平議多以意校故精粗不同瑕瑜互見而賈誼新書獨用吉府本詳校故可以依據者亦較他書為多也

讀賈誼新書札記一卷金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種也此書以史漢補校者可供參攷審微篇夫事有逐姦勢有召禍鴻慶謂逐為起字之誤容經篇在小不實在大不寃鴻慶謂寃為塞字之誤其說甚精孽產子篇且主帝之舅自衣皂綈鴻慶謂且主為皇字之誤說亦新巧餘多擅自改易不盡可從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新語校本二卷 漢精舍

清宋翔鳳校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錄此以漢魏叢書本新語為主又從孫星衍處得子案本姜思復本及舊影抄明胡維新本參互校訂抄本內有朱筆添改星衍跋云不知何人據別本所增此書校語稱別本者即指此也翔鳳雖據漢魏本然亦擇善而從成一家之定本中間引孫星衍說嚴可均說二節以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意校者不改原文惟子案本多有妄自增補者嚴可均已言之故翔鳳據子案易本書者頗為審慎辨惑篇何以當背衆多依子案改當背為黨輩齊人鼓噪而起依子案改噪為譟首足異河而出依子案改河為門穀梁傳亦作門慎微篇雕琢文邪依子案改邪為彩懷慮篇懷異慮者不可以立計乖先王之法明誠篇莫不延頸而望治懷異乖先頸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望治並依子案增補也其餘子案與本書異者皆未移易原文惟據羣書治要改訂者甚多蓋治要引書僅有刪節無增改也即就翔鳳所引論之無為篇云四清東流百川無西行者小象大而少從多也此據治要改正者意林所引與治要同思務篇云遠於義者不可動以利又學問欲博而行已欲敦利字及博而行已四字並依治要改補者而宋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所引與治要正同此足以證其可據矣其餘依文選注及太平御覽校改者亦多可信若將子案異文但注于下不改本書可稱完璧然在清代校本之中較為精密者已



墨子刊誤二卷刊

清蘇時學撰。時學字敷元，號文山，藤州人。此讀畢校墨子有所訂正，編錄成書也。備城門指篇用力甚勤，措語簡質，頗似陳觀樓，不似高郵王氏廣引證據也。時學蓋未見墨子雜志，故有與王說全同者，亦間有與俞樾墨子平議暗合之處。其最精者如法儀篇云：「莫不狗羊豕犬豬。」時學以「狗」乃「易牛」兩字誤合為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者考莊子粹文司馬云：「牛羊曰羴，犬豕曰豢。」可以證其說矣。號令篇云：「守以順城上，候城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時學謂順為頃之譌，與雜守篇正合。其最大檢點者如兼愛上云：「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時學謂用當作由，不知古籍以由用三字相通，文非誤也。又辭過篇云：「凡回於天地之間。」時學謂回當作同。考毛詩雲漢：「昭回于天。」傳：「回轉也。」詩

云：「回于天。」此云：「回于天地之間。」回字之誼一也。說文：「回，轉也。」从口，中象回轉之形。繫傳曰：「渾天之氣，天地相成，天周地外，陰陽日月五星，回薄其中也。」又考說文：「回，从二，回即回之古文。」二即天地之間。是墨子所言正見古誼，安得改回為同乎？故綜覈全書，亦瑕瑜互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

文山筆話十四卷

同治甲子刊本

清孫時學撰。時學有墨子刊誤已著錄。此書前三卷雜考經史，卷四考訂穆天子傳、石鼓文、竹書紀年、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戰國策、卷五考訂新序說苑、六七兩卷雜論正史別史、閒及子部小說、卷八論諸子及委巷流傳之書。此下皆為雜考及詩文之屬，後附雜言十四則，錄養心之語、講尋常之事、論詩文之法，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謂為雜言也。說經殊少精義，論史多空泛之言。深信竹書紀年，亦其蔽也。女媧之為婦人，自漢以來，本有此說，論衡順鼓篇云：俗圖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北齊書祖暅傳云：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並可為證。時學未能詳考耳。古今偽書考一節，稱新安姚某為妄人，平心論之，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中疑古過甚者，誠所不免，至以列子

為漢後人偽作，端無可疑。時學竟以此習之，豈足以服姚氏之心哉。其校訂穆天子傳、晏子春秋、說苑、新序諸書，頗似其所著墨子刊誤，雖不能條條精密，然皆實事求是，不雜浮辭，實為本書最佳之一部。其他雜考之處，亦不能謂為全無用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賈誼新書校本十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弨校。文弨有經典釋文攷證。已著錄。此因新書久無善本。故詳為校訂。稱賈誼新書而定為十卷者。皆從新唐書志也。依宋本增過秦論中一篇。分禮容語為上下二篇。問存禮容語上二篇。雖闕。然合于漢志五十八篇之數也。所據諸本。有宋建寧府刊本。淳祐八年長沙刊本。明沈頌本。李空同本。陸良弼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程榮本。何允中本。友人趙曦明校本八種。建寧本則稱建本。長沙本則稱潭本。所校自以建潭本為主。實亦擇善而從。徵之以史漢。參之以大戴禮。晏子說苑。新序諸書。復以意林黃氏日抄所引證定之。用力甚勤。所可惜者。文弨不精于小學。往往自作聰明。如親疏危亂之吟。蘇文殆謂當作榮斷。與方言馮斷音皆相同。不知喋馮聲韻迥不同也。亦有輕

率之處。如春秋云。是法廢而威不立也。

非所聞也。文弨謂非所聞也。四字不類。

元文而去之。不知論衡福虛篇亦述此。

事。作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

人聞之也。是非所聞也。一句中僅有脫。

落。而文弨竟以為衍文。則大失其旨矣。

又漢書藝文志。賈子自有刪節。不必強同。

如宗首篇。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句下建。

本有。且謂天何權不甚奇。而數制人。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可得也。十六字。上下文正銜接。文弨竟以為不成文理而刪去之。此徒欲同于漢書。而失賈子之原文矣。凡此諸端。書中往往見之。不能不謂為闕隘。然皆詳注於下。不似明人之妄改古書而滅其跡者。若就其精覈者言之。終不失為善本也。



呂子校補獻疑一卷

本

清蔡雲撰。雲輯有月令章句，已著錄。此讀呂子校補有所補正。函達梁玉繩者也。其間有補正其說者，有改訂校補誤字者，僅有十條。後有致諫函，附續呂子校補獻疑一條。合前共十一條。改正校補誤字兩條。一為大夫種楚之鄒人注若鄭誤刻若郢。一為秦獻公內索隱誤作史索。今考清白士集中呂子校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郢已修正，尚見剗改之迹，而史索依舊未改也。其烏獲蒙甲、宵戚歌、大陰之月四條，已見引於梁學昌庭立紀聞，其封朝鮮、投伐子罕、殺宋昭公三條，全未採用。微中一條，庭立紀聞收於人表攷中。索盧一條，紀聞雖有說，而未著雲名。蓋校補後，玉繩續有所獲，其子學昌遂輯錄之，正與雲說暗合，非掠美也。惟紀聞尚引蔡氏音，初為佚女，猶言處子不

當作淫佚解之說。本書未載，疑當時雲與玉繩別有所商榷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榕堂續錄四卷

同治丁卯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滑楷語。已著錄。此亦雜記之屬。榕堂者。超伯署粵東按察使時。因堂後有巨榕。故以名之。又超伯先著麓濱香錄。故此云續錄也。是書抄撮羣書。間有攷證。所抄撮者。皆平平無奇。殊不足以增廣聞見。所攷證者。如山亭鄉侯。為蔣家故實。其言尚可供人參考。餘多淺薄。不足觀。分引諸書。但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其多。頗似明人炫博之惡習。適足以形其陋耳。卷四云。凡曲言犯者。謂以宮犯商。商犯宮之類。周邦彥有吉了犯。姜白石有淒涼犯。考吉了犯乃倒犯之別名。今行周邦彥詞集。有陳允龍注本片玉集。汲古閣本片玉詞。鄭文焯校本清真集。皆作倒犯。毛本注云。清真集作吉了犯。鄭本校云。元本調作吉了犯。而超伯舍通行之名。而獨用生僻之名。何也。若

尋犯調之例。清真集中。先有側犯。何以

遺先見者。而取其後見也。且以清真集

論之。尚有玲瓏四犯花犯之類。其不言

犯者。如瑞龍吟蘭陵王等。亦皆犯調。超

伯全未之知也。嘗探其源。超伯實未見

清真詞集。此則襲用佩文韻府耳。韻府

錄調犯字。有吉了犯。注云。周邦彥有吉

了犯。又淒涼犯。注云。姜夔有淒涼犯。正

與超伯所言相同。韻府一書。至為淺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超伯竟以此為攷證之資。無怪其著書之易矣。

窺豹集二卷

成豐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潯楷語。已著錄。是書為攷證之屬。其抄錄者多。如惠氏九經古義、朱氏經傳考證、王氏讀書雜誌、經義述聞等書。其中明引者也。有不著其名。似出已手。實亦轉錄惠戴王阮江焦邵郝之書也。大概超伯之說。有超案以隔之。餘多混而不別。既不依經史之次第。而逐錄旨趣。亦難推尋。著書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法本非一例。讀前人之書。而折衷以己意。一也。析前人之說明其法例。二也。集前人之說。依四部之次第。排列有章。便於讀者。三也。今超伯之書。全異於是。周害之互誤。我才之相通。前人言之屢矣。舊籍具在。何必多此一舉也。

四寸學六卷

道光辛卯刊本

清張雲璈撰。雲璈字仲雅。錢唐人。此為抄撮叢攷之屬。其名四寸學者。即用荀子口耳四寸之義也。其言文選之處。往往見其所著選學膠言。其餘所論。頗為淺薄。朱竹垞押婦字入陽韻。至為瑣當。婦城古稱尚儀。尚有市羊時仗二切。故廣韻十陽。常尚竝列。竹垞博洽。非雲璈所得而議也。謂子姪之稱。始見於呂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春秋。不知呂覽之子姪。乃子姓之誤也。少陵八哀詩。蒼叢何技癢。雲璈據潘安仁射雉賦。徒心煩而伎癢。謂技癢當作伎癢。尤為妄說。今文選李善本作技。六臣本作伎。無論為技或為伎。說文則有別。餘多混用。稍知學者。皆能明之。文選射雉賦。徐爰及五臣注。竝作癢。李善引風俗通作養。今本風俗通聲音第六作癢。癢養癢皆非本字。本字當作蟬。說文



蟬搔蟬也。禮記內則作癢。荀子榮辱作養。文選作癢。皆以音近。隨使用之。此古書之常例。雲璈所謂全不知文字聲韻之道也。何休大張公羊。故撰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氏膏肓。墨守言如墨翟之守城也。傳記所載。竝無異辭。惟王子年拾遺記卷六。引作公羊廢疾。穀梁墨守。此蓋廢疾與墨守誤易。本不足以援引。而雲璈竟以此為言。可以知其學問之淺陋矣。

風俗通義佚文不分卷

清研堂全書本

清錢大昕輯。大昕有聲類。已著錄。風俗通義本三十卷。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載。竝云十卷。殘佚久矣。大昕遂從羣書搜輯逸文。孫志祖盧文弨補訂之。文弨遂刊入羣書拾補。其後大昕復從意林一切經音義續有所獲。詳見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中。此書前以篇名亡失。無所分錄。略以義近者為次焉。論音聲二節。今本所無。題曰音聲篇佚文。太平御覽引風俗通論數篇。因以論數者皆入此篇。史記集解廣韻註稱應邵氏姓篇。因以論氏姓者皆入此篇。又據續漢書五行志。以為有災異篇。凡入災異者。皆入此篇。然依陸心源儀顧堂集所攷。有數紀篇。或即論數之異名。實無災異篇也。中間馬一匹車一兩二節。似當移入論數篇。謹

案自郊韞釋一節疑為祀典篇佚文。姓氏篇黃氏前後復見。皆體例之可議者也。其耳珠曰瑱。大斗曰剡。織毛罽謂之襍。瑜。凡毛謂之鞠。四節注云。疑出服虔通俗文。考文選傳長虞。贈何劭王濟詩注引通俗文曰。耳珠曰瑱。可知其非風俗通矣。即猛風曰飈。涼風曰瀏。微風曰颺。小風曰颺。小風從孔來曰颺。積冰曰凌。壯冰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諸節。

疑亦非應書也。姓氏篇據廣韻輯入。漢有北海相處興一句。注云。容齋五筆作北海太守。考後漢書酷吏李章傳。明云。遂因太守處興。廣韻八語處字注。風俗通云。漢有北海太守處興。尤為明白。何所據而改為北海相乎。皆輯錄之可議者也。然觀其全書。用力頗勤。考訂之處。亦多可採。且應書殘佚已久。大昕始為搜輯。其功不小。稍有差失。亦無傷。

于大體。後有重行採錄者。亦不能舍是書也。



札遼十二卷 光緒廿年刊本

清孫詒讓撰。詒讓有周禮正義已著錄。此用高郵王氏之法校訂故書雅記。自易乾鑿至文心雕龍凡七十七種。初則識于簡帛。繼則逐錄成帙。間仿羣書拾補之例。校列異文。如尹文子論衡是也。或考篇目。如六韜是也。或證舊注。如鬼谷子是也。其所校訂多高鑒不刊。雖開有千慮一失之處。無傷其全體。蓋詒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撰周禮正義墨子閒詁二書。參酌羣籍。多有剽襲。信者取之。疑者去之。故能精絕。若是也。此外可記者。尚有數端。自高郵王氏以來。承其學派。亦有多家。然往往讀書不博。妄下雌黃。穿穴形聲。是非倒植。俞樾平議有聲當時。以今觀之。瑕瑜互見。越尚如此。況他人乎。詒讓書不貪多。以精為貴。此可記者一也。清儒以治經之法。旁及子史羣集。盧文弨但列

異文。王念孫力有未逮。洪頤煊語多未

審。詒讓所考。有金樓子南方草木狀漢武帝內傳。文心雕龍諸書範圍既廣。所得亦宏。此可記者二也。前代校訂古籍。往往不言其底本。盧氏拾補雖明言之。而例訪釋文。閱者終嫌未便。詒讓於每書之下。先注其所據次及諸本。並詳列參攷之書。一見即瞭。有條不紊。其所羅列。如蔡中郎集舉正。素問校勘諸書。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已難見。學者按目以求。所助不鮮。此可記者三也。前人校書。自有準則。以為理在法中。不遑別白。而承其學者。迷於向往。至若淮南雜志後序。古書疑義舉例。分門別類。條理顯明。然析例者。自誼者。少此書自庾肩吾見篇高述林明舊籍用字之不同。論古今校書之原委。評諸家考訂之得失。其論義法。最中肯綮。謂以舊槧精校為據。依而究其數指。通其大



例精碑博攷不參成見其謬正文字謬  
舛或求之於本書或旁證之它籍及援  
引之類書而以聲類通轉為之館鍵故  
能誤疑正讀每若合符其言簡其誼賅  
學者守此可無失矣此可記者四也觀  
此四端所開匪小讀其書者固不得以  
其零碎而少之若但賞其校訂之精數  
猶未能盡全書之美也

補輯風俗通義佚文不分卷金陵叢書本

清顧櫟三輯櫟三有補後漢書藝文志  
已著錄櫟三輯風俗通佚文已見盧文  
弨錢大昕諸家輯本此則始氏姓篇餘  
則不分類引盧錢氏姓篇復姓居後此  
依廣韻排列為略異耳室中作室中蓋  
為誤寫不必深論其曰補輯自序謂間  
與各本不同各本同而刊本見存者不  
錄云云皆名實不副之言也惟五月落

梅風一節注云初學記風部猛風曰飈  
云云冰部積冰曰凌云云皆引作風俗  
通按其文體疑是通俗文今不錄此較  
盧錢為精審餘多陳陳相因且有譌誤  
之處如史記趙有辨士處子故有處姓  
一節見後漢書酷吏傳注櫟三注漢書  
注處子也語殊不瞭又謂見廣韻注不  
知廣韻八語處字注引風俗通云漢有  
北海太守處典而櫟三失引且以後漢

注為廣韻注、謬誤甚者也。蓋懷三舊輯此書、後見各家輯本、明知不能軼過前人、而又不願沒其心力、故稍易體例、自成一書也。

風俗通義拾補不分卷

堂經本

清盧文弨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八種也。風俗通一書宋時已殘闕不完錯誤亦多留意者少。文弨所見有元刻明胡文煥刻程榮刻諸本因攷之百家傳記互相參訂更援引何焯翟灝錢大昕孫志祖諸家之說附錄三宋元諸本跋一也。臧庸韻明覆校而為當篇未載者二也。錢大昕所輯佚文三也。足以知其

校訂之勤不可謂非應氏之功臣也。惟參以己意時有未審如正失第二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文弨據御覽校改廚人生害足為廚中生肉考論衡感虛篇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中木象生肉足史記刺客傳索隱云風俗通論衡皆云廢門木烏生肉足廢蓋廚誤烏為為譌然可以知文弨所校之非矣。祀典第八云禮緣生

以事死、故社稷人祀之也、則祭稷穀、不  
得稷米稷、反自食也、文昭謂此文有謬、  
當云若稷是穀神、祭之用稷、反自食也、  
也與耶通、考禮記郊特牲疏引五經異  
義、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  
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  
食、應氏所本、文昭之說、不足據矣、山澤  
第十、故自親行之也、文昭據白虎通乙  
作親自、然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七引自

作必、義亦明順、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環  
也、文昭據初學記、校作湖者都也、言流  
瀆四面所限都也、然御覽六十六引都  
已下尚有周官揚州其浸五湖八字、似  
亦此節之文、皆待斟酌者也、綜覈全書  
手錄全誤、及似是而非者、居十之二、可  
據者居十之八矣、

風俗通校正一卷抄本

清朱筠撰、筠字竹君、一字美叔、號笥河、  
大興人、乾隆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  
降編修、筠於乾隆丁亥、以元大德本風  
俗通、校訂何氏漢魏叢書本、筆於簡端、  
至道光丁亥、其次子錫庚、按條錄出、始  
終未刊行也、其例依元本改正者、則謂  
今本誤作某、從大德本改正、疑而未決、  
或誼得兩通者、但注大德本作某而已、

開從玉篇廣韻文選注後漢書注唐類  
函諸書、校訂亦有以己意考正者、似非  
草率從事者也、慈禮第三、負箇井涉齋  
一盤醢哭於墳前、錢大昕以箇井為井  
字之誤、盧文弨改涉為步、見於羣書拾  
補及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說本無據、  
其後張澍謂箇井當作箇芥、見于養素  
堂文集卷三十一、說更無稽、惟筠據後  
漢書徐穉傳注、謂負箇井涉、當負爰徒



步自可備一說矣。惟惟帳絳繒。注云。繒  
大德本作天。方班孟堅燕然山銘云。玄  
甲耀日。朱旗絳天。則天字為是。繒字乃  
淺人所改。筠不敢訂正。蓋失于檢點也。  
又祖父名原為侍中。筠注云。後漢袁閎  
傳注引此。原作京。案原字仲舉。禮記趙  
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是也。其說殊妄。  
原京二字。古書屢混。然此實當作京。不  
作原。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敬最知名。  
太平御覽引亦作京。不獨袁閎傳注可  
證也。觀乎九原一事。即可證原舉二字  
相係耶。其亦不思甚矣。

調言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孔穿撰。清馬國翰輯。穿字子高。孔子  
六世孫也。漢書藝文志。儒家調言十篇。  
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顏師古曰。說  
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考家  
語後序。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  
十二篇。名曰調言。國翰遂據孔叢子錄  
出三篇。逕題周孔穿撰。其實漢志本于  
劉歆。既云不知作者。自當遵循其說。家  
語為王肅偽撰。孔叢子亦非真書。顏監  
不為家語之言。最為有識。國翰居然錄  
入。蓋未能詳考也。調字當從如淳。調音  
燦爛之讀。而國翰引集韻。詆調誣言。相  
被以釋之。亦非其旨也。

內業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內業十五篇注不知作書者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王應麟漢志攷證謂管子有內業篇此書恐亦其類國翰即據管子錄入釐為十五篇以合漢志之數今考管子區言五內業四十九文甚簡古且多韻語與短語中之心術文氣相近故有互見之言以為漢志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內業理或近之蓋輯管子者以此與弟子職律例其中即心術一篇或亦採錄於他書中也其大旨以為欲返于道先正其心此其所以名內業歟

王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王孫氏撰清馬國翰輯王孫氏佚其名國翰據漢隋志叙其書次知為戰國時人無他證也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注一曰巧心巧心蓋其書之列名隋志梁有王孫子一卷亡意林亦一卷僅有目錄或誤以莊子雜篇繫其下誤也唐志已不著錄國翰遂從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原太平御覽諸書參互校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得其五事嚴可均亦嘗輯之王孫所外多為他書所未載皆修身愛民之旨且援據孔子子貢論斷之語蓋習孔子之道者也

李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李氏撰、清馬國翰輯、李氏佚名、漢書藝文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叙次於公孫固、羊子之間、故國翰以李氏為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惟呂氏春秋勿躬篇引李子一節、國翰以為呂氏春秋佚文、據以入錄、然泛論名理、不無可疑、列于儒家、尚難推究、其以春秋為名者、朱氏經義考擬經篇嘗言之、國翰疑是虞氏春秋之類、今亦無從證定矣、

董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董無心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董子一篇、注、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宋諸史志並一卷、晁公武讀書志、董子一卷、皇朝吳祕注、無心在戰國時、著書闢墨子、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烏、其書明時猶存、陳第世善堂書目有之、今則不可得矣、國翰據引四節、論難之詣、未能詳知、又所列者、論衡福虛、未著書、其餘三節、意林文選注引為纏子、國翰以纏子必不作詞窮之語、故既入此書、又別輯纏子、其實僅為一書、不當分列、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全也、



甯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甯越撰清馬國翰輯甯越中年人為  
周威王師漢書藝文志儒家甯越一篇  
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據呂氏春秋不  
廣篇說苑尊賢篇輯錄二節附以事蹟  
合為一卷呂氏春秋博志篇曰孔墨甯  
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  
先王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  
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越中年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  
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若  
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  
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  
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云云觀  
甯越之言雖不免游說之風然尊賢師  
古好學不倦入之儒家蓋以此也淮南  
子道應篇甯威誤為甯越者疑戚懷作  
成又轉寫作越也

清真集校本二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有說文引羣說故已  
著錄此校訂宋周邦彥詞集者次第補  
遺全依汲古閣本詞句異文則擇善而  
從校語分列各詞之後正文大字校語  
則雙行小字附清真詞校後錄要一文  
其論元本題號之先後宋元本篇目之  
多寡宋元本體例之出入周邦彥之身  
世皆博極羣書攷證詳嚴其所校訂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酌各本通其聲律如齊天樂練囊從花  
菴作練囊六醜斷鴻從陽春白雪龐元  
英談藪作斷紅皆精鑿不磨其間亦有  
可疑者如瑞龍吟云前度劉郎重到文  
焯謂度字是短拍然方千里楊澤民陳  
允平諸家既未和此韻而夢窗又不叶  
宮譜久亡文焯之言終難信也集中荔  
枝香近第二闋上半段文焯謂謫脫殊  
甚說本不誤至以燈偏簾卷之偏為不

可解。因改偏末編，移于香澤方薰下，為韻。則臆斷無徵。燈偏簾卷四字，蓋融化韋莊香燈半卷流蘇帳之意，非不可解。文焯求之太深耳。然此小小疵類，殊不足以掩全部之美。清真詞集，自以文焯所校為佳。即在清代校訂詞集之中，亦當以此為最精矣。

詞史不分卷

北京大學排印本

清劉毓盤撰。毓盤有喻椒詞，已著錄。是編論歷代詞學變遷之跡，教授於太學之用也。第一章論詞之初起，由詩與樂府之分。第二章論隋唐人詞，以溫庭筠為宗。第三章論五代人詞，以西蜀南唐為盛。第四章論慢詞興於北宋。第五章論南宋詞人之多。第六章論宋七大家詞。第七章論遼金人詞，以漢人為多。第

八章論元人詞，至張翥而衰。第九章論明人詞之不振。第十章論清人詞，至嘉道而復盛。共十章，搜輯頗富。雖見解時有獨到之處，惟其間尚有可議者。唐初所歌，自為五七言。中唐以降，遂成長短句。變遷之迹，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如毓盤所言，有固定之次第，則轉近膠滯而違于事情。蓋文人既知運用長短句法，則隨音變化，不可以一端求矣。書中

論詞甚略而喜列書目錄須知叢刻所列之詞不必盡依次第祇可明其版本供人參攷之資若其詞派及變遷之迹則待于詳論者也又唐明皇好時光本為偽撰李太白之詞見于北宋以前者僅花間序其清平樂而已是否為清平詞之誤尚難質言至于菩薩蠻憶秦娥桂殿秋連理枝等詞宋以來始有之而蘇盤皆以為真以此論詞不亦慎乎

彈指詞二卷乾隆癸酉刊本清顧貞觀撰貞觀字華峰號梁汾無錫人康熙舉人官秘書院典籍貞觀之詞不事修飾然工力未深時見草率如傳言玉女云第三條忽復會南鄉子云身似離文中斷也單單欲展雙眉又折難一語字云又徹夜風吹薄菩薩蠻第七首云來去莫教催催教莫去來戚氏云昔曾斷送兩憐娟金縷曲第五首云吐握慣積勞難免往欽哉召汝變龍典第六首云紛紛澗扁第八首云韋腸剪第十首云痛難剪凡此之類殊難盡舉又如定西番上半闕無韻尤為可異蓋貞觀但知發揮情性不顧斟酌于聲律字句間也然其佳者如眼兒媚云箇口須鮮寒應勝暖春不如秋委婉有情致采桑子云不是無情怕多情多轉誤雖是常言亦可見其天真矣至如寄吳漢



槎金縷曲二闋雖非詞之正派然金石  
肝膽長歌當哭亦古今少見之作詞名  
聞于朝鮮有由來也

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二十一卷

王忠愍公遺書本

清王國維輯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

此因唐五代詞集流傳者少遂輯錄南

唐二主詞溫庭筠金荃詞皇甫松檀樂

子詞韓偓香奩詞和凝紅葉稿韋莊浣

花詞薛昭蘊薛侍郎詞牛嶠牛給事詞

牛希濟牛中丞詞毛文錫毛司徒詞魏

承班魏太尉詞尹鶚尹參卿詞李珣瓊

瑤集顧夔顧太尉詞庾虔叡庾太保詞

歐陽炯歐陽平章詞毛熙震毛祕監詞

閻選閻處士詞張泌張舍人詞孫光憲

孫中丞詞共二十一家二十卷又輯南

唐二主詞補遺一卷附校記則為二十

一卷蓋其中僅南唐二主詞集有所流

傳國維依據南詞本也其餘皆從花間

尊前草堂詩餘全唐詩歷代詩餘諸書

錄出惟南唐二主詞集與馮延巳陽春

集並為宋人所編何以舍馮延巳陽春

二主詞校記本為國維早年之作固已編入展風閣叢書今既彙為二十一家則自溫庭筠金荃詞以下似亦當撰校記且彼此互見之詞亦未備著是體例之未純者也蓋國維抄輯是書原為籀讀而已然每集後跋述其源流頗有可取間有論詞之語與其所撰人間詞話旨趣相同則無關得失矣

樂府餘論一末

書目在龍書本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錄此為其論詞之作章節不多頗有獨得之處尊尚屯田最為有識慢詞雖不盡始于宋仁宗之時然女郎歌詠會社流行實為屯田之功翔鳳之說無可議也謂草堂詩餘以徵歌而設真能知草堂者也清人明于此者蓋寡矣又秦觀踏莎行杜鵑聲裏斜陽暮非之者以斜

陽暮為重出是之者但引東坡回首斜陽暮清真雁背斜陽紅欲暮諸語以證之而斜陽暮意義之區別未有能言之者翔鳳乃謂說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艸中是斜陽為日斜時暮為日入時到為精塢學者論詞終異于尋常之詞人也惟小令中調長調之名實始于明嘉靖庚戌顧從敬所刻類編草堂詩餘翔鳳竟謂為草堂所固有則千慮之一失耳

藝香詞鈔四卷 吳曉璣校刊本

清吳綺撰。綺有嶺南風物記。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按小令中調長調分列。卷一為小令。卷二為小令中調。卷三為中調長調。卷四為長調。附錄散曲數套。綺詞造語圓融流麗。自喜然能放而不能欽。外露而不內收。故時有側豔之語也。又如醉花間春閨云。把酒囑東風。種出雙紅豆。當時有紅豆詞。滿江紅九闕。頗有激壯之語。殆與其年華峰遊。而同其嗜好歟。朱彝尊謂綺詞似陳西麓。則河漢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清綺軒詞選十三卷 光緒乙未刊本

清夏東衡選。東衡華亭人。此選歷代之詞。按小令中調長調而分者。清詞入選甚夥。夫唐宋之詞。聲律與形體並重。雖間有未合。而大體精純。此選詞當知者一也。明清宮譜亡失。則專論形體。明詞固多。清詞雖衆。亦當慎擇約取。此選詞當知者二也。且選詞者。皆有主旨。花間尊前草堂。嘌唱之用也。詞綜。張氏詞選。發揮已意也。此書凡例。以淡雅為宗。淡雅本不足以括詞之正變。況其所選。非盡淡雅乎。唐宋精妙之作。與明清淺薄之詞。雜然並陳。甚矣其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謝橋詞一卷先澤茂

清王鳴盛撰。鳴盛有尚書後集，已著錄。鳴盛經術湛深，詞僅四十一首，雖無宗派，然甚為細密。考鳴盛嘗題嶧壑山人詞集云：詞之為道最深，大約只一細字盡之。北宋詞人，原只有豔冶豪蕩兩派。自姜夔張炎周密王沂孫，方開清空一派。五百年來，以此為正宗。然豔體豪體亦自無妨，總之以細為歸耳。云云。此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以見其主旨之所在矣。集中浣溪沙一闋，詞與調不合，蓋為采桑子之誤也。

夢春廬詞一卷同治六年刊

清李貽德撰。貽德有春廬左傳賈服注輯述，已著錄。此為其手訂詞稿，而歿後所刊者也。詞四十八首，意境不深，其間有鵲橋仙自題詞稿一闋：冬郎憔悴似秋娘，我慣皆美人彈淚，合歡也假相思也。假，緒墨儘教遊戲云云。夫情之所觸，發為文詞，以此為事，固有強已就文之弊。若以為遊戲，則失其情。此貽德詞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所以不足重也。

借問生詞一卷子道刊本

清汪遠孫撰述孫有國語發正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共七十三首長調居多蓋規摹南宋者也

續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尹文子校本二卷中國書

清嚴可均校可均有孝經注輯本已著錄此從道藏類字四號錄出尹文子復據羣書治要藝文類聚長短經意林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補正其訛誤其改大道下為聖人篇者亦從治要也其以意校者共有三處大道上則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注云則形也三字疑衍可為人臣矣注云臣字以意補寡人

續四庫全書

子部

雖亡國之餘注云國字以意補今考汪繼培校本錢熙祚校本正無則形也三字人下並有臣字錢本亡國有國字又左傳二十三年傳亡國之餘蓋即可均所據也跋謂羣書治要載篇名曰大道曰聖人因上篇首有大道無形句下篇首有聖人錯而不言句故以名篇今本題大道上大道下非隋唐之舊而漢志一篇元無篇名其篇名蓋仲長氏

所題云云亦可以依據者也

尹文子校勘記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別刊尹文子依四庫本合為一卷因復撰是編附以供文以版本校者有道藏本吉府本以他書校者有北堂書鈔羣書治要藝文類聚意林白孔六帖長短經文選注後漢書注荀子注太平御覽容齋續筆以諸子參證者有老子莊子呂氏春秋諸書比之嚴可均校道藏本又加詳焉惟所輯佚文頗有可議虞求百獸食之得狐一節文見國策御覽所引疑有誤也替者無目聾者不歌千人曰俊上下四方曰宇數節並見文子疑各書所引誤衍尹字又北堂書鈔一百八引尹文子鐘鼓之聲一節考太平御覽引作尸子而說苑修文篇亦有此文又作孔子語熙祚皆失於檢校未可盡據也



老子故二卷

唐申周氏刊本

清馬其昶撰其昶有毛詩學已著錄是編之旨以為孔老同出于易又以老子比附中庸故考述易中庸之後復釋老子仿論語集解之例斟酌羣說擇善而從援引古今凡六十人考證子學即曰老子非會以非其昶所自創也老子同于中庸則頗濱草廬之旨又非其昶所獨得也其昶特引申其義耳道冲而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之誼取許君三十輻共一轂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引魏源陳漢章之說以禮制推其玄旨頗為有法韓非郎顗之言亦古誼之可信者也惟其昶所解頗有可議以文章之法定其辭段此可與言文詞不可以明學術也夫佳兵者不祥之器末段似為舊注而誤入正文者其昶未明此意分別解釋殊為牽強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正與奇對自為奇誦之誼

軍家有奇佞之言且兵不厭詐安得以奇誦為非乎至定上篇為十一章下篇為十九章以合于三十輻共一轂及易地數三十之言則為無稽之談附會之說何異于偽道德指歸七十二章吳澄道德真君註六十八章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莊子集釋十卷

思賢講舍刊本

清郭慶藩撰慶藩有說文解字正誼已

著錄方輯釋莊書正文之下始以郭象

之法次以成玄英之疏終以陸氏音義

解釋文句則分別列于注疏之下其文

見錄于音義者則多于陸解之下體例

似嫌未純餘所採者有盧文弨王念孫

俞樾李樹及慶藩之世父郭嵩燾諸家

其偏重訓詁名物可知蓋莊書誼旨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深寓言最夥今由聲音以通其訓詁因

章句而求其大義其法不可謂不正也

解釋之處大體允當附會之言皆棄而

不取蓋其謹也又司馬彪莊子注較為

近古陸書所載尚未完備慶藩復輯自

他書以補其闕其有異文錄以參校亦

此書之可取者也惟郭注成疏尚有不

合之處慶藩未能一一鉤稽音義所引

亦未能一一疏證昧于反切忽于校讐

是其短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公孫龍子注一卷 民國乙丑刊

清陳澧撰、澧有考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錄、其注公孫龍子、自題手稿、名公孫龍子淺說、道光己酉庚戌兩次修改、自記云、尚須再閱、加注、以發其義、其後未及改訂、自道光庚戌至民國乙丑、經七十五年、其門人汪兆鏞得其手稿、校刻行世、惟澧之原稿、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兆鏞刻時、全從改本、又仿歐陽文忠

禮記集說卷 子部

公集例、仍將初本併錄于下、如指物論注中一作云、云皆是也、其正文與也本有抵牾者、則不敢逞改、因別為校勘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足資考證者、附錄於後、為澧於跡府篇無注、以其二條皆後人所述、但轉錄孔叢子、其實孔叢子一書、亦不可盡據也、至其所注、旨在淺顯、不斤斤於訓詁名物、故大體曉暢、所引舊注、即謝希深注也、

公孫龍子校本三卷 中國書店印本

清嚴可均校、可均有孝經注輯本、已著錄、此從道藏題字三號錄出、公孫龍子而微為校勘、跡府篇注、輩時君之有悟、輩字當作冀字、故聖陪十黃帝陪當作倍、白馬論注、而不可以應衆馬、衍不字、勒兵伐遠、勒兵當作勤兵、堅白論注、人自視石、自當作目、天下無石、當作無白、故之曰、堅白不相離也、衍之字、乎自不

禮記集說卷 子部

能知於白、乎自當作手、自、白故不能白、白當作自、白、名實篇注、職國、當作職司、正文云、故彼故彼止於彼、衍下故字、所僅十一節、悉以意校、然錢熙祚校刊公孫龍子、輩正作冀、陪正作倍、勤正作勤、石正作白、乎正作手、白、白正作自、白、故彼彼止於彼、正無下故字、可均所校、稿可信也、惟堅白論注、故之曰、錢本作故、又曰、名實篇注、職國、錢本作職、分、



于白馬論注而不可以應象馬兩本同藏本誤處尚多即以錢本校之頗有差異可均蓋校其可知者也

虞氏春秋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虞卿撰清馬國翰輯虞卿名字里居

皆無考史記傳謂虞卿說趙孝成王一

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

卿故號虞卿封以一城以魏齊之故開

行去趙困於梁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

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

刺譏國家得失傳之曰虞氏春秋十二

諸侯年表序亦作八篇而漢志儒家虞

氏春秋十五篇章學誠謂劉向校書為

之分析篇次理或然也又虞卿為鐸椒

弟子荀卿之師劉向別錄曰鐸椒作抄

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

卿姚振宗云抄撮九卷似謂儒家之虞

氏春秋史言虞氏春秋八篇加以錄一

篇正合九篇之數其實振宗之言不合

事情抄撮九卷蓋專論左氏春秋者虞

氏春秋乃取春秋之旨揣當世之情史

記之言可證故虞氏春秋入儒家不入六藝也此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明詹景鳳明辨類函云近見京師李氏所藏鈔本旨殊劣必贗作也今亦不可見矣國翰採輯二節以國策史記說苑新序參互校訂其旨在春秋故入于儒家不離縱橫游說之習者蓋風氣使然也

魯連子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魯仲連撰清馬國翰輯仲連齊人或曰魯連或曰魯仲子或曰魯連先生邯鄲圍鮮不受封而逃隱海上莫知所終或曰葬青州高苑縣西北五里也仲連好奇偉倣儻之畫策喜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漢書藝文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書經籍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唐經籍志意林皆五卷唐藝文志一卷宋藝文志魯仲連子五卷玉海藝文中興書目亦五卷此後不著錄矣國翰從國策史記及諸類書輯成一本其國策與史記或史記與類書所引不同者皆參互校訂嚴可均亦嘗輯之其大旨名以仁義而實以勢數故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蒿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詘卿相之權也

平原君書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朱建撰。清馬國翰輯。建楚人。故淮南王黥布相。布欲反。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祿平原君。孝文時。以事自剄。漢志。儒家平原君七篇。注。朱建也。其次第列魯仲連。文氏春秋之間。殊為不倫。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書既為建所作。不應廁魯連。虞卿之間。蓋後人誤以為六國之平原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而移易其次第。其說甚塙。姚振宗謂其次第當在孝文傳之後。說亦近是。其書久佚。國翰所輯。僅取本傳中說閼籍孺一節。別附漢書所載事蹟而已。漢初文士喜游說。有戰國之餘習。至其所以入儒家之故。以其文闕。不可知矣。

劉敬書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劉敬撰。清馬國翰輯。敬本姓婁。齊人。高祖信留侯言。西都關中。以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奉春君。後封二千戶。為閼內侯。號建信侯。漢志。儒家劉敬三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從漢書本傳中輯出三節。然嚴可均編輯全漢文。尚有二節。晉書段灼傳。均長假臨。去上表。引戍卒婁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為不侔。又北堂書鈔一百四。引三輔故事。婁敬為高車使者。持節至匈奴。與其分土界。作丹書鐵券。曰。自海以南。冠蓋之士處焉。自海以北。豐強之士處焉。此二節。蓋亦敬書佚文。亟當補錄者也。



至言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賈山撰。清馬國翰輯。山。潁川人。初為  
潁陰侯灌嬰給事。文帝時。屢上書。不用。  
漢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僅傳至言一篇。  
於漢書本傳。中國翰以誅文帝除鑄錢。  
訟淮南王無大罪。言柴唐子為不善。三  
疏皆佚。故以至言標目。核實論之。至言  
既為八篇之一。仍當用漢志賈山之名。  
何必自亂其例。且傳中有對詰諫除盜  
鑄錢令數語。今以至言限之。不可增矣。  
孝文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日食。詔舉直  
言極諫。山因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  
曰至言。大旨謂聖主以和顏受諫而興。  
秦以不聞過失而亡也。傳謂山受學祖  
父。祛涉獵書記。不能為醇儒。故黃震推  
傳之意。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  
行已不醇也。

徐子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徐氏撰。清馬國翰輯。徐氏佚名。宋外  
黃人。朱彝尊經義考。謂為孟子弟子。梁  
玉繩人表攷。疑為不然。今考漢書人表。  
徐子在孟子之前。且百戰百勝之術。當  
即孟子見梁惠王。謂東敗于齊。長子死  
焉之事。則非孟子弟子明矣。漢書漢書  
藝文志。儒家徐子四十二篇。隋唐志。並  
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據魏策及史記  
參互校訂。僅得一節。其詳不可知矣。

纏子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原題周纏子撰、清馬國翰輯、纏子不詳何人、漢隋史志、並未著錄其書、唐宋之間、始見梅引、然與儒家董無心論難之語、往往亦稱纏子、蓋附見於董子書中、非纏子有專書也、國翰既輯董子於儒家、又輯纏子於墨家、已欠斟酌、纏子詞窮之語、兩書俱見、尤為不合、國翰亦知其本為一帙、非有兩書、而又分輯之、徒

纏子一卷

子部

自伐耳、孫詒讓墨子後序、謂纏子與董子塙為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主儒言之、則題董子、是調停之說也、董子明見史志、纏子自唐以前、不見著錄、自無專書、不當獨立成編也、

傅陽雜錄一卷

九印  
九印  
千七百二十

清章大來撰、大來字泰山、號對山、山陰人、歲貢生、官訓導、是編為記述雜事、評論詩文之屬、原本名後甲集、又名躍雷館日記、共二冊、上冊記詩文、下冊記雜事、分十三門、刊于康熙、西、其後傳本甚少、趙之謙得殘寫本、於書攤、依以刊行、傅陽雜錄之名、蓋寫者代題、非其本也、原題山陰章大來太顓著、此題會稽

傅陽雜錄一卷

子部

亦不合、陶方琦嘗見康熙刻本、其漢葦室文鈔卷四、謂記地門內、有云、甲午移榻躍雷、近又三年、凡所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堂曰何陋軒、明時商諸軒燒丹處、其非傅山之章可知、趙陶二氏皆疑為章學誠所編、理或然也、此本不分門類、今以陶氏所云校之、其原刻有而此本全無者、如記地四則、記典禮五則、記世系三則、記跋六則也、其原刻



有而此本完全未脫者如記聲韻二則也其每門之中此本或存或脫者如記事二十則此本缺五則記異六則此本缺一則記語九則此本缺一則記訓詁十六則此本缺四則記人十一則此本缺二則記物八則此本缺三則記原六則此本缺四則也其一節之中此本有脫落者如第二節聘義季尹旁達云云原刻尚有采說文等語至如詩中忌履

字一則律詩首句失韻一則古人對法一則補銜之補一則黃宏達一則余不喜填詞一則今年玉羽下世一則琴川張蘭芬一則皆原刻上卷詩集後所附詩話十二則之內此本次序顛倒遺漏亦多陶氏未能將原書重刻為可惜耳然此本記明末之事尚未全失可供參稽是又不幸中之幸矣

朱廬札記一來

九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本

清丁泰撰泰字履叔平湖人是編夕論

經義自周易幽人至孟子接浙僅二十

節其說經不滯舊注惟求其是頗引清

儒駁注之言其於小學聲韻非茫然

不知者故大體允當其中亦有當斟酌

者如為其拜而菱拜泰謂而字當作如

字解其說是矣然此有所據考公羊僖

三十二年何休注云揖其父子師中介

胄不拜為其拜如蹕此今文之說禮記

亦當判別今古文泰所解釋未能詳也

又蔡冒勅蘇舊說各異泰據服虔說以

包胥為蚡冒後故服氏以王孫梅之申

是其封邑亦意必之言並無塙證其實

錢大昕謂冒乃篆文申字之誤其說最

是蓋篆文中字冒與冒形近惟大昕疑

勞字為後人妄加殊不盡也國策作勞

文選注作樊勞樊並為楚字之誤勞冒



勃蘇當作楚申勃蘇勃蘇與包胥音近  
國策莫敖子華曰昔吳與楚戰於柏舉  
三戰入郢楚申包胥羸糧潛行云云文  
極明順泰說未可據也

公孫龍子注一卷

本原刊

清辛從益撰從益字謙受一字鈞谷萬  
載人乾隆進士歷官至禮部右  
侍郎提督江蘇學政從益嫌謝注公孫  
龍子紕繆未安因以己意注之每篇之  
中分其章節疏其大意蓋旨在淺顯以  
言事樸實以說理也公孫龍子乃  
後攻極堅白同異之辨可以勝人之  
口而不足以服人之心文義隱晦殊難

鮮梓況漢志所載十四篇久已亡佚今  
本乃後人擬輯成書甚晚觀晉唐之書  
少所援引即可知矣謝注浮淺無待諱  
言然中間時有可取之處從益亦有  
用其說者且陳嗣古賈大隱之注不存  
謝注較古何可盡棄也至于謝氏以其  
學說推及當時政治從益一一駁詰然  
晚周紛亂百家爭鳴皆因國家會社  
宕而成謝注近于附會然推其主旨亦

未可盡非也。尤可高者。今行公孫龍子。頗有謬誤。謝氏所見。似較今本為優。可因注以推原文。如堅白論云。且猶白以目以大見。而火不見。謝注曰。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可知正文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大見。而火不見。從益但襲用謝注。而不知正文挽目見二字也。又名寬篇云。故彼彼止於彼。此止於此。可從

益所據。上句挽彼字。下句挽此字。與上文不合。故其鮮釋。亦不明顯。由是觀之。從益所注。僅可供參攷之資。未能代謝注而行也。

鬻子校勘記一卷

守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興志校勘記。已著錄。熙祚既刊鬻子。復據道藏本及意林羣書治要北堂書鈔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驛史漢書藝文志賈子諸書。參互校訂。撰校勘記一卷。又輯佚文二則。附校勘記之後。然諸書之中。以羣書治要所引為夥。亦最足以正今本之誤。而熙祚所取。殊不完備。如敢問人有

大忘乎。治要忘作忌。下同。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無其字。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所以上有其字。以得四海之士。得作待。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無去字。並校今本為優。而熙祚皆未舉出。考守山閣叢書中。校勘記。雜出於錢熙祚泰顧觀光錢熙成李長齡張文虎諸人之手。非僅熙祚一人而已。疏忽之處。所難免矣。

選卷鼓談二卷 光緒丁未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儀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乃周頤居揚州小半巷時所集錄也。卷距文選樓基近。文選巷地址傳說不一。周頤以為距樓不遠。故取選卷以為名。彙所聞見為鼓談二卷。記阮元事甚多。乃其私淑之志也。中間考文選卷一節。與其所著香東漫筆卷一詳略互見。可參證也。記述金石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處抄撮者多。不足為異。論揚屬學者及詞人之文章學派。亦無精詣。然謂梅植之有批注漢學師承記。存儀徵劉氏青溪書屋李福詞不載於詞綜續編及詞綜補。王僧保論詞絕句徐穆評注。並可廣見聞。其記揚州方言及傳說之事。亦可以補志書之不及也。

莊子集解八卷 宣統己酉刊本

清王先謙撰。先謙有尚書孔傳參正。已著錄。是編以莊子舊注甚悉。互有短長。因參合諸家。擇善而從。注避繁冗。文從淺質。上自司馬彪注。下至俞樾郭慶藩之言。皆所採摘。陸氏音義列句讀異文入錄者多。莊子一書。有淺顯者。有必須詰訓而後明者。故訓詁義理。書內並施。隨文所適。不必以體例限也。惟以一人之見。定所從違。豈能盡合。然初讀莊書。進以此本。亦可以粗得其端倪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河間獻王書一卷

玉函山房  
佚書本

漢劉德撰清馬國翰輯德字君道景帝  
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漢書藝文志  
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  
後漢張純嘗擬河間古辟雍記奏之金  
樓子說蕃篇武帝在位德來朝對辟雍  
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雍對也其書隋  
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惟劉向說苑  
君道建本二篇引其四節國翰因據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入錄又取春秋繁露五行對中問孝經  
一節附于其後國翰用河間獻王書之  
名而不襲用漢志之所載則附錄問孝  
經一節自無不可矣德造次儒服卓爾  
不羣故其議論醇粹文約指明不愧儒  
宗也

吾邱壽王書一卷

玉函山房  
佚書本

漢吾邱壽王撰清馬國翰輯壽王字子  
贛趙人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官至光祿大夫侍中漢書藝文志儒家  
吾邱壽王六篇虞邱說一篇國翰謂皆  
是壽王所撰然晚周之時晉楚並有虞  
邱氏漢志所載有無錯簡未可定也又  
隋書經籍志集部梁有漢光祿大夫吾  
邱壽王集二卷亡國翰謂阮孝緒七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入其書於集中其說非是漢志詩賦略  
有吾邱壽王賦十五篇七錄所載當即  
此書國翰竟混而一之失檢甚矣壽王  
之書久佚國翰據本傳及北堂書鈔  
文類聚諸書輯成三篇壽王明于春秋  
故漢志入儒家黃震謂寶鼎非周鼎之  
說俳優取寵其實當時俳優取寵者豈  
僅壽王一人而已哉

公孫宏書一卷

王山房  
玉函書本

漢公孫宏撰清馬國翰輯宏字子卿或曰字季菑川薛人元光五年徵賢良文學天子擢宏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諡曰獻漢書藝文志儒家公孫宏十篇久佚國翰因取本傳所載對策上疏對問之語及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輯成一卷然嚴可均全漢文編所輯較此為詳也宏之所言雖略雜刑名然明于春秋應于政治非盡曲學以阿世故漢書以儒雅稱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兒寬書一卷

王山房  
玉函書本

漢兒寬撰清馬國翰輯寬千乘人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官至御史大夫漢書藝文志儒家兒寬九篇隋唐志已不著錄寬書可攷者有議封禪對一篇封泰山還登明堂上壽一篇律曆志有改正朔議一篇國翰因取對封禪正朔議二篇合為一卷序稱漢志二篇為一誤即對封禪一篇疑亦當在禮家封禪議對十九篇中也寬經術湛深以經術論政治非漫無根柢者所可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魏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魏朗撰清馬國翰輯朗字少英會稽人官至尚書史稱其著書數篇現為魏子隋唐志並云三奏意林載為十卷或廣氏子鈔所分析而馬氏小之歟意林所載奏帙往往與史志不合也其語曰己是而彼非一節御覽引作傅子語國翰失注當存參也其書多經驗之談探源之論辨賢愚明禮數史稱其與陳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李膺交游矜尚氣節列于八俊今觀其書益可以想見其為人矣天下忠貞魏少英其名蓋非虛得也

正部論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王逸撰清馬國翰輯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侍中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王逸正部論八卷亡馬總意林載正部論一卷此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或文有謬也國翰從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輯為一卷或引作正部論或引作王逸子實一書也其樂紂雖有天子之位一節御覽引作譙周法訓恐不足據然國翰未能舉出亦其疏也逸書多勸學之言評論諸子亦頗允當皎然練絲逸詩之文可與後漢書楊終傳相印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終軍書一卷

王山房  
撰佚書本

漢終軍撰清馬國翰輯軍字子雲濟南人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官至諫大夫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漢書藝文志儒家終軍八篇久佚今可攷者本傳有白麟奇木對一篇詰徐偃一篇請使匈奴一篇共三篇國翰即據以入錄軍才氣縱橫議論風發而天靳其年惜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遠志齋詞衷一卷

賜硯堂  
叢書本

清鄒祇謨撰祇謨字訂士號程村順治進士此書雜論詞之體格及古今詞家之得失後附詞韻表數節多錄楊用修胡元瑞沈天羽俞少卿王阮亭諸家之言並無發明之處其考體格謂劉龍洲之四犯剪梅花想即如南北曲之有二犯三犯或後人所增如劉輝之嫁名歐陽云云不知北宋即有犯調何待於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洲周邦彥清真集有側犯花犯倒犯玲瓏四犯其不言犯者如瑞龍吟蘭玉之類亦犯調也姜夔淒涼犯序及張炎詞源言之甚詳安得如祇謨之所說乎其論詞謂小調不學花間則當學歐晏秦黃云云此猶學唐詩者先從宋詩入手其理正同祇謨之說誠無可非議也又謂清真樂章如唐初四傑作七古嫌其不能盡變至姜史高吳無一不備不知

清真樂章變化無端而謂不能盡變已  
屬可怪史氏諸人之詞源出清真且南  
宋詞之高者幾不能出周之藩籬今反  
謂姜史高吳優于清真是不特不知清  
真竝不知姜史高吳矣詞韻表亦雜亂  
無章其旨概同沈去矜也

金粟詞話一卷

賜硯堂  
書本

清彭孫通撰孫通所著詞統源流及詞  
藻皆輯錄前人或友朋論詞之作此全  
以己見裁斷者章節不多頗為平允謂  
詞以自然為宗但自然不從追琢中來  
便率易無味又謂詞雖小道然非多讀  
書則不能工竝不得以為常言而少之  
也屯田大而清真深孫通雖未能知然  
其尊重柳周之詞頗有見地惟詞家每  
以秦七黃九竝稱一節詞藻引為徐電  
發之言此處復出未著為徐氏之說蓋  
偶未檢點也

詞旨暢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有毛詩譜，已著錄。此暢發陸輔之詞旨之微意，故曰詞旨暢也。因爲幅增多，故析爲上下二卷。輔之受學於樂笑翁，元儀以詞源申證陸說，最爲有法。原列屬對警句詞眼，其詞存者則錄全詞，無者則注詞佚，或云詞未見，其今本與所列有異者，亦注其下，復刊謄補脫，尚爲允愜，頗與讀者以方便也。

白雨齋詞存一卷

光緒甲午刊本

清陳廷焯撰。廷焯有白雨齋詩存，已著錄。廷焯與莊棫相切磋，故其詞學深邃，集中今曲，忠厚纏綿，出入方城陽春之間，慢詞能植根碧山，而運以蘇辛之才氣，故無叫蕙之弊，以視蒿庵，不獨無愧而已。惟詞後往往附以友朋弟子及其姪輩之評語，殊不大方。然此集乃廷焯歿後所刊，猶可言也。而詞內亦多詳釋

其旨意，似出廷焯自注，不知溫飛卿馮正中之詞，寄託遙纏綿悱惻，後之讀者，窺其意在有無縹緲之間，尋繹難盡，若詳爲解釋，則一覽無餘，不獨不爲詞生色，且足以貶詞之價矣。此集共四十六首，據其所撰白雨齋詞話卷五云：余自丙子年與莊希祖先生遇後，舊作一概付丙，所存不過己卯後數十闕云云。與書中所記年月正合，是本書雖刊于廷



焯歿後詞稿則生前所自定矣

七頌堂詞繹一卷

賜硯堂書本

清劉體仁撰體仁有七頌堂集清修四庫書已收入存目此書不足三十節其第四節云詞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牛嶠和凝張泌歐陽炯韓偓鹿虔扈輩不離唐絕句如唐之初未脫隋調也然皆小令耳至宋則極盛周張柳庶蔚然大家至姜白石史邦卿則如唐之中而明初比唐晚云云明詞本不足與唐宋

並論然唐五代不及溫韋馮李是未能深知唐五代詞也以康與周柳並稱與賀裳詞筌同一謬誤以張詞優于姜史亦未免抑揚失實是又不能深知宋詞也其二十二節云咏物至詞更難于詩即昭君不憤風沙遠風當作胡但時憶江南江北亦費解云云白石疎影以美人為喻此以昭君喻梅花而寄其感慨王仲初塞上梅詩云昭君已歿漢使回即白

石之所本、胡澹菴咏梅亦有春風自識  
明妃面之句、亦何嘗膏鮮乎、體仁學問  
不深、於此可見、然如謂瀟瀟雨歇、易水  
之歌也、瓊樓玉宇、天閭之遺也、三十六  
陂秋色、灞岸之興也、等類、似亦可供人  
研究者也、

潭影軒詞一卷 道光刊本

清沈宗約撰、宗約字鶴坪、鎮洋人、詞約  
六十餘首、中間與曲阜孔昭薰酬和者、  
亦附孔詞於各首之後、所用題目、如百  
宵燭、百子炮、歷歲錢、撐門炭、元宵糕、歡  
喜圈、萬年糧、洋米、洋酒、洋爆、洋熾、煎餅、  
蘿蔔燈、西瓜燈等類、頗為鄙陋、詞亦淺  
薄、無足觀、離別難用柳屯田韻、詠蘆溝  
曉月、首二句云、山半冷蟾如畫、正斜對  
橋陰、如字不當用平、正字亦不當用仄  
也、

詞統源流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彭孫通撰。孫通有夷門集，已著錄。此乃輯錄詞之源流及其本事，所輯既不完備，又無條理，其於出處，或著或否，中間引用詞裏一節，詞裏為鄒祗謨所撰，書中尚有抄襲詞裏而不著其名者，疑孫通讀書時，隨手寫記，友朋論詞，亦擇尤抄錄，展轉流傳，遂成此全無倫脊之書矣。

納蘭詞五卷

道光壬辰刊本

清納蘭性德撰。性德有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集今曲為多，使詞較少，慢詞粗不協律，今曲則格高韻遠，婉約綢繆，其論詞推崇南唐後主，故或謂性德即後主化身，或謂詞似花間，皆未免言過其實。後主氣質渾厚，得自天成，花間高麗精英，情深比興，性德並未至其境也。若以古人擬

之，其詞出入東山小山淮海之間矣。當時迦陵秀水之倫，或倡蘇辛，或主姜張，而性德獨追蹤五代，最得詞家之正者已。惜僅三十一歲，若天假以年，其功固未可限也。性德詞刊本最早者為側帽詞，今已少見，其後改名飲水，顧梁汾刊之，性德自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此二句，蓋本道明禪師答盧行者語，見于五燈會元。及後，有通志堂集附刊本，表通



刊本張祥河刊本粵雅堂刊本展轉重  
刻此乃道光壬辰汪元治輯刊者附有  
補遺詞評詞話中有校語此諸家所刊  
為完備榆園叢刻即據此本惟書名當  
題飲水不必改用納蘭也

扁舟載酒詞一卷

江氏書本

清江藩撰藩有周易述補已著錄藩經  
學湛深以其餘暇而為詞亦置體雅正  
中間如暗香疎影聲聲慢淒涼犯杏花  
天影八聲甘州滿江紅霓裳中序第一  
采綠吟諸調均論音律竝足以補正萬  
氏詞律方氏詞塵尤為本書之精彩故  
顧廣圻序謂讀者知其辭句之美易知  
其字字入宮律難也

嶠登山人詞集四卷

占香堂六種本

清王初桐撰。初桐有北遊日記，已著錄。是集杯湖欵乃三卷，未附北樂府三闋。杏花村琴趣一卷，共二百四十二闋。末卷書名羹天閣琴趣，前目改名杏花村琴趣，蓋先刻詞後刻目也。自謂一刻於練川，再刻於京師，三刻於西安，皆合刻。非專刻，此乃最後定本也。初桐別著海右集，卷三懷許穆堂御史一首，自注云：穆堂稱余詞為一時無兩，雖友朋之談醉然觀其令曲，風流婉約，熨帖悅人，可謂當時之作手。惜慢詞多腐音，不相稱也。中間有髮屑舌頭胸腰心淚唾汗氣香聲影諸題，殊不雅正。龍洲道人四喜咏此類，至明代則加濫焉。初桐亦臨此弊，廣注典故，未免炫博。杯湖欵乃卷一蝶戀花，辨柳耆卿葬於真州，與王阮亭說同，亦不可為據也。

詞彙四卷

學海類編本

清彭孫適撰。孫適有羨門集，已著錄。此乃輯錄書中論詞之作，以及當時友朋之言，其自述曰：余于詞學頗有領會，因為搜討名人緒論，以己見參之，所謂蛾眉不同貌而俱動于魄，芳草寧共氣而皆悅于魂，云云。其實領會詞學固屬大言不慚，參以己見，尤為可笑。全書雜亂無章，引書多不言出處，補述之語全無精彩。檢閱既屬不易，採用又迷其本源，既引賀黃公王阮亭之言，而卷三長詞推秦柳周康為協律一節，全襲鮑水軒詞筌，程村咏物詞一節，全襲花草蒙拾。又皆不言其所自，似若出于己手，與其所撰詞統源流同一謬失，全不知著書之體例也。

銅鼓書堂詞話一卷

屏廬叢刊本

清查禮撰禮有畫梅題記已著錄此書僅十餘節多考論南宋之詞間亦及于本朝蓋禮宗姜張周王之詞者故頗留意于南宋詞人也考西泠之盛與當時詞人所言正合又詳述樓叔茂孫花翁施梅川蕭則陽諸人之詞及事蹟並足以資考證其論文丞相沁園春詞云雖辭藻未免麤豪然忠臣孝子之作只可概論未可以字句求亦明塙之論也

顧為明鏡室詞稿二卷

同治己巳刊本

清江順詒撰順詒字秋珊旌德人順詒嘗撰詞學集成亦明于詞之源流派別者此集以流暢之筆寫抑鬱之懷然往往露而不蓄意盡於辭集中多追和飲水竹垞白石夢窗諸家之韻蓋以清詞為宗而間及于南宋本源未正宜其詞品之不高也其浣溪沙首句云楊柳當門青倒垂譚獻篋中詞謂楊柳七字千古未免譽過其實矣



繡墨軒詞稿一卷

光緒丁酉刊本

清俞慶曾撰。慶曾字吉初，德清人。上元宗舜年繼室也。詞中多寒暄通叶，又憶江南，繫與來韻，踏莎行語與水韻，菩薩蠻翻與來韻，皆失律之甚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記紅集三卷附詞韻簡一卷

康熙丙寅刊本

清吳綺選。綺有嶺南風物記。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此書畧與岑山程洪丹同選定。故前有吳程二序。略述選詞之情狀。其實訂譜為重。而選詞為輕。句韻叶對換韻疊字悉為標注。其換韻後再叶前韻者，則注叶前韻。可平可仄，則左誌以「」，讀則下誌以「」。其詞之清新婉麗者，則旁加圈點。一詞數體者，注于詞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之下。名曰記紅者，取昔人紅豆記歌之意也。○單調小令四十七體，雙調小令一百六十六體，中調一百十四體，長調一百三十六體。所收多唐宋之作，間亦及于仙鬼。小令喜用新名，而注原名。此所謂倒植者也。凡例云：茲集俱取調之醇雅，音之鏗鏘，其拗體概置不錄。夫詞之宮譜既亡，何謂拗體？何謂非拗體？若以平仄論拗體，則詞中拗句多者，正

聲音流美之處、即此一端、足以覘其詞學之淺矣、末附詞韻簡一卷、與其選聲集所載相同、實即沈去矜之詞韻略也、

填詞六卷

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清修四庫書、已著錄、奇齡論詞、最薄辛、蔣、觀其所撰、今曲學花間、慢詞宋、北宋、然花間精妙、而奇齡所作、往往流為纖巧、如相見歡云、愁思遠、拋金翦、唾殘絨、羞殺鴛鴦、街去一絲紅、風蝶令闌、草云、藏得宜男、臨賽又躊躇、菩薩蠻、午睡團云、柳帷寒未閉、隔水窺人至、待起慙、釵鈿郎、今未可前、幾於流蕩忘返矣、北宋高渾、而奇齡所作、往往流為淺薄、如蘭陵王、云想前此、綺羅香云、古鄮名家、彭城遠胄、滿庭芳云、初過清明、纔逾上巳、成俗濫之調矣、真所謂眼高而手低也、

南唐二主詞箋一卷 無錫公立圖書館校印本

清劉繼增撰。繼增字石香，無錫人。繼增得明萬曆庚申呂遠刊本南唐二主詞一卷，侯文燦既未之見，而詞譜所引亦與此微異，與汲古閣鈔本編次雖同，此多卷末持練子一首，侯本亦無此闕，而注云出升庵詞林萬選，明為呂所附益矣。繼增因以呂本為主，參校各本，竝歷引南唐書、詩話、詞話及宋元以來之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記文集等為之箋注，凡校箋者皆雙行夾寫，其原有校箋者單行，則仍之。雙行則冠原注二字，別為補遺，附于後。本已凋版，後竟失去，其子遂檢當日紅印樣本，重付鐫鉛排印，即今所通行之本也。觀其箋校，緝尋甚劬，自為南唐二主詞之善本也。然其中猶有可議者數端：二主詞為南宋所編，幸出真蹟，最為可據，原注所引，非不可考，如曹功顯即曹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孟郡王即孟忠厚，竝見宋史，而繼增全不留意，其失一也。破陣子一首，不似後主語氣，衣文慶牘開評卷五辨論最高，而繼增未引袁書，其失二也。中主浣溪沙第二首，舊注荆公問山谷云云，蓋本於苕溪漁隱叢話五十九引雪浪齋日記，惟原文誤作李後主，此改正為江南詞耳，而繼增不知為一事，復引雪浪齋日記於後，其失三也。後主搗練子，今注云：詞譜註此詞為馮延巳作，今案陽春集無此詞，未知何據。考尊前集有此詞，即題馮延巳作，繼增亦詳考，其失四也。餘若一斛珠、蝶戀花、阮郎歸三首，又見醉翁琴趣外篇、長相思，又見龍洲詞及浩然齋雅談，補遺楊柳枝，又見墨莊漫錄及邵氏聞見後錄，繼增亦竝未引及，又援用各書，不著卷第，使閱者艱于覆檢，亦失著書之體例，此外無可訾議。



也。

步姜詞二卷

始誦經室刊本

清胡元儀撰。元儀有毛詩譜，已著錄。步姜者，步趨白石道人也。詞皆白石歌曲所有者，曲韻仍舊，但題意翻新耳。詞之宮譜既亡，不得不以平仄句讀論詞律。若并此而不言，則亦何取於詞名也。白石最為知音，自製曲亦最多，依調填詞，尤當守其聲律。況名為步姜乎。揚州慢第四五句，並當上一下四，而元儀竟用

上二下三，此調韻下首一字皆用去聲，更非元儀所知矣。長亭怨慢首句當上三下四，元儀用上四下三，第五句當上四下三，元儀用上三下四，算只有并刀上三下二，元儀用上二下三，換頭日暮暮字韻，改用誤字韻，淒涼犯末句七字皆仄聲，此定格也。而元儀第六字竟用平聲，其他句讀平仄之誤，不一而足。詞亦不能得白石飄飄欲仙之態。題序又

俗而不雅、以此而稱步姜、真所謂大言不慚者也、

鶴緣詞一卷

光緒庚子刊本

清呂耀斗撰、耀斗字庭芷、一字定子、陽湖人、詞僅五十九首、摸魚子闕一字、蓋耀斗歿後、殘稿如此也、詞頗流利、惜多纖巧之語、中有金字經一首、詞蓋本欽定詞譜、不知其是曲而非詞也、

歷代詞腴二卷

道光刊本

清黃承勳選承勳字樸存仁和人此選歷代之詞自唐迄明上卷五十三首下卷五十首共一百三首南宋入選最多南唐李為北宋及明代次之花間最少而山中白雲詞竟選至四十九首此可以覘其主旨之所在矣

陶廬雜錄六卷

原刊本

清法式善撰式善有清秘述聞已著錄是編末二卷摘抄經世之文藉以隱發時政前四卷並考掌故文獻者也如滿漢之祭酒司業康熙乾三朝人丁戶口存銀之數欽定書籍存儲之情狀黃珣未列名於薦贖陶元淳未與博學鴻詞並為究述清代掌故者所取也稼軒集鈔之刊行綏寇紀略之版本畢秋帆校正古籍多出孫洪之手李南澗所刻底稿皆出周書昌之家殷元正集緯稿本藏於姚春木宅中又凡各種叢書之目錄刊刻之原委版本之存佚以及詩文各集並詳細記載所關文獻甚巨蓋式善既明于本朝掌故又留意于文獻復與當時名儒文士多所往還故所記皆可據依惜未分列題目檢覈為艱又書中頗有誤字如卷一第四葉將所轄內



境內上內字當衍卷二第三葉辭山深處遇中秋辭蓋亂字之誤至請敕與又翰中間各當空格今皆連書似不合例疑此為初印之本尚待校改者也

冬集紀程一卷

道光庚子刊本

清周廣業撰。廣業有孟子四攷已著錄。乾隆癸卯。廣業舉于鄉。其冬北往京畿。赴禮部試。路程所經。逐日記之。名冬集。者。用宋史選舉志。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之云也。自癸卯十二月十八至甲辰二月十五日。並有記述。附紀程詩四十首。編為一卷。其癸卯十二月二十一日所紀舉人赴禮會試緣起一條。攷證淵博。亦本書之大綱也。其古蹟名勝。鄉里傳聞。往往博稽史乘。證其是非。略同放翁入蜀記之例也。惟廣業不明於聲韻之學。故所論頗有未合之處。如仕疑仕狸仕之。三切相同。似為荏或荏字之音。作荏者。疑有譌誤。梧桐亦不可切弄也。

竹葉亭雜記八卷

光緒癸巳刊本

清姚元之撰。元之字伯昂，號為青桐城人。嘉慶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是編凡國家掌故、四方風俗、前賢遺事、下及物理小識，莫不紀述，共三百十二則。其所記朝廷制度、會試名額、開稅贏餘、乾隆太學石經之源委、武英殿聚珍版之情狀，與法式善陶廬雜錄相校，可以互為補證者也。又詳載四夷之言語及紀昀梅植之諸人之瑣事，竝足以增廣見聞。至若賈貓之契、牡丹之譜，尤為可珍之材。元之雖不以考證著稱，然如父馬之名，證以史、漢之注，早晚之語，徵以隋書之傳，其學亦不能謂為淺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靜學廬逸筆二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施文銓撰。文銓字壽民，安吉人。是編上卷分易書、詩、禮記、周禮、評史、家乘、戒語、異教九類，下卷分評文、里語二類。家乘述施氏故實，戒語錄修身之言，異教則排斥異端之文，里語乃詳述鄉邦之事。其論經史語多空泛，以曹氏出於夏侯，不獨郭頌孫盛及吳人所作曹瞞傳如此，即陳壽以夏侯與曹氏同列一卷，其意亦同。至相為婚姻，乃曹操欺詐掩飾之心，所謂欲蓋而彌彰也。而文銓竟以世為婚姻為疑，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又從庾信之言，以西京雜記為吳均偽撰，不知庾說出於西陽雜俎，語實篤。他書竝無此語，亦難從也。評文亦無獨到之見，家乘里語，聊供參稽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讀書雜誌餘編二卷

金陵書局本

清王念孫撰、念孫所撰讀書雜誌、自嘉慶十七年以後陸續付梓、及病歿其子引之檢閱遺稿、猶有手訂二百六十餘條、因刻為餘編上下二卷、附於全書之後、上卷五種、後漢書二十一條、老子四條、莊子三十五條、呂氏春秋三十八條、韓子十四條、法言八條、共一百二十條、下卷二種、楚辭二十六條、文選一百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五條、共一百四十一條、後漢書律界河

山界讀為介、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

佳當作佳、莊子齊楚狄、狄當為狄、呂

氏春秋其誰可而為之而猶以也、韓子

昔者文王侵孟、孟當為孟、法言、天俄而

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

其載物也薄矣、俄而言之言假如也、離騷

夏康娛以自縱、夏讀為下、康娛連讀、文

選高唐賦、若浮海而望碣石、石字為後

人所加、誼皆精絕、其他所論亦多類是、蓋讀書雜誌十種、並校理全書、或有千慮之一失、此則忽有所獲、非精不錄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讀抱朴子一卷

金書在堂

清俞樾撰此讀葛洪抱朴子隨筆所記  
者其間有補證經義者如謂歟掌有別  
解老吏用蔡說之類有補證史事者如  
考安期生李八百之類有補證諸子者  
如汝南有人設冒以捕麋海上之女逐  
酷吏之夫之類有訂正字誼者如至理  
篇胡巫活絕氣之蘇武巫為鑿之壞字  
疾謬篇辯給者借錄以刺厥錄即鈔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異文之類皆可供人參證者也惟寒難  
篇象生無不逐之類而項楊無春彫之  
悲矣越謂此文及自叙篇項字並為  
字之誤考項指項託或作素葛書微旨篇  
云而遇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  
不能辨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  
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以此言  
之項託亦有奇疾矣顏氏家訓歸心篇  
云項素顏回之短折是項託早夭實為

先儒之舊說此文項託項託楊謂楊鳥  
與自叙篇合越改項為顏失考之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法言平議二卷金春在堂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五種也其間如學行篇有學術業術讀為述吾子篇足言足容容猶用也問道篇佗則苓苓讀為苓塗民耳目塗讀為殷孝至篇何以處為處有審察之義不亦享乎享為厚字之譌等類最為可據桐子之命以桐為個之假字深得李注之旨孝至篇周公以來數語推測揚子之心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待論不苟然如淵騫篇應諧似優李注似倡優君子篇玩而康司馬注謂康而不劇說並不誤而越皆駁之殊為無理又如吾子篇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李注蒼蠅問於白黑其說最塙而越改蠅為駢且謂蒼蠅何問於白黑之有不知注語乃用魯詩舊誼曹子建贈白馬王粲詩蒼蠅問白黑諛巧令親疎亦李注之所本改為蒼駢大失子雲之意矣以

經生而不知李注之旨亦可怪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秋窗隨筆一卷

昭代書本

清馬位撰、位字石亭、西安人、是編多論詩文、間及考證、唱和衣衾棺槨之詩、意境超脫、耐人尋味、謂詠物詩宜論其工拙、不當以隱題為能、退之詩有絕似太白處、頗有獨到之見、宋蘇軾王漁洋見淮北旅舍二絕句、位考為文待詔之詩、亦可以備參證、惟位為西安人、三輔舊言、今無此、讀者蓋語音演變、不足為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也、閩中人謂好為鹽、因鹽與豔同、鹽杖亦當作豔杖、猶樂家碎拍稱為豔拍、或花拍也、離騷攝提貞于孟陬、今王逸注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全本爾雅釋天、張伯起謂歲未必寅、不知易緯是類、謀鄭注亦言攝提格紀天元甲寅之歲、位謂孟陬非寅月、不知陬為陬訾之星、即營室東壁、正月日在營室、日月會於陬訾、故云孟陬、舊注何可駁也、

讀中論一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讀徐幹中論隨筆所記者、其召忽仗節、微子介於石不終日、二節補證精義、雖未瑤寶、自可資人參攷也、校正字句、如譴交篇五比為閭使之相憂、以歲登其大夫、察其衆寡、樾據周官以正之、誼無可疑、然如治學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上用共、下用與、誼同而文異、古書之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例也、樾必欲改共為與、則拘泥而失其真矣、貴賤篇故善鈞者、不易淵而殉魚、樾疑易為更、亦不可信、即法象篇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樾據偽古文尚書及左傳以為脫一終字、其說是矣、然逸周書常訓鮮慎微以始而敬終、乃不困終字不重、此尚待斟酌者也、



春秋繁露平議二卷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此諸子平議之第十一種也是編校訂訓釋未可盡從且時有誤會之處其言竹林衡修即詩之聿修執贊撞而不可從統即荀子折而不撓也之類尚為可據王林云屠其贊樾謂屠與杜通杜塞也考原文云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贊是以人道決而王法立五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其比偶其類為一誼覽其緒屠其贊為一誼其意謂經文所有者當伍偶以求之經文所無者當察其餘義屠蓋與著同如樾所言大失董生之旨矣惟春秋繁露一書錯簡最多樾所訂正者如楚莊王竹林深察名號五行對郊語諸篇以及爵國篇校改之處雖難盡據然皆可以備參攷也

讀春秋繁露札記一卷本鈔

清陶鴻慶撰此讀諸子札記之第十一種也春秋繁露一書頗有微言復闢禮制雖文句謬誤似不得逞臆妄改是編往往師心自用任意增損殊不足據其較為可取者如執贊篇王類備者故公侯以為贊鴻慶謂者讀為諸說雖牽強然能通其義而不改其字自可以備一說至若楚莊王篇物襲所代而率與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俞樾謂物當為勿鴻慶駁之曰物指下文居處稱號正朔服色言之其說甚是周語更姓改物韋昭注云改物改正朔易服色也最足以證成鴻慶之說此在本書之中為最精者矣

說苑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弼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三種也其校說苑取宋本元本明楚府本及孫志祖校訂本以校程榮本正字大書注其譌字於下參用經子史注類書輯錄佚篇於後並與其所校新序相同頗為詳審引用惠棟趙曦明之言亦擇之甚精拾補中所校諸子此為最佳者矣蓋新序說苑乃彙錄經史諸子而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展轉參證則互相發明而前人校者甚少日本有關嘉纂注本居今論之陳壽祺校本未見餘僅俞樾讀書餘錄孫詒讓札遶而已亦非專治是書也文弼既以各書參校又得宋元刊本宜其所獲之多也

新序拾補不分卷 抱經堂本

清盧文弼撰此羣書拾補之第二十二種也以何允中本新序與陸貽典宋校本程榮本明別本互相校訂是皆大書其何本脫誤之處具注於下別輯佚文附其後焉既援用諸本參校復引春秋三傳國策史漢諸子相為證明又佐以經疏史注文選注荀子注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引用孫志祖校語亦甚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核故所獲不少然亦間有未審之處如義勇篇齊諸軾文弼注云軾譌或作角下同不知軾固未合軾亦非也文當作角角與較通考工記賈疏引禮緯稽命夫齊較左昭七年傳孔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大夫五双齊較與此相合諸宮舊事此及下文並作角不得改為軾明矣



人間詞話二卷 王忠愍公遺書本

王國維撰。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此為論詞之作。開示及於詞餘。書中標出境界之旨，以為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不知有我之境，見而易知者也。無我之境，物我俱化者也。故國維所謂無我之境，乃為有我之境也。人稟七情，情也。應物斯感，因情以寫景，觸景而生情也。果有無我之境，則為無病而呻吟風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月，豈文學之所取耶。國維既有有我無我之別，而下卷又謂一切景語皆情語，則自相矛盾矣。且國維所謂境界者，皆淺薄之境也。何以言之。南唐中主浣溪沙：自以細雨夢回鷄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為妙境。而國維獨賞其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二語。秦淮海踏莎行：自以郴江幸自遶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為妙境。而國維獨賞其可堪孤

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二語。蓋菡

萏可堪四句，淺而易知。小樓郴江四句，

深而難曉也。國維於唐五代，則尊李後

主。於宋則尊秦少游。不知詞之發生，本

為侑酒噪唱之用。託體房帷，固其宜也。

後主開拓疆界，多用賦體，實為詞中別

派。唐五代之有李後主，猶宋之有蘇東

坡也。少游上承三變，下啟清真，最婉雅

然。不如三變之大，不及清真之深，以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游有承前啟後之功，可也。以為高於柳周，則非也。又以作者詞句之句而論其詞體，本非正當之法。國維以畫屏金鷄鴝，比方城之詞。結上黃鸝語比浣花，和淚試嚴妝比陽春，牽強附會，玄妙難通，不可究詰矣。惟論後主詞，頗有警策之語。論雙聲疊韻，用英文以證之，最為明瞭。當時西學東漸，故此書風行一時。其實當分別觀之也。



唱經堂批歐陽永叔詞十二首

唱經堂本

清金人瑞撰人瑞有唱經堂粹小雅已

著錄此擇歐陽修今曲加以批評者長

相思美人一首訴衷情春閨一首踏莎

行寄內一首減字木蘭花豔情一首又

歌姬一首生查子春恨一首又即事一

首瑞鷓鴣有見一首蝶戀花春睡一首

又閨思一首又蕩船一首又採蓮一首

共十二首詞內分批詞後總批穿鑿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四

會全是魔道長相思深花枝一首最為

淺薄而人瑞竟歎為絕技可謂無識之

甚矣以其批西廂水滸之伎倆而論詞

安見其能合也美人春閨等題非六一

詞集所固有亦襲明人選詞之惡習至

于集中偽作最多即就人瑞所引蝶戀

花與陽春相混生查子亦見于斷腸似

當一一辨明人瑞學力不深稍有才氣

本不足以語于此也

復堂詞話一卷

心園叢刊

清譚獻撰獻有復堂日記已著錄獻論

詞之語散見於日記叢中詞及所評周

氏詞辨中光緒庚子其弟子徐珂彙輯

而成書名亦獻所定也論詞最服周濟

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之語以為明於此

理則詞體始尊詞學始大文人固可發

揮其才性學者亦不敢目詞為小道矣

唐五代尊溫韋馮李北宋則重柳周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渡詞境高處以為出于清真比較兩宋

而範以詩派則柳周開寶也張王六層

也論蘇辛謂東坡是衣冠偉人稼軒則

弓刀游俠皆評議精深論清詞曰以浙

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為江湖以常

派挽宋為吳郭仇染鉅釘之失而流為

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真夢

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為已陳

之芻狗最能明瞭清詞變遷之跡者也

其評友朋之詞誠有譽過其實之處然  
歷代撰詩話詞話者徇情之言自所難  
免亦何傷於全書也

花草蒙拾一卷

明王士正撰

清王士正撰士正有精華錄清修四庫  
書已收入存目花草者謂花間草堂也  
蒙拾者以為未及廣為揚掖且自媿重  
蒙謙辭也此乃士正讀花間草堂時隨  
筆寫記者間亦及於友朋之作論詞五  
十餘節以溫韋為詞正體其說良是論  
花間之妙曰盛金結繡而無痕跡說亦  
明塢論草堂之妙曰采采流水蓬蓬遠  
春則故作玄虛不可解矣其餘所言皆  
平平無奇至以詞統所選有郭清之功  
祇見其識不高耳屯田葬處自以方輿  
勝覽及獨醒雜志所載為是士正謂葬  
于真州城西仙人掌殊不可信此書初  
由郭祇謀慙慙刻行者見於士正自述  
而書中亦多贊揚祇謀之詞則近於標  
榜矣

南州草堂詞話三卷

學海類編本

清徐鉉撰。鉉有南州草堂文集，已著錄。此多就耳聞目見，紀載當時文人之本事詞也。如吳梅村、龔芝麓、冒巢民、朱竹垞、葉天寥、柳敬亭、吳漢槎、曹顧庵、汪鈍翁、王阮亭、宋荔裳、陳迦陵、納蘭容若、顧梁汾以及閨秀之逸事，多所入錄。其間有傳詞集者，有不傳詞集者。詞雖因事而著，未必皆精深華妙，然可以考見清初詞壇之盛，及詞人之風流雅韻也。又學海類編所刊此書，分上中下三卷，始代叢書，不分卷也。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皺水軒詞筌一卷

賴古堂十種本

清賀裳撰。裳字黃公，號白鳳，詞人丹陽人。是編多考論唐宋之詞，及詞之所尚，竝無精闢之言。以稼軒為粗豪，謂豪則是也。謂粗則非也。又云：長調推秦柳周，康為協律，此數家正是王右軍中物。若求王武子琉璃匕內豚味，必當求之陸放翁、史邦卿、方千里、洪叔璚諸家。考秦柳周皆為開派之人，後代詞家幾不能出其範圍，以三家與康並列，已自不倫。放翁與梅溪同舉，尤為可怪。又後主搗練子二首，楊升庵謂見一舊本，俱係鷓鴣天。二調之前各有半闕，裳謂為古詞別本，增前四語，覺神彩加倍。不知唐五代罕填鷓鴣天者，宋初始有，且僅一體。二詞後段平仄全異，且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二語乃白居易暮江吟後二句，豈有全襲之理。蓋為升庵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江吟後二句，豈有全襲之理。蓋為升庵



偽撰亦明人之慣技、裳不能辨正、復贅揚之、亦無識之甚矣、

詞家辨證一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詞、已著

錄、而宋以來之筆記詩話中、論詞甚多、

良年因輯錄之、前無序目、內無標題、採

輯既不完備、體例亦無雜不倫、又如第

九葉醉翁琴趣外篇一節、見於吳禮部

詩話、第十葉李白菩薩蠻憶秦娥一節、

見於少室山房筆叢莊獄委談、第十二

葉周美成應天長過秦樓一節、第十三

葉秦少游滿庭芳一節、並見於毛本、

注、第十八葉李白仙女下此書誤一節、

見於苕溪漁隱叢話、而良年皆不言其

書名、似若出自己手者、可謂草率之甚

矣、

詞壇紀事三卷 學海類編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集清修四庫書已錄存目此編乃採輯自唐迄明詞之有本事者良年別撰詞家辨證一卷蓋彼為辨證詞之真偽善惡及詞調之源流字句之脫誤此則專輯本事詞也前無序目內無標題與辨證司惟辨證各節之出處或著或否此則多不著明徒使讀者迷其本源而東坡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風波一節忽明著東皋雜錄無名氏玉璫璫一節又載明能改齋漫錄餘皆不言其所自各節之後往往低格補述則明言所出之書而李後主浪淘沙下補錄破陣子明見東坡志林但書東坡云云體例散雜一至於此又謂張安國六州歌頭為三換頭不知于湖所撰亦為雙疊並此三換頭也

歲寒居詞話一卷 玉津閣集本

清胡薇元撰薇元有玉津閣集已著錄此書據所論及其自序塙為薇元自著然自珠玉詞至碧雞漫志諸節皆出于清修四庫全書詞曲類提要其書具在轉錄何為漱玉詞略增數語又白石道人歌曲一節云四庫提要以紀文達之博謂似波似磔宛轉軟斜如西域奇行字薇元按此宋人自記工尺四合上非字也云云言之明晰餘皆不著西庫提要之名似全出自己手者不知其是何居心其他論韻論律亦多採自舊書援引既不實博又不能疏通其義論清初諸家之詞亦無獨到之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師伏堂詞一卷

師伏堂  
藏書本

清皮錫瑞撰。錫瑞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此僅四十二闕。慢詞居十分之九。而律不精細。其間如倦尋芳落花摸魚兒對月二首。用韻紛雜。蓋錫瑞究經學。尚今文。不必以詞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里堂家訓二卷

傅理齋  
藏書本

清焦循撰。循有易章句已著錄。是編為訓其子弟者。或以經歷所得。明其旨趣。或引前人之事。以為規戒。論學之語。居大半矣。儒者以治生為要一節。頗中文字。儒流宕之失。斤斤於時文之法。亦相因而生之意也。論學不拘虛。不墨守。能見其大者。遠者。以為考據之名。殊屬不合。專宗許鄭。徒執一而害道也。許叔重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文解字。博采眾家。兼收異說。鄭康成箋詩。往往易傳。注三禮。列鄭大夫杜子春於前。而以玄謂按之於後。未嘗據一說也。又聞漢宋之學。謂朱考亭集羣言。衷以己見。其說經之旨。與康成氏同。並謂歷代說經之士。各還其本來面目。而以己之精神血氣臨之。不必侈言考據。又謂周子言無極。無極即詩周頌不已之義。無極而太極。猶言無首而得其大



首與其所著易通釋可以參證皆能洞見學問之真也治漢學者以攻伐宋學為能不特不知宋學並不知漢學者此所以阮元稱之為通儒也惟其論文云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夫人下作婢妝亦可也其言似是而非蓋體有因革文有變遷此當明其源流不可厚彼而薄此也

讀老札記二卷補遺一卷

光緒甲申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有經義述攷已著錄是編校讀老子以王注證其所據之原文以本文證王注之錯簡以他書佐證本文以類書校訂王注故能左右逢原若合符節蓋解老者各有馮依侈列異文徒滋轂亂轉不若墨守王弼一家之本也其推證本文者如萬物作為而不辭據十七章之注則知王本辭作始也

故大制不割王注云以天下之心為心故無割也則知王本作無割與淮南道應篇合矣無有入無間王注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于經據淮南原道篇則知本文當作出于無有入于無間注文當作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經也其訂正王注者如谷中央無谷也據釋文下谷字當作者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天地之根據列子天瑞篇張注當作處

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元牝謂成其實  
各得其庇陰不傷其體矣據初學記文  
選注謂成其實當作亭謂品其形毒謂  
成其質三十二章曲則全枉則直窪則  
盈敝則新注文語據文誼當為自見者不  
明四句之注而錯入於此者惟不自見  
也當作不自見則其見此皆矯無可疑  
較之陶鴻慶讀老子札記尤為精詳也  
惟謂常道與上德同誼終不可據須知  
老子所言道德即自然徒以人不易明故  
不得已而言德推其所論區以別矣何  
幼所撰王弼傳言之最晰蓋順鼎惑於  
俞樾之說也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微補遺據莊子天下篇以證  
溫馬溫公王荊公之讀亦不可為典要  
也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  
編校注墨子闓運弟子蕭鶴祥所校刊  
也鶴祥跋謂參校原鈔親聞師說因述  
其例曰凡所解釋者小注之校改者亦  
如之其移補者間以陰文別之其不足  
重錄者則通篇如之就中亦有校增者  
則以陰綫圍之脫漏者亦如之其陽文  
凡有脫漏者則以陽口開之刪去者亦

如之經上經下排次句讀上篇則略依  
畢校考定其下篇皆師所詮分云云闓  
運自序謂釐為二卷今細察之實為三  
卷首列墨子七十一篇上經上經說上  
為墨子七十一篇中備城門為墨子七  
十一篇下是三卷非二卷也三卷似本  
於樂臺注及潛溪所見本但皆十三篇  
與此亦不合也其墨子佚文全從畢輯  
餘則襲舊者多不言其馮依校改者亦

但逞其胸臆從大取篇輯出經語獨為一篇附于經說之後前後為文同者則運行刪去其竄亂古書較之明人有過之無不及也謂墨家巨子即矩也猶夷教所奉之十字架其注莊子天下篇亦同此說又謂尚同三篇即墨分為三之證真所謂穿鑿附會者矣盧文弨畢沅所校墨子雖未精審然大體純正閨運反詬厲之而不自知其妄也

莊子王氏注二卷

長沙王氏刊本

清王閨運撰閨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編注釋莊子列天下篇于首以為莊子之叙也次列寓言篇以為莊子之自叙也次列逍遙游至應帝王內篇七篇自人間世以前為上卷德充符以下為下卷其餘外雜諸篇悉刪削為不盡遵舊注而以己意釋之自序獨尊崔譔不知譔注之本為內篇七外篇二十非九

篇也三十三篇原為郭象注本然淮南脩務篇注已云三十三篇是東都所見固如是矣莊書頗為駁雜無可諱言然以己意定之終不可據須知晚周諸子多為後世同學派或託古以顯其說者述作而成不盡出于己手不明此旨則所說皆非天下篇揚論學派頗中肯綮明為享道者所撰以為莊叙理或近之然叙在卷末古書常例閨運移之于前



是徒知今之法而不知古之道矣。富言重言、危言、誠為莊書之例。以為莊子自叙未可必也。注亦多不足取。閻運乃浮夸之士。本不足以語于此也。

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

呂氏春秋高注補正一卷

清李寶淦撰。寶淦有《三國志平議》。已著錄。是編補正高誘呂覽注者。其例每節補注者。則首書補曰二字。正注者。則首書正曰二字。以畢沅校本為主。訂正高注者。是書往往言已見畢氏校本。或說見畢氏校本。畢書具在。何為不憚煩也。寶淦之說。皆憑胸臆。並無實證。亦間有可取者。庶塞篇凡說之行也。一節雖

與陶鴻慶孫鏘鳴吳汝綸暗合。實較畢說為精。然如權勳篇欲鍾之心勝。則安內錄之說塞矣。此言內錄之君欲鍾之心勝。則亦章蔓枝。使內錄安全之說。自不能行。寶淦以安為語助。不可通矣。任地篇使其民而都之。都當作卻。故高注云。卻逆之也。依上文為訓。無可駁議。寶淦謂却與隙同。文不詞矣。蓋寶淦學本不深。而欲擅駁古說。多見其不自量也。

麗漢薈錄十四卷

同治丙寅刊本

清蔣超伯撰。超伯有南潯楷語。已著錄。是編自叙謂少官秋曹。壯歷臺省。含香持斧。出典二粵。暇輒手錄。因沙汰而集為一書。郡齋廢圃。有阜隆起。下停霖潦。爾雅所謂陵夾水漢乎。畜鹿二。絕有力。呦鳴相聞。遂命之曰漢。而是書適完。即謂之麗漢薈錄。是書每卷有目範圍廣泛。宋書樂志南音一節。實暗襲呂氏春秋。非始于沈約也。立位同字。前儒言之屢矣。展轉抄錄。炫為發明。淺陋可笑。惟其間關於方言風俗掌故諸端。可供參證。如以野乞汝。臥碑帽頂。獠。鬼奴。青葉。七七。古錢。黃教。稅錢等類。竝足以增廣見聞。似似不得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漆雕子一卷

王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漆雕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隋唐志竝不著錄。佚已久矣。考仲尼弟子。有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而漆雕開為著。或作漆雕啟者。啟名開字。論語吾斯之未能信。丁小雅宋于庭竝以吾為启字之譌也。避漢景帝諱。以字代名。論語注竟誤以開為名矣。家語弟子解以為蔡人。鄭目錄以為魯人。當以鄭為是。王肅存心難鄭。不足信也。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而韓子顯學云。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于臧獲。行直則怒。于諸侯。又言性有善有惡。韓子謂為漆雕氏之儒。當在此數端矣。國翰從韓子說。苑論術家語諸書。輯出不足五節。各書記載漆雕氏者。附錄其後。又以漆雕啟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即指漆雕憑然楊簡先聖大訓及闕里誌竝憑即漆雕啟蓋展轉傳說各異其詞國翰之說亦非塙論又漆雕憑說苑作漆雕馬人國翰謂名憑字馬人其說近是然憑字草書或作甕豈即憑字誤分為馬人歟

魏文侯書一卷

王西山房  
輯佚書本

周魏侯斯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已不著錄矣國翰以為史記謂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不當繫之於秦其說是矣實則秦欲伐魏以文侯賢而止亦見于魏世家蓋太史公臨文之便或據史之成材而載之非繫于秦國翰求之太深耳文侯受經藝于子夏彬彬儒者齊家治

國頗多見道之言漢志樂家篇叙謂六國之君魏文侯最好古樂記魏文侯為第十一篇見于劉向別錄今禮記樂記為公孫尼子所撰國翰以為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當為文侯本書而漢人輯入樂記之中故完全錄入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文侯孝經傳與淮南子人間篇合是此文當在孝經雜傳之中國翰既已採收則蔡邕明堂論引文侯孝經



傳曰大學者中庸明堂之位也亦當備錄何以遺此而取彼也孝經傳是否在  
此書中今亦難質言矣

公孫尼子一卷

王山房  
快書本

周公孫尼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  
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  
弟子隋書經籍志公孫尼子一卷注尼  
似孔子弟子唐志亦為一卷考漢志列  
公孫尼子於孟子之前李克之後而其  
論情性本與宓子漆雕相近漢志後開  
隔載之似非仲尼弟子劉琨之說當有  
據也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  
緇衣公孫尼子作國翰以此兩篇明見  
禮記故不具錄但引文與今樂記稍異  
者仍分載之復從春秋繁露論衡意林  
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輯為  
一卷其謂性有善有惡固與宓子漆雕  
同即養氣之說雖不如世碩之明晰然  
可與孟子養氣之旨互相推究也

李克書一卷王山房

周李克撰清馬國翰輯克為魏文侯相李或作里古字通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李克七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然文選魏都賦注引李克書三語最可珍貴國翰又從他書輯其對文侯語合為一卷陸璣詩疏曰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釋文叙錄說略同是克為子夏再傳弟子而漢志謂為子夏弟子從其本也國翰以為子夏居魏親從問業故班固云然說亦近情觀其對文侯語皆因緣儒術似淺實深史稱魏上下和合得譽于諸侯此可徵其君臣協治之効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宓子一卷王山房

周宓不齊撰清馬國翰輯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為單父宰宓或作密本字當作處顏師古謂宓讀與伏同音近竝相通也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從韓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家語諸書輯為一卷單父治績著于當時其言人性有善有惡與漆雕氏同又景子乃宓子之弟子各書引景子之語亦可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景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景氏撰。清馬國翰輯。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景氏出自姜姓。齊景公之後。以諡為氏。景丑。景春。皆其裔也。戰國時。景氏世為楚相。或云楚之公族。別為景氏。按此景氏為齊人。或可信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景子三篇。列宓子之後。隋唐志。竝已不著錄矣。國翰所輯。僅得二節。均述宓子事。其學派自與不齊相同。故漢志注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世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世碩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唐志均未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春秋繁露論衡輯得二節。前列養書之名。從論衡也。中附論衡說者。佚考證也。惟據論衡之言。養書似為世子書中之一篇。春秋繁露命序一節。疑非養書之言。國翰或亦知之。惜次第未清晰也。碩論性情。頗為王仲任所稱許。主有善有惡。與漆雕子宓子公孫尼子相近。碩以善惡增變。當循其所養。蓋能顯言其始末者。漆雕子宓子。但言大旨。其說混成。公孫尼子雖言養氣。實玄妙而難知。仲任獨稱世子。豈謂是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南唐二主詞校一卷晨風閣

清王國維校國維有殷禮徵文已著錄

此據南詞本南唐二主詞別輯補遺十

二首又附校勘記於其後焉觀其所校

概據別家詞集及花間尊前花廣草堂

南唐書全唐詩歷代詩餘諸書至于花

草粹編詞統等皆未引用殊不完備即

其所引諸書亦未詳盡如第二閨中主

望遠行黃金窗下忽然驚花廣窗作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第四閨浣溪沙西風愁起綠波間南唐

書錄亦碧國維並未及之其他遺失亦

夥第十閨後主臨江仙傳為不完之作

引證亦嫌漏略第十八閨後主搗練子

令舊注出蘭畹曲令碧雞漫志曲令

曲會國維謂作令為長考明呂遠刊本

亦作蘭畹曲會曲會者會集眾曲之謂

馮延巳陽春集舊校稱蘭畹集集會誼

同國維之說未可為典要也第三十閨

謝新恩舊注以下六詞在孟郡王家園

維謂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兩闋為臨江

仙不知謝新恩即臨江仙之異名也又

南詞本搗練子令詞下注云此詞見西

清詩話七字當為首浣溪沙之注不

知何以次于前首也凡此諸端未免輕

忽然考訂升庵偽撰鷓鴣天一節精鑒

不磨後跋詳證二主墨蹟尤可以補考

訂二主詞者之所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陽春集校本一卷齊柳

清王鵬運校鵬有味梨詞已著錄是編  
據鵬運自跋曰陽春集刻本久佚從彭  
文勤傳鈔汲古閣未刻詞錄出校勘授  
梓並補遺若干闕云云陽春集本有舊  
校之語鵬運校本混合莫辨矣今所見  
者舍庚文傑刻本外有明鈔本及墨鳳  
閣鈔本蓋與汲古所抄同出一源以校  
此本如鵲踏枝第二闕明鈔本注云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晚集作歐陽永叔者非此本調下注云  
別作歐陽修應天長第一闕調下二鈔  
本注云此首與南唐詞首闕異詞末  
注云蘭晚集誤作歐陽永叔此本調下  
但云別作李後主其實中主有此首非  
後主也似此之類不勝枚舉蓋為鵬運  
所改校矣異文注于句下未詳出處但  
云別作某又作某而已今細覈之蓋據  
花間尊前花草粹編及其別家詞集然

如拋毬樂第八闕只亦人千里殊不可  
通只亦當作咫尺明見花草粹編而不  
著校語失檢點矣蓋此本便于誦讀若  
欲校勘攷訂則當推證其校語之元本  
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夏碧齋詞話一卷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清陳銳撰，銳有夏碧齋詩集，已著錄。此為其論詞之作，宗尚柳屯田，與鄭文焯同。最為有識論，古今詞風，述方言俗語，明四聲韻協，皆有獨到之處。惟讀書未博，時露淺陋，謂姜先章齊天樂詠蟋蟀，開口便說庚郎愁賦，捏造典故，不知今行庚子山集實為不全之本。北宋張耒風流子詞云：索愁入廣腸，老侵潘鬢，草堂詩餘注云：廣信愁賦，閉之欲驅愁，愁終不肯去，去之欲避愁，愁已知人處，必有所據，豈得以己所不見，即謂古人捏造典故耶？又周邦彥大酺云：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明用馬融長笛賦序，而銳謂此平陽客未知何指，豈未讀昭明文選耶？何竟輕忽如此也。詞為文中之一體，若僅恃才性，終不可與道古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漱玉詞彙鈔一卷

道先庚子刊本

清汪玠輯校，玠字孟文，錢塘人。玠為女子，其事迹未詳。是編據鈔汲古閣本漱玉詞十七首，復從陽春白雪補一首，樂府雅詞十六首，梅苑六首，詞林萬選三首，歷代詩餘一首，共四十四首。易安詞散見羣書者近八十首，此輯殊不完備。玠又輯錄詞話分附各首之後，內有問遠廬隨筆，疑即玠所著也。評論亦不精瑣，前附錄紀事，僅引清波雜誌四六談塵，琅嬛記，貴耳錄各一則，而於易安晚節之傳說，全未言及。蓋玠讀書本廣，既不能易安辨正，而又以再嫁為嫌，故置而不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雨村詞話四卷

清李調元撰調元有賦話已著錄是編前三卷概論唐宋之詞末句論金元明清之詞其言蘊蓄亦可作蘊蓄不知蘊蓄本即一字蘊蓄或又作蘊蓄則非調元所知矣桂殿秋乃偽撰即菩薩蠻憶秦娥二首亦非李白詞也摺就二字又見于淮海居士長短句非僅黃趙之詞而已四影一節亦屬非是三影之說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宋以來各不同也惟調元此書改訂者多評論者少雖未能精熟然如閨子裏隄候諸節亦可參用且前人詞話或演為小說或標榜成風轉不若考訂為有益其論詞之處亦間有可取焉

阮亭詩餘一卷

清王士禛撰士禛有精華錄清修四庫書已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僅二十九首後有和李清照詞十餘首共不足五十首按重意衍波詞跋曰王文簡公詞流傳者有二本一曰衍波詞刻入孫無言十六家詞中一曰阮亭詩餘相傳為公手定有自序及宛陵唐允甲東武邱石常南昌丁弘誨吳嘯沈履夏同里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夜各序邱石常徐夜評注云云此本多鄉祇謨一序餘與吳說正同其實評注之中亦有士禛自注至以為士禛手定固難質言然以衍波詞校之此本四十一餘首衍波皆有尚多數首和易安者則散入全書是可知此本即從衍波摘出化散而為整也又和易安詞內有雨中花一首其詞與調不合實為浪淘沙非雨中花也漱玉集中亦無雨中花調今

所見者惟文津閣本漱玉集浪淘沙誤題雨中花不知士禎所據何本也細繹之士禎原稿似不誤衍波詞有雨中花料峭東風吹細雨一首次即本詞而題曰浪淘沙是原本未誤蓋摘抄時詞本不誤而調則誤用前首也士禎之詞今曲時有佳篇同其詩之七絕蓋清雅有餘渾厚不足五代之詞重厚而大故敢為點語士禎力不足以驅之而喜學花間往往入於邪即其蝶戀花詞即似桐花妾似桐花鳳淺薄無俚而當時竟以王桐花稱之可見其詞風之不振矣

紅薇翠竹詞一卷仲軒詞一卷

傳本

清焦循撰循有易章句已著錄紅薇翠竹及仲軒皆其半九書藝之亭軒名曰仲軒者取仲長統樂志論之旨也其詞多滯而不活質而不空而紅薇翠竹詞每首之後往往詳細注釋其述友朋事迹尚可參攷至于字面典故一一注之殊不雅正詞本以措意運筆為難不以用典與否而定其善惡也循以為詳言出處可以顯其無一字無來源而不知其於詞有損而無益也據其所撰里堂家訓卷下云古文之有四六猶詩之有詞也詞與四六之於詩古文譬如婢妾之於夫人有夫人不妨有婢妾而竟以婢作夫人不可也須知文體不同各有本質心彼薄此則昧於文學之變遷觀其所言實未能深知詞旨循經學湛深自有其傳世之業不必以詞論也

因柳閣詞鈔二卷

傳現齊黃書本

清焦廷琥撰。廷琥有尚書伸孔篇，已著錄。是編大題因柳閣詞鈔，小題對花詞。據其自述，養病村居，啟積檢得花間集、花庵諸詞，選誦而愛之，間仿其體，故名曰對花詞也。其小令時有佳篇，慢詞多不合律，如滿庭芳首二句，不相偶對，後段花高文章，誼不可解，且此句第二字不當用平，或在高為花草之譌也。

秋雅一卷

蔣清石書本

清蔣曰豫撰。曰豫有詩經異文，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僅三十四首，曰豫自號後白石生，蓋效法白石者。今觀其跡近南宋，至于名帚清空縹緲之概，曰豫尚未能也。擬之玉田，稍為近之。曰豫喜言考據，辭章本為餘事，然其究述經子，頗為粗疏，詞雖未入高渾之境，實能置體清雅，較為可取者也。



瘦鶴軒詞一卷 同治癸酉刊本

清趙彥俞撰彥俞字次梅丹徒人詞一百六首彥俞與蔣鹿潭善年六十始為詞詞頗清空蓋師玉田生者惟中間廣引前人詞語未免有傷體例也

鍾山札記四卷 堂經本

清盧文弨撰文弨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是編為文弨歸田後掌教南京鍾山書院雜記考訂之屬也嚴元照悔庵學文卷八謂文弨喜校書窮日力於此不暇自著書文集而外僅鍾山龍城西札記耳鍾山札記生前自付梓云云其實文弨校勘經籍固多可取然失檢之處亦復貽誤後學至如詳說經義更非

其所長矣此記亦以校勘為多實足以資人參攷然如公羊宣六年傳晉靈公使勇士某者往殺趙盾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何休注云馬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又云但言焉絕語詞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文弨曰殺若膺云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余謂下句注

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傳文及注疑皆後人轉寫失之。不知左氏傳屢以門焉為言。雖攻守不同。其文則合。以門焉例閨焉。則傳文之不誤。殆無可疑。段說不足據也。文昭所言更為不合。何休之意。以此文焉字為絕語。與上文焉猶於之訓略異。故上言焉者。此但言焉不言焉者。正申釋注首但字之義。文昭引注刪去但字。可知其未能

詳釋傳注之旨也。又論語憲問篇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二節。文昭引明顧憲成之弟兄成曰。此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於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論語中。未可知也。文昭引袁枚亦同此見。謂齊人最尊管仲。此必齊之弟子記之。上下章云云。非齊論而何。不知齊論魯論。乃漢時齊魯經生各守師法。其分別在訓詁章句。並非齊論是一書。魯論又

一書也。且此謂漢代之齊魯。非指周之齊魯。今觀顧表之言。以為周之齊魯。且謂此章是齊論。彼章是魯論。尤屬駭怪。顧氏兄弟不通經術。故亦浮夸之士。發此謬論。本不足責。文昭粗知學者。不特不加駁詰。反深信其說。無怪其有虛即老矣之誚也。

柿葉軒筆記一卷叢書本

清胡虔撰。虔字維君，桐城人。嘉慶時，以保薦賜六品頂戴。是編為攷訂經籍，雜識掌故之屬。章節不多，皆有依據。熟於典章地理，明於小學聲韻，蓋其根柢甚深也。惟中間亦有欠斟酌者。乾隆初，謝濟世奏請廢朱子學庸章句，當時即為高宗所駁斥。虔但言其奏請之事，而不及行否，蓋未明其源委也。南昌為郡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於五代王勃滕王閣序本作豫章故郡。文苑英華可證也。後人妄改豫章為南昌，而虔竟謂子安誤用，是考之未審也。然此類或見聞未周，或疏於版本，非為大謬，不必以一目掩其全書也。此為崑山趙氏重刻桐城方氏刊本。據書林場解卷上引此書曰：太平御覽引劉義慶幽明錄載王輔嗣注易譏詆康成，鄭降神大言責之，王遂畏惡，得厲疾而死。

以為此鄭學者惡王黨鄭之言云云，今本無此文。蓋方氏刻時，以為此節既見於書林場解，不必再入胡書，已屬不合。趙氏重刻，不知增補，尤為荒率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由余書一卷

王西山房  
經佚書本

周由余撰清馬國翰輯由余漢書人表  
作錄余錄與由同其先晉人亡入戎其  
後因事展轉入秦詳具史記秦本紀韓  
子十過呂氏春秋不苟說苑反質韓詩  
外傳九諸書漢書藝文志雜家由余三  
篇注戎人秦穆公聘以為大夫其書隋  
唐志並不著錄國翰從史記韓子說苑  
新書輯得三節為一卷觀其對秦穆之  
言參用儒道墨三家之義而行之故漢  
志入於雜家秦不專尚禮義風氣相襲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蘇軾隨錄十二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方濬師撰濬師字子嚴咸豐舉人官  
至永定河道是書記遺聞瑣事之屬  
亦考證經史評論詩文每卷但有目次  
並未分別部居攷訂之處頗為粗疏評  
論詩文亦多淺率專以留良而薄黃宗  
義閻若璩揚袁枚而抑王昶包世臣可  
謂顛倒黑白矣其論漢學宋學曰漢儒  
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  
學則人人皆可以空談然則宋學僅為  
空談不必讀書則世人皆程朱矣不學  
無識竟至於此第二卷記蒙齋年譜語  
一節歷叙其先世之功名及己身之榮  
貴祇見其鄙陋耳第六卷太老師一節  
謂阮元詔事和珅珅漏洩眼鏡詩題於  
元故元詩暗合純皇帝意旨云云游談  
不根真所謂小人無忌憚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申鑒札記一卷小萬樓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熙祚既刊黃注本申鑒於小萬樓叢書中。復以譌文甚夥。校者不多。黃有曾注多疏漏。盧文弨僅校正數十字而已。惟群書治要所引。最足正今本之誤。黃蓋並未及見也。乃盡刪黃注。其校訂者。則採用之。以後漢書羣書治要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所引。參以黃盧之說。間下己意。撰為札記。附書後。馬中鑒一書。自以此為最善本矣。惜馬總意林未能引。羣書治要即慶忌。熙祚亦未之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胡非子一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胡非子撰。清馬國翰輯。胡非子名字。里竝未詳。應劭風俗通姓氏篇。胡非氏。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因以胡非為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廣韻注。通志氏族略。所載略同。志以非為名。疑未是也。漢書藝文志。墨家。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隋唐志及馬總意林皆云一卷。今佚。四節。今從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輯得四節。合為一卷。雖零文碎語。不足以窺其鴻旨。然非闢之說。可徵墨學者也。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曰。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執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弓矢之喻。明用胡非子之說。唐人間亦引之。是其書亡於宋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墨家

文子校勘記一卷 中山閣叢書本

清錢熙祚撰。熙祚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熙祚既刊文子，復撰校勘記，附于其後。文子本為偽書，熙祚校記，搜尋文子語句之罅隙，以證文子襲淮南，而非淮南襲文子，最為精鑿。其參校者，淮南之外，有老子、荀子、呂氏春秋、列子、群書治要、雲笈七籤諸書，亦詳細不苟。微有可議者，如九守篇，二月血脈，熙祚引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笈七籤，作二月而胞，考淮南精神篇，作二月而朕，最依據，何以不引？又上德篇，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淮南子說林篇，作予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繩，今繩索，則文子弱當作溺，素當作索，無可疑也。而熙祚知弱為溺字之誤，而未引繩索之文，此皆失於檢點。然大體精密，使讀文子者，參以此記，可以釋疑祛惑矣。

讀文子一卷 春在堂叢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此則校讀文子，隨筆寫記，其以淮南改訂者，多可徵信。淮南鴻烈相傳已久，古俗之字，移易甚多，況許高二注，混而難辨。文子雖襲用淮南，其時尚早，以形聲段借之理參證二書，其法未可非也。惟樾之所校，有求之太深者，有失之淺率者。如道原篇，表之不盈一握，表當從淮南作卷，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卷形近，而樾必謂表為衰字之誤。衰卷同音，何所據而知文子作衰耶？除其貴欲，淮南作嗜欲，則文子貴字，明為者字之譌，而樾改作貪，失之遠矣。即如行乎無怠，以怠為埒之段字，古者被髮而無卷領，改而無卷領，為無而卷領，僅可備一說，無埒證也。



蒯子一卷

五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蒯通撰、清馬國翰輯、通范陽人、本名徹、與武帝同諱、故史家追書為通、高祖稱通為齊士、顏師古謂通本燕人、後游於齊、故云齊辯士也、史記田儼傳贊曰、蒯通者、善為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漢書本傳曰、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術、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顏師古云、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雜家類

論甘美而義深長也、然漢志縱橫家、但云蒯子五篇、而不名雋永者、疑劉氏有所別白、而班氏合之、又考士略兵權謀家、著有蒯通、此明為班氏省併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亡佚已久、國翰以本傳所載、說徐公、說韓信、曹相國、當是自序本文、因據輯為一卷、黃氏曰、抄曰、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興、故無所售、其義亦矯切之論也、

主父偃書一卷

五函山房  
輯佚書本

漢主父偃撰、清馬國翰輯、偃齊國臨淄人、初被擯斥、不容於齊、元光元年、西入關、上書闕下、乃拜為郎中、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後為齊相、坐事族誅、詳見漢書本傳、漢書藝文志縱橫家、主父偃二十八篇、今僅存四篇、惟諫伐匈奴、最為詳盡、餘似不完整也、國翰據輯為一卷、偃明于易春秋百一十家之言、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雜家類

以縱橫之術、使諸侯分封子弟、撥拾賈生之緒餘、用與不用、貴賤不同也、議伐匈奴、蒙民實茂陵、亦要敬之故智、並非計自己出、故其人誠不足道、然諫伐匈奴、深明利害、亦不必以人廢言、偃嘗謂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卒如其言、亦可哀矣、

鄒陽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鄒陽撰。清馬國翰輯。陽齊人。初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吳王以太子事怨望。陰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納。復與枚乘嚴忌之梁。從孝王游。羊勝公孫詭疾陽之不苟合。毀之。孝王、李王怒。下陽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詳具漢書本傳。漢志縱橫家鄒陽七篇。史記漢書但載獄中上書。諫吳王。說王長君三篇。國翰即據以入錄。陽言論剴切。仍有游說之風。蓋戰國積習。尚未盡除。故漢志入之縱橫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縱橫家

嚴安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嚴安撰。清馬國翰輯。安臨淄人。以故丞相史上書為郎中。後為騎馬令。漢書藝文志縱橫家有莊安一篇。而傳稱嚴安者。蓋避明帝諱。改易參差不齊也。漢書但載其上書一篇。國翰以與徐樂傳同。故與漢志所載適合。故輯錄之。其言靜內安外。切中時勢。以郡守之權太大。亦足徵其深謀遠慮。其入縱橫家者。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縱橫家

以安與主父偃徐樂等人同其志趣歟

徐樂書一卷

王山房輯佚書本

漢徐樂撰清馬國翰輯樂燕郡無終人  
以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漢書藝文志  
縱橫家有徐樂一篇疑即其土崩瓦解  
一書故國翰據錄以合漢志其言觀萬  
化之原明安危之機銷未刑之患未嘗  
不危悚動也至為逐走獸射飛鳥云云  
投人主之所好以圖一己之富貴則蘇  
張之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類

羣書疑辨十二卷

嘉慶丙子刊本

清易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清修四  
庫書已著錄是編首三卷立考論經傳  
第四卷雜論喪禮卷五論周正及春秋  
孟子卷六為禘說及房室夾室祔廟東  
廟考卷七為歷代廟制考卷八辨石鼓  
石經錄書古文卷九雜論字學書學卷  
十辨崑崙河源末二卷雜論宋元明史  
傳記共十二卷皆斯同平日所論辨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類

同及後其鄉人彙輯而成也首卷易說  
開端即云易非道陰陽之書也易以道  
陰陽此莊周之言儒者所不道也云云  
當時人頗疑之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四  
答丁生問曰羣書疑辨鄞人續編耳易  
說非李野作也又曰不知何人擬拾為  
羣書疑辨以易說冠於卷端經義乖違  
與李野文不類云云可均所言殊無實  
其實斯同之學誠為廣博精悍之處亦



人所難及。然勇於自信，好出新意，猖狂之言，毫無忌憚，固不可輕視其學。亦不必如可均之重視也。第四卷雜論喪禮，明聖人之制，趁流俗之失，斟酌古今之宜，融洽情理之中，意善語精，可以施用者也。第十一、十二兩卷論史中，極揚王厚齋黃東發謝舉羽諸人，可知其懷念故國之心。痛詆劉因之仕元，責張居正以二十四大罪，皆未免太苛。然以所處

情境感觸多端，故不覺言之過激，其心亦可諒也。至於說經之處，不獨謂易非道陰陽之書而已，言書則信偽古文，言詩則攻小序，言禮則好詆康成，言春秋則善闢左氏，皆師心自用，不足為訓。汪廷珍序云：「其間有考之未詳者，有可備一義而未敢信為必然者，有勇於自信而於古未有確證者，皆切中此書之病也。」

銅熨斗齋隨筆八卷

校經山房叢書本

清沈濤撰。濤有論語孔注辨偽已著錄。是編為筆記之屬，自羣經以至詩餘，皆所考訂。濤從段玉裁遊，故學有根柢。書中可取者甚多。如爾雅翼釋車引車昭魯論解云：「莠草似稷無實，余氏古經解鈎沈以為臨語莠而不實之注，濤謂魯論詳乃魯語詳之謬，即國語魯語馬融不過稊莠之注，精鑒不磨。」漢志儒家有

周史六張六篇，自顏師古以來，竝以為即今之六韜。明知儒兵不合，而牽附之。濤謂今之六韜當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周史六張六乃大字之誤。即莊子則陽之太史大張，古今人表誤作周史大張，千年疑誼一朝發之，令人快絕。然其間亦有失檢點者，如望諸即明都，古無輕脣音，望明盟孟聲並相近，不必改望為盟也。甯馨能言，那多聲亦相近。

不必分為二節也。黃帝終始傳當引法  
言重黎篇漢書律曆志王長當引蔡邕  
先武濟陽宮碑宋書符瑞志又卷七云  
列子湯問釋文引山海經曰大荒之中  
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强簡文云北海  
神也然則梁簡文曾注山海經今隋書  
經籍志不載不知此所引者全襲陸德  
明莊子太宗師音義梁簡文有莊子講  
疏明見隋志詩未檢莊子音義致成此  
也

謬直所謂明辨秋毫而不能自見其睫

庸閒齋筆記八卷

同治十三年刊本

清陳其元撰其元字子莊海昌人由諸  
生官至江蘇候補知州是編雜記事實  
掌故閒亦及于考訂其記前人佚事及  
清代掌故頗足以增廣見聞惟文筆不  
清敘述拙劣讀書甚少考證粗疏其識  
藏宋本者謂不如讀俗本不知宋代坊  
間刻書魯魚亥豕自所難免然以時代  
近古塢有可取之處其元所言不特不  
不知版本並不知學問者也其論官制  
謂唐之尚書以處藩鎮侍郎則居宰相  
之位不知唐制尚書長官多虛位六尚  
書官亦不必備或除拜而不必在職往  
往以侍郎掌部事而節鎮留守及分司  
致仕者多寵以尚書虛銜何嘗以尚書  
處藩鎮也又唐制僅門下中書侍郎為  
宰相之職非侍郎皆居相位此可知其  
學歷之不深也



二初齋讀書記十卷

通行本

清倪思寬撰。思寬字二初，原名世球，字存未，華亭人。乾隆思貢生，是編雜述四部考訂居多。思寬長于三禮，其學雖宗程朱而不廢漢儒，以為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二字本於易，人皆知之，至無極二字實始於詩。周頌毛傳引孟仲子說，非始於隋唐通鑑靈寶經也。論周禮九賦，謂當確守漢儒成說，不必節外生枝。此可知其漢宋兼採矣。引顧亭林沈冠雲任翼聖諸家之說，節其得失，與戴東原往來引其說，禮不為苟同，雖思毛西河然於其說之非者抑之，是若揚之，蓋其根柢不薄，用心平允。至於徘徊漢宋之間，因當時學問風尚，未能全純，思寬亦不能出其境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類

玉井山館筆記一卷

清嘉慶書本

清許宗衡撰。宗衡字海秋，上元人。咸豐壬子進士，由庶吉士官起居注。是編為抄撮雜記之屬，所記多為宴流連之事。殊為無謂，其抄撮者謂人但知王右軍蘭亭序，而不知其詩，遂備錄其詩，謂遼懿德皇后事，人但知其略，而不知其詳，因特抄王鼎焚椒錄，又謂毛西河姬人受殊事，人不知，乃抄錄毛氏受殊志銘。此皆尋常習見者，而宗衡竟以為新奇，自炫其博，則其人之學問淺陋，書之不足道，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類



中論札記一卷

小萬本

清錢培名撰。培名有吳郡志校勘記已著錄。培名既刊中論復參合羣書互相校勘。撰札記一卷附於其後。引有羣書治要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參以逸周書毛詩周禮左傳後漢書荀子淮南子諸書。問下已意以折衷之。又以治要引多二篇。雖無篇名。知為復三年喪制役與晁公武所言正合。因附此二篇。

續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類

於札記之後。蓋中論最善之本也。張文虎舒夢室續筆曰。徐偉長中論今本止二十篇。昔校小易樓叢書嘗據羣書治要補復三年喪制役二篇。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所傳李獻民見本合。云云。是札記乃文虎所撰。其實小萬本樓叢書中札記皆非一人所撰。培名居其名耳。又光緒丙子文虎復得元放宋本中論。因識其字句之不同者。亦見舒夢室續

筆。按此書者。當參觀也。

續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類

通語一卷王山房

吳殷基撰清馬國翰輯基雲陽人無難

督吳志顧邵傳注云殷禮子基作通語

曰禮字德嗣云云又引文士傳曰禮子

基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張裴二

人皆謂基撰通語隋志儒家通語十卷

晉尚書左丞殷興撰亡唐志云文禮通

語十卷殷興續意林八卷疑基本為

八卷而興續二卷文禮二字蓋基書有

續意林八卷

卷

子部 儒家類

父禮字德嗣之語謠父為文復連於書

名遂不可通耳至於書中稱孫權殷禮

之名者基於吳亡入晉自可稱權其稱

父名者或轉述人語或即殷興所續改

也其書已佚國翰輯為一卷其明著殷

興者注于其下附錄文士傳於卷末其

書雖雜記時事臧否人物然熟讀人情

明哲保身寥寥數節亦可以略知其志

趣也

袁子正論二卷王山房

晉袁準撰清馬國翰輯準有喪服經傳

注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袁子正論

十九卷舊唐志作二十卷或併其目以

計之也可均以此書為在魏時所作理

或然也魏志齊王芳紀注引漢晉春秋

作袁准蓋準或作淮故謠作淮耳而意

林袁子正書下注云袁子正論十九卷

注袁耀卿魏志耀卿乃袁渙之字渙

續意林八卷

卷

子部 儒家類

準之父也魏志傳注引袁氏世紀述

渙不取呂布軍中物事太平御覽引其

說以為此書是袁氏世紀乃此書之一

篇後人誤題袁渙殆以此歟其書久佚

國翰據唐宋類書輯分上下二卷其學

長于三禮故論禮為多其自序論五經

滯義聖人之微言即述此書之志趣也

去伐論一卷

王函山房

漢王桀撰

桀字仲宣

高平人仕曹魏累

官侍中事蹟具魏志本傳隋書經籍志

儒家梁有去伐論集三卷亡唐志同今

佚惟藝文類聚引其一節題曰袁宏非

王桀國翰據以入錄援聖證論有馬昭

孔晃之創遂題為袁宏撰不知史志無

袁宏撰去伐之說且文心雕龍論說篇

云仲宣之去伐去伐即去伐之論則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類

衆所引必有差誤國翰之說殊不足據

今改題王桀以正其名實焉曰去伐者

即論語無伐善之意也

袁子正書一卷

王函山房

晉袁準撰

準字叔偉

汝南人仕魏有喪服經傳

注已著錄晉書袁瓌傳謂準撰正書二

十五卷隋唐志並同今佚國翰因創取

羣書輯為一卷然羣書治要引其體政

經國設官政略論兵王子主失厚惠用

賢悅近責公治亂損益世治刑法人主

致賢明賞罰凡十七篇未及援引為可

惜耳正書準自序論治世之務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類



譙子法訓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譙周撰清馬國翰輯周有論語注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法訓八卷唐志意林並同今佚國翰蒐採為一卷黃以周嘗補輯之其書未見周人品不高然史稱其誦讀墳典欣然以忘寢食自不必以人廢言也

蘇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蘇彥撰清馬國翰輯彥為北中郎參軍庾氏子抄目錄注魏人意林注名高衛人魏疑魏字之誤隋志道家梁有蘇子七卷蘇彥撰亡子鈔八卷意林六卷頗有參差今佚不可質言矣國翰因據各書輯為一卷至意林引作蘇清恐有譌誤其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數句王應麟困學紀聞以為蘇秦語不知此乃道家蘇彥之語非漢志所載縱橫家蘇子之言也

鄭長者書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  
道家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  
子稱之師古曰別錄云鄭長者鄭人不  
知姓名華嚴音義引風俗通曰春秋之  
末鄭有賢人著書一篇號鄭長者謂年  
長德艾事長于人以之為長者故也太  
平御覽引袁淑真隱傳說略同其書隋  
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輯得韓  
子外儲說一節正合漢志注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道家類

真松閣詞卷

道元  
刊本

清楊夢生撰夢生字伯夢無錫人官  
州知州夢生為芳燦之子又與郭應劉  
嗣紹袁通等相唱和其家學之淵源友  
朋之功砥皆親見者也夢生又嘗續郭  
氏詞品故名盛一時其實芳燦與郭劉  
袁諸人所作風期未上詞質不純夢生  
詞品又皆玄妙之談故集中之作徒以  
精麗為能氣擬辭實全無閒婉之致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湘瑟詞四卷本刊

清錢芳標撰。芳標字蕓鮫，一字葆初，號寶汾，松江人。康熙舉人，內閣中書。芳標與董俞齊名，當時號為錢董。是集前有俞序，詞中屢及樛亭。樛亭即俞之字也。此外有彭孫適、吳綺、陳維崧諸人之序，以湘瑟名其集者，蓋取錢仲文詩意也。芳標詞多豔綺，措語婉妙，可獨步于當時。惟喜和宋明詞人及同時友朋之韻。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往往湊合韻脚，徒自損其詞境也。

琴志樓詞六卷光緒間刊本

清易順鼎撰。順鼎有經義筵撞，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湘瑟詞一卷，丁戌之間一卷，摩圍閣詞二卷，楚頌亭詞一卷，琴臺夢語一卷，共六卷。湘瑟詞同治十二年至光緒元年，湘中所作也。丁戌之間，光緒三四年所作也。摩圍閣詞，光緒四五年黔東所作也。楚頌亭詞，光緒五年以後，遊行南京、鎮江、上海、揚州、高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寶應吳興岳陽諸地所作也。琴臺夢語，光緒十三年蘇州所作也。其詞刊非一時，頗為零碎。今以其最著之名，總括其詞而著于錄。順鼎天資甚高，才氣縱橫，然喜作聰明語，而不合規律，轉不若其詩矣。



話山草堂詞鈔一卷

光緒三年刊本

清沈道寬撰、道寬有論語比、已著錄、此其詞集共一百三十闕、慢詞居三之二、多用屯田清真白石之調、蓋亦不主一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白香詞譜一卷

光緒七年刊本

清舒夢蘭撰、夢蘭有湘舟漫錄、已著錄、是編選錄唐至清詞百首、注其句讀平仄韻叶、以為譜、白香其字也、譜中凡平仄不可移易者、平皆用○、仄皆用●、可平而本詞仄者用○、可仄而本詞平者用●、詞中句則用、讀則于字中用、押韻處則用一以別之、此大例也、其僅選百首者、蓋夢蘭之意、使讀者既可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之以填詞、又以為讀本也、故此書出後、初為詞者、頗利其輕便、人手一編、為其實此書最為淺陋、若以譜言之、則不當採錄明清之詞、明清宮譜亡失、其詞豈可為執律乎、若以詞自之美惡言之、則唐宋金元詞、雖千首可選、況百首乎、言譜則當推其首創、言詞則當選錄名篇、首創者未必皆佳、名篇亦未必合律、二者不可得兼也、李白菩薩蠻末句云、長

亭更短亭、更讀平聲、非仄聲、而夢蘭所  
注以○、似讀更為仄聲、不知唐五代善  
應、蓋前後段末三字用平仄平者居多、  
宋詞往往用仄仄平、且此詞前段末樓  
上愁、亦用三仄平也、此尚不曉、他可知  
矣、

臥廬詞話一卷

周晉珣述  
著三種本

清周曾錦撰、曾錦有香草詞、已著錄、此  
為論詞之作、抄襲者多、不見主旨、所錄  
清詞多非上品、蓋其工力尚淺也、謂柳  
耆卿詞千篇一律、吳君特詞雕琢晦澀、  
皆於人牙慧、而非真知屯田夢窗者也、

江湖載酒集三卷

新而六家詞本

清朱彝尊撰。彝尊有經義考、清修四庫書、已著錄。有明一代詞最靡淑。宮譜端亡。學無準則。逮至末年。浮夸纖綺。其風極矣。彝尊起而矯之。一以雅正為歸。尊重姜張。旁及梅溪。夢窗。草窗。碧山。諸家。故搜羅舊集。編選詞綜。風氣丕變。致功甚偉。彝尊謂此旨始於曹溶。蓋浙風之興。發端於溶。而大成於彝尊也。此為彝

總修四庫全書

卷

集

酒

尊所撰詞集。名曰江湖載酒者。取杜牧感舊之句。以自況其生平也。其詞清雅可咏。灑落有致。當時與陳維崧並稱。號曰朱陳。然世多揚朱而抑陳。蓋以彝尊得其正。維崧得其偏也。其實彝尊之詞。未能沈鬱。其解珮令。自題詞集曰。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須知淮海之詞。豈黃九所可比擬。淮海內有深沈之思。而出之以淡雅。最為詞中

境。自周邦彥以來。莫不以婉雅為正宗。實自淮海啟之。玉田雖雅。往往流為滑易。彝尊但知玉田。而不知淮海。此其所以不能沈鬱也。浙派之病。在於過尊南宋。而不能知北宋之大也。

總修四庫全書

卷

集



迎陵詞三十卷

堂本

清陳維崧撰。維崧字其年，宜興人。康熙時，舉鴻博，授檢討。此其詞集，小令三百九十首，中調二百九十五首，長調九百四十四首，共一千六百二十九首。古今作詞之多，無過於維崧者矣。其詞沈雄駿爽，氣魄偉大，有如萬馬齊奔，蒲牢狂吼。集中滿江紅水調歌頭念奴嬌賀新郎諸闕，皆於蒼莽之中，見其骨力。即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令曲亦波瀾起伏，如點絳脣夜宿臨洛驛下段日。趙魏燕韓，歷歷堪回首。悲風吼，臨洛驛口。葉中原走，林邊大筆，殆欲突過稼軒。其年與朱彝尊同舉鴻博，交又最深，其為詞亦工力悉敵。故當時號曰朱陳。朱詞雅正，陳詞激壯。後人多揚朱而抑陳，蓋以陳為偏詣，朱為正宗也。其實其年之作，發揚蹈厲，自不類豪誠所不免。然其詞境亦有變化，學苦駿

之處

馬下坂，左顧右盼，平原將盡，忽見樓臺如好事近和史蘧庵韻。下段日別來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猶昨。話到英雄失路，忽涼風索索，有柳暗花明之妙。其間如月華清讀芙蓉膏集，丁香結竹筴，齊天樂遠后妝樓，諸作亦甚婉麗。惟此類在其年集中，學之燕趙佳人，貌妍而性剛，非若江南美女之天性柔婉也。其年彝尊各有獨得之處，未易軒輊也。總而論之，東坡渾厚，稼軒高亮，上下低昂，不離其宗。其年喜用縱橫之筆，其高處蒼蒼莽莽，其弊也發洩無餘。故蘇辛之詞不易學，其年之詞不可學也。其年詞，刻者先為烏絲詞，後為陳杭討詞鈔，此乃其弟宗石所編，最為完整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秋錦山房詞一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李良年撰。良年有秋錦山房集。清修四庫書已入存目。良年之詞其佳者能以淡語達深情。時見勝國之感。如好事近秦淮燈船云。五十五船舊事。聽白頭人語。高陽臺過拂水山莊。感事云。一簾東風。斜陽淡壓荒煙。皆直逼玉田。淡而有味。然其間油腔滑調亦復不少。良年論詞必盡掃蹊徑。獨露本色。嘗謂南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詞人如夢窗之密。玉田之疏。必兼之乃

工。其說甚精。然觀其所為。不相合也。蓋玉田之詞學之不善。即流為滑易。良年正中此弊。徒貽攻伐。浙派者以口實。又如集中催雪紅梅末注云。羅虬比紅兒詩。有紅梅一絕句。又鮮連環送孫愷似陪使朝鮮末注云。雌圖別叙並孝經緯。周廣順中高麗所進。凡此之類。徒炫廣博。而不知有傷詞境也。

美遠詞二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李符撰。符字分虎。號畊客。嘉興人。布衣。符與良年同著於浙派。故世稱為二李。朱彝尊論其詞曰。分虎所尚南朝萬里。晝日殆善學北宋者。頃復示予近藁。益精研于南宋諸名家。而分虎之詞愈變而極工。方之武曾。無異瓊苑之迭和也。此為標榜之言。不足深信。以南宋高子北宋。尤為浙派之惡習。令人生厭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也。陳廷焯白齋詞話評二李詞曰。符

曾較雅正。而才氣則分虎為勝。云云。其實符詞言近指遠。風骨道上。似不得以南宋止其境者。以較良年。不獨無愧而已。蓋符早受知於曹溶。又與朱彝尊相切磋。故工力甚深。或謂符詞頗疏於律。須知清初之詞。往往不守規矩。何必以此責符也。

蘭當詞二卷

李刊

清陶方琦撰。方琦有淮南許注異同註。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共二卷。一百二十二闕。慢詞取法二南二白。令曲則不主一家。故詞多清綺。據越縵堂日記所載。詞為李慈銘所點定。方琦又與譚獻相往還。獻專力于詞。最為精細。方琦工力。以視慈銘。不獨無愧而已。此本尚是紅印。夾有修刻剗改之紙籤。蓋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初印本也

更生齋詩餘二卷

洪北江全集本

清洪亮吉撰。亮吉有春秋左傳詁已著錄。是編第一卷名冰天雪窖詞。第二卷名機聲燈影詞。第二卷乃其舊作。附錄於冰天雪窖者。其名冰天雪窖。又總名更生齋詩餘者。乃自塞外歸來。從其後而定也。其詞小令尚有平允之作。慢詞粗俗者多。蓋亮吉文學。駢文第一。詞則稍勝於詩。然不成一格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銅絃詞二卷 忠雅堂集本

清蔣士銓撰。士銓有忠雅堂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分為二卷，南北曲附于下卷。集中慢詞最多，恣意放縱，似效陳其年者，或又比于鄭夔。其實士銓所作，固不敢望陳其年，即以板橋詞較之，變特有沈著之處。士銓則叫囂矣。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謂：「浮香舍小飲四章，二十八歲初度兩章，為全集完善之作。」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信

云：二十八歲初度賀新涼二闕，較有意境。程北涯浮香精舍小飲賀新涼四闕，亦非詞中上品也。

荔牆詞一卷 荔牆集刻本

清汪曰楨撰。曰楨有四聲切韻表補正，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共五十闕，後附同學廉蔣敦復、張文虎、勞權諸家跋語。擬之夢窗、玉田、中仙、婉叟四人，皆未免過當。然其春和清真、夢窗、鶯啼序，委婉有情致，殊不易也。又曰楨明於音韻，持律不苟。集中如釵頭鳳、紅情、水龍吟、泛清波、摘梅、風流子、六醜、戚氏諸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信

下附論聲律，語多精審，可與凌廷堪梅邊吹笛譜、馮登府月湖秋瑟傳、惟滿江紅前後段末句第二字既用上去，則終以平韻為宜也。

詞選二卷通行本

清張惠言張琦同選惠言有周易虞氏義琦有戰國策釋地竝已著錄是編選錄唐宋之詞唐三家二十首五代八家二十六首宋三十三家七十首目誤作六十八首凡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後有附錄一卷鄭善長承二張之旨所附者本為十家即惲敬丁履恒錢季重左輔李兆洛陸繼輅黃景仁也善長益以二張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金應城竝附入已詞共十家為一卷明代詞風曼淫浮誕清初浙派起而矯之一以南宋為宗及其弊也流為江湖其效烏絲者又近於叫囂誠有如惠言自序所謂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指意破折非刺壞亂而不可紀也田矯正以寄託遙深溫柔忠厚為主惟有溫韋可接風騷遂東此旨選錄唐宋之詞浙派初興未華草編選詞綜時逞其博常州

派興選錄是編惟求其精也求精太過則近於苛亦間有以淺為深者陳廷焯論此書曰張氏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古今選本以此為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仙才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真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既苛即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孟祖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至以吳夢窗為變調擴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陳廷焯語廷焯所論東坡洞仙歌稍有不合其餘均為此書之定評也是編出後首持異議者為潘德輿其與葉生書略曰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揚已宏音雅調多被排擠五代北宋有者

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忽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閑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云云。不知唐五代為令曲。北宋則為慢詞。迹變而神不變也。神之不存。迹將何屬。若喻以盛唐之詩。則杜甫稱李白詩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明其源于鮑。但言北宋而不知溫韋。猶之言盛唐

詩而不追綜于漢魏六朝。皆忘本逐末之京。未可為典要也。總而論之。張氏矯枉過正。選擇太苛。誠所不免。若原其指意。何可非也。編中間下已意。雖未盡合。然詩無達詁。詞亦宜見仁見知。各有會處。可是彼而非此也。附錄諸家。雖竹帛一閱。見識於廷焯。然大體皆純正也。

淮海居士長短句校記一卷 強村叢書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云。諸集雜曲子校記。已著錄。孝臧既據士禮居所校淮海詞三卷刊行。復證其字句之異同。撰為校記。附于其後。所據者。僅汲古閣本朱臥庵本詞律而已。漁隱叢語論淮海詞甚多。僅引其八六子。萋萋一節。可知其未能詳檢。長相思引賀方回詞一節。已見於清修四庫全書提要。皆非孝臧所

自得也。其實淮海詞版本。在明代有張綏本。李之藻本。段楚君本。清代有四庫鈔本。黃儀本。王敬之本。秦三受本。其詩話筆記如般。實詩話能改。齊漫錄諸書所引甚夥。而草堂詩餘。花草粹編等類。亦當參校。孝臧並未及之。亦其疏也。



本事詞二卷 連光士  
辰刊本

清葉申薌輯申薌有閨詞鈔已著錄是編乃輯錄詞之有本事者上卷唐五代北宋下卷南宋遼金元前無目次內無標題徵引既未完全又不注明出處考詞之有本事者可據僅十之一二不可信者十之八九蓋宋元之人喜游文士之詞演同小記此讀詞者所當知也然輯錄成編以廣異聞未為不可亦當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咸原書今觀申薌自序謂是篇因採摭而成似應列原書之目然其文或剪裁以出又難仍舊賦之題况數葉偶繁自必刪而就簡亦得互異尤宜酌以從同云云不知注書與輯錄不同注書者當按其原文略剪裁其注語輯錄者當窺其原狀一字不可增損至于傳聞互異正可觀其參差安得強以從同此可知其妄矣況所輯屯田東坡淮海清真

諸家詞之傳說不完備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小山詞校記一卷

唐村書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之謠集雜曲子校記已著錄孝臧得趙氏星鳳閣藏明鈔本小山詞以校毛氏汲古閣本擇善而從既已刊行復撰校記於後除用毛本外參以汪大鈞本及花庵詞選花草粹編歷代詩餘詞譜諸書閒下己意以為參證小山詞舊無善本自以孝臧所校為精矣然如米粟子征人去日殷勤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一首內有輕春織就機中素一句輕春二字費解孝臧謂輕字疑經誤考花草粹編卷二引此句作輕絲織就機中素文義最合絲誤作春者蓋涉上下二首諸春字而誤輕非謬字孝臧未能詳考也

懺餘綺語二卷

懺餘詞一卷

清邱應撰懺有蘅夢浮眉二集已著錄其懺餘綺語自序謂既存二集意不復作而學道未深幻情妄想加以友朋牽率多體物補題之作不忍棄去過而存之云云故名懺餘綺語也其懺餘詞僅三十五首道光壬午懺之寓樓不戒於火其詞稿亦燬友朋鈔寄得即存之故名懺餘詞也其實懺詞綺語品格不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述事亦但擇門面雖多亦奚貴焉

延露詞三卷

書本

清彭孫通撰。孫通字駿孫，號美門，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中舉鴻博第一。授編修。累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延露，鄆曲名。淮南人間訓云：夫歌采菱發陽阿，鄆人聽之，不若此延露。北堂書鈔：延長笛賦：延陽，馬融長笛賦：下采制於延露。巴人高誘淮南注：延路，鄆歌曲也。又選五臣注：延露，小曲名。孫通詞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延露，蓋取義於此，謙辭也。當時孫通與王士禎齊名，號曰彭王，其為詞不宗一派，喜步趨於北宋及五代，故觀之似學宋原，細繹之，外逞聰明，不能沈著。蓋浙派之詞，以南宋為止境，其失也淺薄。孫適高視適步，其失也不純。二者相較，適失維均。東華雜錄謂：孫適晚年悔其少作，厚價購所為延露詞，隨得隨燬。與北夢瑣言所載晉和凝事相類。然其詞

具在，蓋傳聞失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雲起軒詞鈔一卷南陵徐氏刊本

清文廷式撰。廷式有補晉書藝文志已著錄。廷式論清詞曰：自朱竹垞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尤為冗慢，以二窗為祖。視辛劉若仇讎。家法若斯，庸非巨謬。二百年來，不為籠繼者，蓋亦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蔣鹿潭有沈深之思，咸容若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於方罫者也。廷式所論，諸未允當。然其不尚苟同，則明顯可曉者也。今觀其詞，思力果銳，音調蒼涼，雖時露鋒芒，不足為病。其清麗嫵媚之作，亦如燕趙佳人，外柔而內剛也。其與王鵬運、沈曾植、易順鼎諸人相往還，可徵其切劘之功矣。此本為其門下士徐乃昌所刊者，近聞發見其手稿，據王某跋，謂此稿較徐

刻缺四十二首。然如點絳脣布被新霜一首，單調風流子一首，望江南秋色好二首，刻本亦未載。稿中書有年月者，如齊天樂再遊龍華一首，念奴嬌畬皮鹿門徐本作鹿雲一首，點絳脣九日一首，八歸畬沈子培一首，刻本並佚。其年云云，此外尚有不同之處，待手稿印成，自可與此本互校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三影閣筆語三卷通行

清張雲璈撰、雲璈有選學膠言、已著錄、此其詞集、首卷五十三闕、次卷五十一闕、末卷五十九闕、共一百六十三闕、詞頗清雅圓融、惟嫌其稍淺薄耳、沁園春分詠、閨裝十二首、霜天曉角亦有犬声鼠聲諸題、此類屬一為之、未為不可、若以此為事、則有強已就物之弊、又集中廣注典實、不知詞之佳處、不必盡以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卷見長、搬運類書、最無益於詞境也、

拜石詞一卷抄本

清朱駿聲撰、駿聲有尚書學、已著錄、詞僅十九首、蓋駿聲以治經餘閒而為之、非能專力於是道也、其名拜石之意、殆尊崇堯章歌曲歟、其詞間有聰穎之句、惟誤字滿目、傳鈔者未精校、故中間頗有違律之處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棠村詞一卷續一卷原本

清梁清標撰清標有蕉林詩集清修四庫書已入存目此為其所撰之詞前錄龔鼎孳宋琬王士禛王士禛尤何顧貞觀陳其年諸家評論清標詞語多為諛辭殊難盡據然清標所作麗句清詞雍容華貴亦未可盡非也是書凡三刻初為其弟子徐鉉所輯僅數十闕刊於錢塘後清標之猶子輯錄前後諸作與吳偉業龔鼎孳之詞合刊於揚州嗣後刊行續集茲從三家中取出清標之詞彙為正續二集此即第三次刻本最為完整者矣

續四庫書

卷

集部

憶江南館詞一卷舊本

清陳澧撰澧有攷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錄是編初名鐙前細雨詞其後洪楊兵起據有金陵澧以先世為上元人遂併合新舊諸作題曰憶江南館詞以寄思念故鄉之意晚年復手自刪定僅二十五首卒後其門人汪兆銘得其手稿復采獲四首附錄為集外詞共二十九首又參證東詞鈔所選及傳寫異同字句為校字記一篇而刊行之澧詞雖多少年之作而清新婉雅持律亦不苟澧明于聲律嘗撰聲律通攷頗有駁正燕樂攷原之處然此本有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闕自注云萬紅友詞律載此調李易安詞休休者回去也謂第二休字用韻非也易安此詞已有欲說還休句不當重休字余此闕依易安填之而山字不用韻以正萬氏之誤澧說殊為

續四庫書

卷

集部



不合樂府雅詞休休作明朝亦避複  
而改不可據也萬氏謂休字入韻其說  
甚是古人用韻偶複本所不忌如毛熙  
震後庭花重臉字韻周邦彥花心動重  
就字韻西河重水字韻陳克謁金門重  
冷字韻皆是也即就漱玉詞論之武陵  
春後段云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汎輕  
舟也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連  
用二字韻端無可疑偶重休韻何所

嫌乎

絕妙好詞校錄一卷光緒時刊本

清鄭文焯撰文焯有說文引群說故已  
著錄文焯以南宋高詞盡于周密絕妙  
好詞一編惜傳寫多譌元刻難見因詳  
加校訂分別摘錄詞有刻本者則擇善  
而從之又得小瓶廬刻本簡眉有姚梅  
伯手校多錄嚴九能評語亦隨文補正  
焉如謂宋詞紙語真御通用上下闕重  
韻不拘引武陵舊事以證夢窗乘肩之

非譌引毛詩孔疏以證冰壺雷殷之有  
本皆鑿然不苟然亦有當斟酌者如白  
石琵琶仙題引吳郡賦云戶藏煙浦家  
具畫船二語實見唐李庾西都賦顧廣  
圻已言之文焯未之知耶白石暗香翠  
尊易泣泣或作竭文焯謂本作泣字引  
黃孝邁空尊夜泣以證之其說誠是然  
當引碧山一夢紅詠紅梅金尊易泣之  
句碧山明鬢白石句也仇山村玉蝴蝶

一首考梁溪孫爾準嘗從永樂大典輯出仇山村無絃琴譜與馮雲伯陸萊莊校刊於道光九年其卷一有玉蝴蝶二首但未知草窗所取何首耳文焯蓋未見孫刊本也

西園詞說一卷

詞山左人

清田同之撰同之有映香詞已著錄此為其論詞之作同之自序言似謙遜意頗自矜其實此書最為淺薄且抄錄者多已意甚少所引者有李易安張玉田王元美朱竹垞沈東江柴虎臣王阮亭鄒程村彭羨門宋尚木董文友宗梅岑諸家亦有用舊說而不著其名者如男中李後主一節沈東江之言也或問詩詞曲分界一節王阮亭之說也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一節彭羨門之語也小調不學花間一節鄒程村之旨也古人名詞中一節萬紅友之論也竝據為己有不知何意其謂白石樂府今已無傳可知其所見之不廣矣

梅邊吹笛譜二卷校樓堂全集本

清凌廷堪撰。廷堪有禮經釋例，已著錄。此為其所著之詞，名梅邊吹笛譜者，取白石暗香句意也。共一百五十闕，為廷堪手定，外有花犯一闕，及折桂令譜散曲，補錄二卷之後，是其弟子張其錦所增附者。廷堪明於樂律，嘗撰燕樂攷原，以為燕樂原于琵琶，其說即為精塢，故其為詞，亦守律不苟，自序謂稿中所用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律部

詞

四聲，非於唐宋人有所本者，不敢輕為假借，所用韻，凡閉口不取闌入抵韻鼻音，至於抵韻與鼻音亦然云云，其言非河漢也。又如集中每調之下，仍屯田清真白石之例，注明宮調，而國香慢月下笛、夢芙蓉、法曲獻仙音、湘月、霓裳中序第一、花犯，錄諸詞調下詞末，或論宮商或注日及，皆可依據，即其所謂撰之詞，亦直入南宋之室矣。江藩謂禮經樂律同

其春秋大業，即駢體文章，詩餘小技，亦不落第二流，非虛譽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律部



憶雲詞四卷

局刊本

清項鴻祚撰。鴻祚字蓮生，原名繼章，又名廷紀，錢唐人。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十五年卒。詞分甲乙丙丁稿四卷。後夢窗集例也。每稿並有自序。此本附有憶雲詞補遺，蓋鴻祚所刪棄者也。甲稿道光癸未以前所作，乙稿自甲申至戊子所作，丙稿自己丑至癸巳所作，丁稿甲午乙未所作。鴻祚即卒于乙未，故其四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皆生前所自訂也。鴻祚才力甚高，持律亦細，性靈所及，沁人心脾，僻澀諸調，融化無迹。故愛之者不絕，惟逞其聰明，時傷滑易，學之者往往入其彀中，而不自知也。仁和譚獻鴻祚詞，幽異竊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精去滓，好擬溫韋以下。小樂府，津逮草窗夢窗，蹊徑既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雜俎詩云：又曰，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

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帶，殆欲前無古人，皆唐大之言也。然鴻祚壽僅三十八歲，造詣如此，可謂良材。其家殷富，後漸衰落，變故疊起，下第無聊，甲稿序云：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丙稿序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詞語沈痛，可以哀其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紅藕莊詞二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龔翔麟撰。翔麟字天石，號蘅圃，晚號田居。錢塘人。康熙副貢，歷官至御史，屬鶚東城雜記曰：龔太常佳育，開藩江左，署有將園，時朱檢討彝尊、李徵士良年上舍、沈明府暉、日上舍岸登，皆在賓榻。以詞與公子侍御翔麟相唱和云云。翔麟早與詞流，切劇獲益，自朱彝尊倡率南宋之詞，一時之士靡然從風。翔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嘗刊山中白雲詞集，又刻浙西六家詞，為之張目，故浙派之興，翔麟亦頗有功焉。李符論其詞，大率以石帚為宗，而旁及於梅溪、碧山、玉田、蘋洲、蛻巖、西麓各家之体格云云。其言似揚之失實，然大體未為不合，惟模擬刻畫，時嫌太過，為可議耳。

春在堂詞三卷 春在堂全書本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其詞多所敘事，少述懷抱，夫愁苦之音易好，懽愉之語難工，理固然矣。而樾往往藉經子中之事以為咏，或題撰述，或題書齋，竝於詞體無取也。故集中時有丈人之言，時有經生之語，殊為不純。其第三卷薄媚摘遍序曰：所著書已刻者一百九十九卷矣，因以此卷校付手民，合成二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卷云云。樾有貪多之名，不獨詞為然也。

吳梅村詞一卷

光緒十六年刊本

清吳偉業撰。偉業有綏冠紀略。清修四庫書已著錄。偉業詞非專家。故是編僅九十二首。然如如夢令云。鎮日鶯愁燕。嬾。編地。落紅誰管。睡起。燕沈香。小飲。碧螺春。盤。簾。捲。一任。柳絲。風軟。次章云。誤信。鶯聲。枝上。幾度。樓頭。西望。薄倖。不歸來。愁殺。石城。風浪。無恙。無恙。牢。記。別時。模樣。三章云。小閣。焚香。閒坐。城。城。紙。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風破。女伴。有誰來。管領。春愁。一箇。無那。無那。斜。壓。翠。衾。還。卧。宵。宛。轉。低。徊。淒。涼。哀。怨。又。負。新。郎。病。中。有。感。一。闕。蓋。絕。筆之作也。詞云。萬事。催。華髮。輪。轉。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却。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十。結。追。往。恨。倍。淒。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

難訣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事。繁。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輕。輓。牽。腸。衣。青。低。轉。偉。業。身。事。兩。朝。貽。譏。當。世。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然。使。後。世。讀。此。詞。者。亦。可。以。憐。其。身。而。哀。其。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青芙館詞鈔一卷二韭室詩餘別集一卷

旁喜齋叢書本

清陳壽祺撰壽祺有纂喜堂詩鈔已著錄青芙館詞鈔一百二十餘闕二韭室詩餘別集亦不足三十闕壽祺經揔匪之亂頗有悲放之言壽祺與會稽李慈銘陽湖呂耀斗相往還其詞則壽祺悲放慈銘圓融耀斗纖麗情狀不同壽祺未獲中壽故鍛鍊之功不深也又此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頗有誤字往往詞後空白數行書中亦有題青芙館詩鈔者蓋潘祖蔭刻此書時校訂未審也

空青館詞彙三卷通行本

清邊浴禮撰浴禮字袖石任邱人道光進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是集首卷詞六十四首次卷六十首末卷五十一首共一百七十五首與沈壽金泰相唱和者往往附錄沈金之作浴禮受詞學於陶梁故其詞以姜史為宗而淺視辛劉集中多清新婉雅之作雖咏物甚多而體貼入微使讀者不以為病惜未能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碧山之深也又有效側帽烏絲諸休其實側帽長於令曲不工於慢詞既厭辛劉亦不必效烏絲然此皆偶一為之不足以全體也

靈芬館詞話二卷

靈芬館  
金集本

清郭麐撰。麐有金石例補。已著錄。是編論述清初及同時友朋之詞。間亦及於宋。其言多由麐親與諸家蓋論古者少言。今者多也。述錄友朋之作。雖未免襍。然大體允當。其言曰。倚聲家以姜張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與其不能盡言之意。而後纏綿委折。如往而復。皆有一唱三歎之致。近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莫不宗法雅詞。厭棄浮豔。然多為可解不可解。借面裝頭。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指而不得。此何為者耶。昔人以鼠空鳥。即為詩詠。若此者。亦詞詠也。其言甚正。磨詞初亦從浙派而出者。此節節臨。可以觀其變矣。蓋當時浙派已至末路。徒染釘鐐。為人歌。棄故磨詞。易為清疏。然其詞最易引人入彀。而不能耐人尋繹。是知其當變。而不知其所以變也。又

論董文友詞云。文友姪言。嫖語。不秀鐵面所呵。而磨之豔詞。亦犯此病。是知眼高而手低。才學不可強也。是編即靈芬館詩話之末卷。今分出之。俾各從其類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品一卷成詞學集

清郭麐撰。麐有浮眉詩。已著錄。是編探  
索詞之體貌。分十二品。曰幽秀。曰高超。  
曰雄放。曰委曲。曰清婉。曰神韻。曰感慨。  
曰奇麗。曰含蓄。曰道峭。曰樸豔。曰名雋。  
各系以韻語十二句。蓋全仿司空圖詩。  
例也。論文體品。始於鍾嶸。原以定其主  
旨。品其先賢。圖之所為。則就詩之品格  
言之。蓋詩者之也。承也。持也。今之則為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一體。散之則有萬殊。且人之好尚異情。  
故意製相詭。詩詞之道相同。圖之所述。  
亦可通之於詞。麐效為之。其間有全襲  
舊名者。如委曲。含蓄之類是也。有字  
異而實同者。如易纖穠為穠豔。悲慨為  
感慨之類是也。亦有併為一品者。如雄  
渾豪放。合為雄放之類是也。故有無此  
書。不足為輕重。然在當時。頗重視之。則  
大可不必者矣。

續詞品一卷成詞學集

清楊夔生撰。夔生有真松閣詞。已著錄。  
續詞品有續郭麐詞品也。麐分十二品。  
夔生續十二品。正合司空圖二十四品  
之數也。其十二品曰輕逸。曰獨造。曰淒  
緊。曰微婉。曰閒雅。曰高寒。曰澄澹。曰疏  
俊。曰孤瘦。曰精鍊。曰靈活。僅十一品。  
開其一。各繫韻語十二句。仍同司空圖  
反郭麐書例也。圖為詩品之意。以為文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不備於一格。次緒得其一端。郭楊撰書  
之旨。當不同之。蓋詩詞之道。內則眾體  
皆備。外則莫見端倪。渾成氣象。斯為上  
乘。郭楊之詞。僅求其一端。則郭詞不合  
穠豔之言。楊詞亦未達精鍊之法。殆所  
謂言之匪類。行之維艱者歟。



片玉集校記一卷 通村叢書本

清朱孝臧撰。孝臧有《雲謠集雜曲子校記》已著錄。孝臧先得《古閣舊藏陳元龍集》注片玉集，又得士禮居別藏陳注本，更以《元中箱》毛本及《花庵詞選》陽春白雪、樂府雅詞、草堂詩餘諸書參互校訂，擇善而從，既刊陳氏注本，後輯校記於後，所校頗為詳細，然亦有可疑者。清真荔枝香，口看兩兩相依燕新乳，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記云：原本無口，从鄭文焯校。鄭說見其所校清真集，其言曰：汲古脫一字，方千里和作正作九字句可證。者卿夢窗詞並從同。萬氏詞律謂清真是句所脫，或係閒字愁字之類，或選乃擬作閒詞，因之終以無據，宜从蓋闕之例。考陳注本元中箱本毛本並無閒字，亦無關文符号，然柳永此句作遙認，中裏盈盈好身段，方千里和周詞作深澗斗潄飛泉

溜甘乳，楊澤民和詞作相與共煮新茶

取花乳，陳允平和詞作金泥帳底雙虬

自沈乳，吳文英送人遊南徐一首作因

語駐車新堤步秋綺，七夕一首作天上

未比人間情更苦，並為九字，至于閒字

歷代詩餘已如此，非始戈丁，然歷代詩

餘獨有閒字，亦難明其所據也。荔枝香

第二首，孝臧亦引鄭說，其實此詞無法

校訂，文焯憑臆妄改，殊不足信。內偏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卷義本可通，文焯所改，餘詰曲矣。又六

醜恐斷鴻尚有相思字，文焯嘗據龍元

英談藪以證此句當作斷紅，頗為精瑋，

而孝臧亦引龍說，不列鄭名，疑似者則

引鄭說，稍瑋者則據為己有，是誠何心

哉。

相綺樓詞鈔一卷

丁巳本

清王闓運撰。闓運有周易說、已著錄。是編為其所撰之詞五十首，附和詞三百，共六十首。闓運才氣縱橫，不可羈束，然其所為詞，不逞才性而能斂以南宋詞人之矩矱，故頗具清剛之氣，目為詞家一作家。孟闓運詩文詞皆高，故證則非其所長也。

花簾詞一卷

道本

清女子吳藻撰。藻字蘋香，號玉岑子，錢塘人。是編共百六十八闕，令慢皆具。其於古人之詞，蓋不宗一家者。如菩薩蠻、江城梅花引、河傳、祝英臺近、諸首，皆纏綿宛轉，味悠長，持律亦不苟。其間亦有輕薄流滑之作，如浪淘沙、連理枝、詞則淺俚無味。前者足證其才高，後者可知其工力尚淺。然清代女子為詞者，藻亦可以成一家矣。集中題詞甚多，蓋當時已負盛名。其歌離吊夢遺、病言愁之作，時時見之，殆傷心之事，有難言之隱歟。藻父夫並業賈，既非源於家學，又無磋磨之功，其詞如此，亦天賦之才也。

龍城札記三卷 校經山房本

清盧文弼撰。文弼有儀禮注疏詳校。已著錄。是編為文弼掌教常州龍城書院所記述者。其體例與鍾山札記同。鍾山札記生時所刊。此則文弼寫定。及後所刊也。其間調轉詩外傳之覆行。當作覆行。史記之鄭單。即家語之縣亶。皆精瑯不磨。其他雜考。亦多可信。惟文弼不精音切。時有疑誤。如論鞠躬一節。說本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類

誤。然以鞠躬為是。鞠躬為非。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錢穀識語。謂鞠躬非雙聲。則又知今而不知古矣。須知今以同紐為雙聲。古時同時喉牙或舌齒唇舌部皆為雙聲。連語。鞠躬與鞠窮皆雙聲。故鄭注論語云。鞠窮自曾飲之貌也。又論古音字曰。漢書注縣名莫點下。音切恒。标氏下。音權精。此自音點為恒。音标為權耳。非連莫讀切。併氏讀精也。莫點

之說是。标氏之說非也。漢書地理志代郡注引孟康曰。标音權。氏音精。廣韻十四清精紐有氏字。云。标氏縣名。則氏之讀精。殆無可疑。切恒成文。故不連莫讀切。若權精二字。義不相屬。自當併氏讀精。月氏之氏。音支。故與精音相近。文弼未能明于此耳。象恭。滔天引徐文靖說。以為帝謂共工。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云云。終不合于經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冷廬雜識八卷

成豐

清陸以活撰以括字定圖號敬安桐鄉人道光進士官杭州教授是編雜述四部頗為零碎如永樂大典四庫全書諸節所記寥寥蓋學識不高見習狹隘然小言切用未可盡非時有攷據亦可取資如趙翼陔餘叢考謂史有三三楊三二宋之目以括據元楊湜與楊珍楊卞齊名則有四三楊矣更據元史宋子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類

與族兄知柔人稱大宋小宋明史宋克宋廣善書梅二宋春朝既庭與宗弟疇三梅大宋小宋宋衛宋瑱亦以二宋稱之又趙翼贈三元錢湘船閣學詩云累朝如君十一箇云云以括據遠史王堂亦三元清之三元錢榮陳繼昌二人凡此之類可供一端之攷攷所載樂方如卷三之巴鯢膏以治癰疽卷五之瘡方以治膿窠皆切於實用學者執事固亦

步記述足應見聞末附續編重次千字文為冷廬憶言重次千字文彙編跋二篇跋亦重次之體文歐雅潔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此書與梁章鉅歸田瑣記並傳信不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蘭雲菱寢樓筆記一卷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蓋其在常州鎮江揚州南京諸地所雜記者。喜談金石。間有考證。殊無驚異之處。惟記黃仲則趙懷玉洪亮吉趙翼諸人之遺跡。述揚常之方言。識玉堂名翰之目錄。及陳圓圓之事實。轉錄陳聶恆太青春之詞。並有興趣。可資觀覽。末附其所撰玉樸後詞二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類

九閔玉鵬運以為淫豔。嘗勸其不刻。而周頤頗有辨論。竝於筆記中識玲瓏四犯云。袁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指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乃周頤詞旨舉例。其實鵬運之言。不可非也。

迎靄筆記二卷有恒齋集本

清程鴻詒撰。鴻詒有夏小正集說。已著錄。是編自述。謂同治丁卯。還迎靄舊居。心疾無可解。偶憶往東。閒獲新知。疾仍未解。遂爾蝦筆。已已有鄂蜀之遊。庚午歸田。辛未復自第二卷記起。不知都幾何。卷云云。編僅二卷。以下蓋未記也。書中體例。與其所撰雞澤勝錄大致相似。考證殊不精審。觀於宋袁忠經二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類

即可知矣。惟中間有可疑者。卷二鍾嶸詩品一段。誤與上字典一段相連。其文與陸以恬冷廬雜識所載相同。略刪字句而已。鴻詒與以恬同時。而相同之故。殊不可曉。考書中藥方。亦多與以恬書同。內有周葵園已鯽膏一方。葵園乃以恬外叔祖。可知鴻詒襲用以恬書。非以恬襲用是編也。書中頗有誤字。則校勘之疏矣。

雞澤勝錄一卷

有恒齋集本

清程鴻詒撰。鴻詒有夏小正集說已著錄。是編自述謂道光戊申春有幽憂之疾。輒憶往日遊迹及所記錄。遂雜鈔之以當七發。時在雞澤。因題雞澤勝錄名。篇故編中叙述師友記載名勝為多。時寓羣書閣附考證末節為顧炎武手札。黃彭年所招贈者。並附錄彭年之詩跋。所記頗為叢雜。其論時文之弊。最中肯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蔡鬼彈菡草一節。亦足以資參攷。惟其說閉字云。閉讀倉計切。有音必結切者。音如蠶。今京師有此音云云。殊為謬誤。閉字斷無讀倉計切之理。倉閉二字聲紐絕遠。何能相切也。

鹵底叢譚一卷

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無序跋。觀其所述。蓋光緒時入蜀所記也。其論萬州石刻。自不如西南山石刻記精詳。蓋彼為專書。此為雜記體例。雖不相同。然互有詳略。當參證也。即如富樂山集古堂為史祁所建。袁滋相順宗未相。憲宗皆攷證精審。又為石刻記所未載。致可貴也。又如通鑑胡注。融即古雅字。孫志祖讀書勝錄卷七。謂未詳所本。周儀引蜀中名勝記。晉末李雄竊據夷獍雜居。西魏僑立崇山縣。後置雅州。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州以此名。雅離相通。殊違音理。然周頤所引。可為胡注佐證矣。聞明蜀語。可取之材。張笑桃彭門花之事。亦足以廣異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雜家類

鹵底叢譚一卷。光緒刊本。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無序跋。觀其所述。蓋光緒時入蜀所記也。其論萬州石刻。自不如西南山石刻記精詳。蓋彼為專書。此為雜記體例。雖不相同。然互有詳略。當參證也。即如富樂山集古堂為史祁所建。袁滋相順宗未相。憲宗皆攷證精審。又為石刻記所未載。致可貴也。又如通鑑胡注。融即古雅字。孫志祖讀書勝錄卷七。謂未詳所本。周儀引蜀中名勝記。晉末李雄竊據夷獍雜居。西魏僑立崇山縣。後置雅州。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州以此名。雅離相通。殊違音理。然周頤所引。可為胡注佐證矣。聞明蜀語。可取之材。張笑桃彭門花之事。亦足以廣異聞也。



杜氏篤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杜恕傳清馬國翰輯恕有杜氏體論已著錄隋書經籍志雜家梁有篤論四卷杜恕撰亡舊唐志並著于錄然魏志杜畿附傳未言篤論裴注別引杜氏新書參以類書所引知新書即篤論也其書蓋疏叙論駁之類所以入於雜家國翰所輯以意杜所引往往見於本傳疏中知三疏皆在篤論之內因並入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類

又意林載有兩節與正文相次叙恕世系及其子預明為後人所附益至言魏書有傳晉書有傳則又為晉以後人蓋世志士錄叙述作書者之事蹟附在書後故馬總載入本書國翰因附錄於後以免淆混皆精慎不苟史稱恕奏議論駁皆可觀又稱其議論亢直書曰篤論可謂名實相副矣

杜氏體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杜恕撰清馬國翰輯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仕至御史中丞出刺幽州以事免為庶人徙章武既武謂恕曰今向聞暇可潛思成一家言遂著體論八篇並詳見魏志杜畿傳隋書經籍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新舊唐志同傳云八篇志言四卷蓋卷各二篇也其書蓋亡於宋時然魏志裴注引杜氏新書曰以為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類

偏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體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此為全書之綱領也故嚴可均推論八篇之目一君二臣三言四行五政六法七聽察八用兵而以自叙終焉黃以周史推之曰首言君臣各有體次言言行必以誠次言政以道御刑以公平次

言兵之有體無體。次言治國莫善於聽察。次言生平不輕為毀譽。蓋竝據杜氏新書羣書治要意。林而參訂者。雖略有差異。而大體則同。國翰所輯。首引新書之語。以為之綱。末附錄魏志傳語。以資參攷。若補引治要。則較為完備。傳又云。著興性論一篇。隋志不載。亡佚久矣。

典語一卷

王禹山房輯佚書本

吳陸景撰。清馬國翰輯。景字士仁。吳郡吳人。官至偏將軍中夏督。後遇害。事蹟具吳志。陸抗傳。隋書經籍志。儒家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竝吳中夏督陸景撰。亡。舊唐志無典語別。新唐志典語又作典訓。卷帙相同。太平御覽引作陸景典略。有誤也。其書已佚。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六載孫星衍之族子言紹興人王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其言信否。無以知之。云云。今亦未能見也。此為國翰據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所輯者。類聚引吳陸景誠盈。似為典語之一篇。故次于末。又錄吳志陸抗傳。張隱文士傳。附錄于後。以資參攷。惜羣書治要所引。未及寫入。為可惜耳。景為陸抗之子。陸機之兄。道德文章。源流可見。故其所言有典有則也。

顧子新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吳顧諱撰。清馬國翰輯。諱字子默。吳郡吳人。官至太常平尚書事。蹟具吳志。本傳。意林謂諱字默造誤也。本傳之著新言二十篇。隋志舊唐志並作新語。隋志云十二卷。舊唐志云五卷。新唐志作新論。云四卷。意林作新言。同本傳。五卷。同舊唐志。紀載頗異。自當以傳為據也。國翰輯錄此書。取本傳知難篇。其類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類

所引。則統以雜篇。末附錄其本傳。但本傳明云二十篇。而國翰書叙改作十二篇。且謂隋志十二卷。蓋篇為一卷。易古書以就己說。殊為謬妄。今以其所輯尚可窺見新言之厓略。故取以著于錄焉。

關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關某撰。清馬國翰輯。關子撰者名字里爵皆無攷。應劭風俗通曰。關姓也。承關堂童子之後。有關子著書。類書或引作關子者。誤也。漢書藝文志縱橫家。關子一篇。國翰以為六國時人。似為近之。隋志梁有補關子十卷。亡。金樓子著書篇。補關子一帙。十卷。金樓子序。付鮑泉東里撰。舊唐志並著于錄。是關子亡佚甚早。今元帝補關子。今亦不傳。然水經注引有一節。似先秦原書。非梁所補。與他所輯。則混而莫辨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縱橫家



符子一卷

王山房  
輯佚書本

晉符朗撰清馬國翰輯朗字允達略陽  
臨渭氏人仕秦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  
樂安男降晉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晉書  
載記有傳傳稱其著符子數十篇行於  
世隋書經籍志道家符子二十卷舊唐  
志三十卷其書早佚唐宋類書轉相徵  
引實未見原書也王世貞謂道藏有符  
子蓋未檢藏目想像之言國翰從北堂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類

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路史  
等輯四十餘節為一卷御覽引方外篇  
一節以有篇目可考故置於前書中有  
云為道者日損而月章為名者日章而  
月損又云木生蠹蠹盛而木枯石生金  
金曜而石流語意湛深頗得道家之旨  
也

世要論一卷

王山房  
輯佚書本

魏桓範撰清馬國翰輯範字元則沛國  
人官至大司農事蹟具魏志曹爽傳隋  
志法家世要論十二卷梁有二十卷亡  
新唐志與隋志同舊唐志作代要論十  
卷諸書徵引或稱政要論或稱桓範新  
書或稱桓範世論或稱桓公世論或稱  
桓子或稱魏桓範或稱桓範論或稱桓  
範要集其實止一書也魚豢魏略謂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類

嘗撮抄漢書中諸雜事自以意斟酌之  
名曰世要論今觀殘簡不盡取漢書也  
此為國翰輯本從北堂書鈔初學記藝  
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輯得二  
十七節原誤作二末附曹爽傳及魏略  
所載範事以資參攷惟羣書治要載其  
為君難臣不易治本政務節欲詳刑兵  
要辨能尊嫡諫諍決壅讚象銘誅序作  
十四篇名未及引入當補者也書內雖多

法家之言、然恤刑一節、持論平允、史稱  
範書成後、以示蔣濟、濟不肯視、此文人  
相輕之習、不可據以貶其書也、

連子居詞話四卷

道光壬辰汪氏  
振綺堂刊本

清吳衡照撰、衡照字夏治、號子偉、海軍  
人、嘉慶進士、官金華教授、是編為論詞  
之作、或曰詞家之得失、或詳版本之源  
流、或考詞人之事實、或論詞律之精粗、  
或論詞中之方言、或摘詞中之美句、體  
例叢雜、不滯一端、雖無精深之處、然大  
體允當、惟既以太白之詞為可疑、又謂  
太白之詞如漢魏之詩、是矛盾之說也、

萬氏詞律不取明清之詞、蓋詞譜亡佚、  
明清詞人師心自用、不足以為軌範、此  
正萬氏精審之處、而衡照反譏之、是未  
知詞律之源流也、衡照又謂蘇之大雅、  
之秀、柳之豔、秦之韻、周之圓融、南宋諸  
老何以尚茲云云、尊柳是其特識、而以  
豔字稱之、尚未能謂為真知柳也、蘇大  
雅秀秦韻及周之圓融、亦皆不謬、蓋是  
書立論不偏、據其是其所長、識力有限、廷議廷論

時來是其所短然終勝于王士禎賀裳  
諸人之書也

扶荔詞三卷別錄一卷康熙間刊本

清丁澎撰澎字飛鵬號葑園仁和人順  
治進士官禮部郎中澎為西泠十子之  
一通籍後與宋琬施閏章諸人唱和于  
京師又為燕臺七子之一蓋早負詩名  
矣此為其所撰之詞卷一小令卷二中  
調卷三長調共二百零五首卷四別錄  
迴文三十九首每詞之後有同時諸人  
評語皆諛辭也集中最可異者往往不

用舊調自訂新譜花裏自注云新譜者  
葑園之所定也有自度曲有犯曲有翻  
曲云云自明代言譜亡失不知何以能  
自度曲又為犯曲也詞府翻曲尤為費  
解集中犯曲最多其法節兩調或數調  
之句法以合一調不知犯調始興于宋  
大晟府姜夔凄凉犯序言之甚晰全在  
住字相同如正黃鍾宮與越調犯越調  
與中呂調犯皆合字住澎不明是理但



節用各詞句法蓋本劉過四犯剪梅花  
盧祖皋又有錦園春三犯及月城春之  
名用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三曲須知  
此之犯者即非補之所謂自過腔姜夔  
所謂高指聲不同音者不能過腔蓋住  
字相同可為犯調五音相同即可過腔  
皆有犯名彭不以此理無知妄作其金  
門歸去詞後范默庵又以四犯剪梅花  
為蘆川之詞一誤而再誤矣迴文之詞  
殊非正道偶一為之本無不可今竟別  
錄一卷謂之詞變謬妄極矣其詞多為  
綺語多纖巧之言也

幻花菴詞鈔八卷乾隆四十四年  
清張梁撰梁字大木號幻花華亭人康  
熙癸巳進士官行人司行人是編計詞  
二百三十五調杜詔顧衡文諸人倡和  
之作間附本詞之後其點絳唇云振迅  
輕移小橋幾曲尋詩去冷香飛舞且共  
閒鷗住渺渺西風欲落簾蔭浦愁何許  
淡雲薄暮細草邨頭路頗似白石道人  
之筆其慢詞雖規撫南宋然往往有流  
滑或生硬之句也曰幻花菴詞者蓋仿  
黃叔暘散花菴詞而名也而王昶琴書  
樓詞鈔有梁詞一卷曰澹吟樓詞與此  
異名考梁有澹吟樓詩昶蓋以詩集之  
名名其詞也然此本刊於乾隆二十四  
年琴書樓詞鈔昶序於乾隆四十三年  
當見此本而梁與王昶之詞之作昶本  
有而此本無者疑昶刊有所據而選錄  
也

容度詞三卷

開本

清董以寧撰。以寧字文友，武進人。諸生詞集卷上小令九十首，卷中中調六十一首，卷下長調五十一首，共二百零二首。詞下附以吳偉業、王士禛、陳其年等人之評語，多褒揚失實之辭。以寧工為豔語，惜思路微左。小令頗有精妙之作。長調則平庸流滑，無所選擇。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云：董之友蘇幕遮諸篇，皆能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曲折傳神，撲入深處，詞中之妖也。學詞者一入其門，念頭差錯，終身不可語於大雅矣。塢馬此書之定評。如醉公子云：儂心何事惱，姐姐欺儂小。偷看合歡書，憎儂問起居。好從花下避，怕見書中字。匿笑不回頭，回頭替姐羞。曲傳豔態，無微不至，謂之詞妖，誰曰不宜。

養一齋詞三卷

刊本

清潘德輿撰。德輿有養一齋文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據德輿自述，謂初學韋莊、馮延巳二家，其後專研北宋，詆訾當時為豔詞者。朱帥、姜張、陳法、稼軒、德輿亦排斥之。又謂高者標唐為宗，壇宇金荃、龍蓋有宋，不知其佻蕩纖屑，未盡融釋云云。則暗斥張惠言也。其與葉生書亦極力詆其詞選之非。不知浙派之旨，沿流以溯源，常州派之旨，則因源以及流，皆不可非。宋雖大珠不易言，德輿徒為誇大之語，究未明詞之源流。今觀其詞，淺俗粗鄙，不成氣格，而欲擯斥朱張，祇見其不自量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香雪詞鈔二卷

通行

清王策撰。策字漢舒，太倉人。諸生，其詞備有象體，不主一家。然享年不永，未能治於一爐也。然如「踏莎行」次皋謨叔韻：「夢中尋夢幾時醒，小橋流水東風路。滿江紅」云：「關草心慵垂手立，兜鞋夢好低頭想，皆情詞淒豔。又如「西江月」即景用趙元甫韻云：「短短蘆笆水抱，低低茅屋雲濛。白楊廢園小亭東，春便難來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自到窗櫳，卽酒經宵易淡。瓶花過日，能紅更無家具挂心中。暖有朝陽，涼有晚時風。極清幽之致，惟喜和古今詞韻。往往牽強湊合，是其一蔽。又如念奴嬌金陵秋思云：「浮生皆夢，可憐此夢偏惡，看取西去斜陽也。如客意，不肯多擔閣。陳自淖謂此詞沈痛迫然，便成詞識，所以不能永年惜哉。」

黑蝶齋詞一卷

浙西六家詞本

清沈岸登撰。岸登字章九，一字南亭，號情耕村叟，平湖人。此其詞集，共七十六首。岸登詩詞與書畫有三絕之目。其詞最為妍雅，以視柘西精舍，不獨無愧而已。邊幅窄狹，則一也。自本根言之，浙派之詞僅得和雅二字，蓋以南宋為止。沈終不能見其大，棄尊之詞，即犯此病。況其餘乎。然在當時，改變風氣，二沈二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並可羽翼秀水者也。



香銷酒醒詞一卷

同治戊辰刊本

清趙慶熹撰。慶熹字秋舫，仁和人。道光進士，選延川知縣，不果往，改金華教授。亦未履任。詞集一百零五首，附散曲數套。慶熹之詞，有聲當世，蓋清亮浮麗，易為所引，其實淺薄而不能深入，剽滑而不能沈著，純粹無疵之，亦不多觀也。又此集初刊於道光之時，嗣因洪楊之亂，刻版盡毀，此為同治時重刊之本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柘西精舍集一卷

新西六家詞本

清沈皞日撰。皞日字融谷，號柘西，平湖人，以貢生知廣西來賓縣，歷辰州郡丞。此為皞日之詞集，共八十三闕，內多追和南宋諸賢之作，是其詞學之界限。龍涎香白蓮尊蟹諸詞，亦效樂府補題也。與朱彝尊、李良年、李符、龔翔麟及其姪岸登相唱和，可以想見當日浙派之盛也。其詞純雅諧婉，措語圓融，時有清空之趣。惟鶯啼序既和夢窗，則次段第二句當用去上上去，而皞日用平平入去，既以白石為主，則淒涼犯末七字皆當用仄，而皞日用平平仄仄仄仄，最為不合。然清初詞人往往疏于聲律，亦不必專責皞日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冬巢詞集四卷

道先刊本

清汪潮生撰。潮生字汝信，號飲泉，江都人。諸生此為其所撰之詞集。首卷六十七首，次卷六十二首，三卷七十二首，末卷六十首，共二百六十一首。前有黃承吉序，其詞不宗一家，精深華美，聲調高朗，而筆勢飛舞，直入宋賢之室，當時一作手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南江札記四卷

南江遺書本

清邵晉涵撰。晉涵有爾雅正義，已著錄。是編為雜考經史之屬。卷一左傳二百十三條，穀梁傳十四條，卷二儀禮正義三十四條，禮記一條，三禮論天帝郊丘之祭七條，卷三孟子三百七十四條，卷四史記十九條，漢書七條，後漢書三條，三國志四十九條，五代史十七條，宋史四十九條。晉涵深於經史，議論篤實，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

康成最精三禮，而書中儀禮正義，並摘鄭本之語。凡鄭注古文作某，今文作某者，皆以鄭所從為非。三禮諸條，亦多駁鄭說，並其偏見，不可信據。蓋浙東學者，往往不守鄭君家法，非僅晉涵一人為然也。晉涵嘗欲撰穀梁正義，孟子述義二書，洪亮吉邵學士家傳作穀梁古注，漢學師承記作孟子正義穀梁述義而未成，並見於洪亮吉邵學士家傳。錢大昕邵君墓誌銘，阮元國史儒林傳

橐江藩漢學師承記諸文今觀卷一之穀梁卷三之孟子類皆博引衆說不下已意疑即二書之橐草也又是書乃晉涵卒後其子東華等所輯刊者卷四史漢三國諸條多與何義門讀書記相同蓋晉涵手錄其說而其子不察誤以為晉涵之說也

枕善居稊說一卷

王敬之全書本

清王敬之撰敬之字寬甫號枕善居士高郵人增貢生官戶部主事是編為攷訂之屬據其識語謂閒有所見未敢自信即錄備忘不為次叙不足次叙也他日增益亦稊錄此本後故名之曰稊說蓋謙辭也鼯鼠芷蘭剛卯朝院寺中植馬周海棠詩話依託乾鵲爭梁灝宰九蘇東坡上清儲祥宮碑詩孫君孚楊州

柳行錄佗書中秦太虛詩詞忘憂露筋貞女近銑奏郵帖山谷道人梨夢詩叙文游臺僅二十節耳高郵王念孫玉引之父子精聲音訓故之學所著之書餉遠後學沾既無窮而敬之喜詞章似與其父兄異趣惟此編實事求是足以證其家學淵源芝為芷謫卯當為卯蓋皆傳其父兄之說也馬周梁灝諸節皆攷訂詳明高郵人物故蹟之屬可以補正



志書之不足。又書內往往有節。泮林識語。可與故之之說相參證也。

宜略識字齋稞著不分卷

王敬之金書本

清王敬之撰。敬之有枕善居稞說。已著錄。是編據其自述。謂七十以後。精思日減。凡應友生所屬及閒中遣興之詩文。倚聲無可選錄。輒以一歲為一本。名之曰稞箸。而藏之。云云。故是書始丁未終乙卯。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敬之七十一歲。乙卯即咸豐五年。敬之七十九歲。一歲。乙卯即咸豐五年。敬之七十九歲。時歷九載。書分九冊。又咸豐五年秋夏。

崑林跋。謂易筭前數日。猶傳箋商確。病骨詩中易字云云。今乙卯最後有病骨七絕四首。蓋絕筆之作也。此書按年分本。不事排比。詩文考證。雖然並陳。體例殷亂。亦無怪其然也。詩文詞皆平厲。且別有專集。此可置而不論。詩詞下往往詳注事蹟。考訂詞律。較為有用。攷證雖嫌零碎。實有可取之處。如莊子田子方。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居之蟲。不疾易。

水韵書引易水作易淵敬之謂水當作  
困困即淵之古文漢書地理志廣陵國  
高帝六年屬荊州錢大昕謂州字衍敬  
之據宋書州郡志荊州當作荊國謂後  
之廣陵前屬荊國也凡此之類並可依  
據又引其父念孫校訂舊籍數則陶淵  
明詩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念孫謂  
無希是希無之謗李白詩如何舞干戚  
一使有苗平今本唐詩別裁集注干羽

改干戚本陶淵明刑天舞干戚句念孫  
謂韓非子五蠹篇舜修教三年執干戚  
舞有苗乃服詩用韓語非用陶詩又李  
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書  
作夢想衣裳劉後邨以為筆誤念孫謂  
賞名花對妃子故以花葉之容對舉作  
雲則義不密孟浩然詩誰道山翁醉今  
本唐詩別裁集注即山巨源倒載意也  
山翁仍宜用山公念孫謂王摩詰詩亦

云留與醉山翁莊子齊物論篇名念孫  
謂論與倫通物倫齊謂無有美惡是非  
凡此之類蓋敬之平日請問而轉錄於  
本書並不見於念孫之讀書雜誌即莊  
子一節亦不見於餘編莊子中此尤可  
責者已

橋西雜記一卷 清書齋刊本

清葉名澧撰、名澧字潤臣、漢陽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侍讀、是編為雜記、見聞之屬、曰橋西者、因其所居為紀文達故宅、當京師虎坊橋之西也、書中多述掌故、並志舊聞、訂正舊說、大體瑯瑯實允、當足資考證、微有斟酌者、如謂曾慥類說為後世叢書所由昉、不知慥書雜抄典故、任意芟薙、與後世之叢書異趣、叢書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名始於陸龜蒙之笠澤叢書、叢書之實、錢大昕以為始於左禹錫之百川學海、其實俞鼎孫之儒學警悟、尚在百川學海之前、至名實兼備、當始於明程榮之漢魏叢書矣、柳耆卿墓、東南紀聞謂在東陽縣之花山、王漁洋謂在真州城西、仙人掌、名澧據王象之輿地紀勝、至順鎮江志、以為東陽乃丹陽之誤、但柳耆卿丹陽之花山、殊無實證、今考葉夢得避

暑錄話云、柳永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和甫為守時、求其後不得、乃為出錢葬之、可為名澧得一佐證矣、永葬襄陽、方輿勝覽獨醒雜志、東由紀聞、並有此說、葬潤州、雖暑錄話之說也、葬真州、草蒙拾之說也、名澧所考、正可與葉說相印證、雖未能埒知其本源、然其考訂花山之所在、實足以供人參攷、其他亦翔實可據、李慈銘越縕堂日記、謂其所記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內閣官制職掌及師傅保銜兩條、為有裨掌故、則苛刻之言也



簡莊隨筆一卷

烟畫東堂  
小品本

清陳鱣撰。鱣有論語古訓已著錄。是編雜記書籍版本。臺草流傳音釋句讀。見聞所及隨手採錄。全書僅二十八節。無序跋題目照九經收藏源流及其句讀二節。左傳句讀及音註七節。宋余仁仲校刊左傳一節。趙文敏家前後漢書二節。北宋刻本陶淵明集一節。東坡志林一節。古人題畫法一節。文苑英華二節。錢功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臧書一節。鄒季友尚書蔡傳音釋一節。周易本義一節。宋官刻春秋經傳集解一節。麻沙刻春秋經傳集解一節。北宋本春秋經傳集解一卷。舊五代書一節。草木子一節。遺山集石田集一節。宋槧漢書殘本一節。杭堇浦輯歷代藝文志一節。所論皆實事求是。又多簡莊文鈔所未載。致可貴也。

午窗隨筆四卷

寶樹堂  
遠書本

清郭夢星撰。夢星有尚書小札已著錄。是編闡述經義。考論史事。及當代掌故。以至邸鈔有事關因革黜陟者。手錄不遺。詩文典實。亦時有考證。皆隨時札記。不分門類。孫葆田序謂此書蓋仿王文簡公居易錄。池北偶談而作也。說經之處多採異說。又不措意於小學聲韻。殊非治經之正軌。成語及詩文典故。時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可取之處。惟其考論典章制度。最為有用。洞悉源流。而措語明顯。使讀之者一目了然。不嫌其瑣碎也。宋四庫志拾遺亦可補志書之不足。至於果下牛雁臣諸節。聊廣見聞而已。

崔氏政論一卷

王西房  
輯佚書本

漢崔實撰清馬國翰輯實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人拜尚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隋志法家正論五卷漢大尚書崔實撰意林卷同舊唐志政論五卷新唐志作六卷各書所引或作政論或作正論或作本論僅一書而異其名也宋時已佚國翰但取本傳論治道而已其實羣書治要意林通典皆曾援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法家

而國翰並未及之為可惜耳嚴可均曰書成於守遼東後故有僕前為五原太守及今遼東耕犁等語本傳繫於桓帝初除為郎時蓋就始創稿言之黃以周曰羣書治要載其論治七篇其一同於本傳以意林所錄原書次第推之其一革弊政其二參霸術其三刺奢僭其四刺貪污其五勸工作其六尚久任其七論重祿其八謹大赦黃輯本未見嚴輯

在全後漢文中國翰所輯既略自當參以嚴黃之輯說也本傳引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范史論曰實之政論言當世理亂雖龜錯之徒不能過也可知其書之見重於前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法家

劉氏政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劉虞撰。清馬國翰輯。虞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官侍中，封關內侯。事具魏志。本傳、傳稱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隋志：法家，梁有政論五卷。魏侍中劉虞撰。亡。唐志：皆著之。蓋從七錄，非實。由其書也。國翰據本傳裴注引虞別傳論治道一篇以充之。然羣書治要引有備政，正名慎愛，審愛，欲失疑。賢任臣下，視八篇。國翰未及援引，殊為可惜。又治要引作劉虞別傳，而目錄注作政論。蓋政論在別傳中，歟。可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

夏侯子新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夏侯湛撰。清馬國翰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官至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是編或稱新論，或稱夏侯子。意林新論十卷，隋唐志同。屬儒家。今佚。國翰據太平御覽引得六節，又以本傳抵疑一篇，為原書佚篇之一。今輯為一卷。嚴可均亦嘗輯之，黃以周謂嚴馬竝未見意林。本卷所引數事，復補輯之。其本未能見也。抵疑曰：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卑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官。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云。此可推知其著書之旨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周子一卷

王山房  
快書本

吳周昭撰。清馬國翰輯。昭字恭達。潁川人。官中書郎。附見吳志。步騭傳。隋志。儒家梁有周子九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太平御覽引周昭新撰。蓋即此書。國翰從吳志。步騭傳輯一篇。御覽論交一節。白帖二語。合為一卷。昭學問深邃。嘗與韋曜。薛瑩。華覈。並遊。吳書觀其論人言事。準情度理。竟遇桀紂之君。不能保全首領。殊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周生子要論一卷

王山房  
快書本

魏周生烈撰。清馬國翰輯。烈有論語義說。已著錄。是編一名周生烈子。一名周生子。蓋發明堯舜孔子之道者。意林引其序曰。六蔽鄙夫敦煌。周生烈字文逸。張角敗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以仲尼作師誡。此其著書之旨趣也。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三卷。隋志儒家梁有周生子要論一卷。亡。唐志周生烈子五卷。卷數差異。今以書佚。不能質言矣。國翰從類書輯得二十二節。合為一卷。別出序於卷首。觀序中所言。可以知其抗心高古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陸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陸雲撰。清馬國翰輯。雲字士龍，吳人，官至清河太守。事蹟具晉書本傳。傳稱雲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即隋唐志集部所載陸雲集是也。傳又稱撰新書十篇。即隋唐志子部道家所載陸子十卷是也。其書今佚。國翰從初學記、太平御覽輯得二節。又以裴注及御覽引陸氏異林有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之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因定為陸子書中之語。又本傳記雲迷遇王弼，東復採入此書，以為作書之由。列於道家之故，則殊難塙定也。

蘇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蘇秦撰。清馬國翰輯。秦字季子，洛陽人，并相六國。事蹟具史記本傳。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蘇子三十一篇。蘇秦撰。隋唐志皆不載。國翰從國策、史記合輯為一卷。考此書傳說頗有差池。疑在漢時曰蘇子。晉以後曰鬼谷子。漢書杜業傳贊注服虔曰：抵隄，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隄讀與戲同。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縱橫家

谷有抵戲篇也。又劉淵林蜀都賦注曰：鬼谷先生書有抵戲篇。可證漢曰蘇子。晉唐並稱鬼谷子。故隋志無蘇子。有鬼谷子。而唐志即以為蘇秦書矣。其為一書之故。樂壹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故王伯厚謂縱橫家之蘇子，即世行之鬼谷子。國翰所輯，似未能詳考也。又御覽等書引有蘇子，乃道家之蘇秦，非縱橫家之蘇秦也。

交翠軒筆記四卷

中道刊本

清沈濤撰。濤有論語孔注辨偽，已著錄。是編為濤官大名時所記也。交翠軒為大名試院之後庭，有古柏二株也。濤視事於此，公事之餘，瀏覽羣書，心有所得，隨筆記之。其後編為四卷，即以交翠軒名其書也。書中或訂經史，或考雜事，或記詩詞，或論金石，以及政辨為多，亦以考辨為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善也。如駁鍾山孔記公羊，無人門焉者，無人問焉者。一節顧憲成袁枚謂論語子路子貢許管仲為齊論語一節，據智昇續集古今佛道論衡，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知中備為三備卜經之一，以駁孫星衍中備即易緯辨終備之說。據戴良夫父零丁以駁恒言錄，稱父曰：始於蕭梁之說，據岳程史謂韓世忠克敵弓，本於徽宗時知雄州和詵所上。

制勝遙遠，弓邊人謂為鳳凰弓，非由於

熙寧元年李宏所獻之神臂弓，以駁容

肅三筆揮塵三錄之誤。據王壺清話，虛

多遜幼時抽取雲陽道觀，查壇上古籤

筒一詞，因知今神廟有籤詩，五代時已

有。以駁十駕齋養新錄，依祠山事要，老

學庵筆記，謂起于南宋初年之誤。皆精

鑒不廢，其間亦有稍疏者。論語邦君樹

塞門，管子亦樹塞門。濤據夢溪筆談，謂

經文樹本作屏，北宋本尚不誤，不知

溪以英宗諱曙，避樹字嫌名，故改樹為

屏，非經文本作屏也。濤又謂每月一日

至十日，冠以初字，始於北宋。考白香山

詩，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是唐時已然，非始於北宋也。此小小疵

類，時亦見之，然不得以一眚掩其全美

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蕙風簞隨筆二卷二筆二卷光緒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是編體例。與其所撰別種筆記略同。惟其論金石之處較少。間及佛學。然亦僅述名義而已。無精指也。其可取者。當在掌故。版本。詩餘。及名人軼事之屬。考證之處。多所疏忽。第其形近之謬。本不足以深論。而香東漫筆與本編每曰其相逼甚。無謂也。論語曰。吾黨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直躬者。孔注。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殷舊說如此。周頤謂韓詩外傳直躬姓石名奢云云。袁枚已有此說。周頤蓋未之知耳。其實不足信也。考石奢或作石渚。其事並見呂覽史記新序韓詩外傳諸書。不獨與豫羊之事異。又與子諱情事不合。且韓詩外傳之例。前引事實以證明之。可知葉公所言。別為一事。非石奢也。目歐陽南史元帝徐妃傳云。帝制

金樓子述其淫行。周頤力辨其非。謂金樓子六卷十四篇。其徐妃篇未載徐妃事。唯志怪篇言及徐妃。亦無所謂淫行。事涉宮闈。攸關風化。云云。不知今行金樓子乃從永樂大典輯出者。不獨篇卷與史志不合。即今行十四篇。割裂淆亂。脫佚尚多。就書內考之。后妃篇述宣穆容事。有云及饋人失禮。接之彌篤。每語緯曰。如婦不憚破家。況復甚於此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疑即斥責徐妃之事。知全書所指斥者。必不止此。南史所言。當不虛也。周頤竟以今本金樓子為完帙。可知其學歷之淺矣。

求闕齋讀書錄十卷

光緒二年刊本

清曾國藩撰。國藩有讀儀禮錄。已著錄。國藩平日讀書。往往隨筆題識於卷上。或載諸日錄。劄記。光緒時。東湖王定安。過分門捃摭為讀書錄。以求闕齋名之。求闕者。國藩自號也。首二卷讀經。三四卷讀史。第五卷讀子。以下讀集。卷一周易。周禮。儀禮。禮記。卷二左傳。國語。穀梁傳。爾雅。附以雜記。卷三史記。漢書。卷四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文獻通考。卷五管子。莊子。淮南子。卷六楚辭。陳思王集。阮步兵集。陶淵明集。謝康樂集。鮑參軍集。謝宣城集。卷七李太白集。杜少陵集。陸宣公集。卷八韓昌黎集。昌黎外集。柳河東集。卷九白氏長慶集。李義山集。杜樊川集。嘉祐集。元豐類稿。東坡文集。東坡詩集。卷十山谷詩集。劄南詩集。朱子文集。遺山詩集。陽明文集。望溪文集。孫文

定集。文選。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其讀

儀禮錄。已保入續經解矣也。國藩亦粗

知文字通轉之理。觀於卷二之雜記。即

可知矣。惟不善引用。故講論經子。時乖

其義。然尋繹文意。用心細密。周禮儀禮

頗有可採之處。論史則不重其學。偏重

其文。蓋固於歸方劉姚之見也。讀集一

部。最為有用。讀事則頗合義旨。言文亦

時有會心。蓋國藩服膺姚鼐。雖以義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詞章考據並重。實以詞章為最善也。

香東漫筆二卷

刊本

清況周頤撰。周頤有萬邑西南山石刻記。已著錄。周頤喜談金石。精於詩餘。故是編紀述二者為多。其他則掌故。版本。名人軼事之類。間亦考訂字句。為周頤所撰筆記甚多。又有金石詞話各類。事書故書中所載。時與他書詳略互見也。內載姜夔二十世孫北綠寓太白石道人集。為清代刊白石詩詞者所未見。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

附九真姜氏世系表略。及白石道人詩詞年譜二種。周頤轉錄書中。別載徐鯤寫校鬼谷子一冊。始知秦氏石研齋所刻行數字數。今失本來面目。皆可供人採用者也。惟考證之處。時見粗疏。其謂曹子建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絲衣以娛親。疑伯瑜即老萊子云云。其說甚非。老萊子與伯瑜為兩人。曹子建靈芝篇云。伯瑜年七十。絲衣以娛親。慈母咎不痛。

戲。歛涕沾巾。數語。皆謂伯瑜之孝。晉書

載左貴嬪離思賦。昔伯瑜之婉孌。今每絲衣以娛親。即用陳王之詩。困學紀聞。采衣娛親。今人但知老萊之事。而不知伯瑜。說苑韓伯瑜有過。其母咎之。泣他日咎之。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瑜得罪。當當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伯瑜姓韓。別見隋書循吏傳。及林同孝詩。安得與老萊子合為一人。書中引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元鄭玉師山文集。辯義田再嫁者與三十。雷走族人之嫁次女云云。其說似為近理。然宋人不以再嫁為嫌。亦未可為定說也。



老子識小一米

楊本

清郭階撰、階有周易漢讀考、已著錄。階以黃帝之前、無所謂儒也。道也、道寄於虛無、民安於渾噩。孔子集九流、天地人之大成、一貫以儒、然不窺百氏、不能知大成之所以然。老子為百氏之首、故欲以通儒一貫、以通老孔之學。因擇老子書中之語、釋以儒家之說、如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即中也、用庸也、即中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之道、解肯之得一者云、一謂不貳也、不貳者誠也、誠者道也、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云、一天也、陽也、生二地也、陰也、天地一二交成三、故曰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交而萬物生、人物皆物也、人物純駁、皆秉天地交之和、非生和、故中庸言中和、凡此之類、未為無理。混茫為道、散則萬殊、老冠百氏、理本相通、中韓出於道家、今猶考見其迹、則階

之立說、自可備以參稽、然如謂專氣致柔、柔其陽、非陰柔則近于附會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莊子識小一卷

春暉雜稿本

清郭階撰。階有周易漢讀考。已著錄。階既以老子之學為儒家之本源。撰老子識小矣。又以為莊子出於儒家。不得已而隱抑其辭。以求免於當世。因僅取內篇。擇其句語。以儒學說之。蓋以其誠正修齊治平。盡於是矣。外篇以下。反復申明內篇之意。與夫故為妄誕之言。隱儒術流於過當。及羣弟子之追述。後人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附會。雜揉其中。皆置而不錄。其於逍遙遊篇。闡明其旨云。莊子生於戰國。人倫道盡之時。儒術足以賣死。慮言之有罪。不言則微言絕。故以荒唐之辭。隱抑性。恐不深。雖無取乎隱抑者。亦必從而隱抑。又解齊物論云。即吾儒推己及物。論語曰。夫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執其兩端。用

其中於氏云云。似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莊屬儒家。前人有此疑意。非自階始。然自莊子天下篇。史記。漢書藝文志。諸書觀之。皆屬道家。此僅備一說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任子道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任嘏撰清馬國翰輯嘏字紹先

或作照先

樂安博昌人官至河東太守事見魏志

王昶傳注引嘏別傳傳謂著書三十八

篇凡四萬餘言隋志道家任子道論十

卷唐志同今佚國韻從類書輯為一卷

然意林所引任子乃任弁所撰而國翰

竟襲胡元瑞嚴可均之說以為弁當作

嘏不知任弁與任嘏為二人弁尚儒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嘏尚黃老學派亦異弁書雖遠於隋志

然明見於會稽典錄何可混而為一也

且書堂書鈔初學記諸書引弁語曰任

子引嘏語曰任子道論或曰任子道德

論其分別如此至於意林所引全為弁

語非嘏書也黃以周陳漢章辨之甚晰

今以意林書鈔初學記中明引任及

御覽與意林同者悉為刪汰今人重輯

任子在四明叢書中別著於錄俾與嘏

書不相混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華氏新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華譚撰。清馬國翰輯。譚字令思。廣陵人。官至散騎常侍。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事蹟具晉書本傳。是編建興中。多鎮東軍諮祭酒。時所作。傳云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云。梁有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撰。亡。唐志沿襲載之。今佚。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此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學之過矣。是其書梁已罕見。故止佚甚。早國翰既以辨道著于篇首。存其初名。復據初學記。太平御覽。各引一節。又以北堂書鈔。通典。並引華譚集。尚書二曹論。及本傳。答陳總。王濟。及或問。王篇。亦為此書之文。因合為一卷。其言曰。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乃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

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云云。可以覘其旨趣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梅子新論一卷

玉山山房  
輯佚書本

晉梅氏撰清馬國翰輯梅氏名字里爵  
並無考隋書經籍志梁有梅子新論一  
卷亡唐志亦不著撰人惟馬總意林云  
按其書晉人也蓋以書中梅揚阮籍而  
知之並無他譌考隋志總集有晉光祿  
大夫梅陶集九卷陶字叔真汝南西平  
人仕至尚書其集亦佚不傳北堂書鈔  
太平御覽並載梅陶書蓋梅陶書即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子歟究無實證未可遽定國翰僅從意  
林御覽引得三節竝從馬總說定梅氏  
為晉人今亦依而不改書中以阮籍與  
伊呂諸人竝論似為不倫然籍少有大  
志忠於君孝於親身處亂世明哲保身  
梅氏之意蓋以其名道而實儒也

化清經一卷

玉山山房  
輯佚書本

晉蔡洪撰清馬國翰輯洪字叔開吳郡  
人初仕吳入晉舉秀才仕至松滋令隋  
書經籍志儒家梁有蔡氏化清經十卷  
蔡洪撰亡意林唐志並云十卷化清之  
名國翰謂即楊泉太元之類理或近是  
或梅氏清論者誤挽化字也其書已佚國  
翰從意林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諸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引得九節合附考事蹟為一卷其言似  
涉玄談如云藏之默默保此小朴然又  
如望視之鬼白蹄之獸短喙之犬修頸  
之鳥斯禽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  
貌獨無表告者哉則有文有質此其所  
以入儒家歟

古今通論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王嬰撰清馬國翰輯嬰字里事蹟不詳

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古今通論二卷

松滋令王嬰撰亡國翰據此以嬰為晉

人而謝承後漢書亦有王嬰字仲豪山

陽人然隋志列於孫毓成敗志之後似

亦未合至嬰官松滋令一事亦不可信

隋志云古今通論二卷松滋令王嬰撰

蔡氏化清經十卷蔡洪撰考洪官松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今明見世說新語注中何以不書其官

疑二書連及傳寫者誤移洪官於嬰也

新舊唐志意林並云王奉今佚各書或

引作古今通語或作古今通典疑皆此

書國翰因據輯為一來觀其所言或論

文字或明識緯或講禮制蓋泛論各事

而以儒術為主旨也

太元經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楊泉撰清馬國翰輯泉有物理論已

著錄是編微揚雄太玄而作梁元帝金

樓子云揚雄有太玄經楊泉又有太元

經或曰揚子但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

元經也此皆不學之過矣此書男時見

者已少故元帝有此言隋志梁有楊泉

太元經十四卷亡唐志著錄蓋沿七錄

之舊非實見其書也國翰據意林太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御覽諸書所引太元經凡不見於子雲

書中者皆入於此然如明珠彈於飛賓

甘不棲賓為子雲書中之文實為賓字

之誤甘為其字之誤不棲亦有脫誤而

明翰竟收入此書又以賓當作賓何異

耶書無說也



成敗志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孫毓撰。清馬國翰輯。毓有毛詩異同評。已著錄。隋書經籍志。儒家。梁有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亡。唐志。意林。並云三卷。意林注云。孫毓字仲。蓋文有脫誤。此自以釋之。所云字休朗。乃是也。惟其書已佚。意林僅引二節。稿為此書。餘如通典所載奏議。似與此書體例不合。國翰取其五禮。駁二則。附于意林所引二節之後。殊未允當。成敗志。蓋言成敗之理。昭戒以訓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白雨齋詞話八卷

光緒刊本

清陳廷焯撰。廷焯有白雨齋詩鈔。已著錄。是編為論詞之作。清初說詞者。尚承明季之風。喜為河漢之言。而無益於詞學。嘉道以來。議論始精。廷焯受詞學於莊棫。而接迹於常州。二張之派也。故其論詞。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為體。沈鬱以為用。引以千端。衷諸壹是。其所謂沈鬱者。以為意在筆先。神餘言外。寓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怨夫思婦之懷。寓尊子孤臣之感。凡文情之冷淡。身世之飄零。皆可於一草一木發之。而發之又必若隱若見。反復纏綿。終不許一語道破。匪獨體格之高。亦見性情之厚。此以沈鬱之旨。廣二張之旨也。於唐五代。則尊崇溫韋。正中。兩宋則周秦姜史。張王。清則張惠言。莊棫。以其文章雅麗。寄托遙深。溫厚沈鬱。本諸風騷也。唐至清末。歷論詞家。咸見羅深。

特論尚允、可當一部詞史。論詞範圍之廣、當首推是書矣。間評選本詞話之得失、亦多中肯之言。末卷有擬輯古今詞目、唐一家、五代三家、北宋七家、南宋九家、元一家、清八家、共二十九家、附四十二家。詳錄正附諸人、以明源委正變、亦大體精審。惟莊域之詞、思深文美、似不如蔣春霖、點在當時、自為一家、而廷焯評論、概以爲溫韋、尚非其止境、則未免稱揚太過。又以春霖附于其下、殊不足以服人、轉失其尊師之道矣。又若明皇好時光、及李白之詞、皆爲偽作、而廷焯津津論之、殊爲無謂。然書體甚大、自不能以一眚掩也。

菌閣瑣談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沈曾植撰。曾植有稼軒詞集小箋、已著錄。此其雜記論詞之作。評論夢苑、言花草家拾南州草堂詞話、詞繹、詞衷、詞筌、諸節、大致平允。謂清初諸公、不能畫花間草堂界限、其說甚是。駁危言花間促碎之說云、促碎正是唐餘本色。五代之詞、促數、北宋盛時、嘽緩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花間之促碎、羯鼓之白而點也。樂章之嘽緩、玉笛之遲其聲以媚之也。慶歷以前、可以追想唐時樂句、美成不伐以後、則大晟功令、日趨平聲矣。其言亦頗精。塙然如后山謂東坡以詩爲詞、如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可爲坡詞之定論。曾植歷引善於棋琴琵琶笛諸人、以駁后山之說。不知歌舞以適樂苑轉爲主、故坊雷大使雖舞態萬狀、



終不若十七八女郎有自然之勢故曰  
雖極天下之工非本色也詞所以侑酒  
嚶唱精麗纖豔不離房帷勢使然也坡  
詞不受樂律之束縛有銅琵琶鐵絳板  
之義則后山所論用心至公非私於一  
人之言也曹植欲專重東坡轉失東坡  
之真矣歐陽集校語引東坡時賢本事  
曲子曹植未能明晰此言考本事曲為  
楊繪撰繪字元素宋史有傳字溪漁隱

叢話及毛斧季校東坡詞並引楊元素  
本事曲別見尤延之遜初堂書目此新  
影可考者也曹植謂歐公詞好用廝字  
但未明廝字之義考廝與相同見老學  
庵筆記卷十見此數端皆考論未審也

清繆荃孫撰補遺逸詞曹元忠撰荃孫  
有夢風堂藏書記元忠輯有司馬法古  
注並已著錄吳重憲刊柳永樂章集荃  
孫別撰校勘記附於其後復命其弟子  
曹元忠重校之並輯錄逸詞十首又附  
校勘記之後荃孫語謂汲古刻止一  
卷因取明梅鼎金鈔校三卷本又一明  
鈔本花草粹編補餘譜紅友詞律天鵬

開校詞譜杜小舫詞律校勘記引宋本  
校之既行奪句訛字顛倒字悉為舉出  
得百許事編校勘記一卷刻既成吳興  
陸純伯觀察以宋本次第及訛字注於  
新刻本悉刻取入記而另刻之列宋本  
目錄於前宋本有而汲古脫者十二首  
悉按原次補錄云云元忠識語謂蕝風  
先生命輯錄屯田逸詞既得十許調復  
取花庵詞選草堂詩餘陽春白雪樂府



指迷、梅苑、羣芳備祖及徐誠庵詞律拾遺、為補遺一卷。云云。所論均極詳備。樂章集不易校訂。原因有二。屯田喜用方音。殊不易解。一也。集中僻調最多。無所取證。二也。錄曹所校。參用宋本。及諸選本。翔實可據。元忠補遺。較荃蓀所撰尤為精審。樂章集本自以吳刻為最善矣。然記中亦間有疏忽之處。如竹馬子對雌霓挂雨。雄風拂檻。引萬氏云。

檻廷欄字之誤。考萬律收葉石林詞一首。第五句作危檻依舊。萬因柳作雄風。排檻第二字平聲。故疑葉詞危檻作危欄。並未謂柳詞檻當作欄。荃蓀誤讀萬書。致成此謬。又柳永家崇安。非樂安。吳則克與稼軒漱玉諸人同編入山左人詞。荃蓀元忠皆未澤考。尤為疏失也。

高庵論詞一卷

詞話書  
編本

清馮煦撰。煦字夢華。号高庵。晚稱高叟。清亡稱高隱。金壇人。官至安徽巡撫。是編原非專著。乃近人從宋六十一家詞選輯出者。書中不及唐五代。又多論選詞之旨。皆限於原書之例。然首節略論南唐。則以宋初西江之詞。源予二主正中。也。清代論詞者眾。往往滯於成見。是丹非素。可以合三數人之意。而非論學

之大公也。煦書於兩宋詞學。獨尊美成。而於屯田東坡淮海稼軒白石梅溪等。窗諸家。亦各評其一端。可謂不隨波蕩者已。其言曰。詞家各有塗徑。正不必强事牽合。可以知其旨趣。非詞學深遠。用心公允。其孰能與於此哉。即其駁戈載以韻限詞一節。謂考韻錄詞。要為兩事。削足就履。實無或過。且綺麗舞席。按譜尋聲。初不暇取禮部韻略逐句推敲。始

付歌板而土風各操又詎能與後來撰著逐字吻合邪此亦通人之言也

詞選一卷

詞話本

清陳麟趾撰麟趾字清瑞號月坡蘇州人此為論詞之作首末二部學詞常法中部為作詞十六要訣學詞法雖淺近且前人亦多言之然造語簡易於領會如謂夢窗足醫滑易之病不善學之便流於晦牛鬼蛇神詩中不忘詞中大忌運用典故須活潑深而晦不如淺而明也惟有淺處乃見深處之妙云云皆

為有益之言即謂詞成粘壁一再改之此亦填詞者所當知也十六要訣者曰清曰輕曰新曰雅曰靈曰脆曰婉曰轉曰留曰托曰澹曰空曰健曰韻曰起曰渾分類疏證雖多清切之語時雜縹緲之言蓋亦磨詞品楊慶生續詞品之類又引包慎伯謂感人之速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云云倚聲即依聲不得有別解矣

秋林琴雅四卷

酒邊人倚紅樓汪氏刊本

清屬鴉撰鴉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此其詞集第一卷四十七首第二卷三十八首第三卷三十五首第四卷四十一首共一百六十一首鴉學力甚深天才軼舉詞似同於朱彝尊一派故有朱厲二家之稱其實鴉詞不為朱派所限蓋尊以南宋為最高鴉並不以姜周張王為止境也其騷情雅意曲折幽深聲調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高情丰神搖曳此境不易到也謁金門云憑畫檻雨洗秋濃人淡隔水殘霞明冉冉小山三四點艇子幾時同泛待折荷花臨鑑日日綠盤疎粉豔西風無處減感時覽物寄托深微又鴉詞雕琢字句不見其迹彌覺其筆力精峭如壺中天云秋光今夜向桐江為寓當年高躋風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頭吹竹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欸音遙去

西巖漁父初宿心憶汐社沈埋清狂不

見使我形容獨寂寂冷螢三兩點穿破

前灣茅屋林淨藏烟峯危限月帆影搖

空綠隨流飄蕩白雲還臥深谷又憶舊

遊云溯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剪秋眉

一片尋秋意是涼花載雪人在蘆漪楚

天舊愁多少飄作鬢邊絲正浦溆蒼茫

閒隨野色行到禪扉忘機悄無語坐雁

底笑香蟹外絲詩又送蕭蕭響盡平沙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已斷隔塵喧門前弄月漁艇歸皆騷雅通逸讀之忘疲總論鴉詞場以南宋為基然逞其才力頗欲沿流溯源也此本乃重刻者中有校語最為適用惜刊印不工時見模糊之處也



東海漁歌四卷

活字本

清女子顧春撰。春字子春。號太清。鐵嶺人。或曰蘇州人。貝勒奕繪之側福晉。自號西林春。蓋春本鄂爾泰曾孫女。西林覺羅氏。早經變故。養於顧氏。顧為榮邸之包衣人。遂被選為側福晉也。是編向無刻本。至民國二年。桂林沈周頤得其寫本。始以付印。關第二卷。周頤嘗從錢塘沈湘佩閨秀詩話中。得其五闕。錄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蘭雲菱夢樓筆記。適為三卷中所無。當是編入第二卷者。故周頤附補遺五首。是第二卷亦未盡闕也。春步趨兩宋之詞。筆力高古。絕無女子纖弱之態。詞雖不字一家。然其步和諸作。置於宋賢集中。幾難分辨。其才情之高。可以見矣。或謂鐵嶺詞人。春與納蘭性德齊名。周頤謂兩詞互校。欲求妍秀韶令。自是容若擅長。若以格調論。似乎容若不逮太清。

其言最為公允。蓋春之所作。不事雕琢。自然入古也。集中時有周頤評語持論平穩。亦可供人參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柳下詞一末

求志堂有稿本

清周青猷青字木君荆溪人是集五十  
六閱青思力沈摯琢字鍊句驟視之似  
學夢窗察其蹊徑亦不盡從四稿來也  
如菩薩蠻云隱隱俾歌聲隨流入太清  
慶清朝云蟬聲乍咽早涼高樹先知亦  
見悠遠淡蕩之趣雕繪而不至於板  
滯也周濟謂青三十歎老天年之識今  
觀其玉樓春云子規啼罷鷓鴣啼誰向  
夕陽堤上路其情亦殊可哀今存齊文  
稿卷二雲谿遺稿序云木君每為詞輒  
手其稿就余隔別或三五日未嘗過十  
日必一相見余與木君論詞或時至忼  
慨於咽汎瀾藉袂云云青與濟詞狀不  
同而其有寄托之旨則一也此集即濟  
所編定濟子佐臣所刊者今存齊文稿  
族祖綬章公譜傳云憶自都中初歸酌  
我於花前謂濟曰此紫袍金帶也昨歲

移植今花矣子且富貴宜對之濟笑而  
起曰富貴豈足溷豪傑子自樂此無相  
漬也相與狂笑木君填詞以記其歡云  
云今檢集中無此詞疑濟所刪削或佐  
臣失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小山詩餘四卷

房本

清王時翔撰。時翔字抱翼，原字皋謨，號小山，太倉人。以諸生薦舉，雍正時知晉江縣。乾隆時官至成都知府。是集一名香濤詞，卷各分集。首卷曰香濤集，五十六闋，卷二曰紺寒集，六十一闋，卷三曰青納樂府，三十闋，附錄十一闋，卷四初憊綺語三十闋，旗亭夢夢三十三闋，共二百二十一闋。時翔與其姪王策同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名策撰有香雪詞，有太倉二王之稱。時翔宗六一、小山、淮海三家，故情詞婉麗。其論詞曰：向來填詞家多以北宋為宗，迨朱熹討竹垞，獨南宋始稱極盛。誠屬創見。然為而論之，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公往往高拔南宋之上，此可謂見其大矣。時翔主北宋，其後張惠言倡溫韋，蓋皆不愜於浙派之詞也。集中一夢紅寄顧果。

汾詞末自注云：先生贈言，曾有君所為詞與其論詞，竝據當今作者之上。僕老矣，然即未老，亦須讓君出一頭地。洵非虛譽。其詞可選者多。陳廷焯嘗錄其絕似歐晏之句，可知其詞學之本源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存審軒詞二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清周濟撰。濟有晉略已著錄。此其手訂之詞集。卷各五十八闕。共一百十六闕。譚獻論常州派詞曰。若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事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彙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後。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作者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云云。其論甚晰。今觀其詞。如虞美人影云。一鐙秋夜。疏星共照。破銀屏幽夢。又是。微風微動。簾押文犀重。紅蕉小譜琵琶弄。碎玉丁當遙送。顛落鈿釵金鳳。酒醒

脂痕凍。幽豔深純。別有懷抱。他若洞仙歌之落梅。疎影之風竹。高陽臺之雨竹。六醜之楊花。而霖鈴之刺蘼。祝英臺近之瓶中蠟梅。風流子之金鳳。霓裳中序第一之芙蓉。亦皆引伸觸類。各有意旨。然時有專寄托不出之病。其清顯之作。又往往近於膚淺。蓋論詞甚精。緣於見識之高。若心手相應。則關於才學。非可強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齊物論齋詞一未

雲自在齋  
叢書本

清董士錫撰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人嘉慶副貢候選直隸州州判士錫為張惠言之甥又與金式玉交誼最篤故其詞學邃密寄托遙深沈曾植蘭閣瑣談云齊物論齋詞為皋文正嫡皋文疏節潤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在晉卿則應徽按柱歛氣循聲與衆風神悉舉騷雅古懷納諸今慢標碧山為訂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四宗之一此字超詣晉卿為無上之來矣玉田所謂清空騷雅者亦至晉卿而後盡其能事云云可謂推崇備至矣是編一百四十三閱其蝶戀花記夢云六曲屏山愁偏倚碧海歸來不分紅塵見鬢雨釵風還接面兩眉那記痕深淺笑整羅衣樓窗寶鉤籠對齊紙乍憶圓圓扇忽訝一身花影滿車輪自此繁華轉又一聞云山翠樓袖袖睡雪未思多看那

更分明別滿眼柔情攜手說花間告認  
纖纖月如閑沈沈水咽綠縷紅茅幾  
度華菲節枝上暖風吹露屑嬌慵不鮮  
丁香結精淫華妙亦何減馮正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竹鄰詞一卷

書自存

清金式玉撰式玉字朗甫歙人是編詞  
僅二十首原刊於竹鄰遺稿江陰繆氏  
取其詞以刊之所作雖少首首可讀式  
玉受學於張惠言又與董士錫同學儀  
磨故其詞工力甚深善於寄托婉而多  
諷其相見歡云真珠一桁簾旌坐調笙  
夢裏不知芳草一池生蜜絃語紅兒舞  
總關情無奈枝頭曉鳥喚花醒其二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暗螢點向深苔去還來都是星星流影  
惹策開大容面輕羅扇撲盈懷不道一  
天清露溼香階其三云微雲度盡窗納  
夜迢迢又恐秋聲無賴上芭蕉玉繩轉  
金波暗可憐宵只勝樓香蝴蝶抱空條  
其菩薩蠻云垂簾不放風花入濃陰滿  
院春燕溼鸞鏡晚妝極顰眉畫不成  
寶釵金鳳翅翠靚夫容夢煙縷動斜霞  
驚回羅袖花情詞俱美蓋得於金荃浣花

者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



立山詞一卷

雲自在集

清張琦撰。琦有戰國策釋地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共五十七闕。琦與其兄志言合撰詞選原本風騷情高寄托深美。闕約宗主溫韋。當詞學衰微之際振起衰微。遂使後世不敢目詞為小道。實二張之功也。琦集中菩薩蠻數闕真可繼武方城其餘諸作雖不如茗柯之精深而措詞委婉情致纏綿自是作家故諱獻稱其大雅適逸陳廷焯稱其宛轉纏綿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思賢閣詞草二卷

鈔本

清丁履恒撰。履恒有形聲類篇已著錄。此其所撰之詞一卷五十五闕。二卷七十七闕。內附其妻及金勇諸人之作六闕。共一百三十八闕。惟此為鈔本。並無序跋目錄細審筆跡亦非一人所寫。是否完整未可斷言。宛鄰詞選附錄履恒三闕均在第二卷中。然名宛芳樓詞不稱思賢閣詞草也。詞珠宗一家深邃純正。集中如陽關引醜奴兒慢賀新郎如夢令醉花陰鳳樓梧綠意高陽臺滿庭芳北樓菩薩蠻四首袁武陵皆可傳誦首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響山詞四卷

刊本

清張四科撰。四科字詰士，號漁村居士。臨潼人，寓居江都監生。是編卷一計三十一調，卷二計三十一調，卷三計二十九調，卷四計三十五調。卷一附刻同和之作一調，卷二附刻五調，卷三附刻三調，卷四附刻二調，共十一調。王昶琴書樓詞鈔選刻六十六首，附刻四首。曰響山者，取宗炳撫琴動操，欲令象山皆響之意也。其詞清空婉雅，能於深鬱之中，態度安閒。如柳梢青云：繞郭青山，繞村紅樹，繞舍清泉。風景不殊，醉翁何在，彈指千年。湘月云：葉葉青蘆，風不定，吹上一丸明月。清平樂云：往事斜陽影裏，前朝流水聲中。皆氣體超妙，深入堯章之室矣。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香草詞卷

雲自在齋

清宋翔鳳撰。翔鳳有大學古義說，已著錄。此為其應撰之詞集。香草詞序於道光元年，洞簫詞跋於道光九年。惟碧雲盒詞無序跋，考洞簫詞暗香和白石後段云：暗曉似泣，誰識微禽，肯相憶。碧雲盒詞暗香和白石暗香後段云：但愁易落，暮出深痕，罷追憶。又一首云：昔遊幾度，人去揚州遠，成憶。並不和泣字韻。自注云：吳潛和堯章暗香後解第五句，不叶韻，則原詞泣字，非韻也。可證其撰於洞簫詞之後矣。翔鳳初學雖源於常州，然最尊白石，其樂府餘論，亦詞家之有白石。猶詩家之有杜少陵，可以知其旨趣。故其詞略近南宋，其間佳製固多，而可刪者亦正不少。此則貪多之累矣。

續四庫全書

卷

集

近詞叢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徐珂撰。珂有大受堂札記，已著錄。此編原非專著，乃近人從清稗類鈔輯出者。曰近詞者，以其所論為清詞也。廣記閨秀，如顧太清、吳蘋香諸人之詞派，及傳聞之佚事，皆可供人參攷。其詞學名家之類聚一篇，述清初以至光宣之詞派源流，清晰條理分明。研究清詞者，首讀此篇，可以知其概矣。蓋珂受詞學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譚獻根柢甚深也。

清夢齋二白詞五卷

同治刊本

清沈傳桂撰。傳桂字隱之，一字閨生，長洲人。為道光吳中七子之一。此其詞集。卷各一種。曰鶯天、笛夜、新聲、曰今雪雅餘。曰蘭、騷、刺、諧。曰小臨、叩琴弄。曰霏玉集。各集皆有小引總目之下，繫以短序。並用駢語，高古幽雋。小臨叩琴弄，多為閒情之作。蓋仿朱彝尊之靜志居琴趣。霏玉集皆集詞中成句，亦仿朱氏之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錦集也。傳桂與戈載交游，故其詞聲律謹嚴。陰陽去上，辨析毫釐，而詞情悽婉，寄托遙深，則非戈載所能及矣。此集原刊于道光，其後版本散佚。同治時，其姪寶恒得其印本，始補刻之。即今通行之本也。



儲素樓詞一卷

求志堂存稿彙編本

清女子蘇穆撰。穆字佩蓑，淮陰人。荆溪周濟之選室也。詞集八十二首。濟論詞最精，所作亦深密純正。穆之詞學自有本源，雖多清婉之作，不似濟詞之深美。然如霜葉飛一闋，亦覺悽惋動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萬善花室詞一卷

雲自在齋書本

清方履錢撰。履錢字彥聞，大興人。嘉慶舉人。知閬縣。詞集共四十四闋。規撫南宋，出入姜史周天張王之間，工力甚深。句法挺異，無玉田流滑之弊。然亦未得白石空靈縹緲之致也。集中行近梧山為宋葵如賦翠樓吟四闋，最為高古。其餘諸作亦可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辛甲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辛甲撰清馬國翰輯左襄四年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杜注辛甲周武王太史正義曰晉語稱文王訪于辛尹賈逵以為辛甲尹佚則辛甲文王之臣而下及武王劉向別錄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是辛甲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殷入周至武王尚存也漢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文心雕龍歲銘篇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與左襄四年傳合國翰錄左傳及韓非子說林各一節附考三節合為一帙其所以入道家者殆以其陰謀代商同於太公之所為歟

公子年子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魏公子年撰清馬國翰輯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年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張注曰公子年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得中山以邑子年因曰中山公子年也荀子楊注曰魏牟魏公子封於中山莊子有公子年稱莊子之言以折公孫龍又說苑曰公子年東行稷侯送之時代參差傳聞互異也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志道家公子年四篇注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似皆張湛所本最為可信其書久佚隋唐志已不著錄國翰據莊子國策呂覽說苑輯為一卷荀子非十二子曰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眾愚是它器魏牟也此乃儒家排斥之言不可盡信也

田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田駢撰。清馬國翰輯。駢齊人。史記田敬仲世家。齊宣王喜游說文學之士。如駢衍淳于髡田駢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孟荀列傳。自駢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環淵田駢之徒。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漢志道家田子二十五篇。注。名駢齊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遊稷下。號天口駢。天口者。言其口不可窮。若天也。其書久佚。隋唐志並未著錄。國翰從呂氏春秋輯得三篇。其與淮南同引者。別參訂校補。並附考為一卷。駢之學術。見於尸子廣澤。莊子天下。呂覽不二。史記孟荀列傳。諸篇中。蓋發明道德之術。而運用於世者也。

老萊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老萊子撰。清馬國翰輯。老萊子。楚隱士。未詳其本。史記中有二說。老子列傳云。或曰老萊子亦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而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蓋當時傳已不明晰。故大戴禮劉向別錄列女傳。高士傳。孝子傳。諸書。並言其行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而不及其人之本源也。至國策謂老萊子教孔子。說似可信。而孔叢子謂其語子思。則傳聞之異。且孔叢子偽撰。殊難盡據。漢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按此多一編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從莊子尸子孔叢高士傳輯得四節。附考為卷。老萊子貧而能樂。情適以養壽。故史記謂其著書言道家之用也。



黔婁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黔婁先生撰。清馬國翰輯。黔婁先生，齊隱士，守道不訛，威王下之，亦作《韓非子》見廣韻。姓解諸書。漢志：道家黔婁子四篇。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魯齊人也，修身清節，不求進于諸侯。魯恭公聞其賢，遣使致禮，賜粟三千鍾，欲以為相，辭不受。齊王又禮之，以黃金百斤，聘為卿。又不就。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黔婁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道家

子終身不屈，以壽終。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據曹廷棟《孔子逸語》引得二節，附考為卷。然廷棟所引未明其本，殊為可疑。又陶潛《五柳先生傳》：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及列女傳及作析析何以棄而不用乎。

顧子義訓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顧夷撰。清馬國翰輯。夷字里未詳，為揚州主簿，徙居窮處，蓋隱逸士也。侯康《三國藝文志》補：不能辨顧子新言與顧子義訓為二書。考隋志：顧子新言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梁有顧子十卷。晉楊州主簿顧夷撰。亡。唐志：顧子新語五卷。顧譚撰。顧子義訓十卷。顧夷撰。顯然非一書也。意林題曰：義記。義記為蕭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良所撰。隋志：雜家有之。此蓋誤訓為記也。其書已佚。國翰從類書輯得十三節。二序云十黃以周嘗謂得十六節。因輯本序謂：衣履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百姓之飢，遊女見人悅之，自謂通於西施，集紂見人尊之，自謂過於禹湯。一節即本書所無。惜輯本未見，末由參訂也。

莊子故八米集卷

清馬其昶撰其昶有毛詩學已著錄此為注釋莊子者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王安石蘇軾蘇轍馬驥諸人斷其偽撰因依宣穎南華經解之例移於末不加注釋又重輯逸篇附于其後其注自司馬彪郭象下至于其同時之人擇錄各說而斷以己意明章訓述大義難然並收其體例與其所撰老子故相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莊子一書偽撰者不止四篇司馬彪郭象崔譔諸家注本取舍從違已各不同今傳郭象注本大抵如此與其分移毋寧存其舊第至擇說以注何晏論語集解韋昭國語注已有其例然兩書漢注皆不完備不得不取二家之解其昶學力又遜何韋以己意定其去取豈能盡當莊書說稱難讀不明皆訓不足以究其旨也即如逍遙游其實有魚冥或作

冥陸德明成玄英並謂北冥北海也其說最塢至冥漢無涯宵冥無極諸說皆附會之言須知海以每聲冥从冥聲聲正相同說文以天池釋海即用莊書之旨是南冥北冥漢人明謂南海北海也而其昶既引陸德明說又引嵇康云取其冥漢無涯是不明北冥之所以為北海也齊物論堯伐宗膺胥教人間世堯伐叢枝胥教胥教當作胥教蓋即呂氏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春秋名類篇所云之屈驚而朱亦棟謂胥教即三苗已屬無據以胥教之切音為苗尤違音理而其昶於齊物論引崔譔說人間世即用朱說可以知其陋矣惟其昶時有一得之處可供參證者如大宗師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乃且即乃直天運篇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勸為虧之譌外物篇畢傲為顛顛讀曰瞽日夜無降降與辟同此類



雖非定論，自可備一說也。且搜採甚博，未可盡非。王氏莊子集解，當慎嫌其簡略，是編廣收，稍近于濫。然初讀莊書，進此二編，亦可以粗得其旨矣。其昶始成此書，蕭山陳氏遠經樓刊之，其後增損改正，附輯逸篇，合肥李氏復刊之，即此本也。

舊學舊疑一卷

清汪中撰，中有大戴禮記正誤，已著錄。此蓋中談書時，偶有所得，隨筆錄之。抄納舊誼，以備遺忘。其子喜孫及友朋，爭所編成也。子一類，史一類，評詩一類，雜錄一類，共四類。齊威王三十六年，戊寅一節，與其述學中荀卿子通論大同小異。吳孫堅傳記問錢大昕者也。易傳曰一節，記告謝墉者也。此可以知其筆錄之旨矣。惟中四部皆精，故所錄多高齋之論。其荀子引詩書孔曾之語，及周書諸節，頗為有用。校晉書郭璞傳及賈誼新書，最為精審。新書連語之羿及楚辭淮南射日之羿，皆謂伯益。漢志王史氏為青史氏之誤。南史之重複失例，句芒即左傳國語之蓐，解翼為棒，棒是詆字，你代我代，代是等字，說亦不苟。可供研索。即假寧告寧之語，評詩探源之論。



亦足以增廣見識焉。得以其稊抄而少之。此書文下時有注語。蓋校閱者所加。喜孫即中子喜孫孟慈也。文淇即儀徵劉文淇孟瞻也。蓉鏡即寶應成蓉鏡美卿也。萱齡即昌平王萱齡北堂也。又續學之士其所注者。竝足以補證本書。相得而益彰也。又喜孫自寫年譜三十五歲云。與王君萱齡校寫先君廣陵通典知新記云云。未及此書。但今見喜孫年譜實為殘本。疑此書亦喜孫與萱齡所編寫也。

刑定荀子不分卷

清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前目已著錄。

苞以為荀子述先王之禮教。而義駁辭

莫。學者病焉。因刪其辭之繁而塞。詭而

俚者。其刪全篇者。則有成相致仕。強國

賦篇共四篇。刪章節者。幾無篇無之者。

韓愈讀荀子曰。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

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

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

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然則苞為此者。蓋有所本。序雖不言。意可曉也。自韓愈謂荀書小疵。宋儒復攻其性惡之說。於是貶斥荀子者日眾。罪氏讀書志亦謂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清代漢學大儒多反其說。而錢大昕跋謝刻荀子。注中荀卿子通論二篇。義允辭嚴。始歸于正。須知戰國之政治學術人心風俗。與春秋迥異。荀卿之言。

皆因乎時勢而大旨遵乎仲尼韓宋諸儒偏執己見而不自知其謬也苞乃文章之士本不足以語學術之旨今就所刪諸篇論之致仕篇曰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德以叙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欲陵而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論最篤實刪之何為強固篇曰夫義者內節於人

而外節於萬物者也其說最精而苞竟刪之亦不知其何意至於成相及賦篇皆為有韻之文蓋自禮樂崩壞歌謠失采楚人文學獨冠當時苟況適楚樂其文風以北方樸茂之質而浸淫楚人之文藝故其所撰既變詩體復異離騷正可觀當時文藝之情狀而苞竟刪之是不特不知學問之大且不知文學之流變矣竟襲孔子刪定羣經之名不亦妄

乎

食古錄一卷

附安類稿本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蓋瀏覽各家經說所抄撮者間亦附以己意識以年月與愚慮錄例同僅丁亥戊子二年耳所錄漢宋兼收注疏之說程朱之言以及清儒戴錢焦王諸家之考證隨手摘錄殊無軌律其間有舊注最為明暢不待他求者如曲禮國中以策芻邱勿軀塵不出軌鄭注邱勿軀摩也

誼極精瑯而偉錄吳澄之說芻邱句勿軀句則大謬邱讀辛律切撞讀蘇遭切聲正相同古無輕唇音勿讀與摩近鄭君之說豈可違乎又月令省婦事鄭注省婦事所以靜陰類也釋文省所景反孔疏減省婦人之事說皆不誤而偉引方慤云省省察之也並謂方讀悉井反得之不知仲冬之月順陰為主鄭注瑯無可議偉偏徇曲說亦何補於經乎



刪定管子不分卷乾隆本

清方苞選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苞以  
管氏之書擬拾近古之政法其義駁辭  
蔓則象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  
之說齊東野人之語因刪其辭之繁而  
塞詭而俚者或棄全篇或刪章節與其  
刪定荀子例同管子一書自為偽託無  
待深辨然觀史記管仲傳及本書解其  
源甚古且有弟子職內業地員諸篇通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

於經傳豈可妄刪至雜以道家之說則  
法家之本也刑名原於道德韓子有解  
老喻老史記以韓興老莊同傳曷足異  
乎就其所刪論之亦不可解幼官一篇  
乃古代月令五行之說內業見於漢志  
刑節已為不合宙合以後解前取而不  
舍心術篇例同于宙合何以獨去臣來  
馬以下政法古誼而任心刪削祇見其  
謬而已

陳子要言一卷玉函山房

吳陳融撰清馬國翰輯融陳國人豫章  
太守隋書經籍志法家梁有陳子要言  
十四卷亡唐志復著蓋沿舊題也今僅  
太平御覽引有二節國翰據錄附考為  
卷以備一家要志陸瑁傳瑁字子璋丞  
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  
濮陽逸沛郡蔣崇廣陵袁迪等皆單貧  
有志就瑁遊處是融亦有聲當時而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

蹟不著撰述不傳可為太息雖僅存二  
節亦可珍也



阮子政論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魏阮武撰。清馬國翰輯。武字文業，陳留人。官至清河太守。事蹟附魏志杜畿傳及裴注引杜氏新書。隋書經籍志法家。梁有阮子正論五卷亡。新舊唐志作政論。意林卷四著阮子四卷。今已亡佚。國翰從意林御覽選注輯引附考為卷。武之言曰：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

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又曰：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皆法家深刻之言也。

史佚書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尹佚撰。清馬國翰輯。佚或作逸。周太史故，又稱史佚。通志氏族略：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於尹，故或謂尹佚，即少昊之裔也。班固以佚為成康之臣，賈逵以為文王時人。杜預以為武王太史，蓋佚為文武之太史。成康時猶存也。漢書藝文志：墨家尹佚二篇。隋唐志皆不著錄。國翰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墨家

左傳國語逸周書說苑淮南子諸書輯為一卷。孫詒讓謂其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逸事數條，無由定其為二篇之佚文也。佚與太公周召、號為四聖，言可為法，其入於墨家之首者，據呂覽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遂以墨名其家，而初出于清廟之守。有書者，實自佚始，故漢志以佚為

墨家之首也、

隨巢子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隨巢子撰、清馬國翰輯、隨巢子、墨翟弟子、漢志墨家、隨巢子六篇、隋唐志皆云一卷、宋崇文總目已不著錄、蓋亡於宋矣、國翰從諸書中輯為一卷、史記太史公自序正義引韋昭曰、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隨巢子、傳其術也、文心雕龍諸子篇、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孫詒讓曰、

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關與墨子七十一篇之旨、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說兼愛曰、有疏而無絕、有後而無遠、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末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為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可知隨巢之學、最得墨翟之真、其事不完、為可惜耳、又勞格嘗輯隨巢書、而略于此本、惟詒讓墨子閒詁後語所輯、最為精詳、可參證也、

田俅子一卷

玉函山房  
集佚書本

周田俅撰。清馬國翰輯。田俅或作田鳩。齊人也。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注。先韓子。隋書經籍志。梁有田俅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書注所引合附錄為卷。勞格亦嘗輯之。不及此本之詳。孫詒讓曰。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微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作怪。或出依託。其說亦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墨家

近理也。

惠子一卷

玉函山房  
集佚書本

周惠施撰。清馬國翰輯。施。宋人仕魏。相惠王。惠又作慧。惠施亦稱曰惠公。又作惠子。鄭樵氏族略。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孫。以諡為氏也。施相惠王。而魏策於惠襄表三王中。皆紀其事。殆至哀王時尚存也。漢書藝文志。名家惠子一篇。注。名施。與莊子並時。隋唐志並未著施之書。佚已久矣。國翰從庫書所引輯得十七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名家

節。序作十序以施為魏人。而高誘呂氏春秋淫辭篇注。明云宋人。則國翰之說誤也。至以莊子天下篇惠施歷物之意。一句即題歷物篇。尤為無據。其齊杜弼當注莊子惠施篇。今傳莊書無之。是否即天下篇之後段。亦無從質言矣。施善辯說。玩辭辭。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並有評議。然名不正。則言不順。施雖有譎詭之論。要亦未可盡非也。



士緯一卷

玉函山房  
吳姚信撰  
清馬國翰輯  
信有周易注已

以國翰輯本著錄於經部。隋書經籍志  
梁有士緯新書十卷。又姚氏新書二卷  
與士緯相似。亡。新舊唐志則直作士緯  
十卷。疑所謂新書二卷。本已編入士緯  
十卷之中。而復有單本流行也。其書今  
佚。國翰從類書輯錄為卷。信為名家嚴  
辨賓實。書中多評論前賢之語。若於陵  
仲子嚴遵之流。不可盡以為師。揚雄為  
保家養智之士。孟軻為鳳峙高世之英。  
議皆瑯當。惟以清高目子貢。殊令人不  
可解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名家

竈姬解一卷

屏廬叢  
清沈峻撰  
峻字存圃  
天津人是編乃其

雜錄先正格言之淺近者。使人易於領  
會。其名竈姬解者。蓋取老姬皆知之意  
也。所錄如讓古人。便是無志。不讓今人  
便是無量。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  
教心亂。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  
難解。貧不足羞。可羞是貧而無志。老不  
足歎。可歎是老而虛生。死不足惜。可惜  
是死而無補。此皆有益身心之語。書中  
不明出處。蓋旨在淺近易知。明白易行。  
亦不必以著述視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讀書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隋王劼撰清馬國翰輯劼字君懸太原晉陽人為齊太子舍人入隋官至秘書少監事詳北史三十五隋書六十九本傳隋唐志儒家並著其讀書記三十卷隋書傳謂劼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傳將相善惡之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埋沒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辭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摛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北史略同是讀書記一書為劼平生最精之作唐修正義時採用之遂使原書亡佚國翰即從正義及史記索隱輯錄成帙觀其體例頗似顏黃門家訓書證篇發疑

正讀實事求是其書不全為可惜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老學齋碎語一卷 屏廬書

清楊光儀撰。光儀字香吟，一字庸叟，天津人。是編乃其生平所讀之書，所經之事，所接之人，其是非離合，融會貫通，隨時筆之於書，準以人情物理，而以簡淡之語，達其心曲者也。如云：人不自量，則多怨；人不自下，則多辱；生機殺機，互為其根；一念舒慘，禍福之門；凡物遇水則流，而乃有止水；凡物遇土則止，而乃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流塵，水平不流，性平易收，竝是心得之言。據後跋謂：是編昔年曾登梨棗，未及施墨，版旋散失，此乃得舊鈔副本而重刊也。

東塾讀書記十五卷 通行本

清陳澧撰。澧有攷正德清胡氏禹貢圖，已著錄。是編乃澧晚年所著，皆績學有得之言也。其門人廖廷相識語云：東塾讀書記十二卷，又三卷，已刻成，其餘未成稿本十卷，遺命名曰東塾雜俎云云。此本目列二十五卷，實僅十五卷，未成者十卷也。已成十五卷者：卷一孝經，卷二論語，卷三孟子，卷四易，卷五書，卷六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雜家

詩，卷七周禮，卷八儀禮，卷九禮記，卷十春秋三傳，卷十一小學，卷十二諸子，卷十五鄭學，卷十六三國，卷二十一諸子，也未成十卷者：卷十三西漢，卷十四東漢，卷十七晉，卷十八南北朝隋，卷十九唐五代，卷二十宋，卷二十二遼金元，卷二十三明，卷二十四國朝，卷二十五通論也。澧深於漢學，而亦尊崇宋儒，不偏不倚，執中用閎，觀其鄭學與朱學，竝重。



即可知矣。言周易尚王弼而薄漢學其於惠張之書亦存非議然不沒其存古之功也。儀禮讀法別為數端一曰分節二曰繪圖三曰釋例分類疏證補賈疏分節之遺漏明鄭賈作注疏時必先繪圖作記者已為儀禮發例鄭注更發之賈疏又發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治禮經者之軌範也。論公羊云紀侯大去其國公羊以為賢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此

蓋有激之言未可以為公羊病也。下文云及齊人守于郕公羊以為譏與讎狩讎者無時焉可與通可見公羊深惡魯莊公不復讎遂以為齊襄公復讎耳又云襄公事祖禰之心盡矣九世安得云禰明譏魯莊公忘其禰也最得公羊之旨且有功於名教又以何注多本於春秋繁露而徐彥不疏明之為舉其例不特疏法且通經與傳矣朱子為張魏公

行狀後人所識也。遺引語類一百三十一及一百三十三以明之可以祛後世之惑矣。統纂全書語平淡而意篤實文淺近而義精深斷非漫言調和漢宋者所可擬也。至若李慈銘詆其左傳多後人增入語及子思孟子之學出於子游蕭穆駁其幹父之說則無足重輕蓋書體甚大不可專責其一枝一節也。

懺摩錄一卷

小石山房  
書本

清彭兆孫撰、兆孫有潘濶筆記、已著錄、是編據姚椿序、謂兆孫少耽辭章、中游心於竺氏、既而折志宋儒、是編乃其學道初轉手時所作云云、兆孫自序謂小時讀書、一誤於科舉俗學、再誤於記問辭章、三誤於訓詁考據、嗣讀嘉定黃忠節公日記、其省察克治之密、有梵行之精純、而非虛無寂滅之謂、守儒宗之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範、而無道學門戶之分、有體有用、要歸於靜存動察、篤實踐履而已、佛家云懺摩、即吾儒云悔過、因以見及或儒先緒論、拉雜書之云云、皆其大旨可見者也、其中頗有警語、如曰、庸言庸行、自明而誠、便是禪門正覺、何須誦佛繙經、啟手啟足、得正而斂、便是仙道長生、不用燒丹煉汞、可知其不迷於仙佛矣、其間亦有論學術版本之語、如云、周秦漢魏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

諸子書、全在抉擇、有極精者、有極謬者、有瑕瑜不掩者、能知去取、則為益而不為累矣、此論雖不盡合、然自大體觀之、亦為有用之言也、又曰、文選只要李善注、五臣注竟不必看、胡果、永重刊淳熙本為第一、元張伯顏本次之、若無二書、則何校汲古本尚可、又曰、陶集李杜詩、不可不全讀、昌黎香山義山、東坡放翁、遠山諸集、亦須全看、守此數家、合為一爐之治、作詩不患不工、此論最為精實、頗有助於學問、不得以其學道泛語而少之也、

蓬窗附錄二卷

屏廬叢本

清沈兆雲撰。兆雲有蓬窗隨錄，已著錄。是編據金鉞跋云：吾鄉沈文和公任江安糧道時，督運糧艘往來於塗中，隨筆記載者也。公先為蓬窗隨錄一書，乃取國朝人文集，摘其有關吏治學術知人論世者，輯成十有四卷。後又為續錄二卷，是書之作，在續錄之先，與隨錄同時。體例則與彼二錄頗不相同。云明附錄。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自為一書，故當別著之也。書無目第，然如說經、詩話、聲韻、著述、掌故、藥方、夢異、格言之屬，亦似隱有部居者。兆雲本不知經，其說論語諸節，至為淺薄。聲韻諸節，亦未能明其源流，至以古今韻略為韻學之集成，是僅知詩韻而不知聲韻之學者也。論冊府元龜四庫全書諸節，亦簡略不備。治病藥方，亦轉錄於各書，故全部可取者少。惟名人軼事及其著述諸節，聊可供人參證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述諸節，聊可供人參證耳。



鄒子一卷

王遜山房  
輯佚書本

素撰人不詳。隋唐志並未著錄。惟意林及太平御覽引其書耳。考漢志陰陽家有兩鄒子。然書中言董仲舒朱買臣事。則非談天衍。雖龍爽矣。論衡稱鄒伯奇有檢論。然書中又云邢高呂安事。則又非鄒氏檢論矣。惟晉書文苑傳有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太康中為散騎常侍。國子祭持少府。元康末卒。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所重。胡元瑞謂其書亦名鄒子。周廣業亦疑是鄒湛。馬國翰既從意林御覽輯為一帙。以意林對此編於蔡洪化清。則孫毓成敗志之間。則其人當在西晉之初。故書中叙邢高呂安飲市仰天泣目覩其事而論之。故亦疑為鄒湛所撰。然書中所言似與晉書所載不合。且湛所著者。隋志已載其集三卷。國翰所辨。仍難信據也。

默記一卷

王遜山房  
輯佚書本

吳張儼撰。清馬國翰輯。儼字子節。吳人。官大鴻臚。事蹟分見吳志三嗣主孫皓傳及裴注引張勃吳錄。張騰文士傳。隋書經籍志雜家傳子下注云。梁有默記三卷。亡。唐志復著之。今佚。惟蜀志諸葛亮傳注載其述佐篇及武侯後出師表。國翰即據此二篇。復從初學記引逸文一節。附考為卷。黃以周亦嘗輯之。逸文得四節。惜未見其輯本也。後出師表不似武侯口氣。既不見於蜀志。又不見於武侯文集。而裴注引漢晉春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則為儼作無疑。孫皓稱儼有出境之才。儼亦自以不辱命為言。則儼雖吳人。必明于魏蜀文獻。故敢擬此表。事蹟雖列。自有抵牾。然淺學者竟以為武侯自作。受其掩蔽。亦可覘儼之才矣。

裴氏新言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吳裴玄撰。清馬國翰輯。玄字彥黃。下邳人。官至大中大夫。附見吳志。嚴畯傳。隋書經籍志。雜家。傳子下。梁有裴氏新言五卷。亡。唐志。復著之。今佚。嚴畯傳云。畯與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又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復各有文理。國翰輯得八節。僅於管仲得一事。餘竝未見。黃以周子叙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馬竹吾輯。是書遺失甚多。今重輯之。得十六節。又曰。今輯逸文。於管仲得一事。而不見子路。於晉文得一事。而不見齊桓。於夷惠二人事。一無所見云。是以周所輯。倍於馬本。而尋得論晉文一事。尤為可貴。惜輯本未行。僅以是編著于錄馬。

夢曉樓隨筆一卷

小石山房  
叢書本

清宋顧樂撰。顧樂字玉木。常熟人。是編論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文。開述詩文集中之內況。頗似簡明提要。然前後無序跋。既無目次。又不按時代。細繹所論。頗有不出己手者。如論鄒浩道御集。釋契嵩鍾津集。謝邁竹友集。陳子昂文集。諸皆襲錄王士禎香祖筆記及居易錄之語。而不著其名。殊難測其居心。故此本為顧樂抄撮。間附己意。以備遺忘。而流傳人間。刊行者未及詳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秦子一卷

韋述山房佚書本

吳秦菁撰、清馬國翰輯、菁字里事蹟並  
無考、隋書經籍志雜家時務論下注云、  
梁有秦子三卷、吳秦菁撰、亡、唐志復著、  
蓋沿舊錄、馬總意林云、秦子二卷、疑唐  
人所見已非全書、或二為三字之譌也、  
楊慎丹鉛總錄謂意林不載秦子者、蓋  
其所見馬書非完帙也、國翰即以意林  
所引為主、復從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  
選注太平御覽埤雅丹鉛總錄諸書輯  
成一卷、菁書所論雖雜、而文義雅正、引  
孔文舉事、顧彥先語、亦備參稽、書雖有  
闕、亦足珍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諸葛子一卷

韋述山房佚書本

吳諸葛恪撰、清馬國翰輯、恪字元遜、琅  
邪陽都人、瑾長子、官至太子太傅、事蹟  
詳吳志本傳、隋書經籍志雜家、梁有諸  
葛子五卷、諸葛恪撰、亡、唐志不著錄、佚  
已久矣、國翰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事  
類賦輯得三節、更以恪傳載其與陸遜  
及弟公安督融二書、又諸大臣諫伐魏  
著論論眾意一篇、當皆採自本書、合為  
一卷、恪恃才傲物、言行相違、卒致於敗、  
其人學行、本不足取、錄而存之、備一家  
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子部雜家

子部雜家

13 704

檢數未周故不能條精當耳

本作官以官明甚唐卷子本玉篇官字  
下云古亂胡亂二反漢書酒泉有樂官  
縣是原本玉篇作官不作官也廣韻二  
十六桓官字云樂官縣在酒泉並以官  
得聲今廣韻有官者蓋六朝以來漢志  
諸書官有誤作官者孫強陳彭年輩無  
識而誤收之亮吉不據漢志說文改俗  
本之譌反以不誤為誤真所謂倒置者  
要而言之此書色羅羅雖廣而運思不細

吾廬筆談八卷

光緒乙亥刊本

清李佐賢撰佐賢有石泉書屋藏器目  
已著錄是編所記經史詩話之外廣識  
聯語神怪之事佐賢不知經術至引及  
金人瑞袁枚諸人說經之語其淺陋可  
知矣三四兩卷專話詩詞於宋以前詩  
徑略即宋以後詩如明之七子清初之  
六家中世之袁蔣趙三家及詩集昭然  
在人耳目者概從省略其例如此然若

兩當軒簡學齋諸集亦非不知名者至  
據辛丑銷夏記轉錄蔣竹山少年聽雨  
歌樓上一詞以為清才如斯而名不甚  
著不知竹山遁跡不仕實負詞名雖不  
若夢窗玉田之自成一派然在宋末自  
是一家且此詞為虞美人調明見毛本  
竹山詞中佐賢云云祇證其所見之不  
廣耳神怪之事多屬無稽惟卷六續觀  
古閣泉說則較為有用耳

潛夫論箋十卷

明海樓叢書本

清汪繼培撰。繼培有尸子輯校本，已著錄。此則校注潛夫論，以元大德刻本為據，其以程榮本何鏜本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諸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據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據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竝采獲盧文弨王宗炎王紹蘭諸家之說，詳加校訂，竝疏證其義。漢代之事，亦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為引注，繼培學力實足以副之。潛夫論最善之本也，其間小有差失，亦所難免，即以讚學篇論之，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捐身出家，當作捐家出身，果如今本，則與箋文不合矣。凡工妾匠，孰規秉矩，孰字空格，箋云：程本作執，蓋以意補之。然述古堂鈔本亦作執，似非以意補也。又若述古篇且共橫枉侵冤，誣奏罪法，令

主上妄行刑辟云云。此本令作今，亦未箋釋，不知作令是，作今非也。蓋書體甚大，小小疵類，亦勢所必有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儒家



讀潛夫論一卷

春在堂

清俞樾撰。樾有易貫已著錄。此據汪繼培潛夫論箋注本而記其所校訂者。共三十三節。如謝學篇或以喪亂耆其年歲謂耆與耆通論榮篇中堂生負苞負當作負考績篇夫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譯即易謂換易言語使相解也叙錄篇傷俗陵遲遂遠聖述讀為術並較汪箋為優考績篇王休用五行王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休因之說思賢篇永永為永永之誤邊議篇草食為草創之誤雖非定論實可

以備一說至若讀學篇必先讀其智訓讀為抽本故篇有司奏事又俗以赦前之數過妨今日之顯舉改俗為不欲皆不可信仍當從汪箋也

任子一卷

四明叢書本

漢任奕撰。奕字安和。句章人。官御史中丞。是編遺錄於隋志而馬總意林援引其書稱為十卷。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云山陰朱育對王府君曰近者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鄮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云云。奕乃奕字之誤。王十朋會稽賦注引會稽典錄並作任奕與意林合。餘如王元昌國志羅濬四明志及袁桷四明志載王尚書七觀注亦並引作任奕。高似孫子略載庾氏子鈔作任弁弁亦奕字之誤。其非魏志注之樂安任叡明甚亦從無誤作任叡者。自胡元瑞嚴可均誤謂意林任奕為任叡之譌而馬國翰輯佚書遂從其說不知奕書雖遺于隋志而實見於意林。會稽典錄亦明稱其立言繁盛且奕儒叡道學派迥異。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今既以國翰所輯任子道論入道家後  
以近人轉錄袁林之任子著于儒家學  
者可以無惑焉。

神農書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偽託炎帝神農撰清馬國翰  
輯漢書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注六  
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託之  
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蓋孟子所謂有為神農之言荀且蒼頡  
造字在黃帝時前此未有文字其非神  
農自撰明甚至于漢志兵陰陽家五行  
家雜占家經方家神仙家並有神農書

者蓋以種殖之事因天之地相地之宜  
勢必牽引附會陰陽五行雜占之類故  
皆偽託神農不足異也此書久佚國翰  
考開元占經載有八穀生長一篇差為  
完具又引神農占數節管子淮南漢書  
食貨志等書或引神農之數或引神農  
之法或引神農之教又藝文類聚引神  
農求雨書有篇目可稱者凡六其他佚  
文散句分見羣書備考輯錄至別書所

引食禁以其近於本草經故不入焉

野老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周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農家有野老十七篇注六國時在齊楚間應劭曰年老居田野相民耕種故號野老袁淑真隱傳說略同文心雕龍諸子篇野老治國於地利亦謂此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矣零文佚亦不易見馬驥驥史疑呂氏春秋上農汪地辯土審時四篇即古農家野老之言國翰即據以補錄然驥臆測之辭未可遽信以之著錄聊備參稽而已



陶朱公養魚法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

舊傳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蠡字少伯南陽人或云楚宛之三戶人或云徐人亦曰范子亦曰子范子亦曰范公亦曰范伯亦曰范生又自變姓名曰鴟夷子皮曰陶朱公越之上將軍齊相隋書經籍志梁有陶朱公養魚法新唐志並云養魚經一卷范蠡撰然漢志未嘗著錄則其書似不足據蓋後人偽撰託之於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農家

蠡耳其書今佚國翰從齊民要術說郭輯得二節原題養魚經陶朱公撰今依既錄改題著于篇其書雖偽較為近古魚池法一節今猶可以倣行之也

尹都尉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尹氏撰清馬國翰輯尹氏之名字里居並無攷都尉其官號也漢書藝文志農家尹都尉十四篇注不知何世班固不知何世者不知漢代何帝時以列于董安國後可推知也唐書藝文志尹都尉書三卷劉向別錄曰尹都尉書有種瓜篇有種蓼篇有種芥葵薤蔥諸篇又曰都尉有種蔥書蕭大圜言志云露葵徵尹君之錄並指此書國翰據齊民要術探得六篇又據記勝之書云驗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石薄田十石尹澤取減法疑都尉之名為成帝以前人然班氏自注既云不知何世則國翰所云僅備一說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農家

蔡癸書一卷

王山房輯夫書本

漢蔡癸撰。清馬國翰輯。癸，邯鄲人。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漢書藝文志：農家，蔡癸一篇。太平御覽：資產部，引崔氏政論曰：宣帝使蔡癸校民耕殖，三犂共一牛，一人持之，下種挽耨，皆取備焉。日種一項也。齊民要術引政論：作趙過國翰題。癸述趙過之法，而崔氏引之。姚振宗亦以漢志列此書於記勝之後，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農家

癸後記勝之卒，而其書亦後出。或所言皆趙過諸人之成法，故置之末簡。馬姚臆測，理或然也。漢書食貨志：五風中，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是蔡精農事。子部當時，惟其書隋唐志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所輯，僅齊民要術一節。附錄食貨志一節，略存其概而已。

莊子札記三卷

壬申刊本

清武延緒撰。延緒字次彭，光緒壬辰進士，京山咸甯兩縣知縣。是編考訂莊子時引王船山、姚姬傳、王叔秋、俞曲園諸家之言，分節記錄，詳細校證，通以詁訓，仿讀書雜誌諸子平議例也。然莊書有危言重言寓言之別，校訂稍疏，往往失其本真。延緒所撰，如手之所觸，觸為舐，乃中經首之會，首為肯，無門無毒，毒為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啻美假魯國，假為翊，禍及止蟲，止為蝨，以每成功，作媒每以成功，諸節似皆不必改者。山本自冠也，冠為冠，有旦宅而無情死，旦為真，良位其空，位為伉，日夜無降，降為隙，之類，雖目無塙證，然頗有精思，供人參攷，大抵延緒之書，蓋似陶鴻慶讀莊子札記而聲訓之學，實精於鴻慶也。



范子計然三卷

玉函山房

舊傳周范蠡撰清馬國翰輯蠡有養魚

法已著錄計然姓辛氏字文子葵丘濮

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嘗南游越蠡半

身事之或作計研或作計倪或作計倪

實為一人李暹以為文子者非也此書

不特不見於漢志即隋志亦無之唐志

始云范子計然十五卷注范蠡問計然

答馬總意林云范子十二卷鄭樵通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類

氏族略亦謂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是

六朝以前無范子計然之說也國翰據

樵書宰氏注謂計然姓宰氏辛為宰字

之誤范子計然即漢志農家宰氏十七

篇其說殊不可信黃以周范子計然叙

曰漢志范蠡二篇屬兵權謀其師計然

治陰陽家言漢志未收後人併合兩書

於是范子計然之名計然言行具詳

吳越春秋及越絕書史記貨殖傳亦采

其陰陽家言一段其別有書詞矣計然

之書又別有萬物錄與說陰陽書又別

意林從梁庾仲容子鈔舊題云十二卷

竝是陰陽厯數是六朝初已并計然陰

陽書於范子矣齊民要術引蜀椒出武

都秦椒出隴西天水李善文選注引玉

英出藍田白紬素出齊魯是六朝末又

合計然萬物錄於范子中矣唐書經

籍志入五行家云范子問計然十五卷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

又為後人羣越而增益者不少矣以周

所說計然治陰陽家言既未見於漢志

似非偽論然較國翰之說為近理也洪

頤煊經典集林亦嘗輯為一卷仍有疏

失今以國翰所輯著于錄原錄農家茲

依唐志改入五行其實上二卷近於陰

陽家言末卷則近於萬物錄也



尹文子校本一卷

湖海樓叢書本

清江繼培校繼培有尸子輯校本已著錄此則校訂尹文子以綿眇閣本子案本吳山道藏本沈調元本姜午生本說郭本參互校訂擇善而從復取北堂書鈔唐書治要藝文類聚文選注長短經太平御覽容齋五筆諸書所引是正論關吏用左傳老子墨子韓子諸家轉相證明最為精密又輯引逸文錄於後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名家

惟類書所引時與尸子文子及他書相混其本為尸子而誤為尹文子者繼培已移入尸子輯本餘如史記屈原傳索隱後漢書馮衍傳注太平御覽七百三十八又七百四十所引並見文子御覽四百九十四所引見楚策廣博物志四十所引見西京雜記凡此之類概不入錄尤見其審慎不苟清代校尹文子音雖多終以此為最善之本也

經史問答十卷

結詩亭全集本

清全祖望撰祖望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已著錄是編乃其答弟子問者首二卷易尚書問目答董東純卷三詩問目答張炳卷四三傳問目答蔣學鏞卷五三禮問目答全藻卷六論語問目答范鵬卷七大學中庸孟子爾雅問目答盧錫末三卷諸史問目八卷答郭景兆九卷答盧錫十卷答董東純祖望精通經史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元元本本雖不如顧炎武日知錄之博大而論識高卓當時亦罕其儔匹誠有如阮元所謂足以繼古賢啟後學也祖望以為當時無能序其書者亦可以見其自負之深矣然其間尚待商榷而遽難以為定論者正復不少名公年一百八十見於論衡雖未可盡信然風俗通義謂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是古有其說也答三江問引庚杲之吳都賦注殊

為可疑。果之嘗注庚仲初楊都賦見於水經濡水注。並未注吳都賦。不知祖望何所據也。以皇極為大中。並見於漢書孔光谷永傳。是古訓相傳如此。何以不相信也。秦漢以上有無四輔之官。誠不可決。祖望以為不見於尚書之周官。即古無四輔之證。不知今行尚書之周官。乃是偽撰。本不足信。何可以此斷也。謂文昌之神。在六國為姚長。又最後而其

姓名為張亞子。云云。考崔鴻後秦錄載姚萇至梓潼。見神人張惡子。即其地立張相公廟。非如祖望之言也。史記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祖望疑當作四十。毛奇齡已有此說。見其論語稽求篇中。本可以備一說。惟以論語經也。死證之。且不信王肅經死虛設之說。不知五經異義已有此論。非始于王肅。祖望未深攷耳。謂高子為孟子弟子。朱注不以為然。蓋

成括為孟子弟子。本不見於趙注。但見於孫疏也。朱子集注云。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是朱說正用趙注。何嘗不以為然乎。趙注云。成括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疏無欲字。是成括為孟子弟子。明見於趙注也。太史公論呂不韋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真能洞見不韋著書之本意。班固贊王莽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耶。其意與成括論呂之旨同。安得以陋字識太史公乎。鄭之音多。乃歌寒通轉。原無足異。上谷郡潘縣字本不誤。祖望據水經河水作漢之孤證。而欲盡改諸書之潘字。何可信也。蓋祖望學識雖高。而好與人異。往往不檢原書。但憑記憶。故終不免於疏失也。



炳燭編四卷

清李廣芸撰

清李廣芸撰。廣芸字生甫，嘉定人。乾隆進士，知浙江孝豐等縣。嘉慶間累官福建布政使，是編乃廣芸歿後，其孫用光所手輯，而潘祖蔭、陳倬、胡澍、趙之謙諸人編校以刊行也。據祖蔭叙，謂炳燭編凡四帙，為目至錄、文萃、未竟、庚辛之交，冠授東南，賴有文孫，保此遺書，因與同志商訂，違合刪并排類，釐成四卷，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付手氏云云，蓋迴非原稿之狀矣。卷一說經，卷二古字假借舉例，說文證古，說文之衍脫及其通用之字，卷三明音韻，卷四校訂荀老呂覽說苑之句讀音義。凡四節，餘悉史部及雜事之屬也。廣芸自署許齋，深於說文，以小學治經，義據精確，王昶畢沅金石跋文及校訂潛研堂金石跋文誤字，皆隨瑣鑿不刊。廣芸受學於錢大昕，故其根柢深遠也。嘉

定之學，實事求是，於此益可見矣。又卷一之問要，卷四老子國字二節，前人均已言之，此或偶有暗合，或轉錄他書，而編者未及刪去，東可知矣。至書中誤文甚多，則校勘者之疏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子叙一卷

著錄

清黃以周撰以周有禮書通故已著錄是編乃以周輯佚子書而錄其所撰各種之叙也清儒輯佚書者甚眾而純駁不一以周見孫星衍嚴可均馬國翰諸家所輯或名實混殺或搜摭漏略因重行輯錄詳細考證輯本未刊因著其叙焉其目為太公金匱魯連子范子計然隨巢子王孫子申子桓子新論崔氏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

論王子正部仲長子昌言通語典論魏子任子杜氏體論杜氏篤論唐子物理論蔣子萬機論譙子法訓顧子新言鍾子易義典語默記裴氏新言袁子正書袁子正論蘇子桓子世要論陸子夏侯子新論析言幽求子孫子志林廣林書三合顧子義訓相牛經相馬經相鶴經三合黃石公記萬畢術夢書共四十篇其間如范子計然通語任子袁子正論幽

求子諸文駁正嚴馬之謬最為精瑯此雖後輯者易為功而以周學力亦足以副之惟輯本未見為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雜家

無事為福齋隨筆二卷

功順堂叢書本

清韓泰華撰泰華字小亭錢塘人道光時官潼關道晚居金陵有玉雨堂藏書甚富是編乃雜記之屬凡金石版本掌故地理名人逸事方言俗語詩文典寶並有記述如謂明以來縉紳齒錄俱刻於京師西河沿洪家老鋪黃堯圃萬春樓故居在京師李鐵拐斜街元文選燬於兵亂宋會要未及編纂皆攷古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知也李允傳無所下借下借即假借元稹詩匹如元不到京來匹如即譬如桃笙象簟之解來蠶齋鼂之證祝由科徵以梁元帝之書太守陵援以呂憲墓表並非僞腹者所能為也其間詩文考證往往有此說其詳略互見不得輕貶其書也

何媛史日記一卷

古學集刊本

清何紹基撰紹基字子貞號東洲一號媛史道州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是編為道光乙未紹基自都歸湘之日記也末有松潭識語謂媛史乙未歸湘日記一本余以數十錢得於打鼓擔上媛史知之索觀甚急後仍還余云云乙未為道光十五年紹基年方三十六所記自六月二十二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非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逐日記錄也文筆清晰惜所記寥寥可取者少然如記嘉祐石經宋樂蘇詩施顧合注本又識所見金石字畫時加評語則可供人一覽也其與程春海吳荷屋鄧湘皋宋子庭諸人相往還亦可略推其蹤跡也

吳虎牀日記一表古學彙刊本

清吳騫撰、騫有論語皇疏考證已著錄。是編乃騫與陳鱣同遊武陵所記也。自庚子二月十六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逐日記述、倡和之詩最多、皆清新可誦。時寫土風、與古相證、如二月二十八日云、寒食節、城中人家俱為餅餌以祀先。或相餽遺、蓋猶南渡遺風也。惟夢梁錄所謂粧花與故事、則不可復覩矣。所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雖寥寥數節、然觀其與盧抱經、周松霽、鮑渌飲、宋芝山、趙晉齋諸人、玩索金石、摩挲古本、商量揚榷、飲宴流連、當遊旅之中、而不忘學問、令人追想承平之風氣也。

汜勝之書二卷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汜勝之撰、清馬國翰輯、廣韻二十九凡、汜字注、又姓、出燉煌、濟北二望、皇甫謐云、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漢有汜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燉煌太守、子孫因家焉、鄭樵氏族略、謂周大夫食采於汜、因以為氏云、成帝時、議郎氏族略及元和姓纂、並作黃門侍郎、漢志農家、汜勝之十八篇、隋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農家

志並云二卷、惟氏族略謂其撰農書十二篇、然據太平御覽引汜勝之書、以衛尉府上蠶法、今上農法云云、果如鄭樵所言、則蠶書有六篇矣、劉向別錄曰、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徒為御史、晉書食貨志、太興元年詔曰、昔漢遣輕車使者汜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蕭大圜言志云、獲嘉尋汜氏之書、即謂此也、今注引農書曰、王長冒楸、陳根



可拔耕者急發正義曰農書先師以為  
記勝之書周禮草人注化之使美若記  
勝之術也阮云漢時農書有數家記勝  
為上可知此書自唐以前有聲於世也  
今雖亡佚而古書援引甚眾齊民要術  
引用多著篇名國翰依篇八錄其文選  
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綴為  
雜篇分二卷者從隋志也惟衛尉前上  
蠶法一節似為褒美詔語不當雜廁書

中又洪頤煊有輯本見於經典集林可  
參訂也

計然萬物錄一卷

十種古佚書本

舊傳周計然撰計然姓辛氏字文子計  
然其號也葵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  
當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計然或作計  
研或作計倪或作計倪蔡謨以為無此  
人固非李暹以為即文子鄭樵馬國翰  
以為姓宰氏亦未是也計然之學說舊  
傳在范子計然中其書已佚是編不見  
於史志惟藏書貨殖傳注引皇覽及晉

中經簿云計然漢上人博學無所不通  
尤善計算當南游越范蠡卑身事之其  
書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是  
計然別有萬物錄一書專識物產然不  
見於隋唐志或為范子計然之一篇疑  
莫能明也其間多後世之郡縣自為偽  
託然已見錄於皇覽及晉中經簿是亦  
漢魏間之古籍也其書已佚此為節泮  
林輯本前為萬物錄補遺二節乃陰陽

家言未免自亂其例為可惜耳。今既以  
馬國翰所輯范子計然著于錄復收此  
本俾學者互相參證焉。

養羊法一卷

王山房輯佚書本

舊傳漢卜式撰。清馬國翰輯。式河南人。  
武帝時輸財助邊。召拜中郎。嗣拜候氏  
令。賜爵關內侯。元鼎中為御史大夫。以  
事左遷太子太傅。事蹟詳具漢書本傳。  
養羊法一書不見於漢志。隋書經籍志  
梁有卜式養羊法一卷。亡。或不善文事。  
似難著書。初以牧畜致富。其後牧羊上  
林。歲餘羊肥息。帝善之。式曰。治民亦猶  
是矣。愚者輒去。毋令敗羣。帝奇其言。見  
於傳中。後世言牧羊之法。依託於式。蓋  
以此故。是編非式所手撰。無可疑也。其  
書久佚。惟齊民要術引其說一節。國翰  
即據以入錄焉。

家政法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是編不見於史志惟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有十一節國翰即據以入錄其不見史志之故蓋當時此類之書會社甚多家中備用不勝記載也隋志有家政方十二卷乃家中所備藥方故志入醫家與此迥異而農家有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似為相近而書題不合亦難混而一之今題遵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農家

引書依馬輯而著于農家焉

師曠占一卷

經典集林本

周師曠撰梁玉繩曰師曠始見逸書太子晉解左襄十四晉語八晉主樂大師字子野冀州南和人生而無目故自稱瞶臣又稱盲臣亦曰晉野莽右扶風漆縣廣韻注以師為姓非也漢志小說家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後漢書蘇竟傳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又方術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家

序箕子之術師曠之書注師曠占吳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隋志五行家有師曠書三卷又梁有師曠占五卷亡新舊唐志並云一卷據七志所載似即漢志所著之六篇然列于小說家而隋志分載皆可疑也其書雖是依託來源甚古今已亡佚此乃洪頤煊從開元占經及諸類書輯出者今依隋唐志錄入五行家焉



夢書一卷

經典集  
林本

無名氏撰。清洪頤煊輯。占夢之法。始於周官。漢京房始撰夢書。隋書經籍志。占夢書三卷。京房撰。占夢書一卷。崔元撰。竭伽山人占夢書一卷。占夢書一卷。周宣等撰。新撰占夢書十七卷。并目錄。夢書十卷。解夢書二卷。並未著撰人。舊唐書經籍志。占夢書二卷。無撰人。又三卷。周宣撰。唐書藝文志。周宣占夢書三卷。又二卷。盧重元夢書四卷。是六朝唐宋之間。占夢書甚多。今皆亡佚。頤煊從各書輯為一卷。不知何人所撰。惟白帖引作周宣夢書。亦不足以括其餘也。今以此本著錄。聊以覘其概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家

唐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吳唐彥撰。清馬國翰輯。彥字惠潤。生吳太元二年。隋唐志。道家及意林。並云。唐子十卷。據本書云。大晉應期。一舉席捲云云。則其書之成。當在吳亡入晉之後矣。今已亡佚。國翰從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諸書輯為一卷。彥身丁亂世。出處兩難。觀其言曰。君子守真仗信。遭時不容。雖有訕辱之耻。幽詬之謗。猶傷體毛耳。又曰。暴至之禁。智者不居。可謂洞觀人世者也。遐思玄鶴之道。遙抗希韓終之儼化。讀其書者。可以表其志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韓非子集解二十卷光緒申刊本

清王先慎撰。先慎字慧英，長沙人。官道州訓導。是編先慎自謂舊注不備，且有舛誤。近儒多所匡益。因旁采諸說，開墘己見。為韓非子集解一書。其文以宋乾道本為主。間有譌脫，據它本訂正。為其前有考證，分錄史志及序跋。又輯佚文二十餘條。採取舊說。有盧文弨、顧廣圻、王念孫、王引之、王澐、俞樾、孫詒讓及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幸

從兄先謙諸人細繹全書。思慮草創。觸目疵瑕。盧俞所撰家有其書。先慎採擇別無異材。且洪頤煊讀書叢錄有考訂韓子二十餘條。竟未收入。殊為可怪。韓子之文與左傳、國語、國策、史記諸子相同者。並未詳細校勘。即本書前後亦未開照。全節相同者。如內儲說上、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一節。又見於外儲說左、字句相同者。如亡徵篇云。罷露百姓。

煎靡貨財。外儲說左云。罷苦百姓。煎靡財貨。則苦明為路。後人不識路字之誼。而妄改者。先慎並未互勘。其下已意之處。時露淺陋。解老云。身全之謂德。德者得身也。與鄉飲酒義合。而先慎竟從御覽所引。改作身全之謂得。得者得身也。則失其旨矣。眾人多而聖人寡。寡之不勝眾。數也。數當如字讀。數也。猶言理也。勢也。而先慎注數音索。自反。則句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音義全非矣。尤可異者。佚文之中。如物有所宜一節。明見本書揚權篇。愛人不得獨利一節。明見本書三守篇。而竟入佚文。可謂謬妄。至若解狐與邢伯柳為怨一節。見於呂覽。而本書外儲說左下文異。勢者君之馬也。一節。見於鄧析子。而本書外儲說右上文異。楚王有白猿。見於呂覽淮南。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一節。見於國策。史記說苑諸書。此或類書

引有差誤先慎竟不詳考且以勢者君之馬也一節與勢者君之與也一節分為二部其粗疏荒謬不可究詰以此著書言之太易世人以其微有抄撮之功案頭繙閱未為不可若以為精校之本則大誤矣

寶璧齋札記一卷

經解本

清趙坦撰坦有春秋異文箋已著錄是編未見別種刊本觀其札記之名疑書中本不限於經部阮氏輯經解時摘錄其說經之文也中間時引程瑤田丁杰董豐垣諸人之說文下間有戚學標姚再洲注語其學問之淵源及友朋之切磋並可推見也以周禮賈疏補證鄭氏易義董史別杜韋之異說並有功於經

學晉周及正顧炎武閤若據本有此說而毛奇齡陳偉皆反駁之坦承顧閤之說似未可非冀州為中州誼本明通坦據爾雅訓冀為近冀州為近于王畿之地可備一說所訂小雅篇什次第表亦頗清晰惟以州來之合音近陵殊違音理又詩表後有一節謂皮日休松陵集序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



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坦謂今本毛詩黃鳥三章章五句是交交黃鳥為一句止于桑為一句河酌三章章五句是河酌彼行潦為一句挹彼注茲為一句遂疑皮引為異讀不知皮所引者全襲擊仲洽文章流別論今以為皮氏異讀則失

考之甚矣

樗園消夏錄三卷

本原刊

清郭麐撰麐有金石例補已著錄是編為雜記之屬詩話最多間及方言瑣事麐於考證之學非其所長論選詩詞頗有可取評黃山谷詩甚為平允宋人筆記往往演詞如小說麐非東坡之詞不為宋代筆記詞話所禁惑雖間襲舊說而頗具特識且記載江浙說平話之事及吳中養瘦馬之俗說亦可供研究小

說及俗語者之材料李慈銘越縕堂日記第四冊評此書謂其中載邵二雲學士和重二樹梅花詩并懷羅二嶺南一絕句姚南青編修題袁樸邨春郊攬勝圖一絕句按二首並兩君經學魁頌而韻語流傳甚罕二絕皆風致清遠不似學人之詩皆片羽吉光彌可珍貴又載魏少野絕句五首按亦在皆託寄蒼涼編國朝詩者所未及云云其實書中可

取之處尚不止此自不得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丁戊筆記二卷

卷志居僅存稿本

清陳宗起撰宗起有周禮車服志已著錄是編為雜考之屬乃其長子克勛所編者宗起生於嘉慶三年卒於道光十二年壽僅三十五歲據書中星度差一節克勛識語云此條錄於乙酉於次在丁戊以前以無所附入故列之此編之首云則丁戊當是丁亥戊子即道光七八年丁亥宗起年三十戊子年三十一

也星度差一節固為乙酉所記餘若上卷擊陳絺一節下卷仰準廟諭三節亦並不屬本書當在宗起別撰之稽古錄問字錄識小編中三書稿佚無所附麗故克勛編入此本也其書實事求是不襍浮辭訓詁史地雜事之屬皆有據依以戰國策為刪通所撰年庭雪泥書屋雜志已有此語宗起與之暗合自可備一說也惟漢書食貨所云天下大抵無

慮皆歸全矣。一句無慮。常用廣雅都凡之訓。而宗起不以為然。不知古人自有複語。此疑所不當疑也。

愚慮錄五卷

耐安撰

清陳偉撰。偉字耐安。諸暨人。是編為研求經義。雜記者也。錄自甲申至己丑。文下每注時月。甲申為光緒十年。己丑為十五年。共六年。己丑僅識論語一節。注云七月。偉卒之日。雖難塙定。然綜竅梅叔瀚應德閔二跋。及偉別撰之書。偉蓋卒於己丑八月。別所記論語一節。乃絕筆之作。其名愚慮者。蓋取愚者千慮之義。偉生前所定者也。偉為俞樾弟子。其說經不滯舊注。亦與樾同。樾序其書云。如辨三老五更之非三人非五人。辨論語過位升堂。非治朝之位。燕朝之堂。又如說覓服十二章。辨鄭注周制九章之誤。說呂刑其罰倍差。辨孔傳五百鍰之非。皆詳明有據。云云。此外如辭欲巧。申鄭以駁王陳。立武宮。申服以駁啖惠。壹瓦字子常。鄭宛字子惡。以對舉相反為



文以駁王引之亦皆可信然如自一至十造字次序附會難通焉字訓何或訓乃並在句首書中甚多而以為罕見亦可怪也又好駁舊注殊非治經之常軌然探索經文頗有心得瑜瑕互見可分別觀之也

海爾錄二卷

清陳偉撰 稿本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乃記其修身立行之語。有所心得者。錄自光緒丙子至己丑。共十四年。偉之意。偏重漢學。而又不盡棄宋學。經宜明而行。亦宜修。觀其所著諸書。可以知其旨趣也。書中所記。或誦讀古籍。忽有所悟。或應事接物。偶有所感。皆淺顯可行。文亦簡質。頗似宋人語錄。惟時有奇僻之論。其言曰。非粗學不大。非雜見不擴。非陋功不切。非俗行不實。合粗雜陋俗。乃成得一庸字。其說未為無理。又曰。粗莫粗于周官。雜莫雜于易經。陋莫陋于論語。俗莫俗于今文尚書。其他諸經。亦不外此。以粗雜陋俗。加于羣經。已屬不合。而又分配各經。以自矜炫。則近於狂妄矣。

伊尹書一卷

王山房  
輯佚書本

商伊摯撰。清馬國翰輯。摯字尹。有佚之  
空桑人。初仕桀。歸相湯。為阿衡。太甲享  
為保衡。而史記謂其召阿衡。然據鄭氏  
詩箋云。阿倚也。衡平也。則為官號。非名  
也。且諸書稱者不一。或曰伊子。或曰依  
伯。或曰伊生。或曰依公。或曰伊摯。或曰  
阿衡。或曰猗衡。或曰太阿。或曰保衡。或  
曰元聖。或曰小臣。或曰小子。其間或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道家

官稱。或以名稱。或以諫稱。殊為舛亂。茲  
依嚴可均所著而錄焉。漢志道家伊尹  
五十一篇。小說家伊尹說二十七篇。注  
其語淺薄。似依託也。其實道家伊尹亦  
為六國時所附託。王應麟漢志考證云。  
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  
者也。非予覺之而誰也。伊尹所謂道者。  
豈老氏所謂道乎。蓋戰國權謀之士。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道家

書而託之伊尹。其說最瑣。伊尹說者。蓋  
如呂覽本味所載之類也。其書隋唐志  
並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從逸周書。呂  
氏春秋。七略別錄。尸子。說苑。齊民要術。  
等書。輯十一節。其有篇目可考者五篇。  
曰四方令。曰本味。曰先己。曰九主。曰區  
田。餘入雜篇。合為一卷。然其間以引書  
原篇。而為此書之篇名。殊為不合。又細  
繹輯本。道家小說家。無從分晰。近於雜  
家。國翰依漢志列于道家。今仍遵之。嚴  
可均全上古文。亦嘗輯錄。正可與此本  
參訂也。

通遠詞一卷

宋潘閬撰。閬有通遠集。前目已著錄。閬詞初無專集。崇寧時。武夷黃靜記云。閬雖寓錢塘。而爲章靡有存者。酒泉子十首。乃得之蜀人。其石本今在彭之使廳。予適爲西湖吏。宜鑲諸石。庶共其傳。是閬之所以流于後代也。自明以來。詞選詞話中。所載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長憶孤山。山在湖心。如黛簇。長憶西山。雪隱寺前三竺后。三闕。此本十首完全。據江標由元名家詞序。乃南詞本之一種耳。古今詞話。謂潘道遠自製憶餘杭三首。或云虞美人。或云酒泉子。皆誤。更有失去山影。獨添碧溜字者。不成詞矣。本書序改已駁之。張宗櫚據湘山野錄。謂詞名憶餘杭。作酒泉子者。誤。不知閬山中及黃靜記語。並稱酒泉子也。宋初令曲。承襲唐餘。漸易穠腴。爲清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閬之所作。頗似張志和之漁父。誠有如

陸子適所稱。句法清古。語帶烟霞者也。湘山野錄卷下云。潘道遠有清才。嘗作憶餘杭一闕。曰長憶西湖。盡日憑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起。別來閑想整魚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於玉堂畫壁。花草粹編引楊湜古今詞話云。石曼卿見此詞。使畫工絲繪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之作。小景圖。雖傳說不同。要爲宋人所稱譽。則可知也。此集與他本頗有異文。如第三首野人祇只其中老。明抄本只作合。第四首白鳥成行忽驚起。詞林紀事作數。別來閑整釣魚竿。湘山野錄作別來閑想整魚竿。詞林紀事作別來閑想整。編年第五首菱荷香噴連雲閣。詞林紀事噴作細。第六首靈隱寺前三竺后。冷泉亭上幾行遊。詞林紀事三作



天行作曹、  
並當參校者也

無絃琴譜二卷 種村叢書本

元仇遠撰。遠有金淵集，前目已著錄。此為詞集，亦少流傳。朱孝臧據邃雅堂抄本所刊者，首卷六十一首，末卷五十九首，共百二十首。遠詞有含蓄處，有奔放處，含蓄而能深遠，奔放而不粗獷，蓋遠雖元人，而家在錢唐，所交皆知名之士，又與宋末遺民相切磋，故其詞騷騷入古，元詞之不盡衰者，乃仇遠張翥之功。

而翦學又出於遠，故所繫甚重也。清梁溪孫爾準嘗從永樂大典輯出此書，刊于道光九年，自不若此本之善。然孫本亦有其佳處，如合歡帶無題，孫本有效柳體三字，孫本又附錄蛻巖貞居和詞補詞一首，更以絕妙好詞詞綜諸書校其異文，亦非草率從事者，自可用以參校。疑朱氏校刊此書時，尚未見孫本也。

樂齋詞一卷

宋元名詞本

宋向瀉撰。瀉字豐之，河內人。嘗從王庭珪遊，早亡。直齋書錄解題：樂齋詞一卷，向瀉豐之撰。明清選本少見。瀉詞此乃江標轉鈔汲古閣未刻詞，而付刊者共四十二闕。瀉詞不事雕飾，俗不傷雅，兒女情癡，言之有味，惜淡而不腴，淺而不深，致不能成大家也。此本頗有脫誤，今以星鳳閣鈔本校之。如滿庭芳金猊噴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麝庭戶轉香口，闕文作風阮郎歸角聲口夢月樓窗闕文作驚西江月第二首并桐口口翻秋闕文作策策如夢令第四首無題鈔本有書弋陽樓四字卜算子無題鈔本有寄內二字並可補正者校其異文亦以鈔本為勝又此本前目西江月五首文僅四首而鈔本正是五首此校刊者之不審也今一一校補而著于錄焉

篋中詞六卷續一卷

清詞本

清譚獻撰。獻有復堂日記已著錄是編選詞始自清初迄於並世其題詞名首從別集僅題人名者從諸家選本第就篋中所存甄采百一其續有所得時亦補錄又仿陽春白雪絕妙好辭之例附以己作故第六卷皆復堂詞也第一卷吳偉業至柯煜凡四十二家第二卷朱彝尊至李方湛凡四十二家第三卷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聖鳳至朱紫貴凡四十七家第四卷項鴻祚憶雲詞至曾惠二泉夢軒詞凡四十三家第五卷蔣春霖至鄭芥仙凡三十七家第六卷獻撰復堂詞續集邊浴禮至丁芝仙凡三十九家內楊傳第陳元鼎黃長森皆已見前而補錄其詞實僅三十六家也獻詞學精深識見超卓以己意選詞豈能盡合然大體純粹而當人心篋中所及自難該備清代名家



可謂包括無遺矣。尤可言者，其選詞不盡依時代次序，而重在派別。詞下評語，頗中肯綮。其第一卷中，或襲明季之風，或自有所尚，而力不足以改變風氣也。以間以納蘭性德為最高，故其詞末引周稚圭語，謂為叔原方回之亞。第二卷朱彝尊陳其年自成派別，風氣一變。故於其年詞末注云：錫鬯其年出，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又於沈岸登珍珠簾詞注云：新開常州一派，論屬鴉詞云。填詞至太鴻，真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釘釵麻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破硃也。又曰：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又曰：浙派為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為止。

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云云。論皆明晰。第三卷評吳翌鳳郭麐詞云：南宋詞敝，瑣屑鉅釘，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為寒乞，枚菴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為之一變。而郭詞疏俊，少年尤喜之。又謂其薄而不厚，滑而不澀，論亦塙當。而此卷則重在常州派。評曰：茗柯詞采錄十闕，菁華略備。宛鄰詞選附錄諸家，刪取附茗柯後，以志派別。又曰：翰豐與哲兄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盡，而奧窔始開。倚聲之學，至二張而始尊耳。又曰：常州派詞，不善學之，入於平鈍廓落，當求其用意深雋處。又評周濟詞曰：茗柯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斧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作者之林，與詩賦之筆同其正變也。第四卷承襲者多，而最尊項鴻祚。



第五卷殿以蔣春霖莊域二家其詞博  
大精深自有千古論蔣詞云文字無大  
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固清商  
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甚大與成  
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  
兵事天挺此才為倚聲家老杜而晚唐  
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又曰阮  
亭保粉一流為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  
派為學人之詞惟成項蔣三家是詞人

之詞與朱屬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  
翼而已論莊詞山白雲之調屈原宋  
玉之心云云持論正大續集雖託始沿  
禮而隨到隨鈔未詮次也即其選評可  
知清詞之源流正變使非綜合觀之亦  
不足以知其精神之所在也惟其所選詞  
人當繫小傳今但書名致其間生僻之  
人平生之蹤跡詞學之淵源皆不清晰  
使讀之者艱乎考索昧其變遷則美中之不足也

詞評一卷石山房

明王世貞撰世貞有嘉靖以來首輔傳  
前目已著錄是編評論詞蓋從其藝苑  
危言輯出者共二十九節所論殊不切  
實其言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  
子而妙矣云云不知促碎正在間之本  
色不可以此非之中主和雅開宋初之  
令曲後主誠為博大然開拓詞界自在  
花間範圍之外各有境勢不可強同世

貞所云不獨不知花間並不知李氏父  
子之詞矣謂唐人詞有集曰蘭畹不知  
蘭畹乃宋人所撰非唐人乃總集非別  
集也碧鷄漫志卷二蘭畹曲會孔寧極  
先生之子方平所集序引稱無為莫知  
非其自作者梅賾述仲皆方平隱名如  
子虛烏有亡是之類五五世貞未深考  
耳謂溫庭筠雁柱十三絃一一春鶯語  
云云此二語六一詞張子野詞並有之

不能斷為飛卿作也。故是編可取者少。  
惟與評論其本朝詞云：劉誠意伯溫、楊  
繼有致，去宋尚隔一塵。楊狀元用修，好  
入六朝麗事，似近而遠。夏之愍，謹最好  
雄爽，比之辛稼軒，覺少精思，則較為允  
當耳。

填詞雜說一卷

詞話叢書

明沈謙撰

謙字去祚，號東江，仁和人。諸

生是編為論詞之作，自東江集鈔出者，

雖僅三十一節，而頗有精詣。其言曰：詞

不在大小淺深，貴于移情。白描不可近

俗，修飾不得太文。僻詞作者少，宜渾脫

乃近自然。常調作者多，宜生新。斯能振

動，詞要不亢不卑，不觸不悖，驀然而來，

悠然而逝，立意貴新，設色貴雅，構局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詞曲類

變，言情貴含蓄。如驕弄而欲行，聚女

窺簾而未出，學周柳，不得見其用情處，

學蘇辛，不得見其用氣處，當以離處為

合。皆填詞者所當知也。評判宋賢，公允

精實，論清真詞，頗有獨到之處。謂秦淮

海天外一鉤殘月，照三星，只作曉景佳。

若指為心兒謎語，不與女邊著子門裏

挑心同墮忌道乎？不為宋人傳說所惑，

尤見其有識也。

爰因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明俞彥撰彥字仲茅金陵人萬曆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光祿少卿是編為論詞之作僅十五節謂唐詩三變愈下宋詞殊不然歐秦蘇黃足當高岑王李南渡以後矯矯陡健即不得稱中宋晚宋云云宋初令曲承襲唐餘強弩之末無可諱言至於慢詞柳賀周秦諸家牢籠百代南宋詞人雖多不能出其範圍今以南宋高于北宋是本末倒植之言也尊子瞻而薄耆卿不知東坡豪放實為詞中別派耆卿雖間有俗豔之作塙是慢詞正宗耆卿之言似諧而實近理不可非也溫飛卿詞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彥欲改近為俯或映不知近老辣而俯映淺嫩也

吳禮部詞話一卷 詞話叢編本

元吳師道撰師道有戰國策校注前目已著錄師道別有吳禮部詩話是編即從詩話抄出者條目不多皆可參攷其論歐陽修醉翁琴趣外篇最為塙鑒今行醉翁琴趣外篇以師道之說證之尚開為東坡序一篇非完帙也其辨辛稼軒詞論東坡南澗于湖之作亦皆精當謹木蘭花慢詞律頗為細密不特參校字句已也



窺詞管見一卷 詞話叢編本

清李漁撰。漁字笠翁。精曲譜。時稱李十郎。錢塘人。康熙時流寓金陵。此為其論詞之作。僅二十二則。其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三。至第十七。諸節皆精實不磨。論韻律之處。似通于詞曲二者。然自詞譜亡佚。但以守定唐宋所作。規矚以平仄韻叶句讀為主。似不必故作神奇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第四則謂唐人菩薩蠻牡丹滴露真珠顆一闋。乃戲場花面之態。非繡閣麗人之容。李後主一斛珠結句。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絨。笑向檀郎唾。乃娼婦倚門腔。梨園獻醜態也。須知唐餘豔語。敢於直言。其力重大。不得妄議其輕薄也。第七則論紅杏枝頭春意鬧之鬧字。費解言之甚辨。謂宋詞雕琢不及唐五代之大。則可。若謂鬧字無意境。則未免唐突古人矣。

柯家山館詞三卷 湖州叢書本

清嚴元照撰。元照有爾雅匡名。已著錄。此為其所撰詞集。首卷五十四首。四附戴敦元。和作四首。倪福孫徐球和作各一首。次卷五十三首。附許宗彥和作一首。末卷四十首。附顧翰和作一首。詞末間附師友評語。內有段先生者。即段玉裁也。其蝶戀花詞後自注。自柳梢青以下二十七首。乃畫扇齋秋怨所汰存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考悔庵學文卷一。奉段懋堂先生書。內有云。承許序畫扇齋秋怨詞。懇速成見。寄企渴企。渴云云。是元照先為畫扇齋秋怨詞。嗣汰存者。并入此集。段玉裁雖深于經術。然幼年為詞。亦明于此道者。經韻樓集卷九懷人館詞序可證也。末卷多友朋問疾之作。元照遭疾於嘉慶十七年。卒于二十三年。其詞止于十九年春。范錯苔溪漁隱詞第二卷真珠簾。

題奚虛白偷蔭樓圖詞末自注云朱中有亡友嚴脩能元照百字令詞語愴盡其病中所作也今此詞正在末卷顧翰和其蝶戀花詞附評云小令似南唐長調出南宋設色處皆不獵凡豔不挾枯聲此非太真之珠履乃宓妃之羅襪云云雖友朋諛辭不盡可據然其詞不宗一家塙有清空婉約之度平允諱之令曲近于六一小山淮海東山諸家慢詞

時有玉田妙境而其深曲之處似亦肆力於清真者清代經師所挖茗柯造成風氣竝享高名有所自來餘若嚴元照凌廷堪江藩劉逢祿馮登府宋翔鳳諸人初非專為詞而語意婉妙工力湛深殊不可及惜竝為經術所掩也

三十六湖漁唱三冊漁唱乙稿一冊全集清王敬之撰敬之有宜略識字齋襟著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三冊百二十闕漁唱乙稿四十五闕詞頗疏淺而又不芟蕪可取者殊少也三冊中金縷曲自述曰余詞無綺語非倚聲家本色倚質友生然敬之喜為慢詞慢詞不重豔綺其美惡不在能否為綺語也惟敬之嘗訂正萬氏詞律於詞學亦有功也據

敬之自序謂舊有刊本此經刪改者江陰繆氏雲自在龕所刻一卷湖誤作陂而第二冊長亭怨慢寶應每次以下繆本全無此二冊中繆本有而此本無者僅賀新涼歲莫一首此本有而繆本無者長亭怨慢題友生蘇州唱和詩詞冊後一首霜葉飛詠掃落葉一首青玉案一柳居分詠得寒邨一首陌上花詠蓼花一首賀新涼晚翠軒詠敝裘一首瑤

花槿花邨農前夕喜雪之作誦於晚翠  
軒酒次一首龍山會九月二十九日友  
生來作再展重陽之會一首琵琶仙雪  
夕疊槿花邨農一首共八首至于字句  
立異注語參差幾無首無之蓋繆所得  
者初刊或不全之鈔本也

汀鷺詩餘一卷

雲自在龕  
書本

清陽傳第撰傳第有汀鷺文鈔已著錄  
詞僅十三闋惟詞居多而蓄幽遠纏綿  
排側雙雙燕詠蝶寄示仲儀云粵亭瘦  
影數白騎重來舊時庭院珍叢試繞愁  
絕翠陰零亂猶記蛛絲宛轉曹抱著花  
枝低顫今牆角孤飛還怕相逢羅扇  
悲咽花枝不見算舞向風前斜暈相伴  
憐儂癡小如此淒涼怎遣便有夢魂隨

總索香夢醒來更愁病翼能否經秋已  
是粉痕銷減淒涼哀怨神似中仙敗譚  
獻評之曰宛鄰詞派不絕如綫蓋以其  
寄托遙深也



冰蠶詞一卷

雲自在齋  
書本

清承齡撰。承齡姓于湖魯氏，字子久，滿洲鑲黃旗人。道光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是集共五十四闋，又有大小雅堂詩詞合刻本。其粟香室叢書所刊者，僅二十二闋。蓋據承齡官黔時傳抄之本，殊不全也。其詞精潔芊麗，浸淫入古，令曲近接南部諸賢之緒。慢詞亦深得草窗碧山之法，較以飲水、伯仲之間耳。張文襄書目答問收入清詞甚少，而不舍冰蠶，亦以其純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苕溪漁隱詞二卷

原刊本

清范鐔撰。鐔有華笑廬雜筆，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首卷百十五闋，附施國祁一闋。末卷八十七闋，附嚴學淦一闋。共二百零四闋。令曲慢詞，雅正深雋，其運意布局，造句遣辭，皆有法度。尤得南宋詞眼之法，錯當校刊宋詞三種，蓋其工力甚深也。詞中喜注友朋之事，如嚴脩能、顧淵、黃何夢華、嚴鐵橋諸人，往還蹤跡，並可因此推知。故注語雖多，殊不厭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 詞曲類

蘭奴詞一卷 孤落詞一卷

雲自在龕  
最善本

清陸志淵撰。志淵字靜夫，號孤落山人，江陰人。蘭奴詞三十二闋，孤落詞六十三闋，共九十五闋。其詞頗見工力，雕琢之處，往往能以平淡出之。望江南詞新柳云：春來也，弱縷自輕盈。嬌小未經攀折苦，纏綿已會別離情。恰恰一聲鶯，情韻兼勝。臨江仙云：夢冷簾閒人遠，水流花落春空。輕衫短帽柳橋風。馬蹄芳草綠，鴉背夕陽紅。寒薄未嫌吟淺，酒醒不索愁濃。湖山何許寄浮蹤。可憐圓闕月，十載照飄蓬。綢繆津豔，慢詞則稍嫌疏放矣。志淵論詞，謂作詞之妙，須句潔而意曲，字新而韻峭，起如俊鶻奮翮，結如孤鶴戛音，云云，皆心得之言也。

思益堂詞鈔一卷

思益堂  
集本

清周壽昌撰。壽昌有漢書注校補，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一百零二闋。卜算子閏三月，餞春云：芳草多情不放歸。綠斷來時路。南鄉子云：瘦盡梨花一夜風。春光好。柳絮云：不怨東風吹作雪。怨東流。踏莎行：苦雨云：叢篁低戛和煙語。皆深秀之句，殊可愛也。惜全篇多不相稱。然壽昌究心史學，固不以詞重也。

梅窗詞鈔一卷 刊本

清陳良玉撰。良玉字朗山，鐵嶺人。居廣東。詞集四十七闕。慢詞居多。有清雅處。有精整處。本放處。蓋宗法朱彝尊。厲鶚者。觀於三姝媚。念奴嬌。高陽臺諸闕。即可知矣。然如綺羅香云。及第不過如許。摸魚兒云。與君愁更能幾。解佩環云。怪逢來。昨夕還。又今夕。皆腐熟釘。短而出於不自知也。要而論之。詞效朱厲。取法乎下也。效南宋。取法乎中也。效唐餘北宋。取法乎上也。良玉專效朱厲之詞。宜其不純粹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香草詞一卷 周晉琦遺著本

清周曾錦撰。曾錦有藏天室詩。已著錄。此為其所撰之詞。共七十七闕。殊為淺率。雅間有清雋之語。終不成體格也。曾錦嘗撰臥廬詞話。耳食者多。全無心得。可知其工力尚淺也。其自序謂昔郭頻伽三十七歲。刊其所作蘅夢詞。今予年適與之符云云。最其撰序時三十七歲。曾錦年十八歲。是手訂此書於逝世前一年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集部詞曲類



湖海草堂詞一卷

雲自在龜  
叢書本

清吳景升撰。景升字鶴齡。天津人。是編三十二闋。自謂撰詞二十年。深知此中甘苦。實非自矜之語。觀其屬辭。靡不妍雅。其徵招詠春草一闋。雖稍嫌膚露。而清新宛轉。自然成趣。百字令題朱小山茂才蒼梧讀書圖一闋。亦既朗可喜也。

吹簫詞四卷

乾隆  
刊本

清吳展成撰。展成字螟巢。嘉興人。是集首卷八十五闋。次卷五十六闋。三卷五十九闋。末卷別名秋影山房琴趣。四十闋。皆集絕妙好詞者。次卷百字令。中秋寓齋感懷寄楚雲三闋。下空白一段。疑刊成而又刪去也。其詞粗率無足觀。集句尤多牽湊。自注有駕韻他部從樂府借唱例云云。自詞之宮譜亡佚。唱法失傳。祇能謹守唐宋名作之聲韻。不得妄言借唱也。

王子正論一卷

王肅撰 通鑑書房

魏王肅撰清馬國翰輯肅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王肅撰唐書藝文志王肅政論十卷正作政舊唐志未著錄今佚國翰據本傳通典及太平御覽中肅論朝廷典制及喪祭諸禮皆納於本書然其本傳云肅所論朝廷典制郊祀宗廟百餘篇又其家語注序云撰經禮申明其義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朝論制度皆據所見而言是肅於周官禮注儀禮注喪服經傳注喪服要記注諸書外尚有專著論當時典制喪祭者考隋志云梁有祭法五卷又明堂議三卷王肅撰亡書中所論頗多合於此類不必盡屬正論國翰所輯存疑可也

于子一卷

王寶撰 通鑑書房

晉于寶撰清馬國翰輯寶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志儒家梁有于子十八卷于寶撰亡新舊唐志分著于寶正言十卷立言十卷于竝于字之為其書已佚容齋續筆叙馬總意林引書有于子馬書今亦闕焉國翰據通典引其駁招魂議一篇又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埤雅諸書引其陰陽自然變化論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儒家

輯成帙至于唐志正言立言之異處今不可別白矣

經堂  
訓本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

藏本彭耜道真經集注采出

引按沅書

三條瑤謂八十餘條。葉德輝  
石林遺事謂僅一條。竝誤。

其說近是。

處殊多不合。如二十九章。或彊或壯。或

培或墮。沅校云。對王弼作羸。培王弼作

疑鄉本誤考王本當作或彊或羸或

結或隱平句以強弱對平句以高下

說文假安也。古文押訓。樹。持也。持之安也。此本作義。方之義。安也。持義。文。義。而。持。之。不。安。也。言。之。不。應。之。本。本。苦。略。最。尊。正。氣。傳。夫。

陽鑑圖別本亦作挫有乃後人竄改非

三十一章 夫美兵者不祥之

器沆校云河上公王弼美竝作佳廣雅

佳勞也。考美佳並佳之誤。佳古唯字。誼

無可疑。沅說殊謬。困學紀聞卷十諸子

類引晁景迂謂王弼注老子知佳兵者

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

子之言云云其說雖未精塲然三十一

西庫全書總目

卷

南

韋王弼無注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

為舊注之語殊為可疑不得謂深寧惑

于異說也。五十三章是謂盜夸。韓子作

盜竿沅疑竿應作茅按解老云竿也者

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肘鍾瑟皆隨竿

唱見諸樂皆和見文本作等所甚汰之

所言粗疏已極蓋沈學譜不高著書雖

果往往出自象手故多不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老子章義二卷

同治庚午刊本

清姚鼐撰。鼐有九經說。已著錄。是編之作。以河上公分章。最不當理。因以己意。別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為章。以為章明。則義明。時亦訓其旨於下焉。老子一書。自有謠說。傳世已久。難復其真。故解者雖衆。各執一端。河上公注。雖不可信。然其分章。相承研習。自當仍其舊貫。而鼐之所改。全憑胸臆。豈可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信據。吳汝綸最尊鼐者。其老子點勘。亦不以鼐分章為然也。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二語。似與上文誼不相接。然鼐於谷神不死之上。亦與下文不相貫也。絕學無憂。與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諸語文氣。似若不續。而鼐移于上節。少私寡欲之下。誼亦未洽。凡此之類。不當擅改者也。其訂正錯衍者。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鼐謂物壯則老。十

二字衍。以下篇含德章。心使氣曰強。

下。誦者誤入此。勿強句下。然老子書中。前後文句同者甚多。不可盡謂為衍也。昔之得一者。與下文天得一以清。云云。若斷若續。似為可疑。鼐將後文道生一。二十五字。移在昔之得一上。亦不足以決疑。凡此之類。當心知其意。不可逞臆而改也。其下訓解。更多不合。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鼐謂古本及作苟當是。蓋以

續修四庫全書

卷

若訓苟。故有此說。不知及猶若也。本書云。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二及字。誼同。竝猶若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鼐謂奇者餘也。世以奇譎解之。大謬。不知正與奇偶。則奇為奇譎之誼。殆無可疑。孫子計篇云。兵者詭道也。何嘗厭詐乎。故分章既近。武斷訓解。又不精瑋。綜覈全書。殊無可取。惟序錄辨河上公之偽。老子氏字及其所生。尚

可備參攷耳

老子點勘二卷

本如印

清吳汝綸撰。汝綸有尚書故已著錄。是編點勘老子、大體依河上公注本，而用易州石本、王弼本、傅奕本及韓子淮南子諸書參互校訂，開釋河上公注語，全書盡斷章節而注云以上某某者，皆記河上公章名也。汝綸識語與此本體例微有差異，蓋校印者不便，略事更易也。汝綸頗專姚鼐，而不從其老子分章之

說，是其特識。以韓子淮南校改者甚多，然古誼所在不可非也。惟時出己意，師心自用，斷句之處亦多不合體道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以無字有字斷句，其說蓋本于司馬光而不知其不可據也。即以本書證之，聖德云道常無名，又曰始制有名，任成云常無欲，可名於小，則以名字欲字句絕，殆無可

疑象元云、大曰近、近曰遠、遠曰反、汝編  
謂三曰字當是日字、不知老子書中此  
類句法甚多、曰猶為也、改作日字、失老  
氏之旨矣、聖德云、通常無名、汝編據注  
文乙作道、無常名、不知本書異同、章尚  
有道、隱無名之句、而曲禮正義引亦作  
道、常無名、注文當乙、而竟改經文、真矣  
法本云、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瑋瑋如玉  
瑋瑋如石、汝編校云、譽河上作與石本

作車、無譽、不欲四字句絕、考不欲屬下  
瑋瑋為句、不獨河上公王弼如此、淮南  
道應文子符言亦皆如此、古讀相承、豈  
可妄改、編用云、無有入於無間、汝編謂  
無有疑當作無厚、不知淮南原道文子  
道原、明引老子出於無有入於無間、而  
淮南道應、有光耀問於無有之語、下即  
引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  
為之有益也、則文作無有、瑋無可疑、汝

編既以淮南校老子、而竟失之目睫、亦  
可怪矣、蓋辭章之士、終不可語于章句  
之學也、



道德經達詁二卷

王津閣  
叢書本

清胡薇元撰。薇元有霜菴亭易說，已著錄。是編解釋老子章次，概依王弼。每章之後，粗詮大誼，明釋語句，而大體明達。惟以天三地七解玄牝，以陰陽金水解雌雄，鍊精化氣解白黑，以無極太極水火卦氣解道生一章，以河圖洛書解出生入死章，似皆近于附會。然韓非解老已用四肢九竅解出生入死，河上公王弼以來解老者，亦多參異說，故作神奇，不始于薇元矣。至篇末暢言先天後天之理，竝謂讀吾達詁者，自誠而明，由此入道，云云，則狂妄之態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少子一卷

王山房  
叢書本

南齊張融撰。清馬國翰輯。融字思光，吳郡吳人，官至司徒左長史，事蹟詳南齊書本傳。孔稚圭傳云：稚圭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弘明集十一，稚圭答竟陵王啟曰：民積世門業，依奉李老，又曰：情於釋老，非敢異同。始私追尋民門，昔嘗明一同之義，經以此訓張融，融乃著通源之論，其名少子。少子所明，會同通佛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之此悟，出於民家，民家既爾，民復何礙云云。隋志：梁有少子五卷，亡。唐志不著。佚已久矣。惟弘明集載之，本傳有問律自序，南齊書南史顧歡傳弘明集，亦竝載其門律。融文中亦自稱門律。國翰疑問律即門律，竝據輯錄。其書會同二氏與周顒往返辯難，中間答融本末之說，可以見其大旨。問律自序曰：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故史傳

論其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也

幽求子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杜夷撰清馬國翰輯夷字引齊廬江  
滿人官至國子祭酒事蹟詳晉書本傳  
何法盛稱其秉操真素故以幽求子自  
號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唐  
志作杜氏幽求子三十卷意林亦作幽  
求子而云二十卷所載參差其書已佚  
國翰既從北堂書鈔文選注太平御覽  
所引輯出題從隋志復以魏志杜畿傳

注所引杜氏新書為夷稱述其先德之  
美更以御覽引杜子新語一條蓋新書  
之誤竝以闕入殊為無據黃以周子叙  
敗之曰杜氏新書即篤論非幽求子隋  
志并題新書唐志云三十卷皆誤當以  
意林為正其說甚晰今題從唐志刪其  
誤入八事而著于錄夷宗尚老子故其  
言曰蓋道清談以無為為家恬虛寂靜  
宏廣多包豈非聖人所宅乎又曰有道

之國其鬼不神則皆申述道家之旨也

夷夏論一卷

王孟山房  
撰佚書本

南齊顧歡撰清馬國翰輯歡有周易注已據國翰輯本著錄南齊書本傳云佛道二家立教既異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又曰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隋志道家夷夏論一卷顧歡撰梁二卷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南齊書南史本傳載其概略國翰即據以輯錄袁粲駁論亦附見

馬書內辨二法之異明優劣之分袒道而殷肆專夏而遠夷其大意也歡學重玄儒觀其分注周易論語老子諸書亦可知其旨趣之所在矣



孫子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孫綽撰、清馬國翰輯。綽有論語集解，已據國翰輯本著錄。隋唐志道家並有孫子十二卷，書或引作孫綽子者，蓋別于孫武子也。其書已佚。國翰輯得二十餘節，黃以周子叙謂國翰輯脫漏孔多，重搜凡三十有二，惜未見其輯本也。以周又謂綽書中有道家言，有儒家言，有名家言，以為綽學博乎雜，然六朝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風玄儒竝茂，刑名原于道德，故道內而名外，源流頸白不足異也。

百子辨正二卷

莊川全  
集本

清楊珙光撰。珙光有經義尋中，已著錄。是編為珙光讀崇文書局百子全書而分別辨正者，每種子書撰論一篇，無異于各書之跋語也。局本百子全書，其弊有三：博而不精，真偽叢雜，一也；刪棄舊注，昧其源流，二也；不言版本，校訂不純，其精者不知其所憑依，其誤者又未能詳校，三也。此書雖於山海經神異記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書粗言其偽，而實未詳密考訂，餘則茫然矣。書曰辨正名實相乖，其序謂尊儒而斥釋道，不知排斥二氏亦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所言浮空，往往不中事情。百子中唐以後諸書多無深義，唐以前諸書珙光學力亦不足以通之。孔叢子本是偽撰，而力言其真，列子本是魏晉間偽書，而謂三教竟成峙勢而不可廢，又時有欲軒其說而駕上者，皆禦寇

使之則同于嚙語。以此論古。不亦值乎。惟於讀管子篇中。極詆方苞刪訂之妄。雖正理未申。而持論甚是。讀淮南子篇中。以此雖為賓客所撰。實是淮南王總纂。說似可信。蓋亦積石中之碎玉矣。要而論之。其光之意。實以諸子為撰論之題。假排斥異教之名。唐大其言耳。觀其篇題之論。皆加圈符。此乃選文之法。豈通人論學者之所當為耶。

吟齋筆存三卷 屏廬叢刻本

清梅成棟撰。成棟字樹君。天津人。是編為雜記之屬。而詩話為多。鄉黨詩人所記特詳。據沈兆雲蓬窗附錄卷上云。天津梅樹君廣文成棟輯津門詩鈔。可知其雅有搜輯矣。惟中間有一節曰。念堂論本朝詩。最不取隨園詩。謂其壞人心術。其選景州張耒茂才集中有題隨園詩話一首云云。頗多譏訕。其實詩者之

也。承也。持也。舍此三端。皆失其本旨。首也。清初之詩。王士禛主神韻。沈德潛主格律。袁枚主性靈。各執一端。竝非從根本來也。若以所標主旨論。似亦未易軒輊。隨園詩話。固多徇情之作。自難純粹。其詩亦未可盡非也。隨與念堂。竝為張問陶弟子。問陶為詩。亦主空靈。較以袁枚亦伯仲之間耳。又沈兆雲所撰梅樹君先生傳述。是書為四卷。疑此本非全

帙也。

蔣子萬機論一卷

王函山房  
輯佚書本

魏蔣濟撰、清馬國翰輯、濟字子通、楚國

平阿人、正始中為太尉、魏志有傳、傳云

濟上萬機論、帝善之、隋志雜家、蔣子萬

機論八卷、舊唐志意林並同、新唐志作

十卷、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稱館閣書

目十卷五十五篇、今惟十五篇、恐非完

書也、至明而二卷本亦亡、焦竑國史經

籍志以八卷入儒家、二卷入雜家、虛誕

專輯殊不足信、國朝輯得十七節

序云十六

誤、羣書治要未及

入殊為可惜、嚴可

均黃以周皆輯之、以周註釐定次第、首

陳為政、須賢佐、次試用刑、多濫及三懲

用兵之荼毒、四用士宜拔奇取異、前代

賤儒重刑名之禍、可為殷監、五考定喪

服、六評論古今人材、云云、實較此為精

詳、惜其輯本未見也。



老子古本二卷道藏

唐傅奕校奕相州鄆人太史令新舊唐書並有傳奕不信釋教武德貞觀之際先後疏論釋教之害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篇十卷以為尚其教者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玄言文飾妖妄之為耳臨終誠子謂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為名教云云可知奕深於老莊之學也舊唐書傳云奕注老子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并撰音義舊唐志老子二卷傳奕注新志焦贛國史志同新唐志別有傳奕老子音義注云卷亡宋志傳奕道德經音義二卷並無此書杜光庭廣聖義疏徐鉉三家老子音義以此書亦未及之而注及音義又皆亡佚更無從質謹矣疑此即奕所據撰注及音義之經文而失其注及音義也書中時有音切訓釋非盡奕注書言古本而全無序跋未詳所據蓋參合眾而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定之上卷道經下卷德經與王弼本史注所引並同八十一章亦與河上公王弼合知其有馮依也每章之下記以字數考開元時司馬承禎刊正老子未定章者五十三百八十一謝守灝老君實錄謂道德經唐傅奕考數眾本其數其字云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安丘望之本魏太和中道士寇謙之得之河上丈人本齊處士仇嶽傳之三家本有五千七百二十二字與韓非喻老相參又洛陽有官本五千六百三十五字王弼本有五千六百八十三字或五千六百一十字河上公本有五千三百五十五字或五千五百九十字并諸家之注多少參差云云奕所據諸本略見於此今以奕本計之有五千五百五十六字與各本異蓋參酌校定要皆合於史記所云五千餘言

也觀其經文、知道盡而用之、與說文合、將欲翕之、與韓非合、終日號而嗷不歎、與玉篇合、范應元集註所引、亦多與此合、其必有所據、斷非臆改可知矣、  
奕注及音義雖云、唐宋人時引用之、自王弼河上公以來、唯老玄談、少事詁訓、細觀奕注、實事求是、即以范本所引證之、如動而翕出、奕引廣雅云、翕、益也、漢史有民翕貧困、凡物貶貶、奕云、古本如  
此、貶字玉篇音云、又音運、物數亂也、大白若騁、廣德若不足、建德若輸、質真若渝、范氏集註、河上公騁作辱、輸作愉、傳奕云、古本作愉、手字之誤、動經數代、況辱字少、黑字乎、傳奕當時必有所據、亭之毒之、奕引史記云、亭、凝結也、廣雅云、毒、安也、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奕引古本云、柢、本也、又引郭璞云、柢、謂根柢也、河上公作蒂、非經文、安其俗樂

其業、奕註俗字、引鄭玄之說、謂土地所生習也、業字引賈逵云、業猶次也、爾雅云、業事也、皆通、又困學紀聞卷十、晁景迂謂、王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傳奕能辨之、是奕為此書、不獨詁訓明通、而校定古本、亦詳註其所當從、今音注並亡、良可惜也、



道德真經集註十卷道藏

宋張氏撰、張氏名字未詳、是編集唐明  
皇河上公王弼、王雱、四家老子注、全書  
分八、不復增損、亦無己意、羣雜其中、前  
有明皇、左仙公、葛玄、王雱、諸家之序、後  
有音釋、至為簡略、梁迴後序、作於元符  
元年十一月一日、則是書之撰、當在紹  
聖間矣、序但云太守張公、而未著其名  
字、據宋史藝文志、文如海集注老子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卷、注云、明皇河上公王弼、王雱等注、與  
此正同、迴序謂太守張公、深達夫道德  
性命之理、以文章作人、以經術訓多士、  
常患大執經者不知道、乃命黌舍之學  
者、參其四說、無復加損、刊集以行於時、  
云云、是撰書之旨、發自張氏、而創稿似  
不出于張手、宋志必有所據、然卷帙不  
同、可疑、莫能詳、故仍題張氏為明  
皇御注、宋人本極重視、河上公王弼二

家、較為近古、又引王雱注者、宋人喜引  
本朝之說、不足驚異、惟當時四家之注、  
各自單行、既云無復加損、集之何為、且  
各家所據、本各不同、混而一之、尤為無  
法、然王雱注、今已不存、竟以此書而得  
見全豹、王弼注本、謬誤最夥、今以此引  
校之、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注云、故常  
無欲、空虛、此本虛下有其懷二字、眾妙  
之門、注云、眾妙皆從同而出、此本同作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門、故貴以自為天下、注云、無以易其自、  
故曰貴也、此本無下有物字、沌沌兮、注  
云、無所別析、不可為明、此本明作名、二  
十九章、將欲取天下而為之、此本引王  
注云、為、造為也、七十一章、夫唯病病一  
節、此本引王注云、病病者、知所以為病、  
而今本兩注皆挽、河上注本、展轉挽誤、  
今所行者、自以王用之校本為佳、然以此  
本勘之、正以補正、今本首殆不可以



計矣、如道可道非常道、注云、有自然長  
生之道、此本有作非、與周禮師氏既引  
合、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注云、其空虛  
猶橐籥、此本作橐籥中空虛、故能有聲  
氣、與文選文賦注引合、執大象、天下往  
注云、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詢以移心歸  
往之也、此本作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  
民移心歸往之也、與文選七表詩注引  
略同、互相校勘、知今本每注皆有脫誤、  
以其抄撮而少之也、

道德真經集註十八卷

宋彭耜撰、耜自署鶴林真逸、是編自序、  
撰於紹定己丑、則理宗紹定二年也、書  
前有道德真經說序、分錄史記老子傳  
及宋主尊尚老子之事、又有宋解經姓  
氏略、注各人名字事蹟、即其書中所引  
者也、自序謂、專政和御注於其首、列諸  
子於其下、凡分一十二卷、與行本卷次  
異、其它如河上公王弼所著、已載陳景  
元纂微、茲不復詳、云云、故其引列、皆其  
本朝之注、宋人習尚如斯也、然皆擇錄  
非其全書、彼此取舍、盡出己意、所引者  
政和御注外、有陳景元、司馬光、蘇轍、王  
安石、王雱、陸佃、劉摯、劉涇、曹道冲、達真  
子、李文起、陳象古、葉夢得、劉驥、朱熹、黃  
茂材、程大昌、林東、邵若愚、十九家、其間  
僅政和御注、陳景元道德真經藏室纂  
微、司馬光道德論述要、蘇轍老子註、陳

象古道德真經解。邵若愚道德真經直解。諸書尚有傳本。餘竝亡佚。或竟有史志未著者。即常夢得老子解。今亦輯本而已。非全書也。此引諸家。殊可珍惜。即其解經姓氏。亦獲益良多也。

道德真經集註雜說二卷本道藏

宋彭耜撰。耜有道德真經集註。已著錄。是編乃雜錄歷代老學之情況。及治老者之旨趣。摘錄史子文集。搜討甚勤。其不入集註者。蓋彼則隨文解釋。此多論其大體也。其可與集註參證者。如程大昌易老通言。林東經解發題。黃茂材老子解。劉驥道德經通論。諸書是也。集註所無者。如劉師立道德經節解十六篇。

今已亡佚。此則引其五則。亦可貴矣。又引張道相道德經集註。則知兩唐志作道相者。舊本如此。不可改作君相也。惟耜為宋人。尊重本朝。首節引太祖名。蘇澄隱。事情有可原。而兩漢至唐。次序亦亂。若按其時代。排比。有方。使讀者一目了然。豈不甚善。或分其節目。條理不紊。使讀者按類以求。其功亦大。竟不知殊為可惜。然即其所引論之。已供人採擷。

不少矣、

道德真經集註釋文一卷 真惠堂本

朱彭祖撰、居有道德真經集註、已著錄、是編自序、謂余於老氏音釋、既集李林二家、以補陸德明之未備、其經之正文、則專據政和御本、而諸家之同異、亦互見於其中、今為一書、以繼篇末、云云、祖究述老子、隨文解釋、則有集註、論其要變、則有雜說、音義異文、則唯是編也、其所據政和御本、而以王弼河上公陸德

明諸家校訂外、餘皆宋人、惟索籀引杜廣成疏而已、李謂李政音解、林謂林東音釋、集註未引李政、而林東及所引宋人、註見於集註之中、宋人音義、本不足重、惟音解音釋、既已亡佚、藉此可觀其崖略、而異亦可供參證也、惟所引陸德明釋文、雖多翦省、頗足以訂正今本之誤者、如多言數窮、注有如字二字、今本皆脫、不暇注、古曉反、明式云、胡老反、



盧文弨曰明式不知何人、不見亭錄、此本作古曉切、又胡老切、則陸書原之、似當作古曉反、明也、或云胡老反、式為或字之誤、其上又稅也字、遂誤作明式、非人名也、道經及德經、味字今本皆作晦、對反、此並作梅、對反、梅字是也、幾字、今本注音行、一音機、今本誤稅一字、坦字、今本注河上作墀、此作河上一本、作墀多一本、二字、考釋文、狀哉注、河上一本、直云吾何狀也、夷道若類、注河上作類、一本作類、並與此同、蓋當時河上注本、不獨有古今之異、即見行本亦有異同、則一本二字、豈可失也、蓋紹為宋人所據、釋文自勝、今本惜其未全引也、

待質錄一卷

附卷類

清陳偉撰、偉有愚慮錄、已著錄、是編乃偉讀羣經及水道從綱時、存疑以備攷也、每節之末、有俟問、俟質者、擬質正于通人也、有俟參、待詳考者、擬他日參閱羣書、而求其會通也、記述始甲申九月、終戊子十一月、與其所撰他書例同、觀於是編、有可言者、古質今文、未可盡以今情測古、故結草之事、未可怪也、舊誼難解、不可強作解事、僅能從其古說、故金能生水、不可疑也、至於地理之學、初不易言、滄桑疊更、書闕有間、論古則當會證羣書、言今則當身歷其境、俾聞易誤、不免齟齬也、偉師俞樾、叙其遺書曰、待質錄中、論四岳、論大雅、抑篇、皆疑而未決、余皆有說、云云、其說亦未盡可從、惟偉撰是書、意存謹慎、而不涉武斷、存疑、竢質、理所當然、且可使人讀書得問、

未可盡非斥也

黃帝問玄女兵法一卷

林典集本

舊傳黃帝或云玄女撰、清洪頤煊輯、隋書經籍志、兵家黃帝問玄女兵法、四卷、梁三卷、舊唐書經籍志、黃帝問玄女法、三卷、玄女撰、新唐書藝文志、亦云三卷、其書已佚、頤煊據類書輯錄、凡引黃帝玄女戰法、或黃帝兵法、皆入焉、考漢志兵陰陽類、有黃帝十六篇、圖三卷、後漢書蘇建傳、引黃帝李法、其依託久矣、隋

志尚有黃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黃帝兵法雜要訣一卷、黃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黃帝太一兵歷一卷、黃帝蚩尤風后行軍祕術二卷、梁有黃帝蚩尤兵法一卷、亡開元占經引黃帝兵法、黃帝出軍訣、黃帝用兵要法、用兵要訣、五行大義引黃帝兵訣、依託益繁、不可究詰、然多越隋唐以前、雖零文隻句、仍可珍貴、舊唐志謂此為玄女撰者、殆以隋志有玄女戰

經而定之歟抑別有所據歟

白澤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雲笈七籤云、黃帝得白澤神獸、通萬物之情、因問鬼神之事、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帝乃令寫為圖、據此則黃帝所製、依託附會、自不可信、然偽撰亦甚早、抱朴子登涉篇云、或問曰、辟山川廟堂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室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眾鬼自卻、開元占經一百十六引孫氏瑞應圖云、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情、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皆明白可曉也、惟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引吳志諸葛恪云、此事在白澤圖、今吳志無此語、考太平御覽八百六十六引吳范曰、諸葛恪為丹陽太



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怡令民去故地參佐問之怡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神如小兒名曰侯諸人未之見也明是異苑之語可均竟引作吳志殊可笑也隋唐志並云白澤圖一卷今不特圖亡而文亦不整國朝輯引成卷觀其所述事涉荒誕然古籍中不獨山海經多載奇異即管子水地亦有涸川之精皆古代相傳之說也

又洪頤煊亦有輯本可參證也

天鏡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志五行類天鏡二卷乾坤鏡二卷梁天鏡地鏡日月鏡四規鏡各一卷亡天鏡分為二本卷帙亦異今以書亡無從質證矣天鏡蓋見天之象徵之於天鏡經可以驗將來之吉凶也抱朴子雜應篇曰日月鏡四規鏡曰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鏡疑有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云云天鏡見象似異而其用法可藉以推想也國朝輯本似有屬於地鏡者疑開元占經援引有誤也

地鏡一卷

玉函山房  
無名氏撰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志五行類乾坤  
鏡二卷梁地鏡一卷亡金樓子志怪篇  
云地鏡經凡出三家有師曠地鏡有白  
澤地鏡有六甲地鏡三家之經但說珍  
寶光氣前金樓先生是嵩高道士多遊  
名山尋丹砂於石壁上見有古文見照  
寶物之秘方用以照寶遂獲金玉凡有  
樹木之變枝柯南枝枯折者寶在樹東  
西枝枯折者寶在樹西也今以國翰輯  
本證之雖三家地鏡不可類分然以金  
樓之說亦可略推其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

地鏡圖一卷

玉函山房  
無名氏撰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隋書經籍志梁  
地鏡一卷地鏡圖一卷亡按地鏡者蓋  
即經也地鏡圖者蓋寫其光氣之狀也  
以狀求經則可占其吉凶故分而為二  
也國翰所輯地鏡多言地石山水草木  
鳥獸之變所輯地鏡圖多言珍寶光氣  
珍寶光氣尤與金樓子志怪所言相合  
而類書及開元占經亦多分引然古人  
引書不似今人之拘謹未免混殺今圖  
既不存經文亦佚分別之處難以質言  
洪頤煊經典集林亦有輯本可互證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

夢騭一卷

玉函山房

唐柳璨撰。清馬國翰輯。璨字始之，河東人。自布衣至丞相，新舊唐本並有傳。璨人品不高，而學問博奧，有柳籙之稱。唐書藝文志：柳璨夢騭一卷，舊志未載。今亡。惟太平廣記引陳兆商仲堪問英宋瓊、宋穎妻五節國翰即據以錄焉。前人夢騭多為占驗之用，故入之五行。今瓊輯本占驗者少，記事者多，頗近小說。然全書未見，難以謹定。但繹書名，似以萬永為至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

靈憲一卷

玉函山房

後漢張衡撰。衡字平子，南陽西鄉人。官至侍中。後漢書有傳。傳云：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又云：衡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辭，巡詣懸圖，凡三十二篇。隋志：天文類，靈憲一卷。張衡撰。新舊唐志並作靈憲圖。今佚。僅續天文志補注。開元占經左傳正義。太平御覽諸書引其序論。國翰即據以輯錄。略事校勘。洪頤煊經典集林：雖亦僅引此篇，而以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史記、天官書正義諸書參校。與此本自可互證。隋書天文志云：衡所鑄圖，遇亂湮沒，星官名數，亦不復存。蓋自佚久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天文



御註道德真經四卷道德藏

唐玄宗明皇帝撰是編自序初謂其指雖蜀嚴而猶病摘其章句自河公而或略其餘浸微固不足數每因清宴輒叩玄關隨所意得遂為箋注云云序無年月易州碑題開元二十年後列諸臣姓名考舊唐書本紀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兼加老子策封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演聞見記開元二十一年明皇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學苴習之唐六典載國學教授之法孝經論語老子皆為大經注云老子用開元御注舊令用河上公注是御注成時當在開元二十及二十一年之間自此以後選舉應制皆用御註是編分道德經上下各二卷共四卷八十一章道德分題及章數蓋依古本董道藏書志謂玄宗注成始改定章句為

道德經者非也惟此分四卷殊為可異

新唐志玄宗注道德經二卷或作一卷

又既八卷注云天寶中加號

玄通道德經世不稱之宋志崇文總目

郡齋讀書志並作二卷易州碑及董氏

藏書志亦作二卷與此不同疑玄宗注

二卷既六卷共八卷今注作四卷者非

其本也道德目錄云御注八十一章分

章逐句內則修身之本外則理國之方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墨林快事云唐玄宗註道德經諸文士共成之又是時古註俱存有古哲之源流而無後人之穿鑿五千言中得者十九即本文未經濁亂其辭既簡與而義反精神其為老聃之家嗣也無可疑矣皆未免言之太過二十章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此作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注云先无求於兩字今所加也且聖人說經本无避諱今代為教則有嫌

疑暢理故義不可移臨文則句須穩便  
便今存古是所庶幾又司馬遷云老子  
說五千餘言則明理詣而息言不必以  
五千為定此可證其專輒妄誕非公武  
亦欺之然其餘大致平順蓋當時古說  
盡存可擇取也又開元二十三年用道  
門威儀司馬秀言今天下應修宮齋諸  
州皆於一大觀立石臺刊勒御註道德  
經於是編諸區夏多有刻石如成都閬

鄉荊州懷州遂州易州邢州蘇州等處  
皆有之今所傳者惟易州本邢州本而  
已

御製道德真經疏十卷植藏

唐玄宗明皇帝撰新唐志玄宗道德經  
疏八卷宋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日  
本見存書目並云六卷與此異疑玄宗  
御製道德真經註疏本為八卷即注二  
卷疏六卷新唐志稱八卷者或注疏誤  
合之本今作十卷者蓋後人所妄分也  
玄宗釋題謂總理之餘伏勤講讀今復  
一二詮疏其要妙者云云是名曰疏者

即疏其御注也廣疏經文間申注語如  
無名天地之始御注權輿天地天地資  
始此本疏曰注云權輿者按爾雅云權  
輿始也玄之又玄象妙之門御注意因  
不生則同乎玄妙猶恐執玄為滯不至  
兼忘故寄又玄以遠玄示明无欲於无  
欲能如此者萬法由之而自出故云眾  
妙之門此本疏曰注云意因不生者西  
升經云同出異名色各自生意因今不

生意因是同於玄妙、無欲於無欲者、為  
生欲心、故求無欲、欲求無欲、未離欲心、  
今既無有欲、亦無無欲、遣之又遣、可謂  
都忘正觀、云云、是既其御注明白無疑、  
蓋御註既成、頒諸天下、遍令士子傳習、  
恐注簡義深、故詳疏之也、惟其間時引  
又解、與前義不同、如常有欲以觀其微、  
註既謂邊微、又解謂微歸也、不貴難得  
之貨、使民不為盜、註既謂物任其性、事

稱其能、既無越分之求、自輕難得之貨、  
不為盜矣、而又解謂人君不貴珠犀寶  
貝、則其政清淨、故百姓化之、不為盜、即  
以此二節論之、微之訓歸、王弼河上公  
並有此說、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  
別解亦同、河上公、是又解云云、多錄舊  
說、以備參攷、又玉海藝文云、集賢注記  
開元二十年九月、左常侍崔沔入院修  
撰、與道士王虛正、趙仙甫、並諸學士、參

議修老子疏、或又解之義、採用諸臣之  
說也、故此書較御注為詳、而章題下論  
其大旨、末章歷論章次之意、皆廣御注  
之不足也、



道德真經疏四卷道藏

舊題唐玄宗御製。案玄宗有御註道德真經、又有御製道德真經疏、似不當復有此書。史志亦未著錄。今觀此本、前有道德真經疏外傳及御註疏內餘事二篇、外傳列六十餘家、內云玄宗皇帝所注道德經上下二卷、講疏六卷、即今所廣疏矣。又謂注疏內餘事云云、其非玄宗御製明矣。考其疏解、如長短之相形、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第八

疏曰、鳧脰短、鶴脰長者、莊子駢拇篇文也、萬物作焉而不辭、疏曰、擊壤鼓腹者、莊子馬蹄篇文也、功成不居、疏曰、稠直如髮者、詩小雅都人士篇之文也、不尚賢、使民不爭、疏曰、雲從龍、風從虎者、易乾卦孔子解九五之辭、唐虞在位、不令元凱之臣、伊呂升朝、自得台衡之望、云云、不貴難得之貨、疏曰、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者、此莊子駢拇第八

篇之文也、虛其心、疏曰、虛室生白者、莊子人間世篇之文、實其腹、疏曰、注屬厭而止者、春秋傳自沒汝寬諫魏武子之詞也、云云、為無為、則無不治矣、疏曰、無聲而無臭者、詩大雅文王篇也、皆申明玄宗御製疏文、顯白無疑、不特外傳明言可據也。蓋諸臣所撰、或從一所為也、其稱疏者、即周禮疏爾雅疏之意、或稱義者、即五經正義之意也、天一閣見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書目、道德真經疏十卷、唐玄宗撰、又一部四卷、與十卷本迥異、則考之未審也、

道德真經義解四卷趙藏

宋息齋道人撰道藏目錄注云元天觀道士息齋李榮注又息齋道人解元始說先天道德經序曰此宋李君嘉謀隨章為解三云是息齋道人即李榮嘉謀矣其本分道德二經各別上下表八十一章每章統論大義以為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於妙下可以通於微以之求道則道德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修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則身安其言常通於是三者此其所以微妙玄通深不可識也子是其解老之大旨也道藏目錄注謂其深達微妙出入無有丁兩評其順文衍義為讀王弼注之階梯說曰平允以中庸索子素其位而行一節解寵辱若驚以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首國恒亡反謹貴大患若身以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解其事

好還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解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以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解昔之得一者以周易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解天之道利而不害是不獨明於道術亦略知儒學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道德經註二卷本道藏

元林至堅撰至堅字仁齋廣陵人書題  
玄門開真弘毅大真人廣陵仁齋林至  
堅序撰於至正十四年蓋元末潛心道  
笈之羽士也是編卷數章次全依河上  
公本以正經注於正經之下以經解經  
使人熟讀玩味自然解悟正經之玄妙  
別輯正經文以為書序分五節首節始  
道之尊德之貴次始天之道利而不害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次始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次始蓋聞善  
攝生首次始治大國若烹小鮮並申述  
分別之故未免牢鑿附會惟以經解經  
殊為正當自王弼河上公以來紛為注  
釋至有是非轉不若尋釋經文較為直  
捷如道可道非常道注云道法自然名  
可名非常名注云道隱無名無名天地  
之始注云道生一有名萬物之母注云  
三生萬物語簡而意賅讀正而詞場然

其間取之不當誼轉晦澀者亦所不免  
如昔之得一者以道可道解之大道甚  
夷而民好徑以信言不美解之皆不允  
陋若以正經為主而參以莊子韓子淮  
南諸書之說自無竭蹶之虞豈不甚善  
惜乎但知其一而未能知其二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陰陽書一表王山房

唐呂才撰清馬國翰輯才博州清平人直引文館累遷太常丞龍朔中為太子司更大夫新舊唐書並有傳舊唐書傳謂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既甚物忌亦多遂命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才多以典故質正其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五行

理雖為術者所短然頗合經義云云是陰陽書應制而撰重理而不重事者蓋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舊唐書經籍志陰陽書五十卷呂才撰唐書藝文志呂才陰陽書五十三卷疑舊志脫三字宋志僅著其一卷今佚國朝既據本傳輯引卜宅祿命葬篇三篇又凡北史正義史注子書類書中引陰陽書陰陽書歷法古今歷御術陰陽五行歷陰陽

書五行嫁娶之法及歷法之類並容其中別分歷法五行嫁娶之法雜篇三篇自漢志以下陰陽五行歷法之書雜出不窮何以定為呂才書乎賈思勰北朝人安能引之孔穎達亦略早於呂才亦不能援引其書何不思之甚耶以二至二分觀雲色一節為呂才陰陽書尤為妄誕歷法五行嫁娶之法雜篇之名亦屬武斷故其所輯僅本傳三篇餘皆不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足據也

未央術一卷

玉函山房  
孫氏書本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國翰據開元占經引得十二節、但占經所引、為未央分野、不名未央術、而國翰輯本、大題未央術、小題未央分野、前後又無序跋、不知其何據而然也、今考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漢書集解云、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則與此分野之說迥異、占經引未央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天文

野者、李淳風乙巳占卷三分野第十五云、未央不知何許人也、漢孝安時、為千乘都尉、長于陰陽氣數之術、元初二年上書言太乙九宮事、御有詔詰問、未央各以理對、制示太史、下章蘭臺石室、賜未央金百斤、增位二等、拜為弘農太守、其言分野簡略、未可詳也、所屬星國名、與石氏版同、則明白可曉、是未央分野、乃未央之分野法、漢志未央術、乃長生

之術也、兩義不同、國翰既未深考未央分野之書、又牽合于漢志未央術、則一誤再誤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渾儀一卷 玉函山房

漢張衡撰、清馬國翰輯、衡有靈憲、已著錄後漢書本傳、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舊唐書經籍志、渾天儀一卷、張衡撰、唐書藝文志、靈憲圖一卷、又渾天儀一卷、隋志未著、然隋志有渾天圖一卷、失注撰人、考開元占經一、引張衡渾儀圖注、疑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天文

志渾天圖即張衡書也、惟隋書天文志謂張衡渾儀作於延熹七年、殊屬不合、衡卒于永和四年、安得延熹時能渾儀乎、晉書天文志謂為順帝時制、雖與本傳微有<sup>有</sup>不合、尚為近之、隋書所言失之遠矣、隋書云張衡以銅製渾天儀、以四分爲一度、周天一丈四尺六寸一分、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以告靈台之觀天者、隋書所加、某

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

春秋文耀鉤曰、唐亮即位、羲和立渾儀、則儀象之設、其來尚已、漢太初、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員儀、以考歷度、永元、賈逵、造太史黃道銅儀、衡繼作渾象、其後劉洪、陸績、王蕃、之流、歷有製造、遞加精密、此為國翰輯本、洪頤煊亦輯錄之、可互勘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安天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虞喜撰、清馬國翰輯、喜有志林、已據輯本著錄、隋書經籍志天文家、梁有安天論六卷、虞喜撰、亡、新舊唐志並著一表、今佚、國翰輯錄為卷、其說不主蓋渾而主宣夜、以姚氏所天論族祖、寧天論為非、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為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員則俱員、無方員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葛洪聞而譏之、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用、便可言無、何必復言有之而不動乎、洪駁似為近理、然其無方員不同之義、與大戴禮天圓地亦圓之說相合也、考宣夜為夏殷之法、形體事義、並無所出、惟漢祕書書郎都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天文

極眼、晉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黝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象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為、是以七曜或近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名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俱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連疾任性、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喜說實基於此爾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穹天論一卷 嵇康書本

晉虞聳撰清馬國翰輯聳字世龍趙  
桐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虞翻  
子翻傳注聳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  
間相虞翻第六子書史志不著錄佚已久矣國翰  
據晉書天文志及類書輯錄為表太平  
御覽卷二引虞曷穹天論又引天文錄  
亦作虞曷曷為聳弟翻第八子字子文  
仕吳黃門郎超拜尚書侍中持節都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天文

武昌已上諸軍事降晉晉書天文志  
淳風乙巳占註作虞聳穹天論然孔穎  
達月令正義曰穹天穹隆在上虞氏所  
說不知其名也疑唐代傳聞已異故引  
者亦不同今且從晉天文志乙巳占至  
於北堂書鈔四百四十九引虞世洪穹  
天論者則虞世龍之音譌也其論以為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  
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

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則參蓋渾之說  
而別具新旨不知渾天之說最為正理  
故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  
諸儒並所依用聳思立異故其說行且  
不久也理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昕天論一卷

王山房  
輯佚書本

吳姚信撰。清馬國翰輯。信有周易注。已據輯本著錄。隋書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姚信撰。亡。新舊唐志。復著之。今佚。其名昕天論者。孔穎達月令正義曰。昕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故賀道養渾天記。李淳風乙巳占。並作軒天也。自王充據蓋天以駁渾天。遂入主出奴紛相詰難。而蓋天之說。別有三體。信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天文

說又異。是歧之中更有歧焉。故史志斥其好奇徇異。非極數談天者也。存以備一說耳。

居求錄一卷

附卷類  
屬本

清陳偉撰。偉有愚庵錄。已著錄。此自丙戌冬至己丑。讀經史時。以探修身治國之道。或有感於時事。而為警惕之語也。惟己丑所記。乃十八省州府縣屬耳。寥寥數節。與誨爾錄相近。而與別撰考證者異趣。俞樾序其全書云。居求錄誨爾錄。頗似宋人語錄。然語皆質直有味。讀愚庵諸錄。見其經之明。讀居求諸錄。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其行之修。可以知其著書之大旨矣。其間先母所牀事。似有所指。言立法須可使天下萬世人人如我。然正須知天下萬世必不能人人如我。最可尋繹。補錄各省所屬於太平景象。是衰敗根基一節之下。其亦有所感而然歟。

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二十卷 道德藏

唐強思齊撰思齊字默越濠陽人杜光庭序是編云弘表強思齊幼棲玄關早探妙旨卅歲侍先師京金仙觀講論大德賜紫全真居葛仙中官煥頌之餘服勤不怠綽有聲稱為時所推傳宗皇帝順動大飛駐蹕三蜀五月應天節默起祝壽行殿寵賜紫衣高祖神武皇帝應曆開圖配天立極二月壽春節允承明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命賜號玄德大師手續所講道德二經既採諸家之善者明皇御註為宗勒成二十卷云云序撰於乾德二年光庭自署廣成先生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蔡國公皆前蜀所賜官職又稱高祖神武皇帝則乾德自為王衍之年號非宋太祖之建元也蜀乾德二年當梁末帝之貞明六年思齊成書當在此時書以明皇御註疏為主而次以河上

公嚴君平李榮註成玄英疏幾於全部引用不參己見惟首卷謂道是虛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委曲玄旨具在開題義中因就上卷三十七章大分三別第一章標道宗致第二三十五章廣明道法第三一章總結指歸德經四十四章第一一章正開德宗第二四二章廣明德義第三一章總結前旨故每章段落前後分晰皆纂者之旨趣餘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

悉用舊註疏也明皇御疏申釋御註重列已嫌其複而同謂之玄玄之又玄及妙之門御註疏中隔以河上公李榮之註尤見其體例蕪雜各家注本所據不同強合於一亦屬未當然唐宋諸家集註老子往往昧于此非獨思齊一人為然也其中最可注目者即李榮註舊謂已佚道藏所存並謂宋思齊道人所作以此證之乃唐李榮之註實未佚也

成玄英莊子疏存而老子既亡、竟賴此書以傳之、則其功匪淺矣、中間時引節解之說、引用原題、並未及之、考舊唐書經籍志、有老子節解二卷、不著撰人、思齊所引、殆謂此歟、

道德真經新註四卷道藏

唐李約撰、約宗室李勉子、兵部員外郎、是編唐志未著錄、惟新唐志樂類有約東杓引譜一卷、宋志李約道德經註四卷、國史志李約道德經新註子略通志藝文略並誤作李納、首二卷道德經上下三十七章、末二卷德經上下四十一章、道德經上注其大旨、而德經上無注、其意以為老子一書、皆言清心養氣安家保

國之術、六經乃黃老之枝葉、並謂老君在西周之日、道德以救世俗、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是謂域中四大、蓋王者法地、法天、法道之三、自然妙理、而理天下也、天下得之而安、故謂之德、凡言人屬者耳、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言法上三大之自然理也、地地天天道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例、後之學者、不得聖人之旨、謬妄相傳、凡



二十家注義皆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域中五大矣、與經文乖謬而失教之意、其言如此、故其注人法地、地云、地體靜載而生物、法之者、令與地同、同地、故云地也、注法天天云、天德廣覆而無私、法之者、令與天同、同天、故曰天天也、注法道道云、道性忘功、法之者、令與道同、同道、故云道道也、注法自然云、人能法三者、皆與為一、始可稱王爾、則為萬人中一人、爾言地天道三者、皆有自然妙理、王者當法之耳、自然者、是覆載生成、皆不私也、其言雖未可盡據、然立誼甚新、可以自成一說、注釋亦簡要有法、我獨異於人而求食於母、蓋用玄宗之說、則以約為唐人、不得不爾也、

道德真經解二卷 道藏本

宋陳象古撰、象古官正議郎、彭縣縣經、姓氏曰、陳象古、名在黨籍中、是編自序、于建中靖國元年、以為分章設名、乃昔前訓、道包於德、德和於道、以理究觀、何有分別、故雖分二卷、而不別章名、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注云、天地不言、而四時行為、百物生焉、不自矜、故長注云、書曰、滿招損、謙致益、自見者不明、四句注云、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注云、易曰、水流濕、火就燥、或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注云、書曰、皇聰明、作元后、上德不德、四句注云、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注云、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

子之終也、聖人在天下惛惛為天下澤其心注云、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言者不知注云、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數寸爾、何足以美七尺之軀哉、不知知病注云、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竝以儒書釋道、蓋亦玄儒兼通之士也、惟而貴求食於母、求於二字、乃唐玄宗所妄加、象古宋人無所忌諱、而獨從其說、註釋附會、實全書之玷也、

道德真經論四卷道藏本

宋司馬光撰、光有資治通鑑、前目已著錄、是編原題司馬氏註、而不著其名、郡齋讀書志、溫公道德論述要二卷、皇朝司馬光撰、謂道德連體不可偏舉、故廢道德經、德經之名、而曰道德論、蓋誌載其目、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皆於無與有下斷句、不與先儒同、直齋書錄解

題老子道德論述要二卷、司馬光撰、太史公曰、老子著書、言道德之意、後人以其篇首之文、上篇曰道、下篇曰德、夫道德連體、不可偏舉、今從本名、溫公之說如此、其不曰經而曰論、亦公新意也、今考此本、與晁陳所言正合、惟此作四卷、似有不同、然書題道德真經論卷之一、下注云、二同卷、又卷之三下、注云、四同卷、是實亦二卷矣、陸心源謂溫公注不

傳、此考之未審也、道德一貫、義不可非、然自經典釋文及唐代傳注、皆道德傳見是漢晉舊本相傳如此、且老子不言乎、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明為道德分言、何得立異、無名天地之始、四語、立以無字有字、斷句、說雖新奇、而實不相合、老子書中、如道常無名、無名之樸、道隱無名、等款、皆以無名連言、又史記曰者傳、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是古讀如此、安得以無字有字、斷句乎、其餘所注、至為簡略、無精詣也、

道德真經傳四卷 道德藏

宋呂惠卿撰、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王安石去位、薦惠卿參知政事、嗣被譴、崇寧時、起復、觀文殿學士、為醴泉觀使、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文獻通考、國史志、註謂呂惠卿老子注二卷、是編四卷、疑後人以進書表有四冊之言而誤析也、表題云元豐元年正月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定州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

管兼知定州軍事、及管内勸農使、上輕車都尉、東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臣呂惠卿上表、宋史本傳、僅著其資政殿學士、藉此可補證也、是編亦分八十一章、道藏目錄云、此書言陰陽動靜知時、盡神渾融、治身立國之道、此粗言其概、況其鮮小國寡民章、謂道與世之交相喪久矣、非大道不足使人反性命之情、言道而不及其世、不足以知大道之已



試此其所以必反太古之治也。然則世去太古也久矣，遂可以盡復乎？曰：未可也。然則其言之何也？曰：禮至於兼三王，樂至於備六代，其文極矣。然以禮不以玄水大羹，而措之醴酒和羹之下，樂不以磬管清聲，而加之朱絃疏越之上者，使人知禮樂之意，所不得已者如彼，而所欲反本者復始如此也。其思深語刻，可因學以知其情性矣。

道德真經疏義六卷 本道藏

宋趙志堅撰。志堅字里事蹟未詳。是編道經前三卷全闕。德經三卷中，天下章第九，不出章第十，為學章第十一，聖人章第十二，出生章第十三，道生章第十四，歸元章第十五，並闕。宋志著錄僅三卷。使國史志云四卷，闕佚久矣。然其例可知。每章分節，章題之下，別論其旨，節內句數，依次著於上文注末。如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四句，章題注云四句一，上德無為至則攘臂而仍之十一句，是以無德注云，下十一句二，推之道經亦其類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注謂道者遍軍諸有，即有求之終莫能得，有物之外，非則無道。離物求之，又無得法，信知道無不在，所在皆無，欲有真求，無論方所，比見諸家注解多依事物，以文屬身，則節解之意也。飛

鍊上藥、丹經之祖也。述說虛无、王弼之類也。以事明理、孫登之輩也。存諸法象、陰陽之流也。安存戒亡、韓非之喻也。溺心滅質、嚴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學之宗也。又俗流繫有、非老絕於聖智、僧輩因空、嗤李被於家國、良由孔乏采真之務、釋無詮道之功。又謂今則思去物華、念歸我實、云云。則同於書序、其旨因道見性、不混儒釋、亦明白可曉者也。

五殘雜變星書一卷 玉函山房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輯。漢書藝文志、天文類、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師古曰、五殘、星名也。又天文志、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星、其狀類辰、去地可六丈、大而黃。孟康曰、星表有青氣、如暈、有毛、填星之精也。史記天官書正義、五殘一名五鋒。見則五穀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國始謂天文志載國皇昭明、五殘六賊司

說成漢四填地維、藏光燭星、歸邪、天鼓、天狗、格澤、蚩尤之旗、旬始、枉矢、長庚、星、凡十有九星。蓋五星之精散為妖祥、下應人事、此其變占。冠以五殘者、或以填星之精屬上、統攝諸方歟。因即志輯錄成卷。又以孟康所注星色詳密、蓋依原書以乃釋。因低格附錄於各節之後。烏惟孟康明言五星之精散為六十四變、志載十九、固所未盡也。晉書天文志

引圖緯及荊州占載妖星二十一又引河圖載妖星四十又引京房風角書載妖星三十五參差互證亦可覘其概也

秦階六符經一卷

王山房輯佚書本

舊傳黃帝撰漢東方朔上清馬國翰輯

漢書藝文志天文類秦階六符一卷集

注李奇曰三台謂之秦階兩兩成體三

台故六觀色以知吉凶故曰符史記天

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蘇林曰

能音台索隱曰即秦階三台漢書東方

朔傳陳秦階六符六符六星之符驗也

朔傳謂上欲為上林苑朔在傍進諫願

陳秦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

因奏秦階之事云云是秦階即三台六

符謂六星之色以符合人事也惟未言

秦階六符著自何人而應劭集解引黃

帝秦階六符經云國翰即據應說輯錄

成卷稱黃帝撰者自不可信或即朔偽

託亦未可知也



文釋一卷

玉函山房  
佚書本

宋江邃撰清馬國翰輯邃字玄遠濟陽  
考城人元嘉初太學博士累遷祠部郎  
兼散騎常侍司徒記室參軍宋書沈演  
之傳邃撰文律傳於世唐書藝文志雜  
家類江邃律文十卷蓋文釋誤倒也今  
佚國翰輯得四節附考為一卷文律昔  
釋事物常語也內引管子一節今本所  
無必在管子佚篇之中雖寥寥數節亦  
足珍矣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要雅一卷

玉函山房  
佚書本

梁劉杳撰清馬國翰輯杳字士深平原  
人官至尚書左丞梁書南史並有傳傳  
謂其撰要雅五卷史志未載久佚惟周  
禮天官酒正疏云劉杳要雅亦以宜城  
為酒名有此一節國翰以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索外劉杳之言即本傳答王僧  
孺之語因將本傳答沈約任昉周捨諸  
問答皆納入焉以為體例相近可推知  
其為要雅佚文其說未盡瑣實存以備  
參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古今善言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范泰撰清馬國翰輯字伯倫南陽順陽人初仕晉入宋拜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三年進侍中卒贈車騎將軍宋書南史並有傳傳稱其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隋唐宋志並云三十卷今佚惟水經溫水注引其一節國翰據輯以存一家泰父寧子曄三世學術著於晉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雖僅一節亦可略知其家學源流云

齊諧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宋東陽無疑撰清馬國翰輯廣韻東字注復姓東陽何氏姓苑東陽氏出於東陽郡隋志謂無疑為散騎侍郎廣韻謂為員外郎隋唐志廣韻並云東陽無疑齊諧記七卷隋志及舊唐志並入史部傳記而新唐志移入小說今佚國翰從各書輯成一卷齊諧之名本於莊子逍遙遊解莊子者本有二說一以齊諧為人名一以為書名今無疑撰齊諧記而吳均復撰續齊諧記蓋皆以齊諧為書名也所記多奇異之事然思蟻義狗之事亦裨益於人心而零丁之名亦有關於攷證事本匪虛故隋志舊唐志並入傳記情似無稽故新唐志入於小說今仍新唐志而著于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

水飾一卷

王山房

無名氏撰清馬國翰題隋杜寶

撰今以為疑也隋志史部地理類有水

飾圖二十卷子部小說類有水飾一卷

別屬二類各無撰人太平廣記引大業

拾遺載場帝別敕學士杜寶修水飾圖

經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令羣臣

於曲水以觀水飾因並記水飾七十二

勢之及妓航酒船水中安機等事云皆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

出自黃衣之思國翰即據以輯錄並謂

水飾創自黃衣圖經而修於杜寶然隋

志所載與大業拾遺所言微有出入且

入於地理必其書較為正當者也小說

類之水飾與拾遺似合然釋其文旨亦

不必盡如國翰之所言也今據國翰所

輯並錄其釋以備參證不敢遂定為杜

寶撰也

道德真經直解四卷道藏

宋邵若愚撰若愚號本來子錢塘人叙

事及道德階梯圖著於紹興二十九年

末有陳元卿記若愚與王屋鄧光之言

在紹興三十年直解者真述經文之大

旨觸類引申則注中有注其謂老子不

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天者止言道

德而非術其說甚正故鶴林集註有所

取焉又謂凡得三本以本朝御覽一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為准今所為注凡言德者事涉孔氏之

門言其大道虛寂理准佛乘之旨以儒

釋二教為證攝道德合為一家云云故

其注強其骨曰孔子嘆中樞之不剛者

是也注強行者有志曰孔子志於道注

同謂之玄玄之又玄曰釋氏謂之不二

法門注谷神曰釋氏以虛神謂之實相

取其不壞為義皆所謂以儒釋二教為

證者也其實道不類儒尤異於釋既曰



直解不必以章合二教為能事也道德  
階梯圖道別為二有淺深也德別為三  
有內外也殊非老氏之以八十一章為  
務華無益猶自可說至以史記老子傳  
中著書上下篇為史辭之流言則近於  
妄矣

道德真經次解二卷道德藏本

無名氏撰其序謂先者經過遂州見龍  
興觀石碑上鐫道德二經細而覽之與  
今本又別字多差錯全無注解亦無篇  
題事既異同義皆向背云云並月舉十  
條以見其異道經下注云此本與舊本  
雖不同自有義理細而義論別有旨趣  
將來君子勿妄移改商較也所謂今本  
者即此書所據而所謂舊本者乃遂州

本也故道德經後各列異文上即遂  
州本下即本書之經文近人讀序未審  
竟謂本書經文用遂州本不知碑刻為  
唐明皇定本碑中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道  
食於母此作我欲異於人而貴食母道  
經異同字中明白可曉餘亦多與明皇  
定本不合則此用當時俗本而非遂州  
本可無疑矣碑文僅妄加求於二字餘  
皆沿襲舊本最可依據而注者固執鮮

通俗本多有誤字、妄加注釋、其與舊本  
相違者、注者亦不能知、政者不立、此誤  
作喘者不久、注喘謂失道也、田甚蕪、此  
誤作田甚苗、注謂田時雖有苗稼、治大  
國若烹小鮮、此誤小鮮為小腥、注謂小  
腥雞類、則其謬可知矣、

道德真經全解二卷

道藏本

舊題唐社時雍道遙解、其序撰於金正  
隆四年、即紹興二十九年也、案序云、故  
人節去華、自真定復歸於毫、出道德全  
解示僕、僕知名氏、不忍獨善、遂勉兩金  
諸友、哀諸好事、命工鏤板、以廣其傳、云  
云、明此編非雍撰、舊題誤也、書中解同  
謂之玄三句云、玄有赤有黑、解是謂玄  
同亦有此  
君乾為赤、坤為黑、同隱於內、皇、皇、天皇

地是也、天地之道、猶總氣於上元、故玄  
之又玄、玄之又玄者、是謂大梵天中之  
天、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  
百神、象妙由之以出入、故曰象妙之門、  
解谷神云、人者貌肖天地、有泥丸以應  
之、泥丸者乃在我之谷神也、名曰崑崙  
之山、內有方寸丹田、通於七竅、號曰天  
谷、中有神人居焉、丹田圓以應天、田外  
方以應地之玄牝之義、然三十五分總

氣上元是謂天地根也。解孔德之容云。孔者自子至乙。三陽在焉。既以陰陽經。而後混以僊釋。真所謂治絲而益芬也。

道德真經章句訓頌二卷道藏本

元張嗣成撰。嗣成自署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序撰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謂吾祖正一真君。兩承神馭。下降西蜀。親授至道。茲五十文言外之旨。家世守之以遵行。太上老君為祝籙第一義。每於三元開壇傳籙告祝之餘。必即此經敷暢之。因繹其義以為章句云云。其章句訓頌。並用韻語。其間用一嘆字。皆傳

教之語氣也。按張道陵所注。今已不傳。或云即經典釋文。叙錄之想。余注也。然弘明集引張陵老子注云。道可道。朝食美。非常道。暮成屎。二者同出而異名。人根出弱弱出精。語極怪誕。嗣成所注。雖不似此。然如解谷神章云。此是生身處。此是朝元路。伏雌化作木雞。土釜何勞封固。亦可以知其說之不經矣。



道德真經三解四卷

本道藏

元鄧錡撰。錡號玉賓子。是編自序。撰於大德二年。稱太上老君之尊為四極真人。八十一章之喻以易卦。並為附會之談。三解者。序謂一解經曰。惟以正經句讀。增損一二虛字。使人先見一章正義。混然天成。無有瑕謫。二解道曰。直述天地大道。始終原反。其數與理。若合符節。三解德曰。交索乾坤。顛倒水火。東金而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木。結永疑鉛。凡五萬餘言。名曰三解云云。又以老氏一書。真常為主。道德為賓。故先述真常三百字。並用韵語。以擬陰符之數。序後有老子大傳。合以史記及葛玄之言。次錄蕭廷芝傳道表。其書分列三解。最為駁亂。既以周易解老。又以五行之說。鉛永之法。論孟之語。雜廁其間。誼轉不清。道德區別。亦未見其旨也。

道德會元二卷

本道藏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自署都梁參學清庵瑩蟾子。自序撰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謂河上公章句。道德寶章最通諸家各執一端。失聖人之本意。因將正經逐句下添簡注脚。又於各章下總言其理。更於章後作頌。別作正辭究理二說。冠之經首。正辭者。謂以河上丈人章句白本為主。將諸本差謬。表例出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道家

究理者。謂參究諸本解義。其不合者。表例出之。總名曰道德會元。逐句有注語。雖簡而義不悖謬。逐章有論。文雖繁而理可貫通。正辭頌為允愜。究理亦甚正當。在元代羽士之中。較為知道。惟各章頌語。頗染傳教之惡習。惜哉。無是可也。萬卷堂書目。有道德真經註解三卷。今所未見。不能質言其同異矣。

鼂氏新書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鼂錯撰清馬國翰輯錯潁川人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孝文時拜為太子家令遷中大夫景帝時為內史遷御史大夫以請削諸侯策遂致要斬漢書本傳漢志法家鼂錯三十一篇隋志梁有鼂氏新書三卷漢御史大夫鼂錯撰亡唐經籍志鼂氏新書三卷意林亦言三卷而唐藝文志云七卷姚振宗謂新唐志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法家

七卷似并其集三卷錄一卷或為一帙

也其書已佚國翰從意林文選注太平

御覽所引不足十節以本傳載其上言

對策五篇皆書中之文合為一卷書或

引一作朝者是朝字通也錯初學申商刑

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滂

同師為人峭直深刻蓋法家之旨重事

慳情其及於難正所以顯刑名之精神

也

析言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張顯撰清馬國翰輯顯字里無考隋志雜家析言論二十卷晉議郎張顯撰亡古今訓十一卷張顯撰而意林析言十卷卷數不合必有一誤唐志不載佚已入矣國翰從類書中引得四節又以爾雅釋文引古今訓土乙力為地一句不能成卷附錄於後北堂書鈔引析言曰謁者僕射季明清達有高才多識前代格言黃以周謂即析言書叙季明即顯之字似為近之然與隋志所載官爵不符亦可疑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俗說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梁沈約撰清馬國翰輯約字休文吳興人官至特進諡隱侯梁書南史並有傳隋志雜家俗說三卷沈約撰梁五卷小說家梁有俗說一卷亡同名俗說而一證俗傳之事語也小說家之俗說記述世俗之傳說也約書久佚國翰輯錄為卷頗近世說新書可入小說且類書所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引往往僅稱俗說不及作者殊為可疑然書均亡佚無從質證姑就國翰所輯而入雜家焉

時務論一卷

玉函山房  
輯佚書本

晉楊偉撰清馬國翰輯魏志曹爽傳注引世語曰偉字世英馮翊人晉書律厯志明帝景初元年尚書郎楊偉造景初厯疑即此人隋志雜家桑丘先生書二卷晉征南軍師楊偉撰亡時務論十二卷楊偉撰又稱征南軍師新舊唐志但稱楊偉時務論國翰疑偉本魏臣後仕於晉故隋志題晉官號理或然歟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已佚國翰從類書輯得三節其稱時務論殆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之意歟



陸氏要覽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陸機撰、清馬國翰輯、機字士衡、吳人、吳亡入晉、官至平原內史、晉書有傳、要覽一書、隋志無之、新舊唐志、並有陸士衡要覽三卷、今佚、國翰據說郛及別書輯成一卷、其或引作陸機纂要者、蓋即是書也、廣博物志引書目云、陸士衡著要覽三卷、上曰連璧、中曰述聞、下曰析名、國翰謂所引為李淑邯鄲書目、淑宋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雜家

人、及見陸書、是宋代猶有傳本、云云、理或然歟、

笑林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邯鄲淳撰、清馬國翰輯、淳一名竺、字子叔、潁川人、官至博士、給事中、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及裴注、隋唐志小說家、並云三卷、皆題邯鄲淳、釋贊寧荀譜云、陸雲字士龍、為性喜笑、笑林云云、似謂為雲撰、殊為可疑、或文有誤也、其書已佚、國翰輯為一卷、其間如楚人有擔山雄者一節、明見尹文子、蓋引古今可笑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子部小說

之事、而踵事增華者、然舊籍多佚、此雖二十餘條、自可珍惜、不得以其小說而少之也、

郭子一卷

晉書本

晉郭澄之撰清馬國翰輯澄之字仲靜陽曲人官至相國從事中郎封南豐侯隋唐志並著郭子三卷今佚國翰輯為一卷其書頗似世說新語而澄之較早於臨川自可珍貴書中間有姓語注述名字甚詳新舊唐志並謂賈泉注賈泉不知何人使其書尚存與本標世說注並行有益藝林匪淺鮮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小說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十卷

道德藏

宋陳景元撰景元字太初號碧虛子建昌人慶曆二年即高郵天慶觀禮崇道大師韓知止為師嗣入天台山師事張無夢熙寧中屢膺召見進呈是編賜號真靖大師事詳薛致玄開題科文疏中宋史藝文志陳景元道德經注二卷碧雲子老子道德經藏室纂微二卷注云不知名碧雲子蓋碧虛子之誤薛致玄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道家

云二卷蓋五卷道德經五卷德經故或云二卷或作十卷也宋志之道德經注已佚無從質證矣藏室者謂玄都寶藏實藏經之奧室也書前有道德真經藏室纂微開題及文康公葛邲次仲老子論楊仲庚序此書謂撫諸家注疏之精華而參以師傳之秘文義該贍道物兼明云云辭雖近談然其論曰道者杳然難言有物混成強名曰道德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有德則必全道、道德相須而  
不相離、故曰道德也、道經上、德經下者、  
上篇之首、取其道可道非常道、下篇之  
首、取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而越之、其  
說最為精瑯、大旨以重玄為宗、自然為  
體、道德為用、故取嚴君平孫登之說為  
多、引用經子、校勘諸本、皆非虛妄者所  
可為也、**難開題**文內不免附會之言、實  
無傷於大體、宋元道士之中、可謂出乎

其類者已、

老子口義四卷 本道藏

宋林希逸撰、希逸字庸翁、福清人、端平  
二年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  
舍人、劉惟永道德真經集義諸家姓氏  
云、林庸齋、宋翰林學士、號竹溪、諱希逸、  
景定辛酉作口義、國史志、林希逸老子  
口義四卷、述古堂書目、老子林庸齋口  
義二卷、蓋上二卷即道經、下二卷即德  
經、希逸雖不以分別道德為然、而卷第

暗合、故有二卷四卷之異也、其以為老  
子見當時戰爭之俗、故主以無為無事、  
而取黃茂材借物明道之旨、序謂河上  
公嚴遵唐玄宗分章分篇皆為不合、注  
鮮雖多、亦殊未當、獨顧濱起而明之、可  
謂得其近似、而文義語脈、未能盡通、其  
間窒礙亦不少、且謂其多與佛書合、此  
却不然、老子所謂無為而自化、不爭而  
善勝、皆不畔於吾書、其所異者、特矯世



憤俗之辭時有太過云云故其論儒道同異之處時有可取亦頗支離如謂常有欲以觀其微微即禮記窾於山川之窾萬物作焉而不辭作即易坤作成物之作頗有意義至謂絕學無憂為學日益之學德經之仁義禮並不與儒書同則強生分別矣須知觀其會通則源流可曉尋文逞異則治絲益棼然解說暢達文語簡明自可為讀經者之一助清

修四庫收希逸莊子口義未取此書阮元亦未進呈今補錄焉

老子道德經古本集註二卷

續古逸書本

宋范應元撰應元字夢時明州是編道藏未收元明以來亦少引用書題前五隆萬壽宮掌教南岳壽寧觀長講果山范應元集注直解後序自題湛然堂無隱齋谷神子范應元劉惟永道德經集義姓氏亦云范應元南嶽壽寧觀主沈果山無隱齋谷神子作解然則褚伯秀南華義海所引之范無隱豈即其人歟

書中音辨外所據古本三十家援引舊說十餘家說解已及張冲應冲應老子解撰於寶祐癸丑褚伯秀南華義海撰於咸淳庚午疑應元此書撰成於寶祐咸淳間矣自序謂建解此經一從古本蓋書坊刊行者其稍異處皆後人臆說不得老氏之意矣又謂惟恐此經寔失古本遂命工鏤板藏諸名山以俟來詰云云然未言其古本之所由為可惜也

引用古本、有韓非、淮南子、司馬談、司馬遷、揚雄、嚴遵、河上公、王弼、董遇、李奇、孫登、阮籍、阮咸、梁帝簡文、梁王尚、張嗣、張玄靜、應吉父、楊孚、司馬誕、傅奕、張君相、開元御注、王訓、郭雲、司馬溫公、蘇子由、陳碧虛、陳詒、李若愚、諸家之本、引用舊說、有韓非、司馬遷、河上公、王弼、韓康伯、陸德明、傅奕、成玄英、司馬溫公、蘇子由、王雲、程伊川、張冲、應諸家之說、餘若引

西晉古本及朱桃椎之說、竝徵其見聞之廣、搜羅之富、蓋舊注轉引、皆所不棄、名理訓詁、竝蓄兼收、所取錄者、亦多矣、佚其可珍惜、不待言矣、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013

作者=

页数= 801

S S 号= 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